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0/1007
2002/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四九冊目次

經部·五經總義類

說經劄記十卷

〔明〕蔡汝楠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天啓三年蔡武刻本

.....一

五經異文十一卷

〔明〕陳士元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歸雲別集本

.....一九五

經繹十五卷

〔明〕鄧元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二九五

說經劄記十卷

〔明〕蔡汝楠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天啓三年蔡武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說經劄記

六卷》提要

重刻說經劄記叙

白石先生道德文章領袖一世有舞
象即膺高第九載即署擢守衡湘
出讀禮山中時所著說經劄記陶鑄
多士衡人向風既殺青膾炙有年矣
叙一

松宙于衡未知存否先生所蓄萬卷
俱燬此書亦不傳先大父茗泉公于先
生為內外兄弟平生相勵于性命之
學或至丙夜講究不輟不肖檢先世
遺簾是編歸然尚存豈非斯文未

涇之結義有神焉呵護者手冢孫嗣
服因命剖剴新之存之家塾以詔來
茲不肖吳於先生均孫行也嗣服於余又
兒女姻問序於余愧不文辭不獲命敢
叙曰自一畫肇於庖犧遞衍下暨子與
炳之彪經學蓋大明哉要使人理身
心善政事游教化而已是後經學衰
漢宋稱最故其久品治道與一時風
俗邁出羣代蓋聖人慮秘義密藏
無以喻於後世故寄之經焉以喻之

觀象於天地開物成務備於易精一
危微一中薪傳之統備於書興觀
羣怨事父事君備於詩表存明之是
非弭亂賊而扶玉綱備於春秋萬世傳
制度教以養中和備於禮闡仁明學
與惻時近古之心備於論語經世宰
外王之道備於大學原窮性命立
內聖之根基備於中庸剖性善之宗
闢邪衛正備於孟子而漢宋諸儒學
經者非徒疏文義博聞見已也印之

於古矣必將會之於心體之於躬矣必
將推之於世故其養之盛則自進退
修默以至死生利害無不合於理其
施之粹則有易直子諒之心以行強教
悅安之以其仇之成則刑罰措其為教

教中

之善則上智中材皆可以守其公之深
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經學之效明彰矣
晚古士大夫初習一經並仕輒升髦焉
間有賢智者則漱六朝之餘芳或竊
二氏之緒論以漸免俗吏未有濡首沉

志於經學者也獨先生卓然自推人趨
焉違病脩辭之渴心也嫉異說之眩
正也懼傳會之失真也日取五經四書
研味之既舊習以搜秘本實踐以立言
今創記其在簡而盡奧而顯挾而裁

教中

嗟夫先生之於經也深矣夫離經而
欲之於道猶斷潢絕港幾幸而莫或
至焉然於執經以當道又如探月認
指見仙看扇將覩面而失月與仙也先
生曰經者所由以入道之徑也夫知道

之必由此入又知此僅為由入之徑是以
不離經復不執經嗟夫先生之於經也
可謂洞源擢髓矣聖人秘義密藏密
之於經者乃今大著於先生之說矣

補嗣說易鍾會款服種彞說詩聞者

解

解頤象山說喻義喻利諸生至流渾

考亭尔於冬日揮扇試讀先生之說

有不躍然感動者耶其悟真故解多

特創其學邃故理非艱宜倘所稱印

之於古矣必會之於心體之於躬矣必推

之於世者乎先生端方純亮確然道義

自命質之廣川濂洛諸君子而無媿仕

宦所至有仁惠先德後刑說者謂漢是

江都浙西四續焉衡湘士民翕然興

學問雅有西漢醇樸宋氏敦厚風皆

解

先生有以作之也藉水深得方於經學

其理身心善凶事泝教化必無以幾是

矣子與氏丁聖道熄滅之日牧逸文表

微言斷之以經為務梯愈嘗推尊

其切以為不在禹下今先生深思頓頌

宗工而又不專為文字之學良知得
餘姚而復端精于格致之實立德立言
考亭象山蓋已兼總條貫矣雖謂先生
切不在子與氏下可也夫言雖善非其
人弗傳矣不得子若孫克繼緒者以

卷八

顯揚之則傳而弗永先生風為世所師
範圍之以傳家孫嗣服又能無墜先人之
遺言吾知是編之永於傳也

雒城後學臧炅如拜手撰



說經劄記序

昔自書契煥揚宇內錯綜群言九流以別三
極彙訓其名曰經經常道也聖人所以統天
地之心脩皇王之業著性命之準崇型范之
正使不諱於其常者也夫經以千萬數累世
不能通其學太史公已耻之嚮非達材通人
默識自得將有文滅質博溺心而不可以訓
諸理矣

東坡先生

十

白石先生治衡之明年政平化舉乃出說經
劄記授師博士弟子負校焉宦曰先生何為
作說經哉先生曰自綴學之士離去宗本碎
義逃難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障此經
之大患也予甚懼焉與予制居山中時應荅
諸生孫安國輩相與研訂而成也宦少耽藝
讀書至橫渠張子云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
不思則還塞之矣先生斯編閱意眇旨要之

無然悟聖人真洽見之津涉而通經之鈐鍵也。將以寤後學之不思而還塞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宜聞之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遂皇始出握機矩，當是時有萬物無一經昉于伏犧，則圖書卦是以其文籍寢興，然其言黃帝、顓帝之事不可明也。成于東周，然其心源神系不可感也。衍于四書，然其叙道統不可改也。礫裂于戰國，焚于暴秦，然其批言滅學。

說經集序

二

不可訓也。濫觴于炎漢，狀其經之流裔，不可撥去也。劇于唐明于南宋，然其集諸儒之大成，不可剪截也。晦於胡元，同文于

明興，狀其治亂倚伏，不可不察也。夫古者出天苞吐地符，垂皇策訖連山，歸藏卦道演德，故有易大庭以還，逐人為辭。唐虞初造歌詠六詩，分于周故，有詩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與文字俱起。故有書及豕瓌語記太丁時事，目為

夏殷春秋，其先出於三代，故有春秋自古禮起神農五禮始黃帝姬旦制儀禮。周官故有禮自伊耆氏肇葦簫軒啟雲門，故有樂摠會六藝五教之要。故有孝經興于中古元聖之作。故有爾雅是故先王之陳迹，天下之道自一而萬靡不畢載矣。當此之時，倣儻測靈之士，莫不任性而履道，其倥侗顓蒙者或因教而導，或懼而不敢叛，亦晝晝焉期不詭乎大

說經集序

三

道之中。天下豈知何者為經？我自易而下亦粹駁不齊，未可皆謂之經。故曰昉于伏犧，夫唐虞以前雖有遺文，語多不經。故曰言黃帝顓帝之事未可明也。夫聖王不作，周室既東，孔子興以聖德愍道之鬱滯，博闢篇籍，於是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擢三絕作十翼，以贊周易為之陳四始五際六義之詳。上采殷周下取魯以刪詩為之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自唐堯終秦繆以序書為之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徵一百一十七國之書紀十二公以文武之道始魯隱卒獲麟以修春秋定從周之禮使六典不墜正法詔之樂使八風不姦汪汪乎經之備也豈復曼漙而不可據哉夫六經既叙異題殊旨孔子慮道散作孝經所以明枝流分而本源一也爾雅釋言以下或云仲尼所增所以通訓詁而辨豹鼠

說經

也故曰成于東周此皆好古之士信而述焉黜駁歸粹故可經矣若夫傳心同神古今三息雖百世不能惑也至於孔經曾傳際括玉道列諸三綱八目譏大學迄于子思原天命天載一性貫之不可滿岡譏中庸記仲尼微言喉衿六藝始於不愠終於知命蓋君子儒焉譏論語羽翼素王七篇四端在於拔邪樹正譏孟子大要以紹六經之教開聖人之道

道有醇源狀後教有真軌故曰衍于四書狀道統之叙雖百世不能改也嗟乎戰國從衡真履角立雖經籍具在而七十二子散而師相諸侯友天下士得其傳者唯軻而已稍稍領聞若荀卿魯仲連田子方王蠋之徒自以言論風節表於俗天下猶賴秦雖燔百家之言以愚眚隸狀其經已泱洽人心不可泯盡故曰磔裂于戰國焚於暴秦若執言之售滅

說經

學之厲此不可訓也漢興說易自淄川田何傳之有施孟梁丘京氏者流說詩自魯申培齊轅固燕韓嬰趙毛萇傳之有謝衛賈鄭者流說書自濟南伏勝傳之有歐陽大小夏侯者流說春秋自齊胡毋生趙董仲舒傳之有嚴顏尹何者流說禮自魯高堂生傳之有后倉二戴慶氏者流說樂自制氏傳之有竇公王禹者流以至孝經定於顏芝劉向爾雅補

於叔孫通梁文學庸二篇列於小戴記中註
于鄭玄論語名家于蕭望之張禹孟子註於
趙卿各以其業蓋出代作振於典文殘落
之間察其所以漢歷載四百是經之大驗也
故曰濫觴于炎漢一原十流言人人殊以不
可撥去也唐宋之盛未能明之微哉微哉五
胡分而金源侵其盛亂之極乎宋既南矣經
猶未明夷狄猶未殄朱子者出易作本義詩

亂經辨序

木

作集傳書命蔡氏傳之春秋取胡傳禮作通
解樂取蔡書孝經因衡山胡侍郎玉山汪端
明之言作刊誤爾雅謂取傳註以作後人乃
以雅正傳註章句學庸集註論孟凡述釋論
辨以說經者不可勝原故使聖賢之文燭六
合耀萬世學者至今宗之故曰劇於唐明于
南宋若集成諸儒此不可翦截也及胡元之
季而經學蝕矣然朱子之學方播于朔南故

即律楚材進說周孔之教姚樞得傳於趙復
而許衡嗣出咸能匡主誨俗未可盡譽也
高皇帝徵儒稽經滌洗胡俗

文皇四書五經博存衆家

今上綱羅藝文列于學官使天下安瀾與永永
不易以開太平也故曰晦于胡元同文於

明興若夫一亂一治倚伏不常以不可不察也
因斯以談上關國運世治而非經不可以保

亂經辨序

七

泰世亂而非經不可以傾否經之為用豈不
大哉夫經之實自吾心則不為贅疣經之文
自吾行則不為駢拇近世以學不講故悃幅
索善之俗微而集詬靡薄之習勝其於貧富
貴賤之地則修正刻廉之意少而健羨澆淫
之行多是以俗化澆淳而不古以經之賊也
何者繇古之士察舉于鄉閭故不得不篤于
砥行今之士選用於經藝故不得不篤于佔

畢由以觀之治亂以世邪正以學正學明則
說經者皆身有之事正學晦則說經者皆未
試之談是故君子精神命脉托諸言昌言所
以載道也卓行所以範邦也霸儒者不通其
指至有背經反傳創師心之論剽禪悟之緒
詡詡然自號通經黨同門而妒道真豈不惑
哉此有識者之所憫學士大夫之所悼也聞
先生有異稟年七歲而誦古文出語輒不凡

說經制義序

長而大獵精於六經彌綸百氏獨所昭曠余
讀茲編仰見先生之學約文析義博旨敷暢
考詳同異細繹新得摠其大較信明經之碩
記也故讀說易使人識扶陽抑陰讀說詩使
人識思無邪讀說書使人識精一讀說春秋
使人識名分讀說禮使人識敬讀說樂使人
識氣運虧盈讀說孝經使人識至德要道讀
說爾雅使人識辯言讀說大學使人識明德

說經制義序

九

讀說中庸使人識誠讀說論語使人識一貫
讀說孟子使人識性善執其禮要壹折衷以
義理先生之學豈不克自神明哉先生自宜
衡尊經貴學政暇詣近院并集諸生之秀父
者先生正坐自講發揮性道諸生橫卷並聽
執經問難于前論解閭閻秋秋響如振玉非
徒引藻績辯躊躇而已也猶且品其文藝掄
其德行抑奇表而獎雅厚斥浮偽而矜狷節
勸學崇化以為天下風矣先生教人說經之
大者有旨哉有旨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
知也故六經之學師保之義文翁之化邠始
之烈者也自是石渠之論絃歌之音洋洋乎
溢于蒸湘矣豈非先生遺教好學之國哉苟
刺經者循之以詳世取寵是先生之憂也先
生洞心理學著有太極問答余謂太極即六
經四書所言性與天道非性天道之外別有

太極也於乎濂溪倡學湖南顯于圈圖故紹而明之至於先生乎故求經之統潛心致知獨師友太極而不落霸局不為章句所役正學之興可倚而俟也按先生為政明於大體苦節可貞用易不畏強禦用詩不虐無告用書舉習鄉射用禮時使薄歛用中庸節用愛人用論語出愷悌行簡易可不謂善用經哉若竅言漂說顛顛刀筆筐篋非所以論賢者

說經制記序

十

也大歸士氣盛

國家元氣亦盛經化洽則民風樂法令極則民風哀識治者卜世焉余願款塞響風使兵革藏矣使天下皆誦孝經選吏皆舉孝廉矣竊懼宿儒弛揖讓之容後生眩金鼓之聞是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正經息邪繇我

呈綱先生毋讓焉先生抱遺經之樞鑰繫名教之韜鈴范孔朱之軌躅導濂溪之潭奧瓊玖

在筭啟耀久矣兩庠博士來索序宦曰昔孔子西藏書于周室緒十二經以說老聃先生善學孔哉刺成藏其副于衡岳洞庭以俟知言君子宦也望洋心疑就正有道樂經學之逢涌而卜太平之原也敬書之以相質
嘉靖庚戌冬十月壬申日
賜進士第禮部儀制司主事敬菴劉宦撰

說經制記序

十一

說經劄記題辭

汝楠自筮仕至今居郎曹八九
年持服歸山中先後七年郎曹
晏閒山中禪服而後輒因過從
士友談說經術劄記云者以所
談說筆之於書者也汝楠守衡

題辭一

州之明年兩庠師生固請說經
復請劄記訂之既竟汝楠告之
曰經常道也一曰所由以入道
之徑也夫道者性之所就也性
者大之所就也經常之道同體
共由未畫之前正經之後其道

一也必曰所由以入道之經
何也世道推移而經文次與孔
子大聖人也曰假年學易可以
無大過處訓雅言聞詩聞禮志
在春秋祖述堯舜反魯正樂雅
頌得所千聖心學孔門會而通

題辭二

之歸于博約以其準也惟經學
本明而說經者自謬於聖人或
因性靈微明浪自驚異為之言
曰六經註我者也知則無事矣
因以糠粃六經是知有明覺之
本然而昧於本然之全體以興

以植以融以通具之於心而契之於經心非內也藉之乎經而會之於心經非外也惟不由道故不知經綽略影響卒不能窺聖人大中至正之極致其究離經而淪於空虛者也知聖經之精微而仰瞻聖人神化不測自安他道以規小成是知經學之妙而不知興之立之樂之趨之良心發見之端充而致之常道可盡而聖域可幾自外大道由其蹊徑至於緣以論議而不能

反躬訓釋名義而無裨至理其寃悖經而逐於事物者也夫明白要約而非易精深神變而非難者經教之體也不離乎經而淪於空虛不悖於經而逐於事物者說經之則也易之言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而歸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氏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宋儒楊氏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

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學者合而致思焉則知所以尊經而造道矣乃若割記則紬繹有年難免固陋即與初學共訂說經之義嗚呼罪我者其以是夫使我知罪而終不敢離悖者其

以是夫

嘉靖庚戌冬十月德清白石山人蔡汝楠

說經劄記

目錄

一卷

說易記

二卷

說書記

三卷

說詩記

四卷

說春秋記

說春秋記

五卷

說禮記記

周禮 爾雅 孝經

六卷

說論語記

七卷

說大學記

八卷

說中庸記

九卷

說孟子記

十卷

太極問答附

端居寤言附

說經制記

目錄

二

說經制記

原板留衡湖書院

德清蔡汝楠子木父著

孫男武重梓

易經總記

讀易者先會伏羲之易則文周之易自不難會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曰八卦以象告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伏羲立象義理竝無欠缺其推行舉措亦在其中曰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曰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則觀象之用自伏羲時已極盡神之妙情偽相感利害相攻文王周公特因世道如此闡伏羲包含之

易經制記

卷一

一

理顯然示人卦爻大備卜筮之法亦鼓舞之一端總論易之理而擥括其語則莫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之二言專指爲卜筮之書非惟不引伏羲之心法文王周公之意亦幾乎晦矣

文王周公之易理至妙孔子以非上古之事又曰聖人盡情僞此文周所以齋戒神明而道與時行者也釋氏只從天地未分時說空寂老氏只從鴻濛初開時說無爲聖人隨時從道之意相倍從矣要之二氏祇信意見聖人祇認天理故聖人者爲而未始有爲

者也

夏之連山知止者始終之要程子之所以取艮卦商之歸藏翕聚者開泰之本孔子之所以取坤乾義理雖不詳備而古人受用之處可見其槩今重經三聖理益大明觀易者却不知受用何也

易六十四卦之消息皆天命也聖人從道是聖人之立命坎而有孚剝而不往過涉而無咎蹇而匪躬明夷而艱貞命雖不齊但主於從道則所以齊其不齊者在我故所守甚約

易經制記

卷一

二

說經與解經異孔子彖象傳解經之例也繫辭文言以下諸傳說經之例也

孔子解易自然圓滿孟子引詩書自然旁通後來義理之學未免執恡一見故不能如此

孔子贊易道之所在多日時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時乘六龍之類體道之功多曰志如志行合志志可則之類

伊川先生答楊子安易從何處起示以一畫悟此方得易之宗旨

上經乾卦

六畫皆乾內外備矣於內外見通復之機故即通復發揮元亨利貞之義聖人之於天道則元亨其運用也利貞其立本也一源之妙無間之真與夫重乾謂之象坤六畫變而之乾謂之變元亨利貞謂之辭占者用之謂之占其見於此是為大道之總六十四卦之準故觀文王之易者觀於乾元亨利貞而知其義亦思過半矣

易經制記

卷一

三

初觀其謹始而上爻致戒於陰陽之極居可知矣姤得坤之初爻復得乾之初爻故謹復之道當如初九之潛以待其盛察姤之幾當如初六之潛以謹其始乾三應上而不為亢者能乾乾也坤三應上而不為戰者能含章也所以能乾乾能含章雖曰下體之上猶未離乎下也

初之潛顏子當之勿用以成德也二之見孔子當之時舍而文明也三之惕臯夔稷契當之克艱而不危也四之躍湯武當之時晦而終華也五之飛堯舜當

之聖德而光被也上之亢伊周當之處亢而不失其正也六爻分擬之則各以其時統會之則歸之聖人之大明

時乘六龍可見聖人不自以當飛龍之位任意而行卷舒運用兼潛惕躍亢而隨時從道也朱子言聖人不自知是聖人堯舜用兢業而唯時幾可以發明時乘之義矣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之不強而有息以其有人心也自強不息乃精一之指強曰自強蓋自知而自勝之也

孟子四端本於文言之四德前此未嘗有分析四事者也四德始於元四端始於不忍之心君子行此四德曰乾元亨利貞乾主知知包乎行天道常知始所謂於穆不已也四端知皆擴充者無時不知所謂純亦不已也只是本心常明長人合禮和義幹事皆在其中

雲龍風虎水濕火燥聖人所以爲人利見人之所以利見聖人總是天機感應所謂上下同流也三代之

盛聖主賢臣足以當之若君以有心感臣以有心應如桓公管仲非不相求但各懷所利便非天機之合則邪存其誠閑邪者存誠之道也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不伐者感化之本也

忠信進德盡之矣發言處事提省此心即程子所謂已發處求之所以常主忠信而無他適也

可與幾猶言庶幾可與存義則成性存存矣

乾之用九一則曰天德不可爲首一則曰乃見天則蓋剛陽之道資稟之得於天者謂之非天德不可謂

之見天則亦不可則即天德大中之矩須著察而後得之若倚於得之天者則陽剛亦不免入於血氣用事矣故曰不可爲首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性其情之說因之故知不守其正者以情而滅性者也

純粹者剛健中正之至純粹精者純粹之精中庸票括之曰不貳文言極贊之曰剛從中正純粹精

初九之潛潛而可用者也九二之見見而可君者也

有天德便可以語王道

九三九四重剛不中乃氣稟之融釋未盡而聖學之不容已者

利見大人文言末篇始釋大人之所以為大人以其德也言德本於心言心本於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實體言實體同歸於無私大人之同歸處乃大人心理之全先天後天則全體之照用也孟子論天之與我先立乎其大可謂善言大人其學蓋本於此

乾已亢矣聖人只有進退存亡之正乃善繼天命亢

易經御覽

卷一

太

而不甚伊尹放君復立周公負扆臨朝此時亦聖人之亢伊尹不居成功周公自周徂東處之各得其宜竟保全殷周之盛美故善觀消息者順承之中有幹旋之道

坤卦

坤之主利實體中無人欲之利乾之斷坤之順仁之安智之利其道一也故乾坤之實體義利總歸於理人欲之計謀義利總成於欲

東北喪朋東北者陽之類所承也非所朋也故曰喪

朋

坤之元亨乾陽同其時也坤之利牝馬之貞坤陰持其分也

坤六爻初言坤之機二言坤之學三言坤之分四言坤之時上言坤之極而五為君道焉易有坤之聖人有坤之君道其質不同協於道則一也

直方而未大者習而利直方而大者不習而利用六承貞以大終也陽大陰小用六者大之始承貞者大之終

易經御覽

卷一

七

乾三陽體之純而不亢故發德業之指坤二陰體之純而得中故發敬義之指

直方是人心之正義敬則直直即正也義是敬之能分別裁制處孟子之集義敬義皆在其中

知得黃中自知通理正位居體即是條理故承之曰

美在其中象傳亦曰文在其中中順本非二理

文言贊坤之亨利貞說者曰錯舉非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亨不可得而專也所自持者柔而剛靜而方耳贊剛方有常於前而繼之以化光總之以坤道

其順文言之意可識矣

在初曰辨之不早辯在上曰陰疑於陽必戰辨則不
疑疑由不辨也

屯卦

屯得君則亨不得君則屯蒙得師則明不得師則蒙
故屯蒙有君師之道繼乾坤而贊化育者也經綸蒙
養之學蓋必有所本矣

象言勿利有攸往不為而為也象言經綸為而不為
也蓋存勿往之體盡經綸之實

易經集說

卷一

人

亨屯之世拯溺拯患不可以不急急也非君子孰能
當之故德取陽剛而又用其初震之主且乘時之早
也

蒙卦

周南仲曰聖賢用蒙而不用復此意甚善而言則未
精後世學者不及古人專為不用蒙耳然用蒙便是
善復自此以上審復尤精方可入聖故與其言用蒙
而不用復不若曰用復於蒙方為得之

蒙九二則可以納婦六三則勿用取女二爻合而

之皆取養蒙之義

蒙之果行是立志必有事也育德是有事涵養工夫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張子曰不愿不信蒙之失正者
也蒙而不實益以困耳

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禦蒙者欲益其進而擊之便
是為寇惟損其惡而養之乃是禦寇

需卦

需獨言光亨無欲速無見小利至誠之道亨而且光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蹇難也險在前也見

易經集說

卷一

九

險而能止險難在前隱忍不能裁決者只是氣不剛
氣不剛只是知不真也故言剛可以見其智言智亦
可以見其剛

需下三爻有俾待之義焉故雖居乾體而多危上三
爻無可待矣有濟時之義焉故雖居坎體而有功若
以待為主則失時以濟為主則入險乘時濟險中心
光明者能之

於需曰亨險未至而亨也於坎曰困曰亨險已至而
事也險未至以亨道闕之險已至以亨道當之此君

子所以無往而不泰然也

訟卦

訟卦以惕中爲戒又以不訟爲美不貴九五聽訟之才而尚其中正之德皆使民無訟之意

天與水違行天西行水東流訟之象也天有訟象而至虛人有爭心而致訟故君子弭其端亦如天之似相違而實至虛也

君子作事謀始則惕中之言終訟之內見大人之利涉大川之不利皆不必言矣

易經御覽

八卷一

十

終凶終極則凶終吉不極而終則吉

師卦

師者將道也有丈人之貞自有出師之律故彖言貞不言律又言律不言貞

師之三錫命人君以之勸將大將以之自安是故曰懷萬邦

小人勿用用謂柄用之不以軍功用人也如漢遺列侯就國亦得之但以之疑忌功臣又非小人勿用之意

比卦

比之初六有孚盈缶孚卽元永貞也孚者無貳非元而何孚者無間非永而何孚者無邪非貞而何比之初六以初心入仕者也且有有孚盈缶之學誠則無不正矣六二之始仕四之近君皆以正言正則無不誠矣未有舍正心誠意之學可以用世者故聖人於比繫之

邑人不誠上使中也邑者天子之私邑近君而多怙者也

易經御覽

八卷一

十

天則不言而信者也

小畜卦

小畜之卦聖人幸其不畜以勸君子自勅之心

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儀文纖悉無不具美於書爲細行爲小物故謂畜之小道語小而不可離也

有孚學如不獨富也君子之畜小人若恃其才力而獨富取傷之道也

履卦

人踐履一世謂之履無地非實踐故無地不戒懼履

虎尾不噬人戒懼之學也戒懼之體所行素履所往坦途所存懇懇所考周旅以爲幽人以履天位無所不宜跛履之凶夬履之厲妄動急行只不戒懼便至於凶且危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所謂修其可願者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其才其勢皆不足以使之動心忍性

泰卦

泰之小往大來氣機也內君子外小人治機也其機達故其道長

易經初記

卷一

十一

喻氏曰泰之小人道消化小人而爲君子也此溫泉之喻也若否之君子則流離隱遁矣此寒火之喻也泰之君子不加多否之君子不爲少泰之小人不爲少否之小人不加多在內在外之辨也外合而中違者非內迹違而心孚者非外慶曆之小人熙寧之君子內外相參而否泰異者君心之用含有內外也拔茅連茹造化同休順而止之造化同息聖賢體天理故胸中常無事謂之居易

知朋來而不知朋亡則善惡相參而調停之說起矣

故於復言朋來而於泰言朋亡必如是則心純心純者久安長治之道也

否卦

拔茅征吉志在君也此原其初進之心也雖小人貪進其志亦欲得君使乘其志以變於正豈非吉之道乎小人必不能變者爻義乃聖人開物之意如此大人否亨特其幸耳猶不離乎否也有厭否之心而戀包承之意是之謂亂羣惡得而亨也

有命無咎志行也所以責君子之志無志而有命亦不得無咎也

易經初記

卷一

十三

同人卦

同人之類族辨物孔子患不知人也之意以之爲政則不仁者遠

同人者物我無間之道也于宗道不廣于郊志不遂同人之初曰出門同人隨之初亦曰出門之交蓋與物之初心而不以己私與焉者也故公與正俱在其中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尚勇終變必

其困於心而作者也義利相戰便是困率反於正亦可以爲難矣

大有卦

大有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方治之勢也所憂者以好惡違天命耳遏之揚之俱以天休所有何不可保之有耶

問大有之辭何以無豐豫之戒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致有之初豐豫則太平之久其時不同而其德又剛明故大有之世其君能乎其臣能任柄臣

易經圖說

卷十

十

不僭新進匪咎而三與上皆行合乎正是在朝廷皆君子也致有之道如此保有之道不言而見矣故與豐豫不同

大有初九無交害治平之世易於交相爲害相害之風一起世道之亂始萌初之無害陽剛而無係應也又戒之艱則無咎保其終也警之於初欲其濟濟以寧也

大車以載聖人之任也匪其彰聖人之不以寵利自滿也任者多不能辨辨者多不能任合兩爻觀之大

有之世相道得矣

謙卦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尊而不光卑而可踰不能謙者之無終知所始者則知所終矣
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可見謙只是平物我無間作意之謙自滿之傲皆是間也

禹征有苗曰滿招損謙受益謙之上六曰利用行師謙之六爻無不善者謙者敬之著也初爻謙謙者謙而又謙能繼續也苟非繼續傲時乘之矣初之能謙

易經圖說

卷一

十一

以最下也由是而進則謙愈盛矣故曰鳴謙雖功勞亦視之若無矣故曰勞謙謙意下體已盡四與初應無可戒者唯曰撝謙象傳釋之以不違則則者天之道也不違謙謙之至於純也五之利用侵伐即鳴謙勞謙之驗上六止用征邑國居謙之極恐不免反入有我之私故謙雖有聞而止足自治其邑懂懂之往來朋從其思也故謙之學盡於初而謙之失防於極

豫卦

豫泰之世君多以柔廢事大臣多以勢自尊士多以

慕富貴變平生之所守故五之貞疾以戒人君之廉
四之勿疑朋盍簪以戒大臣之專初之鳴豫二之介
石三之盱豫上之冥豫以戒士之慕富貴者苟君能
惕厲大臣能用賢士能守節行何豫泰之不可久乎
建侯者養民行師者衛民清刑者教民作樂者飭民
皆豫治之道也故聖人備著於彖象之辭
崇德之樂爲和之至故南郊明堂足以格上帝祖考
德不足以作樂樂不足以感神

隨卦

易經制記 卷一

七

元亨利貞乾道也隨者隨物革者改物物不可以拘
心隨故元亨利貞而得無咎物不可以妄心改故元
亨利貞而得悔亡

係小子弗兼與也量含弘而意向不兼與則是以兼
與爲含弘則非

隨九四本丈夫也然爲當位之大臣以權臣而與之
合苟非出於義理之正不以一毫私意參乎其間未
免謂之係係權臣者必不得下士之心故失小子小
子者以初九之位言也雖隨有求得而必利居貞聖

人蓋危之係丈夫之大臣其戒且然況大臣之非丈
夫者乎

蠱卦

蠱者亂之將傾君子慮豐之盈不慮蠱之壞天道人
心向於有事則可以慮始矣故天時爲元亨人事爲
利涉大川先甲三日欲達其機後甲三日欲要於久
此乃所以涉大川而圖元亨者也凡治莫速於機莫
善於久作新者速之道也變化者久之道也

易經制記 卷一

七

壞之極也但不振爾其變也維之而已故先取丁
幹蠱之道當維之於方壞之始故蠱下三爻皆有與
辭六四時位壞已久矣責已重矣乃泄泄然怠緩不
振故有吝道焉若六五之譽則以應二故也上九之
時雖有善者亦莫如之何矣故反以隱爲高不得已
之辭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非不用正雖義理之正出之
以周旋巽順以母本陰柔故也不可貞便是道不得
謂之中亦不得謂之正矣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以承考之意而改父之道也故考無咎幹父用譽承以德其意亦然

臨卦

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惟其浸也是以當研幾

咸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孔穎達曰斟酌事宜有從有否也此虞廷所以吁咈而成治者也且與初九志行正之意合

六五知臨舜好問之智也行中即用中之謂也中者

易經制記 卷一

九

心之則行者知之至

問六四至臨上九敦臨之別曰六四之至臨天資懇篤者可以能之可畀之任而未必能重之於久可與之謀而未必能底於成敦臨之道必可久也必可成也非誠而明者不能當故吉且無咎

觀卦

觀盟而不薦盟則必薦矣不薦之敬翕聚充滿非以薦爲敬者也故曰不薦

禮經之義盡於觀卦蓋聖人之教妙於神明神明之

德歸於中正中正之功要之誠敬誠敬之純達之泰

格可以事神者可以治人議禮之精歸之饗帝而已此盟而不薦有孚顒若爲觀之道下觀之則也系之曰下觀而化化者純心之感通也

或問觀卦六爻之義曰觀是觀察之觀察見其本體而後謂之大觀狹小之觀則童觀窺觀而已故大觀曰有孚觀我生觀其生曰未失道曰君子無咎君子體觀卦而知明善誠身之學矣

觀我生觀民也達其道者也觀其生志未平也求其

易經制記 卷一

九

志者也

噬嗑卦

噬嗑動而明曰利用獄豐明以動曰獄致刑明者心之本自明也動者本明之動也明以動即動而明故以刑繫之山下有火則明有限矣故戒之無敢使知懼焉

噬嗑如電先雷而顯勅法如雷繼電而至

自受刑曰噬膚自用刑曰滅臭註曰自傷淫野曰除惡務本也蓋本於頤達曰惟其乘剛故用刑深云

利艱貞吉未光也惟光明爲涵至當之則貞厲無咎得當也惟至當爲達光明之用君子學問之密體於聽訟者如此

賁卦

問賁之小利有攸往曰柔爲主剛爲助助而後飾飾而後文雖的然有文外內人已之際俱不決洽矣故其利亦小

問明庶政無敢折獄者何也曰離者明也艮者止也止而明無果斷折獄之心焉心不止則其用明也敢

易經劉記

卷一

三

於折獄矣若曰明不及遠則不遠之明何以謂之明也

賁其須與上與也二用陽賁陰不狎大人而畏者二之道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三用陰賁陽易事而難說者三之道也

問孔子筮得賁孔子曰不吉聖人不貴飾否曰六十四卦皆天地自然之道智故入之悖其自然方有凶咎賁有自然之賁若智故飾之方爲不吉豈有賁卽不吉者乎此或孔子據事之占抑呂氏用老氏之緒

餘托於孔子者也

束帛箋箋者矯繁文而用束帛於事上求質故各白賁者主忠信而不事華飾能反禮之本故無咎夫子傳六五曰有喜其事可喜也上九曰上得志其志可尚也

剝卦

剝不利往象曰天行卽是天之運也君子觀象而止卽是與時行也

復卦

易經劉記

卷一

三

復之一卦彖言世道小象言人事爻言人心心爲萬事根本而世道繫之

復其見天地之心朱子曰天地生物之心象翁曰換一物字見天地生生之心蓋復者生天生地皆在於此何止生物乎

復見天地之心於人則道心之微也道心甚微不覺引奪故於大壯見天地之情明正大之務立方之固情順萬事而廓然無私則道心之微者至是始充滿無間孟子所謂四端擴充者是也

於復曰天地之心天地之常心也於泰



天地之心

地之實際也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事不止此此休養之

例

復貴乘其初初與四相應見修身從道之益復之助
日休復之固曰敦不能早辨則失之故下體之終有
危道焉上體之終有凶道焉

復以自知大學中庸獨之指已發揮於此

不遠之復以修身知幾則視聽言動無非禮合內外

易經圖記

卷一

三

者也故曰以修身

學問無有停住不進則退頻復之屬駸駸入於迷復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從道是以謂之獨復否則一節
之末而已非全體之復也

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內史過曰考衷度衷即中以
自考之義

无妄卦

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此聖人所以窮神知化
盡人物之性以盡已之性者也傳之於無妄者發明

本體之與物無間爾中庸萬物育焉本於此

動以人爲妄動以天爲無妄無妄之初初心之動也
初與四非係應然貞者固有之道故唯示之可貞之
學自初心之發以上密切涵養之功則二與五見之
不耕獲勿藥皆防其客感之動而轉入於私也舉斯
心也隨其所適三之無妄之災上之無妄之眚君子
何往不自得哉此無妄之學也

乾爲天震爲動天之動也化生萬物與之無妄人之
動也達其天機復於無妄但去其妄便是天德更無

易經圖記

卷一

三

增添故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可貞無咎固有之也雖無應而可貞貞者人固有之
也豈待於人哉

大畜卦

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若是剛健篤實心
體則多識前言往行正是剛健篤實工夫故反之謂
之畜德用之見其日新

大畜之多識以畜德德是得之天而蘊於心者非自
外益向有蔽德者今去其蔽向有累德者今去其累

則本然之德自固此之謂畜

大畜明體適治之時畜已盛矣然有意於用或昧其幾故借畜止之意以明之初與二下之道也故止於人四與五上之道也故止人三下體之上上上卦之終待時而動可行之道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臣能止邪自慊而已六五之吉有慶也君之止邪世道之慶也

頤卦

頤取自養養人之義二與三俱言自養四與五俱爲

易經制紀

卷一

五

養人初則宜爲顏子自養之學而不能者也上則適當禹稷養人之任而能爲者也

顏子之樂而曰不改可以見其居之安頤之初九自養之初其學不固靈龜無欲之樂雖欲不舍不可得也

大過卦

大過本末弱而利有攸往者元老下僚雖有棟橈之象處上下之間尚多君子蓋治世之所遺賢也異悅剛中之本剛中巽悅之用賢人之德如是尚在上下

之間足以濟本而正末矣

獨立不免有懼心遯世不免有悶心矜持交戰只爲不燭理人能燭理則理之所在何懼之有何悶之有大過之義大過人之道也大過之初周公恐人以意氣爲過人又恐人雖敬慎而間斷故曰藉用白茅苟錯諸地復藉以茅敬慎之至乃大過之義

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四處大臣之位必多陰柔奔走之臣故爻言有他則吝象言不撓乎下言當中心有主以道自裁可也

易經制紀

卷一

五

坎卦

學之不厭誨人不倦水流而不息之本體也故君子體坎而以常德行習教事

納約自牖約者已之心至約也牖者君之明如牖也通一隙之明以相入如所謂無入有間也此道唯誠意者得之

祗既平而曰坎不盈傳曰中未大也大則何止於不盈而已

離卦

明兩作無日而不明也在大人謂之繼明常人之心未嘗不明明而復蔽謂之明一作而已致知者繼明之功

孔子於八純之卦傳之曰天行健曰地勢坤曰水洊至曰明兩作曰洊雷震曰隨風巽曰兼山艮曰麗澤兌但是實體自不孤微道心之微只因有人心耳

離繼明之意發揮於六爻敬則生明初之意也黃中通理二之意也明德自蔽逸樂而已三之意也明將盡而不能繼焚死棄而已四之意也憂勤持盈以養

易經制記

入卷一

五

其明五之意也明燭無疆庶邦以正上之意也總是繼明則善將盡而不繼則凶

蔡伯靜解離九三曰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爲所動心而失其常故凶此解甚長但不知所以失其常者以前明將盡故也人本然之明至於欲盡焉能得其常乎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不能憂懼者皆有王公之位而不能離者也

下經咸卦

咸六爻初爲拇二爲腓三爲股五爲脢上爲口卦體中惟四爲心感應之道稍有繫累卽失其正故五爻皆無與之之辭四爻辭不言心却言心感物之失蓋心之所以異於衆體以其神明也虛則神憧憧是亦局於形體之一物而已故深戒之虛已之學玩辭者須自得之也

忘物我者艮其背而得無咎離物我者咸其拇而爲志末

易經制記

入卷一

五

咸之情天地萬物之生也恒之情天地萬物之成也生以咸而不窮成以恒而不變

恒卦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靜之終動之始非也始者言乎其根本也終者言乎其歸宿也真知人心本然之正是則所謂本始卽大學知先後之意

德之恒者以其知方方與貞意同卽大學至善之當止常知方是立不易方也恒六爻之戒皆爲易本然之方初六深而易九三邪而易九四偏而易六五懦

而易上六動而易二處異體天資純粹可以勉學者能久乎中而不易其方故獨曰悔亡

振恒在上大無功也雖有善事振動處之幾成而敗矣故曰大無功若本非可以成功者又何待言也

遯卦

遯之初曰遯尾厲易退之幾也壯之初曰壯于趾征凶難進之幾也出處之際用易者研其幾故各於初爻發之

九三之係遯九四之好遯心皆有所動而染着有淺

易經制義

卷一

主

深故歸潔處不同

楊子雲史稱其十載不調然黽勉於莽賢之間當遯之時心有所繫所謂有疾憊者也

肥遯無所疑出處之際須是見得徹盡方能各當其時稍有所疑雖勉爲之亦不泰然矣子夏易曰肥遯裕也

非尾非執非係非好謂之嘉遯象曰以正志也惟其志正乃與時行

二之同志與五之正志出處雖同而造詣遠矣

大壯卦

人之所以履非禮者乃私小之危正大之微非禮勿履更無斷續方爲大者壯也

大壯之調在彖惟恐人之不壯在爻惟恐人過於壯蓋義理之勝增一毫意便是客氣轉入於私於大壯六爻得自勝之學

九二貞吉以中也中乃天質之中未嘗倚著至於沉溺故可以反正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君子之去小人一聞耳所用不

易經制義

卷一

主

同其爲血氣用事則一也

貞吉悔亡王弼曰以陽居陰行不違謙也疑於用壯故近悔終能持謙故悔亡

晉卦

明出地則其照遠順麗大明則其德應柔進上行則其益大明不出則爲隱德順不麗則爲遺賢柔不進則爲停機不足以言晉

易之晉仕進之義也推如愁如君子進以禮異乎進身之易者耳其實則失得勿恤也

晉之六五主賢人之進者也其曰失得勿恤者正心以正朝廷也人君不以功利失得爲心則窺意向談功利而進者寡矣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者主晉之則也

六三質陰柔矣猶爲順而麗乎大明之體故合於衆而悔亡四處坤之上違乎順而逼於明故雖自君用之而處非其德乃危道也

明夷卦

問荏衆用晦而明曰道德齊禮斯民有默感之化不易緯御記本卷一 手

徒彰暴於政刑之末如日在地中也

問明夷之初王弼曰絕迹匿形不由軌路曰于飛懷懼而行不敢明顯曰垂翼皆見之早也三日不食而接漸而行主人有言衆人固不識也何見涇野先生深取其說是否曰王弼之意亦善只是說得費力君子介石之體知微知彰義理沛然會非布置初九當明夷之初知幾之早則于飛垂翼自然有如此卷舒三日不食自然有如此決斷故夫子釋之曰義不食也蓋心協諸義何懷懼之有主人有言弼說甚是

明夷之五爻處傷明之時能藏明於晦晦者明之止也明不可息言幽晦之處自有本然之明上則明在外矣用明於外鳥得不反晦而息乎故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此內外之辨也

家人卦

家人嚴君達其意爲慈統其分爲嚴

言有物而行有恒君子言行之施於室家者也千里之外應之皆自此始

易於家人曰王假有家於萃曰王假有廟易之論敬

易經御記八卷一

手

始也與詩之意竝見之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順而富故大吉若逆於理則悻而散也可立而待也何吉之有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其身正便是威此之謂德威也

睽卦

睽與同人當合而觀之同人之貞便是睽也故曰君子以同而異

睽之時用大矣天地自然之道睽異中得感應之正

鄉原譏踽踽涼涼不知睽故亦不知同也

睽六爻乃善處君臣朋友之道君臣朋友本以義合然睽異之時而無惻怛之實則乖戾莫甚而睽倫不叙矣故惡人然且見之秀巷尚且求之有疑思所以釋之有間思所以通之聖人所以明彛倫而必盡其心之學也

蹇卦

蹇解皆利西南平易之體自知險阻故行險未有能濟者也

易經制記

入卷一

五

大蹇朋來者君濟難之道王臣蹇蹇者臣死難之道大君與正應之臣無所逃也故各示之一定之理其餘則如初之不往三之來反四之來連上之來碩皆相時度德而各制其宜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喜怒不偏自足以折衷羣策

解卦

解難之世有攸往夙吉不夙不足以盡神也

象言赦過宥罪爻言解去小人以赦宥之心寬小人則害義以必去之心處有過則害仁非所以排蹇難

而迎治平也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正便是中解去小人理當然也若外正求中調停姑待其禍日深矣

損卦

損初九酌損之冉求聚斂於季氏之家亦非加賦而倍斂之只由失於酌也

損六爻初與上皆是卦之本義以損下之初故示之酌以損下之極故示之反自損以益人五為君處損時不欲以理財為急而以用人為急故十朋之龜為易經制記

入卷一

五

受賢之象二言損已重出處之節故曰利貞三言損友重朋友之交故曰損一人四言損疾重氣質之變故曰使遄有喜

一人行三則疑以已與曰二更有疑曰三已與物而心無二二即一也故致一之心千萬人皆一而非參以三者也

損疾而遄風雷之勢也故可喜

益卦

中正有慶與時偕行是益之道求益而反損者只因

作意求之是長裕而設民安得而不損

或益之自外來人有求益之心便是自內來矣

益之見善則遷有過必改工夫在見善知過之時見其精明見善而遷是真見也知過而改是真知也然善者吾之所本有過者吾之所本無故曰益長裕而不設

益之遷善改過延平曰由此可至所過者化蓋遷善改過乃心體精明過化存神一精明之至也

益之用內事排難處艱折衝受抑無非凶事隨遇有

易經制記

大卷一

益

分凶非外加因之盡分其益大矣故曰固有之

益六爻初之大作三之有孚中行上之莫益之皆受益者也故辭不同而意皆戒之二之或益之四之告公從五之有孚惠心皆益下者也故辭不同而意皆與之翫辭者當知存益下之仁懷受益之懼此周公繫爻之微意也

大卦

告自己不利即戒決已心之陰邪在先決人類之陰邪在後

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慎之也慎之如何曰剛長乃終也

夬決一陰之難其為君子謀則尚周悉姤遇五陽之易其為君子謀則尚包含周悉則不失君子之機包含則不激小人之變

夬決去小人初持剛長二須戒備三戒壯煩所以責小臣四之不剛非能決小人者然公議不可不從也故示隨人所以責大臣五於陰為近君所狎匿不無係愛然大義不可不斷也示之夬夬中行所以責君

易經制記

大卷一

夬

凡小人在朝係戀於君依違於柄臣而小臣動戾機宜未有能去者故周公備著之

姤卦

陰陽消長之機陽必四陽而後謂之大者壯也陰則一陰已謂之女壯

係於金柅柔道牽也柔雖係其機則牽而進故曰柔道牽橫渠比之李德裕處置閹宦幸其威服帖息忽於志不忘逞

不利賓只已不制便是在人為賓厲階為梗是不利

寶也

杞根固而瓜內漬固根以防漬非渙泌而有待也故曰志不舍命命者理而已心之所之曾不舍命根本之固也

萃卦

王假有廟享親也剛大牲吉享帝也天地祖考之神聚於已之精神已之精神由灼見仁孝之理故聚也萃者聚合之意有離而後有合故自離而合有君臣朋友上下之道焉初之呼號二之牽引為臣求君

易經創記

卷一

萃

萃之義四之大吉大臣之道也其萃兼君民五之有位大君之道也其萃兼臣民三之求上朋友之萃也上則處萃之極德孤無萃天下豈有無萃之理故其道憂總言之無間者體萃分者勢勢自離而合非精神孰能聚之哉

大吉無咎為善者吉之道也曰位不當位非人望不能稱其始為善自我猶可圖其終

萃有位無咎事無可咎匪孚元永貞悔亡中心無悔曰萃有位志未光也蓋元永貞則志光明矣

升卦

升以巽體故曰柔以時升漸以巽體故曰止而巽動不窮

君子慎德積小以高大積小者道心之微也能精一則高大矣

升曰南征王輔嗣曰以柔之南則利乎大明也巽順而升以至於明故吉

升者主之所疑眾之所嫉一則曰孚乃利用禴一則曰王用享於岐山誠可以質鬼神自可以獲上下

易經創記

卷一

升

無所疑也於德無疑事於時無滯機

困卦

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命可致也以求遂其志此之謂立命當困之時君子以濟困為仁未必以一致命為節然原君子不為之志固如是也不為而後可以有為

困之九二有剛中之德而處困者也賢人以治朝而出乃賢人之慶世難然後求賢不得已而應之則其仕也亦困矣故如加酒食於厭飢之後者非其好也

然不但求之而已而朱紱方來倚任之意未已也以言九二之心剛中爲體時事雖不可爲鞠躬盡瘁之志可通於神明者故利用亨祀焉惟其困於酒食而朱紱方來也故征凶惟其利用亨祀也故無咎困於朱紱不能合上下利用祭祀可以質鬼神

井卦

剛中養德有定體也未有功臨事不善用也所用一非所養併其所養敗於此矣故戒懼之學不可以不密

易經制記

卷一

朱

井六爻之義總是大學明德新民之學如井有之泉一本之義也成已所以成物故不食而可憫成物所以成已故元吉而大成

革卦

治曆明時舉陰陽消息之革而進退存亡之理躍如矣華之虎變與龍飛異孔子之所以別韶武也大人虎變九五之德信在變前故其占曰未占有孚欲其信在占前也

君子知之故中心浹洽而其文蔚小人由之故日用

不知而順以從君

問卦

問正位凝命曰位字之訓與思不出位之位同人隨所處必有其位於道不協便是於位不正故人君正位是永保天命之道

問鼎有實慎所之是孔子補出周公未備之旨以明處實之道是否曰慎者必不虛虛者必不愼知君子之實自知君子之愼君子但知其愼不自知其實苟爲不愼所實者果何物乎孔子是直解又意

易經制記

卷一

朱

問黃耳中以爲實也中者虛也虛則能受故曰中以爲實

九三過剛不善推移故其行塞若有所遇亦能虧悔蓋有用之才而非妙用之才也

震卦

震亨之震是終身之憂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之震是一朝之患

震既來厲至於喪貝躋于九陵而勿逐者即程子所謂達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七日得得其常也

孟子所謂動心忍性自作自喻正合震動之體聖人欲人得恐懼之正故爻辭深辨恐懼之失

笑言啞啞後有則也王輔嗣曰樂然後笑則也蓋戒懼不忘笑言有則

艮卦

進退語默之類皆屬於動靜動靜不失其時時即天理寂感無聞莫或蔽之故曰光明

艮其背一動靜也人審於眉目面背之如一而凝然定靜

易經劄記

八卷一

學

止其所乃王敬作所之所神明之舍是止之所也

或問艮之上下敵應不相與之義曰不相與以無所蔽交而言又問既不相與則聖人之情豈至誠之所

爲乎曰聖人之情正是誠之所發惟其無凝滯而善推移故謂之不相與爾

聖人敵應而不與不知學者非不應則與物

易之艮其限厲薰心自謂堅定而不止於理時有不

安於心此告子之學
艮其腓物我之有間也艮其限內外之有間也

艮其身見出處之學焉艮其輔見語默之學焉

復曰敦復艮曰敦艮完滿安固曰敦自考自止而已
艮於初先戒其永故於上能敦其止

漸卦

居賢德善俗朱子言修己治人皆當以漸或曰視民不悅漸進之道也於義亦佳

漸之初六有言而無傷以鴻漸于干也不然而妄進有言必傷六二之飲食而衎衎以鴻漸于磐也不然

而驟進受祿必愧三之進以剛故危四之進以巽故
易經劄記 八卷一 學

安五漸之主也故有求應之道焉上漸之外也故有爲儀之道焉

歸妹卦

動以說爲歸妹止而說爲咸無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公私焉咸曰取女吉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

凶內在征也以征舉女
歸妹以娣跛能履吉在出處即抱關擊柝之道也愆期遲歸乃出處之正

歸妹備觀其體則爲情欲之動總論其理則爲天地

之義故六爻但言其理六五帝乙歸妹橫渠曰歸妹交泰之事備矣與泰九五同

豐卦

因明致豐故處豐以明明者至虛不昧之謂尚大見斗見沫部家皆物化之明正是本體之暗

雖旬無咎過旬災也君子同道爲朋本無不合患在生勝心

豐之象曰王假之尚大也六五爲豐之主而居明體非暗也外明而內暗故離之體明於外而暗於內當

易經制記 卷一

聖

豐之時而尚大卽非照天下之體也其君外明內暗必多疑其臣又居明動之體則好動以好動之臣事多疑之君斯時也在初不可過旬在二不可輕往在三終不可用在四不可不求同德協力維持在上六之不可用尤甚於三在五之爲人君者能知其幾而亟圖之虛心勿疑以來章美猶可以持盈致慶耳不然日中則昃之勢不可爲矣

才雖弱心不可不虛君雖暗誠不可不盡豐之六二其遇暗主非能協吉者也乎者吉之道也豐之六五

其質陰柔非能致慶者也虛者慶之道也以誠補時以虛補才故君子善補不齊之氣以適於治

豐其屋天際翔也其翔適以自藏愈翔則愈藏矣或以擬介甫之學大抵學非歛之而愈光則揚之而愈藏

旅卦

孔子之歷聘列國旅也或見其君或見其大夫順乎剛也於衛主蘧伯玉於宋上可城貞于麗乎明也必聞其政而道終不行是小亨也

易經制記 卷一

聖

問旅于處得其資斧旅人無不可依猶曰我心不快何也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故不樂

旅之志不可卑也故初以瑣瑣取災亦不可驕也故上以喪牛于易凶

巽卦

天地間只一風以動之風唯相繼謂之隨風申命行事非一時丁寧煩悉法久而申命之所以振欲敝之風維持之於不壞猶風之相繼物生而不窮也

巽者和順從容成德之事也初六曰利武人之貞貴

立志也

九三不及於巽而吝上九過於巽而凶過猶不及也問巽之六四用柔能下而田獲三品得非是闢闢之學否曰巽爲順理之義四逼陽剛之位時出謙柔義理如此田而有功自然之應也若用柔微福老氏之學亦不如此況於聖人之道巽曰喪其資斧震曰億喪貝非所動而動非所遜而遜此之謂失其初心

兌卦

易經御記

卷一

聖

兌剛中而柔外剛中固正柔外亦未嘗不是正恐柔外之意流而過也故曰利貞若止是剛中柔外而無意於其間何戒之有說者專以柔外爲嫌亦不知本然之柔外者也

人心誠則悅故和兌曰不疑孚兌曰信志皆兌之貞也來兌引兌皆非本體之悅

知孚于嘉之吉則知孚于剝之厲矣位正當以信爲正也如神宗信安石之類

引兌未光雖引人而悅我道則未光所謂驩虞者也

渙卦

渙之先王享帝立廟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渙之利貞殷禮之咸秩蓋有無體之禮

渙王居無咎正位也正位如鼎之正位以凝命也無偏無黨平平蕩蕩者王之正也

節卦

問剛柔分剛得中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能節之人德行之不節患無九二用中之人爾故王弼曰剛柔分而不亂剛得中而能制

易經御記

卷一

聖

制度數則法度齊而國無異政議德行則道德一而人無異議

耳節居位中中則能調劑偏則益而窮矣

中孚卦

問中孚復曰利貞何也曰恐人必於信也應乎天自無不信必於信乃失其貞畢竟失其貞亦不得謂之信

議獄緩死是至誠惻怛之初心卽孟子所謂惻隱之心無僞者故系之中孚

心之所以感通冥頑處裁盤錯更不須加意只是待
常人處常事之道故中孚足以信豚魚涉大川

中孚孚能感人者德之盛也而二五當之誠發於初
也故初戒其有他不及非孚也信不可極也故上戒
其有凶過信亦非孚也三下之上其應窮也不能成
其信四上之下也其位正也不宜繫其類此中孚六
爻之義大抵中孚有虛舟之象故虛心應天則爲中
孚而吉以私乘之以意執之則凶

二口鶴鳴上曰翰音皆物理之信者還其本然則貞
易經制記 卷一 聖

而利矣上於本然之信更加之意而求信之極故曰
登于天似正亦凶

中孚二五當之不但曰鶴鳴曰在陰者伏於內而非
暴於外者也

小過卦

聖人立小過卦以見權衡之妙可小事宜下孔子獵
較鄉人離麻冕從衆之類皆是此理當知小過卽是
時中

既濟卦

既濟便有未濟之道故曰其道窮文王系既濟未濟
之時只欲人戒懼既濟可持未濟可濟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只憂勤便是豫也天下原無
必可防之法

既濟之二婦喪其茀矣勿逐七日得賢人之在治世
緩則廢急則求進退於賢人何與哉有用賢人之責
者當思爾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太平之久難於用兵也
蓋不可忘戰亦不可輕戰之意非專戒其用兵

易經制記 卷一 聖

東隣殺牛既濟道窮之理也西隣禴祭未濟終濟之
理也誠意者平治之本也誠意一散國脉病矣雖有
繁文治機先寒詩所謂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也

未濟卦

雖不當位剛柔應於時爲未濟烏得當位但相應便
有濟之之理事未有互相經綸互爲謀斷而無可成
之機者

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方者物理之所止也未濟
而首辨乎此可濟之道也既濟而常辨乎此可久之

道也故辨物居方者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而易象終焉不惟曰辨而曰慎戒懼而辨之精也

未濟初六濡其尾則吝發其必濟之志九二曳其輪則吉示之善濟之道

有孚于飲酒是君子說命有孚失是是常人說命

繫辭上傳

繫辭首論伏羲之易要歸惟在乾坤貴賤以下皆乾坤之流衍而散殊者也剛柔八卦雷霆風雨總是此理在人形質則為男女德性則為易簡但知實體則

易經制記

卷一

聖人

天地即易人即可以參天地

易簡易知易從悟其所修而為賢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修其所悟而成聖

問象由論易簡工夫莫非發得太早不曾精密曰易簡徹始徹終豈有發得早暮知易簡則自見精密愈精密則愈覺易簡要之乾坤之易簡未始不精密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動見三極之道也人於初機之動見天地之心

象者天地之象也君子觀之為吾心之象矣變者天

地之變也君子觀之為吾心之變矣其學也天人合一故其行也自天祐之

觀象未發之中也觀變已發之和也和者中之發吉之道也

初發之得失而終之乎吉凶初發之小疵而終之乎悔吝初發之補過而終之乎無咎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者甚微而究竟不易

知無在而無不在者善觀象者也知無為而無不為者善觀變者也

易經制記

卷一

聖人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精藏魄氣藏魂合為神離為鬼皆天地常理何必聖人然後知之鬼神只一陰陽消息聖人心體太虛質之造化本體瑩然無疑非但講解得及與常知異爾

游魂為變如人游心千里之外即游魂也往而不返乃變之盡其實與游魂同一理

子產曰始化曰魄魄陽曰魂朱子嘗稱其精於義理蓋子產乃多聞而知之者

老子之學靜為動本圖為闢根動執方體聖人只曰

互根曰通知

不越理者聖人之範圍不遺事者聖人之曲成不停
機者聖人之通知

無方無體正神易之方體也聖人實具此體而在而
見其神變應而見其易若莽莽蕩蕩測度無方無體
之妙則究其實學如游騎不歸而已聖人只洗心退
藏密處是作用之源此至密之中造化神易之實體
便疑合在此故謂之至命非見閒意思可得而知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其理已盡為善為性為德為業為
易經制記 卷一 五

乾為坤為占為事為易為神皆不外此

繼之者善象山云一陰一陽之相繼蓋繼者言乎其
不息稍不繼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無斷絕曰繼無虧欠曰成

問一陰一陽陰陽對待而謂之道何也曰凡氣皆天
也陽也然陰以息陽地以承天機之妙而人化也故
陽非陰不息陰非陽不行而一氣分分則為五為十
為百千萬皆由於此而實未始不一也子曰陽只曰
天而不知其機之妙是知天而不知其所以為天知

其不已而不知其所以不已也故一陰一陽之謂道
言乎其理不離氣即迭運而妙道之本體在此仁智
未始不是道見而成滯譬之陽無所息陰無所行也
故言對待便見其一非言陰自是陰陽自是陽而支
離之也

君子見道之全如見日月中天仁者謂仁智者謂知
見之於一隙聞見影響見之於光華百姓不知蒙其
照臨而不見

古人有能孝而不能忠者能忠而不能孝者自其發
易經制記 卷一 五

用之初謂之微自其立見之後謂之滯所謂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若繼善成性之初太
虛陰陽迭運之本體則為孝為忠兩在無滯矣故聖
人全體共次致曲

顯藏德業陰陽相生法象占事陰陽不測陰陽之實
體無非君子之道苟非至德至道不疑焉

夫易廣大矣大矣孔子非徒贊易書正示人觀象之學
易本模寫自然之象凡自然之象無不備於人心則
廣大變通陰陽易簡何者非心乎此可以觀象而得

之矣故凡贊易皆示人體易須默識此意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須識其所以行者乃見天地之易聖人存存昭合天地道義出則聖人之易也天地無二氣知行無二功故曰崇效天卑法地歸之於存存

見顯見動至博也擬形容觀會通無非實體則亦至約也

息生厭勝生亂不厭不亂而天下之顯天下之動昭然可見

易經制記 卷一

聖

聖人見天下之動不曰會通而曰觀會通於此觀字上見得明盡故會通俱包括無遺其於天下之動如聚火著物利劍臨解明鏡鑒貌太虛變化

同聲不期應而自應同氣不期求而自求出言於一室之中感人於千里之外蓋聲氣行之先冥冥之中發機動念便成感應之兆天地無有間隔只是心通故也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說同人後笑之義也君子行事自無皆同之理所同者心爾若先笑而後號咷雖出

處語默皆同又何足取也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如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詩言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類人倫之大者皆言語以爲厲階聖人說經而取節之初言節於初則言行皆密非專取其不出戶庭也

凡物變化之所成而曰成變化凡物鬼神之所行而曰行鬼神所以成所以行必有主宰蓋氣數之元

言尚辭我心之擬也動尚變我心之議也制器尚象我心之運量也卜筮尚占我心之趨避也易理本

易經制記 卷一

聖

明我心故因易之書用我之易千變萬化皆由此生極深研幾總謂之神神則聖人之於天道也非假思慮所及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寂然無時而不感感通無時而不寂若思爲在感通之前則感應皆思爲之擾便觸途成滯

神本無思爲故止言極深研幾要之幾又不外乎深志立於衆而不外於深深而極則精務趨於重而不外於幾幾而研則變

蓍卦爻者器也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則蓍卦爻之

德是也圓而神方以知易以貢皆欽之不可睹不可聞者也不睹不聞之體卽聖人之密聖人洗心退藏於密則密者無形而莫見無聲而莫顯者也百姓之患昭然與之無間是其上下一貫固非徒語下而遺上也故曰神武而不殺程子曰焉有玩易之久不知洗心退藏於密者學者與聖人分量雖異心體則同不知密則至道之源自有自述所學者皆粗迹耳何足道哉

易曰天下之道不外陰陽開闔變通無體之中可以

易經制記

卷一

觀體聖人洗心齋戒與造化胎合無間造化如是聖心與易書亦如是邵子云老子得易之體謂其知闔闢變通也老子只於洗心齋戒處工夫不精故至於竊美闔闢執認方體非易之本體矣

聖人旣言退藏却於密處知來藏往與民同患繼塵不立而彌亘古今人心曰神明之舍聖人之德曰神明之德

著卦爻自然之理聖人睿聖所照當時胸中無纖毫不自然處可以參天地可以質鬼神謂之洗心

太極生兩儀太極不涉對待人之心亦不涉對待聖人洗心妙涵太極之理凡人格於物欲則有物之心卽爲有對之物矣故曰善原天下之一

大易不言有無易有太極有無同原

或問易有太極曰太極者道德性命之總名而實不離乎氣自其混會而無形者言之曰太極克塞上下四方之宇流行古往今來之宙何莫非此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人皆無心之應而自有之理水流濕火就燥之義

易經制記

卷一

聖

也形一也道器之別形而上下爾橫渠不必更說清濁虛實一二大小故程子病之

問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曰通由變而通變由象而變唯聖人立象以盡意故君子會意而涵象不言之意實象森然隨其感應變通無礙默成非靜變通非動此之謂神明成如誠者自成之成有疑合之意信卽成也

繫辭下傳

問剛柔立本變通趨時曰立本者剛柔之會至於變通趨時則迭用剛柔而無非全體

天下之動貞夫一卽孟子所述道二仁與不仁知所謂二則知所謂一

一貫動靜故動亦定

爻也者效此象也者象此此何所指易簡之體又在何處

問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以位竝天地之生何也曰氣流而不息物生而不損氣者生之主

易經制記

卷一

至六

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生物而聖人裁成之天地自然之道也聖人所以寶位者寶民物也寶民物者寶其德以裁成之也寶其裁成之者寶其自然之道也寶其自然之道寶其天命之性也寶其天命之性者寶其心爲天地之心也故天地運其機而德爲生聖人盡其心而實爲位天地主生造化之理顯於實體之中聖人寶位聖人之教著於裁成之際而易道變通鼓舞於其間故天與易與聖人渾合無間論卦爻吉凶而以大寶終之蓋以此也

既曰變通又曰垂衣制作至堯舜而備其體本無爲也是之謂乾坤之道故曰取諸乾坤

神無停機化以漸洽神而化之與民宜之

陽卦多陰陽爲主也能用陰而陰多陰卦多陽陰爲主也能止陽而陽多君民之說乃以其道而神之於

德行

精義入神是何思何慮工夫未嘗不思也而未嘗有

憧憧之思

憧憧者物也自外感者亦物也如水投石莫之受也

易經制記

卷一

至

故感應室

欲知凡事之幾只於見在上交下交體取消息治亂總是此理

吉凶消長治亂安危全在倚伏然惟善學易者知之

蓋吉凶消長治亂安危天地間實有此理質美者雖

測識得終非天機之自動只是至誠能妙合天地間

實理故夫子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敬則

自無不誠誠則自無不神此知幾之本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而上卽道也

彰往察來微顯闡幽當名辨物是天地之撰因貳以濟民行明失得之辨是神明之德

九卦以復爲主實踐謙虛復之功夫中數卦復之境界巽復之極功

九卦之德皆是實境起於立基終於順義達於憂患者當自知之

易道所以使人敬懼只是屢遷若一定固滯則凡有意見氣質者皆可推行矣唯其無方無體而變化不居故戒謹恐懼神明天道此大易本指也

易經節記

卷一

堯

惟變所適參差萬變之中偶值一節之變故不可爲典要率辭揆方方者人心自有之矩有至當不易者存故有典常惟無典要而有典常故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神明於不言則得之言語聞見皆不足以此卦辭渾含而實該始終爻辭至賾而實貫本末故卦義非略爻義非亂智者觀其彖辭蓋卽其渾含者而

知其始終之義矣故曰過半所謂智者蓋神而明之者也
六爻者三才之道也道不離器也道有變動故曰爻

器不離道也

易以知險心先險則不知也簡以知阻心先阻則不知也

不論乾之聖人坤之聖人說心研慮之學無有二致吉凶以情遷利貞者性情能性其情則無不吉

古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誣善之人其詞游失其守者其詞屈此正是情遷之實百行本於言修辭者所以定情而居業也聖人以此而著吉凶百姓因卦爻吉凶而能知此故可以與能

易經節記

卷一

堯

說卦傳

問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曰此是論易之卦爻辭若作學問體會則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盡之人之爲學若非中心安樂少有矯強拂戾之意必無條析義理之宜故和順於道德之體而辨析於精微之極猶之大學誠意自慊而格物致知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也此則可謂窮理之盡矣故約而言之曰窮理程子曰纔窮理便盡性以至於命無物非性窮理之外別無盡性之學也無性非命盡

性之外別無至命之學也惟於理未窮故難於二三而非性命之學惟心不和順於道德故學無專致而非理義之實孔子所以論時習之學而曰不亦悅乎即此意也

幽贊神明而生蓍言蓍也參天兩地而倚數言數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言卦也繫揮於剛柔而生爻言爻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詞也揲著求卦則有蓍而後有數有數而後有卦有卦而後有爻有爻而後有詞即器即道則著通神明

易經制記

卷一

幸

數倚天地卦一陰陽爻一剛柔詞皆道德性命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主宰則謂之帝妙用則謂之神帝之出入帝者乾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神亦乾也乾一元之主運而爲四時出者以此入者以此而出入此氣也元氣之妙用不測分而爲對待合而變化萬物以還乎其元亦此氣也既曰帝者乾而乾又入於西北之位乾無不在而列其生水之位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非去乾坤神以行氣乾坤即在六子之中也故知一氣者可以論主宰可以論妙用

可以論出入可以論對待流行

序卦傳

或疑序卦非聖人之書以漢初失之後獻於河間韓康伯亦言非易之藎然其序乾坤序咸恒皆首繫藎與而後極精詳雖未必是義文原有此意亦可見從心所繫無非至道猶說詩斷章取意之法觀序卦者須善會之不必強爲疑辨也

復則不安無妄是本體也纔復便在但不復爾

雜卦傳

易經制記

卷一

幸

雜卦一篇非在徒論反對乃六十四卦互見相繫之例學者觸類而長因此知彼蓋當得之於一篇言意之外王氏言雜揉以暢無窮之用得之矣

比樂師憂徵之小雅鹿鳴之什

革去故惡本新而成故陽取新善本故而方新無故便隨蠱壞則飭經傳種種言語皆修壞之方也

易經制記終

說經劄記

原 孫男武重梓

德清蔡汝楠子木父著

孫男武重梓

書經總記

尚書聖人治天下之迹天下至大也堯舜以禪其臣舜禹皋陶臣道也時而都俞時而吁咈雖堯靜言庸違而已加放流之刑鯀治水無功舜殺之而又舉其子禹亦受任而底績殷周以前未有放伐其君者至湯武則放桀伐紂而履君位太甲以前未有放而復立者伊尹當之而不疑成王以前未有人臣負扈南

書經劄記

卷二

一

而攝政者周公處之而不忘自今觀之皆奇特倡見可駭可愕之事然聖賢見天理當然只是平等也故首以二典典常也不偏之中乃不易之常聖人察見天理故能用其中也此道惟能精一者而後能真知之

古文尚書特出於安國之後故後儒往往疑孔壁之偽謂多割裂竄易於安國之手如分堯舜爲二典皋陶益稷爲二謨顧命康王爲二篇改辨章爲平章惟刑之謚爲惟刑之恤之類不一而足愚以尚書舛駁

附會理當有之第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則照然在

也批稗雜亂亦所易知孔子不曰闕疑闕殆矣乎學尚書者於有疑當闕之處則闕以俟考於灼然可信之中則信而不惑知所以尊經者不徒在於章句之末而有得乎心法之微斯庶幾矣

虞書堯典

欽明文思而安安至德淵微矣恭讓而被四表格上下篤恭而天下平之盛也

帝堯首命羲和欽若昊天天之數曆之天之象象之

書經劄記

卷二

二

敬授人時天人無間而已意不與乎其間故謂之欽若漢儒五行讖緯之學是以已私誣天甚悖欽若之意矣

啓明者才也君子用之以爲善小人用之以爲惡故丹朱之不善非其才之罪也

時之所在道之所在唐虞之際其君惟時其臣若時問堯試伯鯀孔子與冉有請公西華之粟聖人之不決絕何也曰四岳本公於薦賢冉有本厚於恤友聖人於此自宜吁咈而試之取釜庾而與之吏鯀有感

而賢不能感此而不賢冉子有悟而不與不能悟此而多與之皆鯨與冉有分上事若堯與孔子當下已是造化之體美惡悉辨而寬覆之

堯典峻德純備於欽明文思安安順施於修齊治平繼續於敬天勤民大公於知人禪位

堯之欽明文思安安於允恭克讓見之舜之濬哲文明於溫恭允塞見之

欽明文思分言之有此四者統言之則一欽盡之猶四端之言仁也

書經御記 卷二

三

唐朝舉丹朱尚親舉共工尚功舉鯨尚能舉舜尚德自是推舉之法帝堯或病之或試之自是用入之道父頑母嚚象傲人倫處變之難觀厥刑於二女人倫處常之難道不外乎人倫而唯聖人能處其難

舜典

允恭克讓溫恭允塞謂之允謂之克謂之允塞聖人謙讓爲體不待提省照用自然也

問虞書二典有虞自受終文祖以後制作特盛何也曰舜之觀器禮神不改於堯之敬天日覲岳牧不改

於堯之咨岳東巡柴望協時月正日不改於觀器禮神東后以下不改於岳牧之覲以敬天之心而勤民以勤民之政而咨覲堯舜在前在後在朝在外同此一道詞有繁簡以有虞之史故也

舜授禹精一之學其精察之功重在知言故繼之以勿稽之言勿詢之謀惟口出好典戎凡心聲無不精察可願者生於其心發於其政者也

律和聲自然之聲也故古樂浹洽王朴依京房爲律准律准物人爲之樂也故今樂悖離

書經御記 卷二

四

聲依永而詠歌審於清濁律和聲而清濁定於高下咨十二牧曰難任人遠近一體命九官曰聖讒說則先朝廷以爲四方之綱

問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曰本因志而有聲乃因聲而起律故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以出納五言汝聽則以律而察聲以聲而察志也百揆之特叙四門之穆穆大麓之弗逃皆可以徵恭讓之體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敬則自直直則自清老氏語清

虛不言敬直只求清之心便非本體之敬

食哉惟時陸德明曰敬授民時也言敬授則不違不待言矣

禹讓稷契皋陶伯夷讓夔龍蓋因其讓而以次用之益之讓朱虎熊羆垂之讓殳斨伯與則直曰汝諸臣因君之見用而讓人君因臣之所讓而斟酌用人虞廷氣象如此

大禹謨

克艱便是惠迪任賢大邪六府三事之治皆克艱之

書經制記

卷五

五

發用

六府是利用厚生之節目利用厚生與正德總為三事治之不古只三事不明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叙與歌是一時事能有條理便相安樂故以歌徵其序以勸永其樂後世政莫可歌只是事無條理至歌非其叙又為虛文聲與實不相關矣

成允成功謂之聖靜言庸違謂之惡畢竟能成允方能成功

問人心道心曰無人心便是道心是道心謂之一道心接續一毫人心不得參乎其間謂之精

朱子曰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子曰有意必底道心便是人心以此察之則知本無二心而所謂一者於是精矣

伊尹協于克一卽所謂惟一之指也孟子曰不同道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蓋伊尹協一之學已是聖賢正路所以不同處與堯舜之惟精不同也精察之功少有未至而任之意思便不渾化矣

書經制記

卷五

本

出好典戎猶言非好卽戎也聖學精察典戎之幾

帝德廣運廣而不運則有止息運而不廣則有際畔廣運者聖之所以法天宥密者賢之所以希聖

皋陶明刑曰邁種德伯夷典禮曰播刑之迪書之互論禮與刑也如此故唐虞之世總是為政以德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孔安國曰此言皋陶之德以義為主也在皋陶為德在虞廷為功

禹謨一篇始之文命既敷矣祇承於帝終之誓辭伐

苗矣遂拜昌言可以見禹之祇德而不矜伐矣

不矜不伐是禹之德功能又在言外尚德尚功尚能皆無踰於禹故舜之命禹不待咨詢與堯之命舜又不同也

中非一定之理在日用上精察聽言用謀爲民圖治出言發辭一於天理而無二卽中之所在也

皋陶謨

慎厥身修思永愼卽是敬功夫已盡永則敬而不息也

書經

卷二

七

問書稱若稽古者四而皋陶與焉皋陶之德能配三聖否曰禹皋陶見而知之若非真知之其謨訓之述及種德之用烏能如此其盛

問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曰惠是哲之本意哲是惠之權衡帝王迪德只常存仁天下之心功夫却在知人上用故天工人代反覆開啓而歸責於有上者之敬欲上下迪德而惠徧黎民

謨之不明不樂聞善故也弼之不諧不樂聞過故也總由無德故迪德而後謨明弼諧

皋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古人以吉言善以常言吉最可玩味常卽易之恒也須知其所不易之方

九德官人三俊用人蒞事之能卽建官之賢故唐虞三代之才皆從賢德中顯用之

問先言修身惇叙後曰知人安民曰修身事親事親知人中庸備矣言修身則非自成已而已施之序先於惇叙修之功要在知人而安民以之

人於偏處發善遂於善處受病九德皆由學問中知

書經

卷二

八

變化氣質適於中和故其著見不偏可以適用其有三德六德九德之分總是能據以德只是德有大小生熟之殊念頭微動發露於日用者心體不免稍有過差然無過時多微過時少不害其全德觀其未宜者可以默想其闕失則其所得者未必純粹而至精不必泥定三六之語若論學問只一德透徹已有無窮之用矣

寬而栗者方是聖賢所居之寬不然近於慢柔而立者方是聖賢所用之柔不然近於廢亂而敬者方是

聖賢所發之治不然近於技能擾而毅者方是聖賢所養之醇不然近於同塵直而溫者方是聖賢所行之直不然近於乖戾簡而廉者方是聖賢所主之易不然近于邪僻剛而塞者方是聖賢所體之剛不然近於矜慢疆而義者方是聖賢所尚之勇不然近於爲亂

天之一字起於舜謂之天功皋陶纔闡明之曰天叙天秩天命天討皆天功也誠之一字起於伊尹曰享于克誠其後言德惟一卽誠也

書經制記

卷十一

七

皋陶既言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乃言底可績皋陶恐徒言無益故終之以未有知思贊襄舜曰來禹汝亦昌言禹亦恐徒言無益故首之以予何言思曰孜孜思者真知發用之名而作聖之本虞廷論治同歸於此

舜竄三苗皋陶又云何遷乎有苗又謂之分比三苗禹貢又謂之丕叙呂刑又曰遏絕苗民或格或殺錯出書傳要之頑不卽功則征之征而不服則格之其君長受命而猶有負固不服者則遷之殺之非徒任

力而不任德亦非謂任德者不任刑也

益稷

安汝止止卽至善之止安卽察其所安之安不曰至善之至而曰汝止止自安聖人自得之學

惟幾康而弼直安汝止之發用程子所謂定則明也問禹言幾康弼直舜何以直言弼直之義而不言幾康曰幾微之發治安之道只是得人而君道已盡益稷舜之所以吁禹者其實乃深契之禹言安汝止欲舜之自止也舜卽言臣隣正以責之臣也

書經制記

卷十一

十

出納五言卽成周風謠雅頌之別蓋出納雖殊自朝廷以達四方相應而後和則聽樂之本意也

問后夔宗廟之樂始於夔擊鳴球朝廷之樂總言擊石拊石蔡氏以石聲屬角角聲難和是否曰石聲造化之真聲也凡聲無非真聲然必假鎔鍊修斲而後合故樂以磬爲依詩所謂依我磬聲是也蔡氏謂角聲難和亦是磬之所以難和正鎔鍊修斲者之難和爾

庶頑讒說既聖之又欲竝生之見大舜至公至仁之

體

叢脞之政非不爲也以煩而無叙竟於墮故九功惟叙若有條而不亂則叙蓋叢脞者明之反不明則煩煩則無序也

州十有二師可見中國之封建與侯牧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可見邊隅之封建與方伯多是虞夏分諸侯之大法

治水足食治道實事不在多言唯力行何如記所謂行浮於言禹舉此以明孜孜之心然此卽昌言也故

書經制記

人卷二

士

曰師汝昌言

在舜典爲十二牧在益稷爲十二師作牧作師原非二體

夏書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纔敷土便知水道故可以治其障蔽纔刊木治水則山不阻水有歸可以定其高大灼知眞見九州了然其鑿龍門辟伊闕析砥柱破碣石種種自不容已禹貢首此三語便見聖人王道之權衡

禹貢一篇合於易之損卦損下益上貢賦之類也禹之成賦是有孚也

冀州無民貢所以恤近民島夷皮服所以來遠夷禹曰不距朕行洪範曰錫汝保極聖人之不敢慢易其民如此

賦惟兗州曰厥賦貞變辭以示正例薄爲常多爲異定法之意可見

九州各有東西南北之至九州之界也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天下之大界也

書經制記

人卷二

士

水莫大於河故治河最先江次之江漢淮濟之入海者又次之渭洛之不入海者居其末

甘誓

問甘誓言用命賞于祖古者師行必以主示有尊也記言以七廟主行則失之師之所以載祧主而不載七廟主者何也日記已言廟無虛主矣又細釋其義則君雖去國必有監國國奉七廟主自近而遠也行在奉祧廟主自遠而近也

書言三正與詩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同古人寅

亮之治於三正引其緒所以要其終

威侮五行五行者播五行於四時者也記月令太史告四時之盛德言威侮五行則四時之政可知

五子之歌

五歌猶大雅之變孟子所謂垂涕泣而道之者其聲較周之變雅爲渾融述祖訓者二一敬民一戒荒侈意已明盡故其三以下直以已意所感之不容已者承之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失衆者多而怨無形惟敬則內

書經御記

卷二

七

不失已外不失人無失無怨若彌縫阻遏便不可及

胤征

胤征本爲罪弼而先剪其羽翼又不明義和黨弼之罪而惟正其昏迷天象之過此正仲康與胤侯用意之微

殲渠魁罔治脅從伐國以寬也威克厥愛允濟將兵以嚴也

脅從迫於人舊染習於人一則勿治一則與新則更生者衆矣渠魁亦未有不得者可以觀古人之兵法

商書湯誓

湯誓一篇用辭簡嚴與牧誓異首則不以避行亂違天命次則不以毫邑之民違天下之人心權度於小大衆寡之間有合於易或躍自試之指故後篇發危懼之詞見成湯始終無敢於放伐之心矣

仲虺之誥

成湯寬仁彰信足動聽聞德已盛矣仲虺之意惟恐其有止法故以日新自滿決人心離合之機

懋昭大德之體見之於建中建中之實要之於禮義

書經御記

卷二

十

義制事內合外也禮制心外合內也

能自得師求師於心也虛明之體所遇沛然無不是師此之謂能自得師若得師於師便非王者之學矣誓毫衆以舍稽爲念征葛伯以仇餉爲罪王道順人心又以重農爲本

懋德固見聖學留滯則成悔吝故仲虺承之以誥所以迎其機而引之於君道

湯誥

惟皇降衷若有恒性天也心也性也一也由此克綏

厥猶而教在其中

君之綏猷以輯寧爲期臣之承休以守典爲分皆率性之道而在心之時忱

成湯既有懋德茲又言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夫順天應人而得天下其功至大方且慙且憂正其天機之動照察之密不肯放過者如此成湯所以成聖也朱子亦言成湯有細密工夫春秋時齊桓一有召陵之盟遂示矜大之意使桓公管仲而知學將愛慚不暇何矜之有故敬肆分而王

書經制記

卷二

十五

霸辨矣

伊訓

問伊尹明烈祖之德乃於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喪禮之初何也曰乘哀而納言蓋因初心而道之故卽繼之罔不在初從此接續得去則立敬立愛保業守成之道無出於此

伊尹告太甲先曰罔不在初承其哀心也繼曰罔克有終乘其怠心也

三風十愆愆於已者風於人故由愆而知風書之訓

也因風以知愆詩之情也十愆始於宮室風化本

關雎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愛者仁也敬者義也孟子所謂良知良能也王氏曰愛則惻然而有所不忍爲敬則肅然而有所不敢爲然後天下國家有所相屬而不離相安而不亂

太甲三篇

伊尹放太甲實教之非放也太甲不惠阿衡不能協善於一爾桐宮之處亦太甲廬墓之孝且正亮陰不

書經制記

卷二

十六

言之時故乘其時以施其教盡師道也

問太甲居桐是卽墓爲宮不於廟而於墓者何也曰墟墓生哀無悲哀之心非人也哀能發人善心由哀以入於善伊尹之教太甲蓋循治病者之善其方耳視遠惟明不明則其視也狹聽德惟聰不聰則其聽也非德

先王成德是敬誠仁之極鑒先王自有下手處自下自邇只是反已自省民事果輕君位果安苟安其可以令終遜逆其可以徇物自慮自爲便有自得無適

便是敬無間便是仁無偽便是誠總在自省孟子所謂求則得之

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惟君能守常則臣得退處無紛更舊章之慮臣能退處則國有明哲無不保功臣之患

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得命篇之意已過半矣德非一則入二三德非咸則無感格

稱公卿爲能臣爲上爲德則不可知矣稱州縣爲能

書經制記

卷二

七

有司爲下爲民則不可知矣此皆以官爲政而不能以政爲學故不足以格君心察民隱

敬則內直不敬則內紆曲心直則德惟一紆曲則矯妄無端謂之德二三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惟不變故不窮

師一人是有常師執一善是有常主廣求協一博約之指

大哉王言一哉主心因言見心有不息之心自有無外之言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承七世之廟者不可以不繼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則爲萬夫之長者不可以不立政立政在德繼德在一

盤庚三篇

程尊已言堯舜以大物禪受天下帖然無異辭盤庚遷國本欲安民而臣民謹譁至勤三篇訓諭而後濟民風遠矣愚以遘溺安民猶恐得罪於羣臣百姓況於殃民者乎天下歸殷固結不解蓋由於此乃謂訓諭之繁則非矣

書經制記

卷二

八

盤庚三篇多論大臣世家使巨室所慕一國慕之意首篇發其傲上從康之隱次動其設中之心末則命之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其序如此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中者道之極非私意可得而間然非猷念則不得也故曰求則得之

說命三篇

說命三篇初啓其從諫而言可入中示之憲天而志有定末道之學問而道可永

舜以匹夫爲君而百揆四門寄之傳說以匹夫爲相

而麴蘖鹽梅寄之歷艱陳命無不裕如所謂道前定則不窮也

問高宗三年不言臣無稟令則簡默高宗所優復首告之以惟口起羞何也曰傳說之意惟欲高宗憲天聰明免喪之時正口代天言之始也憲天之實在於時動百行之動首於發言而歸之於王忱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戒而後信信而後明弗信由弗戒也弗明由弗信也

自惟口起羞而下無處無時而不憲天蓋不使有須書經制記 卷上 九

吏之難

啓乃心沃朕心言外有默證之意
問非知之艱行之惟難程子言知之亦艱何也曰知之不艱是影響之知如高宗學于甘盤而未能實體者耳及歸之王忱則知行合一之學在是難易非所論矣

問王人求多聞與學古訓曰多聞建事心之融化而能建也學古有獲心之怡悅而有得也總是師古之學故承之以事不師古以克承世非說攸聞

遜志而無不受時敏而不能已只要允懷於此自有遜敏之實道日充積道不充積只由不遜敏不遜敏只由不篤信此學也

惟敦學半半者不全之義也敦之之功雖能知之若非實體是終於半載之學也故得之謂之全不得止於半半與廢同終必亡而已

虛受爲遜志沉溺爲玩物喪志

高宗彤日

彤日祖已大意推祀道而言之則王司敬民而事神

書經制記 卷二

辛

愛民之心一就祀道而言之則罔非天衢祀典無豐于昵而祭祖祭禰之心一

西伯戡黎

盡道者無不盡之明格人等於元龜同謂之罔敢知吉

不虞天性本由於不有 康食饑饉之災却是不進率典之應祖伊告紂之意欲其率典以弭災弭災以興民

微子之命

殷末之刑慘戮微子一篇言草竊姦宄攘竊牲牷皆得無罪蓋國刑太急則反多苟容董既遜荒卿士相師誰執其咎者此理之所必至也

周書泰誓三篇

降災下民乃弗敬上天之實酒色沉冒官罪以私侮靡殘害焚炙剗剔乃慢天虐民之實

有罪而不討不及而非天則也無罪而不赦過而非天則也總謂之越志天人無二越志非所以聽天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伐國得仁人同心則其協於道

書經制記

卷二

至

也審矣

泰誓三篇首言順天此理之至極中篇信於仁人末篇歸於文考尊賢親親皆天理也

紂之官人以世世官非其人也其多罪逋逃崇信任使非以世官亦非其人也任卑任尊任疎任戚皆非其人故數以爲罪不然用胄子之賢與薦揚不陋無非用人之道

牧誓

泰誓多發行師之意牧誓乃嚴用師之律自仗鉞秉

麾以至勗哉夫子軍容肅矣止齊者明節制也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者明奮擊也弗迓克奔以役西土者明戒約也

泰誓以下諸篇吳氏斷以爲非當時本文總而論之理正詞迫武王所以爲武若其誓詞之意行軍之法則可以想見其盛

武成

牧野之會血流漂杵或實錄也紂之亡史臣若有所諱故不如南巢之著明而後世附會之說興焉孟子

書經制記

卷三

至

并血流漂杵亦付之不信乃斷制以理

洪範

洪範只是九疇大凡成周聖賢陳述治道必邇湯沂禹以至堯舜非必言禹得洛書其言演數蓋漢儒之失也洛書與河圖一理聖人作易俱用之矣且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一畫之坤卽兩畫之乾二氣之名乃一氣之別故爲四爲八爲六十四爲四千九十六無不歸之於一若數之九而演洪範皇極及數之三而爲玄皆是支離決裂勉強牽合原無此理況以言以

動以制器以卜筮通志成務無不在易故謂易冒天下之道本不待別有視貼又何必牽強起數以附於易却將箕子陳道之書以合於數也聖人作易無外井內而著卦爻之德以之洗心無內非外而吉凶同患是與神物試看後來擬易諸子心之所見可以質諸聖人否又如易之必不可已否理數之原已自判然君子知言又何必一一辨之哉

彛倫不以治亂而有存亡自上倡而明之謂之叙自上不叙謂之敎

書經

卷二

三

洪範雖分九疇總是參天地贊化育之道其要則心之官曰思

八政斷自司徒以下天官所以道皇建極者也雖無非政事而不以列之八政蓋知所重矣

人之天質莫美於高明然高明之人用之者易於溺畏自用者易於太過振作之際偏黨易生故古之帝王最樂於用高明而多方以造就之曰人之有能者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欲人之不以才爲才而以才爲行也

三德只是一德正直爲主而剛柔迭用之以納民於極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自天子以至師尹本是一體咸有省心之責省於一心順達於五事考驗於五徵所司雖一職之微無不會於歲之統積日成月積月成歲古之君子所以無崇卑散要之殊而以德爲政者也

五福非有心可求六極非有心可免協極者福之道惟咎者凶之道也只協極而不罹於咎謂之嚮用威

書經

卷二

三

用有求免之心不可以言王道非協極之學不可以言威嚮

聖人錫福不舉人之行能而觀人之言色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言動由中出本不容僞日用感應安和好德常常如此中之所存可知若只一節之善而容貌詞氣之間無以觀德只是偶合之美非協極之學也

問剛克柔克曰剛而不吐斯柔克矣柔而不茹斯剛克矣非是別將剛來克柔及別將柔來克剛也今人

因氣有偏處便尋一物克一物卒流於矯激而反成其偏

五福首富以有爵者然後祿之也三代重世家以有德者然後官之也故三代皆貴德後世德與力也岐而二之

念用庶徵不言五而言庶雖曰五氣實則一機一機之動紛然不齊分五氣者其大略耳非泥於五行如漢儒之說

福極固由命但只說由命便不是故協極之學所以

書經

卷三

五

立命聖賢豈能免乎凶短疾貧之至而先有攸好德之福只攸好德而有凶咎便是命自我立者初無致之道若富壽康寧則自我立者即自我受總謂之順受其正小人之於六極及應得六極而得福亦總不可不謂之命只非自我立之命不得謂之正命爾皇極思作聖故修身而作極取人而邦昌敷言而由極身也政也言也皆生於思

福威有辨玉食有等言惟辟者不上攬則下移有機存焉

洪範首言禹禹王道之始不言殷自箕子叙疇故也晉甯嬴論陽處父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不亦過乎亦善論三德之意一德神明而爲三德陽子執一用之則亦胸中一物耳何以謂之德

有猷有爲有守天生美材大略有此三等惟其學問未就故止曰念之便有成就人才之意成美材容中才用成材治世作人亦更無餘法

旅獒

志以道寧則志非空持言以道接則知言有本

書經

卷三

五

方物至賓也無異物亦賓也方物者慎德之感異物者不愼德之感召公因旅獒陳保治來遠之道歸之於愼

金縢

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東征罪人義之質也周公氣象自遜以出之故東人頌之曰公孫碩膚

昔鄭玄弟子趙商論金縢之事何患不爲玄答以君父方困忠臣孝子不容默爾歸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

請命此非忠孝之志也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自
申臣子之心此乃玄善爲闡幽之說古人祈天救日
之禮自是心不容已事天事君親其道一也泥事廢
意則心先悖矣

大誥

周公東征先言民獻有十夫之翼而後徵元龜之兆
聖賢凡舉事必先賢才精神所聚君子合而其道昌
易之爲道於類聚羣分卽曰吉凶生矣此聖賢先得
之心法也

書經御覽

卷二

三

伊尹放太甲人心安然周公輔成王則兄弟有感世
道之降乃爾故誥諭之詞殷勤委悉夫子於易之興
稽類知世愚於成周誥誓亦有稽焉而世可知矣但
聖人殷勤委悉卽是因時妙裁善補氣化卒能與民
宜之

大誥發端便以造哲迪民爲格知天命之道天命不
外人事人事惟在盡心

詩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是殷邦何以謂之多頑民
蓋殷遺多士間有未馴耳成周以聖人之德將陶鎔

其激烈不馴之氣士氣馴而民風變矣且周都豐鎬
洛宋之墟於侯服爲達武王將遷洛而栽培教導之
至於成王遂成洛邑洛邑旣成而召公遺誥只曰敬
德周公亦曰敬識百辟享蓋敬者教化之原聖賢所
圖不過如此成王敷政於洛而竟歸於周又可以想
見其作用之意與殷民感格之勃矣

微子之命

問周之誥命或以爲不及上古之簡盡曰非也微子
之命欽哉之外更無多語要之誥康叔以下不得不

書經御覽

卷二

天

多若命微子不得不少

周封微子是因象賢以崇德微子踐修齊聖廣淵之
德愈以恪慎是以崇德爲象賢

康誥

弘于天知止之學也宅心本以博學博學實以弘天
學曰弘于天與諸子百家之學異矣言德則裕於身
言王命則不廢

誥康叔德曰作求民曰作新非心之精神亦孰知作
之義乎

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以未遜之心行盡遜之政也但先持盡遜之心必有不遜之刑矣

殷民之惡習染深痼武王之誥康叔曰作新民亦治標之法程子云作新易變化難王者必世而後仁此變化之効也蓋由標以及本姪民安所止矣康誥新民乃保殷民之事故大學引新民之言是經文親民之事也

孟侯則百辟所刑朕其弟則大宗維翰小子封則聖功所由非明慎何以當之康誥大意發端見矣

書經劄記

卷二

三九

酒誥

作稽中德者永觀之體自當如是稽有不及觀即非永益存而必照非作而後稽也

酒誥大意武王誥妹邦必引之於文王曰文王肇國在西土言文王足矣又必引之於殷先哲王曰迪畏天顯小民見憂勤惕勵所從來者達孟子言禹惡旨酒又當是殷先哲王之鑒

宏父定辟是古人立司空之意考工記之法是後人立司空之意

梓材

問康誥酒誥梓材三書誥戒一人詞多繁複何也曰其詞雖繁其旨甚約不過明德慎罰而已慎罰之心即明德之事飲酒之戒即慎罰之心引養引恬監罔攸辟蓋一意而反覆言之耳其命詞不覺近於繁複者武王愛弟愛民之心抑殷民者難格之民康叔之學困勉之事也

聖人究治國之機諸侯自考爲政其要不出於上得天子下得大家然大家之心不過欲臣民相安天子

書經劄記

卷二

三

之心亦不過欲其如是明德之體合於恬養恬養之道洽於臣民以達大家以達王何難之有故知論治只是一機而已

忿疾則不能和懌倦怠則不能先後和懌先後謂之德用逃者且悟況不逃乎

召誥

敬德而曰疾敬德欲成王合下存其本體更不姑待問召公稱殷之讐民得非示之不廣否曰告君之言如此正欲其誠人心以永天命也

召誥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誠小民爲祈天永命之本中述智藏瘝在乃知誠民竝無他道慎厥身修知人安民之謨所從來舊矣

不敬德墜厥命則不其延合于惟有歷年天人之數贈○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禹曰安汝止仲虺曰能自得師古人責難之指無不同歸

洛誥

功有宗所以勸有功之大者也宗有元所勦有功之久也

書經御記

卷二

圭

復于明辟說者多言周公攝政今始還之或曰洛成而復命於明辟也於義亦佳

作周恭先居上不驕之始也作周孚先爲下不倍之始也所以不驕不倍爲後世先在一念作之爾

因營洛引之於有僚朝廷百官之正也敬識百辟享

棗民焚四方萬民之正也

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治功也旁作穆穆治體也迓衡

不迷治機也

成王反宗周周公留後當時宗周之倡有天下洛邑

之中立定民竝建不廢重根本故成王往崇教化故周公留後抑宗周偏處西方周公又有微意存焉皆可想見

多士

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多士曰上帝引逸有夏不迪逸古之人無逸之學正所以適逸也

多士一篇安洛爲主首以代商蓋遷洛之自也以安洛誥多士欲其以克敬天畀爲主舍敬之一言無可詰者

書經御記

卷二

圭

周書化殷之誥屢下惓惓以風俗爲本忿疾爲戒或曰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此其應也故觀周書而商周忠厚之化皆於東人見之

無逸

或問君子所其無逸用敬作所無乃如程子所言敬以直內而非以敬直內否曰敬者心之體無逸者敬之名所其無逸猶言處於內者是惺惺之本體也王敬作所猶言惺惺之本體處內而不外逸也高宗嚴

恭寅畏文王徽柔懿恭古之人所其無逸者如此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此之謂也本體上不添一物安得謂之以敬直內乎

無逸舉太戊高宗祖甲蓋繼世之君甚易逸也故易戒豐豫惟敬自能知幾

知小人之依是爲生民立命之心

天命自度非天弗念也自作元命無念非天也

禹戒舜無若丹朱傲舜代丹朱故也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醉于酒德周代殷受故也非古聖

書經制記

卷二

三

人擬人非倫正勿欺而犯之意

不棄忠言不治誹謗總爲小人之依

詩述后稷公劉書言太王王季詠歌陳誥欲兩見之

君奭

泰之九三泰之方盛周公慮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他時見之行事成王之隆君奭之去一人之去就至引天命天威吉凶難謀殷商虛實成周革命之機警惕而留之泰以君子而致亦以君子而保聖人灼知易道消息之故警惕留賢自不能已王介甫銳意

周禮却不知周公祇畏天命之心熙寧新法輕逐羣賢只此是傾宋之本也

問周公之告君奭文王武王之德待於時昭者何也曰君奭一篇總是發明耆老迪知天威之心迪知天威之心合於文武之心則其迪見冒聞丕單稱德爲昭明之實者五臣之昭卽文武之昭共成光明之治昭文武者猶唐虞之亮天工也周公反覆告諭只是意歸重臣道國之虛實關乎大臣大臣之所以繫天命在秉心爾

書經制記

卷二

三

周公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純佑則實不純佑則虛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信則實不信則不實心之純便能凝得命之純

作極任也偶王位也竝以乘命則極可立偶可稱非丕時俊民不欲君奭之讓周公之意切於留奭而尤有意於丕俊可以觀其無窮之意

蔡仲之命

我之弗辟可以見周公之義魯叔辟蔡叔囚霍叔降卽以蔡仲爲卿士可以見周公之仁故命辭多喜幸

之意而勗之以終可謂厚矣不徒曰蕃王室濟小民而曰和兄弟無作聰明無以側言亂厥度皆因其所習見者而懲之

多方

多方一篇滅奄而歸因詰殷人其發明大義則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可以見其周道之有本矣武王遲暇便是天命遲暇紂不能念商之子孫別無能念多方亦無能念倘紂能念商之子孫能念多方能念皆可以承天命此極推斷以理以服多方之心

書經制記

卷二

五

立政

周公立政庶慎庶獄則罔兼罔知三宅三俊則灼知灼見是灼然見知非文王小心精密何以能此想見當時成王幼冲初蒞政事他人多憂成王不理會事之是非周公只憂成王不理會學之先後夏顓俊所用惟三宅至成湯兼用三俊虞書有言其惟帝臣惟帝時舉唐虞風動之化舉之卽是降至於商則必待於培植儲養矣迺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臣之舉賢也所以能用舉賢

之臣蓋必有本舜舉一臯陶而在朝皆賢有本者如是

立政用人之始周官立政之成

周官

三公論道三孤弼予無非爲道也古人以道故位在六官之外後人以權故權加六卿之上

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聖王以公心封建以公心黜陟此封建之法所以無弊後世黜陟自不行病不在治法也

書經補記

卷二

五

學古人官若滯物則有不能議事以制者師爾典常若舞法則有以利口亂厥官者故周官之意欲人學而能議師而不亂

周官申勅卿士首之以公總之以敬中言學古人官議事以制典常作師所以酌古而準今果斷幾微所以崇功而廣業恭儉作德以處盛滿推舉庶官以盡賢能蓋無非作敬之學也從政者無時而不敬自無時而不公此之謂無時而不學乃能安其職守持其寵盈中庸學問之密德性之尊而不驕不倍意亦猶

此凡驕而不能持寵盈倍而不能安職守只是血氣用事而非德性用事由於不學故也

論道經邦歸之燮理陰陽戒慎致中和而位育不外是矣

燮理卽氣卽道也寅亮卽事卽道也

六卿卽九官之制以官則合稷與契合夔與龍伯夷合垂與共工以人則皐陶合司寇與司馬而六卿本於九官明矣

君陳

書經

卷二

三

人須以天地之心爲心天地之心時時呈露於前天下自無難處之事益贊禹征有苗未嘗論處苗之法只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成王命君陳尹東郊但戒其勿忿疾於頑只引周公之言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格父母通神明古聖賢發明聖人天地之心極其精微要之合於天地者中心之祭也治苗之道尹東土之政常精此心而已

成王命君陳往東郊曰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頑民之去大道尚遠聖人欲化民之心無窮蓋聖人只

有一念止至善不曰姑爲是小康而後喻之以大猷也

知洪範之謀及乃心則知君陳之自爾師虞虞者衆也自爾者獨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保職之善勸也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師職之善勉也善勸勉是無忿疾有容忍之實敬典在德是感動變化之本始因孝友而命尹東郊以敬發其端終又申以敬之一語終始只有此心法爾

書經

卷二

三

顧命

成王之終也顧命不爽曾子之卒也戰兢不息其志一也人君崩逝遺詔多矣未能如成王之正終者故記之

典謨聖人之始顧命賢者之終

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無非幾則動皆天機矣出乎彼必入乎此

康王之誥

義嗣德史氏記答拜之由安國曰答其拜受其幣頴

達曰不以在喪爲嫌也蓋重嗣德故答拜受幣不然豈有在喪而行受壤奠之禮乎史氏謹於禮故先言義嗣德

畢命

後世爲治亦知旌別淑慝彰善癉惡爲要但不出於愛養之心唯成其赫赫之政故有斬絕而無融洽康王之命畢公本欲甄別殷民之品類然總歸之保釐此周家所以以仁存心深培國脉者也

雖收放心閑之惟難放心之收喚醒卽是閑是收之

書經

卷二

畢命

有言繼續此喚醒之心使常醒醒則非教化之深入不能耳

君牙

爾和寒無時而不怨則無時而不難亦當無時而不思且圖之

可從之教事在五典道歸中正舍典則而論中正非也舍中正而論典則亦非也

問命

王欲興文武之治命伯冏爲太僕命君牙爲司

徒孔子特述此二篇以見周公之禮猶有存者左右僕御傳言於宰夫謹太僕之選可以見其崇太宰之職周禮天官者百官之總也地官者萬民之表也四時之職皆其所倡故合以天地別於四時明其要也穆王之知謹左右而又知重司徒其要得之矣故載之

問穆王伯冏之命可謂正矣造父挾其技術幾於流連何也曰左右僕御無非正人穆王見得如此惟其心體與文王灼知三俊三宅不同故造父之用必有

書經

卷二

畢命

自欺之實忌返之甚而不知但問命之言未嘗不善也故存之於書

呂刑

惟齊非齊非中不能齊有倫有要非正不能守易之訟歸於中正者卽此道也

皋陶曰天討呂刑曰自作元命

文侯之命

盛世之命多憂虞衰世之命反安豫憂虞本其真性安豫乃其粉飾

費誓

春秋魯爲周公之後雍容揖遜開暇整敎由伯禽能繼周公之風後雖極衰猶曰一變至道仁義之失而至於弱猶與強暴而自促其亡者不同故詩書多嘉與之抑孔子所以夢寐周公而記其餘澤也伯禽於淮夷徐戎並興戎備有次蓋亦有爲之君周公預識魯弱者伯禽天資柔順變化未盡故貽謀之始於善治之中預知其將來之獎要之伯禽終爲君子人也

秦誓

書經創記

卷三

星

秦在春秋之世雖處西戎然悔過之誓載於書甲兵之強陳之於詩使伐之事備責於春秋所以爲中國備之者至矣聖人據事理燭微如此

書經創記終

說經創記

原板

德清蔡汝楠子木父著

孫男武重梓

詩經總記

詩三百思無邪一言蔽之授政則達典觀羣怨事父事君此孔子之序詩可謂無餘蘊矣學詩者但會聖人之微言以求詩人之本意自然得之不然而播亂於諸家之說何其苦於拘牽例而薄於信聖人也詩分四始國風多燕饗之事二雅多朝堂之政三頌多宗廟之典聖人處閭閻之心無間乎臨朝堂之心詩經創記 卷三 臨朝堂之心無間乎承宗廟之心此之謂緝熙此之謂純變雅之怨只有孟子知得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君臣之義亦可類推漠然置之不思是頑痺人矣

問詩註所列淫奔衰變之詩今考之春秋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于蕃亦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蓍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箴兮叔向又

皆善之後儒雖有斷章取義之說然未有以淫爲正如此之謬者何也曰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正欲其悉陳美惡以備風刺故淫雅不一皆屬於樂官然一正之於樂官再正之於夫子刪詩之後則淫刺之詩音節自有不同篇章亦自有數又混然述之初不曲爲分析由風謠之音本多出於國人之賢當時巡其疆土考其政事察其民情又叅之歌謠然後國之是非得失了然可見但其詩非必如後人賦詩著其撰述之名又題其所賦之事一一著之

詩經制記

卷三

二

於篇曰某爲某作也而相沿之久則但存其音不着其事者或多矣故鴟鴞之詩序出金縢高克翱翔碩人清人北山之篇皆見之左氏夫小序者漢儒所著特出於諸經之後參互考訂凡傳記所載無不悉收之於序由此觀之出於傳記者可得而考傳記無聞者不過毛公輩習其傳聞及斷以己意取之而已惟詩篇之存不藉竹帛而漢儒論經去古未遠故多可取者存太史公以詩三百篇皆可施於禮義又言孔子皆絃歌以合於韶武引刺惡之詞必同於雅頌之

列固非詩人之指若原出自意見註疏者又以意見改之必謂某篇斷爲淫奔之詩非賢者之所宜用此皆不免膠於論詩而非所以尚論古樂也太師本以無序之詩而兼考其正變孔子本以混然之章句而微見其風刺賢人君子本以音節之可通用而通施之於燕饗何苦鑒爲一定之論而病通方之指哉如泥鄭伯以下諸詩不可通用則儀禮所載鄉飲之關雎射禮之蘋蘩天子享元侯之肆夏兩君相見之大明與綿皆爲無謂之甚矣國風雅頌兼用之準則於

詩經制記

卷三

甲

此可見兼用之外又有通用之詩因此可推及風雨諸篇在春秋之世本不知何如其爲訓也復何疑之有今人大率知詩義之不同而不知詩序之本出於後人知美刺之竝列而不知刪後之有節知後儒之分析而不知章句之渾淪知存淫之爲刺而不知刺淫之詩本作於君子知就詩論詩而不知用於君子者今樂又有通於古樂之情故訟詩之家特多於諸經莫若且勿辨諸家之訟先會詩之本文曲暢乎諸詩含蓄之意善取乎忘言會意之用則詩人之精當

自得之亦不能一一辨證之也

詩備王朝之禮其爲吉禮十一大享之禮其詩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
右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郊禘
禮其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社禮其詩曰迺立冢
土戎醜攸行又曰以我齋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又
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祀山川禮其詩曰懷柔百神
及河喬嶽祠禮其詩曰禴祀蒸嘗于公先王嘗禮其
詩曰玄王桓撥相土烈烈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
詩經制記 卷三

絳禮其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時薦禮其詩
曰有醴有醕鰒鰔鰾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祭先農
禮其詩曰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類禮其詩曰桓桓武王保有厥
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開冰禮
其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其爲凶
禮一弔失國禮其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其爲軍
禮二狩田禮其詩曰田車既好駕言行狩祭馬祖禮
其詩曰吉日惟戊既伯既禱其爲賓禮二覲禮其詩

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錫命禮其詩曰韓
侯受命王親命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又曰彤弓召
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又曰君子來朝何
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其
爲嘉禮三合族禮其詩曰饋爾邊豆飲酒之飫兄弟
既具和樂且孺又曰醴酒有英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親迎禮其詩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又曰韓侯娶妻
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賓射禮其
詩曰賓之初筵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燕享禮其詩曰

詩經制記

卷三

三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又曰厭厭夜飲在宗載
考大抵三禮之書漢儒雖有附會必證成於諸經而
諸經之中析禮莫若春秋以其多出禮之罪考禮莫
若三百篇以其多用禮之樂以上皆先王經禮之大
德性中制作周旋如此而其餘亦可推矣

夫子刪詩正樂全篇刪者如豳首巧笑之類是也刪
其句之不雅馴者如月離于箕風沙揚矣之類是也
止其世次順其行事如關雎爲閨門葛覃閨門之勤
卷耳自近及遠樛木螽斯化行於近桃夭兔置化行

於遠耒莒桃天之意也汝墳漢廣兎且之意也麟趾又總爲關雎自然之應是也

詩分四始然皆合之於終故國風而至王道成斯合之於雅者也雅詩而至質於神明斯合之於頌者也孟子所謂詩亡亡者是二雅若國風則至今未嘗亡也故大雅不作太白且知憂之而況不爲詞藝者乎大雅本之一心形示四方如文王生而昭事上帝沒而在帝左右此是雅聲之元

詩經制記

卷三

六

問風雅難易曰風旁觀得失而其機本明雅直指心事而其詞難指故風多元聲雅則自非成周盛音不免有作之之迹

詩人或以片言寓意或以微意托詞不必深求而昭然可見故詩者春秋之宗也春秋者詩之繼也

書固是史詩亦是史誦讀之皆可因治亂興衰之迹以知其本

子貢論貧富悟切磋琢磨子夏論文質悟禮後孔門卽許之言詩蓋工於解詩者亦多泥於詩若善言詩便有引伸觸類之妙故說經之法孔門以悟道爲主

東廣徵補亡諸詩先儒以爲有音無詞非無詞也有詞而亡之爾故知詩有音存而詞亡者有詞存而意義亡者皆可見矣詞亡而補綴意亡而率合便失詩樂之○明道先生門人記伯醇常談詩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地念過便教人省悟明道先生蓋徵人於韻詠得之不教於訓詁求之可謂善談詩者也

國風周南

詩經制記

卷三

七

二南乃列國之風周公召公邑於周雖皆文王故地周公治內政召公長諸侯君道屬於文王而屬召公之故二南之風列周召而歌文王召南有爲召公作者正以長諸侯故也周南則無周公治內之詩文王之德不可及矣而風動有自周公駿惠之學卽文王敬止之心故言文王而周公可知也后妃聖淑之行卽文王雖離之德故言后妃而文王可知也

周南之詩宮中妾幸兎且野人無不好善其心之感通可知謹獨之行風于家國而大學之道驗於周南夫子正樂歎美關雎之亂以此

坤道貞靜則至順可以配至健故終之以好速精明可以奉神靈故繼之以荇菜

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以爲篇義既成擬其大要以爲亂辭樂記亦言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所謂武者卽孟子玉振乃玉終闋然也關雎首章其音節翕如漸入末章則友樂之情洽而閨闈之化成矣大抵樂之大成總在卒章故曰關雎之亂六朝猶諸聲音其叙樂亦詩經制記

卷三

八

九

急急於後之切響蓋傳之古人者遠矣惟古人凝性情之正而情文融浹後人徒按其音節而遺其性情非夫子歎美關雎之意爾凡詩皆然觀於關雎可以類推
卷耳后妃之仁也當君子友樂之時因采采而念周行之苦使君子推此心則一念可以興邦者此也以男女論之女子之化難觀桃夭首章可以知其君子以文武論之武夫之化難觀兔置可以知士大夫以遠近論之江漢之化難觀江漢可以知岐周之境

公侯干城其君用之而不棄公侯好仇其君好之而忘勢公侯腹心其君信之而忘形

汝墳曰王室如燬父母孔邇張氏曰文王之盛德爲方伯與商室係民心維宗社至矣此最得當時歌之意鵲巢之詩小序曰德如鳴鳩非也張氏曰專靜均一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要之鵲巢鳩居於義無取夫人堪享之必其有專靜均一之德意當在言外矣故朱子言猶周南之有關雎

詩經制記

卷三

九

其簡有其誠故有其容
既采之又盛之既湘之又奠之采芣始終有體采蘋卽事不倦

蘋蘩羔羊可以觀王者之化其事爲日用其詠歌之聲淡而不厭

風之江沱雅之賓筵皆取於悔由變之趨於正也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

穠矣之詩先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後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唯君國有家齊之化故于歸有齊家之應

甘棠美召伯孔穎達曰二南文王之風不得言美文王茅苴言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召伯臣子故可言美愚以美召伯疏謂伯臣子可斥言之是矣至於召伯之化獨非文王之化乎雖不斥言而其源流自可想見矣

麟趾騶虞非如後世多其神靈祥瑞之物二者乃仁物也聖人至仁流行物感之自然爾

邶鄘衛

衛風三十餘篇瀕河土薄俗尚日趨且切近商洛人

詩經制記

卷三

情易於習染故太師多采其音列之樂府欲王者正風教必自此始之意鄭檜並列其微意亦然

邶風莊姜賢矣莊公不道則內行乖隔而風化墜矣故觀關雎者愈可以見文王

邶風以栢舟爲首其詩首言不得于夫如有隱憂次言不能自明逢彼之怒而三章匪石之辭則不改其常四章又言旣不得於夫不免見怒於羣小而卒章不能奮飛則適止於義處變不改其常靜思適止於義性情之正也繼之以綠衣之我思古人燕燕之終

溫且惠日月之逝不古處怨而不怒古道自處皆有衛先公之風季札所謂憂而不困故其聲雖變自足以翼國風之正

泣涕如雨觸物而感也竚立以泣則感愈深實勞我心則感愈切詩人咏歎自有其序皆此類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言踴躍者喜兵於上之詞也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言歎行者怨兵於下之詞也至於及死生契闊亦可悲矣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君子未必能然而婦人冀望

詩經制記

卷三

之意不離乎正故采而絃歌之

簡兮四章伶官之賢何高爵厚祿之慕總是懷西方人欲奏其樂於文武成康之庭也蓋因樂之職知樂之德故託之如此

匏有苦葉小序以爲刺宣公朱子汎釋之至言迨冰未泮示歸妹之期人涉卬否表有待之志亦可謂不悖於正矣愚故以凡采詩雖盡列國之變而必有合於中聲之正不然宣淫之詞悉列於樂抑何汎濫之甚也

北風其涼飄風自南皆不和之風谷風獨和故以喻夫婦首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夫雖不義而婦則貞矣

頊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先罪已而後罪人顛沛之中可謂不失其叙

三代教化得其本原故不分精粗唯知是學至春秋季世此教不衰衛文公之詩曰秉心塞淵騁壯三千魯僖公之頌曰思無邪思馬斯徂歌賦最盛於漢兩漢號爲醇備雖求其精者何嘗有此

詩經初記

卷三

三

北門憂心殷殷死事者也北風攜手同行避地者也曰王事適我而終喪且貧又曰既亟只且其氣象迫矣惟其死事避地亦莫不有義存焉斯可以見其賢靜女之詩小序曰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也俟我城隅橫渠曰後宮西北乃城隅言幽靜也彤管爲女史之法歸美爲彤管之答非獨以色而已蓋古人之相與也如此

淇澳初筵抑抑衛武三詩其致一也武公之學修身以立禮爲本立禮以威儀爲質不重不威不覺失言

匪言匪由多在飲酒用切磋琢磨之功爲動容出言之本曰敬慎曰不愧屋漏學有本源功無間斷自知自艾其言真足以續風雅而諷後世又其時在春秋行年九十以上能自拔於氣質之中可以想見其君子之志楚語侯包俱論其事後人或疑其移風易俗之化不見之於書意者其悔過之晚乎然只一能悔何論蚤暮人不思老惟患無武公之志此武公所以

也

詩經初記

卷三

三

機多微詞蓋本之詩矣

泉水之詩衛女思歸寧而不得載馳之詩許穆夫人欲唁衛而不可最初一念之正也至於謀及諸姬驅馬悠悠亦情之不容已處卒止乎禮義而從其初心此所謂思無邪

考槃弗忘衡門樂饑使考槃而忘衡門而不樂是不可卷而懷之者也

偕壽之死情則可哀而不至於姦及不受大杖之義皆泯乎勿聞也然不瑕有害詩人之至情也故錄之

光彼兩髦朱子曰不忍斥言夫也以死爲一以嫁爲有它以死爲正以嫁爲愚是非之辯何其哲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責之欲其不忝象服二章問之欲其不媿天帝三章惜之欲其不污令色

增茨桑中鶉奔諸詩可謂淫矣增茨之不可道桑中之期送鶉奔之無良皆寓深刺於片言之中呂氏言雖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此其所以列於樂也

蝦蟇淫也國人之不齒正也

相鼠刺無禮然衛文之志向於禮矣

詩經集傳

下卷三

界之予之報禮也報禮有輕重告之進言也進言有

淺深

桑葉凝脂與玉璵象揅其言一也莊姜以之而見惜

宣姜以之而見刺

氓詩小序言美反正刺淫泆非也謀而淫悔而棄無

非刺也

宋母思歸切矣發之短章至情所在不能爲詞然愈

哀矣

伯兮之詩膏沐飛蓬其雨日出諼草樹背情則專一

而視草蟲阜螽潛然之詞則有間矣所以爲衛風

王

或曰孔子編國風而列王非也季札來聘已爲之歌王矣則王之爲風由無雅也自平王來久矣

王風十一篇自黍離以下于役陽陽行役勞矣揚之水戍守勤矣中各有荏寡婦歎矣有兔爰爰世難多矣歸歸葛藟宗族離矣彼采芣芣今憂離勝矣大車檻檻淫奔盛矣丘中有麻賢人遁矣有兔而下休養無道也葛藟而下教化不明也此東周所以終於衰也

詩經集傳

下卷三

采芣之詩日月日秋日歲歲以漸而勝也故始猶可

弭終則曠然隔絕思義遂不可續

有兔爰爰孟氏曰比諸侯之恣睢自如周人反受其

禍我生之初尚無爲求如未還時且不可得況於文

武成康之盛

丘中有麻小序曰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及

風雨思君子子矜傷學校朱子以爲淫詩要之皆懸

斷也不若姑存其舊

後篇有女同車而終之以德音不怠則其女也豈失

道者哉故七子賦詩用之小序以為刺忽張氏曰忽之辭齊昏未為失也詩人閑忽之弱追念其資於大國不若呂氏以為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弱固可強無待外助惟其為善有名無情是以惜之

鄭

問鄭聲淫矣而緇衣羔裘鷄鳴東門之詩何正聲之多乎曰鄭風淫而刺淫之詩本賢人所作於其中又舉賢人之不變於俗者可以為移風之準

夫子既曰放鄭聲又錄鄭聲鄭聲必有極其宜著者詩經制記 卷三 十六

而今黜之矣

將仲子叔于田小序謂以為皆莊公叔段之事父母諸兄曰畏之畏之有所迫也似或得之

扶蘇刺不明也韓今刺不倡也狡童刺不謀也褻裳刺不思也自有女以下至此皆當從本文而詠且思之

禮記好賢如緇衣孔叢子曰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歎其宜好之也敝予改為好之至矣適其館好之也授之粢好之至矣謂之至好以其情繼續而不盡

也

緇衣卿士之賢也羔裘大夫之賢也鷄鳴東門士庶之賢也

齊

齊風十一篇季札所贊風風乎美哉即此詩也小序皆以為刺非也故朱子別釋鷄鳴以見其勤後世之急功亦由此矣別釋還與盧令令以見其好後世之喜誇亦由此矣

俟我譏不親迎或曰女子亦不知當行只是自其俟詩經制記 卷三 十七

我而言非也君子之刺時託女人之俟我曰俟曰克耳曰尚之亦可以觀其舒緩之聲

東方明矣朝之節也東方未明無節之朝也小序曰壺氏之失蓋不獨壺氏也自公召之其汲汲於有所圖可知矣

觀無田之詩則圖霸實始於襄公襄公謀大而無序故桓公繼之加周詳焉而齊遂霸蓋齊風日大之漸也而素定之源亦可見矣

南山諸篇齊襄之淫顯暴污穢莫此有甚焉不待言

矣觀敝笥載驅之罪魯桓倚嗟之罪魯莊齊之不德由魯道之失此最是知風之自魯雖無風於齊見之

魏

儉德之共魏風之葛屨汾沮洳可謂儉矣而無救於亡人有主而儉則近於有德無主而儉則入於急迫矣大國急迫猶有弊端小國急迫不亡何待此節之爲美而苦節亦不可貞之道也

好人提提說者曰左辟象掃若無可刺刺其褊心愚以雖縫裳要褊裕以行之亦非可刺者總是刺褊心詩經制記 卷三 十八

之發氣象促迫爾

陟岵三詩父母兄弟念之切矣而曰無寐無已君國之事不可以不勤也可謂曲盡矣此魏風之最可咏者

十畝之間昧者多而後智者之詩作坎坎伐檀貪者多而後廉者之詩作

唐

唐風勤恪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有陶唐氏之風故本其舊而系之唐蟋蟀之篇小序卽以爲刺晉僖公則

唐風俱不足以見其美矣朱子斷以爲聖賢遺風之遠則合於季札之所稱且見其取意之厚而扶杜一傷兄弟之孤一見好賢之美皆較小序深遠矣

揚之水還是晉之君子不服曲沃之詩其曰云何不樂諷夫樂小惠者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不敢以告卽所以告昭公也

唐風所謂憂深思遠非特以良士懼懼見之開其拘以宗節其以爲無荒而情常適而欲無滯故謂之深且遠也此詩比物之中有實錄之義

詩經制記

卷三

十九

山有樛寗其死矣三詩儉之激而欲流者也東京之俗激而爲晉則齊生死之說興而飲酒爲誕矣

扶杜悲無兄弟也棠棣樂有兄弟也無衣小序云美武公篡弑之後何美之有幸諸侯之猶畏王命而傷王命之終於不懼

綢繆困束薪而見三星因三星而感今夕其思悠然矣

秦

秦風之強以其有日新之幾也車鄰車馬之始也駟

賦田獵之始也小戎征伐之始也兼葭國人思賢之始也終南顯服之始也無衣必勝之始也其幾乃將來者進故季札曰此之謂夏聲夏則大大之至其繼周之舊乎幾之動於秦者天也終繼周而道則衰秦事之始終本末皆不足凝天命故也

駟騏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子狩車馬調使令備矣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獻禮明射藝精矣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轡車鸞鑣載餘歌驕人則遊物則休矣秦方進之勢即田獵而其風

詩經制記

入卷三

辛

之強如此既見君子並坐鼓瑟蓋尊君卑臣秦初尚未然也至商鞅而後變之

小戎出兵則其名正以叙事則其氣盛思君子則其情婉而有則

晨風權輿呂氏曰秦之寡恩於此見之蓋秦國固於強悍之氣若非培植變化自不足於仁厚悠遠矣秦人之稱其君曰其君也哉而生其於心周書則曰孺子王矣而生其懼心敬肆之所以關乎盛衰也秦人初心未嘗不善惟為無培植引導卒使私乘之

充兼葭之思賢可以承權輿之敬矣充渭陽之送舅氏可以無令狐之役矣

陳

陳風始於宛丘之湯終於株林之淫猶二南始終之意

陳風十篇皆衰變之聲然託諷者意微言婉宛丘無望株林夏南一可優柔之至出辭氣而達鄙倍亦可以觀其君子之意焉

衡門小序以為誘僖公小國可以為大國不可待朱

詩經制記

入卷三

辛

子改之為隱者之詩是也三詩總是樂其見在無所希待衡門泌水可樂食與娶可安於常則無地非樂矣

東門之池小序曰疾淫昏其詞曰淑傷君子之配不也○墓門刺陳陀理當自有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不防其漸也陳氏曰耆舊賢者倘見始末而追咎先君

檜

檜人賦羔裘即曹人賦蜉蝣之意

臨有甚楚疾愁也是已人有欲而物無情

檜在中原高辛之墟猶曰庶見素冠少連大連東夷之子却善喪刪詩與述禮之意同

檜風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思王之心篤矣曹風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不得已而思其次呂氏曰下泉在東遷之後

曹

曹介魯宋之間而以禮相効及其衰也區區小國徒得其衣裳之飾朱芾之華而已非淑人君子之儀又詩經制記 下卷三

幸

何以爲國乎下泉苞稂之勞惟有寤歎以念周京而已其四篇大意似或如此而曹之君子知所謂其一今亦可謂知禮矣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儀本不一如結之心儀度周旋不假奏泊則如一也

幽

風終於周公周公之盛也雅終於召旻召公之衰也聖人之德感應神妙列二南於正風之始列幽風於變風之終爲塞爲通不失其常故中和會而達道盡

幽風用夏月明農制也若存周之紀則一之日是矣幽風周公東征告君之詩意重恤民蓋民生所急唯在衣食衣食是道化之原故足衣之後繼以公子裳裘獻新於公足食之後繼以鑿冰獻非萬壽無疆外侮不足畏唯培國本

五月斯蠶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五月一陰始生十月陰氣之極以漸而降故易曰浸而長也

東山四詩慰勞歸士天時人理物情無不曲盡周公詩經制記 下卷三

幸

民物一體之仁發之於躬親往來之日又與君門遺勞者不同故不覺其詞之懇至當時人士烏能不膠固而允懷也又見周公輔相二后忠厚培植豈止於此

周禮籥章逆暑迎寒歌幽詩祈年歌幽雅磬祭歌幽頌鄭玄云以同歸以上爲風眉壽以上爲雅萬壽以上爲頌與可風可雅可頌之說及楚茨爲雅之說皆非矣介甫謂幽雅頌亡之近是要之周禮所云非一篇三用蓋全用之而於節奏處異合和之器爾

狼跋狼之顧戀不能捨者形之累也周公直是常遜碩膚愈危疑愈安重可知處變忙亂者多少滯累在也

小雅鹿鳴之什

問鹿鳴本君臣燕饗之樂成周饗禮最初篇什也後人推而用之於凡燕饗之際者何也曰自肄學者始也其取與鹿鳴爲天機之動其調爲黃鍾清宮之樂其事爲君臣交泰之始故太學之士取而肄之記曰宵雅肄三是也成均以此篇教太學之士以此篇學詩經制記 入卷三 主事

宜其元聲發其天機日趨於剛行而不自知所以答承筐昭德音之本蓋在於此

鹿鳴之什國家無事必求賢求賢當與賓客之心爲一有事必行師行師當與軍士之心爲一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伐木其待賓客無怠弛之心采薇出車杜其遣軍旅非急迫之役故天保鹿鳴諸詩之報也必有采薇之報也而今亡矣魚麗取物聚之意似不相蒙故朱子正之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眺君子是則是效賓與

以前猶在草野而足以感勵風俗此所以爲嘉賓也舜居深山無以異野人而讓耕讓畔之風播於一時雖在側微而四岳知其可以受堯之命感應之實自不可掩爾

問皇華之詩曰每懷靡及是忠信而盡心自以爲及是驕泰而不盡心盡心則周於咨訪自不容已不盡心則自用聰明多至敗事

兄弟曰和樂且耽朋友曰終和且平五常之中無往非天機之樂人無此樂是私意間隔不盡分處不洽詩經制記 入卷三 主事

決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卽日用飲食之常徧爲爾德須知何者爲德不出本分

豈敢定居由君子有不測之畧豈不日戒由君子有不懈之心采薇雖詠戍役之情而將道亦因可見同一出師全盛之世采薇出車天子慰勞以爲常禮中衰之後六月采芑詩人相許以爲盛事

白華之什

白華燕饗之樂魚麗嘉魚南山在朝之賢人也夢蕭

湛露在外之諸侯也

嘉魚魚雖燕饗可以通用詩之所由起則如毛公所
謂樂得賢人者當從之嘉魚單單汕汕無遺賢矣穆
木瓠鼎翩翩者雖賢者亦不自遺矣曰樂勺衍則不
惟樂而已樂之深也曰綏曰思則不惟安而已心之
無已也

南山之詩願君子之經綸又願君子之壽考願君子
之壽考又願君子之垂久所以經綸所以壽考所以
垂久則勸望之意在乎其中

詩經制記

入卷三

三

蓼蕭湛露桑扈鴛鴦君臣互稱君子有明良喜起之
意

爲龍爲光用之有變化其德不爽存之無改移

天子以功燕諸侯而詠彤弓以私燕諸侯而詠湛露
以朝燕諸侯而詠蓼蕭其詞曰中心貺之曰令德令
儀曰爲龍爲光其德不爽皆於愛厚之中寓勸導之
意

彤弓之什

彤弓之什承蓼蕭湛露而崇其功伐爲彤弓承南山

諸詩而本其樂育爲菁莪菁莪以下宜有厲王之詩
或當時不傳而亦見之大雅之板蕩宋儒必以十月
雨無正小豳小宛諸詩屬厲王非矣六月采芑車攻
吉日鴻鴈俱宣王之興也庭燎以後宣王之不克有
終也

問菁莪之詩曰小序以爲樂育是也菁莪者生生之
意也中阿者生生之地也人以喜樂威儀而見君子
君子以至道而育人材生意之動如菁莪也故載沉
載浮而莫之適從今我心則休而知其所止一念生

詩經制記

入卷三

三

處卽是衆理止處此心惡得而不休也小序但言是
樂育鄭氏以百朋爲官爵以載沉載浮爲文武竝用
則鑒矣

北伐先整軍旅次逐寇兵使之出於境外吉甫所以
爲萬邦之憲南征先示威望次執訊醜荆蠻自然畏
服方叔所以爲元老之猷

周公營洛非獨化殷中原之地鎬遠洛近洛中乃兵
車輻輳之處天子都鎬以建邦極幸洛以合中原正
聖人貽謀之精也車攻吉日幸洛蒐狩瞻彼洛矣幸

洛講武皆盛時事也故詩人美而詠之至於瞻洛小序云刺幽王刺幽王者蓋盛時如此而幽王不然也庭燎箴規宣王之詩也天子視朝自有常期乃司烜之責何至君自問期也宣王始勤終怠故鶴鳴祈父之詩繼焉而詩人自爲問答寓箴規之意三章自未央而未艾而向晨其微意亦可見也

周宣致治不減成康成康不息而克繼文武宣王稍息而祈父爲虐宣王末年在朝元老雖已畧盡在野之士豈曰無賢故鄭箋以鶴鳴白駒俱刺求賢只是詩經刺紀
卷三
求賢不急便是精神暗減而不知也

祈父之什

祈父之什宣王不克終而承以幽王斯于無羊之詩乃附於宣王以見考室考牧之政方成而政復墮矣然幽王之初國人憂亂惟本其天道人事以究其所臻至於小旻以後則在朝在野莫知措躬矣卿士黷妻階禍至此人君不可不察其端而詩人愁歎由中之詞自令聽者生感故述詩者備載之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註曰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東萊之意賢人方隱公侯逸豫更似可歎

責君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責臣曰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爲此三詩者亦知學問故直究其本宣王之後周室遂衰幽王在上師尹秉政故也師尹若只是世臣昧事國本未應便至斬絕唯其不躬親用姻婭玩愒之中又有播弄之意民之所以憂燬國之所以遂衰也千古輔弼之臣無不以平心致治亦無不以不平心兆亂

我行其野小序曰刺淫昏也曰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詩經刺紀
卷三
求

可以考見婚姻媵嫁古有爵者不再娶之禮黃鳥旣離而後歸則我行刺昏姻近之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燭其幾微如彼行邁則靡所臻要其底止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馭子內史蹶維趣馬馮維師氏黷妻嬖方處言幽王自中朝大臣以至燕朝小臣宮中后妃皆不得其正也古人慎獨之學自宮及府無非正人

日月陰陽之分敦化之大體盈虛薄蝕川流之細數

故當食而食違其數也當食或不食歸其分也以大體勝細數實有此理故聖人層疊敬天至於臨時採射之禮非徒爲虛文而已詩人以此日而食爲刺正唯古人不敢委之氣數故以爲刺而曰不用其行與春秋謹日食之意同

小旻之什

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築室紆謀是用不潰于成正是議論多而成功少原無必爲之志志立自然能斷

詩經創記

卷三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性命之常也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氣質之變也性命有常氣質可變故須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小宛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處衰亂而相勉猶恐失時故君子進修及時只是人道自當如此爲治爲亂總爲危地以發進修之幾戒懼之精溫溫恭人矣而又如集于木惴惴小心矣而又如臨于谷約而言之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蓋隨時惕若非作意倖免

蓼莪曰出入腹我小弁曰不屬于毛不離于裏皆善言一氣之親

亂之初生譜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譖生亂由於涵生信聖賢亦有時而涵但不信已在涵前此明昧之辨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設官分職所司雖異聲氣相宣意原如此

惡惡如巷伯大史公曰罪莫慘於官刑蓋承冠之禍至是極矣豺虎有異其詞甚懸止之以凡百君子敬

詩經創記

卷三

而聽之蓋亦有則也故錄以爲聽讒之戒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鄭玄曰又懼後之被讒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若織造之供也睨彼牽牛不以服箱若推輓之供也東有啓明西有長庚若營作之供也有抹天畢載施之行若田獵之供也維南有箕不可以歛揚若粟米之供也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若權酒之供也

四月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嘉卉有成而人獨見廢感物而歎不如物得其所怨而

有體矣

北山之什

北山以後多王畿卿士平居詠歎之詩故正變相雜而楚茨南山甫田諸詩附焉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皆美以見刺故桑扈承之桑扈駕鵞類弁魚藻采菽總是瞻洛之意隋煬帝所謂致美統○魚藻之義此古人解詩之指也武公賓筵小序以爲刺王此篇多卿士之作且與淇澳抑抑相似何必樂以爲刺王耶

詩經制記

下卷三

卷三

問北山臂力經營不免於怨小明自春徂冬且相他於道氣象之不同何也曰北山之詞近怨亦主孝思小明之詩近平重在許國詩人兩存之可見其深意要之四牡之意衰然後北山之詩作五常之中至仁人君子不免於自傷一體判離天機之發而爲詠歎惡能已也

問鼓鍾之詩本註曰其義未詳何也曰此詩之意本不難曉末章已備樂之聲容蓋鼓鍾欽欽衆聲之紀鼓瑟鼓琴衆聲之和笙磬同音衆聲之間以雅以南

風雅之正以簫不借萬舞之節幽王聲樂與文武之樂竝無少異但無淑人君子之德故審音知樂之士令懷淑人君子而不怠況嘉樂野合可憂之中又有可憂者乎知此詩者可以論元聲矣

南山與梁山皆曰禹甸可以發明禹貢之義

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旅酬之禮也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燕毛之禮也蓋自天子達於卿大夫者

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敬心之無間乃衆善之極致此

詩經制記

下卷三

卷三

心無時而不合乎神明是神明之錫也

南山祭以清酒三酒之設清酒之用從宜也從辟牡凡牲可用惟亦是尚從制也

桑扈之什

不難於百辟爲憲而難於不戢不那不難於旨酒思柔而難於彼交匪傲易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盛時所以勗諸侯駕鵞于飛非刺幽王小序謂交於萬物是矣畢羅圓之也戢其左翼固之而得以晏然也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雖邀樂而實悲矣或非古燕兄弟之詩小序云幽王時九族孤危近之

車牽小序云刺幽王未必專指但末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思配之意蓋近於古所謂魚藻之義爾

武公自戒甚嚴多勗以威儀觀風人稱之曰善戲謔今蓋亦過於和易而能悔者

武公賓筵之詩其爲自戒嚴矣然亦所以戒賓見其成已成物之意徒自矜持而無以成物則非學矣

老馬爲駒以譏取位不勝其位所以責其臣教孫升

木道人以譏所以責其君

微而相怨一方甚而受爵不讓相譏取爵兄弟爲害其初起於形骸間隔各執一心

在鎬不必多詞而見鎬京宴喜之盛

采菽起以何錫予便是懷諸侯之意思其始至樂其既朝懷之厚矣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之什本亂離以後國人所賦黍苗乃思召伯之詩瓠葉毛氏以爲刺蓋物薄可享而自棄於禮亦

衰世之音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清水道所以平原隰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謂則有時而忘藏則無時而忘漸漸之石合何草不黃而觀之則將士皆離心矣是以有犬戎之敗

大雅文王之什

大雅者爲治之綱維治之綱維在心而已文王之什自曰於昭于天文王之所以敬天也而受命自茲生民之什首曰厥初生民成周之所以尊祖也而佑命

詩經制記

卷三

三

不已祖德與天道與心原無間隔能與之無間即能凝命板蕩以後宣王知其綱維故治幽厲自外於祖德天道故亂

雅頌首章儀刑文王正是無聲臭之學對越在天正是秉文王之德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蓋體文王翼翼之心法也德之顯可繼命之時可久總在敬不惟問察之廣而又虞度於心其敬也至矣

惟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大君雖尊亦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此天之道天道便是天命疑之者敬也
伐商之舉先曰焚伐後曰肆伐有應天順人之和非
專恃甲兵而已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興之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同
心莫切於同濟也

文而髦士攸宜武而六師及之壽考則變化有漸勉
勉則變化有本

問焉飛戾天魚躍于淵何以系之豈第君子還不作
人曰文王作人之使自率其性

詩經

卷三

早麓

早麓榛楛草木得麓之氣也單穆公曰早麓之榛楛

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言榛楛植合氣與治取義
師母儀惠宗公立閭化至兄弟治家國當大難

作養成人小子在文王只是一日深宮幽獨之體以
至遠近常變皆舉此心

文王之亦臨亦保亦式亦入總是繼續光明故無畔
援無歆羨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華光明之體常常

如此中庸所謂純亦不已者也

皇矣之詩威愈盛矣而德愈恭常武六章兵非不振

也然而大聲以色矣長夏以華矣故同一出師也而
此可以考其變

帝度其心猶其德音權衡語默皆天也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克順克比皆帝之度帝之猶

問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曰此言王季之德久而無悔
若非帝度帝猶私意參之不免遺恨

王季承太王啓文王曰其德靡悔后稷有相之道曰
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古人所以重寡過也

不大聲以色無著明之迹也不長夏以華無變化之
詩經

卷三

早麓

迹也

詢佻方同兄弟先致附後肆伐文王行師之中愈見
其篤恭之體

文王經始一篇見文王之德無時而不愛民無地而
不與髦俊同遊若後世臺沼之樂必非子來矣鐘鼓

之樂必不及辟靡矣
問永言孝思何以爲成王之孚曰真心之發爲孝思

孝思之永爲成其孚孝思無偽唯其機不永則不能
成王之信爾

問文王遷豐何以不及辟離曰文王遷豐寧成該得教化武王遷鎬辟離並與教化該得安養

生民之什

生民始於尊祖而推以配天廟祀姜嫄及郊配之禮因可以知其自

行葦本愛物以明親親故首行葦親親而後賢賢故明燕射賢賢而後老老故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既醉答行葦昭明卽是景福令終乃明朗之久威儀孝敬永錫爾類卽是令終壽爲胤之本胤爲祚之本

詩經制記

卷三

三

乃錫類之實

公劉王道之始營邠則先稼穡次啓行次相度次居處次賓旅次號令次羣臣次飲食燕勞次君宗告戒於庶民次旣景乃岡以正地勢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通水利次其軍三單立兵制次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定田賦次度其夕陽幽居允荒盡地力營建疆理次第周詳總見公劉胞肫厚民之心創業之時自然有如此經制故每歌冠之以篤昭明有融融者明之蓋也

文武君子相土之時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君子之勞心足以作小人之勞力經營之意見於言外

行潦無本豈第有源餘餽濯盥之用可數父母斯民之德無量

爾彌爾性者反身而誠萬物皆備之學知彌性則中有主而自能求賢知求賢則德有輔而益能彌性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總無可見顯顯卽卽可以觀其正如珪如璋可以觀其純令聞令望可以觀其感情

愆不盡者規於顯卽查泮不盡者規於珪璋二者不盡無以風動流俗規於闕望顯卽珪璋必互言之乃

詩經制記

卷三

三

見其威而不猛溫而果謂之吉人

假樂答鳧鷖公尸承鳧鷖無有後艱之意明永無後艱之道永無後艱始於自天保佑百福子孫子孫又皆宜君宜王正保佑之事也不愆不忘抑抑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正宜君宜王之事也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正率由羣匹之効也不解于位正媚茲之實也有命有中作有述君明臣良致治保治則顯顯令德充滿流衍故永無後艱虞廷慎乃在位申命用

休臣鄰交傲歌咏康哉正與此合

臯陶賡歌之始曰慎乃憲公尸祝願之始曰不愆不忘詩之望小康也先母縱詭隨以謹無良卽易之解難先解去小人去小人方能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惠中綏外柔遠能邇之機無出於此

問价人大師大邦大宗懷德宗子六者君所以安宗子卽大君也懷德又似不可倒於數者之中其義何也曰此詩是凡伯因厲王之不亶羣臣之縱緩厲王固當諫羣臣空同心故作此以諷羣臣也羣臣只有

詩經制記 卷三

四類价人詩義以爲善而鄭玄以爲甲也似若司馬卿士宮伯虎賁之屬率甲兵以衛邦國蓋近衛之臣也大師蓋師傅之臣大邦蓋方岳之臣大宗蓋貴戚之臣此四臣如藩如垣如屏如翰藩垣屏翰皆宗子之城也惟懷德則能寧而可爲宗子之城宗子一壞臣下不得獨存而無獨斯畏矣懷德之功卽下文敬天是也敬天而曰昊天出王游衍當敬之密也無一息不敬天則輯憚庸民遠猷諫君自有不容已者而豈能欣欣泄泄以圖獨存納玩詩意重在相警殆汎

言六事而間懷德宗子於其中也

蕩之什

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善讀之自見性命之正

強禦培克在位在服曰天降惛德汝與是力厲王既用食戾之人嚴弭謗之令則其興之可謂力矣竟侯作侯咒靡屈靡究謗豈可止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人性最靈盡性則盡道也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德行常覺盡心則盡性也

詩經制記 卷三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哲人卽溫恭之人也貌之恭者思必哲思之哲者聽必聰

崧高曰徹申伯土疆韓奕曰實畝實籍固因營國而正稅然厲王之貪榮公之好利稅法或自此而壞故宣王之世改而正之

桑柔十六章總刺食人之傾國食人必以暴成之以競專之故其詞曰具禍以燼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曰朋友已譖不胥以穀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曰大

風有隧貪人敗類曰旣之陰女反予來赫起於一念之貪其極至此

問詩曰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夫名爲直諒而至於善背者何也曰人有直諒之質其初亦非爲僞惟其學術不明善非已有不惠之世不覺移奪向以直諒自負者今以回適導民而反職競用力矣人雖有至美之質倚著不得須知不變塞至死不變何以能此

周禮官制備見於十月板板二詩雲漢亦歸之庶正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厭無不能止庶正

詩經制記 卷三

尼牧之長冢宰百官之長其責宜矣趣馬以下近御之臣尤當先任其責可見宣王之能敬天

有物有則則者當然之則中而已矣得之心謂之懿德好此德謂之民常仲山甫所以爲天篤生者以其有懿德仲山甫之所以備此懿德者以其全此則也故柔而能美者維此則焉觀其平生之學有此令儀令色則小心翼翼不徒文飾古訓是式威儀是力不徒講誦有此德自然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而有此事業正是克全天賦之則無少欠缺無少偏滯而所以

全此則者爲其有此學也凡民雖知好德無此學則無此德天生之則亦乍明乍滅終謂之凡民而已

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非徒保其血氣之軀而已故卽繼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若楊雄所謂明燭無疆則異乎大雅之保身矣

德輔如毛易簡之本體率之如千鈞者物累重也真知其本輕何難舉之有

問旬宜之義毛氏以爲旬宜皆徧也今本註曰旬徧宣布後人又曰旬者事宜者言其義何居曰總是經

詩經制記 卷三

營疆理謂之徧布無非詩人發明召虎効忠之心常武六章備載宣王用兵之節淮北不庭命南仲爲大將命陳伯休父爲司馬卽師之丈人也以初征言不疾不徐王旅嘽嘽矣乃如飛翰如江漢以在道言如山之苞可謂靜矣乃如川之流以在境言縣縣翼翼可謂定矣乃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卽所謂師出以律也惟其道本於正故曰旣敬旣戒惠此南國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之詩古人云一倡三歎而有遺音助祭之士無

間於文王文王之心無間於天道流行則曰無射曰
不已凝聚則曰純福必繼之以政政必本之以典典
必歸之以緝熙建諸天地質之鬼神考之前王天人
幽明前後通一無二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不
已之學文王之所以配天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收者
純之之自我所以承文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篤
者受之之固曾孫所以承我之順以紹文王之德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能清明者日新也常清明者又

詩經制記

卷三

五

新也以此觀典自見爲治之精采故治功有成

問無競維人不顯維德諸侯而曰四方訓之百辟刑
之何也曰德行者風動之本爲君爲臣總是此理未
有德足刑訓而不忠於王室者繼序之所以昌也若
謂諸侯之譽不出境乃是諸侯務名之戒與夫子論
德異矣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此詩人之善頌太王也岐山險
阻之地太王荒文王康開基立德之意洋溢詠歌之
外雖陶唐冀方只非立德凝命卽非平易之地道矣

天地同體而無外曰大心天地同機而無息曰小心
有其體自有其機有其機自有其體存後自能察見
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宥密者總是存存
之心盡天地之體會萬物之感皆在於此只要知其
所以基命

我將之詩以文王配帝曰天其右之既右享之明堂
之樂其詞婉親之也思文之詩以后稷配天曰克配
彼天圓丘之樂其詞簡尊之也

諸侯所懷也而曰震疊仁義之盡也百神所欽也而

詩經制記

卷三

五

曰懷柔和敬相生也故曰允王惟后

問武王執競成康得天之詩曰執競者武王之體天
也成康之不顯者成康之法武王也成康上帝是皇
者體天之疑天命也無競之烈互見上帝之命上帝
之命互見無競之烈

我將不敢必天之享思所以享則惟有儀刑文王而
已天與文王既右享之思所以保則惟有畏天而已
享之道以人而格天保之道言天而盡人

巨工之什

問周公明農臣工噫嘻一指而兩發之何也曰守國家之典故易發不容已之至情難故不徒曰王釐爾成而曰駿發爾私

雖一章註曰武王祭文王小序以爲大禘之詩今觀彼哉皇考及文王惟后之語則小序之言似亦有據蓋廟之始禘歸功於武王推本於文王太姒自始受天命以追享遠祖之意

問有瞽之樂協於神人其於人也何以止言有客戾止曰成周以賓客待二王之後賓客以從周協聽樂

詩經制記

卷三

聖

之心賓客如此而況於朝廷四方之人乎

諸侯初見成王而卽求厥章蓋議禮制度考文皆出於一而武王貽謀可以世爲法則者在此故求章者諸侯之事而武王之烈也孝享者武王之格而諸侯之德也蓋互見之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之什訪落次閔予者閔而能訪也敬之次訪落者訪而能學也小毖次敬之者謹之於小所以輯熙於光明也

成王受羣臣之戒悟聖學之全敬之其學也敬天其學之全也不聰氣質也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學之變化氣質也仔肩天德以爲己任示我顯德行作敬之自也

訪落率考求考於考則判離求考於庭之上下家之陟降則明顯蓋先王之道舉目而存事本至易莫求之○成王之所以思武王卽武王之所以思文王者祖考傳心只此一法故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問武王遵養時晦以待純熙又以文德綏萬邦屢豐

詩經制記

卷三

聖

年與易之躍龍何異何以謂之未盡善曰所謂未盡非謂義理有違乃是圓融有間桓桓矯矯眞聲之不容掩者異於舜爾

魯頌

魯頌首駟數馬之義言其富也有駟富而好禮也泮水禮之本於教也閔官及荆舒治外之兵也此僖公之臣私於愛君不知義之失辭之溢也

問陳少南不取魯頌何如曰不取其意擬詩以祭非功成而告者爾若思無邪之一語孔子亦斷章取之

豈是之謂乎

僖公泮水之頌頌及多士烝烝皇皇獻功不爭因考周公佐武王伐大商其進戒之詩稱述武功唯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推賢讓功之意宛然言外魯人漸漬既久春秋衰弱之時猶知禮讓當時不爭之實雖不可據其寓意亦厚矣

魯泮水之頌詞雖溢美諸侯方爭務於富強如鄭之不毀鄉校已足爲多子衿風雨之篇詩人之情見乎詞者不一魯僖之能修泮宮亦魯多君子之一助也

詩經創記

卷三

東

故魯之君子不覺喜而頌之於此亦可以觀人心

古人勞農訊獄獻鼓飲至皆於學宮示學政之出於一

商頌

問商頌周頌曰商聲質周聲文於赫之湯孫其聲穆穆有嘉之賓客無不夷懌穆穆也有嘉也含蓄無窮執事有恪而歸之自古先民其意亦達周公却善形容要亦天機之自然卒未嘗不同歸也

於虞曰虞賓在位於商曰我有嘉客於周曰我客長

止聖人御世皆考實國之化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敬之豫也履假無言時靡有爭敬之疑也

玄鳥祀高宗唯言祖德祖德不可及矣但能守而不失諸侯之來格如初亦可謂繼體之賢主商人可謂善頌君德矣

陟彼景山倚與涕洟商周所以重基命之地

賁我思成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謝上蔡云祖考之精神只聚於已之精神

詩經創記

卷三

東

曰百祿曰眉壽商頌之質也萬年萬壽之頌始於周聖敬日躋昭假遲遲鄭箋曰遲遲寬暇是也急於已緩於人非也日躋而實寬暇此所以爲聖德

詩經創記終

說經劄記四

原板

德清蔡汝楠子木父著

孫男武重梓

春秋總記

是是非非人之初心孔子未修春秋十二國之行事爲是爲非天下固未嘗不辨也其賢者或混淆於世俗之中而不能察見其初心之發不肖者或昏蔽於物化之際而自蹈其不爲之惡春秋之作正以發明初心而定權衡也故足以立世明王綱

古者易掌於太卜而詩書禮樂則列之學官孔子始

春秋有記

入卷四

十

贊易以明性命道德之原又修春秋以繼詩亡以著盡性修道之實然後易與春秋始明於春秋之世易言天道而實顯之於人事春秋言人事而實證之於天道諸儒善言易者多矣至於春秋則苦於義例而聖人之意或幾乎晦邵子言盡性之書甚爲得之是非本明聖人著之而教人卽以本心之明察盡性之學此春秋之指也

問春秋經爲斷傳爲案曰春秋是魯史之標三傳是解春秋之書傳與史實不同當時如樂書所謂諸侯

之策者經戰國及秦火則皆亡之矣春秋以聖人之筆削在焉獨得不亡三傳亦以士君子所肄次第而出然經史並存固足以考證春秋之事必不然而史亡經存亦不假湊合而大意歸然者也故尹和靖深辨經爲斷傳爲案爲非伊川之言可以見程氏之門春秋之學正矣今之學春秋者不必深信三傳亦不必更求史策存實錄以觀聖人之大意削凡例以關俗學之榛蕪庶幾有合於程門之指而不惑於紛紛之說也

春秋有記

入卷四

二

韓宣子觀魯之春秋非刪後之春秋也其訪求討論亦必異於他史故曰周禮在是夫子後特標而取之如以爲褒貶全改於夫子非也然夫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挈其要領明其大義泛視之爲魯史亦非也

隱公

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隱公之私也隱公之初魯猶強間於齊宋鄭之間相爲依附然宋鄭不兩合而皆以齊爲主齊爲宋則附齊而援宋齊爲鄭則附齊而援鄭既盟宋矣石門與艾之盟與齊鄭成而

淪宋之盟隱公之私甚矣易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蓋隱公之謂矣

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春秋於禮惟謹其變二嫡自仲子而成風敬贏遂以夫人壻祔矣僭樂於別廟而三家遂舞八佾於庭矣唯惠公之寵仲子以夫人隱公之計仲子以夫人始於一念之私者勢必至於考官用樂以貽末流之弊是故始則不可不慎也

隱公六年鄭人來輸平聲伐鄭未久也而遽來輸平鄭伯之謀也鄭既輸平魯可以違宋矣夏五月公會齊侯盟于艾亦鄭謀也鄭求齊而魯間之齊既爲鄭矣魯獨不爲齊乎此鄭莊之所以用智魯始雖依違而終爲鄭用之端也

隱七年秋公伐邾伐邾爲宋也先盟于宿矣而魯以此報宋焉自此塞責可以轉而爲鄭矣抑心乎爲鄭而尚爲宋伐邾所以發鄭莊之切於求魯也

隱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胡氏曰與鄭絕也宋主盟愚觀鄭歸我祊則鄭伯之事齊

當加於魯齊非絕鄭爲鄭平宋衛也姑與之平而徐觀其釁故十年伐宋

隱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小國也與之盟將有事於鄭矣而固其藩籬

隱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自歸祊而後魯隱之利源開矣故復取郕取防得此二邑之後則人之所以窺魯隱者知其微矣此羽父所以遂請殺桓而加之譖也

桓公

桓之元年夫人孫于齊夫人出奔其辭曰孫昔周公處謗詩人以公遜歌之蓋微婉者詩人之妙而聖人乃善用詩美惡不嫌同辭故皆曰孫焉

鄭伯以璧假許田得許鄭志也因而與之桓公賊隱故結鄭而與之也朱子言許田隣鄭有營洛汝潁浸灌之利鄭欲之久先以祊歸取宋二邑得許而讓凡以投隱公之欲也隱受三邑辭許鄭不能強桓急於自援故卒歸之

桓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由前日宋督弑君由後日取郕大內於宋由本文曰以成宋亂不待凡例而義自見者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鄧楚婚姻之國蔡鄭會鄧以結楚也然戎狄之性楚鄧自相戕矣滅蔡侵鄭又安足道乎蔡鄭之爲國謀非矣

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卿言春秋善胥命按蒲之胥命結言而退者不待盟也先此宋鄭不平至宋亂未定求齊矣衛鄭亦從齊故同成宋亂成宋之

春秋傳記

入卷四

事

後齊侯欲因而平之以成好二國先已合矣故不待

盟

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紀小國齊鄭如之欲侵之

爾齊之滅紀其端見矣

城祝丘祝丘近齊魯謀紀難因齊如紀故城之

桓六年蔡人殺陳陀殺五父立厲公事之正者也陳不能自正而蔡人以厲公爲我出而殺陳陀陳之無人可知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十二公惟莊公適且長書子同生

謹詞也

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傳曰焚林而田也劉氏曰火田亦禮也因田而焚咸丘之邑且不時故書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離吾來朝二國實奔而意未絕於國以朝來故曰朝所以奔者楚僞之魯遠可避爾不然相去千五百里豈有越大國而朝魯者乎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爲丁丑再烝故書祭不可瀆也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鄆魯公褫齊則成

春秋傳記

入卷四

本

之且與之昏鄭之爭班魯未爲失齊則伐之且爲之首齊罪不待貶而見衛鄭從齊亦同惡以濟者明年有惡曹之盟齊僖衛宣鄭莊終不通魯

桓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突不稱公子忽繫鄭意在書法中矣鄭伯克段伐王身死國亂自貽其咎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宋求突賂魯爲平之以宋之賂魯而欲鄭之賂宋以已揆人固突拒忽終非順詞故宋卒不從遂與鄭盟而伐宋

桓十有二年秋七月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爲平
宋也魯桓平宋鄭知不可平矣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虛之盟宋未平也故盟武
父將以伐宋十二月伐宋戰于宋罪在魯矣

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
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公先會紀
鄭慮齊繼郎之役也齊以宋鄭故帥三國之師伐我
紀鄭皆魯所與故敗四國之兵魯三國一黨齊黨四
國就其中論之齊之助忽猶有說焉故書敗績幸之

春秋補記 八卷四

七

也未必非禍本也

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雖得逞於齊未可保其後
且鄭益欲于魯爲援故有曹之會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宋怨鄭突之背已
故伐鄭然而相黨之私見矣穀梁氏曰以者不以者
也

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祭仲逐突不書陸渙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忽曰
復歸曰世子微意亦可見矣

公會齊侯于艾許本怨鄭艾之盟齊魯定許以挽鄭
忽然齊實惡魯彭生之禍兆矣

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袤之會
諱助鄭突罪何待貶

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鄭突能結諸侯諸侯
盡力以納之魯初伐宋今伐鄭無非私矣

桓十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平齊
紀也齊雖襲紀魯爲援又王納后故魯托大義以盟
齊不知齊終不可盟信者也

春秋補記 八卷四

八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之盟始交兵矣黃之
盟安在乎魯之不足信人齊之不信人皆見之
桓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濞夫人姜氏遂如
齊濞非所會公非所如書姜氏曰遂可以見夫人主
之矣

莊公

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於王不可違命於齊
不可忘讐於魯喪不可接昏故築館在外魯以爲得
矣不若辭天子之命

齊師遷紀邢鄆部滅紀齊人之志也遷三邑正爲滅紀之本

莊二年夏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此慶父擅兵之始羽父之禍不遠也而公不能鑒終有子般之禍

莊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謀納朔也齊非所會衛非所伐

莊四年夏齊侯鄭伯遇于垂胡氏曰將入紀也公羊以齊襄復九國之讐夫哀公享周紀侯譜之譜非讐也況易世之久乎舍曰貪紀而齊爲之詞爾

春秋補記

入卷四

九

紀侯大去其國六月齊侯莖紀伯姬陸氏曰并紀之國豺狼之行存季莖紀伯姬婦人之仁也則齊之假仁實自襄公始也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六年王人子突抹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伐衛納朔也抹衛抹黔牟也牟順而朔逆王命順而諸侯逆順逆兩見之矣子突抹衛而無功然春秋寓意所以明道也惡能要必勝乎

莊八年春王正月師次干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

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秋師還郕間於齊魯齊魯之所同欲郕之次魯之兵力不足而求助於陳蔡也齊魯伐國皆不以道而魯爲同姓其失也尤甚且次郎俟兵陳蔡不至益兵求齊師老不進郕寧降齊而不與魯亦勢也齊魯之情狀據經居可知矣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不言雍廩言齊人之所共討發明齊人同有之心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納者我強之人者彼受之受之者其立順故也故小白系之齊

春秋補記

入卷四

十

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於長勺齊報乾時而我師敗之戰以納糾而戰敗因來侵而敗皆非國人之所望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干郎公敗宋師於乘丘齊宋之次以魯之敗齊侵宋也次者難之也魯難則爲列國之望魯合則有侵敗之怨故齊桓難之不釋兵而敗宋師非也齊桓之霸心著於此矣

秋九月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荆始猾夏而執人之君以歸中國之君臣有人心者烏得不爲攘

夷之圖也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齊之滅譚卽晉之侵曹伐衛報無禮也不唯報之而且滅之齊晉之霸術同而齊桓之滅譚甚矣

莊十一年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宋報乘丘而魯又敗之然是年秋宋大水魯又弔之則魯亦欲釋兵於宋矣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北杏之會列國始推齊爲霸主也桓

春秋傳記

入卷四

十一

公欲震動諸侯故繼之以滅遂所謂以力假仁者也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之會魯因滅遂亦懼齊而往矣魯雖屢勝齊齊反急於求魯魯望國也首欲得之齊桓所以爲霸主也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魯宋春秋所重宋人一叛諸侯不可得矣故因其背北杏之盟再伐以服之猶慮其未也故于冬有鄆之會而十五年春仍會于鄆

莊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鄭人侵宋鄆宋之

附庸伐鄆宋志也故首宋鄭之侵宋乘虛而侵且修怨也

莊十六年宋人齊人伐鄆報侵宋也伐鄆侵宋皆桓公助兵焉於是宋之服齊固矣故於冬有幽之盟冬十二月同盟于幽公羊氏曰天下無王諸侯始霸志同欲也魯不親往而遣大夫故不曰公會而曰會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兩盟於唐不如一追戎於於濟西自此而後魯無戎患

春秋傳記

入卷四

十二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鄆魯女媵陳結遇而盟以便宣盟也幽之會魯公不往鄭詹之來魯則受之公子結之出爲媵而盟皆非也不足以服齊桓故卒來伐我西鄙莊二十年齊人伐戎伐戎攘夷之始也攘荆難伐戎易然戎近荆遠從中國以警外夷亦施爲之序也莊二十二年七月丙申及高侯盟于防世昏於齊魯之陋也而況有彭生之禍乎莊制於母氏及此始昏亦失時矣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公之求齊也既親納幣復

以受命之禮觀社復遇于般可謂無遺力矣又侈先人之宮以誇於齊何其陋也冬復盟扈明年復刻桷如齊逆女

莊二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徐戎世爲魯患亦介於宋齊人同伐亦齊之所以親魯宋也

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於城濮幽之盟陳鄭服矣衛人不至故謀伐之而明年春衛敗績齊之伐衛始用王命焉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也衛人拒命愈見其罪

春秋傳記

入卷四

十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拔鄭荆與中國爭鄭蓋始於此揀之攘夷之舉也

莊二十九年鄭人侵許鄭許相近鄭使許楚伐之都也終春秋鄭許相侵而楚以是侵鄭

莊三十年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次于成齊人將圍鄆而欲魯爲聲援也鄆微國齊以力降之其罪見矣然一用兵而有聲援接亦見齊用兵之術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伐山戎通北燕也先遇而後伐與魯謀齊桓舉兵非謀於魯則謀於

宋

莊三十二年齊侯宋公遇于梁丘左氏曰爲楚伐鄭之故請會諸侯觀當桓公首霸之時與齊並強者晉魯宋三國而已不與齊魯本結於齊桓公所以下從違者惟宋而已故北杏以後伐宋者求其服會鄭者定其交伐鄭者從其欲盟幽之後復窺之以梁丘之遇則宋服而可以倡諸侯矣此齊桓之志也

閔公

閔公元年齊人救邢救邢狄患也齊方伐戎又處楚春秋傳記

入卷四

十

不暇防狄管仲請之齊遂有救邢之兵

齊仲孫來于般之禍齊桓公以其強立定其亂以其親宐恤其難以省難爲名而曰魯可取乎使魯果可取則省難實以滅魯其謀則秘其言不覺出諸口惡能免童子之羞稱之也

閔二年鄭棄其師文公惡高克而使之將兵夫國譬之一身也顧其肩背而移之支體可乎後人排斥之私多用此術其爲非計甚矣鄭之棄師是自棄也閔二年吉禘于莊公諸侯則非禘也喪則非吉也有

祖廟則不空于莊公也三者皆非

公子慶父出奔莒季子雖歸兵權在慶父故不得行其志以致佚賊公薨之後系以哀姜孫慶父奔則公薨之故亦可知矣

僖公

僖公元年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掠邢胡氏曰掠邢不速大抵齊桓用兵之慎卒之邢遷于夷儀先聲亦足以懾之矣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春秋傳記

入卷四

十一

榿之盟爲鄭謀伐楚也謀而不舉者在楚則成王爲君子文爲相在中國則諸侯雖從江黃未服彼已之形皆不可輕動也然其謀則已定於榿矣故三年有次陘之師

九月公敗邾師於偃此亦季友之謀也夫人曾孫于邾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拏莒人雖失於求賂逐慶父莒之功以詐擒其將乃季友之失

僖二年春正月城楚丘諸侯城之以封衛也衛人得齊而歌木瓜以此齊桓擅專封之失亦以此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以齊桓二十四年服諸侯之力尤必服江黃而伐楚齊桓之爲謀審矣明年又有陽穀之會則反藉之以爲援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侵蔡左氏以爲爲蔡姬非也蔡自莘之敗遂事楚故先伐蔡遂次陘以致屈完之盟

春秋傳記

入卷四

十一

僖公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申生縊於新城書侯殺之侯之始終成乎殺也公羊氏曰甚之也非也申生之死人報魯國者曰晉侯殺之史書之夫子標之本乎人情不改其報因以明父道也

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先儒曰桓公之舉從義不從命也鄭伯之逃從命不從義也易之臨九二曰未順命也臣道以義順命不以命違義此當時所以義齊而賤鄭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此楚滅中國之始惠王之

伯之逃楚可以窺中國矣故敢於滅國

僖六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齊伐鄭以討逃盟楚圍許以攻所救許圍雖解而楚難未已齊桓不聲楚罪鄭伯之獨背同盟亦春秋所可數者矣

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左氏曰謀王室也康侯從之按左氏惠王崩在七年之閏月以爲告難而不告喪洮之會爲謀其難此左氏之失也使七年之

春秋補記

入卷四

十七

閏天王果有大喪則叔帶乘時爲難似亦有之而齊之盟亦當定矣此後不聞帶復有難何爲秘大喪於一年之後八年冬十二月始書天王崩也襄王雖無道豈有無難而不發喪如是之久乎使襄王秘喪齊侯翼之則寧得更無書法乎葵丘之盟何以首誅不孝乎蓋洮之盟尋寧母之盟鄭世子華在焉鄭伯不至齊未已也故爲盟以必求其服且有王人在則挾王命以臨之故繼之曰鄭伯乞盟賤鄭伯也曰丁未天王崩喪必在盟洮之後矣

葵丘之會宰孔既譏桓公之非德公羊子亦言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之叛今不可考矣要之震矜者卽不務德之始○齊盟召陵之後執陳轅濇塗楚之僭王猶夏猶可已也濇塗莫免於供億則怒而執之是所謂簞食豆羹見色也

春秋之世先王之教賢者猶得識其大者如葵丘之會天王賜胙齊業著矣而宰孔以齊侯不務德而勒達略爲譏當時齊侯之略使以德行之何患其爲遠略乎宰孔必有所見方能道此

春秋補記

入卷四

十八

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左氏曰黃恃諸侯之睦於齊蓋黃之滅齊有所挾而不救黃有所恃而不備皆自肆以啓患者也然黃自冬楚伐黃至今年夏始滅延三時而抹不至齊工矣故明年狄又侵衛滅溫侵鄭狄復無忌蓋與楚合

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牡丘之盟謀抹徐也楚之伐徐以齊之取舒然徐最近於齊不得不救抹而次畏且懦矣故諸大

夫往球而卒無功徐爲楚所滅齊桓霸者之事血氣盛則治血氣衰則亂至此宜無能爲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失朔與日與桓十七年不書日者又不同矣至襄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食左氏以爲再失閏司曆之失蓋亦有漸

冬宋人伐曹宋襄圖霸之始也以修怨爲圖而且易世宋襄不足以霸明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有德於晉晉不報其失在晉秦伐之則秦非矣晉不遜以取敗則晉非矣

僖十八年狄救齊狄且思齊諸侯之不服宋可知故用鄆子以後雖有鹿上之盟而諸侯不可求矣僖十九年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象人而用之然且惡之況用人乎宋襄之惡又霸者所不道泓之役乃曰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將誰欺耶故知執滕用鄆者宋襄之質也泓之役假而至於愚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因宋而思齊也宋

襄非唯不能圖霸且驅楚以盟於中國矣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亦天王之善處叔帶也避而居鄭必有勤王者矣

按天王出居于鄭圍溫逆王晉文之舉也然朝王即請隨隨者天子之禮也而敢於請即與齊桓下拜受胙之舉動迥然異矣踐土之非禮河陽之悖道要皆晉文所存如此

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諸家以禮諸侯滅同姓則名然備觀春秋之意亦舉邢而甚衛也方二國均受狄人之患威公澤

之刑叛衛附狄以伐衛邢之罪亦不可掩矣文公衛之賢君也詩人爲之誦方中焉因同姓叛已而滅之不已甚乎其爲文公累深矣故多叙兩國之事而至滅則名衛侯蓋兩著之

春秋城濮之戰晉文公雖有救宋敗楚之功稱舍於墓分曹固衛執宛春退施曳柴其譎甚矣子犯先軫之屬當文公首霸之時汲汲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會無管仲夷狄豺狼之志子犯雖言詩書義之府禮樂

德之則畢竟以德義利之本則其所趨烏得不至於
譎而不正也齊桓公召陵之師當却狄之後又爲服
荆之舉其舉動俱優於晉然而問罪之師姑責苞茅
之小又舉昭王太遠之事曾不及其僭王猾夏是何
異於置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也以專征之職歸
其先人以其餘威伐陳亦已誇矣屈完雖盟而曾無
心服之辭亦不聞能伸先王之法則管仲平時相君
之謀不亦^非○中庸論王政總歸之於豫齊晉詐力
不當論其定霸之日而當原其素定之意知仲尼之

春秋傳記

入卷四

主

徒所以不道桓文則王道之原亦可以豫立矣

召陵之盟齊桓以攘夷爲功故底于召陵踐土之盟
晉文以納王爲功故止於城濮是役也書公朝於王
所知尊君矣至衛侯與元咺訟而執衛侯是何尊君
之道明於朝王而暗於元咺也其閒居所存者至此
又不可掩矣

僖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
人盟于翟泉王人乃子虎晉人爲狐偃宋人爲公孫
固齊人爲國歸父陳人爲轅濤塗蔡人爲小子慾以

王子而下會諸侯之大夫以陪臣而上干盟于王子
濱且僭矣然狐偃不得辭其責焉此狐偃之不及管
仲也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此魯
僭郊之始也按僖公在位三十一年魯國頗稱無患
故先儒以魯頌由之而作聖人存之蓋與其爲賢君
此說非也魯之無患內藉公子季友外藉齊晉敗莒
如齊季友之謀也服楚定王齊晉之力也及任公子
遂而後則魯國之患萌於此矣僖公方且汲汲於文

春秋傳記

入卷四

主

飾以爲安故當時論禮致頌之事獨多及其薨也夏
父弗忌遂至於逆祀夫子所言魯之郊禘非禮也此
實其端要之僖公不過如漢之元帝牽制文義者爾
何以爲賢乎

秦人伐晉其兵爲貪憤之師何足道者但秦勢方興
掘起於西戎山谷之中而尚遠夫變詐傾巧之習悔
過之誓有真機存焉聖人之所必與者也故春秋之
不予秦穆猶其不與楚莊狄之也書取其誓取其機
之僅存於春秋之世也

文公

文公元年楚世子商弑其君賴商臣夷狄禽獸之惡不可勝誅矣張氏洽曰賴在位四十六年更齊桓晉文之時僭王猶夏力爭諸侯齊桓既沒益肆憑陵執宋伐齊毒被中國及晉文敗之城濮聲勢稍沮欲易世子釅及婦人自取篡逆蓋夷狄積惡之應胡氏亦以楚賴僭王憑陵中國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拚哉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誠也愚謂

春秋補記

八卷四

三

臣弑君之惡不特潘崇道之皆灼然可知者也古之論家人者大學謹好惡易著言行履霜堅氷由來漸矣

文二年八月丁卯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左氏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氏曰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氏曰逆祀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胡氏曰說禮者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爲祖而臣子一例僖公父視閔公爲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爲世一矣愚考三傳以僖爲禰閔爲祖然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乃不易之制也故何休之註公羊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孔穎達之疏左氏曰位次之亂如昭穆之亂非謂異昭穆也范甯疏穀梁亦曰臣不可先君猶子不可先父故以昭穆爲喻蓋三傳之議至註疏可謂盡矣胡氏尚未發明之要之必不可躋者君臣猶父子之義至於昭穆亦必不可易兄弟異昭穆則祧法不可行而所謂七世之廟者或并於一時矣何以爲禮乎僖公本當與閔公同廟而臣子之道

春秋補記

八卷四

四

空同而不空躋此三傳之意也

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掠江楚之罪浮于楚成而
圍江之舉正聲罪之會於此不偏舉中國諸侯以布
王略而徒以偏師稱掠難為春秋之人心必有深
望於晉而不剛者故傳之刻國記之史官而夫子得
以筆削之時事人心因之可見非獨為晉紀得失而
已

文五年夏季孫行父如陳陳小國也聘之行父以命
往以娶而歸也秋季孫行父如晉晉大國也聘之行

春秋傳記

入卷四

重

父以命往以私相結而歸也趙鵬飛曰如晉三家爭
交於晉之始也一年之中外交行私者二然則季文
子之三思其何所思乎大義不思而遭喪之禮則諄
諄焉是本末倒置者也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閏之告月即餘月之
告朔也此文公不告朔之始猶朝于廟先儒曰幸其
視政也非也雖不告廟但至於廟猶可復也此存羊
之意也

文七年夏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是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胡氏據左氏

謂令狐之役晉欲立公子雍晉不定君大夫擅立扈

之會靈公始立也今考襄公之卒在六年八月至七

年八月則當期歲矣春秋之世雖無道之邦未有期

年不立君者亦未有背先蔑而復令將下軍以致其

奔者令狐始末殆左氏失之矣靈公之立當在令狐

之先令狐之役當因趙盾修秦晉之怨先蔑之奔當

為自秦而歸無以辭於晉而後奔扈之盟當為靈公

新立大夫專權而與諸侯抗禮諸侯不序大夫不名

春秋傳記

入卷四

重

當為諸侯之所同諱而略其事觀於二事之直書與
師之不正會盟之非禮晉卿擅權中國無霸之始俱
可槩見而趙盾尤不得辭其責

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趙盾盟于衡雍左氏

曰晉來討扈之盟時公後至故討非也是時公子遂

專魯趙盾亦始專晉故盟而結之

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

箕鄭父按左氏先都怨先克沮其不獲上軍故殺克

而晉人殺都後併殺箕鄭父士穀胡氏曰獄有所歸

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而未滅乎皆殺之是政不自人主而大夫專生殺矣愚意所亦知箕穀之罪宜未滅以聽其自新然先克者盾之黨也箕與穀又先都之黨也盾爲先克專殺先都則箕與穀亦宜爲先都逞於盾者乃盾之所必殺也凡大臣之強也以自固之心操疑人之慮專不宥之殺成偏主之威蓋有漸矣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胡氏曰與楚重絕人也按楚人以晉君少而伐鄭則何憚於晉而來聘也趙盾

春秋傳記

入卷四

年

專晉晉君不會諸侯晉無畏矣而列國猶以大國之禮事之則盟可循矣故知椒之聘魯不特魯也交列國以戴晉故先書伐鄭救鄭而卽繼之來聘其意見矣

文十有二年秦伯使術來聘此續歸成風襁之好也秦每伐晉先必聘於中國此來聘之明年有河曲之役矣故知遠交近攻何待戰國之世秦始行之也中國遠者受其交近者當其攻而攘夷之舉不聞豈不可哀哉

文十三年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二月巳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癸酉同盟于新城按此會盟厥貉之次激之也厥貉以前鄭衛從楚矣從楚非其願以脅於楚也背晉亦非其願以趙盾專盟也至此則諸國有切身之患趙盾亦且有與戎之禍矣故不特諸國有求於晉而趙盾亦有求於諸侯魯大夫方附晉故二國以公爲望公至晉而鄭衛會于沓于棐其情可知也明年遂有新城之盟自此終文公之世亦無楚患使斯盟也早在襄公之世則汪黃可以無滅矣不然靈公初立之時尚能尋盟伐麋圍巢安能逞其志乎奈何至不得已而後圖自此晉亦將衰矣何足以安中國也

春秋傳記

入卷四

年

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秦處西南庸爲東南之小國通巴蜀聯秦楚梓伐東南蓋自秦康楚莊始中國不併於楚必併於秦其勢成矣

宣公

宣公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按陳之執
先儒以爲與晉之機夷此逐事論褒貶而不以書法
觀始末也新城之盟鄭伯與焉附楚非鄭志也宋弑
逆之國晉乃貪其賂而成之宋與鄭世相怨仇於是
附楚以侵宋先侵陳者陳當宋之北也晉之採陳亦
欲楚之顧其後也師于棐林蓋陳救解而謀伐鄭也
方是時也楚莊王北結秦西通蜀矣陳宋在東楚莊
夙夜之所窺晉方納賂爲楚驅鄭而歸之以投楚莊
之欲楚師始東爲賂而採宋爲宋而採陳利爲亂始

春秋傳記

入卷四

主

君子方深罪之豈以救陳而與之乎楚之侵國鄭之
附楚皆可罪也晉尤可罪而荀林父與盾亦所不得
辭者此春秋之微意也魯殺子赤亦以濟西賂齊列
國知有賂而不知有君臣之義一時屢見於經說春
秋至此殆當知所重矣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先儒曰穿之惡誰不知
者若盾之弑君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愚以爲趙
盾僞出境而與聞乎弑其意則弑也凡論刑者以謀
爲首春秋經文總大義而標之猶獄案之必有首也

罪首在盾而趙穿之惡卽在所標之事之中盾本未
嘗加穿本未嘗免聖人以此而標者卽董狐之所書
董狐以此而書者卽國人之所共知豈曰人所不知
而春秋獄書之乎

宣四年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先儒大意
以方子宋之與歸生謀歸生執而歸于朝可也何得
曰畜老猶憚殺之且憚憚焉懼其譖而從之至夏乃
弑言不可謂不悖謀不可謂不久兵權在而助人以
弑君不可謂不專歸生有此三者故曰歸生弑君子

春秋傳記

入卷四

主

又以古者伐國不問仁人君子有不可犯之義者安
有自闕弑逆之言乎當子宋爲謀不及他人而唯及
歸生迎其可謀而謀之者也及其與之謀也曰憚殺
之依違商確而從容告之者是以卒成乎弑焉要
之謀及歸生則必無執宋之義矣應以依違商確之
語則必無不避譖之節矣加以兵權在握則必有弑
君之實矣此由微至著相因之始終也不言宋者定
罪之等科以歸生爲首蓋宋固在同逆之科非免之
也

宣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按傳陳與楚平故晉
之夫陳之與楚平亦非陳志也晉嘗採陳矣又嘗
同侵鄭矣鄭復歸晉楚再伐鄭而晉無採鄭之兵則
晉不足恃明矣陳乃鑒鄭以平於楚者也故晉侵鄭
而終不足以服陳論平楚鄭豈無罪也而晉之國政
蓋可知矣

宣十年楚子伐鄭自此結辰陵之盟而陳鄭並從楚
焉按鄭雖不幸處晉楚之間然數年之中五當楚伐
六從楚五歸晉於是鄭之詞命與焉而南北兩屬矣
其後以子產之賢猶有玉帛待二境強者從之之說
則子良所謂與其來者可也又何罪焉夫子於魯論
歎其詞命之足以倖存亦惜其不自立而徒工於詞
命也

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橫函楚方服中國晉乃求
夷狄晉之不競可知矣昔襄公以姜戎敗秦師於殽
成公又以白狄伐秦今景公又結夷狄於橫函不能
攘而又結之晉謀國者之故智也

宣十二年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

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役也左氏多與楚之詞不
足據也胡氏亦曰釋楚不貶而罪林父夫楚之伐陳
非討罪之公也因而縣之者其本心也伐陳而移之
於鄭楚之憑陵無忌可知已晉師雖敗而中國採鄭
之舉猶庶幾有此故曰及者主在晉也其曰敗績者
失師之律貞則不失善否不相掩也

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楚子滅蕭滅蕭楚惡甚矣其
於陳鄭之舉總可知其爲驕與貪也左氏方以拊軍
善楚不亦謬乎

宣公之時多叙楚莊之霸楚莊自伐陸渾之戎問鼎
於周憑陵中國其惡甚矣惟十一年辰陵之盟先儒
以爲與其伐陳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此非
也少西氏之討也入陳而縣之是利之也公孫寧儀
行父與徵舒之罪相因殺徵舒而納二子于陳是必
孔寧儀行父賂而誘之也故始終爲暴而無足取者
楚莊是也

宣十六年冬大有年喜有年也前此多蠹與饑今忽
有年不以魯道之不綱殄其民天之所以生吾民也

所以書于螽蟊之後

宣十七年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傳以爲謀伐齊愚考晉徵會于齊原非伐也齊婦人笑卻克晉侯初不許卻克之請後乃伐之則斷道之盟未爲伐也中國漸貳於晉宋爲齊魯衛曹邾之門戶宋既平楚則齊之會不得不徵斷道之盟不得不結以笑而伐齊晉之陋也齊徵會不至使大夫齊之失也

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此書魯逐歸父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春秋

之驟因以兄東門三桓相爲盛衰歸父當時專命於列國使如晉之謀果遂則東門之強亦猶三桓爾東門去而三桓專益魯大夫盛衰之幾

成公

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爲備齊齊納歸父故也夏五月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公孫歸父曾如晉故也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大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晉魯所事也首會卻克以卻克至齊見笑於齊乘

其所惡也衛魯所與也次會衛孫良夫新築之戰見敗於齊乘其所憤也曹魯所役也則驅之而已皆行父之謀也魯之三桓自此無公室矣

成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蜀之盟魯倡也魯之汲汲於求盟者衛逼魯楚侵衛也又八年楚靈求諸侯於晉矣然則中國之辱魯爲之魯之辱行父爲之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

春秋

成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氏曰討鄭之役晉當是時蜀之會兵力盡於齊則不能爭楚楚既平諸侯屬於楚則不能自安故求其隙以伐鄭而取敗焉晉之謀國者一笑之私忿必報天下之大勢不明以至於此深可愧也

成三年鄭伐許左氏曰許恃楚不事鄭故子良伐許愚考四年冬鄭伯伐許晉以許楚救鄭則鄭之伐許而晉鄭相逼亦楚之過也鄭人顧凌小國以自戕其唇齒如恐不及何其悖哉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左氏曰季氏以鞍之功立武宮公羊以武公之廟伯禽九世孫成公十一世祖也胡氏取公羊之說蓋本於明堂位武世室也之意戴氏則言記禮者出於春秋之後始有武世室之語愚考魯自惠公始請郊僖公始卜郊則向之魯祀祖周公而以伯禽爲太室今立武宮似與時應唯自季氏立禮自大夫出也後昭公有事於武宮蓋緣季氏立武宮之意而有所爾

成七年吳伐鄭昔莊公十四年荆入蔡後遂伐鄭今春秋傳記入蔡則

吳之始伐鄭也遂入州來入蔡之後猶有桓公幽之盟故楚不敢窺鄭者十年今則若罔知之矣聖人以不得已而取桓文也

秋楚公子嬰齊師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鄭背夷從華始於壘牢至此楚再伐鄭諸侯同心救之善矣然楚用偏師中國勞諸侯必有其漸矣一會而能因楚之鄭公鍾儀則諸侯同心果有益也何其不圖之於早也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宣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汶陽之歸魯以鞍之戰也齊之睦於晉以鞍之敗也晉使來言歸田以其睦於晉也一汶陽之田而附人以取又附人以取於人齊魯皆失之而晉之或予或奪亦非所以服諸侯也

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吳之伐鄭晉不能攘吳鄭之平吳晉不能容鄭小國之諸侯將何以存乎

成九年晉人執鄭伯晉欒書伐鄭鄭自蟲牢馬陵以至於蒲數會中國一旦又以楚賂而從夷鄭之二三

其德不足言矣而晉汲汲於爭鄭亦非所以服鄭而攘楚也楚不能攘而爭鄭吳不能伐而伐鄭晉之舉動卑矣

成十年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說者以晉方伐鄭鄭乃圖許若激晉怒如君父何公孫申之謀悖矣然晉景欲屈鄭而鄭不求因伐鄭以歸其若亦果合於申之計第不遣使而亦不求則申之罪爾

成十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齊
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宣公
卒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因討之此桓文以後之盛舉
但先盟而後執不若先執而與列國盟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於鍾離齊桓晉文聖
人本非所取以功取之者謹華夷也故曰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桓文沒而秦穆楚莊始盛至此楚勢
浸衰使中國稍有知者於此亦可以自強矣今繼楚

春秋傳記

八卷四

卷四

莊以憑陵中國者實始於吳鍾離之會鍾離楚邑吳
晏然處之以待中國之至其意真有所恃以要中國
晉大國也不惟不備而首與焉其餘又何責乎春秋
鍾離之書明其端也吳之僭實中國道之中國之不
競晉實首之管仲之所不爲而晉爲之可罪也或曰
自吳晉合而楚終不得逞矣此非也當時晉能強楚
亦自衰且以夷制夷乃後世所以屢用其術而失之
者也

成十六年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

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晉自敗邲以後幸有鄢陵
之勝然晉厲一勝而君臣俱驕會於沙隨不見公執
季孫行父卻至獻捷於周驟稱其伐其志不能持矣
故楚無損其強晉無救於難不然始而倡義終而保
功則繼城濮之役固在此一幾也而晉失之矣

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趙氏以晉厲敗楚怒魯之
後上屈王卿下連諸侯三疾于鄭鄭不能得忿無所
洩內疾卿佐立其朝者僂然如不終日故中行欒氏
之逆成厲公見弑之由是矣中行欒書獨不可書乎

春秋傳記

八卷四

卷四

張洽又言二臣爲貴戚之卿尚可行易位之權不立
遽弑然非里克齊喜之比故不書嗚呼謬矣當時厲
公爲虐晉卿俱不保首領故弑君之謀不特二臣晉
卿皆欲之及其弑也報於列國若國人弑之者然魯
史因之而夫子亦以國書弑系以國與乎弑者衆矣
而欒書中行程滑之徒亦可以考見矣

襄公

襄公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
八邾人杞人次于鄆楚人釋君助臣晉抹宋降彭城

以魚石歸遂伐鄭此倣乎師之貞而行之者也韓厥以一將之師直當其前五國之兵從而援其後此倣乎師之律而行之者也晉悼自外入繼初君初政亦足觀矣

襄二年鄭師伐宋楚使之也六月庚辰鄭伯輪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先儒曰伐喪可譏也按鄭成公依違華夷之間後竟從楚而不變使新君立而雖其武中國無鄭矣乘其初立微而服之可也侵之不可也

春秋傳記

入卷四

襄

冬仲孫蔑會晉荀躒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按虎牢之城有三善焉服鄭一也拒楚二也不戰而成三也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此天下相爲犄角之始晉與楚拒楚與吳拒則鼎立而爲三矣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雞澤之盟鄭已服矣晉以中國猶當相戒連諸侯而盟之則陳亦不得獨外

於晉故其君雖不至遣大夫亦願從中國之意也已未之盟其君不降戊寅之盟其臣不陵盟非盛世事也而襄離之際雞澤之會爲善於他盟者矣

襄五年仲孫蔑孫林父會吳於善道魯衛之大夫並稱有所主也晉之求吳亦太急矣是以有戚之會當是時也吳子使壽櫬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坐而致之可也胡氏曰吳晉之會春秋諱之

襄六年莒人滅鄆胡氏主穀梁立莒人之子爲滅孫明復曰立異姓而遂書滅何以爲訓愚意鄆子之卒在鄆必有可立者莒人因其不順從而滅之蓋以莒力滅之非陰滅之也

春秋傳記

入卷四

襄

襄七年城費季孫宿城其私邑以自殪者也胡氏曰行父忠於公室而宿乃不忠愚考季氏之強實自行父始也其怨歸父也多方事晉至四大夫並出以攻齊公子遂之立宜汲汲於如齊納賂其爲自封殪久矣城費亦行父意也宿繼志者爾豈曰反父之忠乎用小廉以覆隱惡後世人臣之自私者往往効行父以冒國是欲知人者必察乎此而後可以言哲也

襄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晉晉將改命朝聘之數則如齊桓葵丘之盟可也而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則大夫出政之漸晉獨不之思乎以魯事觀之宿魯之強臣襄公微弱之主他國可知而獨命大夫無怪渙樂之會遂蔑視其君而不自知也

冬楚公子帥師伐鄭鄭侵蔡以挑樂見伐而服楚蓋犧牲玉帛惟強是從雖有子產之憂觸莫知適從矣襄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齊侯春秋傳記八卷四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按是時子駟為謀晉楚惟其所事戲之盟未幾而仍服于楚矣鄭無夷夷之辨無足責者晉不制楚而求服鄭殆亦難矣

襄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子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楚之伐宋以晉滅偃陽以歸於宋也晉不揀宋而伐秦是時楚不得逞於中國南求吳北求秦去年秋秦欲伐晉而楚應其兵則秦楚相援可知晉之於吳已有相之會矣今且伐秦亦使曹揀宋之意也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揀鄭傳曰城不繫鄭貴在鄭也戊而繫鄭雖諸侯也愚考三年之滅虎牢是時鄭從楚之志方堅晉為中國諸虎牢欲制鄭而城之也故不繫鄭今年秋伐鄭鄭已從晉冬戊虎牢恐楚復伐鄭已服鄭而為鄭守之也故繫鄭

襄十一年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鄭子駟為政而決於從楚子展代之欲從中國而無由於是有伐宋之師毫城之盟果致十二國之君不明大義以術致師事雖順而計則卑矣

春秋傳記八卷四
楚子鄭伯伐宋鄭已從晉再伐晉楚率之而鄭亦姑從之蓋陽附而陰違之也蓋晉之再伐而魯向背於晉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蕭揀蕭魚之會兵不血刃坐致三駕之勝桓文之所未有由晉悼善用魏絳智武子息兵養民之謀默制強楚而堅於服鄭卒成蕭魚之功夫使諸侯於晉楚爭雄之日無有寧歲鄭也鄭用三公子而從夷晉悼以用二子之謀而服

鄭治亂由人信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楚不競於晉而聊以此發其憤
襄十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報蕭魚之會也可以
見晉之善睦諸侯

襄十三年春王正月會吳人于向左氏曰吳告敗于
晉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晉方欲
備楚則求會于吳申之以魯衛既服鄭則却之在晉
以爲得矣然與其不善其終不若謹之於始

襄十四年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按皐舟之敗經不
書勝負雖不可據然楚康置宋鄭而伐吳蓋懲共王

而爲之謀者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
人邾人于戚按孫林父甯殖逐衛獻公而將立公孫
剽晉人定剽於林父之私邑傳曰悼公之德衰矣然
實苟偃爲之偃之黨林父宜也諸侯之大夫與戚之
盟者減於向則人心之不昧者皆不欲從可知矣晉
悼聽之不聰果衰也哉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抹成至遇季孫

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按圍成則公自抹圍解則二
卿城郭公之反聽於三家可知也季氏城費叔仲謀
之孟孫城成季孫謀之三家之交相爲私可知也

襄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
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是會也晉侯察於小
而遺其大蓋晉悼將爲魯討邾莒平公成之善矣晉
喪未幾而會諸侯徵歌舞是其棄倫之罪之大者一
也遂能執莒邾二國之君善矣乃使大夫盟執之於

大夫之手啓君臣凌替之漸是其棄倫之罪之大者
二也卒之苟偃怒高厚逃莒邾方執而齊兵加魯要
之昧大而舉小小者亦未必能舉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按鄭之初嘗
屢伐許悼公之世鄭許皆楚之與國許之從違不足
重輕也故止服鄭而不問許鄭纔服中國乘平公之
初立即主伐許而晉人從之鄭之誣隣國而行私怨
其失甚矣晉從之亦非也

襄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以罪執之則可以

使執之則不可

襄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之盟齊求成也齊之力猶足以敵晉今求成者晉士句之不伐喪威之也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魯之受叛季孫宿之爲邋逃主也昔季文子出莒僕之寶玉於境宿乃反父之廉矣

襄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沙隨繼商任之

會再錮樂盈也錮已失矣錮一大夫而屢勤諸侯豈非失之甚乎在晉以其去爲重在他國以其來爲恃傷國家之體發樂盈之憤范宣子之咎大矣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齊莊德晉未幾而復幸樂氏之亂遂忘澶淵之好報平陰之私以衛在晉靈之時從晉伐齊其實爲晉不爲衛也叔孫豹以先聲救晉以逗留爲齊齊魯之失於實錄見之然晉之衰實自此始

冬十月齊滅孫紇出奔邾紇之先如防後奔齊量魯之必立其後也贊於卒孟廢長立少二氏亦不過怨紇而已未必及其子奔則不可請矣故請而後奔用智之私不覺陷要君之罪故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齊侯襲莒臧武仲所謂抑君似鼠者也襲卽鼠竊之意而聖人之辭微而臧矣後兵家言襲自此始

襄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在雍榆則次晉責之則侵魯謀之拙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之會晉會諸侯伐齊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齊使楚伐鄭以制晉也夫結諸侯以攘夷狄霸者之業也晉不外攘而內侵齊不自反而外引失中國同盟之好投楚子觀樂之志齊晉於是甚悖矣

襄二十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崔杼之弑罪大而受其賂朝歌之役事遠而不釋其怨夷儀之盟已可罪矣後盟重丘怨不可報而先列弑君之

國故春秋略之甚晉之罪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之從楚伐鄭并湮木刊六
刀伐陳討而服之亦可以已矣子產獻捷於晉善辭
命而晉受之恃大國而再伐陳子產亦不得辭其過
也

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諸侯有宋之盟矣此復盟宋向戌重弭兵也晉楚
爭先晉實讓楚而先晉人大夫實專盟而言諸侯之
大夫皆所以寓微意焉

春秋左傳卷之八

襄公八年

襄二十八年十有一月公如楚從晉之諸侯相率而
從楚弼業亡矣魯之如楚自周公以來未之有也

襄二十九年閏殺吳子餘祭越俘守舟登舟而殺吳
子非素近之者不慎於防爾然可以爲近刑人之戒
仲孫羯會十國之大夫城杞杞晉平之母家以私勤
列國非矣三十年澶淵之會亦爲宋災災而會之何
益於宋也蓋盟會至此愈不以道矣

襄三十一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傳曰不稱公子貶之
也夷齊泰伯之讓原是求仁季札之不得爲仁由其

作意爲讓只有立讓之意而父兄宗社與夷齊泰伯

不同之義皆非所知是札之賢宜不以一名完潔平
生者故孔子惜之乃深責之或曰讓國在後此不立
預罪之愚意正以其有讓國之事於後故發其端於
此且吳之來聘窺中國也季札於中國之虛實則知
窺之至於宗國之虛實則不知反思是獨不可責乎

昭公

昭公元年叔孫豹會十國之大夫盟于號尋宋之盟
也或曰自宋之盟弭兵以來天下無事者六年于茲

春秋左傳卷之九

襄公九年

卷之九

盟亦有利矣然弭兵之益豈能勝專盟之禍哉自古
誤國之大夫多方掩飾太平以專國之權卒至於君
國傾覆而莫之抹聖賢所以謹禮而不計其功也

晉荀吳敗狄于大鹵敗狄者中國之美事詐誘者荀
吳之用私聖人存其大者而書敗狄焉胡氏曰車戰
法亡崇尚步卒此等啓之矣

冬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或問經書卒傳言令尹圍
弒何也曰凡經傳不同皆當據經若信傳棄經曲爲
之詞非也

昭四年夏楚子蔡侯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也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楚靈弑逆之餘其初猶有求中國之心晉於是爲夏主盟可也不能討而又遜之楚以是不復忌晉而惟將有事於吳矣執徐子吳所親也殺慶封名若爲齊討實吳所封也滅賴者其餘威所逞也當時晉之君臣視夷狄之憑陵總歸之天晉平不足道而叔向謀國一何不振至於此乎

春秋左傳

卷之六

昭四年

春秋左傳

卷之六

昭四年

昭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名曰舍實瑄之季氏專其二故也始於作三軍至於舍中軍公室無兵矣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楚通越以伐吳實自晉通吳伐楚道之今踵其故智也自弭兵之後晉楚則不復相爭矣而楚驅中國之諸侯以事夷狄向戌之策亦安在其能弭乎昭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宋平公既近寺人伊戾殺太子痤又近寺人柳逐華合比是狎于不順以賊君臣父子者也視開殺吳子不慎其防者又不同矣

冬叔弓如楚夏季孫宿如晉矣而季孫復恐失楚故使叔弓往使中國兩事大國而無適從者亦自晉楚求平之後始也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左氏曰秦北伐燕燕與齊平非也自雍榆之役魯復爲晉侵齊齊侵我北鄙齊魯不通數年矣至是魯兩事晉楚南昏于吳齊雖大國欲平於魯故暨齊平而叔孫舍如齊湓盟叔弓如晉賀虎所成不敢不往也矣晉虎所成不敢不往也

秋蒐于紅三家舍中軍矣故屢藉蒐田以數軍實人道實恃遠時易地又其罪之小者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與蔡陳哀公陳公子招殺世子偃師陳哀公憂恚自殺陳誠有罪矣然中國之諸侯不能討楚因得假之以恣殺滅若楚之不道又何待誅也

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詐而誘之暴而殺之又圍而滅之楚靈可罪也使中國之諸侯討之於十年之前

寧如是之慘乎

大蒐於比蒲胡氏曰大蒐越禮居喪用兵是時公室無兵權蓋罪在三家也

執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陀鄭平虎曹人杞人于厥慙厥慙之盟謀救蔡也趙氏曰于時楚實暴橫晉久不振聖人不責其不能採譏其無實而取名也愚以晉之不振蓋晉平之失也晉昭之初卽動採隣之意力之不逮豈以成功罪晉哉觀書法而晉事之至於欲採不能則有由矣

春秋左傳

卷八

襄公

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左氏曰楚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楚無人道隱太子之死國益竝見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先儒以昭公如晉者七至河而復者五季孫氏使不得遂也自此以後多在乾侯而齊晉皆莫採以死所以然者昭公十九而有童心心之不純而欲制人其可得乎

昭十二年公子慙出奔齊慙之奔齊爲公謀季氏也爲公室而出又何尤焉

昭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左氏以南蒯欲去季氏強公室以費歸晉費民皆叛季氏季氏懷費民以德三年然後得費然則季氏之不臣不特家臣惡之其民亦惡之人心固不可泯也夫子欲往之意卒未必往但以費叛亦魯人之心非有取於公山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晉昭爲平丘之盟似得乎勤王之意然其發端以虎所之役諸侯貳晉假以示威非勤王之本心其執意如似得抑制私家之意矣然公不與盟而徒責其邾莒之貢亦非拯亂之意故知晉昭雖有可爲之機而叔向輩不以大義輔佐尚威尚利自此不復主盟安矣然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晉雖不振而楚猶有畏於平丘之盟晉之無志揆夷可歎也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儀物已入而大夫有故卒事以終禮去樂以著哀視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

猶繹萬入去箝爲得禮矣

昭十六年齊侯伐徐按楚子伐徐今楚有亂齊乘其機而伐之齊久不振一旦因人之亂以圖霸晏子相齊又早於管仲多矣

昭十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按陸渾之戎昔辛有見伊川被髮之祭曰不百年此其戎乎以理言之也果爲陸渾之戎氣數之不外乎理也戎狄而伐之又以理定氣數者然荀吳之伐戎不以戎道伐之以貳楚而伐之不以師律行之爲祭而潛侵之

春秋補記

入卷四

季平

不爲王除之從而震驚之不穆而出之從而盡滅之四者皆非故事雖近正而行之不以其道者非聖人之所樂與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也去吳遠矣及吳戰吳伐楚也吳窺楚有費無極之虞而吳之貪其國日非敢於肆伐傳雖稱敗吳師而吳之勢自強然吳日張楚日削實自此也故經不言勝敗

昭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命之於王城名王者別於朝也昔惠襄之世有子帶之亂齊晉勤王而定

至此非劉子單子之立猛則尹氏召氏之立朝五年始定蓋云危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楚師以六國之師救州來夷狄勝敗不足書也滅中國之君獲中國之大夫以吳勝楚而暴不滅於楚矣

昭二十四年冬吳滅巢剪楚之羽翼且報門于巢之怨也胡氏曰入州來陵楚之漸滅巢入郢之漸

昭二十五年夏叔諸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

春秋補記

入卷四

季平

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晉趙鞅滅鄭子太叔娶不恤緯之言乃爲此會胡氏深與之然納敬王者劉單之功也諸國何與焉諸國之虛文爾

昭二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侯取鄆昭公謀去季氏叔孟釋甲叔孫司馬陷西北隅孟子殺郈昭伯致昭公遜于齊次楊州魯事危矣齊景不因而伐以定之取鄆以處公卽非所以納公矣不待圍城而始惑於梁丘據也方是時齊之大夫猶魯之大夫故爾

昭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祈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盟于扈扈之盟士鞅原無納公之志以名會諸侯爾季孫之賄士鞅之受猶夫齊之梁丘蓋當是時大夫自相結以傾公室亦已久矣不然一旦受賂反譽季氏以亂小國何至此也

昭二十九年秋七月鄆潰鄆人畏季氏也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既不得處鄆又不得入晉國不可無君稱公在焉亦云悲矣

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楚求越以制吳故吳伐越以奉齊稱記

入卷四

卷五

制楚也其心亦已侈矣故入鄆之後繼以入吳

冬城成周黍離降而等於列國久矣故不言京師或曰周又遷也

定公

定公元年春王所謂史闕文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曰城成周宋不受功也執人于天子之側晉文朝王執元咺君子深以爲罪其執仲幾可知

定二年於越入吳越又乘吳以霸者也霸在夷狄聖

人之所憂

定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或曰晉責其不立昭公之子非也晉之不以正責中國久矣魯君擁虛名以朝晉不若得其大夫晉之故智也而魯晉大夫深相締結亦不欲公之得於晉故乘定公之初立遂辭之也然定公終不朝晉亦可謂遠恥辱矣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

奉齊稱記

入卷四

卷五

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蔡昭以求佩之故三年見拘請晉伐楚是時楚昭暴虐諸侯內叛吳人外伺諸侯不謀而大會斯時也晉可以舉桓文之師不獨爲蔡昭而已然晉卿秉政晉定無謀故以十八國之師爲侵楚之舉滅沈殺其君凌小國而已吳方逞於入郢晉乃甘於不競舉馳之盟無能爲也故略之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置楚而伐小國六卿之私也猶魯之伐莒城費之類

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柏舉之戰夷狄能採中國貪如囊瓦敗國出奔吳非可與也至此則以爲幸庚辰入郢吳之於楚亦已甚矣

定六年二月公侵鄭陪臣始強公得以兵侵鄭故曰三桓之子孫微矣且鄭因王子朝之亂伐周六邑從晉侵鄭兵之有名者也

冬城中城方與晉合而備齊

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

春秋傳記

入卷四

季

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鹹與沙之盟皆乘晉鄭之怨當是時齊每伺亂以圖強兩伐西鄙欲諸侯之從也

從祀先公左氏曰改逆祀馮山曰祀昭公陽虎改季氏之政逆祀遠昭公近曰改季氏之政爲季氏逐君也當從馮山

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陽虎季氏之家臣其叛季氏不書書盜者陽虎之無季氏由季氏之無魯也故書魯事所以重魯也

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至是中國皆堅從齊之志魯亦欲平於齊惟孔子相之故能却萊夷歸鄆灌龜陰之用

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泄盟六年侵鄭爲晉也今之平鄭爲齊也齊魯相依舊矣既失於晉不得不平於齊

定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郕郕與費之墮非孔子之聖仲由之勇處季孫之勢則三都之役知其不可舉也舉則必多故矣

春秋傳記

入卷四

季

定十三年秋晉趙盾入于晉陽以叛入晉陽爲荀息氏之攻懼不敵而入私邑也然豈不可以奔他國乎入私邑以自衛空春秋之書叛唐之無輔兵及實襄卽是叛也豈待僭號奔兵而後謂之叛乎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棠蔭左氏曰鄭敗宋齊救宋也是時鄭於齊合已久矣宋乃新附故抹之不誠而次于棠蔭

哀公

哀公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此報柏舉之役也入郢辱及楚之先人夷狄之性惡得而不逞

秋齊侯衛侯伐晉齊之會列國也久矣至是然後伐且助晉叛齊之不正可見矣然齊晉相伐而霸統亡亦春秋之變也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晉趙鞅納蒯賸齊欲圖霸因伐衛而正之可也助輒拒父齊甚悖矣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或曰蔡昭雖無道殺之者公孫翩也何以不正其弑君之罪曰左氏曰昭侯將入吳諸大夫皆不欲也則公孫翩之黨多矣故標之曰盜殺則公孫翩以下皆在其中盜者衆詞也亦甚蔡諸大夫之罪也

宋人執小邾子宋既伐曹又入邾蓋矜齊晉之衰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不能自治而歸于楚以夏事夷晉衰之極矣

哀六年吳伐陳先是伐楚至此則伐中國與楚爭陳而楚於九年伐陳

哀七年夏公會吳於鄆吳爲邾故徵魯魯子之百牢後會之終不能免於八年吳之伐我益知夷狄之不

可長也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魯既欲事吳吳自當役魯伐齊吳役之也明年夏齊遂有艾陵之敗夷狄深入中國可悲也已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黃池之會晉有求於吳吳亦有求於晉二大國自相結而魯從之者也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是時吳亦慮越而中不自寧矣何暇於爭經書晉侯及吳子蓋實錄也而晉事可知矣

春秋列記

入卷四

七

春秋列記終

說經創記五

原板

德清蔡汝楠子木父著

孫男武重梓

禮記總記

儀禮本是經禮記本是傳禮記今人尊以爲經反廢儀禮而不習亦不甚害蓋儀禮是一定之式禮記是儀禮之意式則一代之守意則損益之準也

曲禮二篇

問禮經之要曰三千三百總是從空從空者毋不敬之發用忘返之與膠固其爲非敬一也

禮記制記

卷五

毋不敬者終日乾乾儼若思忠信進德安定辭修辭立誠安民哉在上位而無咎也

安安而能遷惟安爲能體化惟遷爲能盡禮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稱其財而爲之禮此卽庶人之禮故庶人之禮質於卿大夫士之禮其意未嘗不同

問禮之取人是引取人取於人是取法於人否曰此

是論學取人其人可取之謂方人之學也取於人者

取諸人爲善之謂舍己之學也

問朝與覲古有別而今無別何也曰春見曰朝主親

秋見曰覲主分以理度之當時二伯率諸侯之朝理

或差別爲春秋之異然常朝亦有二者之分故當依

謂之覲當寧謂之朝今建侯先與故異本不可分當

依當寧之制則與古同及詳味古人分朝之意必有

出于情禮之不可已者而自合乎春和秋肅之道非

聖人有意模擬制爲此禮今之禮卽古之禮須得聖

人制禮之本論禮方不謬也

天子貴敬守大夫先孝享士重受命庶人當克勤敬

守故以地富孝享故以祭器衣服不假富受命故以

禮記制記

卷五

十

車富克勤故以畜富

古人之禮小大一心餒不祭子而子道之致愛致慈

可知君下卿位而臣道之下門式馬可知也

檀弓二篇

孔子惡野哭不以禮曰野惡之重節文也節文亦天

理之自然

問曾子襲裘子游褻裘曾子始疑而終服子游初是

而中疑二賢之未習於禮何也曰二賢始終疑信雖

異弔之宜褻卒皆知之在曾子不遂已非在子游不

是已見有二賢察禮之心自有得於協一之禮

問有其廢之莫敢舉有其舉之莫敢廢曰可廢而廢可舉而舉君制禮之義也廢不敢舉舉不敢廢臣從君之禮也禮有定則臣不敢易故人君慎所以廢興問畏厭溺之所以不弔何也曰兵凶之慘談者於邑往哭之可也何弔之有

問孔子脫驂之事曰涕之無從與施與之節聖人自然兼照哭之過而又惡之惡之而傷惠以成之正記者之誤若孔子果於衛脫驂必其事不如此之無端

禮記制記

入卷五

五

也

大雅詩人見見神之義甚精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小戴便徂於粗迹故檀弓記曰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神無方者也必求之形響是以有方求神也

魯悼公之喪孟敬子答季昭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此恣肆之心主之而反謂瘠爲勉也樂正子春母死五

日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惡乎用吾情此殺哀之心入之而反悔初心謂不情也

問小功不稅曾子疑之韓子又論之如何而後合於禮曰小功似可以不稅聖人固無定爲不稅之制歲月太久朝廷軍旅之間可以不稅固禮之節情不容已爲追服之亦禮之所不禁禮有如此之類者但自求之於心則真機之發且不悖於初制必求之於禮則泥禮之事正有害於本心

問冉子因孔子弔伯高之使未至攝束帛乘馬而將

禮記制記

入卷五

四

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得誠於伯高冉果有失而孔子責之與曰孔使不至冉子之幣達孔氏之誠冉子處此亦自委曲孔子聞而有不得達誠之悔若所記果實孔子冉有皆當以心法論之

陳澧註深責冉子蓋亦未達禮之情者也

孔子哭伯高於賜氏此義起之準

孔子有姊之喪尚右而門人亦尚右孔門之徒三千而學孔子者多求諸外所以十哲之徒不能多得問子碩貧而受賻以具祭器似無不可子柳之言或

近於矯乎曰君子唯求心之所安貧而受賻賻又制器近於從親之制中心必有不妥之實賻而有餘餘而班兄弟乃為推親之愛中心亦必有自安之實故子柳之不家於喪而班兄弟正君子之所以安其心也何矯之有

孟獻子之喪令司徒族歸四布記者述或子可之孟獻子之家與子碩不同也故一班兄弟一歸四方皆得其當此禮之無定體也

問矯固存禮曾點廢禮然否曰皆非也季武子寢疾禮記制記 卷五

武子強僭之臣矯固於未死之前以凶處之曾點於既死之後以吉處之皆未免視季子死生不為輕重之意各失其則矣記禮者因而並著之予以矯固之不脫衰而入問疾不若不問之為愈也曾點之倚門而歌不若不弔之為愈也

問曾子齊衰赴子張畢竟是否曰曾子言我弔也與哉蓋哭之非弔之劉子又述孔子曾答曾子三年之喪而以弔哭不亦虛乎斷以曾子親聞此言必無此失予意即此答問正言弔人之哭若哭尤之死莫非

至情記者之言固多不實何必信此疑彼曲為曾子辨之乎

問孔門事賢終身辨禮敬姜不出帷而孔子以知禮許之何也曰人之於禮不敬者悖之敬之不純者失之敬者知之知敬姜所以謂之敬何疑其知禮

問子路去魯顏淵則告以去則哭墓反則省墓子路則告以過墓則式過祀則下者何也曰論敬以墓祀之間人之初心也不必回路實有此問答其言自善於論敬接續此心而其進無疆

禮記制記 卷五

六

問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賢之謂之加於人一等者何也曰不及禫而樂且入者減於人一等也既禫而不御不入者加於人一等也孟獻子過於哀夫子以此節之

問廟災議者引禮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三日哭如何曰成公哭新宮之災春秋書之時成公有宣公之喪新宮復災故哭君子或以成公之哀為善記者乃釋之凡人有因焚室而思先人者尚且哭之況有災有喪乎可以見成公之哀出於

至情之不容已者謂之先人則與先公先王異謂之室則與宮廟異哭者情也非制也烏得引此記者之言制爲哭禮哉朝廷百官祇敬天變卽得之矣

王制

王制本出於漢時文帝將議巡狩封禪命博士諸生雜成之采孟喜氏諸書及文以已見首記封建天下合千七百七十三國一州之中有二百一十國極其窄合臨川王氏及朱子皆辨之總是慈湖楊子論武王克商滅國不過五十餘卒因其舊豈有如此等

禮記制記

卷五

七

差言約而盡二伯統八方伯疏附之意八方伯國又有三監督成之意此則理當有之

天子恤初王氏曰物未備非也各於其廟各申其敬也春舉之首時也

祭以備物薦以時物士大夫或薦或祭庶人有薦無祭最是從宜之禮可久之道以下四時薦品取易致之物以明其例畢竟立禮之意有在也總在孝享

天子巡狩以詢風俗則就見百年謂之之中卽有移風之道天子養老適國學則就見九十謂之之中卽

有教德之意

古之人卿大夫致事者爲國老士及庶人在官致事者爲庶老終其身有體國之責焉夫子月朔朝請討陳恒未嘗視出處作兩截忠愛之意視出處爲有無此後代之失

問祭禮王制凶年不儉孔子又曰凶年用下牲何以不同曰正見聖人斟酌之妙禮本因心也禮不可廢牲可降降牲不降禮酌禮之宜不悖於立禮之意由聖人全體天理矩自我立故善斟酌如此不特論祭

禮記制記

卷五

八

三百三千升降損益之準便可觸類而喻後世惟東漢行養老之禮而國老非其人其餘有幸學釋奠而無養老間或引年於天下而饋享之禮不行三代長幼之禮不復叙於天下

王三又然後制刑此覆訊之法黃東發曰審之又三也其說是矣

月令

月令一篇雖有古人授時之意雖出於呂不韋之手故雜以秦時尊君卑臣之制其每時言天子齋惟仲

夏仲冬之月言君子齋戒姤復之道先王尤謹其始乃月令之微意也

問月令天地鬼神之神無不託之於人故自五帝以下皆以古之有功德者主之何也曰古人之祭用尸用配其義一也祭宗廟以親者爲尸取同氣也祭五帝鬼神之屬以功德相宜者爲主取同德也又如傳記所載夏郊以董伯爲尸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之類則當時郊旅亦有用尸者唯其太近人情自周人始故孔門卽疑其失質以爲非古若欲論尸配之禮於今正當原其立尸配之質要之尸不尸配不配皆非其質也其質在誠而已

曾子問

記曾子問多問禮之變戒懼乎道之屢遷無所不用其敬也

問接祭廢祭曰天人一體忽遇災變自當以變止之接祭因牲已至甚爲不得已之宜急變非所以事天畢竟廢禮爲安也國君之變直曰廢祭其餘天變則先言接祭終言廢祭微意亦自可見矣

問喪慈母如母孔子答子游曰非禮子夏傳記則以貴父之命何也曰當以答子游之言爲正貴父命者情也以義起而非制也

文王世子

文王世子所重者孝學所學者孝養悌睦此其大意也故所載學制獨多舍孝養悌睦無學賈誼所謂有道之長

學之養老乞言合語今皆無之至於所謂合語者藝焉而已

禮記制記

大卷五

十

問行釋菜禮先儒引左氏昭忠信之意何如曰旣奠幣矣又謂蘋蘩可薦則輕重不倫矣置菜之禮無不蠲修舉其小者而其備可知也

曲藝誓之以待遠於成均而列於鄉人只此見王者不狎藝而溺之不服藝而厭之是蕩蕩然不作好惡之心

處公族之道親未絕而列於庶人唯冠婚必告死亡必赴而周旋之可以知慎天爵之至也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唯磬於甸人必戮於隱私爲之喪不

剪其類而曲全之可以知敬天刑之至也

內朝以齒異姓不敢竝外朝以爵同姓不敢加李唐曾略倣倣而行之予以文王世子篇處公族之道雖百世可行也

禮運

問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殷曰天子諸侯各有常祭諸侯僭天子假借之大也禮運之書漢儒多雜以黃老之意然其本指重禮之所以廢興明其僭端而原其本體則其寓意之微

禮記

卷五

十一

人者天地之心也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出之漢儒亦是不易之名言要之漢儒疵累皆顯然可見若其是處便覺精醇由去聖未遠之故

臣襄其君衰裳入朝家僕雜居可以知君之儀刑君襄其臣非問疾弔喪適諸臣之家可以知臣之引翼故一曰君臣同國一曰君臣爲謠古人於君臣上下之際非交倣相成則各有其罪義分原無間故也

夏時坤乾夏殷之禮可知易象春秋周禮在是女叔齊論齊侯曰是儀也非禮也知儀文之非禮又知夏

時坤乾易象春秋之爲禮斯知禮矣

禮器

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樽杯飲蕡枌土鼓猶可致敬於鬼神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莞簟之安蒲越橐鞶之尚太羹不和大圭不琢丹車雕幾之美素車之乘皆聖人論禮之始終至於禮奢寧儉則儉只是禮之始始必有本其本在心由心而有始則太古之質心之節也後世之文質彬彬亦心之節也寧儉之意有始則有終無

禮記

卷五

十一

始則無終有本則可加無本則已而可謂儉是禮而可謂於從宜也問周禮猶醯何也曰夏立尸而卒祭以人體神不坐神位猶得其質殷坐尸但更其不坐之禮已異於夏矣周坐尸而又益之詔侑無方旅酬六尸合飲周褊猶世俗之醺則神人交通之際全用人禮反似失其質矣繼之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似爲承上起下之意尊神獻血與腥小祀獻熟總是此理

問旅酬何以止六尸曰周之始也姜嫄后稷三昭三穆共王時文王方正祖位孝王時武王始爲不遷故

考之家語有二祧考之周禮有祧庵八人又考之家語後如祀九廟則六尸周之初禮也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略煩文全恭敬唯忠信者能之故證之以子路

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此誦言忘味者也若達於中和之德雖享帝可也

郊特牲

天子存二代之後諸侯不臣寓公皆厚道也然其中自有處法天子雖以客處賢未嘗敢以客自處故可

禮記制記 卷五

七

久諸侯雖以客處寓公而寓公之後則不可以不臣故不可繼世

問二郊之說何也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尊其始也故祭于壇明堂之祭以神事之親其成也故祭于室祈穀之祭先王所以行春令而祈天於郊祈報不同其祭一也何圓丘與郊之分乎

祭則受福者可以戰則克蓋齊戒則自然神明也

內則

問禮曰禮不下庶人矣內則之篇曰后王命冢宰降

德於衆兆民何也曰聖人制禮折民以刑刑本於禮

禮本於德聖人之禮與刑自朝廷以及庶人一也無

不欲其作德則無不教之以禮無不欲其節禮則無

不折之以刑禮不下庶人者禮之繁縟庶人力不能

禮之細微庶人德不及至於節目之大則何嘗與有

位異刑不上大夫者教習之刑不施於國議貴之與

不麗於刑至於犯逆之大亦何嘗與庶人異古人祿

由爵爵由德一命而上德空進矣物亦空備矣爲大

夫則德空愈盛刑亦空免矣空備而不備空立而不

禮記制記

卷五

七

立空免而不免責之體之無所不至正以示賢貴之

體立庶人之則明降德之序非謂庶人果可以無禮

大夫果可以無刑及大夫之罹典刑庶人之修士禮

皆不足論也

問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帝王之德異乎曰三王

有乞言非以言爲主也自是其時有當質問者正不

悖於五帝之意若以言爲主何以爲王道乎

古人四十以前博學無方四十始仕曰道合則服從

不合則去以不計功謀利之心存明德親民之實此

其所以不可及也

玉藻

問玉藻曰君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之退視大夫何也曰路寢古之燕朝大夫朝罷得以奏政其中待大夫復入而奏政故不輒退古之人君所以勅時幾者如此

問玉藻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紃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一以備燕居之服制一以警季氏之失禮是否曰玉藻專記古人承食小節然必折衷於聖

禮記制記

八卷五

十五

人佩之用玉食之典辭組紃之色殺殮之序禮之太意如此然非膠滯一定之理在有默喻神明之妙象之似玉青黑之似緇當食不必於典辭殺殮不必於有序制事由心自不悖禮非聖人別有異制惡季氏之失禮先自廢常禮以警之也

明堂位

魯之郊禮惠公始請僖公始用惠以前無郊則魯無天子之禮可知也明堂位一篇魯儒矯飾以文其僭漢儒傳訛而謂之禮魯儒之意始於重周公不覺至

於僭始於僭郊禘不覺并器用制度廟門木鐸學官喪葬而皆僭之既僭之又不知其罪而以爲禮可知宗重聖人亦自有本然之分若不以本分尊重人以外物加於聖人卽此發端便是罪過其流之甚又何待言也

喪服小記

以三爲五者卽以一爲三也以五爲九者卽以三爲五也皆天理之自然喪服非所以強世

喪服小記之後篇多記其小者如爲慈母後者爲庶母爲庶祖母父不主庶子喪則孫以杖卽位庶子於妻亦然之類原無定制而示之心法故斷之曰可也

禮記制記

八卷五

十六

問諸侯不繼天子大夫不繼諸侯似非人本乎祖之意曰不繼天子不繼諸侯皆別子爲祖也繼則逼於尊國無二尊逼之是二本也

問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何也曰推恩之道原是如此母出而服繼母之黨人不可無母母死而止服其黨服不可二統

問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曰兄弟之服哀除服亦

除而制爲期歲父母之服服除哀亦除而止於三年服視哀哀視服之謂也

大傳

問大傳曰遺主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何也曰人子追王自是有天下之義典而人子尊親之心以此而伸蓋人子於父母生而有不敢獨處安榮之心則於死亦欲同其位號非武王期必於生而至此始遂其志

問服有親親尊尊名出入喪幼從服之六術士爲庶

禮記制記 八卷五

母總及從母昆弟總何以謂之名也曰此必非子夏之言君子豈有爲名而服者舍證而曰名何苦自晦其大者而取於至小也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宗法之有宗無宗何也曰有宗無宗總歸之於一本故也漢之有原廟也一國二廟君子猶以爲二況曰二宗乎

少儀

問少儀曰性之直者則有之既曰直矣何委曲以從

禮乎曰授受之不坐立而授受達其敬心其所謂敬者是直也當之而任性率直其所謂直者是怠也謂之性之直正不本然之性

意則張而相之

謂張其善引續之道也廢則埽

而更之甚廢則埽失更化之道也祭幾而治不失其時謂之社稷之役者社稷之臣也

朝廷曰退非以退爲心不滯於進也燕游曰歸非以歸爲心不滯於樂也

學記

禮記制記 八卷五

八卷五

八

學以發慮慮爲最初功夫發而後能慮也一年視離經辨志慮而後能辨也自此以上其進不能已矣人之不學者只爲無真發覺爾

學記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離經辨志之後數年而能取友故學非時習不見朋來之樂

士先志士之事也隱居以求其志官先事官之志也行義以達其道

問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是學博附物理否曰非也依

如聲依永之依清濁高下之節依於聲而發於志博而知依故能安之安者無疑之謂謂之曰學博依須能學者知其依也

師嚴則五官治五官治則五服親

約而達微而滅平譬而喻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者之所發明

蛾子時術之蓋記時習之指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大時陳氏以爲天官元氣之不齊不若時中之時爲安蓋德者

禮記制記 八卷五

所得也道者所循也信者所不可易也時者所不可量也

樂記

問人生而靜天之性曰人生而靜古人已道本不容說豈能想象測度而講明之且須反躬自見本體

問樂記一篇當不謬於聖人其言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慈湖先生非之何也曰聖人不外物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及感於物而動性之欲固是如欲仁得仁之欲何莫非性聖人非無動非無物非無欲只是道心

之一故謂之無動謂之無物謂之無欲混淪防之便有決裂之患慈湖所以非之然善惡實非二性性之欲欲而流種種惡愿皆由此出故樂記之意止宜言禮樂節其流不宜從物使之然全以爲非

問樂以和民其用至大樂記者河間獻王采輯之書也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所獻僅存周官大司樂章數篇而古樂不全王禹二十四篇劉向二十三篇今皆無所取衷若不復古樂不變新聲又儒者之患奈何曰先代相承有樂不必相沿聲律之精自有

禮記制記 八卷五

十

其本後儒王朴李照范鎮之徒其於累黍權尺之屬窮年而不能辨者却妙會黃帝之心伶倫製管樂名咸池爲諸樂祖黃帝何勞辨析考證求復太古只是黃帝之德克配天地真機流暢與化不息所以命伶倫作咸池者本在於此後來所謂制事本六律六律本黃鍾者唯其無形之元氣無聲之元聲一會於無體之真機而形形聲聲爲律爲量自然精研此黃帝之妙也上古之樂章壞於秦火河間獻王竇公竊向王禹之書俱爲訛缺縱使完書尚存亦豈雜霸雜

夷之世君臣心體可沿樂而成協和之治哉就其中如樂記開卷便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則又不必其出於聖人出於漢儒的然是作樂之本君子學樂何能便窺黃帝聖德只且理會音由心生及考孟子今樂猶古樂樂則生矣之實便是聲氣之元不言而喻生生不已則元聲在我不妨漸求聲律之妙以改聲律之失種種忝尺之論寸分釐毫絲忽杓抄之數濁高下之節有緒可講至治之世如有用我則卽相沿作樂之器同見在作樂之人相與發其真聲協之

禮記制記

卷五

五

太和不泥古樂樂自可與若自和其志則一會真機無不自得皆不必刻意於樂記之純與不純樂章之全與不全王禹劉向樂篇之存與不存大樂之故居然可知有未備者乃律數之末而漸可精矣不探其本徒懼難復遂欲詳辨濞雅博綜權尺推究古今則雅何自發濞何自生權何自始尺何自起古何自得今何自失乃以有執之學窮無體之情闊略本始拘泥未終心之與聲判然有間律呂之事愈習而去古愈遠非所以語於大樂之興也

問後代正樂與前代異故魯兩生不赴漢石說者謂積德百年然後可興如何曰百年者斯須之積也百年之禮樂斯須爲之始也禮樂本不可斯須去者如何却放置得正謂君心於斯須之頃無樂則生矣之機百年之禮樂便不可興也兩生不可知其有德却可知其有識孔子正樂太師便適齊叔孫通制禮樂兩生便不至要之皆知慎重於儀頃以正元聲者矣作樂以應天非樂作而後應也制禮以配地非禮制而後配也和樂是本體元屬天而統同禮者和樂之

禮記制記

卷五

五

所止元屬地而有節聖人作之制之自然應自然配故和而止止而和天地無窮禮樂之用亦無窮知和而和者和無止則窮矣故不可行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動靜有常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聖人說易之本體樂記以之說禮之本體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德不外藝行不外事藝而非德事而非行非辨志者孰能知之情深而文明情者心之動也氣盛而化神氣者心之役也動而非深用而非盛無本故爾

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聽笙竿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此爲文侯言故引臣道以明之若自胄子以上未必如此只是中心原有之理因感而動觸類而思使人愈神然自不能已者在此爾故總之曰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則樂言感樂之理

雜記二篇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或曰禮記制記

大卷五

卷五

父母不主其喪士不得攝大夫非也豈有子得服大夫之服而父母不得主其喪者旣爲大夫則必有後也父母不主明有後也故卽繼之曰無子則爲之置後

主妾之喪自祔者重廟也練祥使子主之非適亦重後也陳氏則云爲攝女君者則主喪并祔之獨練祥不主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新弔自然與哀

祭稱孝如事生也喪稱哀方事死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瘠而自戕則爲下矣哀非次也不以敬爲哀謂之次抑或有爲而言

喪大記

哭殯則杖哭柩則輟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說者哭殯哀勝哭柩敬勝愚以自初殯以至大祥言杖之節也方殯則杖而卽次也見柩輟杖追而哭之也

祭法

禮記制記

大卷五

卷五

祭法於諸經無所繫發記述四代之禮首言有虞氏宗堯此理之所無江陵項氏曰乃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非必有明文可據禮記文體如此者多如有虞官五十夏百殷二百周三百之類亦是以數相推如此考實難矣

七廟之制與王制異去羣曰鬼晉張融常辨其非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此不易之理

祭義

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或以爲此平日思親之心事程子言齊不可有思最以程門之學寂然未嘗不感感通未嘗不寂思親之思何謂非齊必非程子之言也

四代之尚齒也虞貴德爵祿之自也夏貴爵殷貴官德之考也周人又貴親德之序也其義一也

三命不齒朱子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不悖不齒必別設一位也亦可謂善裁人心之所安矣

祭統

心怵而奉之以禮敬謂盛祭之義不然則止是備祭

之物爾

禮記制記 卷五

五

齊者不樂不敢散其志及齊者精明之至別爲記曰以別之蓋非漢儒所能及必有所傳矣

獻重祿神之始降也聲重升歌神之始娛也舞莫重於武宿夜言宿之前舞之備也

經解

孔子時未有六經之名經解非孔子之言明矣其言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得窮經之益而無泥經之失亦可謂

善說經者矣

哀公問

哀公問自敬身成親以後多得於孔子之門其言曰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又答貴乎天適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深知天人物我本然之體言成身則曰不過乎物言不過乎物則曰成身

仁孝不過乎物誠意格物之學也事天如事親而尊無不親事親如事天而親無不尊仁孝不過乎物之

禮記制記

卷五

五

事也此皆實踐之故曰成身

仲尼燕居

子貢越席而對始言不中禮責其禮之失繼以給奪慈仁究其禮之本自此發端言仁而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皆歸之於仁

燕居一篇首近孔子之指而後則散亂

孔子問居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地四時之本體也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下降時雨山川出雲風霆霜露之氣機也

閒居一篇慈湖深信以為孔子之言不可見聞而塞天地是矣五至三無重疊推衍則辭氣不倫獨其取意則視別篇深遠矣

坊記

知禮以坊德則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皆在其中

表記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故曰與仁國焉然後其仁可知也

禹稷行浮於名此事君之道自謙便民便是其行浮

康成制記 入卷五

處後世者高無費而無虞事之必

中心安在天下有道行有枝葉此表記極醇之言

問服屬之道不勝其弊曰盡制故有弊猶人盡言便

有禮也

緇衣

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必有為上者易事之政然後得

為下者易知之心

言德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教惟敬者能之故終之

以文王之敬止

為上可望而知為下可述而志謂之一德故證以一德二三則其心紆曲難知而難述矣

奔喪

自相者告事畢以前得以遂奔者也自此以下不得遂奔者也又奔喪之變也哭父黨以下因奔喪之變而及於聞所親之喪皆於不得已之中必致其哀之意

問喪

直教竹也則杖稱也或曰稱謂於父也非也桐竹

康成制記 入卷五

皆輕而易持也母以稱謂於父也

服問

從輕而重從重而輕正是禮之權衡非正服故有權如瀕家之惟齊非齊也凡服問一篇皆此意

問傳

問傳權輕重之間以協於天理之當如聲音飲食衣服首帶麻葛之間莫不有權衡存焉無非中心之達於外而不容已者

三年問

三年問一篇合於孟子答夷子厚塋其親以明一本之義知三年之喪則親疎貴賤之察以順而施必有道矣

深衣

深衣自有虞氏已有之或曰上下同名吉凶同服不已過乎曰有異有同皆以適一也朝祭異而天下不僭深衣同而天下不詭

投壺

投壺乃射禮之微者諸侯同司射之執筭命弦即武

禮記制記

卷五

五

射之命工釋筭命酌無不同者事有大小禮無繁簡古人之謹於禮也

儒行

孔子於哀公問舜冠則不對問儒服則不知使哀公果有此問孔子果如此答哀公謂孔子非不知則哀公有益謂孔子真不知亦於孔子無損

冠義

冠婚鄉射之禮皆是說禮之意若禮制在聖人必能因時而損益之

射義

諸侯能行大射由此而下可以推矣卿大夫能行鄉射由此而上亦可以推矣

喪服四制

喪服雖曰四制總之以變而從宜則亦一致而已四制一所生也恩禮節權皆自然之別

說周禮記

周禮無非法度亦總是禮意漢唐議定禮儀亦只是法度禮者神而化之法者把持天下而已

禮記制記

卷五

五

周官師氏保氏列於司徒師氏居虎門之左保氏屬守王闡出入起居詔王徽惡所以端教化萬民之本也正朝廷以風四方程子所謂天地間只一風一動之者是矣故古人之立教也易後世之立教也難自古司徒設教農桑舉帛無非道化之源可見王道之備而古之教養出于一也
象魏一定之法而時布之八柄一定之用而時詔之欲人君之隨時變通以從道也臣貴守君貴權
周官之職方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八貉五戎六狄

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周官之論利害只是要兼覆後人之職方輿并不知利害

禮重宿衛饗庖立政謹虎賁綴承宮中府中原非二體古之善養君德者如此其密

爲政者曰有成月有慶歲有會三歲有計卽此是學可謂日新

周之成均敷教者爲大司樂卽舜命后夔之意也其教主於中和其言發於聲詩聲之入人使人神暢意

禮記制記 八卷五

達而不自知者衆也

問刑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何也曰典是不可易之典輕中重是處罪疑之準亂國不得已而用重典總是好生之運用人但能全體好生之心自能協於道也

周官鄉遂十五萬家之中張官置吏至二萬三千人其族師閭胥未必縻以爵祿人數亦未必如是之多只相保相勸之道自是周公之意胡五峯擯斥之大率拘此人數之類不曾詳此美意爾

周禮州長一歲四讀法黨正一歲七讀法族師一歲十四讀法閭胥讀法不可數凡祭祀酺宴役政喪紀衆聚則必讀法蓋賓興以前無不間習法制能誦能守古人得之日用而有餘者今人以吏爲師而不足程子言不可闕者以此總是有周官之意方能行之問周禮之施人掌舞夷樂祭祀賓客亦舞之何也曰季札觀周樂多抑鄭衛之詩周禮施人又辨夷樂可見周之樂師協天下之樂於一也天地之間真聲無處無之君子自能審辨若夫鄭衛之淫聲夷之鄙

禮記制記 八卷五

樂其在所必放又何待言也

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此天下之則也鄉先生沒則祭于社此一鄉之則也一行以上亦足表於一鄉至於天下之法則必適於中和然後可爲後學之準故其神爲樂祖學曰瞽宗周禮制刑之序美意在鄉刑糾孝上德鄉無不孝之民而野刑軍刑官刑國刑庶可得而省

問周禮俊士屬司徒造士屬司樂則旣聞之進士則何以屬於司馬曰邦國都鄙之治先王本與六官共

之司寇司空不系之以選士之職者有專勞也司徒
統民主教養故先論俊士司樂和民主造就故次論
造士司馬平民主甄別故次論進士由衆選寡據德
考才取適於治平之用至於任官定爵正吏辨治則
總系之天官

古鄉學之制近郊之比閭遠郊之隣里皆有小學矣
自此間以至族黨州鄉自隣里以至都鄙鄉遂又有
學焉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乃鄉之太學也古人設
教之密故先王之道家傳人誦而十室之邑必有聞
禮記制記 八卷五 孝

人
禮有鄉先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謂之鄉
先生亦謂之父師少師左師右師由古人之風化厚
故立教易今則立教難

六德六行六藝在心曰德人倫曰行日用曰藝無分
精粗總謂之曰三物物者理也自心而行而藝隨處
隨時必有事焉所謂至其理也

問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曰明堂之說漢
儒以後紛紛不定亦竟未有能行者正以泥其文者

或不得其制得其制者或不得其意古人作室之意
原與今人不同太室中軍公田都是一意而外列八
所太室前三爲明堂後三爲玄堂東三爲青陽西三
爲總章各雖十二實則八室也夏世室言宗廟殷之
重屋言王宮周之明堂言朝會之所皆所以互言宮
室之制爾後來制度不同然後之太廟卽世室後之
便殿卽重屋後之正殿卽明堂也知世室以尊祖明
堂以出政重屋以深居則何必求其制之一一合於
古耶自古唯孟子最善解大意曰明堂者王者之堂
禮記制記 八卷五 孝

也後便舉王政今且行王政則後之宮殿卽三代之
明堂若王政不舉則卽廟之明堂已不復行於幽厲
之後況後世乎

問周禮漢儒疑信相半宋儒始篤信之今考其書不
無贗亂何也曰周禮在春秋戰國之世已無完籍但
成周懸法既久必有人誦而家傳者韓起聘魯而觀
易象春秋歎周禮盡在魯此可見當時周禮之學亦
不盡廢既經秦火周禮獻自李氏獨出於諸經之後
至劉歆始奏置博士則漢儒影響補綴似亦有之但

如韓起所言易是禮之體春秋是禮之案朝覲聘問
民用官常自然之品節亦不必鈞深析疑而犁然可
曉至於書之周官論其統體詩之大雅所列膳夫趣
馬之類官名可考井田軍旅辨族叙位一一詠周公
制禮之情質之存之周禮者不相背馳則漢儒雖有
補綴可信者自多信其所可信闕其所可疑聖賢論
經其道止此泥禮於書不若會禮於心試得周公化
裁之本則韓起之意周書之紀詩人之情通於禮經
之制者其渾融爲一所謂禮之可信者可坐而照指
禮記制記 八卷五

之實用者已得其精若穿鑿牽強務求必食及襲漢
武何休之說冥然付之不信者皆非吾所能知矣
漢儒善補綴舊文至於冬官之闕漢儒不能爲之而
姑爲之考工記雖後儒以爲散見於五官之中而終
不能定冬官之制蓋冬官之司非徒工虞而已原隰
泉流經營徧布無非司空之制唯三代遺典不可深
考漢儒亦無因補葺成篇而遂止爾至於後之冬官
流而專事繕典所以寅亮天工協司徒以養萬民者
寂乎無聞則誠如漢儒之所記考工矣

天官之官伯官正司馬虎賁司寇司隸既皆公卿侍
從之臣又有彼此互制之法後世兵制雖稍有不同
大略倣此

周官市政最嚴故商賈抑而農政明絳之富商韋藩
木槌而過朝可見其効後世失之而後列國言商利
者起矣商浮於農蓋自周末以至於今從來久矣
問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聖人許復仇何也曰
此正聖人善止報復之風也書于士則既質於官以
官事攝而殺之必其宜入於殺者也如逞私挾私之
禮記制記 八卷五

徒不可質於官則有所忌而不得爲矣不然聖人豈
所以資游挾長殺戮耶

說爾雅記

問爾雅自昔以爲周公之作聖人教人舍本心而事
訓詁何居曰爾雅未必是周公之作考其文義亦當
爲中古之書所以專及訓詁者古人司徒有教人人
知學何必更言本心六甲五方及種種土俗之宜使
人童而習之正以明何物非心也至春秋之時司徒
之教不行孔子方復申明古者之教若使治教休明

抑何以有此後儒又訓釋孔子之教至於各家竝起有邵漢儒爲訓詁者有辨宋儒不歸一者其間有大儒出時發明之皆以至教之不明故也要之教而太明言訓詁皆心學矣教而不明言心學亦訓詁矣心迹離合之際而能辨焉爲學亦思過半矣

說孝經記

孝經出於河間顏芝遺秦煨燼之後必多竄入其中者而今亦不必深辨矣蓋春秋之世教化陵夷徒維其末無益故聖門最先論孝詮欲人自察其本心之

禮記制記

卷五

二十七

良以克火然泉達之勢如用藥於困頓之際而直道其生氣之元在孔門必有此書學者但當識其大意不必滯於辨說又知孝非待聖人而後能明因人之本明以達其蔽乃聖人之心則庶幾矣

明王以孝治天下章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本同一體之心今流通而無二心包含則無外推行則有本

禮記總記終

論語劄記

原板

德清蔡汝楠子木父著

孫男武重梓

論語總記

論語論仁論學無非自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孟子義利之辨性善養氣之論非無真切宮牆之門也故學至孟子爲得其門

夫子未嘗不言性與天道言仁則性與天道在其中人直已之事至於聲色俱動卽此可知其所爲總直皆血氣用事矣不然何立已對物如此其隘論語中

論語總記

卷五

一

載孔子答人疑問直是從容和悅物我無間便見聖人天地之量

孔門學者未必無病但根本已立于路之好勇子張之好高乃是到高山峻嶺處進步未穩點鐵化金時融釋不盡方有病可說有藥可治若是根本不立悠悠卒歲或爲沉痾則雖倉公之技藥將安施

孔門弟子善問善問亦難或明而證或疑而質或泛焉而問或明乎大而舉其小或滯乎小而遺其大大抵問有此數者之別甚可以觀學

孔門善問者是立志以上事顏子默識是有德以上事

學而篇

問學而時習朋來不愠是效驗否曰非也樂與不愠是本體亦是功夫正見其時習也人處一世有合有違知我可樂也不知我不可愠也但知時習則悅樂不愠自當知之

象山先生言有子孝弟一章支離愚細繹之不然聖門弟子記此於魯論第三章且與曾子同不名正謂

論語初記

卷六

二

有子言語似聖人也春秋之世作亂犯上之事甚衆然治其末流豈若敦尚教化若使人能孝弟則和順充積豈復有此何則孝弟者本心之仁發見之端仁之全體擴而充之而已學者學此教者教此不究夫犯亂之原而徒傷其犯亂之惡亦何益也此有子之言本是一貫安得支離

問孝弟爲仁之本曰君子之仁與天地同體盈天地之氣只於一陽之萌動見其氣機遍民物之仁只於一念之孝弟爲之根本

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出辭氣正顏色出之正之者是爲仁之學也

觀曾子三省則責忠信於人以言語觀聖人者求在外者也忠信習反觀而默求之求在我者也故曾子守約

觀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可以知古人之學古人以修職餘力而學文後人以學文餘力而修職古今風俗之變其源蓋由於此

子夏論賢賢易色事親竭力事君致身交友有信必

論語初記

卷六

三

謂之學卽下而徹上也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卽上而徹下也

古人居必正容行必佩玉威重之質也威重所主是忠信取法乎上不悅損己之友取友之道也取友所宜在改過

主忠信中心卽本心也中心爲忠心在故實不是本心則非忠本心不在便有虛假

橫渠教人以禮程子教人以忠信蓋相救之言孔門教人威重忠信並舉之矣

溫良恭儉讓不止聞政之體實爲政之體也必如此然後可以見其能盡已之心能盡已之心必能得入之情又非甚高難行之事惟存於我者有形骸之間隔故雖身所經歷茫然不知爾

聖人說禮不倦損益三代至列國必開其政第與後人典故名物之學不同聖人不過反而說到至約之處古人因革之迹皆足以發明吾心之權衡若只記事便是滯物也

論語集注 卷之六 入學篇
食無求飽與程子每食必飽之意同照心則必飽忘情則無求

爲政篇

爲政以德德者心得也存心儻然德北辰不動爲列宿宗君心有主爲萬化本百營之治萬民之察此心之神明也而心何嘗動

詩之爲道發乎情止乎禮義思無邪情不能勝而禮義止焉故一言足以蔽之

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矩爲大中之矩人受之天地而生者志學者志此不踰者安乎此爾

孟懿子僖子屬以講禮事孔子者其問孝之意必有疑於三家之禮而恐悖於孝故孔子以不違禮答之蓋盡禮便是孝偏照則反入於私亦不得爲孝矣於此能體其餘亦無難議之禮

服勞而無倦容奉酒食而有愉色便是色難如此則孝如彼則曾是爲孝只在幾微之間

顏子便默識子張便書紳顏子發明處在日用流行子貢子夏發明處在言語觸類

論語集注 卷之六 入學篇
以所行爲善也由知求之心安安身立命處也聖人借觀人之法教人反觀如是

古之學者學有君道師道之責凡臨民爲君凡風範爲師孔子一則曰可以爲師一則曰可使南面孟子一則曰可以爲善國一則曰爲王者師然皆從心性上理會記問之不可以爲師功利之不可以爲君以泛應無本其出易窮也

君子不器楊敬仲曰止則器不止則不器志於道德者無止法文王望道而未之見顏子未見其止功名勲業誦習詞章之類苟無本總是止也

管仲功烈卑直是小器君子不爲子貢如宗廟瑚璉却是大器君子不止

心無物而愛人曰周心有物而愛人曰比無物之愛廓然屬君子有物之愛憧憧如兩物相比屬小人

學而不思者朦朧影響而無實見思而不學者懸空億度而無依據後世事爲標末之學是學而不思義理中透得一邊便驚天動地若病狂喪心者然全不在居處執事與人上密切用功是思而不學

學而思則流行瑩徹思而學則感應自然

論語初記

卷六

六

攻乎異端非止楊墨之類執聖學而是已見是亦異端謂端緒不同也故小人反中庸乃學中庸而反中庸者

知與不知自知甚明是良知學問思辨乃所以致此良知也

子張子祿之學聞見不爲不多矣疑殆處闕則不泥聞見言行上寡尤悔則學有真知正以藥其聞見之病孔子又曰知之次謂聞見而知者乃第二義也敬者舉直錯枉之本蓋敬則直而無枉以直舉直枉

者自能錯之

聖賢大學之道世無必用功無必成自格物至天下平是一段事不分體用並無遠近隨處格致孝友是亦爲政正是聖人之至其理處治國平天下總是此理何必分爲兩截

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三綱五常天地之元氣治天下者須識其元

八佾篇

八佾雍徹自僭公廟於私家始廟之僭禮又自魯惠

論語初記

卷六

七

公以後始孔子罪三家蓋僭寓責魯之意得失之漸本在幾微故直究其忍心

不佞禮樂何益不仁則血脉壅塞雖有禮樂不相浹洽不仁而禮樂爲虛器猶痿痺而手足爲具形

文獻不可徵郊禘不足觀此夫子爲明禮制而發或問禘夫子曰不知非不知也有難言者故魯之郊禘夫子於春秋竊取大義而著明之呂氏引荀子大昏之未發祭之未納尸喪之未小歛一也既灌而往言自初祭以至既徹皆不足觀

三代之禮至周而備非二代之未善有所鑑而後有所備蘇子由論寢泥塗者登陸而安登陸而後有藁稭有藁稭而後有莞簞此言最善喻三代相因之制哀公問社社者民社非王社也宰我善說辭因哀公之問欲起其柔懦而震懾強臣故曰使民戰栗却與聖人格心正本之指異矣

居上以寬爲本四凶有罪而誅放流殛殺各當其罪亦是寬也大學亦言唯仁人放流之若有罪而縱謂之不仁臯止於此而深文以申之亦謂之不仁總非論語初記 卷六 人

居上之寬也

里仁篇

仁者雖到安仁與智者利仁之仁實非二致豈特利仁與衆人惻隱端緒之仁亦非二致小大一分量也安勉一功程也

問志仁無惡是理欲不並立否曰固然然要識得仁體神明浹洽不待臨時湊泊若假湊泊則湊泊不及遂陷於惡神明浹洽隨處生生自不至於滅天理窮人欲也

君子之所以異人全在外境不同而心體如一富貴貧賤取舍不明心逐境遷是凡民而已然功夫全在終食不違仁起造次顛沛自能接續照應所謂合下便做若合下此心未能收攝求其盛衰常變處之如一不亦難乎

孔子我未見好仁者一章只是說誠意無以尚之不加乎身卽毋自欺毋自欺是所謂用力處也快足處止是不欺亦何嘗費纖毫之力

天下滔滔俱在有過之內過有不同恰須觀過是教論語初記 卷六 人

人反觀也

問朝聞夕死之意曰夫子言可死者以知生死之理也他日言人之生也直直則可以生生死一道也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畢竟是不志於道也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小人懷土封土也懷惠寵惠也君子懷德而愛君懷刑而畏君何暇懷封土寵惠哉

總浮於位力浮於任行浮於名君子之所甚安者小人以爲戚益亦不反思之故也聖人曰不患無位患

所以立故終身兢業隨所處而安

曾子真積向是一貫工夫惟其做時不免入于有二故因孔子點化明白便有泮然冰釋怡然理順之意忠恕足以貫天下之道非止學者之事程子曰於穆不已忠也各正性命恕也湛云中心爲忠體物而不遺也如心爲恕擴而充之位育不外是也要之不可及在人所不見中心也大過人在善推所爲如心也君子亦求之心而已

君子喻於義而論利處皆是義小人喻於利而論義

論語制記

卷六

十一

處亦是利觀其惟日孜孜其心可識矣故義與利幾希之間也

以約失之者鮮矣約必有所指反約而理得

公冶長篇

南宮敬叔魯之知禮者也孔子未嘗稱其知禮唯稱其言行之謹則心存禮之會也

夫子悅漆雕開之未信者斯也知未信者亦斯也從事於斯得大意矣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聖人非徒傷無賢君蓋春秋多

亂賢人君子俱無用世之志故夫子假設浮海之言與欲居九夷意相類海不可桴夷不可居則聖人之心誠不忘於中國可知也聖人激發之辭子路執其義故曰無所取裁

自治千乘之賦以下聖人非是別論三子之才蓋仁之事非仁之全體

顏子雖聞一知十若非深潛純粹何以爲顏子蓋子貢終是不如顏子也

子貢向滯言語纔說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

論語制記

卷六

十一

諸人要在心上用功然子貢穎悟恐只是悟所修未必能然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已知下手工夫聖人重激發之

夫子性與天道卽在文章之中猶約禮之禮不出博文之內但門人只看得是夫子文章不得妙悟理性此是狂於見聞子貢可謂善悟唯其言曰不可得而聞早已是涉於聞也

孔圉制行甚嚴子貢不直問其事而問其諡法之文孔子亦不道其非言其好學下問自是得諡爲文之

一節取其可取不爲其所爲乃是學問不然孔圍之惡已自昭然何必更表著之於論文亦何益也此章詳味孔門言外之意最有益於學者

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知則是仁未知則非仁未知者氣質意見所爲知則此理瑩然其動也以天仁在是矣

問季文子出而求遭喪之禮以行此是過思否曰此處要看事理季文子將聘於晉時晉侯有疾故文子有此問若止問其禮意正是當思何過之有只恐其

論語創記

卷六

十一

時思之沉溺或別求預備之幣帛辭命以往便是私意之擾成非禮之思

季文子大槩是有意爲善之人其三思正是意必有意必卽非明照如出莒僕却其寶玉可謂能思矣至其言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襄仲之惡如齊納賂惡在其能逐乎遺大察小反此於舜功之一不

過有意爲善掩飾令名卽此可知其他矣
問君子志道成章必達魯之門人斐然成章矣而不知所裁何也曰狂簡正是有志之士有志而必爲聖

人有志而不爲小人此狂簡之成章處也其時有駁駁上達之勢矣不知所裁是志道後稍入意必不自知其病於此一裁之卽沛然矣若非狂簡超卓懇切之志則雖有聖人將從何處裁起下學之始烏能無病只患志不受裁也

伯夷雖不念舊惡只是清的意思不曾渾化其流則隘聞風而興凡情易起也君子不由聖學難精也

王文正公曰思欲已出怨使誰當微生高市思掩覆之心正聖人於公私曲直之辨嚴察於日用之際者

論語創記

卷六

十三

也

人之不知學者容貌辭氣未必一一中禮處物之際未能一一無怨只不失平直之心自有質地可以爲善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人如此人品最能混合於邪世却是原初智故多端妄立畦徑至於本然之質久而漸盡則詩人所謂爲鬼爲蜮有覩面目者皆是此類故聖人稱引丘明見賢人君子之所同恥且以定吉人凶人之界限而使人必反思其本然之質也孔門言志子路之學增增長善之謂也顏子之學減

克己之謂也聖人之學無可增無可減廓然太公物來順應而已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聖人好學亦只是主忠信好學則其忠信知貫終始不好學則其忠信氣質之美而已

雍也篇

敬則自無不簡肆則跡雖似簡而心已先煩其簡傲之處正是爲煩所動故居簡行簡是多一層簡也

顏子怒不遷所謂不移於乙當然而怒忽然而喜不

論語精義

卷之六

十四

爲凝滯非謂仍遷於彼也顏子過不貳所謂不萌於後偶然而過忽然而復不立意見非謂再發於後也不遷是不兼帶之意不貳是不增添之意

或問尋顏子之樂曰顏子不改其樂樂者顏子之體

無道可樂無樂可尋若言樂道似將一物以勝一物

若言尋樂似在舍元殿裏更覓長安卽體而樂存此

樂何事原不待尋故去其不樂者濂溪尋樂之意也

揚子雲曰千鈞之舉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子德也

先儒每言尋仲尼顏子樂處樂非可尋也戒懼慎獨

之至樂在其中不然是涉光景想象去也

冉求悅夫子之道是在聖人身上尋求但見其高妙

不曾反思夫子之道只在自家心上求取如人游想

在千里之外却又嫌遠涉不肯舉足移步相似夫子

教其試舉足移步到中道時可休歇不可休歇自家

體看如何盡地以自限乎其激發之詞如此實則夫

子曾云我未見力不足者

考者近刑兵家有此指孟之反本無功可依諸將入

門示之推託特遠刑之道非真卑以自牧之心也然

論語精義

卷之六

十五

卽其事法以喻爲學人之一聞一見本無心得視之

虫虫衆氓譬之同在敗軍之中稍能退兵之後爾猶

且侈然自矜何爲其不及孟之反乎

子夏最篤信矣孔子猶戒之小人儒又斥之賤儒爲

信雖善若不自得未免矜持則矜持何所爲乎故一

見紛華遂生戰心縱能戰勝實無熙熙融融能自受

用之意此學之果不可以不精明也

聖人善成就後學如中人以下不語以上非終不語

當有待也蓋雖至教須入有間如醫師之療疾人方

寢食豈可投藥只是聖人誨人不倦善成人如此強
貼之教皆不足以成就人材

衰鬼神者不敬泥鬼神者不遠程子曰只邀福便不
敬

心法難故先難事法在心法之後故後獲仁者先所
難謝上蔡曰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此是難
也卽程子先難克己也之意

自治曰先難告君曰責難豈不易簡之體如何轉入
難處障蔽之重所以有困勉之學

論語集注

卷下

十

仁者自是樂山非待山而後樂也智者自是樂水非
待水而後樂也心在境前故境與心洽因境而起者
亦隨境而滅矣

臣之悖君子之悖父兄弟之閭閻朋友之敗類始於
分爲三體爾自爾我自我須知學問之原安在程子
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學者先須如是觀仁

博施濟衆子貢問功用而聖人說體段堯舜病博濟
卽欲立欲達之心也在己心上求此心可以放之四
海而準所謂能近取譬子貢只欲求人之功用聖人

却要子貢反求之心

問退之言博愛謂仁陽明先生易以公之謂仁何如
曰博愛謂仁與子貢問博施最相似但不知本源知
得本源則愛而得其公者俱在其中矣欲立立人欲
達達人所謂本源也孔子只說愛人不說博愛此獨
何故恐學問之差汎濫於功用不知源頭爾

述而篇

以述爲作因以爲綱老氏之指聖人竊此之雖有作
者唐虞三代不可及矣今特斟酌其間以明既衰之
論語集注

卷下

十

教老彭宗趣未必合於孔子孔子聞善言而虛心感
通故引以見志

問德之不修曰修者修治之謂人自漸染以後種種
習心無非是病治而去之便是德德非自外益者
修德是君子所以安身立命講學所以修德徙義改
不善是修德講學之實得於天而固有於己者不能
修旣不能修不知講學以修之義所本有不善所本
無不能徙改是則可憂

申申天天燕居容色尤見自然之徵

孔子夢周公志氣之默應也非必於行道而有是夢故不夢周公是氣不應志豈曰無是心亦無是夢乎志道游藝始乎道終乎藝而德與仁在其中體道之藝是道也非藝也執藝之道是藝也非道也學之最初在立志志立而節度可得而講矣

據德是可與立之事但得於心謂之德德人所同有唯不據德爾九德成事據之熟而能依仁

憤悱最好是好消息口耳義理豈得不知直從心上討論信不過見不透此時忘懷不得着力不得乃有受

啟發之地

意於行者不能灑然而藏雖賢者不免有行之之意意於藏者不能灑然而行雖賢者不免有藏之之意心不灑然處是孔顏室外人也

曲肱飲水之樂不義而富貴則曲肱飲水若將終身義而富貴之若固有之也

問聖人學易無大過豈誠有待於易乎曰聖人學易不爲誑語只是聖人心體神明真知陰陽屢遷人心不可稍間時時對天時時用易一念聲臭之微必令

淨盡聖人終身學問非待此而無過亦非自知聖而不學也且聖人乃是人類中之聖非別有奇異衆人危殆之心聖便從微發處察來故有精一之學只此精察卽是出類人愈聖而戒懼愈精所以卒能立于無過之地也

問雅言詩書執禮曰詩者天理之流暢言之欲人於心無所滯書者天理之運用言之欲人於心無所疑禮者天理之節文言之欲人於心無所肆聖人心幾天理理與經符其所常言只此三者之變化

問聖人何爲藉發憤忘食之功曰欲做一疵不存與天無二工夫全在發憤孔子發憤風雷之實體也實體無停機機常運則天樂常存寧知老之將至孔子每自言丘之好學於此特發得親切此學惟顏子好之觀其不遷不貳時便見其發憤之志不改其樂亦將馴至忘愛之地矣其餘羣賢如子路愠見子夏交戰忘不得憂處只因非真發憤進此學也

聖人好古虚心證道也必於古人者古人成德乃吾性發見之已然者爾

天生德於予聖人之自信也微服而過宋是處物之道

聖人無隱之教聖人之不容掩卽二三子之不容掩也聖人日用動靜無非此理發見二三子灼然見之而無所昧何故亦二三子本然之神明也却不曾察識此機便做自己工夫又疑聖人靈應變化別有隱微問難不休是舍見在而驚千里之外自懷玉而憂貧也夫子指日用不可掩與二三子灼然共見而不可昧處卽此密察存養便是作聖之本蓋眼目前第一進步功夫也

雖不知學不敢自滿猶有恒心恒心之亡起於矜肆故曰難乎有恒

文莫吾猶人聖人因人之用心於外故以此教之若聖人之學合下自非文自文躬行自躬行者

聖者之地位不可擬議爲之不厭所以入聖仁者之推行不可必期誨人不倦所以行仁所以不厭不倦者蓋常存不息之體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

君子所居甚易坦蕩蕩而無戚戚皆從喻義中有此

受用

泰伯篇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怡怡融融更無窒礙孔門惟顏子能之亦惟曾子知顏子能此

曾子以托孤寄命臨大節不奪爲君子節目之大孟子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爲聖人節目之大

典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好惡之真節文之禮和平之

論語集注

人學本

三

樂皆人心本然所有於詩於禮於樂而興而立而成譬之物之達泉而然火者也故經不可泥亦不可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聖人能使人循塗守轍不能使人知蓋知者豁然自悟非聖人所得而與也其實學問之道循守易徹見難

好勇疾貧亂也蓋當以安貧之心而好勇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蓋當以不已甚之心而惡不仁也驕吝總屬有我程子言不能改過亦是吝大率不慨然處是滯吝也

三年學不志於穀古人入仕自有其時非如後人汲汲貪位慕祿者南軒以善解穀意而歸之自得之難其言蓋當深味之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君子不憂人道之未善先憂人信之不篤

或問周公坐以待旦孔子如恐失之莫非助長否曰聖人之心融融杲杲見義必爲直是淹留牽掣不得學者先須會聖人明潔本心則知猛力處不失優游之體天之雷雨無不甲拆卽此意也而天道穆穆何論語初記

卷六

三

有於助

禹之治水禹敷舜之治稷之立民稷繼禹之緒契之陳常契繼稷之教皋陶明刑皋陶輔契之常伯益治山澤伯益掌皋陶之野禁猶之四體通爲一身

於宗廟則備物而孝思神於朝廷則謹禮而美黻冕於田野則愛民而力溝洫幽明遠近並無間隔禹之所以無間然

子罕篇

夫子每每言爲仁門人記夫子罕言仁聖人善教故

唯因病而立方門人善學故不泥方而言體

子罕言利如無不利之利聖人言義不言利言人道不言天命言心不言仁欲學者於本分內修爲有得力處其實義之所在利之所在人道既修天命自合心存則仁存聖人用功夫本末先後門人記述得親切如此

聖人罕言本體正是聖人善提省人使人有自悟處則聖人言表本體躍如至賢人以下往往說得本體太盡故孔門之人才也實賢人以下及門之人才也論語初記

卷六

三

虛由籍得太易轉人善時知解樂由實得自得故也古者燕饗朝覲君臣情洽舉解獻壺之類既升堂上將降階而拜君辭而升極辭而降君臣交盡之道也君辭其降臣不辭而拜謂之拜上夫子以凡拜安下辭令勿降是在人君情禮如此豈可泰然遂拜乎聖人誠敬之至於君臣大分纖毫不敢放過故守之嚴毋意是毋私意毋自欺是不欺本意本意是天理私意便着物欲如人有億度事之意卽是滯物之意非誠以照物之意也故誠意卽毋意慈湖執毋意而病

誠意之說殆未之精思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自信故以天自處而不疑

聖人豈能聖人又多能聖人不多能此三語者可以見時人賢人聖人之別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無知何也曰有知之學是聞見形迹之粗無知之學是查滓渾化之體答鄭夫之問而竭兩端見其隨機而應爾就所問之事而精粗本末舉之無遺未問則無知答則則已盡故

論語制記

卷六

子貢

謂之竭蓋無知之知是真知也真知無限量亦不須管帶只就事論事俱見全體聞見形體之知恰似充實聽其答問處便要照顧牽纏反多滲漏

聖道只在高堅前後之間呈露但仰鑽瞻忽便無交涉須是博文約禮方有入處或高或深或前或後依舊躍躍可見畢竟測度勉強都用不得

顏子博我之文約我之禮竭吾之才所謂爲仁由己也

精深玄遠見得說得何以云知惟將如是之見收攝

亦有一分之爲實斯有一分之發明不見顏子總知高堅前後必竭才博約方有見也

曾子立死而後已之志顏子得欲罷不能之機

仲由行詐非如後人之欺僞只照管不到不中理便是何則失實理則入於虛也

七章之衣六命之服吉與煥生於安僭侈便須矯飾何如只從實也

國風者禮禮用之房中以達於里巷所以一道總而同風俗在因始則以爲先賢清廟明堂則用雅頌夫

論語制記

卷六

子貢

子自衛反魯止言雅頌得其所舉其成也

或問不爲酒困孔子何以謙之曰書云汝剛于酒詩曰旨酒思柔以醉爲節不及亂乃聖人剛柔之會見其小大惟一之德然非精於體道何以能一乎聖人之謙蓋聖人體察之精也

川上之歎道體如是聖學亦如是川流不息縱有險阻勢不復迴如其至順更何妨礙孔子至順者也顏子不迴者也

張思叔論逝者如斯夫斯是不窮程子發之曰只一

箇不窮如何便了得蓋所以不窮者是源頭能知止者便不息也

富貴貧賤盤根錯節到來自能善解孔門只許子路顏淵子路近志士顏淵近仁人

不伎不求始終是善病在終身誦之則非無我不息之體故曰何足以滅要之道一也存之則爲善執之則不足爲善善不善係乎學爾

可與共學取其志可與適道取其悟可與立取其修可與權取其化畢竟是志在先方有悟處

鄉黨篇

孔子心學之妙見於鄉黨一篇乃聖人日用精密之處堯舜之卷舒作止不過如此門人又善記事首敘其言辭之變化恂恂便便闇闇侃侃蓋終日乾乾忠信修辭之終竟盡之矣

丘未達不敢嘗是聖人之自然羊叔子非醜人者遂飲其藥是陸抗之矯強立巖墻之下嘗未達之藥此類皆非本分

先進篇

從先進之意自然備後進之文儀文是從或至於以文滅質矣

問孔子何哭顏淵之慟曰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真機之發而不能已也門人以爲慟夫子卽抑而止之便是禮之節哭而至於慟乃是禮之情何過之有

知生自知死一氣聚散生卽死之理也事人自能事鬼神一機感應感人卽格神之心也此心此理試自求之何等直截明白太子蒯瞶切孔惺於臺子路赴之非但死輒之事而已其意實恐孔惺見刼而傷衛

論語初記

卷六

三

國父子之親故以處難之道而往也被攻而死死且從容於義甚正只是處難於後不如孔子辨名於早故學貴早辨

閔子言必有中聖人與之以其不言子貢言而屢中聖人抑之以其多言

論資稟則鈍者利之根明者晦之自子貢之悟不如曾子之魯朱子亦曰敏者略綽看過無滋味不耐久極好煩惱故聰慧之士如晦如鈍纔有入處若是大明敏又合下便是蓋是顏子淵程明道之流

不踐跡不待講求格樣善根自萌雖不入室達其生理莫之禦矣孔子所以思善人不得而見也子張聞見既多孔子特發其善根

子路聞斯行之類于不達不情聞斯行之或有助長之病不達不情自有蘊籍之妙夫子因子路兼人故遇之爲學不可達情亦不須猛烈乃是類子家法也人民社稷本卽是學問子路之言非謬特子羔未及強仕年力抑或貴者大夫之私邑聖人不詳言而止惡其佞尤見含蓄氣象

論語精義

卷六

子路

能盡日用之道則能盡天下國家之道曾點有合此道哉夫子與之曾點直是天資高明實未有此達詣認此光景遂謂自得無遺落世事不可放過者亦自放過故隨許三子所以教曾點也

夫子與曾點點之樂學者更須善會若待風浴而後樂執風浴以爲樂忽然昇之千乘之國此樂復何處尋也

問禮之願望而對曰坐於僂人之中而汎問及之願望方對動容周旋之一端也子路率爾而對于路於

四子同侍之時無從容辭讓之意故曰其言不讓蓋言動由中不讓是心處也

顏淵篇

克己那魯曰約己象山曰能己皆非也還須作克而去之所謂己者非但情欲意慮之私若立己對物便是妄動謝上蔡云立己與物何時能與天爲一手故知克己卽是希天之學

非禮勿視聽言動察識其非非心存而何心存非仁存而何

論語精義

卷六

子路

禮者中而已中而發之謂之和顏子復禮復其受天地之中者而性盡矣孔門約禮文之以禮樂皆是學也故不曰復理而曰復禮明至中也

人於軀殼上起念者謂之已天下歸仁天下之仁皆歸也在獨知處處克故曰由已在日用處認察故曰非禮勿視聽言動

仲弓問仁聖人告以出門使民無所不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可見爲仁者必顯微物我無間則無往非天理之流行若有間處便成窒礙矣

人雖有慢易者見大賓則必恭承祭祀則必敬自有之心不曾泯沒然出門使民仍復慢易是自肆之心何自欺之甚也人能察此恭敬之心出門使民常常如是則無往非真機之發用矣故謂之仁

克復軌道敬恕坤道易有乾之聖人有坤之聖人聖人兼先天後天而不違奉天賢人只奉天時而已要之明睿爲體先物有主者乾也故爲克復爲恒易爲兼先後隨處提省歸物有制者坤也故爲敬恕爲恒簡爲奉天然德合無疆則成功一也忠信體乾敬義

論語制記

卷六

十一

體坤亦是此意忠信知以貫之敬義立以兼之敬義立處便不習無不利卽是可與幾可與存義

其言也詎雖是因病與藥畢竟爽快多言人之常情節情養志學問得力時也學到能詎已是大賢地位朱子以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論浩然之氣可謂得

孟子論學之源

庸受之慙不行是明一朝之忿忘身是惑

同主忠信矣又何以從義曰徙者正忠信之違接續之學也惟其有主是以能徙

夫子兩言辨惑之學一曰愛惡一曰一朝之忿總是七情勝後自增紛亂自生障礙謂之惑七情勝後之亂正當辨之於情動之始辨惑只崇德中事有德則自無惑也

盛德自然周旋以忠信爲德周旋幸免一世只作僞便休此夫子聞達之辨

自知乃所以自愛知人乃所以愛人智之所以爲仁達一念之真知仁不可勝用

子路篇

論語制記

卷六

十一

有司之事莫大於赦小過舉賢才使小過可改賢才可勸是一舉措之間而見作新之機赦而不舉則不明舉而不赦則不容

樊遲學稼之意未可遽說處鄙近利孔子推論君子小人之大分修身感應之大道而力田之効所不待言

國風雅頌之盛音天地之中聲也味嘆之淫液之則性情理而中和會故誦詩三百足以從政猶書之樂教胥子易其偏而至於中故也若徒記誦之不能反

之性情依舊寬者不立直者不溫剛者虐人簡者傲人則氣質偏駁而不化舉措必不適宜不能從政亦何取於誦詩耶

衛公子荆善居室亦道中之一事聖人虛明遂取其善因語門人以爲處置家務之準凡人急則不知止廢則事無序皆與公子荆異矣

行已有恥即恥躬之不逮言行相顧存心之學也能使四方中和感物存心之用也故爲士品之最稱孝弟慈信果皆居其無爲小人儒小人而謂之儒

論語初記

卷六

十一

硜然小人哉小人而謂之士不可不謂之儒不可不謂之士以其習也不得爲君子之儒下得爲君子之士以其志也

義理纔絲毫不盡便不能切切惻惻氣質纔絲毫不化便不能怡怡

憲問篇

仁則無克伐怨欲之心原憲能制克伐怨欲之發而已易曰頻復厲發而制制而發何時淨盡非厲而何夫子曰義無咎也即可以爲難之意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志與氣便不貫仁則浩然纔懷居便滯物風雷遷徙之意微矣故勿懷居居者但意之所好而至於安即是

治世之言危故昌大而世治衰世之言遜故工美而世衰

羿善射奡盪舟是奇特奇特乃是濟惡禹稷躬稼是尋常尋常正是率性

君子有不仁小人未有仁聖人決陰陽淑慝之分爲君子定界限者弘矣

論語初記

卷六

十一

左傳載子產鑄刑書及語子太叔以猛孔子終以惠人許之亦可以見子產惠以行嚴終有古人之風貧而無怨進於無諂故難富而無驕未至好禮故易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爲滕薛大夫此見孔子善用孟公綽也若他人不失之用於滕薛便失之棄於趙魏天下始有遺賢矣

後世學者多恃天資之美不能盡天理之極卒之血氣用事而已智廉勇藝不外乎天資之美文以禮樂不倚乎天資之美禮者理也樂者和也循理而樂德

性用事故曰成人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亦是臨事操持涉對待之學非聖人惟一之指也雖能學問而非學問之至者故曰今之成人

孔子斥霸之詞見於論語者惟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蓋非惟斥晉亦以斥齊也正譎俱指桓文之事而言夫桓公實五霸之首以力假仁猶憑籍正道然作法於假而其流之弊至晉文則并其事之正者亦無之流弊不已世道人心豈可勝嘆細釋此言知學術誠不可以不明也

論語初記

卷六

七

聖門諸賢天子不輕許其仁子文子之屬唯曰未知乃稱管仲如其仁當時門人據事上問孔子亦就事上答若心法之微則在言外

祝鮀佞王孫賈欲媚竈孔子絕之如彼治宗廟治軍旅孔子用之如此便見聖人得邦家而用之不易入而治化其惡則其善而國無廢材矣

伯夷典三禮以直祝鮀治宗廟以佞直者此心之可以對於神明者也心體不直而工於祝辭是佞也已其他巧言而行違又可推矣然而能治宗廟者禮曰

識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蓋祝鮀備陳器數猶不告朔而存羊也故亦可以爲治與夫格於神明者則天地懸隔矣要之伯夷之直亦不廢祝鮀之器數所以將之者有本爾

有君子之知有小人之心知君子上達達天理也小人下達達世情也世味深則天理滅然君子之達不外乎下而達其上也

孜孜爲人之心卽孜孜爲己之心孜孜爲己之心卽孜孜爲民之心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

論語初記

卷六

七

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轉移此心而天德王道備矣

獨爲君子先有獨爲之過矣何以爲君子故恥獨爲君子可以見其寡過

逆億總能切中一二只是因暗故疑事變無端伎倆有限本心愈暗自增障蔽而已若虛明全體却無際畔隨物感應自然昭昭而不可欺何用逆億覺與疑大相反世人却在疑處認以爲覺此之謂顛倒而不自知矣

驥之力本不可及于日驥不稱其力德與力殆非有二者之分蓋八元八愷之才惟自成其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宜慈惠和之德必如是方是真力真才○莫我知聖人之獨知也聖人獨知與天爲一我者天人之會聖人由天由人者不怨尤由我者用下達上卽作易者專明消息情偽然消息情偽無容着意唯盡人合天隨事觀理而已夫不怨尤則不着害天理之意盡人合人乃有達天理之功故知我者其天

論語初記

卷六

三

夫子與門人問辨獨于子貢最多夫子教人求之於言語之外獨於子貢最切莫我知欲無言夫我則不暇如此語類不一蓋言之了了猶爲牽滯心之間閤自然神明于貢於孔子沒後廬墓六年蓋到此地位方知及門種種教誨皆是至藥也

委窮達於道之廢興而又委廢興於命此聖人窮天理之盡

問聰明生知之質何爲系於至誠曰人生而靈聰明本由天賦唯不學則乍實乍虛有靈有蔽程子曰修

已以敬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敬則自誠誠則方得聰明之盡惟無所蔽更非有加

孔子之去魯也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待原壤也母死而歌則若弗聞而過之夷侯則責之又杖之此聖人所以曲盡君臣朋友之誼也

互鄉童子則進之未進而進之也闕黨童子則抑之既進而抑之也此聖人之所以善教

衛靈公篇

聖門賢如子路只是猶帶聰明強力自持之意陳蔡之厄雖支持得過愠怒之容不覺發見惹拂逆實境

卷六

三

必是實有得其力方泰然也故曰知德者鮮矣

靈公問陳與犂彌論孔子知禮無勇之意同孔子夾谷之會陳兵如彼於靈公之對又稱述俎豆如此氣象從容而各有攸當

言忠信言吾心之忠信也行篤敬行吾心之篤敬也參前倚衡舉此以見心之無間也

忠信篤敬是工夫亦卽心之本體參前倚衡則本體常在更無滲漏處

志士仁人志士英爽仁人從容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所以行所以乘所以服所以舞所以放所以遠必有根本行之乘之服之舞之遠之放之其作用也反躬之切者責人必薄責人先責之在已明在內也自治踈略者責人反周責已無關乎責人明在外也人心之明發見反照則責已外照則責人

言不及義而合汚於世奸行小慧以微利於已此古今流俗之通弊所可慨嘆

論語初記

卷六

季氏

君子義以為質者正以其禮行遜出信成而為君子不然是行義而已非由義而行也

君子不以言舉人言不舉人不失舉人之則也不以人廢言人不廢言不失用言之則也無非虛其心以盡道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與道本離不得人自離道便是非道弘人也宋儒謂道如扇人如手是二物也失之矣

春秋之世毀譽失真直道之行或不如三代是非之

本心所以直道而行者則未始異於三代也孔子因論毀譽直指斯民之本心

充史闕文之心而自矜之心亡充馬借人之心而自利之心亡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矜故不黨不爭故和矜涵不爭和復歸於不黨中和一源故也

知及之既已惺惺矣仁守莊涖動必以禮是常惺惺法也學者只知及之便已故成空知

君子貞而不諒義以方外曰天道之貞裁制之義皆由敬生諒則不裁當否信而不易是非義也本體之敬失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陽明先生以為空作惡當從之

有教無類成已成物總言天命之性

辭達而已達故言中倫達故聲為律及其用也可以行蠻貊動天地何以能達惟忠信修辭者能達之

聖人相師冕之言懇到答陽貨之言從容一誠之變化也

季氏篇

直諒多聞皆是實便僻善柔便佞皆是虛直言信行
博聞不可僞者也便僻之威儀善柔之媚悅便佞之
口說皆可僞爲故聖人取友之道歸之於誠

樂節禮樂其中日和樂道人之善其中日新樂多賢
友其中日虛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已是誠意之學至言求
志達道未見其人則時世然也須知誠於好惡便是
求志求志所以達道原非二理

人心乘氣而動少不能秘藏而生淫心長不能降抑
而勝心老不能精進而生住心故君子有三戒

心通天命至道凝於聖人釋氏既知明心如何不畏
天命老氏既知爲道如何不畏聖人

孔子言畏聖人之言須知如何是畏後人多以異端
爲侮聖言不知用臆度而知者如翫戲而棄此卽吾
道中之侮聖言者也

君子九思蓋事各專其一故有九人先立其大而能
知所當思未始不歸一也與四勿在知非禮上用功
同

陽貨篇

程子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若謂惡非性則性有外
若謂惡是性則性不純皆非也氣拘之後人性不同
惡依性生故爲惡之性亦性也習善之後性源如故
性本至善故無惡之性乃真性也性善如水源性惡
如流濁習善如澄清

上智與下愚不移自不肯移爾若自肯移誰得而禦
之夫子乃甚之之詞非決絕之詞也善讀此章又知
足以堅上智之信道而發下愚之良知

論語集注 卷之六 陽貨篇 聖人
君子愛人知道故生生而不容已小人易使由道故
持循而不敢外

聖人虛明應物聞召忽感興周之心卒不往止乎義
也天地雷霆風雨忽然遂止聖人感應與之同流
孔子六言皆善人之好也惟其不學故私意得以蔽
之反成其好高有我之失

孔子既刪述六經學詩之訓獨多見於魯論雅言以
詩爲首成德以興爲先蓋六經總是一理獨詩悠揚
諷味易於感動天性宜其壅滯達其善機只熟讀他

經文義容易滯於言筌或爲理障要之明智之士隨其所學自然心解不必專事學詩若善機原淺膠固不通雖誦詩亦未必深有所得也

學周南召南可以不面墻何故關雎麟趾之意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是風化之源

鄉原德之賊口非不道中庸只是心術之卑非高明之中庸卒歸于愚不肖爾

道聽塗說是資見聞大畜多識是畜德

論語集注

卷下

第十三

古者民有三疾今或不然只是疾上又生執認故增添過失出來

問以廉屬矜者何也曰廉而不矜則亦不以廉名矣

微子篇

問殷有三仁微子之去爲存宗祀矣箕子比干豈逆知必死而以死塞責乎曰人臣諫君只可言不避死豈可言必於死三仁相命之意其初俱欲諫紂故箕子之謀并父師少師呼之微子若無帝乙欲立之箕子固不告之行微子亦不欲行也因微子斷然

可諫之理故不得已而行當時箕子義不忍商之淪喪思所感發比干亦無一言志在諫諍俱懷庶幾聽受之意爲奴與死是諫而不聽以後事若先料必死以一死塞責便非自靖之心何以謂之仁也

問柳下惠直道三黜先儒謂必有孔子斷之之語何也曰微子一章多論出處而以孔子爲準孔子是無方體之學仕止久速莫非天道流行其機不爽柳下惠之出處必至於三黜而終不枉者此其道之直也然三黜之間三仕而不去父母之邦未免和而不能融化故仕止久速之際不得圓神所謂偏於和也龍魯論者承柳下惠一章兩敘孔子行蓋孔子用世之志非不急急而幾微之際圓神如此此便是斷案何必更求斷語也

柳下惠爲士師而不以三公易介志士不忌在溝壑此之謂逸民惟其立見乃能如此超脫若夫子之異於是只是自然也

子張篇

子張曰祭思敬喪思哀臨祭而思敬臨喪而思哀思

之所及猶難謂之可已思所不及亦不至於怠惰放逸之甚耶夫子只言吾何以觀之哉知其所觀而可以知其本矣

子夏篤信謹守見未融徹全賴師資故做工夫則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張無誠意惻但難並爲仁病在矜高故做工夫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問子夏言小道致遠恐泥則農圃之屬君子果不可爲乎曰子夏所言小道不止農圃之屬知得如何爲大道則凡降此一等者皆小道也所言泥遠是言道

論語集注

卷之六

子夏

泥不言事泥安身立命果大道也則雖尹之躬耕諫之版築烏能泥遠安身立命如其小道則雖講習修爲從事學術不免別成使倆不善化裁况農圃之屬乎

月無忘其所能乃子夏篤實之學所無亦只是本然之知常常知覺精之又精不失本然之知是無忘也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曰人之爲學始必立志可謂之志未可謂之篤志立之後必有思索可謂之思未可謂之近思唯博學而志益篤切問而思愈近

心常存存豈非仁在其中

君子致道如致曲之致極其道到至善之處也致道是主意學則其致之之功

吉人之詞寡故聽其言也厲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夏是孔門多文學者故有此言周原伯魯不說學當時益有全然不學文者閑子馬謂學殖也不殖將落此喻學於貨殖之殖是以不知學也

子張爲難能也然而未仁爲難能便見其歆羨之意

論語集注

卷之六

子夏

是增益之美行非克己之實體也故曰未仁

問親喪自致曰人不自致處只是念慮夾雜便不徹底卒然遭莫大之變此時夾雜之私一時屏盡真純之體痛切不禁故凡人皆可致不能致者依舊雜念入之故也

君子之不仁日月之薄蝕皆是氣之偶違只是分數少

子貢論夫子之牆要有入門處後節敘綏來動和是美富之發用日月是美富之本體學者發大信心是

道之門

堯曰篇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周親只是周室之親親宗室外戚也舉仁人則其道至公而周親亦在其中黃勉齋日抄正合此意云免得添紂字及改周爲至也管蔡則誅之箕微則用之何必周親

五美之惠勞欲泰廢爲政之所必有但不貴之惠勞之勞可欲之欲不慢之泰不猛之威斯則謂之美四惡之事殺戮視成致期出納亦爲政之所不免但論語創記

卷六

學

不教之殺不戒之視成慢令之致期與物之過吝斯則謂之惡尊美防其入於惡屏惡欲其歸於善總是研善惡之幾知命知禮知言此三知者通爲一知人之地位有富貴貧賤人之日用有動靜作止人之發言有是非得失本心精明則自然知得富貴貧賤係乎命動靜作止依乎禮是非得失生乎心

論語創記卷六畢

說經創記七

原板留衡湖書院

德清蔡汝楠子木父著

孫男武重梓

大學總記

大學中庸是禮記中各爲一篇之書識得原是一篇然後脉絡可尋

大學明德新民包括之書子思慮久而馳驚也故攝之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渾融之指孟子恐久而支離也故約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大學補註

卷七

十

大學是明玉道之書故曰明德新民然都會在止至善上用功格物者止至善之別名毋自欺求自慊靜而體察於忿懣憂患恐懼好樂動而體察於好惡家國之孝弟慈治平之絜矩忠信皆格物也自獨知處而意而心而身而家國天下無時無處非窮至其理之功求止於至善之地甘泉先生所謂隨處體認天理是也空虛權術之學益見其陋矣在止於至善士之學也皆希天也其曰希賢希聖者漸修之序也

天下萬事萬變能一一理會推窮世無此人縱有此人或是末截學問大學與窮處只一句心法曰知所先後人專事本始而未終可排

大學格物卽孟子萬物皆備反身而誠之學也孟子言物而歸之於誠大學言誠而體之於物

修身者天德王道之總逆泝之格物則有依據順推之平天下則有本原非言語聞見之學智謀功利之政也

大學之知本近道在中庸爲知幾入德

本學格物

二

湯之盤銘不見於經詩云聖敬日曁書曰終始惟一

持乃日新可考見成湯之學更無別事

伊尹之降與皋陶之期無刑會子之哀矜皆有使民

無訟之心子路片言折獄不可謂不得聽訟之道但

恂恂威儀之至不可說今更須進一步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恂恂威儀之德有不言之信不

威矣

弗氏之學無格物便關了誠意格物之學非誠

意故亦不得謂之格物

拚惡著善天機之動從獨知發者小人因此而慎獨卽爲君子

誠意正心修身三章好惡格其幾微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格其留滯親愛賤惡傲情哀矜畏敬格其偏僻留滯偏僻未盡處亦不可以言誠

堯舜帥天下以仁仁者孝弟慈之總物知意心身之融洽徹盡處也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所以惟日不足也學至有無之盡自然過

大學制意

二

三

化存神

由絜矩可以至於不喻矩矩人之所自有但不絜爾

好人之所惡起於好已之所好惡人之所好起於惡

已之所惡武三思所謂與吾善者爲善人與吾不善

者爲不善人幾微由我之私天下大戮之道在是矣

忠信盡心之謂也聰明睿知皆由此出驕泰作聰明

而不盡其心忠信之反也昏蔽拂戾皆由此作義理

所在放不過處便是盡心之功

大學言忠信得大道楊慈湖引戴記謂忠信卽大道

忠信人之本心豈不即是天下公共之理本至易至簡但纔說忠信以得之則惟危惟微之間自有多少精察之功須合而觀之本體與工夫俱可見也

相天下須是心量人之有善若已有之此王之吉人也人之有善未必媚嫉只是不好成人之善便是人之凶德也

誠意章之好善惡惡正心章之忿懼憂喜修身章之知美知惡齊家章之好仁爲暴治平章之好人所好惡人所惡同歸於察好惡好惡之一止於理者爲實

大學御覽

卷七

四

餘皆非真也知真好真惡自然無作惡矣

惡媚嫉之臣而衆賢和於朝惡聚斂之臣而萬民安於野

大學創記終

說經創記八

原板留衡湖書院

德清蔡汝楠子木父著

孫男武重梓

中庸總記

程子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中庸始於天命之性終於上天之載此本天之說儒釋之辨也

程子以中庸爲孔門心法泉翁云中庸以人爲天地心故從心上默察而中和位育不外是矣故知本天以言心則中正本心而棄天則偏枯

程子云善學者却於已發處求之此中庸之指定性中庸御覽

卷八

一

書亦云遠惡其惡而歸德也非此戒懼慎獨工夫之密而內外合一之學

陽明先生言中庸括大學一書爲首章此言極善理會然大學中庸實相爲表裏皆在獨知處用功大學明根本發微爲枝葉中庸斂枝葉歸復於本根未有枝葉茂而可離根本者亦未有根本盛而不能發散枝葉者故曰相爲表裏也

中卽是庸看來有遺不及之際多少崎嶇傾側因遺不及而謂之中因中而謂之庸中庸豈是講求湊泊

之所得也

不睹之睹不聞之聞謂之莫見莫顯睹之睹聞之聞
滯於尾而非至見滯於聞而非至聞也

道本不可須臾離自戒慎恐懼以至中和位育無動
無靜總是猶更不離也

中庸言道不可須臾離釋氏言道自不須臾離故
學有學釋學茫然

中庸只說已發未發本文不曾說動靜有未發之動
有已發之靜性體動靜兼也

中庸創記 八卷八

陽明先生云未發之中只是此心本為情欲汨掩便
是中即和和即中體用一源故程子教人未發之
中一理渾然萬象森羅已具若專指靜則能觀時已
非靜矣

呂云小人反中庸無忌憚而自謂之時中游亦云小
人竊中庸之名而實背之是中庸之賊中庸首釋經
而嚴此辨以闢門牆之外道下文賢知之過亦是反
中庸也

舜好問好察只是聖人明覺自然觸處無有遮隔所

謂沛然莫禦乃君子時中之極則也

問察聖人感通之自然隱惡揚善用中聖人問察之
作用

不能暮月守不能着之心胸執權衡而用時中則亦
聞見之知而已

程子曰權稱錘也釋權義最精加不得一星減不得
一星方謂之權易曰易以行權順之至也故聖人

不能今之所謂權者人於邪僻而相倍從
記曰反情以和其志已發時正當體察未發之中

中庸創記 八卷八

舜執其兩端物有兩端自然之理用中而一以貫之
品別事物之智能反思則吾獲陷弊自然能避揀擇
道理之智能實用則所擇中庸自然能守如此則智
貫始終不如此則智成影響

問舜好問顏子無問難何也曰顏子無問却存善問
之體聖門諸賢問難皆足以為射行之實顏子明睿
便能服膺何暇更問舜特立之聖終其身舍好問無
學要之顏子無問舜好問總是中心沛然故也

顏子得善則拳拳服膺顏子高處在擇中庸故瑩徹

而服膺自不能已子路非不勇只是義理不得分明故不能具體聖人也。要分明只虛心默求中庸自見無倚之強與有倚之強不同中立而不倚則南方之寬柔北方之剛勁皆倚着不得。

索隱行怪不爲曰吾不爲半塗而廢不已曰吾不已卽不爲者而爲依卽不已者而爲不悔則曰唯聖者能之兩承以吾者實以自修也終之以聖虛以望道也總是聖人不息之體。

聖人不能知卽夫婦能知的道理孝弟之道愚夫愚婦孰不能知至通於神明格於上下以此事天饗帝則聖人必待學問之功方見得徹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盡爲之性而吳天盡魚之性而躍淵盡人之性而參天地贊化育人盡性之學在於盡心而始於有事善乎朱子有言鳶飛魚躍之意非有事於此察見於彼日用動靜無非鳶飛魚躍之機也人能知此自能體性之盡。

費故日用無非聖道隱故聲臭俱無有日用而不能知者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蓋從隱處察見其貴如

此

以人治人自有自求道不達人之事也忠恕以人治人之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責之于臣弟友者以之事君事父事兄處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事也。

或疑君子素位而行中庸既叙當貴賤處憂難於前又叙不陵不慢不求於後如何用功曰兩節俱是素位俱是居易但當貴賤處憂難處盤錯未臨却將上下人生隨身所處不免於事上臨下合下能

素位而行他日何處盤錯到來論語論聯合存養正是此意大都聖賢只有此學問有著力處自有得力處慎無於目前踐過更說處窮處通也。

鬼神之爲德程子所謂造化之迹者正指祭祀之鬼神故全書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又曰只氣便是神要之天地之所以生成山川之所以雲雨門行戶進中雷之所以會聚無非陰陽之氣孝子之所以享祀先人君之所以享帝王儒臣之所以格先聖亦只是氣感人纔敬氣便專一專一自然流通故格享俱在

人心中庸所以歸於誠之不可揜也

昭明似太虛焉高似太樓恰似秋人之氣與天合者則其發揚自然有此

周公成文武之德成其德非成其意也蓋自太王至季文王至武王竟受天命而周公承之以制禮作樂焉曰未受命未猶終也

祭從生使敬由已出喪重禮德貴以孝降此在夏商堊祭及大夫期禮必有不虞周之有定議者

議禮載士祭禮特牲饋食之篇太夫祭禮少牢饋食之篇天子宗廟祭禮無可考見中庸春秋修禮廟以

下却是廟祭之全禮又卽以大夫士禮等而上之及周禮小宗伯以下職事考之成周宗廟祀典殆不因

儀禮之缺至於湮廢只要有斟酌之本則先王之禮不患無可采也

哀公問政一章知兩所以行之者一也則知修己治

人之道矣

好學力行知恥好也力也知也知實體故知修身知實體便知體物故知治天下國家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只是爲要接續擊破愚蒙在此頻頻提省況非愚蒙者乎

自誠而明必明而後可以言誠若無真知必其無實行自明而誠必誠而後可以言明若非實行必其非真知故明者徹始徹終而貫乎誠也

問致曲日記曰曲禮又曰物曲與此曲義同大學所謂格物卽致曲也隨事推致是次於至誠者求盡其性之功

致曲而至於誠則形根立而有形不實則難而散散則不形也故不能著動變

誠者自誠而道自道游楊皆曰以無待而言蓋此誠爲成物之終始爲自有之實心自成自道自不能已

一誠立而仁智合時措之宜更無假借亦無欠闕游楊之意似或如是黃東發非之乃曰無待是老莊之意然則自欺自慊爲仁由已其指果何謂乎

誠者物之終始物言終始終始歸之誠已盡天地萬物之理近取遠求考古證今孰能外此故至誠盡變化之道

知至誠無息則知不誠之間斷知悠久成物則知管晏一時之作爲所以身沒君亡而政治遂衰

德惟一理性則從生故發育峻極三百三千總歸之於德性

道本率性性本發育峻極一體三千三百所以充拓發育峻極之實

朱子尊德性章諸儒紛紛異同今且存而不論其註脚中以存心爲力行此是至當之論後人必以事爲行又失朱子之意矣

中庸御覽

卷八

八

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皆德性本然如此

三重不敢輕故寡過本諸身以下六事三重之道也聲爲律身爲度近不厭遠有望只是寡過而已

德位時謂之三重若雖善而無徵不尊卽不能徵諸民質之天地鬼神契之三王後聖矣與不本之身者總是過也

近貴相得故曰不厭遠貴相感故曰有望

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又總言天地之所以爲大正謂體用之同原聖人中卽敦化和卽川流然而寂感之

際不容有間故天地一德聖人一心

知天道之盛大流行則知本心之深淵不息知本心之深淵不息則知發用之懇至周徧故經綸立本知化達天德盡之矣

小人的然而日亡的明辨也是義襲而取之

人所不見是近也自也微也至篤恭亦是謹獨精處聲臭俱無查滓盡化中間不動不言而天德備不賞不怒而王道行何等氣象小人在人所見處用功却於達也風也顯也未截上奏泊故動而敬言而信賞

中庸御覽

卷八

九

則勸怒則威文采雖有可觀而本心之良愈以晦塞故曰日亡

入德直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中庸總記終

說經制記九

德清蔡汝楠子木父著

孫君武重校

孟子總記

梁惠王上下篇

孟子告君之言利國之對詞嚴謹正法言也召上之對詞達意婉與言也義利之界嚴則其機易過樂不樂之辨微則其言易入

殺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最善啓發處在上者無生物之心在下者無可生之路其爲孟子補記

人來九

殺人何必刃也政之至於殺人只是心非生物之心是心足以王矣譬之草木萌芽便有暢茂條達之理齊宣王不忍之心是春然之知機何不自見得孟子初啓發之反晦初心及曉之再三方曰我心誠戚憐曉得初發之心然尚屬朦朧只因障蔽得重宣王若肯依孟子善推此心在自心上撥去障蔽精切權度自然無時不是此心纔發動處自察識得方是學問之知知得親切也

古之爲士雖無恒產而有恒心今之士可以猛省

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仁智總是勇但要辨義理與血氣爾

畏天之心果見天理分明便是樂天之心以國勢言故分樂與畏

孔子稱管仲息兵愛民尊周攘夷非不知嘉管仲者孟子述晏子告齊景公之言分明說盡古先王巡狩之義其詞旨與謨訓無異非不知嘉晏子者然其器小之論齊人之斥病是甚嚴蓋由二賢學問不純不能全體天理有弊本心見劉天理明有時世情交則孟子補記

人來九

本心雜視聖人博博周備功用迥殊於此處嚴王霸之辨究學問之極非謂其心術皆不端而事爲都可廢也

不輕進退人才方有親臣今日之世臣先時之親臣也今日之親臣他時之世臣也

公孫丑上下篇

曾子服頌子若無若虛畏子路之勇可以見曾子取善之心

一管仲也孔子就事而嘉之曾子辨志而卑之使曾

子移而論事孔子移而論志度之無不同者

大學自意而心而身天下國家便是浩然之氣自格物致知便是知言曾子有得於大學其不動心曰自反而縮孟子宗之

不動心一也而學問不同夷尹惠道之偏告子道之害所以偏且害者總是知不真知不真則養非所養矣冉牛閔子顏淵是大中至正路頭也未到聖人純熟處故孟子只學孔子孔子之學知行合一灼見本體直養而又無害直養養氣之本體也無害中有謂

孟子補記

大學

志

停之法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本體如此則所謂不動照心瑩徹故不動也持志亦是直養助長則害矣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乃是心體未明硬自把捉與無害正相反何以不動耶

言者心之聲氣者志之役知言知其所養養氣養其所知其實則十而已知言兼人已養氣則養吾浩然之氣

志崇如天氣克如地剛大直方坤承乾之氣也

告子以無善無不善為體以不求為學孟子之學是

致知必有事焉正是求則得之也告子分內外聖學無內外次如師次于郎之次暴氣抑虐之謂

告子強制與北宮黝孟施舍同曾子自反與冉牛閔子顏淵同伯夷伊尹柳下惠所養異於告子而所知不及聖人故孟子養氣一章可謂語之詳而擇之精也

氣無形聲故難言塞天地配道義畢竟無形聲也

持志正是養氣不得言專事於心無暴其氣正見持志不得言不求於氣

孟子補記

大學

志

或問陽明先生說持志如心痛曰此正是說告子持志之功言與事俱照不及

道義則神明而氣剛大無道義則隔塞而氣弱小

孟子教人每兼道義而言道言乎其渾淪義言乎其精密盡精微所以致廣大故不曰集道而曰集義也告子之不動心有所倚著而能如莊子所謂得全於酒孟子之不動心知之明而養之定如莊子所謂得全於天

程子曰學者須要知言知人之言如處堂上而知幽

直也知已之言如處宇下而知鑄漏也知所處則知言矣

必有事焉一段爲告子立說向學以上之事故言助不言忘

知皆擴而充之如易之知至至之苟能充之如易之知終終之

戰國學術縱橫其弊使人肝腦塗地譬之矢人匠氏原非其本然之心爲人處便害人至於自處亦未免

爲人役總不求仁察識此心而誠敬存之是求仁孟子論學六卷九

也
大舜大於禹與子路以其無我之盡也是舍已之心自有取與人善之用若分毫憾惜舍已不得本心先礙安望其舉一世而甄陶之禹與子路是正做舍已工夫

伯夷之不受柳下惠之與偕未嘗不是於其不屑就不屑去之微意見其隘與不恭

程子曰夷惠其道入於隘與不恭心則無罪蓋當時夷惠亦不自知其清和極是學力如此斷非自立一

家成其障蔽

滕文公上下篇

孟子道性善天命之性也稱堯舜至善之止也蓋氣質之性與非至善之學皆非所言夫然後謂之一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舜三十徵庸以前孝德備矣歷山河濱雷澤之感應著矣顏

子最純粹故慕舜獨至蓋慕其合下便是聖人更無岐路也

孟子道性善終之以瞑眩之藥蓋可爲堯舜者人之本性不可爲堯舜者人之習心爲學而不用瞑眩之

藥導滌深鋼之疾雖有爲善之意實無懇到之功則天理習心相勝於中如人於一月之內大半爲善止

因病根常在一日攘除人之難而大半之善盡廢矣如何是希聖之學須先瞑眩一番宿積既開過此都是溫養工夫也

江漢秋陽皜皜莫尚何精如之何二可雜言貌氣象誰堪與比曾子見得孔氏明白故見得有子明白人異於萬物丈夫異於妾婦而又謂之大丈夫亦全

固有之性分爾廣居正位大道人所共有居之由之行之且不變塞斯爲大丈夫

大丈夫之事公孫衍張儀是小丈夫固不足言至如居非廣居立非正位行非大道強負其氣亦不可得只是明理盡心則自浩然故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也

世情狹小之居與天下之廣居廣狹迥異然只隔一層徹世情之戶牖卽見天下之廣居

問孟子之好辯不得已曰此最是緊緊處自有天地

孟子論記

七

一治一亂都是氣化獨有聖賢於氣化雜揉之際善作主張其善作主張處便是參贊造化戰國之世人心變詐知學者又入於楊墨之學是固氣化聖賢於此爲得委之不辯哉氣偶不齊而人能主張之亦非人之所爲正以人者天地之心聖賢者立人之極天生聖賢其理本然如此若漠然與世不相關涉其爲棄天孰甚故孟子從天道論之直究本原則好辯者固天道之發也學者先須會此凡聖賢救世之言行皆知其爲分內事矣

離婁上下篇

仁心仁聞只是發見之端觸物而起天機之不容已者有此心而不行先王之道不充此心故也故言徒善徒法之弊以見此心之當充由舊章不愆忘乃以仁心仁聞行王道者故言丘陵川澤之勢以見推心之有準上無道揆爲君者之不行王道由於不揆故也泄泄沓沓爲臣者之不行王道由於無恭敬之實故也此心原能揆人自不揆爾原能恭敬人自處於賊爾不然仁心仁聞之輩世豈乏人而君臣卒無行

孟子論記

八

王道者何也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入乎彼是道一而已矣故真知所以造端托始乎此自然揆本塞源於彼豈容有二哉

規矩本從方圓立故足以爲方圓之至聖人本從人倫學故足以爲人倫之至

親親長長而達之天下是一心獨親其親獨長其長是二心孟子又於其中推得愛無差等是二本可謂首尾皆正

權是天理之恰好處聖人豈有爲嫂溺制禮者權而援之乃是天理禮者理而已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言發之易者其心先放逸何必責其言也

言無實不祥凡不祥者皆不和之氣也蔽賢之人其中必有昧昧而不可知者是爲拂戾之積故曰實不祥夫子以臧文仲廢屨食爲不仁知法季子之言而自戾焉中心不洽而私意窒塞卽不和不祥之謂也樂正子天質甚美惟其向學不緊故有好善而不擇

孟子制亂 卷九 九 人之病

事親從兄楊氏以爲做仁義工夫朱子云若將事親從兄做仁義工夫是事親從兄原無着緊雖是做我仁義工夫與孟子意指不合此語最精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赤子之心真知初發處涵養得此心完成圓滿知仁義智禮樂皆在其中事天饗帝仁民愛物何施不可

樂則生矣而不知舞蹈此自然之樂也聖人作樂而爲綴兆疾徐之法本人心之自然而節之

觀舜之事父文王之事君皆從心之存主處感格流通只是聖學同也故曰其揆一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當時無人稱之者待夫子而後著之乘輿濟人本是小惠却噴噴傳美故孟子發明之大抵好奇喜談最是害事閑略於日用而誇逞於一節使人空踈過却一生者後世之習氣然也又如吳孟宗之孝吳事方殷詔稱喪者置大辟宗先奔喪而後聽刑此極是小事可謂義理之勇乃爵而不傳哭竹未必有無之事則談之不置斯可以見俗尚所孟子制亂 卷九 十

趨學者於此正須詳究孔孟切實之學庶足以破書談之惑而知實用其力爾

泥古禮而非因心非禮之禮也執古說以求正行非義之義也大人不爲乃制禮取義之本也

有不爲者可以有爲如素人倡優則拙鐵鋸則利乃可無敵於六國故人各有能而不足大有爲者定是被小有爲處羈縻之也

信果人之所難然硜硜而信果反爲小人唯義而信果斯爲大人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先儒以赤子之心去道未遠也
愚意但言未遠則已雜於形氣若言純一則赤子亦
未必能然所謂赤子之心正指已發之初心也

程子言志道懇切固是誠意急追求之反是私已學
而至於私已還是志道不切若懇切志道則道之大
原從何而來執爲已有乎人所共由乎日用之功如
何有事將忘而失乎將助而長乎自然精明於此更
萌急迫之心正宜貴志

安而後能慮居安然後資深學者於感應之際義理
是事子御記 人卷本 十

是非雖分辨得未免心氣勞耗如柴立其中乃工夫
不得穩密不從自得中來也究其所到不如暗合處

猶較自在矣

以善服人物我對立以善養人相忘於善

明於庶物盡物也察於人倫盡倫也融洽於心曰仁

裁制於心曰義

周公初欲兼三王時猶是三王自三王周公自周公
德思之後則三王四事皆周公心上事精神心術銘
成一片矣四事非謂上四事蓋三代之王四君所行

之政事也

西周無詩朱子云黍離降爲國風者蓋諸侯助祭則
有受釐有受釐則有告戒來朝則有燕享有燕享則
有陳辭不助祭不陳辭其他不振又從可知則雅不
得不降雅既降雖有風誼不復采之以適於政治則
風亦不得獨行治世之風雅交相爲用者今則判然
失之孔子鑒此而作春秋在詩爲美刺在春秋爲是
非詩之辭婉春秋之旨亦微顯章則暴露無餘婉微
則警人深切孔子所以謂之婉微自謙之中寓微詞
之意也 孟子 卷本 十

取于死生之道天下有必宜取于必宜死生者又有
不可不之間者果傷於廉則不取果傷於惠則不予
果傷於勇則不死此裁制之方也所以能裁者在人
自求之

孟子天下言性一章程子言爲智而發此指最盡蓋
孟子論人之言性正以明自然之性也言性者之失
只從自家知見透得一隙處便言性是惡是混是三
品不自知其穿鑿穿鑿與自然相背馳矣智亦是性

就他知見論性處即可惡之智而非吾性本然發見之智其所論性豈不至於大謬哉學者能以自然之知論自然之性如惻隱爲性要求內交便非性之類則爲混爲惡爲三品之說何從而起夫與畢展如彼高遠只於已然處求之況以自己性中之知論自己之性尤至切近故欲盡會性者惟當於知見發處試回思之斯得之矣

荀子知見自察於習染之後韓子知見自察於氣質之中楊子知見自察於氣質雜緣之際故其所論本孟子

其所知孟子醇乎醇善說自性

問孔子於陽貨王孫賈衛南子之徒皆與之從容接對孟子往返齊滕之路不與右師言者得非把持否曰聖賢心無不同作用由於所養正有不可強同者如漆雕開未能信便不仕豈無仕之心哉君子於自信不過處雖聖人之言不必於從雖聖人之行不必於合但求諸心庶無悔咎此卽爲已自慊之實孟子不與右師言與聖人之分量雖異却證之孔子之學正無不同豈可以把持疑賢人必欲其如聖人也皆

和靖門人問曰如先生見南子否曰不見又問如何不見曰某若磨不磷涅不緇雖佛胎亦往況南子乎和靖亦可謂得大意矣

君子所以異於人以其存心若本心則未嘗異也至存心又異於異學蓋以仁禮存心所存皆天理也孟子之學其中正無弊如此

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舜仁禮之盡也瞽瞍與象且烝烝又不格姦矣況於其他橫逆乎

仁禮人人同有之者但非存心則達之於順境者失孟子

之於橫逆非自反之盡則制之於勉強者不由於中心

顏子不校亦只存心到無可自反處

被髮閉戶化裁於心無非天道之中楊子以閉戶加同室者也墨子以被髮加鄉隣者也

子莫不權鄉隣同室之說而執於被髮閉戶之中者也

萬章上下篇

孟子萬章上下兩篇論聖賢於父子君臣兄弟之間

及出處始終交際之道最盡孟子到此乃不肯放過處便見其實有諸已

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非耕外有樂耕便是樂能樂者是學也

非道義祿以天下弗顧行不義殺不辜得天下不爲三樂王天下不存孟子較勘過聖賢心術合下操存壁立萬仞在孔門則謂之求仁

伊尹以斯道覺斯民註曰如呼寐而使之覺覺者人所自能也聖人明禮立教非能與人覺蓋呼寐之

孟子制記

卷九

法兩

法兩

本明曰知始悟曰覺總謂之覺故曰非子覺之而誰雖有善而遷就遮藏只爲有求合於世之心故柳下惠進不隱賢朱子曰不枉道也此柳下惠根本之正孔子聖之時橫渠曰言語動作皆有時也只因孔子於日用言語動作之間皆當其時至仕止久速無非一貫

聖之清激而爲廉節者流而爲忿戾聖之和激而爲寬平者流而爲肆傲聖之任激而爲用世者流而爲

事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三聖未嘗不中也而中非當鵠之中由巧非至巧爾大聖有大聖之智偏聖有偏聖之智

聖之爲義有人於才德言者有以彥聖竝言者有謂心之精神謂聖者皆如釋文所云聖通明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心之通明與志高意廣最相近惟於念頭上別聖狂作聖之本也孟子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聖無不同惟於妙悟上別偏全克

孟子制記

卷九

念之準也

念之準也

斬截者義也故曰路路曰由之品節者禮也故曰門門曰出入之

告子上下篇

朱子嘗言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抑不知告子高處告子杞柳四章直是一意未曾變說一章告子意在爲字上辨二章在決字上辨三章在生字上辨四章總合前三章之意言惟當順我無善無不善之性仁義只是人爲何則知覺運動莫非自性故朝養夕飧

黑黑白白而性之發用著矣就仁義言之仁却在內義却在物惟人所爲屈杞柳決湍水豈柳與水之性哉此告子平生得力處也然告子求心不如孟子求理仁義本性之固有爲善正是盡性知覺運動固皆性也於其中要識得純駁真妄之別仁義皆具自性何分內外乎孟子只據理之本原出於天命者辯之乃知告子之學不過認氣作性迷頭認影而已

孟子集注 卷九 下 孟子 十 是盡其直之性本直性出而善是發榮之直盡其才

孟子集注 卷九 下 孟子 十 是盡其直之性本直性出而善是發榮之直盡其才而用者才也若其發也直而匠人斲而壞之則非本性之才故君子之才達情盡性而總謂之德小人之才悖情害性而不盡其才或以情之發處善惡便恐不同何待才上方辯愚以性情俱指初心之發而言雖下愚不無初心第以意上發見乖戾從此恣惡正是才之不盡

今人以太氣二字拉言亦有所據心乘氣機清明在躬則才自神駁則才偏昏則才塞氣雖昏駁若心存而覺昏駁之氣衝擊而散矣覺處便是能爲善能爲善是人之全才

知平旦之氣則從此平旦以前皆爲滋息之地知見孺子入井之心則從此未見以前當加涵養之功蓋滋息於前則平旦之氣自然澄定非至此而後相近涵養於前則惻隱之心自然發用非由此而後擴充夜氣不思而自動氣機也復之初也浩然之氣充塞無間元氣也乾之元也程子曰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言集義則元氣充塞天地之氣皆吾氣也

孟子集注 卷九 下 孟子 十 是盡其直之性本直性出而善是發榮之直盡其才而用者才也若其發也直而匠人斲而壞之則非本性之才故君子之才達情盡性而總謂之德小人之才悖情害性而不盡其才或以情之發處善惡便恐不同何待才上方辯愚以性情俱指初心之發而言雖下愚不無初心第以意上發見乖戾從此恣惡正是才之不盡

孟子集注 卷九 下 孟子 十 是盡其直之性本直性出而善是發榮之直盡其才而用者才也若其發也直而匠人斲而壞之則非本性之才故君子之才達情盡性而總謂之德小人之才悖情害性而不盡其才或以情之發處善惡便恐不同何待才上方辯愚以性情俱指初心之發而言雖下愚不無初心第以意上發見乖戾從此恣惡正是才之不盡

問學矣秋專心致志推之於學可以言敬否曰專心致志只是專專之之中誠自體察虛心則無物而爲敬有滯則逐物而非敬故不徒曰必有事繼之曰勿正心

二者不可得兼是孟子之決擇後之學者假以欲兼得之故始於兼帶而終至於戕義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官室妻妾所識窮乏者而爲

之由道心本微充致不去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
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由人心本危強持不得
學者但先察本心日進於誠自無二者之敗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猶以仁義竝言之
終之曰求其放心而已心在便是能裁制故也

纔先乎大則蔽處便能徹去不然引後猶不自知
耳目之蔽於物滯聲亂色固足以奪人正聲善色亦
足以奪人聞見而至於恃其心卽是被引去也

問心不出物不入是先立乎大否曰此語有病先立
其大有先後之殊無內外之判非心自心物自物也

問先立乎大與釋氏明心何以異曰儒者立天與之
心而內外合釋氏明自私之心而內外離

管子曰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程子言非鬼神之方
精神之極也思便能立立常能思至於小者更不可
奪非精神之極乎

徐行後長便是堯舜路上事事又甚易其不爲者義
理不明恥後於長也正孟子之所謂餒

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未嘗拒曹交實理如是知歸

而求之學則知願留之益

動心忍性動心者動其獨知之心忍性者忍其欲流
之性作者自其動處言不容已喻者自其知處言不
自昧困心衡慮不得于內也徵色發聲不得于外也

盡心上下篇

殀壽不貳是立志存養是工夫盡心知性而知天工
夫到至處也無絲毫化故盡入絲毫則成滲漏矣
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萬物本不欠關於人心乃人
心不誠自間隔於萬物恕則如心程子所謂卽天地

變化草木蕃寧有欠闕故恕者誠之之功備萬物之
學

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察便得著便得不在
循塗守轍亦不必革轍移塗依舊似前行似前習只
是不同其功則孟子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

羞惡是真知之發用而不容已孔門言知恥孟子言
用恥知則無不用用則無不知爲機械變詐之巧者
僞心乘之蓋自有而不能用于也

窮不失義隱居者求志決擇嚴故曰義達不離道行

義者達道感應順故曰道道即義義即道也善學者先求其志則道義在其中矣

問豪傑之士答曰上古之世豪傑凡民俱不可得見以小子成人俱有造養相忘於道故也教衰之後能於汨沒風靡之中不待作養真知發動而挺然自立由是有豪傑之名然既廢而始興則必有發憤慨歎之實而已獨知之方篤志於上古相忘之道而初無自表於豪傑之意然後真謂之豪傑今人動言豪傑不知正是習心昭乎揭日月而行思凌軋一世乃是孟子御記

卷九

主

不豪傑也或問孟子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之意曰人心體渾然故所含自性亦惟渾然全具而已然性者生也心之生發爲親親而始見吾性之仁爲敬長而始見吾性之義生發時分別出來因情以見性也人人有此孝弟可見人人具此仁義至於人不能具體仁義者又可見其不卽此孝弟初心而培養推致之也培養推致亦無他道此心常存則此心常生生處是性至證而舍已發之善者自然隨感而達未發之體生於親

長而爲孝弟者自然生生於天下而爲仁民愛物學由於知性知性先於知孝弟此孟子本意人皆可爲堯舜之道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然亦有不愛之心發焉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然亦有不敬之心發焉皆以初心爲正不善之發亦無二心說文字義亞心爲惡猶言非初心也故知其初心而推致之善不可勝用矣任其亞於初心者而充滿之惡不可勝誅矣

孟子御記

卷九

主

者未必其出處之界限道義分明重出處者未必其正已之淵微聲色俱泯

見龍在田謂之時舍而曰天下文明曰德溥而化祇是閑邪存誠自隨在有感化處何係用舍孟子獨體此意於戰國之世只曰大人者正已而物正

撫定四海於性不加故曰所性不存又非是性外事孟子從流溯源謂所受天性根心而美在其中不言而喻而暢於四肢則發於事業固吾性之流行舍之則藏亦無損於天性成性存存與時消息不期必於

行道也

問根心生色曰仁義禮智總是渾然一心之生理生色以下生理之暢達也只本心不存便是自伐其根子莫執中未可說子莫所執之中都不當理只是子莫於事物上逐事湊泊不從本心權度出來其所謂是者已是執滯一物之學況其非者乎

饑渴之害亦是心害之一端所謂亦皆有害者充饑渴之類去就取舍同此情也饑渴者之欲飲食只從甘飲食上心便移奪平時所不甘者不覺以爲美飲

孟子御記

不卷九

七

食自有正味都不知此是害心之最易曉者從此察識而充之於去就取舍是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也

世道融洽與道會也故曰道殉身世道乖舛已獨立也故曰身殉道

管仲却鄭子華言於齊侯招攜以德懷遠以禮蓋亦依附於君子之論呂氏謂其急於功利俯首而從齊桓此以道殉人也

告子言生之謂性則凡物皆有生混而無辨孟子言

形色天性必曰唯聖人而後踐形言同而意迥別矣論氣論性如言耳目有聰明之德離耳目則無此性論性論氣如言聰明爲耳目之德縱耳目則非此性氣有純駁性本至善至誠盡性聖人踐形二語最盡問引而不發躍如承繩墨般率而言是功夫躍如否曰功夫與本體原不相離教者引之卽著學者爲之卽是

依乎中庸唯聖者能之自成已言而不可已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自成物言而不可易

孟子御記

不卷九

七

或疑聖人達材之教人品不同因材而成雖聖人不可使齊者曰此正聖人整齊之道也人之不齊正緣各有偏病聖人教人如醫之治病豈能執泥一方哉醫之欲人去病以全其形猶聖人之欲人易惡以全其性謂之達材正謂成其全材而非成其偏病之材也

當務之爲急急親賢之爲務言當務則有不當言急務則有不急所當務與急務未必能如堯舜盡善只能照察當否緩急便是聖人格物之學不落遺大察

小之科矣

問聖人百世之師矣惠能感激人周公孔子之學何以異於此曰周孔天地之道與惠四時之節如人夏則慕清風冬則愛暉日天地全體從何事愛慕故偏聖能感激人大聖只是甄陶成就人天地同流

果實之心謂之曰仁天地之仁謂之曰人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

發崇賑民自是美事孟子心非不切若協之時義而不協亦不可再告時不協而事必行是何異於必悅

孟子則記

不參九

主章

衆人之爲婦也故心無窮而適與時行謂之順達必於行美事而不顧時宜分量謂之剛施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形色而性天命在焉孟子言性也有命此之謂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人性具焉孟子言命也有性此之謂也善會孟子之意只言性命離不得

立命不謂性盡性不謂命

可欲之謂善可惡之謂惡欲惡人之乘莢也去其可惡無不可欲懿德斯備於我

有在有不在于質美之善也自有諸已以至聖神則無在無不在之學

有諸已致曲是也克實曲能有誠是也克實而有光輝誠則形是也

逃墨歸楊逃楊歸儒之嚴望之切其中又分等差只緣孟子體道精細故能如此墨氏兼愛汎濫二三楊子爲我彷彿一路因循示方自有次序若他人見此未免只曰異端遂已爲能如此之精察乎

聖之一處何事不辨故守約施博者善道所謂不下

孟子則記

不參九

主本

帶而道存舉目是道正是約也守約即是近言近聲是約惟近故約

孟子曰如琴張曾皙竹皮孔子贊謂狂朱子曰曾子父子之學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曾子之篤實正有論親於道之意此參乎所以爲孝也

聖賢學問從心上起則是不從心上起便非是非路頭止此一機孟子鄉愿之辨何等切緊且不論功未細密看人立志何如於此辨出路頭彼狂則太高狃則太狹豈是大中之矩矱其發心辨意一箇直要爲

聖人一箇真不肯爲小人便有田地可受栽培聖人
栽成之教自然如石投水鄉愿却是借善斯可矣之
言爲間居放肆之地狂狷初機之發都不識得反致
嚶嚶蹢躅涼涼之譏其擇於狂狷之中効夫忠信廉
潔之行不過依稀彷彿混過一生免人非刺堅立妄
見障蔽本體終身外道是德之賊萬章止問狂士而
孟子遂及鄉愿以爲狂狷之反鄉愿實到此自食其
言更須責遂不然事事恰好亦只是鄉愿路上人也
孟子曰記
孟子曰
信不由心

孔子聞而知之孔子非聞文王而後與五百載之後
而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

孟子總記終

太極問答附

原叔留衡湖書院

德清蔡汝楠子木父著 孫男武重梓

問曰濂溪之學倡於湖南其太極一圖圖果易

畫未發之蘊與

答曰自來聖賢言精一執中言建中建極言克己復
禮言止至善言中庸無非盡性之學性如是則學亦
如是法無二故也孟子繼聖賢之後見當世之不識
性者多矣故特申性善堯舜之指曰人皆可以爲堯
舜曰堯舜與人同然此學晚餒而小成苟安功利之
問答附記
孟子曰

習陷溺于載漢儒以下所稱善良多由霸局何者不
識性故也周濂溪先生生于載之下特倡絕學見功
利之餘語事而遺其本始談道而述其統紀講學而
失其淵源彌縫湊泊終非本來故本道德性命之總
名卽人心本體所以明斯道之傳聖學雖晦尚知尊
經易爲五經之源易理之真原謂之太極今發明之
伊川先生櫟括易理以示子安不過一畫圖卽一畫
也至虛而至實故畫至實而至虛故圖自上及下大
本達道自然之機徹上徹下率性修道必至之學真

易之妙蘊而性善之真傳也

問曰無極而太極或疑非周子之言何與

答曰無極而太極有宋大儒不免有此疑問不知太極者易理之真則易本無體中庸之始於不睹不聞終於無聲無臭卽此指也而或謂老氏緒餘由不識己性故妄生疑惑爾自周子一言之後則崇有崇無爲過爲不及皆知爲吾道障翳而人心自此可正邪說自此可闢周子之功當不在孟子下也

問曰太極所以有動靜何與

問答劄記 卷十

二

答曰太極者極至之謂不可加損之本體也然太極只是箇動靜而陰陽之外亦別無太極唯其理至極故機不得不動動卽陽氣之流行而太極所爲也使非太極則機之所向或有留滯惟動者太極之所爲則不得不靜靜以止動而陽氣之宅也故言靜唯以止動爲陰所以息陽而天地一陽之氣容不復動乎動靜陰陽卽自然之妙用而見太極之真體所謂體用一源者也然自所見言之由動靜別陰陽非兩不足見一實豈有二乎哉

問陽稱變陰稱合者何與

答曰陰陽非對待之謂也故圖陽不局於左陰不局於右陽稱變陰稱合易之所謂錯綜變化主流行曰變主欽合曰合合者所以合變然易言四象八卦圖言五行事物象卦不外於天地五位相得有合之數而吉凶大業孰非二氣五行相生之至於不可窮者乎

問曰前言五氣後言五行者何與

問答劄記 卷十

三

答曰五行之理五德五聲五數皆此理也二氣之中藹然而發生木之意也燦然而宜著火之意也涇然而堅實金之意也悠然而渟流水之意也確然而敦實土之意也始於水者陰陽之大分始於水者陰陽之順布其生成之分非截然有次也太極動靜之機自微而著先微而後著故次第言之先五氣氣也者氤氲而不可見者也後五行行也者流行而不可已者也其實一太極之所爲也

問曰無極以何而真二五以何而精所謂妙合而凝者果理氣合一之說與

答曰大易只說形而上下本不言理氣烏得有合一也無極之真以太極而真也故語上而非無二五之精以太極而精也故語下而非有至無至有至妙而合日用流行皆太極之寓五材既定各一其性萬物之源本凝極以生故妙合而凝妙合五者而凝也

問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性原有善惡與

答曰陰者陽之分也而陰常不足惡者善之流也故惡非本體而亦不可不謂之性惡從亞從心猶言非初心即水之流而濁也非水之源也然不可不謂之

問答補記

卷十

甲

水陰陽一氣善惡俱性故學者在察其端而率其本性率本性為聖賢任性為小人人之所以有任性者神生智而形用神神為形役則任性而流人之所以能率性者神生智而神用形神以主形則定性而安此致知之學所以不可不講也太極本體不添一物惟機不得不動圓於形者遂於動上分善惡而吉凶悔吝萬事不齊

問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定者果以理定氣之說與不及禮智而言中正仁義者何

與主靜之說與老氏執認方體者不同何以為毫釐千里之辨與

答曰所本有者太極之善也所本無者惡也故定者理勝私也何謂理中正仁義是也若曰以理定氣則一陰一陽之謂道氣何定之有中發而為仁正守而為義感於物而動發其未發之中於是惻隱之心形焉仁也陽之變而生也雖動於欲而止於太極之理欲而無欲無可羞惡義也陰之止而合也正義即智真知理之所在也中仁即禮神主形克己復禮也謂

問答補記

卷十

五

之主靜人生而靜天之性太極之體也若老氏以闔為闢以與為取名曰虛無實落方體與主靜之學相去千里矣

問曰太極全書與孔曾思孟相為發明有功末學者果安在與周子接孟氏不傳之緒湖南為周氏首善之鄉試詳言之

答曰聖人主靜立極而善惡之分者純乎至善萬事之出者定于至一無惡可易而自至其中亦惟秀而最靈之所為也秀而最靈聖人之所以與人同而主

靜之學聖人之所以與衆人異主靜卽他日一者無欲之指不靜則不能正動莫見莫顯而動於私邪則不能定性不能定性安望其立極乎人本靈秀自戾于極其二氣五行本然之妙謂聖凡之有異不可也故聖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體主靜而全此太極也君子修之因其至靈之知而體此太極也聖人君子至之一也斯其至矣斯指太極而言要之會太極莫先於察動靜以知陰陽而剛柔仁義卽此理也先言中正仁義引易止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卽南齊制記

卷十

性之欲義卽無欲故也修之之法在於五性感動靈而獨知處擴其端謹其微以要其極語事者於此乃知本始語道者於此乃有統紀語學者於此乃悉淵源故太極之書濂溪所以上接千聖而括精一至善之指下開後學而洛陽定性卽動靜俱定之意關中西銘卽太極萬物之原可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無復餘蘊惜哉知德者鮮而濂溪之學尚爵於湖南首善之鄉雖然焉知無豪傑之士承當此學願與諸生詳言之

端居寤言

德清蔡汝楠子木父著

孫男武重梓

盡釋學而一言以蔽之曰悟盡道家而一言以蔽之曰神盡聖人而一言以蔽之曰天悟與天謂之正悟天則神謂之存神只曰悟淪於空矣只曰神滯於物矣

誠者天之道誠意却是工夫忠恕聖人之道中心如是工夫凡聖人說工夫不離本體

德至聖人若使聖人認爲已善便是立能所也何以

端居寤言

天

爲聖舜授禹之天下只是不矜不伐顏子自言志只是不伐不施曾子稱顏子只是若無若虛以理言之則天地萬物公共道理非已所私以學言之則體之不窮初無止法

學者仰人鼻息隨人脚步附人語言終身無得故曰由已一已之見易立私見一已之能易立能所五官發用絲毫不盡天人判然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舉天下講理講學俱不甚謬聖人並無以異人只到實體之際便生出支節有可講者卽如敬爲聖學之

要內史過亦知敬是德之與若道如何是敬便有密
密功夫一由之中是敬不是敬感應之際有將迎無
將迎則不知覺則只原是認得光影未曾知得真切

聖賢終身學問只是知之真體之密耳
程子曰學者減盡而無事老氏有言益來不詳宗指
雖殊其說自當深省

周公之忍仁之用也項羽之仁仁之反也寧子之愚
智之用也晁錯之智智之賊也仁於德爲元於時爲
生牽滯故反仁智於德爲貞於時爲藏發露故反智

端居寧書

不

二

不滯外物不惡外物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此明道定
性書諸家儒佛之辨其精於此或疑此書無下手叻
夫者愚以明道既論定性性却生在何處此卽下手
處易之艮所謂當止之處也止其所便是功夫不獲
其身卽靜亦定不見其人卽動亦定

爲學沉溺聞見謂之狹小爲政牽制文義謂之優柔
言行君子以動天地養之重者用之不輕

有德之言約言之未宣者體之有不盡造道之言多
體之未到者言之或有餘

從頭學聖人之志道則問禮問官不妨漸學從頭便
學問禮問官恐搜索講求別成伎倆

貌言視聽思天之所以與人者恭從明聰庸人之所
以體天者若必以爲根塵則天何爲與此垢累以威
人心乎象山先生曰儒者經世釋者出世公私之辨
也

文王赫怒其體機柔箕子艱難其道正直聖人作用
無方而立本者不變

端居寧書

不

三

文王昭事上帝只文王分內事故止贊之曰厥德不
回

知耻近勇所耻何事耻志行之不如人其氣自充耻
技能之不如人其氣已餒所耻愈下柔忍愈甚故近
勇之耻志行之耻也

小子有養一段工夫後世全不曾用初機以收攝爲
主故程子見人靜坐稱爲善學學問在事物上磨鍊
故白沙先生謂靜坐有病二先生之言皆制心之藥
也不可執方而偏廢之

良知是蒸民之秉彝釋氏以根因爲



吾儒

以良知爲推致之端

今之學者爲人自飲食起居以至動靜云爲皆爲人也謝上蔡有言今人事只管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屋裏喫也試一回思何故如此此可謂苦之極矣欺知自欺慊知自歉獨知自慎不見是圖此自家受用處聖賢最初一步功夫在此

知一也發動曰良知生民之秉彝貫徹曰常知聖賢之學問

端居齋言

四

言者人之發聲行者人之應迹聲從何處發迹從何處應知得去處下得擬議工夫方能成得變化

問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本陰陽有動靜而謂之動靜生陰陽者何也曰唯其陰陽有動靜是以謂之動靜生陰陽陰陽之有動靜乾而始坤而復非靜自爲靜動自爲動也動靜之生陰陽始而陰復而陽非靜始生陰動始生陽也以無端之動靜爲互根之陰陽天地間只此一機則只此一氣只此一氣則只此一機人若實體則顯微體用與此一意而太極本無動靜

之意居可知矣

知誘物化之後又驚於口耳光影之學承虛接響的然日亡亦是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纔于人所不見處收攝凝定忽然不及湊泊不倚記誦時天理自爾呈露便是日夜生息雨露滋潤也

劉器之曰元善東方之德也忿怒東方之情也坤上震下之卦曰復震東方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程子曰七情之發惟怒爲甚故長善之道莫大乎克惻隱之心遏惡之初莫先於懲一朝之忿凡有四

端居齋言

五

端莫不皆然所謂致曲也至誠變化之道其端在此意氣纔揚揚便須掣省光影纔湛湛便須保持若掣省不得保持不得便有兢兢震撼之危無深造居安之益

今人於事變順逆亦每每委之天命只是朦朧不明知不分曉強將此言聊自支撐其中實自搖惑聖人知命直是洞徹源頭賢人却知有義便於命上自能分曉都不是影響說命也

匪道曷依匪善曷敦此道此善不爲堯存不爲桀亡

故君子依之敦之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聖人主靜定之以中正仁義故靜只曰靜何以謂之靜

或疑程子取谷神不死之語予舉張橫渠曰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然則儒老之辨曰其言雖合其發言之意則殊老氏從自己軀殼中發此意儒者從天地太虛中發此意

歛之一息而久無終窮本之無形而廣無際畔徹始終合內外故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原來是一

端居靜言

人

太

賢

孟子辨告子闢楊墨畢管晏斥鄉愿只因孟子見聖賢一端的確分明故灼然知異於聖賢之學今聖賢一端正未理會却據前賢見成言語附和未嘗不如且尋求自己做聖賢一端之正此一端既精異端自不能雜復何難闢之有

學問各有一處老氏一此謙柔心佛氏一此空寂心楊氏一此爲我心墨氏一此兼愛心彭錢一此養生心只是不明乎善不知所止故入他岐而爲二三

程子曰賢且學他是處象山曰且須理會同的一端此兩言最可以藥今人論人物辨異同之病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不能必物之成花之千葉者不實其最先發者早萎亦天地自然之力量也老子退一着亦識得如此但質之聖學知天地之化與時消息而無容心其間則老子毫釐千里之謬矣故知天理者能善用易

用功而擇方對證而藥始用去病而藥不畱若泥成說則藥卽是病何時可已溫公中字之念正是發病

端居靜言

人

十

非能用藥也

曲藝之末習之熟而神通焉夫仁亦熟之而已熟之法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不獨老子有合於易參同陰符時契造化之機其用處便私已程子曰雖公天下之理以私心爲之便是私

聖人教人訥言慎行不一而足默者氣之翕聚善人默而善根固惡人默而惡機深善人易發而自棄其德惡人易發而爲惡亦淺故善惡皆謂之積積者不

言而默喻之源也

時比物聯類之學或有不得而湊泊者則如之何曰
正不欲其聯比湊泊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散殊之
中必欲聯比湊泊是雕刻之化矣只流而不息合同
而化是謂大同聖人千言萬語天地千變萬化異者
不必盡同只要知同歸一致之處

天性人人自有聖人善治害性之病故三千之徒終
身歸依千載之下可以默識孔門羣賢之意後來爲
學一經師授便立門牆只是講說不曾治病故轉相

端緒

人

八

師傲而失其真傳

聖賢地位非可想像只聖賢事合下做得灑掃應對
可精義入神

天資同一明敏也而子貢之多聞不如顏子之默識
天資同一篤實也而子夏之篤信聖人不如曾子之
反求諸已

立言貴渾合而不貴盡言混沌與發洩異也故有異
說而無害于正道者有正道而實淪於異說者盡言
之後必有疑兆明者晦之因聖人約以二言曰吉人

之辭寡而已又曰達意而止不貴盡言也

正心勿正心大其心小心無物有物無事有事至虛
至實動心不動心此等語先須默識心之本體則諸
對待皆在其中總是一路功夫若不識本體徒滯刺
語多見其礙耳

學始諸不爲成於無爲不爲者強之使爲亦不爲真
知決擇之始也無爲者雖爲之本無爲真知寂感之
妙也不爲者可以爲矣無爲者大有爲矣

文章功名聞見知解皆足以羈縻豪傑故銷市井富

端緒

太

九

貴之習心易銷文章功名之習心難銷文章功名之
習心易銷聞見知解之習心難聖人精進凡物不能
羈絆只是能放下一切好地位都住不得也

天道變化之極庶物各正性命聖學深造之後只是
存義崇德存義崇德卽物之歸根復命也

老氏以物爲外故有芻狗之喻聖人合內外以成仁
本無憧憧之心實有肫肫之仁何嘗如此

莊子將感應爲託不得已以養自然豈若將感應爲
自不能已而任自然故老莊以爲自然者聖人謂之

矯強

方今人良知天理之學似說得太易故人往往作口耳知解全無實得聖人發蒙在亨行時中要之良知天理可亨之道也必須童蒙求我初筮方告謂之時中不然非惟無益於人抑且有乖於道

講索討論大抵爲遠且難不易剖析不知天下遠與難之事只於近易了當遠難之不盡正由近易之虧欠也

聖學在義利之間戒謹恐懼之密萬化權輿精明不

礙謂之集義告子外義自私之心早已是利心矣

程子曰坐忘便是坐馳所以坐馳者因莊生不知學問其言本出於老子杳冥恍惚之意所謂心齋乃齊其蕩然無主之心非明善之誠知止之定坐而入忘蓋茫然而不自知耳

五福六極氣之不齊也陰陽變化其機莫測聖人之心真知陰陽消長之故謂之知命不離乎氣也

寧富恃貴醉生夢死好紛華而不好清淨凡夫之遷於物也富貴而示貧醉後愈恭觀山水而失已學者

之遷于物也若固有之不爲富貴動無時不定不爲酒動無時不樂不爲山水動

問後代無作樂之本其聲不比於亡國之聲何也曰氣數之偶合也非知聲氣之元

胡五峰曰居敬所以精義朱子晚年深取其言可見朱子居敬窮理之說未嘗分爲二也孔門以主敬爲求仁五峰又以居敬爲精義要之一敬立而四德備矣

象山先生每令學者戒勝心最切病痛驚湖之辨勝

心又不知不覺發現出來後乃每嘆淵之失因思天下學者種種病痛各各自明只從知見得及功夫未懇到處辨縫中不知不覺而發平居既自知發後又能悔何故正當其時忽然發露若用功懇到雖未渾化念頭動處自如紅爐點雪象山勝心之戒及發而復悔學者俱空細看庶有得力功夫蓋象山當時想亦如此用功也

古人聲律非止發之詠歌被之管絃虛明之體合乎元聲凡言皆中律也六經之言雖離錯錯諸子百家

則沾滯散亂之音作矣故孟子知言非知言也知心聲也

氣稟意見所發有一偏之善亦有一偏之病故其措之事業名爲利國者亦爲病源

氣清者好談空氣滯者好逐物只是囿於氣中主張不定孔門求仁仁不立玄亦不滯事胸中有主所樂皆天地之正氣

問心欲常存不放則白沙先生所謂放下者何時用此功夫曰種種渣滓不能放釋只爲不存君子存之

端居樓書

十二

正是放下

問樂者心之本體恐懼悲哀相妨累否曰樂者非躍躍懼喜之謂無不樂之謂也朏朏鵠鵠爲懼爲哀皆真機也初非一朝之患加得分毫何妨累之有若以物欲之憂爲憂威武之懼爲懼及當懼當憂凝滯留著則不特哀懼妨累而肆樂沉湎流而不節亦甚悖馳君子之樂矣

程子曰終日乾乾乾上加乾君子之對越在天也忠信者無妄之名天道至大無妄而已

學而時習者朋來則樂慮德孤也復亨剛反者朋來無咎慮復微也故知局持門戶爲學者隘亢而無輔爲治者危

安土敦仁中心安仁也故感發處無非愛人退之博愛謂仁止道其用

陽變陰化往來不窮是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程子言玩物喪志正以示謝顯道讀書之法也讀書而非玩物如何用功謝顯道當自喻之矣韓退之言

端居樓書

十三

讀書不勤腹空虛不知填實荷用王安石言讀書利萬倍不知所利何事此皆不免喪志故尚志者讀書始得

古人舉先民詢於蓍莢蓋天下只有一箇是更不可增有一箇是便有一箇非消滅不得蓍莢之言是聖人從而是之聖人之言非矇瞽庶人得而非之若一有勝心則雖不特蓍莢必增聖人已足之言一有狗心則不特聖人必狗偏智一隅之見自此本然是非之度幾于凌夷而學問家因之多事矣

後世有體國之心而或不能成天下之事若果自盡其道則成敗夫復何言畢竟世道既已下趨學問又不細審驕氣淫志往往召爭功爭能之端以致坐失時幾反敗國事何不觀神禹治水周公制禮作樂一不矜伐而惟勤所事一遜碩膚而赤舄几几只自家學問縝密深厚處便是經綸康濟之道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順長惠幼順君仁臣忠振于天命者固不學而能喜怒哀懼愛惡欲發於情者亦不能學而能故中庸慎獨程子謂欲人於已發處用功夫已發時用功所謂致良知致良知所以合天命也若只曰良知戒慎不密則七情之發知有不良而不自覺矣

古人自幼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胡安定之門人劉彝未仕時便熟水利天地間事皆吾心中事非令逐末元是反約

學於古訓乃有獲學則必獲自然之理獲之中有聖人賢人凡人之別雖凡人學訓亦必有獲畢竟非獲古人之訓乃獲我心之訓故或得其全體或得其一

節或得其本根或得其枝葉或得之而能妙悟或得之而文私見或得之而萬物皆備或得之而逐物湊合

雷在雨先雨必不久氣已散也言在行前行必不固神在外也

程子言顏子未到聖人猶是心麓觀古人論心麓之意可以默喻惟精之學文王之詩曰小心翼翼所以誕先登于岸也

復之初義甚大大人積累只復赤子之初聖人變通只復禮制之初今之理會學問政事唯去其不如初

者可矣見其弊不思其初此後世之所以多端也謝上蔡以覺言仁未爲不是朱子病其說又言敬則自能覺愚意敬即覺也但敬覺功夫最精上蔡言儒之仁佛之覺則非

人性全而物性偏人心智無涯故反危殆物心智有限故反近自然人要持危而入於自然只在存之而已本體常存私智無自而生私智不生便不害性不害性是養性也

神發智智之鑒處爲知誘人生而靜不容說正感發
時常覺得便是主靜路上功夫

大臣如周公制作却不難難在不驕吝人子如曾參
奉養却不難難在養志

天德王道王道無期必期必便是計功謀利尹和靖
曰如潦則止如霽則行何期必之有

曾子受父大杖子思哭出母於孔子之廟蓋心體一
時照察不周故只得一邊聖賢學問思辨心學之
密終身不懈只欲會天理之全耳

端居

十六

孔子嘆蒸民之詩爲知道乃孟子發明良心之宗領
也蓋以理不離乎物好德本是秉彝天然自具歷歷
明甚總好德無以尚之爲聖爲賢只是所執之常更
不增添二物人之所以淪胥此秉彝者爲從氣習後
增添後備平常者反認爲奇特戕害者反習爲尋常
故爲學者所以去其增添得其天然之常也人看聖
賢真是超越豈知聖賢但得肯縈工夫察識本然之
常禮充其德

文中子以兩漢制詔合護訓而言之朱子以爲不相

伴若賢之奉養悔過之意則兩漢之制詔真有足取
者如文帝賜尉佗答趙主錯武帝賜嚴助賜吾丘壽王
諸詔尤可以爲激勸之法

諸京衛吏威於宣帝之景帝恭儉有名而宣帝之
暗耗東京褒卓茂之不忍欺暴劉方之惻惻無名光
武之治所以優於宣帝

端居

先大父司馬公弱冠登朝五十而歿驅馳王事者三十餘年簿書鞅掌之暇輒論道講學孳孳不倦故其所著有五經劄記及衡湘問答皆足以搜性命之精探聖賢之奧非止啗味篇什吞吐風雲僅稱作者之緒餘已也升遐之日先君子方六齡賓客既散門戶零落所存遺稿僅自知堂集亦十之二三耳餘皆散失幾盡賴當時姻戚知己托孤寄命者皆賢士大夫爲能收其遺燼不使蕩然湮沒嗚呼亦厚幸矣歲癸亥始得劄記原本於臧氏外兄家亟付之剞劂以求不朽尚有樞筦集中臺集問政日錄觀濬亭文稿及衡湘問答當次第較讐庶幾先業之不崩墜蓋念先大父生平忠厚之德無怨於人無媿於天或有當於博雅君子而自弱冠以來寤寐聖賢揚扈風雅不致見棄於大方焉耳噫手澤如新音聲可接瞻九原之不作猶哽咽於斯編

天啟昭陽大淵獻之歲孫武謹跋

說經劄記後序

嘉靖庚戌春儲謁選銓部補倅衡州越是秋八月始獲奉

郡守白石蔡公訓辭于衡之郡治則見其變通罔拘其道神也好惡不作其性溫也綱紀有條其政裕也刑賞靡偏其權公也品則咸秩其典崇也儲惟深自慶幸師資之有賴而亦竟莫窺其所自者既越月公始以說經劄記五經各一冊凡若干卷以示儲曰此予山居時四方來學者每以其經質疑於余隨而授

說經劄記

後序

之歲月既久忽已成帙儲受而讀之徐而驗之公之行乃歷歷與劄記中語剖符而合不爽毫釐夫六經者聖人行事之實也自百家之說興而六經之道晦俗儒之習盛而聖人之意荒世之說經者往往涉於支離汗漫不然直藉此以爲鈞取聲利之階耳視諸六經之道若水火然聖人之道幾息矣我白石公生而岐嶷未弱冠時即有志於聖賢之學稍長受大先生夷軒翁之教爲益深非直得於天者爲獨厚即其家學端有淵源今之劄記者蓋本聖言而探其

蘊會衆說而折其衷其意務於發明聖人之道而未始汨沒於百家俸儒之見以混其說是以平惠乎衡之民此爲善政也肆造于衡之士此爲善教也即使是冊未出而六經之蘊固已章章於行事之實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眇公其有焉維時郡邑諸生咸請錄諸梓郡先達若岳亭岫嶠敬菴諸公皆敬仰而樂爲之叙儲纂學淺識固不足以窺公之萬一今幸侍教於公敢濫廁數語于末簡使讀是編者獨得於言意之表公之實學將大明于天下而菑蕘之言亦託說經劄記

不後序

二

以永存矣是爲序

嘉靖庚戌孟冬之吉晚生廬陵楊儲頓首謹書

說經劄記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蔡汝楠撰汝楠字子木號白石德清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南京工部侍郎明史文苑傳附見高叔嗣傳中是編說易說書說詩說春秋說禮記說論語說學庸說孟子各爲一卷末附太極問答數則史稱汝楠以憂歸聚諸生石鼓書院講求經義此書卽是時作也汝楠少嘗從湛若水游晚更友鄒守益羅洪先其學皆本於良知欲以治經爲治心之功故所說多如語錄罕博考之功云

五經異文十一卷

〔明〕陳士元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歸雲別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經異文

十一卷》提要

五經異文序

暴秦焚書漢興屢下購書之令而經文竟多殘遺
立博士各家師授轉錄不同況漢初文字兼行篆隸
後世易以今文豈得盡同又漢儒稱引經語皆出自
記憶非有鏤本可較且撰著各成一家言其文自不
能同余讀十三經注疏及秦漢晉唐書所載經語有
與今文異者輒私識之輯十一卷用示塾童俾得異
取焉陳士元書

吳文序

五經異文卷之一 歸雲別集六十四

應城陳士元輯

周易上經

乾

夕惕若厲許慎說文作若夙飛龍在天史記作蜚龍
亢龍有悔史記作悅龍大人造也劉向父子造作
君子體仁京房荀爽董遇並作體信利物足以和義
孟喜京荀陸績並作利之不成乎名陸本無乎字性
情也鄭玄作情性六爻發揮陸德明作發揮義取先

異文卷一

釋其惟聖人乎王肅本前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

坤古文作歸藏易作與或作與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許芝作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郭

京周易舉正作履霜陰始凝也无初六二字文言曰

坤至柔陸德明本无文言曰三字由辯之不早辯也

辯京作變或作辨非陸績作由辯之不早也蓋言順

也本義順當作慎直其正也方其義也禮記作直其

政方其義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張倫本直上有易曰二字陰疑於陽荀虞姚信蜀才

並作陰疑嫌於无陽鄭作嫌釋文作謙荀虞陸黃

屯

動乎險中後漢劉脩碑作險中君子以經綸陸作經
論鄭注論謂撰書禮樂施政事也荀作經綸盤桓釋
文繁作盤鄭作盤馬注盤桓施也乘馬班如古文作
盤如鄭作般如匪寇婚媾鄭馬並作黃或作構非
即鹿无虞鹿王肅作麓云山足君子幾不如舍幾鄭
作機云琴牙也往吝說文作往遊以從禽也郭京作

異文卷一

何以從禽也泣血漣如說文作泣漣漣如

蒙

童蒙求我釋文作僮蒙馬作來求我再三瀆說文瀆

作瀆包蒙陸作苞蒙鄭注包當作彪云文也勿用取

女虞作嬰女行不順也本義順當作慎順以巽也吳

鄭作遯擊蒙馬鄭並作繫蒙利禦寇荀作利衛寇

需鄭讀如秀

有孚陸作有專位乎天位鄭作莊乎天位雲上于天

王肅作雲在天上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陸本少无

咎一字 需于沙 沙鄭作沙 致寇至 鄭作致戎

訟

室惕 室馬作啞云讀為蹟猶止也鄭注啞覺悔貌患

至掇也 掇鄭作惛猶憂也 繫帶 王肅作繫帶 三禡之 鄭作三抱

師

王三錫命 鄭作賜命 承天寵也 王肅作天龍云龍寵

也 田有禽 徐作有擒 利執言 郭京作執之

比

異文卷二

三

有他吉 陸作有它 比之匪人 王肅作匪人凶 王用三

驅 鄭作王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郭京舉正失前禽

舍逆取順也

小畜

釋文云畜一作蓄

輿說輻 陸作說輻 血去惕出 血馬作恤云憂也有孚

學如 子夏傳作戀如云思也 月幾望 子夏傳作近望

履

履帝位而不疚 陸作不疚 愬愬終吉 馬作統統說文

同 視履考祥 徐作考詳

泰

財成天地之道 荀作裁成 以其彙 古文作莒董作貢

云出也傳注彙即古偉字美也 包荒 陸作苞荒馬作

包荒說文作包荒鄭讀荒為康云虛也 朋朋 陸作朋

篇古文作偏偏 城復于隍 子夏傳作墉姚作湮

否

疇離祉 疇鄭作畹古文也 繫于苞桑 馬作包桑

同人

乘其墉 鄭作其墉

異文卷二

四

大有

大車以載 蜀才作大輿 匪其彭 子夏傳彭作旁虞作

歷明辯哲也 王虞作晰徐李並作哲鄭作達云讀為

哲陸讀作適虞作折

謙 子夏傳作謙

天道虧盈 馬作毀盈 福謙 京作富謙魏文帝紀注亦

云鬼神富謙 襄多益寡 鄭荀董蜀才並作得多將取

也字書作倍或作裒 謙謙君子 漢書作謙策 攝謙 鄭讀為宣

利用侵伐 王虞作寢伐 征邑國 鄭荀馬陸

並作征國无也字

豫

殷薦之上帝

殷京作隱薦李作薦或作薦非也陸德明云薦獸名耳與薦字音義異

樂元語作以享祖考

介于石古文介作介鄭讀古入反云磨介也馬作拈云觸小石聲

紆京作汙姚作盱云日始出也引詩盱日始旦

馬作猶豫云疑也

滅荀作宗虞作載云叢合也

冥豫冥鄭讀馬鳴

異文卷二

五

隨

馬作大亨利貞

大亨貞

王肅作隨之時義

之義

嚮晦入宴息王肅作鄉晦荀作向晦音義同

官有渝

蜀才官作館

位正中

陸作

中正

陸作

蠱

振民育德振鄭讀音貞云仁厚也有王肅作純

臨

釋文云或作當位非

位當也

知臨徐作習臨

位當也

知臨徐作習臨

位當也

知臨徐作習臨

位當也

知臨徐作習臨

觀

盟而不薦

李作不薦釋文作不薦王肅作盟而

以神道設教

鄭陸並無以字

觀女貞

荀馬女上有利字

噬嗑

荀馬鄭陸並作滅止

滅趾

不行也徐作止不行也

乾肺

于夏傳作乾肺荀董同

未光也

王肅鄭陸作未

貴

傳氏云貴即古咎字文章貌

異文卷二

六

小利有攸往

郭京舉正作不利

天文也

本義先儒說

蜀才作以命

貴其趾鄭陸並作止

舍車而徒

鄭作舍

貴其須

釋文須從彡或作水邊非

貴如皤

如鄭陸

作燭如荀作波如

貴于丘園黃作世于

東帛

多子

剝

剝之无咎鄭陸荀馬並無之字

剝以膚

京作以簋云祭器

君子得與

京作德與董作

德事

復

朋來无咎

京作朋來

反復其道

釋文作反覆

无祗悔

王肅作悵悔

陸注悵安也九家本作多悔注云多音

支頻復厲

類馬作頻云憂也鄭作卑音累

有災眚

鄭作裁陸作灾

无妄

天命不祐

陸作佑馬作右云天不右行

不耕穫不菑

畲則利有攸往坊記作不耕穫不菑畲凶

異文卷二

七

大畜

畜一作蓄

輿說輶

陸德明輿作輶荀馬輶作輻

良馬逐

鄭作良馬逐逐云兩馬走也姚云逐逐並驅貌童牛之牯陸

作童牛之角說文作童牛之告九家亦作告云牛觸

角若橫木以告人

積豕之牙

鄭讀牙為互

頤

觀我朵頤

京作瑞頤

顛頤拂經

拂子夏傳作弗云輔

其欲逐逐

子夏傳作攸攸荀作悠悠劉作寔寔

說文作攸攸並式六反

大過

本末弱也

釋文弱一作溺

枯楊生梯

鄭作枯楊生蓐

云枯音姑枯楊無姑山榆也蓐木更生也音夷謂山

榆之實

枯楊生華

徐作生花

坎

京劉並作坎釋文作坎歸藏易作榮

習坎

郭京舉正習上脫坎字

水洊至

京作臻至于作

險且枕

古文作險且沱九家作險且珣鄭徐並

作檢且枕鄭云木在手曰檢木在首曰枕陸云險害

貌朱云枕倚若未安之意愚謂枕安也居險而且以

異文卷二

八

為安即孟子所謂安其危也

樽酒簋

鄭作尊酒

納約

自牖

陸作自誘

象曰樽酒簋

陸无貳字

祗既平

文作提既平京亦作提音支鄭云祗當為祗小丘也

緊用徽墨鄭作徽墨實于叢棘實于夏傳作提劉作

示張作置姚作寔云置也

離

百穀草木麗乎土

說文作麗於地王肅作麗乎地

吳之離

說文作日

不敷缶而歌

鄭作擊缶

之嗟凶

京作嗟蜀才作嗟嗟荀作嗟亦音嗟鄭無

凶字與古文同 出涕沱若 荀作涕沱 釋文作涕沱

嗟若 子夏傳作嗟 嗟荀作嗟 離王公也 王國作

王公注云 離王者之後 為公卿 亦作離 以正邦也 王

下經

咸

取女吉 釋文一作娶女 咸其拇 拇子夏傳作踵 荀作

母云 陰位之尊 咸其腓 荀作肥 云謂五也 尊盛故稱

肥 憧憧往來 京作憧憧 咸其輔頰 輔虞作輔頰 五

果大卷一

九

作俠 滕口說也 滕徐作騰 九家作乘 虞作滕 鄭云滕

送也

恒 釋文作恒

浚恒貞凶 鄭作灌 恒 或承之羞 鄭作咸 承 恒其德貞

禮記 繡衣作恒 其德貞 振恒凶 張作震 恒說文作恒

恒

遯 釋文一作遁 又作遯

係遯有疾厲 黃作繫 遯 肥遯无不利 漢書及思玄賦

並作黃 遯注引淮南 九師道訓 曰遯而能飛 言孰大

月

大壯

羸其角 羸王肅作縲 鄭虞並作縲 荀才作縲 縲作縲

壯于大輿之輹 釋文輹作輹 喪羊于易 陸作喪羊于

場 即詩經疆場之場 音亦 不詳也 釋文詳書也 鄭王

肅並作祥 云祥善也

晉 說文作晉 孟作晉 亦音進

晉如摧如 鄭讀推如 南山崔崔之崔 晉如鼫鼠 子夏

傳作碩鼠 失得勿恤 孟馬鄭虞王肅並作失得 王云

果大卷一

十

解馬矢虞云 矢古誓字

明夷

文王以之 箕子以之 鄭荀並作以之 明夷夷于左股

京作夷 于子夏傳及鄭陸並作睇 睇視也 內則注亦

引明夷睇于左股 馬王肅並作夷于左股 云左旋也

疑作夷于右股 用拯馬壯吉 子夏傳拯作折 說文亦

引折馬壯吉 箕子之明夷 荀才箕作其 劉向云 今易

中箕子作箕 淑鄭湛譏荀 樂云 訓箕為箕 訓子為淑

漫折無經 不可致詰

家人

家人高高為作確確劉作熗熗婦子嘻嘻張作嬉嬉陸作喜喜

睽

遇主于巷徐作于術其牛掣子夏傳掣作掣云一角

仰也鄭作掣云牛角皆隔也說文作掣云角一俯一

仰引易其牛掣荀作掣劉同說文天且剝馬注天剝

賴也王肅劉作掣先張之孤後說之孤釋文前孤弓

也後孤京馬鄭王肅程子玄並作壹或作壹

異文卷

士

蹇

以正邦也荀陸作正國為漢祖諱宜待也張作宜時

也鄭作宜待時也往蹇來反郭京舉正作往蹇來正

解

百果草木皆甲甲馬鄭陸並作甲宅云草木皮曰甲

根曰宅救過宥罪京作尤罪自我致戎釋文一作致

庭解而拇陸云拇是大指王肅云手大指荀作解而

母高牆之上徐作高城

損

二簋可用享

蜀才作二軌懲忿窒欲鄭陸並作微

鄭云微清也陸云微止也蜀才作懲忿鄭劉並作懷

欲孟作怪浴陸作瘠欲釋文一作望懲已事逆往

作祀事徐作以事荀作頌往尚合志也馬作上合自

上祐也徐作上佑

益

告公用圭王肅作用桓圭偏辭也孟作衡辭云周臣

也

夬

異文卷

士

壯于前趾荀作前止惕號荀翟並作惕號錫賜也

于頌鄭作頌云大面也蜀才作仇本義頌頌也王弼

注頌面權也謂上六也最處體上故曰權王肅音龜

釋文音求江氏音龜翟云頌頌間骨也其行次且釋

文云一作起起一作改祖說文及鄭馬王肅並作起

越云行止礙也牽羊悔亡子夏傳作擊羊莫陸夬夬

蜀才作莞脂莞笑貌陸親也通也鄭馬云莫陸商陸

也來表云莫莫陸當陸也虞云莫其也陸商也

始古文作連鄭同

勿用取女釋文作娶女施命誥四方鄭陸王肅並作

詩四方鄭云誥正也繫于金柅說文柅作櫛云絡繹

狀也子夏傳作鑣王肅作柅蜀才作尼云止也並音

駟贏豕乎蹢躅贏陸作累蹢躅古文作蹢蹢釋文云

一作擲蹢包有魚包徐作苞荀作胞虞作苞云白茅

苞之包无魚郭京讀正作包失魚引古注云二有其

魚故失之也以杞包瓜子夏傳作苞瓜

萃

萃亨馬鄭陸虞王肅並无亨字聚以正也荀作取以

異文卷一

三

正除戎器釋文除一作錯一作治荀作慮鄭云除去

也若號一握傳氏作一握鄭陸蜀才並云握當讀爲

夫三爲屋之屋利用禴蜀才作用躍劉作用煥馬王

肅云禴殷春祭名鄭云夏祭名禮記作杓志未光也

陸德明釋文無志字

升

用見大人虞作利見君子以順德王肅九師作慎德

姝作順得積小以高大徐作成高大允升大吉說文

作敬升

困

剛揜也揜馬作掩虞作弁困而不失其所亨即頤傳

引易困而不失其所无亨字入于幽谷幽不明也郭

京舉正谷下削去幽字來徐徐王肅作余余子夏傳

作茶茶翟云茶茶内不安之意釋文徐徐疑懼貌馬

云突行貌困于金車虞作金輿剝削荀陸王肅並作

斲訖鄭云當作倪仇京作剝創說文創斷也困于葛

藟徐作葛藟于艱危說文作繫艱薛作繫柅

井

異文卷一

古

羸其羸羸蜀才作累鄭讀爲羸井谷射鮒射荀作邪

甕敵漏說文甕作甕无與也釋文作无與之也徐作

則莫之與也井收勿幕收荀作甕勿余作网

革

水火相息說文作相息革而信之徐无之字其文蔚

也說文君子豹變其文斐也

鼎

亨飪也馬作言飪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賢郭京舉正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引古注云

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削去而大亨

三字 正位凝命 翟作凝命 覆公餗 馬作公粥 其形渥

馬陸王肅並作刑劉周禮注同

震 歸藏易作震

震來虩虩 荀作慄慄 笑言啞啞 陸作笑語 出可以守

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鄭京舉正出上脫不喪也 增

四字本義同 震來厲億喪貝 億徐作意王弼注辭也

鄭注十萬曰億喪貝荀作喪敗 躋于九陵 躋陸作躋

震遂泥 荀作隊泥

異文卷一

五

艮 說文作艮

艮其趾 荀作止 艮其腓 釋文一作肥 不拯其隨 陸德

明作不承 列其夤 夤身作腴荀作腎云互體有坎坎

為腎 厲薰心 荀作動心云互體有震震為動

漸

女歸吉也 王肅吉下有利貞二字 居賢德善俗 王肅

作善風俗郭京引古注賢德以止美則居風俗以上

巽乃善今本脫風字 鴻漸于磐 史記作鴻漸于般婦

孕不育 荀作婦乘或作婦娠

歸妹

所歸妹也 馬陸作所以歸妹也 歸妹以須 荀陸並作

以孺云矣也 有待而行也 徐作有時 月幾望 荀作既

望 女承筐 鄭作承匡

豐

日中則昃 孟作則稷 月盈則食 釋文一作則餽 遇其

配主 鄭作妃主注云嘉耦曰妃 雖旬无咎 旬荀作均

劉炳作鈞 豐其蔀 鄭薛並作菩云小席也 日中見斗

孟作見主 豐其沛 子夏傳作沛云小也 鄭于並作常

異文卷一

六

云祭祀之蔽膝陸作旃云幡幔也姚云滂沛也 日中

見沫 鄭作昧服虔云日中而昏也子夏傳云昧星之

小者字林云昧斗杓後星也漢書孔光傳亦云日中

見昧 折其右肱 姚作右股 遇其夷主吉行也 郭京舉

正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脫志字 豐其屋 說文作

豐其屋云豐大屋也 聞其无入 闕姚作闕孟作室 天

際翔也 除鄭作瘳云病也翔鄭王肅並作祥 自藏也

諸家作自戕馬王肅云殘也鄭云傷也

旅

旅瑣瑣釋文一作瑣瑣懷其資林作懷其資得其

資子夏傳及諸家並作齊齊謂齊也齊齊齊齊謂齊也

也應劭云齊利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齊謂齊成入

廟而受齊其義焚也馬作宜其焚也喪牛于易終其

之聞也釋文作喪牛之凶

異說文作異或作異

喪其資齊漢書作喪其齊齊

兌

麗澤兌鄭作離澤注云離併也連也介疾有喜王

異文卷二

十七

云介隔也馬云大也徐作戒疾

渙

用拯馬壯陸德明云拯救也馬云舉也伏曼容云齊

也王肅云救也子夏傳作用拊馬壯云拊取也渙

其机机馬作几渙有丘姚作有進匪夷所思前作匪

弟

節

澤上有水釋文一作澤中

中孚

豚魚黃作遜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郭京舉正豚魚

吉信及也及下制豚魚二字有它不燕徐作有他吾

與爾靡之釋文靡散也韓詩云共也燁燁作燁靡本義

靡與靡同陸作縹京作縹月幾望京作近望荀作既

望

小過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郭京舉正柔得中是以可小

事也事下制吉字今本小上脫可字已上也鄭作已

尚郭京舉正作已上

異文卷一

犬

既濟

既濟亨小者亨也郭京舉正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

本脫一小字婦喪其茀釋文非首飾也干云馬繫也

鄭云車轂也子夏傳作繫荀作綴董作筭陸績

作備云備當為縹縹有衣袂于夏傳作縹有衣茹說

文作需有衣絮周禮注作縹有衣絮不如西鄰之禴

祭漢書作不如西鄰之禴祭釋文淪薄也

未濟

小狐汔濟濡其尾史記引易狐涉水濡其尾其暉言

也 碑于徐並作碑

異文卷二

九

五經異文卷之一

五經異文卷之二 歸雲別集六十五

應城陳士元輯

繫辭上傳 釋文繫一作係辭一作詞又作詞

天尊地卑 徐陸並作地 坤釋文坤與卑同 剛柔相摩

京馬並作相磨 京云相砥切也 馬云磨切也 鄭注禮

記云道也 八卦相盪 諸家作相著 馮云盪除也 桓云

動也 惟韓云相推盪與王弼注同 鼓之以雷霆 蜀才

作雷電 乾知大始 王肅作泰始 坤作成物 虞姚並作

坤化姚云化當為作 坤以簡能 姚作簡從 而成位乎

異文卷三

其中矣 馬王肅作而易成位乎其中 繫辭馬而明吉

凶 虞徐山下有悔吝二字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虞作

晝夜者剛柔之象 易之序也 虞作易之象 所樂而玩

釋文樂適會也 馬云玩貪也 正義云愛樂而習玩虞

作所樂而玩 鄭作所樂而說 憂悔吝者存乎介 本義

介謂辨別之端 王肅于韓並云介纖介也 即悔吝者

言乎其小疵也 徐作存乎介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陸

德明作彌綸 京云彌綸綸知也 王肅云綸綸裏也 荀

彖爾終也 綸連也 鄭作彌綸 天下之道 俯以察於地

理釋文作觀於地理原始反終鄭虞並作及終故知
死生之說宋衷說始銳反云舍也知周乎萬物徐作
智周而道濟天下鄭云道當作導旁行而不流京作
不留樂天知命虞作變天範圍天地之化馬張王肅
並作犯遠張云犯違猶裁成也古文作范圍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荀爽荀柔之明僧紹並作而知知者見
之謂之知知徐作智故君子之道鮮矣鮮鄭作是王
肅云少也九師云盡也藏諸用藏鄭作藏云善也成
象之謂乾蜀才作盛象效法之謂坤蜀才作効法其

異文卷二

二

靜也專陸作頤知崇禮卑蜀才作體卑徐作禮卑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九家作冊京作噴以行其典
禮京作等禮姚作曲禮不可惡也惡荀作亞云次也
議之而後動鄭姚桓玄荀柔之並作儀之或默或語
徐作或嘿苟錯諸地釋文錯一作措慎斯術也桓作
順斯術馬作慎斯道有功而不德鄭陸蜀才並作不
置鄭云置當為德則言語以為階姚作為機作易者
其知盜乎陸德明釋文為易者其知盜乎致寇至徐
作致戎宋衷云戎誤慢藏誨盜虞作悔盜謂悔恨治

容誨淫鄭陸虞姚王肅並作野容言妖野容儀教誨
淫洪也升菴楊氏升鉛續錄云冶銷也遇熱則流遇
冷則合與冰同故治字從之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
流志故美色曰冶容此說出自三蒼故再抄而後掛
京作而後卦云再抄而後布卦乾之策陸馬並作乾
之策坤同當期之日徐作當基可與酬酢京作酬醋
可與祐神矣釋文祐助也馬云配也荀作侑神易有
聖人之道明僧紹作君子之道以言者釋文云一本
下三句无以字其受命也如嚮陸作如嚮遂成天地

異文卷三

三

之文徐作天下之文虞陸並作天地之文極深而研
幾也蜀才作擘幾馬陸作研機鄭云機當作幾夫易
開物成務馬無夫易二字王肅作闢物著之德圓而
神國徐作貞六爻之義易以貢京陸虞並作以工荀
作以巧聖人以此洗心京荀董張蜀才並作先心石
經同劉瓛洗悉珍反盡也王肅悉禮反與泗同韓注
云洗濯萬物之心知以藏往藏劉作藏云善也以神
明其德夫諸家多以夫字蜀下句荀虞顧並以德夫
絕句呂朱從之釋文一本无夫字縣象著明徐作懸

象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爲天

下利故本義云立下疑有闕文莫太平茅龜馬陸並

作莫善洛出書王肅洛作維漢以火德王故去木從

佳又以尚賢也鄭作有以舉而錯之天下之民釋文

一作措之有以見天下之賾徐作至賾下同有以見

天下之動徐作至動下同化而裁之馬作則之默而

成之陸德明釋文无之字

繫辭下傳注疏无傳字上傳同

繫辭而命之孟作明之吉凶者貞勝者也姚作貞稱

異文卷三

四

夫乾確然說文作崔然夫坤隤然孟作退然陸董並

作爻然聖人之大寶曰位孟作大保何以守位曰仁

王肅王伯玉桓玄明僧紹並依古本作曰仁注疏亦

然惟陸德明作曰人本義云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

氏從古蓋朱于全用呂本耳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

也孟京並作伏戲徐作庖犧馬作宓犧作結繩而爲

罔咎黃作罔咎陸德明无罔字以佃以漁徐作以田

京作以畋鄭作以儼釋文一作以魚易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徐作易窮則變通則久无變則通三字是

以自天祐之釋文一作佑之剡木爲舟釋文作剡木

剡木爲舟馬鄭徐並作剡木釋文同捐徐作槁致遠

以利天下蓋取諸渙虞无致遠以利天下六字服牛

乘馬說文作牝牛以利天下蓋取諸隨虞无以利天

下四字重門擊柝說文作擊柝象也者像也孟京虞

董姚並作象也者象也易曰憧憧往來京作憧憧來

者信也信姚作仲下同韋昭漢書音義信古仲字龍

蛇之蟄釋文作龍地以存身也釋文作全身董姚月

死期將至釋文作死其鄰王肅並同易曰復校滅趾

荀馬鄭陸並作滅止知小而謀大徐作智小君子安

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

家可保也漢書劉向傳引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无治而不忘亂一句鮮不

及矣釋文鮮作楚介于石介諸家多作砠天地絪縕

說文作天地壹壹虞姚並作氣氣男女構精徐作構

精其易之門邪桓虞並作門戶邪雜而不越說文作

雜而不越而微顯闡幽朱云恐當作微顯而闡幽開

而當名朱云開而之而亦疑有誤因貳以濟民行鄭

異文卷三

五

云貳當作式 損德之脩也 脩焉作補 雜物撰德 撰德 作算云數也 知者觀其象辭 徐作智 二多譽四多 懼近也 郭京舉正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今本 誤以近也二字為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

說卦傳

參天兩地而倚數 說文 參天兩地 釋文云參天一作參夫倚數蜀才作奇 數周禮注同 觀變於陰陽 馬作觀變化 發揮於剛柔 陸作發揮 故易六位而成章 馬作六書 日以烜之 釋

異文卷二

六

文作咍之虞徐並作晒之 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王 作駟萬物駟亦音妙董云駟成也 燥萬物者莫燥乎 火 徐作莫燥說文引易燥萬物者莫燥于離 水火相 逮 釋文作不相逮鄭宋陸韓王肅王廙並無不字與 呂宋本同 坎為豕 京作為豕 為瘠馬 荀京並作宗馬 云多筋幹 為駟馬 釋文作駟馬云駟邦角反考字書 无駟字或作駟或作駟同駟 為均 禮記注作為旬 為 各音 京作逃音為龍 虞于並作為駟虞云蒼色于云 離色為專 于云專花之通名或作數韓云草木數布

而生也虞作專姚云專一也為蒼簣竹 徐作蒼簣 佳韋 荀作莠 為鼎足 京荀並作朱足 為的 頤說大 作駟 為反生 虞作反生云陵也釋文云反生晚 丘之為戴茅甲而出也 為臭 王肅作為香臭 為鼻 荀鄭並作宣髮 軍文云宣髮黑白雜也 為廣 頤 荀 黃頤 為矯輶 陸作輶 輶宋東王廙作輶 孫京作輶 荀 荀作矯輶 為弓輪 姚作弓倫 為亟心 荀作極心 為乾 卦 董作幹 卦 鄭云乾當作幹 云陽在外能幹正也 為 驚 劉作驚 為厥 京作螺 姚作為 為蚌 陸作蚌 為科上

異文卷二

七

高利虞作折 稿鄭作槁于作稿 為果 旅 京作果 陸馬 云果 桃李之屬 瓜瓠之屬 應節云木實曰果 草實 曰蕞 說文云在木曰果 在地曰蕞 張吳云有核曰果 无核曰蕞 為闔寺 徐作闔 闔 為黔喙之屬 鄭作黔 為堅多節 釋文云一元堅字 為羊 虞作羊 〇 荀美 九家集解校今本多三十一象 乾後有四為龍 為馬 為衣 為言 坤後有八為牝 為迷 為方 為囊 為裳 為黃 為帛 為縶 震後有三為王 為鵠 為鼓 巽後有三為楊 為鶴 坎後有八為宮 為律 為可 為棟 為叢 棟為孤 為

疾蘇為桎梏離後有一為此牛良後有三為鼻為虎
為狐兒後有二為常為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其說
不同故附錄之

序卦傳

物穉不可不養也馬陸並作物穉比必有所畜徐作
養而泰然後文鄭元而泰二字物不可以苟合韓
康伯合下有而已二字致飾然後亨則蓋矣亨諸家
音許庚反通也鄭徐音許兩反作享獻之享井道不
可不革升菴楊氏云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立秋浚

異文卷三

八

井改水即井道之輩也虞本井不可不準无道字

雜卦傳

蒙難而著郭京舉正作蒙難而著謙輕而豫怠也京
作豫治虞作豫怡謙則飭也鄭王肅飭作節大有聚
也荀作終也豐多故親寡旅也諸家以豐多故為句
荀以豐多故親為句寡旅也別為句韓康伯故下有
也字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本義云自

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有錯簡東坡蘇氏云卦
自乾坤至需訟皆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惟大
過至夫八卦則不然蓋傳者之失也乃更正之頤養
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
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逸易附

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禮記○易曰正
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漢書東方朔傳

異文卷三

九

易曰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漢書司馬遷傳○易大傳
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漢郊祀志劉向云○易曰建其
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易曰勞而不怨
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
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
益謙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易曰天地
動而萬物變化並說苑○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
水井法也說文○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孔
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焉道德也爵

○孔子曰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萬物之寶○
孔子曰乾坤陰陽之主也○孔子曰易六位正王道
見矣並乾鑿度

異文卷三

十

五經異文卷之二

五經異文卷之三 歸雲別集六十六

書經虞書

應城陳士元輯

堯典堯古文作姚又作姦

放勳孟子勳作劬安安漢書作欽明又思晏晏克明

俊德大學作峻德路史作駿德史記作能明馴德九

族既睦路史作既穆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漢書作

辨章協和萬邦史記傳令和萬國黎民於變時雍漢

書作於番路史作時雖欽若昊天史記作敬順昊天

異文卷三

一

曆象日月星辰史記作數法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也

記漢書並作民時宅嵎夷史記作居都夷帝命曠作

禹鐵一作嵎鍤寅賓出日史記作敬道日出路史作

敬賓出日平秩史記作便程漢書作辨秩說文作平

歸鳥獸率尾史記作宇微路史作率微南北史記作

南誦漢書作南僞路史作南化宅西史記作居西土

漢書作度西昧谷漢書作柳穀寅饒納日史記作敬

道日入漢書作寅淺納日宵中星虛史記作夜中宅朔

方史記作晉北方平在朔易史記作便在伏物厥民

陳史記作燠鳥獸毛路史作燠毛三百有六句
有六日史記作歲三百六十六日漢書作歲三百有
六句略史作三百又六句又五日定四時史記作
正四時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史記作信飭百官衆功
皆與時咨說文作曷咨胤子朱啓明史記作嗣子丹
朱開明器訟史記作頌凶方鳩僇功說文作僇功史
記作勞衆布功象恭滔天史記作似恭滔天湯湯洪
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作湯湯洪水
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說文懷作裏有能俾乂史記作

異文卷三

二

有能使治漢書作有能俾蹕路史作蹕能使蹕
地族史記作負命毀族蜀志晉書並作放命地族續
用弗成史記作功用不成巽朕位史記作踐朕位否
德忝帝位王藻作辭德忝帝位有鰥在下史記作有
鰥在民間曰虞舜舜古文作蚤又作蚤說文作驩
作號瞽子史記作盲者子釐降史記作飭下媽汭
語作贏內
舜與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史記作堯使舜入山林川

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水經注引古書云納之大麓
之野烈風雷雨不迷汝陟帝位史記作汝登舜讓于
德弗嗣史記作不擇漢書作不台肆類于上帝史記
作遂類編于群神史記作舜於輯五瑞史記作輯五
瑞班瑞于群后史記作還瑞東后史記作東方君長
脩五禮玉藻作脩五禮五樂贊漢書作擊路史作贊
格于藝祖漢書作假于祖禰敷奏以言史記作徧告
以言濬川史記作決川漢書溝洫志作浚川青災肆
赦史記作青裁過赦惟刑之恤哉史記作靜哉漢書

異文卷三

三

路史並作謚哉流共工于幽洲孟子作幽州史記作
幽陵放驩堯于崇山史記作謹堯路史作驩頭古文
尚書作鳴受竄三苗于三危孟子作殺三苗史記作
遷三苗說文作窺三苗窺五也莊子作投三苗于三
危帝乃殂落孟子作但落漢書作放勳乃殂如喪考
妣史記作如喪父母四海過密八音史記作四方莫
舉樂關四門路史作辟四門難任人史記作遠佞人
使宅百揆史記作使居官相伯禹古文禹作命又作
內惟時懋哉史記作維是勉哉讓于稷契暨皋陶古

文契作商又作萬隸書作假石經作鄭說文作讓于
棄契泉鈔錄帝曰棄黎民阻饑漢書棄作存阻饑食
貨志作祖饑史記作始饑五品不遜說文作不悉史
記股本紀作不訓五流有宅漢書作有度惟明克允
史記作維明能信僉曰垂哉路史作惟哉讓于父折
暨伯與路史作父哉暨伯舉人表又作相暨伯相古
通用僉曰益哉漢書作莽路史作相益呂氏春秋作
化益直哉惟清史記作直哉維靜潔教胥子史記作
教釋子說文作育子詩言志歌永言史記詩言意歌

異文卷三

四

長言聲依永漢書作歌詠言聲依詠震驚朕師史記
作振驚欽哉惟時亮天功史記作敬哉惟時和天事
黜陟幽明史記作黜陟遠近
大禹謨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
廣運乃神乃武乃文無乃聖二字俾勿壞左傳戒之
用此其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耄期倦于勤路
史作老于劇有過無大刑故無小路史無作亡降水
儆予孟子作澤水警余入心惟危道心惟微荀子解

微篇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注謂今虞書有
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官占惟先蔽志左傳
作官占惟能蔽志如帝之初路史作若帝之初舜初
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舜往于
田號泣于旻天夔夔齊慄孟子作齊栗
皋陶謨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史記作信其道德謨明輔和序
叙九族漢書王莽傳作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史記作衆明高翼邇可遠在已禹拜昌言史記作禹

異文卷三

五

并美言漢書作禹拜讜言孟子禹聞善言則拜知人
則哲史記作知人則智漢書作知人則越剛而塞說
文作剛而塞夙夜浚明有家史記作明明俊乂在官
漢書谷永傳作俊艾略史作駿艾無教邇欲有邦漢
書作亡教佚欲有國黃氏日抄云古文尚書無教邇
欲有邦漢王嘉奏封事引此句劉元城疑教字轉寫
作教字今文從之一日二日萬幾漢書作萬幾無曠
庶官漢書作毋曠天工人其代之漢書作天功五刑
五用哉漢書作五庸哉懋哉懋哉漢書作茂哉茂哉

益稷

予思日孜孜史記作孳孳隨山刊木史記作山行葉
 木漢書亦作葉木濬畎澮距川史記作濬畎澮說文
 作濬畎澮穀食漢書作根食懋遷有無玉藻作林遷
 漢書作質遷路史作阜遷以昭受上帝史記作昭待
 藻火粉米說文作孫火衛米在治忽漢書作七始詠
 一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欽四鄰史記作敬四輔
 臣撻以記之說文作達以記之敷納以言漢書作傳
 納左傳作賦納明庶以功左傳作明試無若丹朱傲

異文卷三

六

說文作無若丹朱果漢書作若丹朱教朋淫于家
 史記作朋淫娶于塗山說文作塗山弼成五服史記
 作輔成路史作比成方施象刑惟明漢書作旁施象
 刑維明庶尹允諧史記作百官信諧

夏書

禹貢

禹敷土史記作傳土刊木漢書地理志作葉木奠高
 山大川史記奠作定至于岳陽漢書作嶽陽覃懷底
 賁史記作覃懷致功恒衛既訖史記作常衛大陸既

作史記作既為島夷皮服漢書作島夷既文作島夷

連髦夾石碣石入于河漢書作入于海濟河惟兗州

漢書作沛河史記作沚州濰沮會同漢書作雍沮是

降丘宅土史記作民得下丘居土浮于濟漯漢書作

沛漯達于河史記作通于河維淄其道漢書作惟

海濱廣斥史記作海濱廣瀾漢書同厥篚檿絲漢書

作厥篚後厥篚放此史記作會絲路史作厥絲達于

濟漢書作沛淮沂其乂史記作其治大野既豬漢書

作大野既豬史記作大野既都後既豬放此草木漸

異文卷三

七

包說文作州木漸荒羽畎夏翟漢書作夏秋嬪珠暨

魚史記作泉魚路史作班珠及魚陽鳥攸居史記作

所居漢書作道居震澤底定史記作致定篠簜既敷

史記作竹箭既布瑤琨漢書作瑤琨沿于江海史記

作均江海漢書作均于江海沱潛既道漢書作沱潛

史記作沱潛已道後潛字放此雲土夢作乂史記作

雲夢土為治漢書作雲夢土作艾羽毛齒革漢書史

記並作羽旄漢書作旄旒漢書作旒佳箇漢書作

作佳箇輅柎三邦底貢厥名史記三國致貢其名納

錫大龜史記作入賜逾于洛史記作雒後放此榮波

既諸漢書作榮諸既都史記同導荷澤史記作道後

放此厥篚織纊史記作織絮岷嶓既藝史記作汝嶓

厥土青黎史記作青驪西傾因桓是來漢書作是休

升菴揚氏曰古和桓同音和夷底績即西傾因桓之

桓見水經注逾于沔史記作踰于沔雍州說文作離

州澧水攸同漢書作洧同後放此至于豬野漢書作

豬野史記作都野三危既宅史記作既度三苗不叙

史記作大序琳琅玕史記作琳琳導岍及岐史記

異文卷三

八

作道九山沂及岐至于太岳漢書作大嶽太行恒山

史記作常山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岷山之陽史記

作汶山又東至于孟津漢書作盟津至于大伾史記

作大伾番冢導漾史記作道漾岷山導江漢書作嶓

山史記作汶山道江又東至于澧史記作醴漢書同

溢為衆史記溢作沃漢書作軼東會于澧漢書作野

四隰既宅史記作四隰既居六府孔脩史記作甚脩

庶土交正史記作衆土成賦中邦史記作中國漢書

同三百里納結服漢書作內戛服二百里男邦史記

作任國漢書作男國王海作任邦

甘誓

有扈氏漢書作有郭一作有戶史記正義云扈戶郭

同天用勦絕其命漢書作制絕汝不恭命史記作汝

不恭命戮于社史記作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史記作

帝魯汝

五子之歌

以逸豫滅厥德路史作以佚豫厥德盤遊無度敗

于有洛之表路史作般游亡度敗于洛表民可近不

異文卷三

九

可下國語作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惟彼陶唐有此

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左傳哀公六年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

其紀綱乃滅而亡關石和鈞國語作絳鈞

胤征

胤侯命掌六師路史作命胤侯統六師義和尸厥官

罔聞知路史作義和茂聞知

商書

湯誓

散行稱亂史記作舉亂舍我稽事而割正夏史記作

舍我盡事而割收率急弗協史記作不和時日曷喪

子及汝皆亡孟子作時日害喪子及女偕亡爾尚輔

予一人史記作及予一人予其大賚汝史記作大理

予則孥戮汝漢書作奴戮女

仲虺之誥古文作中齔又作仲翳漢隸作中聖

石經作仲僊荀子作中鐸

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孟

子云湯一征自葛始又云湯始征自葛載東面而征

異文卷三

十

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我後予后后来

其蘓孟子作我后能自得師者王謂人奚已若者亡

荀子云自為得師者王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

湯誥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論語作敢昭告于皇

皇后帝爾有善朕弗敢蔽論語作帝臣不蔽罪當朕

躬弗敢自赦論語作有罪不敢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論語作簡在帝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萬方論語作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

罪罪在朕躬國語引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

大有罪在余一人

伊訓

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孟

子作天誅造文自牧宮朕載自毫居上克明為下克

忠荀子作為上則明為下則遜

大甲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大學無先王字予弗狎于弗順

孟子弗作不民非后罔克胥匡以主禮記作民非后

異文卷三

十一

無能齊以宣自作孽不可逭孟子逭作活後我后后

來無罰孟子作后来其無罰

咸有一德禮記作壹德

惟尹躬暨湯禮記作及湯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

之長可以觀政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

觀德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注云廷書

盤庚國語作般庚

若顛木之有由蘖說大作為林王播告之脩說大作為

諸告今汝聒聒漢書作愆愆服田大穡漢書作服田

力番相時儉民說文作相時思民若射之有志王漢
引漢儒作若矢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石經作大
俞侮成人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
罰國語作國之臧則雖女衆國之不臧則雖余一人
是有送罰度乃口石經作度爾口安定厥邦石經作
女定厥國崇降弗祥石經作興降不永汝分猷念以
相從石經作大比猶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石經
作各翁中于乃心懋建大命石經作勛建大命漢書
作茂建大命

異文卷三

十三

說命禮記作允命
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論語作高宗諱陰三年
不言漢書作梁間禮記作諒間以台正于四方惟恐
德弗類茲故弗言國語作以余王四方余恐德之不
類茲故不言以形旁求于天下國語作以象夢求漢
書作旁逮史記作營求說文作夏中孔安國注刻篆
形旁旁求民間雖引皇甫繼之說說築傅巖之豎
王海載漢儒引書作說築傅險之豎朝夕納誨國語
作朝夕規諫若金用汝作礪國語汝作女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國語作若津水用女作舟若歲大旱國
語作若天旱若樂弗暇孟子弗作不濟濟作不
敗爵國及惡德國水作爵無及惡德蹟于祭祀是弗
飲衣作事此而祭祀是為不敬惟學遜志務時敏
學記作敬業務時敏惟敬學半學記作惟敬學半

高宗彤日

越有雉雉漢書引書曰有雉雉雉雉而雉今書
有此句惟先格王正厥事漢書孔光傳格作假天既
乎命正厥德孔光傳作付命

異文卷三

十三

西伯戡黎說文黎作黎王篇作黎又作黎尚書
大傳作西伯戡者史記作大王伐攻
格人元龜漢書作假人惟王淫戲史記作淫雲不有
康食史記作安食不虞天性史記作不虞知天大命
不孽史記作大命胡不至王海載漢儒引書曰大命
不孽

微子

我與受其敗漢書作我與受其退我舊云刻子王充
論衡作孩子黃氏曰抄云孩子謂微紂惡於孩子之

肝自靖漢書作自清

異文卷三

十四

五經異文卷之三終

五經異文卷之四 歸雲別集六十七

應城陳士元輯

周書

泰誓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孟子作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惟湯有光孟子作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罔或無畏

異文卷四

寧執非敵百姓慄慄若崩厥角孟子作無畏寧執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牧誓

商郊牧野說文作毋野逖矣西土之人史記作遠矣

惟婦言是用史記作乃用其婦人之言厥遺王父母

弟不迪史記作遺其王父母弟不用石經王作任以

姦宄于商邑漢書作以姦執于商國不愆史記作不

過勗哉史記作勗哉尚桓桓漢書作尚桓桓如虎如

貌如熊如羆史記作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注云離與

弗迓克奔馬融作弗御克奔史記作不禦克奔

武成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史記作縱馬於

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示天下弗服史記作不

用既生魄漢書作既生霸大邦畏其力左傳作大德

畏其力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

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孟子作有攸不惟

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

于大邑周血流漂杵史記作漂鹵金履祥云鹵是地

異文卷四

二

發濕蓋血源而地鹵濕耳先儒作漂桶謂軍中有桶

無杵亦非一戎衣天下大定中庸作壹戎衣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論語所重民食喪祭

洪範

絲墮洪水漢書溝洫志作絲墮洪水論衡作絃墮洪

水汨陳其五行石經作曰陳其五行彛倫攸斁說文

作攸燁敬用五事漢書孔光傳敬作羞師古注云羞

進也協用五紀漢書五行志協作叶又用三德五行

志又作艾明用稽疑五行志稽作叶嚮用五福谷永

傳簡作饗威用六極谷永傳威作畏思曰睿五行志

睿作睿無雲龍獨而畏高明玉海載漢儒引書母傳

矜寡而畏高明無有作好說文作無有作致無偏無

黨漢書無作不石經作母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五行志作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疑上北有五曰霽注云霽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悒

今文作圖曰貞曰悔說文悔作悔三人占則從二人

之言玉海占作議庶草蕃廡玉海作庶州繁廡又時

暘若五行志作文時暘若哲時燠若五行志作哲時

異文卷四

三

與若豫恒燠若五行志作舒恒與若蒙恒風若五行

志作霧恒風若

衣燠

馬作絃索謂首長也

西旅底貢厥燠漢書作致貢時庸展親玉海作時用

金縢

王有疾弗豫說文作有疾不念植璧秉珪漢書作戴

璧秉圭是有丕子之責于天石經作是有負子之責

于天茲攸俟能念予一人漢書作茲道能念予一人

我之弗辟 說文作我之不辟

大誥

有大艱于西土 漢書作我有截于西土 知我國有疵

漢書作有些 民獻有十夫 漢書作民儀 不敢替上帝

命 玉海引漢儒作不敢僭上帝命 遺大投艱于朕躬

漢書作遺大解難 爾丕克遠省 馬融作不克 天棐忱

辭 孔光傳作天棐謀辭 翟宣傳作天輔誠辭

微子之命

惟稽古 漢書作正稽古 曰篤不忘 馬融作日之不忘

異文卷四

四

康誥

克明德慎罰 玉海載漢儒引書惟乃不顯考文王克

明俊德 威威顯民 漢書作畏畏 惇嫻乃身 漢書作惇

天畏棐忱 馬作匪懋懋不懋 左傳引書懋不惠茂

不茂 若保赤子 孟子作如保 暨不畏死罔弗憖 孟子

引殺越人于貨閔不畀死凡民罔不寧 不率大戛 漢

書作大戛注云伐也

酒誥

明大命于 林邦 漢書作沐邦國名紀作昧邦 群飲汝

勿佚 漢書作文無佚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馬作淫

梓材 注疏一作梓材馬云梓古梓字

至于屬婦 說文作屬婦 合由以容 劉向作以寬 惟其

奎丹腹 說文作敷丹腹 皇天既付中國民 馬作皇天

已附中國民

召誥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石經作即至于豐按字書步

徒行也 王何以步也 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

異文卷四

五

行不駕馬也 惟丙午牘 漢書作惟丙午蠶 則無遺壽

考 孔光傳作者老 顧畏于民 漢書作顧畏於民

洛誥

伋來來視予 卜休恒吉 馬作憐來來示予 乃汝其悉

自教工 漢書作學功 無若火始燄燄 玉海作毋若火

始腐腐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孟子無惟字 乃

惟孺子頒 石經作孺子敘 公無困哉 漢書翁禁傳作

公無困我哉

多士

敢弋殷命漢書作敢翼殷命有年于茲洛石經作有年于茲洛

無逸

漢書作毋逸史記作無佚石經作毋勅乃逸乃諺既誕石經作乃勅乃憲既誕天命自度治

民祗懼石經作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乃或亮陰三年

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禮記作言乃謹肆高宗之享

國五十有九年石經作肆高宗之獲國百年懷保小

民惠鮮鰥寡谷永傳作懷保小人惠于於寡國語引

太王惠于小民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國語作

異文卷四

六

不皇暇食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谷永傳作毋淫

于酒毋逸于游田石經作毋知于遊田惟正之供國

語作惟政之恭漢書作惟正之共無皇曰今日耽樂

石經作毋兄日今日兄音逸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

之正刑王海載笑儒引書人乃訓變王刑

君奭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

知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漢書王莽傳云我嗣

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

易天應非謀乃亡隊命故一人有事于四方漢書作

迪一人使四方割申勸寧王之德漢書制作制禮記

作周田觀文王之德先儒謂周田觀三字乃割申勸

之訛也

祭仲之命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左傳衛太子伋儀引書曰慎

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注云逸書

多方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說文作夏氏之民叨憤越惟有

異文卷四

七

胥小大多正石經作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爾尚不

忌于凶德說文作爾上不替于凶德

立政

常伯常任漢書作常厥常任其在受德啓說文作受

德志灼見三有俊心說文作焯見則克宅之克由繹

之漢書作則克度之克猶繹之其勿以儉人石經作

毋以儉人是罔顯在厥世石經作是罔顯載厥世用

勸相我國家漢書作翼助我國家以觀文王之耿光

石經作鮮光

周官

四征弗庭漢書作不平亦克用乂史記作用治夙夜馬作不憚

君陳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論語作施于有政庶言同則釋孔安國注禮記以庶言同則為句無釋字趙應麟譏漢儒記禮之乖謬而安國注禮之不察也

顧命

王乃洮頽水漢書作沫水憑玉几漢書憑作凭在後

異文卷四

八

之侗石經作在后之詞陳寶赤刀漢書作陳宗赤刀

一人冕執銳說文作執銳麻冕黼裳石經作黼衣王

三宿三祭三咤說文作三寤

康王之誥

敢執壤奠對句作壤奠畢協賞罰漢書作畢力

畢命

正色率下漢書作正已率下罔不祗師言馬本無言

驕淫矜夸鄭作矜誇惟既厥心漢書作維盡厥心

君牙

禮記作各進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禮記作夏日暑雨啓佑我後

人咸以正罔缺孟子作作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追

配于前人漢書作追比

罔命史記作罔命孔穎達云罔亦作哭

宅丕后漢書作居丕位以旦夕承弼厥辟石經作承

擇厥辟萬邦咸休漢書作萬國若時瘳厥官王海載

漢儒引書若時瘳厥官

呂刑注疏云呂後為甫侯故稱而刑又作郵刑

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海載漢儒引書王耄荒度

異文卷四

九

作詳刑以詰四方說文耄作耄苗民弗用靈禮記作

匪用令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國語作重黎是使天地

不通德威惟畏史記作德威惟威士制百姓于刑之

中漢書作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漢書楊賜傳作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告爾祥刑漢書

作告女詳刑惟貨惟來其罪惟均漢書作惟貨惟來

其審克之漢書作審校惟貌有稽說文作維緇有稽

其罰百鍰史記作百率路史作百鍰其罰惟倍史記

作倍灑刑辟史記作臈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

上服漢書劉愷傳作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注與蔡注

不同刑罰世輕世重劉向作時輕時重人亟于病漢

書作罰懲非死依極于痛報以庶尤說大作庶說哲

人惟刑史記作哲民漢書作人

文侯之命

父義和石經作誦和追孝于前文人漢書作追教于

前聞人

費誓

漢書作勝誓大傳作鮮誓說文作柴誓

杜乃獲周禮注作虔乃獲峙乃稷糧漢書作饒糧說

異文卷四

秦誓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玉海載漢儒引書黃髮之言則

無所愆惟截截善論言劉向作截截善論言漢書作

維談談善靖言石經作惟截截善論言說文作惟善

介臣大學作若有一个臣斷斷猗大學作斷斷兮說

文作斷斷猗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大學如作者是

作寔亦職有利哉大學作尚亦有利哉冒疾以惡之

大學作媚疾俾不達大學作俾不通

逸書附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孟子○施章乃服明上下○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湯歸于亳三千諸

侯大會○盤庚曰若德明哉○武王將渡河中流白

魚入王舟會武王于郊下者八百諸侯○酒誥曰王

曰封惟曰若圭璧並尚書大傳○書曰聖作則左傳

極向云○周書曰勇則上不登于明堂左傳晉狼曠

云○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墨子○書

異文卷四

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荀子○商書曰刑三百

罪莫重於不孝○周書曰允哉允哉○周書曰若臨

深淵若履薄冰○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離也

並呂氏春秋○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孔叢子○書

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

哉復哉董仲舒對策師古注云今文尚書秦誓之辭

今秦誓無○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史記○書曰

欲起無先史記楚世家○書曰先其筭命漢書律志

○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太律

漢書郊祀志 ○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漢書蕭何

傳 ○書曰記功忘過宜為君漢書谷永傳 ○書曰以

左道事君者誅漢書王商傳 ○周書曰安危在出令

存亡在所漢書主父偃傳 ○書曰王母若殷王紂

立於阼階漢書京房傳云周公戒成王 ○嘉禾篇曰周公奉鬯

傳注云逸書 ○書曰上言者常下言者權淮南子 ○

書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

而無益於民者退在其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周書

異文卷四

主

曰前車覆後車戒並說苑 ○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

節應期漢書郎顗傳 ○書曰厥兆天子爵白虎通 ○

周書曰園園升雲半有半無 ○周書曰獠有爪而不

敢以振又曰以相陵並說文 ○伊訓曰載乎在毫

又曰征是三朶鄭玄注典寶 ○伊訓曰惟太甲元祀

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鄭

玄注三王譜 ○武成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月

咸劉商王惟四月既旁生霸粗六日庚戌武王燎于

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粗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

或周廟鄭玄尚書正義 ○武王惟弱 ○文王作孝

作敬 ○敬德自以前人之微言並蔡邕石經 ○泰誓

曰丙午逮師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

受劉劉歆三統歷 ○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

誥 ○五子之歌曰衍率彼天常北安國左傳注 ○太

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天下地咸曰孜孜

無怠詩大明疏 ○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民之有政

有居鄭玄詩箋 ○書曰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

王之格言天子發拜手稽首周禮疏 ○書曰大社惟

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史漢

書同 ○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文選注 ○書曰釗我

周王 ○書曰汝則有逸罰並爾雅注 ○書云臣不作

福不作威靡有後羞漢書廣陵厲王傳

書序附

汝鳩汝方史記作文鳴文旁 ○伊尹放諸桐孟子亦

云伊尹放太甲于桐孫季昭云放當作教 ○高宗夢

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營求說文作復求

○付飛雉升鼎耳而雉飛雉漢書作蜚雉 ○周人乘

異文卷四

主

穆 鄭玄作勝黎 ○殷既錯天命 馬作措天命 ○武王

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孟子作革車三百兩虎賁

三千人 ○伐殷歸獸識其政事 說文作歸畧 ○西旅

獻焚 經文作貢焚馬本焚作蒙 ○武王有疾 馬作有疾不豫 ○作歸禾 漢書作餽禾一作饋禾 ○旅天子

之命作嘉禾 大傳作鮮禾 ○作成王政 馬作成王正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馬作薄姑 ○王俾榮伯作

賄蕭慎之命 馬作王辨榮伯作賄息慎之命王海又

作賄息謹之命 ○平王錫晉文侯桓曾圭璜 馬作王

異文卷四

十四

賜晉文侯無平字 ○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馬作不開

經異文卷之四 終



經異文卷之五 歸雲別集六十八

應城陳士元

詩國風周南

關雎

關關雎鳩 文選注作鳴鳩 在河之洲 說文洲作州 君

子好逑 釋文作好仇 參差荇菜 說文作蓂蓂 輾轉反

側 楚辭章句作展轉反則

葛覃

是刈是獲 釋文刈則艾 服之無斃 禮記爾雅作無射

異文卷五

一

卷耳

爾雅作卷耳

我馬虺隤 說文作瘵瘵王海補遺作虺頹 我姑酌彼

金罍 說文作我為漢書注作金罍 我姑酌彼兕觥 說

文作兕觥 陟彼砠矣 說文作岵矣 釋文作砠矣 云可

吁矣 爾雅注作吁矣

樛木

韓詩釋文作科木

葛藟之 楚辭章句作藟之 葛藟之 說文作藟之

桃夭

釋文作帶之

之天天 說文作𠂔𠂔𠂔漢書作𠂔𠂔𠂔 其葉慕慕通典
作漆秦

免置 釋文免作覓

赴赴武夫 後漢書注作糾糾 施于中途 韓詩作中從

公侯好仇 朱注仇與遂同

茅官 釋文官作茂

漢廣

江之永矣 韓詩外傳作漾矣說文作美矣美長也

汝墳

異文卷五

二

怒如調飢 說文作恚如鄭氏作朝飢朱注云朝重也

詩作恚如朝飢韓君章句云朝飢最難忍呂氏讀

詩記云調朝也升菴楊氏云調飢朝飢字屬魚魯不

若朝飢之義長焦氏易林云恚如旦飢晉郭遐周詩

云言別在斯須恚馬如朝飢漢晉去古未遠當得其

實鮒魚賴尾 說文作鯪尾 王室如燬 韓君章句作如

燬列女傳作如燬

麟之趾 韓詩趾作止

于嗟麟兮 釋文作吁嗟

石南

草蟲 蟲或作虫非虫音許鬼反

趯趯阜蟲 爾雅注作蚤蚤 亦既覯止 玉海補遺作遺

止漢書注同

采蘋

于以采藻 說文作采藻 于以湘之 漢書注作蕩之師
古云蕩烹也

甘棠

蔽芾甘棠 外傳作蔽芾 勿剪勿伐 釋文剪作刻集韻

異文卷五

三

同漢書作翳 召伯所茇 說文作所茂 召伯所憩 韓詩

作所稅 勿剪勿拜 廣韻拜作扒

羔羊

素絲五紵 釋文作五它 委蛇 釋文作逶迤鄭作交蛇

韓詩內傳作裱隋漢衡方碑同見隸釋

標有梅 釋文作標有楸趙岐孟子注引詩作芋

有梅音義云韓詩也

小星

寔命不同 釋文寔作實 維參與昴 集韻昴作昴 抱衾

與稠王補遺稠作憐寔命不猶爾雅注作不猷

江有汜說文作有汜

野有死麇釋文作死麇

何彼穠矣釋文作我矣

邶風

栢舟

如有隱憂文選注作殷憂我心匪鑒釋文作匪監我

心匪石列女傳作非石我心匪席列女傳作非席威

儀棣棣禮記漢書注並作逮逮不可選也未穆傳注

異文卷五

四

作箒也寤辟有標說文作晤辟王補遺作寤辟胡

迭而微釋文作胡載

日月

報我不述文選注作不術薛君云術法也

終風

願言則嚏釋文嚏作夷呂氏作嚏又作嚏嚏其陰

韓詩作墮墮注云天陰塵也說文同

擊鼓

擊鼓其鏜說文作鑿石經同于嗟洵兮韓詩洵作皇

注云遠也釋文云洵或作詢誤不我信兮朱注信與

諷風

現皖黃鳥太平御覽作簡簡黃鳥

雄雉

悠悠我思說苑作遙遙

匏有苦葉

深則厲說文作深則砢雝雝鳴鴈王補遺作噉噉

監箴論作雍雍鳴鴈旦日始旦易釋文姚氏引計作

異文卷五

五

吁日始旦

谷風

黽勉同心文選作密勿同心注云密勿儼也無以

下體外傳作下體湜湜其止說文作其止我躬不閱

左傳作不說禮記作我不閱逞恤我後禮記作皇

恤甫畲救之禮記作扶服漢書作休之不我能悔說

文作能不我悔既貽我肄爾雅注作我貽

式微

胡為乎中露列女傳作中落

旄丘

瑣兮尾兮

釋文瑣作瑣流離之子爾雅注作留離

簡兮

碩人

韓詩作彪彪釋文彪彪美貌

泉水

泌彼泉水

韓詩作泌彼說文作泌彼一作泌彼飲餞

于彌

釋文作于坻不瑕有害朱注瑕與何通

北門

室人交徧摧我

說文作催我釋文作誰我已焉哉外

異文卷五

六

傳作亦已焉哉

北風

其虛其邪

爾雅作其虛其徐見讀詩記並玉海補遺

靜女

靜女其姝

說文姝作姝董氏云隋得江左本作靜文

其姝注刻也

愛而不見石經愛作俊說文同搔首踞

踞文選注作躊躇

新臺

新臺有泚

齊詩作有泚說文同新臺有洒韓詩作有

漣河水浼浼

韓詩作浼浼釋文盛也燕婉之求文選

注作燕婉說文作晏婉得此戚施

說文作得此醜惡

薛君云戚施蟾蜍也

二子乘舟

汎汎其景

朱注景古影字中心養養集韻作洋洋

鄘風

柏舟

鬢彼兩髦

說文作統彼兩髦不諒人只玉海補遺作

不亮實維我特韓詩作我直釋文云直相當值也

異文卷五

七

牆有茨

說文作有薺

中黃之言

集韻作中黃不可詳也韓詩作揚也

君子偕老

委委佗佗

爾雅音義作猗猗佗佗韓詩作佗佗釋文

云他他德美貌

鬢髮如雲說文作參髮不屑鬢也周

禮注作髣也

玉之瑱也說文作瑱兮是繼袪也說文

作襲絆

邦之媛也釋文作媛也說文作媛兮

鵲之奔奔

左傳作賁賁

鵲之疆疆

禮記作姜姜呂氏作疆疆人之無良外傳

作人而無良

定之方中

駉牝三千 說文作駉牝駉壯

蝮蝮 爾雅作蝮蝮

乃如之人也 外傳作人兮

相鼠

胡不遄死 史記作何不

干旄 左傳作竿旄家語同

何以予之 論衡作與之

異文卷五

八

載馳

大夫跋涉 儀禮疏作較涉 言采其蟲 說文作其商

衛風

淇奥

綠竹猗猗 大學作萊竹韓詩作綠籐釋文籐篇笵也

有匪君子 大學作有斐韓詩作有邠釋文邠美也

今曰兮 大學作喧兮說文作喧兮 終不可諼兮 大學

作諼兮 克耳琇瑩 說文作琇瑩 會弁如星 說文作體

弁五音編海同

考槃 韓詩作考盤讀詳記作攷槃

考槃在澗 韓詩作考盤在干釋文干境澗之處文選

注地下而黃曰干 碩人之適 韓詩適作適釋文德美

貌 碩人之軸 玉海補遺軸作逐

碩人

衣錦裝衣 列女傳作衣錦綢衣說文作衣錦裝衣書

大傳作衣錦尚黼儀禮作衣錦尚景中庸作衣錦尚

綱譚公維私 白虎通作覃公惟私 齒如瓠犀 爾雅注

作瓠犀 螭首蛾眉 說文作頰首呂氏眉作眉 翟弟以

異文卷五

九

朝 周禮注作翟菱 北流活活 說文作活活 施風滅滅

說文作施号滅滅 鱣有發發 韓詩作鱣鱣說文作鱣

庶姜孽孽 韓詩作孽孽 庶士有暵 韓詩作有榮釋

文榮健也

氓

至于頓丘 爾雅注作敦丘 泣涕漣漣 楚辭章句作波

涕體無咎言 韓詩體作履釋文履幸也禮記亦作履

注云履禮也 于嗟女兮 外傳作吁嗟 無與士耽 玉海

補遺作士姚 漸車帷裳 儀禮疏作幃裳 信誓旦旦 說

文作思思

竹竿

淇水悠悠釋文作激激

芄蘭

芄蘭之支石經支作枝說文說芄同童子佩鵲月禮

賦後注作佩鵲垂帶悸兮韓詩作華兮說文華垂貌

能不我甲韓詩作我甲

河廣

跂予望之楚辭章句作企予曾不容刀華谷嚴氏云

異文卷五

十

刀與初通

伯兮

焉得諼草韓詩作諼草釋文一作萱草國雅音義作

蕺草呂氏作諼詩說文作安得蕺草

有狐

有狐綏綏齊詩作久久

王風

黍離

彼黍離離說文作穉穉中心搖搖爾雅作惻惻

君子于役

雞棲于埘群經音辨作于時曷其有佸說文作有佸

君子陽陽

左執鸞說文作執鸞

中谷有蓷

嘆其乾矣說文嘆作嘆啜其泣矣韓詩啜作懷

兔爰

雉離于學說文作雉離于學漢書注作雉離于學

大車

異文卷五

十一

毳衣如綦說文作如屬大車嘒嘒廣韻作嘒嘒毳衣

如璫說文作如璫

鄭風

大叔于田

兩驂如舞家語作如舞大烈具舉文選注作大烈將

叔無咎釋文作毋咎叔馬慢忌釋文作慢忌

清人

二矛重喬韓詩作重鵲左旋右抽說文作右抽

羔裘

洵直且侯外傳作恂直 彼其之子外傳作彼已左傳

同舍命不渝外傳作不偷

遵大路

無我覬兮說文作駁兮朱注覬與覷同

有女同車

顏如舜華說文作舜華 佩玉將將楚辭章句作鏘鏘

東門之墠

有踐家室韓詩作有靖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作有靜

風雨

異文卷五

上

風雨淒淒說文作淒淒

子衿石經作子衿

子寧不嗣音韓詩作詒音 挑兮達兮石經挑作安崔

靈恩集注達作達讀詩記作達說文引詩安兮達兮

揚之水

人實廷女朱注廷與訢同

出其東門

綈衣綦巾說文作綈巾玉海一作綈巾 聊樂我員韓

詩作我魂釋文魂神也薛君文選注同

野有蔓草

清揚婉兮王篇集韻作婉兮外傳作青陽婉兮

溱與洧

溱與洧說文作漣與洧 方渙渙兮韓詩作洵洵後漢

書注同漢書作漣漣 方秉簡兮漢書作秉簡 洵訏且

樂韓詩作恂吁漢書同玉海補遺作訏訏

齊風

還

子之還兮韓詩作婉兮婉好貌齊詩作營兮營往也

異文卷五

三

遭我乎狹之間兮齊詩作壤之間漢書地理志同水

經注作狹之間呂氏注狹亦作壤董氏云壤狹壤皆

齊山名 並驅從兩肩兮說文作並驅从兩和兮 揖我

謂我儼兮韓詩作懔兮音懔好貌

著

俟我於著乎而漢書類師古注作俟我孔氏云著與

中同

南山

橫從其畝韓詩作橫由釋文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

日由故一作曷又鞠止 讀詩記作鞠止

甫田

維養驕驕 揚子作喬喬 婉兮變兮 說文作婉兮嬌兮

盧令

盧令令 韓詩作冷冷 說文作儻儻

敝笱

其魚唯唯 韓詩作遺遺

載驅

簞第朱韜 釋文作簞第 齊子發夕 釋文作旦夕 垂轡

異文卷五

古

爾爾 釋文作爾爾

倚嗟

倚嗟名兮 篇海作頤兮 頤眉目間也 四矢反兮 韓詩

作變兮 舞則選兮 薛君文選注作纂兮

魏風

葛履

慘慘女手 韓詩纖纖 說文作纖纖 好人提提 楚辭章

句作提提 宛然左辟 說文作宛如左 維是褊心是

以為刺 石經維作惟刺 刺讀詩記作利

陟岵

夙夜無已 石經作毋已 猶來無棄 爾雅注猷來無弃

伐檀

河水清且漣漪 爾雅作瀾漪 坎坎伐輪兮 石經作飲

飲不稼不穡 石經作不耜

唐風

蟋蟀 說文作蟋蟀

山有樛 石經作有蔭 爾雅作有樛

他人是愉 漢書作他人是愉 文選注同

異文卷五

五

揚之水

素衣朱繡 齊詩作朱繡 儀禮注同

綢繆

見此邂逅 韓詩作邂逅 玉海引釋文又作邂逅

杖杜

獨行畏眾 文選注作荒荒 胡不飲馬 崔靈思集注飲

作次見讀詩記

羔裘

羔裘豹褭 釋文作豹褭

鵝羽

悠悠蒼天 外傳作蒼天

有秋之社

噬肯適我 韓詩作逝肯釋文逝及也

采苓 玉海補遺作采苓

秦風

車鄰 漢書作車轄

寺人之令 韓詩令作伶釋文伶使也

駟鐵 漢書作四載

異文卷五

六

駟鐵孔阜 說文作四鐵載儉歇驕說文作獨僑

小戎

塗以臚輶 說文作茨以公矛塗錚說文作台矛沃錚

竹閉緄滕 爾雅注作竹柎周禮注作竹欏厭厭良人

列女傳作惜惜

兼葭

溯洄從之 爾雅作汧洄溯游從之爾雅作汧游

終南

頽如渥丹 韓詩作渥渥外傳作渥赭有紀有堂

思集注作有紀有堂

晨風 說文作晨風

駘彼晨風 外傳作驪彼鬱彼北林月禮注作宛彼隰

有樹檖 說文作樹檖

無衣

與子偕行 漢書作皆行

權輿

不承權輿 爾雅注作胡不承權輿

陳風

異文卷五

七

宛丘

子之湯兮 楚辭章句作蕩兮無冬無夏漢書作亡冬

亡夏值其鷺翾 爾雅作鷺翾

東門之枌

穀旦于差 釋文作于嗟市也婆娑說文作婆娑

衡門

可以樂飢 外傳作療飢

東門之池

可與晤言 列女傳作寤言

墓門

墓門有梅列女傳作有梅 訊予不顧楚辭章句作許
予朱注訊予之予當作而

防有鵲巢

誰侑予美韓詩作子媚 叩有旨鵲說文作旨鵲石經
作旨鵲玉海補遺作旨鵲

月出

月出皎兮釋文作噉兮 佼人憺兮群經音辨作劉兮

株林

異文卷五

十六

乘我乘駒說文作乘我乘駒

澤陂

有蒲與荷讀詩記蒲作蒲樊光爾雅注荷作茄傷如
之何魯詩傷作陽 有蒲菡萏說文作蒲菡碩大且嚴

韓詩作且舊說文作且嬌 輾轉伏枕文選注作展轉

檜風左傳作鄒

羔裘

羔裘逍遙玉海補遺作消搖

素冠

棘人樂樂兮說文作樂樂

隰有萋楚爾雅作長楚

倚難其華楚辭章句作倚旋其華

匪風

匪車偈兮韓詩作揭兮 中心怛兮韓詩作惓兮 匪車

漂兮說文作漂兮 漑之金鵲說文作概之

曹風路史作曹

蟋蟀

衣裳楚楚說文作黼黼 蟋蟀掘閭說文作堀閭

異文卷五

十九

候人

何戈與楸禮記注作與楸 彼其之子禮記作彼記用

語作彼已 蒼兮蒼兮 說文蒼作增 婉兮婉兮 崔靈思

集注變作攝

鳴鳩漢書作尸鳩

其儀一兮崔靈思集注作其義禮記作一也 其弁伊

騏周禮弁師注作伊綦說文作伊縻

豳風

七月

一之日觴發說文作渾發二之日栗烈崔靈恩集注

作栗烈董氏云烈從火不得為寒氣當從列四之日

舉趾漢書作舉止饁彼南畝漢書作南畝殆及公子

同行韓詩殆作迨釋文迨始也七月鳴鵒孟子注作

鳴鵒獻猗于公周禮注作獻有云豕四歲為肩塞向

墜戶儀禮疏作塞鄉曰為改歲漢書作聿為食鬱及

奠韓詩作及崔爾雅疏同黍稷重穆周禮注作種穆

納于凌陰說文作滕陰四之日其蚤禮記注作其早

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禮記注作稱彼兕觥受福無疆

異文卷五

千

鳥鴉

迨天之未陰雨家語迨作殆說文作繇徹彼桑土韓

詩作桑杜予尾脩脩孔氏經文及毛氏傳並作消消

釋文作脩脩予維音曉曉玉海補遺作曉曉說文作

唯子音之曉曉

東山

零雨其濛說文作霏雨楚辭章句作其濛蜎蜎者蠋

說文蠋作蠋熠燿宵行說文作熠燿鷦鷯鳴于垤說文

作雉鳴雉小爵也烝在栗薪韓詩作蓼薪皇駸其馬

玉海補遺作驢駸

破斧

四國是皇韓詩作是匡賈公彥引以為括四國是叱

爾雅注作是訛四國是適董氏云集本道作擊

狼跋

載戩其尾說文作載躡赤鳥几几說文作擊擊崔靈

恩集注同一作已已

異文卷五

王

五經異文卷之五

五經異文卷之六 歸雲別集六十九

應城陳士元輯

小雅

鹿鳴

視民不眇 說文作不眇左傳同

四牡

四牡騤騤 禮記作騤騤 周道倭倭 詩作倭倭 薛君文選注作威夷一作威遲漢書地理志作郁夷 嘽嘽

嘽嘽馬 說文作彥彥漢書注作嘽嘽 嘽嘽者騤 朱注

異文卷六

騤當作騤凡鳥之短尾者皆佳騤

皇皇者華 莊子作皇華

駉駉征夫 楚辭章句作旣旣外傳國語說文並作華

我馬維駒 說文作唯駒 周爰咨謀 淮南子作諮謨

常棣 韓詩作夫移

鄂不韡韡 說文作萼不萼萼 春令在原 左傳爾雅並

作鵲鵲韓詩作鵲鵲雀注同 况也永歎 朱注况或作

况外禦其務 左傳國語務作餽 飲酒之飫 說文飫作

饌和樂且湛 中庸湛作醺

伐木

伐木許許 說文作所所 躡躡舞我 說文作導導 崔寔恩集注作發發

天保

俾爾戩穀 閩人滋云戩與剪同盡也 吉蠲為饌 周禮

疏作繫蠲大戴禮注同儀禮饗醴作吉圭韓詩作吉圭惟館 禴祠丞嘗 禮記注作祠

采芣

猗猗之故 漢書匈奴傳作猗猗 彼爾維何 說文作彼

異文卷六

爾惟何爾華盛也爾雅注同

出車

我出我車 荀子作我與 出車彭彭 史記作出與 丹木

蔓妻 玉海補遺作悽悽

杖杜

檀車憚憚 韓詩作張張石經作輶輶

魚麗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荀子作物其指矣唯其偕矣

南有嘉魚

蒸蒸罩罩 說文作蒸然讀詩記作罩罩

南山有臺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左傳作樂肯

蓼蕭

是以有譽處兮 蘇氏云譽與豫通和鸞雖雖賈誼新書作雍雍

湛露

厭厭夜飲 韓詩作愔愔說文作愿愿

菁菁者莪 韓詩作藁藁

異文卷六

三

六月

玼玼孔熾我是用急 鹽鐵論作玼玼孔熾我是用戒

整居焦穫 玉海補遺作焦護織文鳥章朱注織熾字

同吉甫燕喜 漢書作宴喜

采芑

朱芾斯皇 白虎通作朱紕有瑳葱珩韓詩作有創陳

師鞠旅 讀詩記作絹旅伐鼓淵淵崔靈恩集注作翳

蕭振旅 閨說文作嘖嘖嘖嘖焞焞漢書作單單推

推讀詩記作嘖嘖焞焞

車攻

東有甫草 群經音辨作甫艸韓詩作圃草薛居云圃

博也博大之茂草也 文選注同馬融傳注作圃草

搏獸于敖 水經作薄狩于敖後漢書注及東京賦並

同赤芾金舄 白虎通作赤紕決拾既飲周禮注作扶

拾既次集韻作夾拾既次 助我舉柴說文作舉竿

吉日

既伯既禱 說文作既禱既禱麇鹿麇麇說文作嘖嘖

其祁孔有 爾雅作其麇應應侯侯說文作任任侯侯

異文卷六

四

馬融傳注作駉駉侯侯韓詩作駉駉駉駉

庭燎

鸞聲嘒嘒 說文作鸞聲鉞鉞與斧鉞之鉞不同

鶴鳴

可以爲錯 說文作爲屑其下維穀讀詩記云說文作

維穀 字當從木非從禾也

祈父

有母之尸饗 外傳作尸雍

白駒

勉爾遁思 韓詩通作逕釋文又自選 在彼空谷 韓詩

我行其野

不思舊姻 白虎通作不惟舊因 成不以富 蘇氏云成

依論語當作誠

斯干

約之閣閣 周禮注作格格 如矢斯棘 韓詩作斯初釋

文初隅也 如鳥斯革 韓詩作斯鞞釋文鞞翅也 載衣

之褐 韓詩褐作禘說文作禘

異文卷六

五

無羊

或寢或訛 韓詩訛作譌釋文譌覺也

節南山

維石巖巖 群經音辨作嚴嚴 憂心如惓 韓詩惓作爓

釋文云字書又作爓 天方薦瘥 說文作薦瘥 秉國之

均 漢書均作鈞 天子是毗 荀子作是庠 俾民不迷 荀

子作卑民 瑣瑣姻亞 石經作嫺姪 昊天不傭 韓詩作

不庸釋文云庸易也 不自爲政 禮記作爲正 旣夷旣

憚 玉海補遺夷作怡

正月

民之訛言 說文作謠言石經作僞言 憂心愈愈 玉海

補遺作瘵瘵 不敢不踏 說文踏作越 胡爲虺蜴 說文

作虺蜴 燎之方揚 漢書作方陽 寧或滅之 漢書寧作

能 赫赫宗周 讀詩記作姦姦 亦孔之炤 中庸炤作昭

洽比其鄰 左傳作協比 憂心慙慙 玉海補遺作殷殷

仇仇彼有屋 說文作伯伯 救救方有穀 蔡邕傳作速

速方穀 天天是桮 韓詩作天天是桮蔡邕傳作天天

是加張衡云速速方穀天天亦加蓋以天天爲天天

異文卷六

六

哀此惻獨 楚辭章句作楚獨孟子作策獨

十月之交

日有食之 漢書作蝕之 日月告凶 劉向傳作鞠凶 暉

燁震電 玉海補遺作燁燁 山冢萃崩 漢書作卒崩 番

維司徒 漢書作皮維 韓詩作繁維 仲允膳夫 漢書作

中衍膳夫 聚子內史 漢書作極子 厥維趣馬 漢書注

作厥維 楊維師氏 漢書作萬維集韻作揭維 豔妻嬈

方處 說文嬈作僞漢書谷永傳作扇 黽勉從事 劉向

傳作密勿從事 讒口冀冀 劉向傳作若若韓詩作若

韓香背憎說文作香悠悠我里爾雅青義作他
故韓詩作我惺惺野王作我瘦畫注同

雨無正 韓詩作雨無極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
稼穡八字毛詩無

淪胥以鋪 漢書注作薰胥韓詩作薰胥以痛替替日
瘁釋文作慘慘聽言則答新序答作劉漢書同維躬

是瘁 左傳作唯躬玉海補遺作是類

小旻

謀猶回遹 崔注作謨猷釋文作回駟文選注作迴允

異文卷六

七

石經作謀猷回沉漢書注同淪淪訛訛荀子作喻喻

告咎漢書作欽欽訛訛爾雅音義同是用不集外傳

作是用不就崔注同民雖靡盬韓詩作靡靡王肅作

靡恤或哲或謀漢書皆作慈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鐵論作不可暴虎不敢憑河戰戰兢兢左傳作矜矜

小宛 韓詩作小菀

翰飛戾天 薛石文選注作厲天螟蛉有子說文作螟

蠹蠹贏負之說文作蠹蠹無泰爾所生古文孝經作

毋泰哀我墳寡韓詩作疹寡宜岸宜獄韓詩作宜行

周禮注作宜新

小弁 漢書作小弁亦音盤

踧踧周道 玉海補遺作儻儻怒焉如擣釋文作如舟

維憂用老論衡作用者崔韋淠淠外傳作韋淠譬彼

壞木說文作癭木

巧言

昊天泰憮外傳作大憮諧始既涵韓詩作既滅說文

作既涵匪其止共外傳作止恭維王之印外傳作惟

王秩秩大猷說文作載載漢書作大猷聖人莫之漢

異文卷六

八

書注作謨之他人有心于忖度之史記他作它于作

余躍躍免韓詩作越越居河之麋爾雅注麋作涓

既微且燼釋文燼作腫說文作瘞

何人斯

我心易也 韓詩易作施釋文施善也

巷伯

妻兮斐兮說文作縷兮斐兮哆兮侈兮崔靈思集注

作侈兮哆兮說文作鈔兮哆兮玉海補遺作哆兮諺

兮捷捷幡幡說文作耳耳幡幡勞人草草玉海補遺

作悵悵讀詩記作悵州

谷風

棄予如遺

新序作弃我

蓼莪

齊詩作蓼莪

蓼蓼者莪

漢書作蓼蓼者儀

鉶之磬矣

說文作室矣

室空也石經同

大東

周道如砥

孟子作如底

佻佻公子

楚辭章句作若若

韓詩作維維

無浸穫薪

釋文浸作憂

哀我憚人爾雅

異文卷六

九

注作瘠人

榮榮衣服

韓詩作采采薛君云采采盛貌

鞠鞠佩璲

爾雅璲作琄琄

跂彼織女

說文作岐彼

有啓明

爾雅作右明

四月

百卉具腓

韓詩作俱腓王海補遺作具瘠

亂離瘵矣

韓詩作亂離

莫釋文莫散也薛君文選注同爰其

適歸

史記作奚其

匪鴉匪鳶

釋文鴉作鳶說文作匪

鴉匪鳶

北山

溥天之下

孟子作普天左傳荀子同

率土之濱

漢書

濱作宿說文作顛

旅力方剛

朱注旅與臂同

或燕燕

居息

漢書作宴宴

或盡瘁事國

漢書作盡額左傳作

憔悴

無將大車

祗自底兮

劉氏云祗與瘠同

小明

瞻瞻懷顧

文選注作眷眷

靖共爾位

外傳作靜恭無

恒安息

漢書作毋常

異文卷六

十

鼓鍾

鼓鍾伐馨

周禮馨作皐

憂心且妯

說文作且妯

楚茨

禮記作楚齊

楚楚者茨

楚辭章句茨作資

我藝黍稷

說文藝作執

祝祭于祊

說文作于繫

禮儀卒度

外傳作禮義必芬

孝思

薛君文選注作蕭芬

信南山

維禹甸之

韓詩作隰之周禮稍人注同

酌酌京隰

禮疏作蕭芬

既優既渥

說文作既渥

疆場有瓜

亦外傳作增場 取其血膏 說文作血膏

甫田

俾彼甫田 韓詩作劉彼釋文劉音卓大也爾雅疏作

國田 或耘或耔 漢書作或芸或芋 黍稷彙纂 漢書作

儼儼 以我齊明 釋文作盛明朱注齊與梁同

大田

以我覃耜 爾雅注作剡耜 去其蝗蝻 說文作螟螣 秉

界炎火 韓詩作卜界 有泝萋萋 韓詩作有舍呂氏春

秋作有曉 漢書作有跪 說文作淒淒 與雨祁祁 韓詩

異文卷六

土

作興雲呂氏春秋同 此有不斂穧 崔注穧作穧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 白虎通作有絕

裳裳者華 董氏云裳古文作常

維其有之 新序作唯其

桑扈

受福不那 說文作不儺 兕觥其觶 說文作斛 彼交匪

敖 左傳作匪交匪數 漢書作匪儼匪傲

頍弁

先集維霰 韓詩作惟霰爾雅注作維霰 樂酒今夕 楚辭章句作今昔

車牽

辰彼碩女 列女傳作展彼 高山仰止 說文作仰止 景

行行止 史記作行之 以慰我心 韓詩作以愜

青蠅

營營青蠅 止于樊 說文作營營青蠅 止于楹 史記作

止于藩 漢書作止于藩 豈弟君子 漢書作愷悌 無信

讒言 漢書作毋信 讒人罔極 漢書作讒言

異文卷六

土

賓之初筵

賓載手仇 董氏仇作麴音枋 酌彼康爵 王補遺作

漣爵 威儀反反 韓詩作威儀 威儀忸怩 說文作忸怩

側弁之俄 說文作仄弁 屢舞僊僊 說文

作屢安

采芣

何錫予之 白虎通作與之 齊沸監泉 釋文作濫泉王

海補遺作澤沸濫泉 赤芣在芣 白虎通作赤紉 彼交

匪紆 荀子作匪交匪紆 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 左傳作

樂音君子福祿攸同 平平左右 韓詩作便便左傳作
蕃蕃亦是率從 左傳作帥從弗麗維之爾雅作緇緇
福祿之 釋文作肚之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左傳作
憂哉游哉聊以卒歲

角弓

駢駢角弓 說文作解解民胥攸矣左傳作效矣 民之
無良 韓詩民作人 如食宜飪 韓詩作儀飪釋文儀我
也雨雩濈濈 外傳作庶庶漢書荀子並同 見睂曰消
韓詩作睂睂聿消釋文睂睂日出也漢書劉向傳亦

異文卷六

十三

作聿消荀子又作宴然聿消 莫肯下遺 荀子作下隨
注云隨讀為隨 式居妻驕 荀子作妻驕

苑柳

上帝甚蹈 韓詩作甚懽懽周策作上天甚神 無自暱
焉 外傳作瘳焉戰國策作無自瘳也

都人士

狐裘黃黃 賈誼新書作黃裳 萬民所望 新書作之望
垂帶而厲 釋文作垂帶

采芣

終朝采芣 楚辭章句作采芣 六日不詹 朱注詹與瞻
同薄言觀者 釋文作觀者

隰桑

遐不謂矣 禮記豳作遐注云胡也

白華

英英白雲 韓詩作泱泱 漭池北流 說文作漭池 視我

邁邁 韓詩作忼忼

絲蠻

絲蠻黃鳥 大學作緇蠻

異文卷六

十四

瓠葉

有兔斯首 後漢書注作有菟

漸漸之石

俾滂沱矣 史記作滂池

何草不黃 讀詩記草作

何人不矜 韓詩作不矜

五經異文卷之六

五經異文卷之七 歸雲別集七十

應城陳士元輯

大雅

文王

其命維新 大學作惟新 豐豐文王 崔注作媿媿 陳錫

哉周 國語作載周 本支百世 左傳作本枝 凡周之士

不顯亦世 後魏禮志作惟周之士不顯亦世 無念爾

祖 左傳作毋念 聿脩厥德 漢書作述修 宜鑒于殷 大學

學作儀監 駿命不易 大學作峻命 宣昭義問 朱注明

異文卷七

與聞通

大明

天難忱斯 外傳作訖斯 說文作訖斯 漢書同 不易維

王 漢書作惟王 天位殷適 外傳作天謂朱注適音的

嗣也 使不挾于四方 外傳作不挾 曰嬪于京 爾雅注

作卑嬪 維此文王 春秋繁露作唯此 聿懷多福 繁露

作允懷 在洽之陽 說文作在郤 天之妹 韓詩作若

天釋文磐譬也 其會如林 說文作其櫓 無貳爾心 漢

書作毋貳 牧野洋洋 水經注作毋野 檀車煌煌 外傳

作星皇 四原彭彭 石經作四驥 涼彼武王 釋文作

彼漢書王莽傳同

絲

陶復陶穴 說文復作復 來朝走馬 領野王作趣馬 韋

來胥宇 新序作相宇 周原膺膺 韓詩作懋懋 爰契我

龜 漢書作爰契 俾立室家 釋文作卑立 臯門有伉 韓

詩作有閔 亦不隕厥問 孟子作不殞 混夷駘矣 孟子

作昆夷 說文同 唯其喙矣 左傳作吠夷喙矣 說文作

犬夷 四矣 子曰有奔奏 楚辭章句作子聿有奔走

異文卷七

棫樸

左右趣之 賈誼新書作趨之 丞徒楫之 釋文作梳之

遐不作人 朱注迺與何同 追琢其章 荀子作彫琢周

禮注作其璋 勉勉我王 外傳作慶慶荀子同

早麓

瑟彼玉璫 說文作瑟彼周禮注作卬彼 豈弟君子 福

祿攸降 呂氏春秋作凱榮禮記同 莫莫葛藟 後漢書

作葛藟 施于條枚 外傳作延于呂氏春秋同

思齊

神罔時惇說文作惇惇惇在宮漢書注作惇惇王
海補遺作離離烈假不瑕集韻作厲假古之人無教
韓詩作無擇

皇矣孔氏云定本無矣字

求民之莫漢書作瘼維此二國左傳作惟彼憎其式

鄭朱注憎當作增此維與宅論衡篇作此惟予度其

留其翳玉海補遺留作福韓詩翳作曉釋文曉因也

困高卑下也維此王季左傳作惟此文王王肅亦作

文王貊其德音玉海補遺貊作貉左傳作莫注定也

異文卷七

三

韓詩樂記同王比大邦左傳作大國克順克比比于

文王禮記比作俾無然畔援漢書注作畔換以按徂

旅孟子作以過徂以雋于周祐孟子無于字不識

不知賈誼新書不作弗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以伐

崇墉齊詩作崇庸崇墉仡仡說文作圻圻是類是禡

玉海補遺作是禡

靈臺

經始勿亟玉海補遺作勿憾白鳥鷺鷥孟子作鷺鷥

賈誼新書作皜皜虞業維從說文作巨業樂苑云文

王樂名巨業於樂辟靡朱注辟與璧通蒙叟奏公楚
辭章句作奏工

下武

世有哲王朱注有當作又應侯順德秦語作慎德

南子同昭茲來許漢碑作昭哉後漢書注作來御

其祖武後漢書祭祀志注作慎其祖父

文王有聲

邇求厥寧說文作吹求朱注邇與聿同築城伊減韓

詩作伊洹釋文洹深也匪棘其欲釋文作匪亟其慾

異文卷七

四

玉海補遺作匪憾其欲禮記作匪華其猶邇追來孝

禮記作聿追考卜維王禮記作惟王宅是鎬京禮記

作度是維龜正之禮記作惟龜

生民

不圻不副說文作不圻不副克岐克嶷說文作克疑

釋文作克嶷禾役穰穰說文作禾穎瓜瓞嗶嗶說文

作華華集韻作時時弗厥豐草韓詩作拂厥即有節

家室白虎通作有台誕降嘉種說文作嘉穀維桓維

桓說文維作惟維縻維芑玉海補遺縻作縻或春或

偷韓詩偷作挑周禮儀禮法同或籛或蹂說文蹂作

自集韻音竹曰也釋之叟叟爾雅音義作漸之蚤蚤

烝之浮浮說文作烱烱后稷肇祀集韻作兆祀

行葦

維葉泥泥文選注作杞杞肆筵設席楚辭章句作設

敦弓既句朱注句與穀通謂引滿也黃考台背爾

雅作駘背

鳧翳

公尸來止熏熏說文作公尸來燕醺醺

異文卷七

五

假樂

假樂君子中庸作嘉樂左傳同顯顯令德中庸作憲

保右命之中庸作保佑不愆不忘文選注愆作憊

春秋繁露作驕說苑忘作七不解于位漢書作不懈

於位崔泣同

公劉

思輯用光孟子作思戡于豳斯館白虎通作于邠斯

親芮鞠之即韓詩作內陽周禮注作內圻

洞酌

可以饁饁說文作饋饋豈弟君子禮記作豈弟

卷阿

似先公酋矣爾雅注似作嗣爾士寧昭章朱注昭當

作版版章猶版圖也第祿爾康矣爾雅注第作祿

翺其羽說文作翺翺歲歲

民勞

汔可小康漢書汔作迄憚不畏明漢書潛作替

板

上帝板板玉海補遺作版版下民卒瘁禮記作卒瘵

異文卷七

六

是用大諫左傳作大簡無然泄泄石經作泄泄說文

作詆詆爾雅作洩洩辭之輯矣玉海補遺作詞之輯

矣辭之憚矣說苑作憚矣聽我囂囂玉海補遺作教

教勿以為笑荀子作勿用為笑老夫濯濯爾雅注作

濯濯多將煇煇玉海補遺作謫謫民之方殷屎說文

作吟吟喪亂蔑資朱注資與咨同牖民孔易外傳作

誘民介人維蕃漢書作介人惟蕃大師維垣漢書作

惟垣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後漢楊秉傳渝作威無作

不

蕩

蕩蕩上帝

玉海補遺作盪盪

其命匪謫

韓詩作匪說

說文作天命匪忱

曾是彊禦

漢書注作疆圉

不明爾

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漢書作爾德

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反

式號式呼

漢書呼作諱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國語作近在

抑

國語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注懿讀為抑

維德之隅

漢書作惟德

有覺德行

禮記作有祐

遠猶

辰告

外傳作遠猷

維民之則

漢書作惟民

荒湛于酒

異文卷七

七

韓詩作荒湛漢書作荒沈

質爾人民

外傳質作告鹽

鐵論作誥

謹爾侯度

左傳作慎爾

白圭之玷說文玷

作刮無言不讎

外傳作不酬

無德不報

漢書作亡德

子孫繩繩

外傳作承承玉海補遺作繩繩

不愆于儀

禮記作不愆

我心慘慘

釋文作慘慘

誨爾諄諄

禮記

注作怵怵玉海補遺作託託

聽我藐藐

爾雅作藐藐

韓詩作聿聿

借曰未知

漢書借作藉

曰喪厥國

韓詩作聿聿

桑柔

其下侯甸

玉海補遺作侯甸

倉兄填兮

朱注倉兄與

愴怳同

國步斯頻

說文作斯頻

告爾憂恤

墨子作吉

女憂邶

逝不以濯

墨子通作鮮

胡斯畏忌

漢書作胡

此大風有隧

爾雅作秦風

征以中垢

外傳征作往

職

涼善背

亦鄭作諒

雲漢

昭回于天

春秋繁露作於天

王曰於乎

繁露作嗚呼

繁露作嗚呼

饑饉薦臻

繁露作飢饉游臻

蘊隆蟲蟲

韓詩作炯炯

韓詩作炯炯

玉海補遺作熒熒

藎藎下土

繁露作耗射

先祖于摧

爾雅注作於摧

滌滌山川

說文作蔽蔽

如悵如焚

韓詩作如焚

韓詩作如焚

異文卷七

八

詩悵作炎

胡寧瘖我以旱

韓詩作瘖我

云如何里

釋文里作瘖爾雅作悵釋詁云悵憂也朱注里與漢書

無悵之悵同聊賴之意也

有嘒其星

說文作有誠其

韓詩作有誠其

韓詩作有誠其

松高

禮記作松高

駿極于天

禮記作峻極

禮記作峻極

王績之事

韓詩作王踐

錫爾介圭

爾雅注作介珪

爾雅注作介珪

入于謝

楚辭章句作于徐

既

既

既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烝民

大生蒸民 孟子作蒸民 民之秉彜 孟子作秉彜 夙夜

匪解 外傳作匪懈 不畏彊禦 漢書作彊國 維仲山甫

補之 左傳維作惟 四牡彭彭 說文作駟駟 四牡騤騤

說文作駟駟

韓奕

奕奕梁山 爾雅疏作弈弈 有倬其道 釋文作有倬王

錫韓侯 周禮注作王賜 鉤膺鏤錫 錫音羊說文作鏤

錫鞞淺幘 朱注幘一作帶又作幘 邊豆有且 集韻

作邊豆 諸娣從之 白虎通作姒娣

異文卷七

九

江漢

武夫洸洸 鹽鐵論作潢潢 肇敏戎公 後漢周舉傳作

戎功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禮記矢其弛洽作協

常武

既敬既戒 周禮注敬作儆 鋪敦淮漬 韓詩作敦敦說

文作敦敦 緜緜翼翼 釋文作民民翼翼 王猶允塞 外

傳作王猷

瞻卬

女覆說之 後漢書作女反脫之 懿厥哲婦 漢書作慈

婦 鞠人忮忒 說文作伎忒 舍爾介狄 說文作介狄 邦

國殄瘁 漢書作殄頓

召旻

我居圉卒荒 外傳作居御 昏秣靡共 朱注共與恭同

一說與供同 草不潰茂 崔注作遂茂

周頌

清廟

駿奔走在廟 禮記注駿作逸 無射於人斯 禮記作無

駁釋文同

異文卷七

十

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 正義引孟仲子作不似 假以溢我 左傳作

何以恤我 廣韻作議以謚我說文同

烈文

無競維人 左傳作惟人 不顯維德 中庸作惟德 於乎

前王不忘 大學作於戲

天作

有徂矣岐有夷之行 韓詩作岐徂者岐沈括引漢書

西南夷傳作彼岷者岐今按西南夷傳亦作徂蓋漢

書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沈括引耳說文彼徂矣結

句岐字屬下文子孫保之說苑保上有其字

昊天有成命

夙夜基命宥密禮記作其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目語作宜厥心

我將

儀式刊文王之典左傳典作德

時邁

薄言震之韓詩作振之及可喬嶽淮南子作喬奇

異文卷七

士

執競

鍾鼓喤喤說文作鍾磬磬將將說文作磬管銅鐃

思文

立我烝民朱注立與粒通貽我來牟漢書作飴我麴

舜文選注引外傳作貽我嘉麥薛君云麥大麥也

嘻嘻

率時農夫韓詩率作帥

振鷺禮記作振羽

在此無數中庸作無射韓詩同

有瞽

應田縣鼓周禮注作應棟肅雅和鳴禮記作肅雅肅雅作肅雅

潛韓詩作泮釋文泮魚池也小爾雅作潛

雖論語禮記作雖

有來雖雖漢書作雍雍

載見

降革有鵠說文作有瑯

武

異文卷七

士

無競維烈左傳作惟烈

閔予小子

嬛嬛在疚文選注作憊憊漢郊祀志匡衡作莞莞說

文作華華在安陟降庭止漢書庭作廷

敬之

天維顯思左傳維作惟佛時仔肩外傳作弗時說苑

同朱注佛彌通

小毖

莫予荇蜂爾雅作卑辛自求辛螫韓詩作辛叔釋文

云救事也

載芟

其耕澤澤

玉海補遺作郝郝

有略其耜釋文作有畧

縣縣其庶

韓詩作民民釋文民民衆貌

良耜

其耨斯趙

集韻作斯擗周禮注同

以薺荼蓼說文作

既蓀荼蓼玉海補遺作以蓀蓀蓼

積之栗栗

說文作

積之秋秋積積禾也

殺時惇牡

釋文作惇牡

絲衣

異文卷七

三

絲衣其紃

說文作素衣

載弁球球

爾雅注作戴弁說

文作弁服

自羊徂牛

外傳作來牛

鼎鬯及鼎

史記作

及哉注云哉音資

兕觥其觶

釋文作光觶其觶

不吳

不教

史記作不虞不驚

酌

荀子左傳並作灼禮記儀禮漢書並作勺

賚

大全作賚

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

左傳敷作鋪維作惟

般

於皇時周

白虎通作明周

魯頌

駉

在坰之野

說文作在駉

有驕有皇

說文作有驍

泮水

薄采其芹

白虎通作其芹

其旂筏筏

群經音辨作伐

伐讀詩記作筏筏

薄采其芣

說文作言采其芣

昭假

烈祖

朱注假與格同

在泮獻猷

禮記注作在類狄彼

東南

韓詩作翬彼釋文翬除也

束矢其搜

說文作其

撥憬彼淮夷

韓詩作曠彼薛君云曠覺寤貌

異文卷七

古

閟宮

稷稷薋麥

說文作稷稷未麥

實始翦商

說文作翦商

王曰叔父

禮記作王謂

戎狄是膺

史記謂

作應會作茶

魯邦所膺

說苑作魯侯是膺

遂荒大東

韓詩作遂輜

居常與許

朱注常或作嘗

新廟奕奕周

禮注作繹繹蔡邕獨斷作寢廟奕奕

商頌

那

湯孫奏假

玉海補遺作奏假朱注假與格同

執鼓淵

淵說文作鼓鼓蕭蕭庸鼓有數朱注庸與鑄通

烈祖

亦有和羹說文作和謂通稱作盞羹融假無言中庸作奏假左傳作融假

玄鳥

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維民所止大學維作惟百禄是何左傳何作荷

長發

幅員既長華谷嚴氏作幅員玄王桓撥韓詩作桓發

異文卷七

十五

率履不越外傳作率禮說苑漢書同海外有截漢書作海亦有截至于湯齊外傳作湯齊聖敬日濟禮記作日齊爲下國綏旒韓詩作旒郵禮記注同敷政優優左傳作布政百禄是道說苑作是率爲下國駿龐齊詩作駿驕荀子作駿蒙大戴禮作恂蒙何天之龍大戴禮作荷天之龍敷奏其勇大戴禮作傳奏武王載旆說文作載坂外傳作載發荀子同則莫我敢曷漢書曷作過苞有三蘂漢書注作包有三棘韋顧旣伐漢書作韋鼓

殷武

未入其阻說文作累入商邑翼翼韓詩作京師翼翼後漢樊準傳同勿予禍適朱注適與論同四方之極後漢書作四方是極韓詩作四方是則

異文卷七

十六

五經異文卷之七

五經異文卷之八

歸雲別集七十一

應城陳士元輯

逸詩附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偏其
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並論語○畜君何尤孟子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家語○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夫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管子○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晏子春秋○禮義不愆何恤於
人言○我之懷矣日詒伊戚○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吳文卷八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淑慎爾止無載爾僞○雖有
絲麻無弃管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予
代價○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周道挺挺我心忉忉講事不令集人來定○俟河之清
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祈招之愔愔式昭
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
之心左傳○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
裘列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莊子○必擇所堪必
謹所堪墨子○相彼盍旦尚猶患之○昔吾有先正

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

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

卷然並禮記○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

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服難以勇治

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典義之經也○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大武遠宅不涉並戰國策○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

所壞亦不可支也國語周武王克商作○馬之剛矣

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應應取與不疑

吳文卷八

二

周書○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蕭有鳳有凰樂
帝之心○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
不爲之則亡○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長夜漫兮永思寯兮在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
何恤人之言兮○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
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墨以爲明狐狸而蒼
子並荀○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舉之○
唯則定國○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
盡其力○無過亂明○驪駒在門僕天

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魚在在藻厥志在餌並
大戴禮○舟張辟雍鷁鷁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啗皆
並尚書大傳○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
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禮記
注○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
矣○得人者興失人者崩並史記○四牡翼翼以征
不服○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並漢書○浩浩白水條

異文卷八

三

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馬如列
女傳○絲絲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
工不得枯死於野○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
必報有德並說苑○佞人如穉集韻○敕爾瞽率爾
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周禮注○萬人
顯顯仰天告愬薛君章句文選注

詩說異義

周南召南○小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

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
始之道王化之基甘泉湛先生釐正小序刪去二
公字容齋隨筆云二公字皆宜作南字則上下文
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
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不相涉也○儀禮注云
昔太王王李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
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呂氏春秋云
塗山氏之女候禹于塗山之陽乃作歌實始爲南
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山堂考索

異文卷八

四

云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
於江漢故作樂者采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
用爲燕樂鄉樂射樂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化也
○朱注云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
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箎弦以爲房中之樂而
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
盛而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
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
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

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補傳云武王克商分二公爲左右成王時分陝以東周公主之分陝以西召公主之孔子論先王之道必及周召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聖人刪詩蓋湯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

關雎。○小序云后妃之德也。朱子謂后妃上宜加文王二字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又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呂向文選注哀

異文卷八

五

當作哀謂中心念之也升應揚氏云舊疑哀字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元曰不然哀字文理未穩孔于稱關雎哀而不傷哀字何疑○薛君韓詩章句云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張超補傳云關雎畢公作。○史記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云周室衰而關雎作。○魯詩云后夫人鸛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

歎而傷之。○列女傳云康王晏出關雎預見。○漢揚雄云周康之時關雎作爲傷始亂又云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漢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後漢皇后紀序云康王晏朝關雎作諷。○漢明帝詔云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云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後漢紀楊賜云昔周

異文卷八

六

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璫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淮南子云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匡衡云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見漢書匡衡傳

卷耳。○小序云后妃之志也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雪山王氏云后妃勞瘁委之歸寧也。○朱注云此亦后妃所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文

王朝會征伐之時姜里拘幽之日而作默然不可考矣

采芣○小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和上湛加案字○列女傳云蔡人之妻作○毛詩

云采芣宜懷任○陸璣云采芣子治婦人難產

汝墳○小序云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列女傳云周南大夫妻作○薛君章句云王室正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

異文卷八

七

仕○後漢書注云大夫辭家也○朱注引一說云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

草蟲○小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說苑云孔子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歐陽氏云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

甘棠○小序云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說苑云召公述職當桑鰲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

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又云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史記燕世家云召公甚得兆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長樂王氏云召伯觀省風俗或拔甘棠之下以受民訟○元城劉氏云憇息甘棠之下耳說者乃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墨子之道也

行露○小序云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列女傳云申人

異文卷八

八

女作○鄭氏云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

小星○小序云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容齋三筆云小星之詩毛鄭依小序而又為之辭鄭箋尤甚其釋肅肅宵征抱衾與綢謂諸妾肅肅然而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又云綢牀帳也謂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

至於抱衾而行況於牀帳勢非一已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與殷其雷之指同

何彼穠矣○小序云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也○毛氏云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云平王平正之王齊侯齊一之侯君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卒成王不敢康非指武與成也○丹鉛續錄云平

異文卷八

九

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稱寧侯之類也○朱注云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元按春秋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經云單伯送王姬又云王姬歸于齊此襄公事也魯莊公十一年經又云王姬歸于齊傳云齊侯來逆共姬此乃桓公也所謂齊侯之子非襄公即桓公而毛氏以爲武王女文王孫何所據哉考索亦云此詩乃平王以後事大抵詩之所載上起文王下訖

陳靈則陳靈之世詩之篇目皆未定也二南雖爲文王之風而文王之後以至陳靈凡詩之上乎夫婦而言乎人倫後世取而附之二南之末亦勢所不免也

騶虞○小序云鵠巢之應也鵠巢之化行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賈誼新書云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韓詩云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周禮疏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儀禮注云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言樂得賢

異文卷八

十

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位○朱注云騶虞獸名○古琴操云騶虞者邵國女之所作也古者役不逾時不失嘉會邵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也○墨子云成三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邠相舟○小序云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列女傳云衛宣夫人作○李适仲云衛宣姜自誓而作○朱注云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相與自比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與

燕燕○小序云衛莊姜送歸妾也○列女傳云衛定姜送婦作○李适仲云衛定姜歸其姊送之而作○朱注云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嬀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式微○小序云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列女傳云黎莊公夫人及傅母二人作

一子乘舟○小序云思伋伋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新序云伋伋方乘

異文卷八

士

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

蟋蟀○小序云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韓詩序云刺奔女也○後漢書注云蟋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讀詩記云此詩蓋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相鼠○小序云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白虎通云妻諫夫之詩

碩人○小序云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嬀妾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列女傳云莊姜

傅母作○左傳云莊姜美而無子國人爲之賦碩人

河廣○小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孔氏云河廣屬衛風當爲衛人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呂氏云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夷目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

異文卷八

士

心蓋不相遠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鹽鐵論云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黍離○小序云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曹子建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太平御覽亦云伯封作○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

葛藟○小序云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

焉○皇甫士安云葛藟桓王詩釋文崔注並同

采葛○小序云懼讒也○黃氏日抄云古以采葛去君側故懼讒特采葛非人臣之事於事情未通惟歐陽氏以積少成多爲隱讒之喻而李氏取之晦菴以爲淫奔者托以行然亦意之之辭至詩傳折衷載晦菴新說仍以采葛比隱讒與古說合

大車○小序云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列女傳

異文卷八

圭

云息君夫人作○朱注云周衰大天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

東方之日○小序云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釋文云刺衰或作刺襄公非也襄衰字訛○黃氏日抄云諸家皆以日爲喻君然詩中似無此意惟戴祿隱云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此爲近事情

葛屨○小序云刺褊也○黃氏日抄云古說謂女嫁三月廟見方執婦功女者未見廟之稱而使之縫

裳是爲儉急晦菴亦從之特好人提提古說以爲

新婚之婦晦菴則以爲大人云大人之儀容如此若無可刺惟褊心爲可刺耳至雪山岷隱華谷三家則以古說爲未然雪山云今細民草屨不問寒雪安有葛屨不可履霜又安得廟見三月方可執婦功女子亦有下衣安得女子不可縫裳此詩言婚嫁太速使夫力婦功以濟其家而不虐度所以爲褊而可刺也岷隱云謂葛屨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子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纖夫細兒矜

異文卷八

十四

情衣服顧影自喜時亦有之彼非不楚楚然可愛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正華谷云男子葛屨履霜祈寒奔走而不休未嫁女出爲人縫裳利其傭資皆急於趨利也愚按詩本文但言女手而毛鄭指爲已嫁未廟見之女若以爲富貴家之女三月而後反馬者則必無縫裳之事必不與葛屨並言若以爲民間之女則亦安得盡拘三月而後廟見廟見而後縫裳揆之人情似未允合

伐檀○小序云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其

泉湛氏云不素餐刺素餐也○文選注云刺賢者不遇明主也

墓門○小序云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

義惡加於萬民焉○列女傳云陳辯女作

鹿鳴○小序云燕群臣嘉賓也○史記云仁義陵遲

鹿鳴刺焉

常棣○小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

焉韓詩序同○左傳云召穆公思同德之不類故

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國語云周文公之詩

異文卷八

五

伐木○小序云燕朋友故舊也○後漢書注云周德

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

采芣○小序云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

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

衛中國故歌采芣以遣之○漢書匈奴傳云懿王

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害詩人疾而歌之

節南山○小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湛刪去家父二字

○董仲舒傳云周室衰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

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

朱注云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

正月○小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家語云孔子讀詩

至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

哉○朱注云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

其言褒姒威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

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

小宛○小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禮記云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東萊呂氏云念昔先人

憫周室之將亡念其開創之人也其人即文王武

異文卷八

十六

王二人也○朱注云二人父母也

小弁○小序云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趙岐孟

子注云伯奇仁孝而父霍之故作小弁之詩○論

衡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詩云惟憂用耇

大東○小序云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

夫作是詩以告病焉○朱注云小東大東東方大

小之國也○楊氏丹鉛續錄云周自平王遭父子

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

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

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王
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枵
袖而怨刺作也詩詞何以先小東也蓋自今而追
昔故先小而後大也詩篇何以名大東也蓋紀亂
之原也凡詩篇名多釋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
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饒而曰大東有旨哉

四月○小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
怨亂並興焉○朱注云此亦遭亂自傷之詩○孔
叢子云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

異文卷八

七

車牽○小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
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
子故作是詩也○朱注此燕樂其新昏之詩○黃
氏云此迎新昏之辭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者
大也行者路也高山與大路類也此言親之者之
迎新昏高山在望則仰之大路在前則行之予以
駕四牡之駉駉振六轡之如琴由斯塗用斯禮以
親迎云耳特述其行止之所見而非有別義也○
表記云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

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
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注云孔子
蓋斷章取義

賓之初筵○小序云○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
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佚
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後漢書注云衛武公飲
酒悔過也朱注同

文王○小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呂氏春秋云周
公旦作○漢書劉向云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

異文卷八

十八

稷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
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
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新
安胡氏云此篇周公作於成王之時推本周實受
天命之由而歸美文王之詞

旱麓○小序云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
業中以百福千祿焉○國語云旱麓之榛楮殖故
君子得以易樂千祿焉○朱注云此亦歌詠文王
之德

武○小序云奏大武也○墨子云武王因先王之樂
又自作樂命曰象武○朱注云周公象武王之功
為大武之樂

酌○小序云告成大武也○春秋繁露云周公輔成
王作灼樂以奉天○漢書云勺言能勺先祖之道
也○朱注云此亦頌武王之詩酌即勺也

有駟○小序云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隋書樂志
云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驚存
其風流○朱注云此燕飲而頌禱之詞

異文卷八

九

五經異文卷之八終



五經異文卷之九 歸雲別集七十三

應城陳士元

春秋 三傳與經文異者分注左公穀其下

隱公

元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穀並作盟于昧公子益師

卒左作衆父卒○二無駭帥師入極穀作無駭紀履

綸來逆女左作裂綸紀于伯莒子盟于密左作紀于

帛○三月庚戌天王崩左作壬戌平王崩尹氏卒

左作君氏卒邾宋穆公公穀並作繆公○四衛州吁

異文卷九

一

弑其君完穀作祝吁左作衛州吁弑桓公而立○五

公觀魚于棠左作矢魚衛師入郕公作入盛公子驅

卒左作滅僖伯卒○六鄭人來輸平左作渝平冬宋

人取長葛冬左作秋○七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作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八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穀並

作歸郕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穀並作包來無駭卒

穀作無駭○九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左作大雨霖以

震挾卒公穀並作彼卒公會齊侯于防公作于郕○

十暈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左作羽父會齊侯鄭伯

伐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公穀並作伐戴 齊人鄭人入郕公作以盛 ○十一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夏字下並有五月二字時來公作祁黎左作祁

桓公

三公會杞侯于郕公作公會杞侯于盛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作齊仲年來聘 ○四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左作周宰渠伯糾來聘 ○五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穀作任叔 公作縶 ○六公會杞侯于郕公左生作于成 ○九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作曹大子

異文卷九

二

來朝 ○十曹伯終生卒左作曹桓公卒 ○十一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左作齊鄭宋盟于惡曹杜氏云宋不書經 鄭伯寤生卒左作鄭莊公卒 鄭忽出奔衛左作鄭昭公奔衛 會宋公子于鍾公作夫鍾 ○十二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侯公穀並作杞侯 池公作殿蛇公會宋公于虛 公作于鄆 ○十四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作弟豐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蔡人公序在衛人下 ○十五鄭伯突出奔蔡左作鄭厲公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左作鄭

昭公入鄭公會諸侯于艾公作于鄆穀作于蒿 公會

宋公衛侯陳侯于袤會下公有齊侯二字于袤公作

千修 ○十七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公會公穀並作公

及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闕夏字于奚穀作

于郎 蔡侯封人卒左作蔡桓侯卒 ○十八公與夫人

姜氏遂如齊公無與字

莊公

元單伯逆王姬左作送王姬 ○二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禚公作于鄆 ○三公次于滑公穀並作于郎 ○四

異文卷九

三

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並作饗 公會齊人

狩于禚公穀並作于鄆 ○五鄭黎來來朝公作倪黎

來左作鄭黎來 ○六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公穀

並作三月左無子突二字 齊人來歸衛俘左公穀並

作衛賢 ○七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左作文姜會齊

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辛

卯夜穀作辛卯昔星隕公作星隕 ○八甲午治兵公

作祠兵 師及齊師圍郕公作圍 ○九齊人殺無知左作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公穀並作于

公伐齊納糾左作糾于糾○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
蔡侯獻舞歸穀作獻武○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捷公
作接○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
侯穀作齊人○十五年宋人齊人邾人伐邾公作伐兕
左云諸侯為宋伐邾○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作公會許男下公
穀並有曹伯○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公作鄭瞻齊人殲
于遂公作殲于遂傳云殲積也衆殺成者也左穀並
云殲盡也○十八年秋有戢一作有域○二十年齊人伐

異文卷九

四

戎穀作伐我○二十年鄭伯突卒左作鄭厲公卒○二
肆大害公作大害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公子左作
太子御寇公穀並作禦寇○二十年丹桓宮楹宮下左
有之字○二十年夫人姜氏入左作哀姜至○二十年春
公伐戎公無春字○二十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
下公有邾婁人冬築鄆公穀並作築微○二十年春新
延廐新下左有作字○三十年師次于成左無師字○
三十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穀並作乙未
閔公

齊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公穀並作洛姑齊仲孫來左
作齊仲孫來省難
僖公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曹師左作曹伯
遷于夷儀公作陳儀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
于裡公作于邾左作盟于邾公敗邾師于偃公作于
纓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公作于牟穀作于麇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並作夏陽齊侯宋公江人
黃人盟于貫公作盟于貫澤楚人侵鄭左作伐鄭○

異文卷九

五

公子友如齊泣盟穀作公子友如公穀並作茲
○二年齊人執陳轅濤塗公穀並作袁濤塗許穆公
公作繆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晉人侵陳茲公作慈左作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
師侵陳○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王世子左作王太子鄭首止公
穀並作首戴楚人滅弦左作楚聞穀於莧滅弦○六
楚人圍許左作楚于圍許○七年小邾子來朝公作小
邾婁子來朝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

異文卷九

六

于齊母殺作寧母曹伯班卒班公作般○八公會王
 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陳世子欵下公有鄭也于華○九年春王正月宋公御說卒
 正月公穀並作三月御說公穀並作禦說甲子晉侯
 詭諸卒甲子公作甲戌詭諸左作僇諸晉里克殺其
 君之子奚齊殺公作弒左作里克殺奚齊于次○十年
 晉里克弒其君卓公作卓于冬大雨雪公作雨雪○
 十二年陳侯杵臼卒公作處曰○十四季姬及鄆子遇
 于防使鄆子來朝鄆子殺作繒于○十五年公孫教帥

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教左作孟穆伯帥公作
 率八月蝨公作螻○十六隕石于宋五公作實石六
 鷁退飛過宋都殺作六鷁○十七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卞左作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冬十二月乙亥
 齊侯小白卒左作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八宋
 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有會字○十九宋
 人執滕子嬰齊左作宋人執滕宣公宋公曹人邾人
 盟于曹南宋公公作宋人邾人執鄆子用之左作宋
 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冬會陳人蔡人楚

異文卷九

七

人鄭人盟于齊公作公會○二十年楚人伐隨左作楚
 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公作于霍穀作于零或又作于
 宇公命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史記作盟于毫○二十年
 公伐邾取須句公作須胸○二十齊侯伐宋圍緡殺
 作圍邾宋公茲父卒公作慈左作宋襄公卒杞子
 卒左作杞成公卒○二十四冬晉侯夷吾卒左於二十
 三年九月書晉惠公卒與經文年月不同○五年衛
 侯燬卒左作衛文公卒○二十公會莒子衛甯速盟

于向竊連公作竊連左作公會莒莒平公莒莊子盟
 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鄆公作焉
 殺作焉弗及左作不及齊人伐我北鄙左作齊孝公
 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左作東門襄仲滅文仲
 如楚乞師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作隗楚人伐宋
 圍緡殺作圍邾左作楚令尹子玉司馬于西帥師伐
 宋圍緡○二十杞子來朝左作杞桓公來朝齊侯昭
 卒左作齊孝公卒○二十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
 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晉侯下殺無齊侯天

王狩于河陽狩穀作守 ○二十九年介葛盧來左作來朝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

上公有公字翟泉公作狄泉左作公會王子虎晉狄

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左秦小子慈盟于翟

泉 ○三十晉人秦人圍鄭左作晉侯秦伯圍鄭 天王

使宰周公來聘左作王使周公闕來聘 公子遂如京

師左作東門襄仲聘于周 ○三十一年公子遂如晉左作

襄仲如晉衛遷于帝丘于穀作於 ○三十一年鄭伯捷卒

捷公作接晉侯重耳卒左作晉文公卒 ○三十一年齊侯

異文卷九

八

使國歸父來聘左作齊國莊子來聘 晉人及姜戎敗

秦于殽秦下左穀並有師字 公伐邾取訾婁公作取

叢穀作取訾婁 晉人敗狄于箕左作晉侯 隕霜不殺

草公作霜

文公

元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左作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衛人伐晉左作衛孔達帥師伐晉 楚世子商臣弑其

君頤頤公穀並作髡 公孫敖如齊左作穆伯如齊

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士穀

穀作士穀垂隴公穀並作垂穀左作穆伯會諸侯及

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作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濤鄭公子歸生伐秦秦

江及彭衙而還公子遂如齊納幣左作襄仲如齊納

幣 ○三年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左作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作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秦人伐晉左作秦伯 楚人

圍江左作楚師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並

無以字 ○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作衛甯武子來聘

異文卷九

九

夫人風氏薨左作成風薨 ○五年王使召伯來會葬穀

作毛伯楚人滅六左作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 ○

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左作季文子聘于陳 秋季孫行

父如晉左作季文子聘于晉 晉侯驪卒驪公作驪左

作晉襄公卒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公子遂左作襄

仲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穀作狐夜

沽 ○七年甲戌取須句公作須胸 宋公王臣卒穀作壬

晉先穀奔秦公作晉先肱以師奇秦 公會諸侯晉

大夫盟于扈左作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晉趙盾盟于扈公孫敖如莒泣盟
○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左作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
公子遂會雒我盟于暴雒我公作伊維戎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而復公無而字左作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
○九年毛伯來求金左作毛伯衛來求金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左作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
楚子使椒來聘椒穀作秋
○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作屈貉
○十一年楚子伐麇公作伐圖

異文卷九

十

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叔仲公穀並無仲字承筐公穀並作承筐
曹伯來朝左作曹文公來朝
公子遂如宋左作仲襄聘于宋
○十二年邲伯來奔公作盛
杞伯來朝左作杞桓公來朝
滕子來朝左作滕昭公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作遂左作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公作及運
○十三年邾子遽除卒穀作遽除
世室屋壞左穀並作大世大音泰
公如晉衛侯會公于眚會下公無公字
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作會公于眚還上公穀並無公字

○十四年叔彭生帥師伐邾左作惠伯
克納公作接魯
宋子哀來奔左作宋高哀
○十五年季孫行父如晉左作季文子如晉
宋司馬孫來盟左作宋華耦來盟
諸侯盟于扈左作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
○十六年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公作畢丘穀作師丘公羊疏作菑丘左
公使仲襄盟于鄆丘公作畢丘穀作師丘公羊疏作菑丘左
宋人弑其君杵臼公作處曰
○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作晉荀林父衛

異文卷九

十一

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葬我小君聲姜
公作聖
姜公子遂如齊左作襄仲如齊
○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左作襄仲莊叔如齊
宣公
元年季孫行父如齊左作季文子如齊
納賄以請會公
子遂如齊左作東門仲襄如齊
齊成
晉趙盾帥師救陳左作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公作棗林
晉趙穿帥師侵崇公作侵崇
○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公作夷臯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作

貢渾戎穀無之字 鄭伯蘭卒 左作鄭穆公卒 葬鄭穆

公 公作穆公 ○ 五年 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作于年 ○

夫人言厥氏薨 公穀並作熊氏 楚人滅舒蓼 公作舒

葬我小君敬嬴 公穀並作小君頃熊 ○ 陳殺其

大夫洩冶 公穀並作泄冶 ○ 十公如齊 左作公如齊

齊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作劉康公來報聘 公孫

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公作取繹 季孫行父如齊 左作

季文子初聘于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作齊國武子

來報聘 ○ 十一年 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作夷陵

異文卷九

十一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作寧 ○ 十二年 晉人宋人

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作晉原穀宋章叔衛孔達

曹人同盟于清丘 ○ 十三年 齊師伐莒 公作伐衛秋螽

公作螽 晉殺其大夫先穀 穀作先穀 ○ 十四 衛殺其

大夫孔達 左云孔達縊而死 ○ 十五年 仲孫蔑會齊高

固于無婁 公作牟婁 ○ 十六 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謝

火公穀並作災 ○ 十八 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世子左

作大子大音泰 邾人戕鄭子于鄆 穀作鄭 楚子旅

卒 旅穀作品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至公穀並作

將左作子家還及笙

成公

元 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並作賀戎 ○ 二年 季孫行父

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

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 公于首公穀並作公子

手及國佐盟于袁婁 穀作爰婁 衛侯速卒 速公作邀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晉人邾人

郈人邾人盟于蜀 左作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

秦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

異文卷九

十三

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 ○ 三年 葬衛穆公 穆公作穆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 麇公作時穀作牆咎音

羔 ○ 四年 冬城鄆 公作城運 ○ 五年 叔孫僑如命晉荀首

于穀 公作荀秀 天王崩 左作定王崩 ○ 六年 衛孫良夫

帥師侵宋 左作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齊相鄭人

伊錐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公孫嬰齊如晉 左作子叔

聲伯如晉 鄭伯費卒 左作鄭悼公卒 仲孫蔑叔孫僑

如帥師侵宋 左作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 楚公子嬰

齊帥師伐鄭 左作楚子重伐鄭 晉欒書帥師救鄭 公

作侵鄭○七年曹伯來朝左作曹宣公來朝○八年公孫

嬰齊如晉左作聲伯如晉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公穀並作錫○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左作杞桓公

來逆叔姬之喪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左作季文子如

宋致女○十年冬十月公無此三字○十一年晉侯使卻

犛來朝公作卻州季孫行父如晉左作季文子如晉

報聘叔孫僑如如齊左作宣伯聘于齊○十二年公會

晉侯衛侯于瑣澤公作沙澤○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

左作曹伯廬○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左作宣伯

異文卷九

十四

如晉逆女○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作歸之

于京師宋公固卒左作宋共公卒○十六年滕子卒左

作滕文公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左作鄭子罕伐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左作公會尹武公

及諸侯伐鄭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荏丘公作招

丘○十七年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公作北宮結左作牧

晉侯鄭公孫嬰齊卒于狸脰公作狸軫殺作狸蜃○

十八年晉侯使士句來聘左作晉范宣子來聘杞伯來

朝左作杞桓公來朝邾子來朝左作邾宣公來朝晉

侯使士魴來乞師公作士彭

襄公

元年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

人次于鄆韓厥公作韓屈次于鄆公作次于合左作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楚公子壬夫帥師侵

宋左作楚子辛救鄭侵宋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

使荀偃來聘左作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二年鄭師

伐宋左作侵宋夫人姜氏薨左作齊姜薨叔孫豹如

宋左作穆叔聘于宋○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左作陳

異文卷九

十五

成公使袁僑如會宋成晉荀偃帥師伐許荀偃左作

知武子○四年叔孫豹如晉左作穆叔如晉夫人姒氏

薨公作弋氏葬我小君定姒公作定弋○五年鄭伯使

公子發來聘左作鄭子國來聘仲孫蔑衛孫林父會

吳于善道公穀並作善稻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曹伯下公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

穀並有皆于邾于滕于薛伯公孫行父卒左作季文

子卒○六年杞伯姑容卒左作杞桓公卒滕子來朝左

作滕成公來朝○七年季孫宿如衛左作季武子如衛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左作衛孫武子來聘公會晉侯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鄆殺作陽鄭伯
髮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邾髮頑公殺並作髮
原郕公殺並作孫○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殺作
公子濕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左作楚子囊伐鄭晉侯
使士句來聘左作晉范宣子來聘○九年宋災公作宋
季孫宿如晉左作季武子如晉夫人姜氏薨左作
穆姜薨葬我小君穆姜公作穆姜○十年遂滅偃陽偃
晉福穀作傳陽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左作

異文卷九 六

楚子囊薨于耳伐宋晉師伐秦左作晉荀偃伐秦盜
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駢公殺並作斐○十一
同盟于亳城北公殺並作京城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穀作良宵○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穀作圍鄆季
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公作入運吳子乘卒左作吳
子壽夢卒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左作楚子囊秦庶長
無地伐宋○十三年取邾公作取詩○十四年季孫宿娶
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蒍晉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子向黃公作惠衛侯

出奔齊公作衛侯衛○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左作
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作執邾宣公莒黎比公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作
圍成叔孫豹如晉左作穆叔如晉○十七年邾子貜卒
公殺並作邾子貜衛石買帥師伐曹石買下左有孫
崩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桃公作逃高厚上左無齊字○十八年狄來左作白
狄始來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十九年諸侯盟于
祝柯公作初柯晉人執邾子左作執邾悼公季孫宿

異文卷九 十七

如晉左作季武子如晉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左作晉
樂鮒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齊侯環卒環公作環鄭
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
盟于向速公作邀蔡殺其大夫公子燹燹公作濕陳
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殺並作光叔老如齊左作齊
子初聘于齊季孫宿如宋左作季武子如宋○二十
曹伯來朝左作曹武公來朝○二十二年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沙隨邾子下公殺並有滕子○二十二年杞伯句卒左作

祀孝公卒 邾界我來奔 公作鼻我 叔孫豹帥師救晉

次于雍榆 公穀並作雍榆 ○二十 叔孫豹如晉 左作

復叔如晉 仲孫羯帥師伐齊 左作孟孝伯侵齊 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公作于陳儀 叔孫豹如京師 左作穆

叔如周 ○二十 衛侯入于夷儀 左作衛獻公入于夷

儀 公作陳儀 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作瑩 吳子遏

伐楚 通公穀並作謁 ○二十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

曹人于澶淵 左作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

于澶淵以討衛 宋公殺其世子痤 穀作世子坐 ○二

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孔奐公作孔瑗 衛侯之

弟縛出奔晉 縛穀作專 ○二十 仲孫羯如晉 左作孟

孝伯如晉 楚子昭卒 左作楚康王卒 ○二十 仲孫羯

會晉荀瑩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祀 世叔儀公作世叔齊莒

人下公穀並有齊人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作范獻子

來聘 吳子使札來聘 左作吳公子札來聘 秋七上齊

高止出奔北燕 左作九月齊公孫薑公孫寬放其

大夫高止於北燕 仲孫羯如晉 左作孟孝伯如晉 ○

三十 楚子使遠罷來聘 公作遠頗 宋伯姬卒 公穀並

無宋字 天王殺其弟佖夫 公作年夫 叔弓如宋葬宋

共姬 共姬上穀無宋字 ○三十 仲孫羯卒 左作孟孝

伯卒 滕子來會葬 左作滕成公來會葬

昭公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

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國

異文卷九 十九

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號公作

邾穀作邾 三月取鄆 公作取邶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

大鹵 公穀並作大原 莒展興出奔吳 展下公穀並無

與字 楚子麇卒 麇公穀並作卷音楷 ○二十 晉侯使韓

起來聘 左作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叔弓如晉 左作叔

弓聘于晉 ○三十 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小邾子來朝 左

作小邾穆公來朝 ○四 春王正月大雨雹 公穀並作

雨雪 遂滅賴 公穀並作滅厲 ○五 叔弓帥師敗莒師

于蚡泉 公作潰泉穀作貢泉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

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左作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
吳○六杞伯益姑卒左作杞文公卒○七叔孫舍如
齊泣盟舍左穀並作姑衛侯惡卒左作衛襄公卒季
孫宿卒左作季武子卒○八秋蒐于紅左作秋大蒐
殺陳孔奭公作孔瑗○九叔弓會楚子于陳左
作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許遷于
夷左作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陳災公穀並作陳火
仲孫纁如齊左作孟倍子如齊○十齊樂施來奔公
作晉樂施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纁帥師伐莒意如公

異文卷九

三

作隱如晉侯彪卒左作晉平公卒叔孫舍如晉葬晉
平公左作叔孫姑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
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
平公宋公成卒成公作成左作宋平公卒○十一
月叔弓如宋公作正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庚穀作乾夫人歸氏薨左作齊歸薨仲孫纁會邾子
盟于祿祥公作盟于祿羊左作孟倍子會邾莊公盟
千棧祥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
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公作于屈銀楚師滅蔡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友左作楚子滅蔡用
隱大子于岡山○十二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作齊高偃納北燕伯欽于唐鄭伯嘉卒左作鄭簡
公卒楚殺其大夫成熊公作成熊穀作成虎公子慙
出奔齊慙公作整○十三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
其君虔于乾谿公作乾溪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
公作弑○十四莒子去疾卒左作莒著丘公卒○十
年吳子夷末卒公作夷昧有事于武宮左作將禘于
武公蔡朝吳出奔鄭朝公作昭無出字○十六楚子

異文卷九

廿

誘戎蠻子殺之公作戎曼子晉侯夷卒左作晉昭公
卒○十七小邾子來朝左作小邾穆公來朝晉荀吳
帥師滅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冬有星孛
于大辰大辰下左有西及漢二字○十八宋衛陳鄭
災左作宋衛陳鄭皆火○二十曹公孫會自鄭出奔
宋鄭穀作夢盜殺衛侯之兄繁公穀並作兄繁宋華
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蔡侯廬卒廬左作盧
○二十一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
公作畔叔輒卒公作叔雍卒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

東○二十齊侯伐莒左作齊北郭啓帥師伐莒大蒐

于昌間公作昌姦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左作單

子以王如平時送如國車次于皇○二十吳敗頓胡

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父穀作甫運公作極穀作盈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至河下公穀並有公字○二十叔孫舍至自晉左穀

並無叔孫字杞伯郁釐卒公作鬱釐○二十叔孫舍

如宋左作叔孫婚聘于宋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

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

異文卷九

父叔詣公穀並作叔倪大心公作世心有鸛鵒來巢

鸛一作鸛公作鸛音權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己亥穀作乙亥陽州公作楊州○二十楚子居卒

左作楚平王卒○二十楚殺其大夫卻宛穀作却宛

○二十鄭伯寧卒公作鄭伯寧滕子寧卒公作滕子

○二十公至自乾侯居于鄆左作處叔詣卒公

穀並作叔倪○三十晉侯去疾卒左作晉頃公卒徐

子章羽奔楚公作章禹○三十季孫意如會晉荀躒

于適歷公穀並作荀躒黑肱以濫來奔公作黑肱○

仲孫何忌會盟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會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滅成周世叔

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智妻人穀有邾人

定公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公穀並作三月仲孫何忌及

邾子盟于拔公作盟于拔○四公會劉子晉侯宋公

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左作劉

文公合諸侯于召陵伐楚蔡公孫姓帥師滅沈姓公

異文卷九

作歸公及諸侯盟于臯鼫公作盟于浩油杞伯成卒

于會成公作成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孔圉公

作孔圉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柏舉公作伯

莒穀作伯舉吳入郢公穀並作入楚○五於越入吳

左無於字○六鄭游速帥師滅許公作游速○七齊

侯衛侯盟于沙公作盟于沙澤○八齊國夏帥師伐

我西鄙國夏下左有高張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公作趙鞅○九鄭伯蠆卒蠆公作蠆○十公會齊侯

于夾谷公穀並作頰谷左作公會齊侯于祝其張氏

經 149-270

山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齊人來歸鄆

龜陰田田上穀有之字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

郕公作圍費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也齊侯衛侯

鄭游速會于安甫公作會于葦叔孫州仇如齊左作

武叔聘于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晉字

下公穀並有宋字○十一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

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之弟左作母弟無自陳二

叔還如鄭洫盟洫公穀並作在○十二公會齊侯

盟于黃齊侯公作晉侯○十三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異文卷九

廿四

穀無衛侯二字公作次于垂葭晉荀寅士吉射入于

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十四衛趙陽出奔宋

衛趙陽公穀並作晉趙陽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

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公孫佗人公作公子佗人頓于

非公作頓于牂於越敗吳于檇李檇音醉公作醉李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作于堅入作于擊○十五鄭

子來朝左作邾隱公來朝鄭罕達帥師伐宋公作軒

連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公作次于遷蔭左作次于遷

翠以氏卒殺作氏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

平日下晏乃克葬日下晏穀作日下稷

哀公

元龜鼠食郊牛穀作食郊牛角齊侯衛侯伐晉左作

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二衛侯元卒左作

衛靈公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賁于戚世子左

作大子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鐵公作

栗又作秋○三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公作

開陽避漢景帝諱○四盜殺蔡侯申殺公穀並作祔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亳社災公作蒲

異文卷九

廿五

社災○五城此公作城比又作城比齊侯杵臼卒公

作處曰○六城邾瑕公作邾葭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作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固弦施來奔齊陳乞弒

其君荼荼公作舍○七公會吳于郕殺作于緇○八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左作宋公滅曹執曹伯及司

城疆以歸殺之○八齊人取謹及闔公作及俾○十

邾子益來奔左作邾隱公來奔公會吳伐齊左作公

會吳子邾子邾子代齊南鄙晉趙鞅帥師侵齊左作

伐齊薛伯夷卒公作薛伯寅○十一齊國書帥師伐

我國書下左有高燕平陳轅頗出奔鄭公作表頗衛

世叔齊出奔宋左作衛大叔疾出奔宋○十三春用

田賦春字下左有王正月三子孟子卒左作昭夫人

孟于卒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公作于選○十三許

男成卒成公作成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左作公

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晉魏曼多帥師侵

衛公作魏多無曼牛盜殺陳夏區夫公作區夫

異文卷九 共

五經異文卷之九

五經異文卷之十 歸雲別集七十三

禮記 應城陳士元輯

曲禮上

嚴若思陸德明音義云嚴一作儼立如齊方慤作如

齋不辭費皇侃辭作詞宦學事師鄭玄注學或作御

涖官行瀆王肅作按官行法供給鬼神陸作共給

鵠能言陸作嬰母能言母亦音武猩猩能言諸葛恪

作往徑不離禽獸盧植作走獸八十九十曰耄耄陸

異文卷十

作旄劉芳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旄正義云日耄二字

蓋後人笑面加之冬溫而夏清正義云清字從冰冷

也或作水旁非僚友稱其弟也孫炎僚作寮食饗不

為繁熊安生饗作享孝子不服闇韋彤作不服暗幼

子常視母誑尹穀作常視無狂樞衣趨隅崔靈恩作

趨隅沈重作踰隅拾級聚足鄭注作涉級授立不跪

皇氏疏作危授坐不立熊作仇仰不立凡為長者奠

之禮盧氏羹作羹席間函丈王肅丈作杖鄭注亦云

式或作杖主人固辭方氏固上有曰字兩手樞衣去

齊尺齊音咨徐道明作齋足母厥方氏厥作履先生

書策馬融作書策斂髮母髻鄭注髻或作髻跪而遷

僂鄭注遷或作還不同槐柳丘李彬作槐柳嫂叔不

通問說文作姊未外言不入於柙徐氏柙作閫男女

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陸作不相知無名字正義云名

行字耳取妻不取同姓方作娶妻不要同姓醢醬處

內陸作醢醬酒漿處右馬作酒將三飯主人延客食

載然後辨殺飯陸作餅辨殺方作餠肴共飯不澤手

鄭注澤或作擇母因獲徐作固護濡肉齒決濡馬作

異文卷十

二

鴻跪徹飯齊陸作餅羹之有菜者用桮陸作用羹

云箸也笑不至矧熊作至獻鳥者佛其首方作拂

其首獻孰食者操醬齊執食馬作說食醬齊陸作醬

壺弛弓尚角熊作施弓則客還辟辟拜方作旋辟避

拜進矛戟者前其敵盧作進鉞戟者前其鋒身有瘍

則浴正義云湯一作痒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與數也

鄭注與或作予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

遺不問其所欲皇作不問其有所費下句故此送葬

不辟塗潦陸作不避龜為卜筮為筮鄭注筮或作著

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猶與徐作猶豫日而行

事則必踐之踐鄭作善左右攘辟鄭注作讓辟正義

作攘避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鄭注御當

作還云迎也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盧作為其拜

而躡拜立視五雉鄭注雉或作素正義雉一作雉又

作素以足蹙路馬芻有誅蹙王肅作蹴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奉徐作捧大夫則綏之鄭注作妥之立

則磬折垂佩徐作垂珮下文仰倚俛垂佩委之佩俱

異文卷十

三

作珮正義云佩或作珮非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注世

或作大音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諸葛作辭以

有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鄭注憂或作疾正義云疾

一作菝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鄭注苞或作非凡

家造祭器為先陸本無器字不粥祭器熊作不齋祭

器不踰竟竟方作竟韞褱素報鄭注義或作幕徐作

素幘乘髦馬不蚤髻鄭作不瓜髻男女相答拜也正

義云相答拜一作不相答拜鄭注亦云嫌遠別不相

答拜以明之皇云古本但答拜後人加不字耳曰予

一人鄭注引觀禮作余一人於鬼神鄭注吟或作

是職方鄭注是或作氏其損於天子也曰天子之

吏補皇作儼天子同姓謂之伯父陸無同姓二字天

子當依而立馬作當依自稱曰寡人陸作自謂士鎗

鎗徐作鎗鎗盧作鎗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

祭五祀禮備陸作歲適下文歲備於此天子以犧牛

正義一作純泰曰鄭合梁曰鄭其鄭徐作香其盧

作其音姬語辭也王音期期時也稷曰明粢案音咨

呈作明梁古本無此句稻曰嘉蔬徐作嘉蔬鹽白鹹

異文卷十

四

方作賦國君綏視鄭作妥視凡視上於面則敖

方作則傾則姦鄭注頃或作側凡摯盧作凡贊庶

人之摯匹在作摯音木鳴也婦人之摯根榛脯脩

棗栗根榛古本作根栗見注疏

檀弓上

微子舍其孫脰而立衍也陸徐作適喪三年以爲極

亡則弗之忘矣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忘則

弗之忘矣鄭以亡字絕句孫依鄭作亡而分句則如

王其慎也蓋殯也鄭注慎作引喪冠不綏盧作不綏

夏后氏聖周陸作即周戎事乘翰賈微作乘翰齊斬

之情徐作齊斬饘粥之食皇作節粥布幕衛也終慕

魯也鄭注終作終幕盧作聲音擗徐又作羅音頁世

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正義云弑一作煞音弑

徐云弑又作弑是以爲恭世子也恭陸作共音義月

馬驚敗績賈作馬敗績無驚字華而晬鄭注晬或作

刮自敗於臺始也臺音胡鮐音苔鄭注臺當作壺

春秋傳魯襄四年作狐鮐今也衡縫諸葛作橫縫說

驂而賻之陸作稅驂子鄉者入而哭之徐作嚮者負

異文卷十

五

手曳杖盧作把杖消搖於門方作逍遙于門哲人其

萎乎姜陸作委則與賓主夾之也夾皇作俠蟻結于

四隅蟻孫熊並作蟻亦讀爲蟻主人既祖填池鄭注

填池當作莫徹盧王並作填池請粥庶弟之母粥方

作醫遽伯玉從遽徐作驟卜人師扶右鄭作僕人喪

事欲其縱縱爾鄭作總總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折讀

如提鄭注引詩好人提提反不成味鄭注味作沫又

云沫讀也問喪於夫子乎徐作問喪公叔木有同母

異父之昆弟死鄭作公叔米春秋作公叔成衛公叔

文子之子定十四年存魯者縣子貞陵作縣子沐
哉叔氏沐盧作大古泰喪衡長杜衡鄭作模棺束
縮二衡三鄭作橫三衽每束一鄭注衽或作漆或作
縣音義又作桑爵弁經紵衣鄭注經字竹盧無經字
紵衣王作緇衣徐作純衣

檀弓下

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說盧齊並作從音脫齊穀王
姬之喪鄭作齊音儼然在憂服之中陸作儼然子顯
以致命於穆公盧鄭並作子顯泰公子熱字子顯以

異文卷一

六

死者為不可別已盧無已字殷已慤馬作已殷退人
若將隊諸淵陸孫徐並作墜曰噫母音義云噫一作
意曰我喪也斯沾鄭作斯現云斯盡也現視也謂人
盡未視我必多曠於禮矣夫盧無夫字陶斯咏咏斯
舊鄭注猶當作搖謂身動搖也斯斯愠愠斯戚陸無
舞斯愠三字設妻妾鄭注周禮妻作柳師還出竟方
作師旄出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書無逸作言乃
雅師曠李調侍李調左傳作外嬖嬖叔杜黃自外來
鄭注杜黃或作屠蒯左傳亦作屠蒯杜黃洗而揚觶

鄭注揚燕禮作廢揚舉也廢送也啜菽飲水陸作啜

若疾革徐作疾亟則豈不得以惟作不得已鄭注

以與已字木同愚謂古文以作邑已邑字相近公叔

馬人左傳作務人昭公之子士弗能死也方作不能

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鄭注鄰或作談重王肅作

童左傳云童汪錡下文重汪錡放此工尹商陽與陳

弃疾追吳師及之鄭注陳或作陵射之斃一人音義

斃一作弊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桓公鄭作宣公

春秋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齊莊公襲莒于奪

異文卷下

七

盧作襲莒于陸左傳云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
陸鄭注陸奪声相近或又作兗蓋古字奪作攷轉寫
訛耳為榆沈故設撥沈盧作審季子臯葬其妻孔子
弟子高柴字子臯論語作子羔古字通用君有饋焉
曰獻饋徐作餽赴車不載索張張陸作張廣輪拊坎
其高可隱也徐孫作掩可隱當作可隱廣故隱操也
邾婁考公之喪鄭注考或為考齊大饑音義饑一作
飢有弑其父者弑陸作殺並音弑公瞿然失席皇作
懼然殺其人壞其屋洿其宮而豬焉馬融作都鄭

注南方謂都為豬為貢既諸史記漢書並作既耕美
哉與焉與徐方並作煥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鄭注
京當作原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劉作子貢於
其封也亦予之席鄭注封當作窆閭人辟之徐作避
之扶服救之詩谷風作匍匐漢書作林之執女手之
卷然卷音權沈作拳行并植於晉國鄭注植或作特
文于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中身也徐作其身退
然馬作妥然陸作追然追亦音退衣衰而繆經鄭注
衣當作齋音咨繆當作穆音鳩叔仲衍以告傳作叔

異文卷十

八

仲皮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音義成或作鄭亦
音丞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穆或作穆三日為之
徙市不亦可乎可陸作善
王制盧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
百畝之分鄭注分作糞名山大澤不以盼盼慮皇並
作駢陸又作微制三公一命卷馬作一命哀遇之塗
弗與言也塗陸作涂天子五年一巡守徐作巡狩歸
假于祖禰用特書作歸格類乎上帝類陸作類書云
肆類于上帝賜主瓚則資啗於天子音義圭瓚一作

珪瓚按說文珪字圭今字以訊誠告訊徐作許鄭
注誠或作國諸侯不掩羣陸作不掩羣天子殺則下
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鄭作大綏小綏草木零落熊
作苓落說文草木曰苓木曰落不麝不卵麝陸作麝祭
天地之牛角繭栗音義繭一作繭關譏而不征征盧
作正音同征田里不粥徐作不粥雕題交趾方作彫
題齊八政以防淫防徐作坊西方曰涼鄭注棟當作
變音衰又作燮凡執技論力技熊作伎羸股肱徐作
裸股肱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鄭注即或作則論或作

異文卷十

九

倫則法也倫理也郵罰麗於事郵盧沈並作尤疑獄
汜與衆共之汜王肅作汎王三又然後制刑鄭注又
當作宥亂名改作王肅作循名不粥於市方作不粥
下微凡果實未孰徐作未熟天子齊戒受諫章作齊
武下微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膠或作絳老而
無妻者謂之矜劉芳矜作矜子亦作矜字矜
通用故哀矜之矜漢于足國傳作系輕任并音義
并一作併

月令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音義皞一作昊句一作勾句氏

春秋紀大作太後大族大史之類做此

南于作始振蘇魚上冰夏小正作魚陟負冰淮南于

作魚上負冰鴻鴈來呂紀作候鴈北乘鸞路駕倉龍

呂紀路作輅倉作蒼後同載青旂載徐作戴淮南于

作建青旗後同服倉王呂紀作青玉王肅作蒼王後

同其器疏以達陸本器作器後同天子乃齊呂紀作

齊後同還反呂紀還為句反作乃屬下文後同母有

異文卷十

十

命太史後同宿離不貸呂紀作不忒措之于參保介

之御間于參呂紀作參于躬耕帝籍呂紀籍下有田

字說文籍作藉烟諸侯九推呂紀侯下有大夫二字

草木萌動呂紀作繁動審端徑術尊注術周禮作遂

犧牲毋用牝呂紀毋作無掩骼埋胔呂紀作掩骼埋

體淮南于作雍牝稱兵必天殃呂紀作必有天殃草

木落呂紀作早槁國時有恐呂紀時作乃焱風暴

雨總至呂紀作疾風暴雨數至王肅炎作飄桃始華

呂紀作桃李華淮南于作桃李始華倉庚鳴呂紀倉

作蒼徐作鶴鵲爾雅作商庚命民社呂紀民作人

蟲咸動啓戶始出淮南于作咸動蘇呂紀作開戶

木鐸以令兆民呂紀作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將發

聲呂紀將作且角斗角呂紀作斗桶淮南于作斗稱

正權概淮南于作端權槩以妨農之事呂紀作以妨

農功乃鮮羔呂紀鮮作獻鄭注同命樂正習舞釋菜

呂紀作入舞舍采仲丁呂紀作中丁煖氣早來呂紀

煖作煖淮南于同萍始生萍盧作萍句者畢出呂紀

異文卷十

十

呂紀作畢弋淮南于作畢弋母出九門呂紀作無出

國門戴勝降于桑呂紀作戴任淮南于作戴駕具曲

植籩簞呂紀作具挾曲蒙簞淮南于作具撰曲簞簞

后妃齊戒呂紀齊作齋淮南于同母有敢惰呂紀作

無有敢墮母或不良呂紀作無有不良淮南于同乃

合累牛騰馬呂紀作累牛淮南于作累牛命國難呂

紀作國人難淮南于令國難律中中呂呂紀作仲呂

王瓜生呂紀作王善夏小正作王萼駕赤駟淮南于

作赤駟其器高以桓呂紀桓作柎天子親帥三公九

卿大夫 呂紀帥作率淮南子同後帥做此贊傑俊呂
紀後作僑母有壞墜 呂紀作無壞墜母休于都 呂紀
作無伏農乃登麥 呂紀作收麥靡草死 呂紀作糜草
草木蚤枯 呂紀蚤作早養壯佼 呂紀作壯佼脩韜韞
鼓 陸作執調竿笙篳篥 音義篳一作篳呂紀作調
竿笙填篳淮南子作調竿篳飭鍾磬祝鼓 陸本作祝
圍淮南子作飾鍾磬山川百源 呂紀作百原令人毋
艾藍以染 呂紀艾作刈淮南子作禁民無刈藍以染
則繫騰駒 蔡本繫作執班馬政 呂紀作馬正處必掩

異文卷十

三

身毋躁 淮南子作慎身無躁呂紀作掩身欲靜無躁
止聲色 淮南子止作節節者欲 呂紀作退嗜慾百官
靜事毋刑 淮南子作無經母用火南方 淮南子作無
發大則電凍傷穀 呂紀作電震淮南子同蟋蟀居壁
呂紀作居宇淮南子作居與腐草為螢 淮南子作腐
草化為蜉蝣呂紀作腐草化為螢蜉蝣本螢作螢
命漁 師鄭注漢月令漁師作榜人登龜 呂紀登作升命澤
人納材葦 呂紀作乃命虞人入材葦淮南子澤人作
滂人以共 呂紀作以俱以為民祈福 呂紀無以字故

毋或差貸 呂紀作差或高注差一作選母敢詐偽呂
紀母作勿毋有斬伐 呂紀作無或以搖養氣 呂紀作
以搖蕩於氣母發令而待 呂紀作無發令而干時神
農將持功 呂紀作命神農將巡功孔穎達疏云神農
土神高誘呂紀注云神農後世農官名土潤溽暑 澤
陸作辱穀實鮮落 呂紀作解落淮南子同禾稼不熟
淮南子作稼穡則風寒不時 呂紀作寒氣鷹隼蚤鷙
淮南子作蚤鷙天子居大廟大室 呂紀作居中央大
室其器園以閱 呂紀閱作檢用始行戮 呂紀作始用

異文卷十

三

選士厲兵 淮南子作選卒簡練桀俊 呂紀作桀高順
彼遠方 呂紀作巡彼淮南子作四方必端平 呂紀作
正平完隄坊 呂紀作隄防淮南子同陸本隄作堤坏
牆垣 呂紀坏作附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呂紀作
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五穀無實 呂紀作不實則
國多火災 淮南子國作冬盲風至 呂紀作涼風生鴻
鴈來 呂紀作候鴈淮南子同群鳥養羞 淮南子作群
鳥翔鄭注引夏小正九月丹鳥羞白鳥行糜粥飲食
淮南子作行科需文繡有恒 呂紀作有常循行犧牲

已紀作趣行上帝其饗呂紀作享天子乃難呂紀作
饑淮南子同以達秋氣呂紀連作通淮南子作穿
寶窖呂紀窖作節趣民收斂音義趣一作趨務蓄菜
淮南子作畜米螫蟲坏戶呂紀作俯戶淮南子作培
戶同度量呂紀同作一角斗甬呂紀作齊升甬淮南
子作角斗稱四方來集呂紀作來雅高注雜會也則
財不匱呂紀淮南子財下有物字國乃有恐呂紀作
有大惡草木蚤死呂紀蚤作早鴻鴈來賓呂紀作候
鴈高注呂紀以來字絕句賓字屬下文云賓爵者老

異文卷十

五

崔也與鄭注異鞠有黃華淮南子鞠作菊以習五戎
班馬政呂紀作以習五戎使馬高注使擇也一作質
咸駕載旌旒呂紀作旌旒淮南子作咸駕載旌
弓挾矢以獵呂紀作操矢以射螫蟲咸俯在內呂紀
作在穴淮南子作成使民多勲呂紀作勲室淮南
子同邊竟不寧呂紀作邊境民氣解惰呂紀作解墮
師與不居呂紀作師旅必與其器闕以奄呂紀作宏
以命大史呂紀作命太卜禱祠龜策是祭
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呂紀是上有於字罪下有之字

掩作掩開塞而成冬呂紀無塞字坏城郭呂紀坏作
什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呂紀鍵作鍵管作
關疆作壘竟作境淮南子作修邊境塞侯徑呂紀侯
作踞坐丘壘之大小呂紀壘作營功有不當呂紀功
作工大割祠於公社呂紀割下有牲字淮南子作大
禱祭于公社臘先祖淮南子臘作饗勞農以休息之
呂紀作勞農夫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呂紀帥作
率習作肄地氣上世呂紀作發世鵠旦不鳴呂紀作
鵠鳴淮南子作鵠鳴產本作曷旦命奄尹呂紀作閼

異文卷十

五

尹湛熾必繁呂紀作湛儲必繁無有蓬貨呂紀作差
咸名源呂紀作名源處必掩身呂紀掩作命蚯蚓結
淮南子作丘蟻結則伐木呂紀作伐林木淮南子作
伐樹木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呂紀作蟲蟻為敗水
泉咸竭民多疥癬呂紀作疾癘雉雛雞乳呂紀作乳
雉雛淮南子作雉雛雞呼卵命有司大難呂紀作大
難乃畢山川之祀呂紀畢下有行字天之神祇呂紀
天下有地字水澤腹堅呂紀作復堅皇本作復堅冰
以入呂紀作已星回于天呂紀回作返歲且更始

呂紀且作將專而農民呂紀作事於以共皇天上帝
社稷之饗呂紀共作供饗作享同姓之邦呂紀作作
國介蟲為妖注南子妖作模

曾子問

命母哭熊作無哭從大祝而告于禰音義禰一作祢
凡告用牲幣鄭注牲作制奠而後辭於殯王肅殯作
實鄭注同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音義守
一作狩齊一作齋遂既封而歸鄭注封作變若宗子
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祭也下幸有如

吳文卷十

六

之何三字攝主不厭祭厭作厭不假不綏祭鄭注
假作姬周禮綏作隨望墓而為壇陸作為壇殤不祔
祭鄭注祔作備音義祔一作附不知其已之違數鄭
作遲速夫柩不蚤出不莫宿方本蚤作早莫作暮遂
與機而往與機盧作餘機召公謂之音義召又作邵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辭徐作辭

文王世子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陸作不稅徐作不脫
文王一飯亦一飯陸作壹夢帝與我九齡馬陸並

作九聆成王幼不能泣注徐作泣既興器用幣鄭
注與作饗儻于東序陸作儻況于其身以善其君
乎鄭作廷其身廷廣也大也守貴官陸作守貴
室無貴官二字皇云俗本無貴官定本有貴官冒賻

承含鄭注作贈含音義含一作哈又云贈賻哈賻皆
贈喪之物其刑罪則纖刺亦告于甸人鄭注纖作礫
告作鞠所以體百姓也百姓王肅盧徐並作異姓音
義云作異姓非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五更
祭作五更兌命曰鄭注九當作說世子親齊玄而養

吳文卷十

十七

方作親齋

禮運

仲尼與於蜡賓音義蜡字林作蜡在執者去執徐作
勢燔黍捭豚陸作捭豚韋作擘豚貴禘而土鼓鄭注
作由桴謂擗上為桴也桴鼓槌一作枹飯腥而苴孰
苴孰鄭作苴熟粢醢在堂周禮粢作齊音咨澄酒在
下周禮澄作泌脩其祝嘏徐作祝嘏孰其般皇作熟
其者與其越席疏布以褻音義越席字書作越席社
元凱左傳注云結草褻徐作褻刑肅而俗敝陸作俗

弊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鄭注則作明大矣死宗廟
謂之變鄭注變作辨云正也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
家鄭注耐古能字傳書也異古字時有存者辟於其
義件方作開以四時為柄柄盧作枋故功有藝也鄭
注藝或作倪音義倪視也故鳥不觸陸作不喬瘞續
鄭注續或作贈音義續又作增山川所以宿鬼神也
寅皇作寅云敬也其居人也曰養鄭注養作義為禮
不本於義音義不亦作弗下文同故無水旱昆蟲之
災災陸作我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妖孽馬方並作祇

異文卷十

犬

地出醴泉陸作醴泉鳳皇麒麟皆在郊徐作郊
義皆可俯而闕也陸作闕也

禮器

措則正措陸作錯徐作厝衆不匡懼陸作恒懼諸侯
膳以饋盧作以特天子龍衣陸作龍卷士玄衣纁裳
陸作纁裳纁十有二旒陸作纁徐作纁大圭不琢
鄭注琢作莫疏布音疏陸作纁王肅作纁鄭注或作
纁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孔穎達云盧王並作西士
今定本及諸本並作正士熊氏亦依定本作正士正

牢恐誤山節藻梲音義梲當作櫟論語亦作梲幹衣
濯冠徐作流衣君子以為隘矣方作陋矣不瑩蚤塵
快也善也陸作瑩不樂葆天陸作保大或又作葆大
逆祀而弗止也陸作不止詔脩武方詔脩盧作詔圓
陸作詔有武方鄭作無方不然則已感陸作已感必
先有事於類宮鄭注類宮或作郊宮音義或作泮宮
必先有事於惡池鄭作呼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音
義泰或作大音同慎之至也古本慎之至也音義慎
當作慎故禮有損詔鄭注詔或作詔反本脩古馬作

異文卷十

十九

循古而豪韞之設音義豪亦作豪犧尊在西鄭注周
禮作獻尊肆夏而送之鄭作陵夏

郊特牲

大路五就禮器大路七就鄭注五七字有誤灌用鬱
鬯音義灌一作裸故春禘而秋嘗鄭注作春禴所以
交於旦明之義也鄭注旦當作神象字之誤孔子曼
歎之陸作莫計自昨階陸作昨階朱干設錫錫音
陽或作錫非繡黼丹朱中衣鄭注繡作繡盧方並同
尊賢不過二代鄭注二或作三禹公不繼世王肅作

以辟君也辟徐作避鄉人謁孔子朝服立于阼
論語作鄉人讎音義楊音傷強鬼名也鄭注謁或作
敬三日齊陸作齋君南鄉於北墻下陸作北墻薄社
北墻盧作毫社君親誓社鄭注社或作省而鹽諸利
鄭注鹽當作艷謂飲艷也汜埽反道徐作汎埽王被
袞以象陸作被卷戴冕琫十有二旒陸作載冕郵表
皦音義郵一作尤又作卸籩豆之薦陸作薦或作薦
非卷冕路車盧作袞冕輅車大圭不琢鄭注琢作象
丹漆雕幾之美離徐作彫醢醢之美方作醢醢冠而

異文卷二

二十

敝之可也音義敝一作弊周弁殷冔夏收音義冔字
林作紼取於異姓取陸作娶壹與之辟唐作一與之
醢執摯以相見陸作執摯厥明婦鹽饋舅姑卒食音
義一本無婦鹽饋三字血腥爛祭用氣也鄭注爛或
作脂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禮鄭注奠或作薦禮鄭
當作膚鄭祔之為言侑也馬盧徐作諒明水汎齊鄭
注汎齊或作汎齊音義又作說齊說音義腥肆爛臠
祭鄭注爛或作脂汁獻汎于醢酒鄭作汁猶明清
與醢酒于醬澤之酒也舊澤王肅作醬醢鄭注醬醢

之酒謂昔酒也有由辟焉鄭作由弭由用也謂用以
弭災去遠罪戾也正義云辟弭也攘除凶惡鄭注取
周禮小祝之文

異文卷十

二十一

五經異文卷之十終

類實諸醢以柔之音義醢一作醢絞給衾冒徐作衾
衾淳母鄭注作淳模炮取豚若將鄭注將作將謂杜
羊也塗之以謹塗鄭作塗塗陸作塗塗糝漉之以爲
醢鄭注糝作糝使其湯母滅鼎陸無其字去其餌執
出之去其數柔其肉音義一作去其數熟出之去其
餌柔其肉骨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盧
本乾字絕句無而食之三字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
盆鄭注注醢或作醢舉燂其膏鄭注舉或作巨陸作舉
焦以與稻米爲醢鄭注醢作醢音義又作養男女不

異卷上

三

同施柳陸作他柳年未滿五十陸無滿字櫛縱竿總
角拂髦鄭注角衍字也拂髦或作縹髦居蚌反接
以大牢鄭注接作捷祗見孺子鄭注祗或作振咳而
名之咳徐作款子生三月之末陸無子生二字由命
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鄭注旬作均衣不帛襦
袴盧作袴請肄簡諒陸作請肆孫友視志方作
友奔則爲妾鄭注奔或作術徐作卿
玉藻陸云一本作玉琮
龍卷以祭鄭注卷或作索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鄭注鼎當作夏諸侯玄端以祭鄭注亦作玄冕五俎
四簋馬陸並作四簋弗身踐也鄭注踐當作爾云
也君羔幣虎植鄭注植作直晞身乃屨徐作乃履天
子搢珽馬陸並作搢珽諸侯茶前訕後直鄭注茶作舒受
一爵而色洒如也王肅作案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
已三爵而油油鄭注言言斯爲身言言和敬貌斯猶
耳也王肅作二爵而言爲句言斯禮爲句三爵而油
爲句無已字及下油字音義油油一作由由隱辟而
后屨后徐作後冠而敝之可也故韋作弊緇布冠績

異卷二

四

綌鄭注績或作綌或作綌或作綌大帛不綌鄭注帛作白
大白白布冠也玄冠紫綌鄭注綌當作績夕深衣深
衣三祛馬作深三祛無衣字縫齊倍要鄭注縫或作
逢或作豐齊音容音義又作齊振締給不入公門鄭
注振作袂唯君有黼裘以誓省鄭注省作備見於天
子與射無說笏徐作稅笏或作脫笏而素帶終辟費
注辟作褊一命緼黻幽衡鄭注幽作黻黑也王后褱
衣馬盧並作單衣夫人揄狄鄭作搖狄或作錦紳
鞞結三齊音義紳一作中王肅注作珍趨以采齊盧

有越以采薺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還盧馬徐並作換
尤以非碎之心無自入也徐作非碎大夫佩水蒼玉
而純組綬鄭注純當作緇古文緇或作紕肆束及帶
鄭注肆作肆肆餘也謂束約之餘組也勝於君有重
桃茢韋馬作惹敵者不在敵盧作適乘路車不式鄭
注路車或作兵車疾趨則欲發王肅作數發圈豚行
不舉足齊如流固徐作轉豚盧作豚或作脂集韻云
行曳踵也齊音咨方作齋端行願雷如矢鄭注願或
作雷舉前曳踵蹈如也馬作宿宿朝廷濟濟翔翔

異文卷上

五

王肅作濟濟洋洋見所尊者齊邀徐作齊邀立容辨
卑母鄭作熙卑方作母盛氣顛實揚休玉色鄭
注顛作闢揚作陽公子曰臣孽鄭注孽作析宇書林
與藥同
明堂位
天子負斧依音義依一作依此周公明堂之位也馬
作此明堂位也無周公之三字脯鬼侯周本紀作九
侯頊度量鄭注頊作班薦用玉豆雕褰陸作彫褰俎
用琬琰徐作琬琰君卷冕立于阼盧作袞冕春杜秋

省鄭注作秋獨山節藻稅音義藻稅一作綠稅崇圻
康圭鄭注作沆圭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音義鸞一作
樂路一作輅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鄭注綬作繅
又云有虞氏當言綬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周人
黃馬蕃鬣馮作番鬣泰有虞氏之尊也泰陸作大尊
晉太夏后氏以雞夷周注夷作彝土鼓黃桴鄭作由
夏后氏之四璉陸作四建有虞氏服韍鄭注韍或
作韍君臣未嘗相弑也崔作相殺是故天下資禮樂
焉鄭注資或作飲

異文卷上

六

喪服小記
父稅喪陸作說喪下文則不稅則稅之不從而稅並
同無事不辟廟門徐作不闢如不知姓則書氏音義
一本無知姓二字帶澡麻不絕本陸作藻麻徐無麻
字音義不或作子非異國之君免也鄭注免或作予
大傳
千祫及其高祖千方作空序以昭繆鄭注作昭穆民
無不足無不瞻瞻盧作瞻一物紕繆徐作紕繆易服
色殊徽號鄭注微或作標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嫂馬

作媛 絕族無移服 盧作施服

少儀

說屨於戶內者 徐作脫屨 拊席不以鬣 盧作撲席 不

植帛 陸作特帛 不娶也 馮作不娶 問日之蚤莫 徐作

早暮 母拔來 王肅作校來 母報往 鄭注作赴往 工依

於法游於說 鄭注說或作申 車馬之美匪匪翼翼 鄭

注美作儀此章言語之美朝廷之美祭祀之美鸞之

美皆當作儀字之誤也 匪匪盧熊並作駢駢 雖有君

賜肅拜 鄭注肅或作唯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 說陸作

異文卷士

七

稅徐作脫 加夫袂與劔焉 夫袂劔衣也 鄭注夫或作

煩 數噍母為口容 音義唯 一作噍 介爵爵爵爵皆

居右 鄭注爵或作祚僕或作騶徐又作馴音巡古文

禮僕皆作遵 夏右肅陸作右髻 祭肅鄭注肅作嘽 祭

左右執范乃飲 方作執範 君子不食國腍 周禮困作

秦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離陸作犂 衣服在躬而不

知其名為罔 盧作調 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簋

音義臂一作犂 馬不常秣 徐作常秣

學記

兌命曰鄭注兌當作說 學學半 說命作惟教學半 術

有序 鄭注術當作逐 蛾子時術之 音義蛾一作蟻 宵

雅肆三 宵雅至海云小雅也 音義肆一作肆 不學博

依 鄭注依或作衣 不學雜服 鄭注雜或作雅 兌命曰

敬孫務時敏 說命作惟學遜志務時敏 叩其佔畢多

其訊 鄭注叩或作慕訊或作訾徐又作訾 其求之也

佛 佛徐作拂 道而弗牽 道馮作導 善教者使人繼其

志 音義教一作學 待其從容 鄭注從作春又云或作

松 始駕馬者 陸無馬字 或源也或委也 源徐作原

異文卷士

八

樂記

及于戚羽毛 王肅作羽施 合情飾貌 陸作飭貌 故明

王以相沿也 鄭注沿或作緣 周還褻襲 方作周旋其

治辯者其禮具 辯備也 徐作辨 孰亨而祀 徐作熟烹

樂者敦和 陸作惇和 卑高已陳 易繫辭已作以 地氣

上齊 鄭注作上躋陸作上濟 陰陽相摩 徐作相磨 天

地相湯 徐作相盪 鼓以雷霆 音義霆一作挺 奮之以

風雨 易作潤之 大章章之也 鄭注大章或作大章禮

者所以綴淫也 綴當作輟止也 奮末廣賁之音作鄭

鄭注貫作懷寬裕肉好鄭注肉或作滑周還象風雨

方作周旋詩言其志也徐無言字小人以聽過音義

或作以聖過龍旂九旒陸作九派天地訢合鄭注訢

作熹進俯退俯音義俯一作府及優侏儻優雜儻徐

作儒優陸作侏詩云莫其德音大雅皇矣莫作類克

順克俾俾于文王皇矣俾作比衛音趨數煩志趨數

鄭注作促速齊音教辟喬志方作微解驕志作爲軌

鼓控楊堦鄭注堦堦一作箕虞千戚旄狄以舞之

徐作旄翟石聲磬磬以立辨鄭注磬作磬則思畜聚

異文卷十一

九

之臣鄭注聚或作最謹以立動鄭注謹或作勳動或

作勳則思將帥之臣徐作將率武坐致右憲左鄭注

憲作軒天子夾振之而駟伐鄭注作四伐武王克殷

反商鄭注作及商馮作至商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衅

馬作釁古字通用名之曰建泰鄭注建作鍵舉而錯

之天下沈作措之故禮有報而樂有反鄭注報作報

云進也故人不耐無樂鄭注耐古能字肆直而慈愛

鄭注愛作哀上文愛者宜歌商當按此句但一愛字

宜衍商者五帝之遺聲也鄭注下文商之遺聲也五

宜衍纍纍乎端如貫珠徐作累累

雜記

以其綏復鄭注綏作綏緇布裳帷陸無布字不毀牆

鄭注毀或作撤唯精爲說於廟門外說徐作脫下文

脫精說車並同載以輜車鄭注輜作輜或又作輜凡

計於其君鄭注計作赴大夫計於同國適者適處徐

並作蔽使某實鄭注作某至大夫之適子徐作嫡子

既薦馬陸作薦馬大夫附於士鄭注附作附下文附

字同待猶君也鄭注待或作侍總冠綵纓鄭注錄作

異文卷十一

十

深王肅同四面有章徐作有郭批以桑批音上章作

批率帶沈作緯帶甕甕簪衡鄭注衡作析玄冕一鄭

注或作玄冠或作玄端公館復私館不復音義館一

作觀公襲卷衣徐作袞衣寡君使其舍說文作舍

徐方並作哈下文舍者同此宰夫朝服鄭注夫字衍

馮之與踊馮徐作憑猶是附於王父也鄭注附作附

則猶是與祭也鄭注猶作由聖室音義聖一作惡是

以襲而後設冒也鄭注后字衍功衰弔音義一本功

上有大字度云有大字非朋友虞附而退鄭注附作

待盤坎鄭注坎或作殯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雖

或作唯則里尹主之鄭注里或作士不非不廬非熊

賈並作扉豚肩不揜豆徐作掩豆下不偏下偏廬作

損不踰封而弔鄭注踰封或作越境入自闔門鄭注

闔或作帷外患弗辟也徐作弗避不能從而共築盛

共方作供

喪大記

廢牀音義牀一作床君以卷徐作以衾主人馮之踊

馮徐作憑後馮字同旦說髦說陸作稅徐作脫奉尸

異文卷十一

士

夷于堂王肅夷作僕音移音美一本無夷字賓出徹

惟鄭注徹或作廢在竟內則俟之竟徐作境弃杖者

斷而弃之於隱者弃陸作棄君設大盤盤廬作盤素

盤瓦盤同浴用絺中絺徐作絺甸人取所徹廟之西

北扉音義扉隱也又云舊本作扉食於簋者鄭注

簋或作簠音義簋又作匱又作算絞一幅為三不辟

幅廬作畱下文五幅同衿五幅無統鄭注統或作點

大胥是斂衆胥佐之鄭注胥作祝士與其執事則斂

鄭注執或作斂裁猶冒也鄭注裁或作村巫止于門

外音義巫止句于門外三字衍居倚廬不塗寢告枕

出正義云定本無枕由二字君弔則復殯鄭作服殯

服君弔見尸柩而后踊鄭注踊或作哭或作浴鬻八

實于綠中鄭作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馬作羹中謂小

囊也大夫殯以幛幛鄭注幛或作幛或作幛加偽荒

鄭注偽作幛或作于聲之誤也皆戴綏鄭注綏作綏

君葬用輶四縛二碑鄭注輶當作輶縛或作率又作

縛後輶縛字同御棺用羽葆徐作御柩後御棺同士

用國車鄭注士亦用輶或作輶正義云國與輶字相

異文卷十二

士

似輶與輶聲相近也大夫士以咸鄭注咸或作咸廬

徐並作絨

祭法

禘黃帝而郊鯀王肅鯀作鯀相近於坎壇相近鄭作

禘祈王肅作祖迎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注

宗皆作崇亡其地則不祭亡陸作無顯考無廟鄭注

此句非也顯當作皇廟徐作廟儀禮作廟能禦大菑

菑徐作裁方作災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左傳作列山

顯項能脩之音義云一本作顯項能脩黃帝之功霜

露既降鄭注霜上脫秋字春雨露既濡陸作既濡周

還出徐作周旋言夫日馮作言夫日濟濟漆漆

漆漆鄭作切切夫何恍惚之有乎徐作荒忽方作恍

忽如弗勝徐作不勝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鄭注而

字衍虛無而字鄉大夫序從鄭注序或作豫欄祭祭

腥正義云爛祭祭腥四字禮記他本作合祭腥泄腥

熟六字殷人祭其陽鄭注陽作陽終始相巡鄭注巡

作沿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斃徐作弊陰鄭作蔭蔭

高悽愴鄭注蒿或作蕉燔燎羶鄉鄭注作羶鄉見以

晏卷十一

主

蕭光鄭注見作見間以俠鄭注見間二字當作

觀字音義云此傳為誤也

祭義

天子為籍千畝說文籍作藉盧王諸本多作藉夫人

纁三盆手說文纁作紵故德輝動乎內徐作德輝舉

而錯之無難矣陸作措之故禮有報而樂有反鄭注

報作褒泣官不敬泣陸作泣裁及於親裁方作史盧

作裁及於身溲之而橫乎四海徐作敷之故君子頃

步而弗敢忘孝也鄭注頃作老窮不遺熊作不遺

天子巡守徐作巡狩諸侯待于竟竟方作境天子卷

覺北面徐作衺夏陶陶遂遂音義陶音遙遂又作綠

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鄭注術作述

祭統

心休而奉之以禮鄭注休或作述以共齊盛鄭注齊

或作案盧作盛宮宰宿夫人鄭注宿作肅士執芻鄭

注芻或作稠君執鸞刀羞膻音義膻亦作齊獻之屬

王肅無之屬二字百官進徹之鄭注進作餼見其脩

於廟中也脩徐作編明尊卑之等也陸作之差而舍

晏卷十一

十四

質于其廟鄭注合作釋君卷冕立于阼徐作衺冕輝

者甲更之賤者也周禮考工記輝作輝春祭曰杓杓

馬作論奔走無射徐作奔走無射

經解

衡誠縣鄭注誠或作成下同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

坊徐作坊差若豪釐音義一作毫釐

哀公問

治其雕鏤徐作彫鏤備其鼎俎音義云一本無此句

午其衆午王肅作迓方作作不以其所鄭注所作道

弗愛不親弗敬示正馬盧不送作非子志之心也鄭

仲尼燕居

女三人女徐作汝下文詔女使女並同明乎郊社之

義掌神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中庸作明乎

郊社之禮端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加於身而

錯於前錯徐作措和寧中采齊徐作米齊室而無與

阼音義與又作隤昭然若發矇矣王肅無矣字

孔子閒居

異文卷十一 十五

凱弟君子音義凱一作愷又作豈第一作悌夙夜其

命詩作基命日月無私照照陸作昭至于湯齊韓詩

外傳作湯齊聖敬日齊商頌作日濟峻極于天詩作

駿極為周之翰詩作維周馳其文德也皇作施

坊記

辟則坊與辟徐作警富斯驕陸作斯喬相彼盍旦詩

作邑且爾雅作鵠旦則亂亂亡亡徐作無以畜寡人

畜詩作品復無咎言負詩作體度是錡京度詩作宅

於乎是惟良顯哉書后陳作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

鐵哉大誓曰予克紂書泰誓制作受下文紂克于亦

作受克予言乃讎鄭注讎作讎定受其福易匪其

大斂於阼鄭注阼或作堂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

卓穀徐作執饋獻不及車馬饋馮作饋易曰不耕穫

不留畬凶易無凶字民猶淫泆而亂於族決徐作選

甫刑曰敬忌而罔有釋言在躬書呂刑躬作身無而

今不繼之以倦馬作以勑君子慎以辟禍徐作避禍

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書太甲作罔克匡胥以

異文卷十一 十六

生下文無以辟四方書亦作罔以寬身之仁也鄭注

上作民刑戮之民也徐作刑修道有至義有考鄭注

作道有至有義有攷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詩

今作躬皇作違倪馬日有孽孽倪陸作猨猨作倪欲

民之有壹也陸作一作音以示反彼記之于詩作彼

其凱弟君子詩作豈弟喬而野喬徐作驕文而靜鄭

注靜或作情德威惟威書作惟畏事君大言入則望

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鄭注入或作人事君三違而

不出竟竟徐作境事君軍旅不辟難方作不遇則慎

慮而從之馬作春慮一否則孰慮而從之徐作
事而退齊作事或作唯天子受命于天詩作
詩曰詩之之詩作故君子之接如水詩作
接或作文杜梓橙樂齊盛音義於一作全齊一齊盛

經

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詩作則民有遜心
音義遜一作道則民有孫心孫徐作甫刑曰苗民
匪用命書作弗用詩云有枯德行詩作有覺不僭
于儀詩作不愆衣服不詩作不二不貸尹吉

異文卷上

七

曰惟尹躬及湯有章善禮作章臣儀
行不重辭儀作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書無不字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見書作凡人未見聖若不
克見口費而煩鄭注費或作字或作太甲曰毋越
厥命以自覆也若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書作無越覆下無也字度上無勝字兌命曰惟口起
羞惟甲冑起兵書作起戎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
作孽不可以逭可違也書作猶可逭達上無以字

吉日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鄭注尹吉作尹誥天見
書作先見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
小民亦惟曰怨資書作及牙無日字資作資鄭注資
作至精知略而行之鄭注精或作清君陳曰出入自
爾師虞庶言同同下書有則詩云淑人君子
其儀一也也詩作分私惠不歸德鄭注歸或作懷人
苟或言之必聞其聲徐無人字葛覃曰服之無射詩
作無射小雅曰允也君子也詩作矣君奭曰在昔上
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書作割申勸

異文卷上

六

字王之德禮記傳寫之誤耳漢書作厥勸寧王之
德厥躬書作厥躬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
卜筮論語不可以作巫醫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
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此
引書有錯誤書說命商周及惡德惟其賢又云惟厥
依居改事惟醇顯于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
則難鄭注純或作煩易曰恒其德貞使易作貞
奔喪
望其國竟哭徐作國境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

免袒成踊鄭注袒字例

問喪

難斯徒跣鄭注難斯作難不敢入處室鄭注入處

室或作入宮故爾爾而哭之前句王肅作扶服孝子

喪親哭泣無數鄭注數或作時唯公門有稅齊衰稅

劉作說徐作脫罪多而刑五罪陸作辜

間傳

齊衰貌若泉鄭注泉或作似三曲而依說文依作恹

莫一溢米莫徐作暮禪而織王肅織作綬

異文卷上

十九

三年問

踰躐焉盧作躐踰躐焉皇作踰躐至於燕雀陸作

燕雀若駟之過隙音義隙一作卻加隆焉爾也音義

焉一作焉焉使倍之鄭注焉作然

深衣

續衽鉤邊鄭注續或作裕要縫半下鄭注要或作優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熊作袼袂之長短反詘之及

肘徐作及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音音皆方作齊以

直其政方其義也鄭注政或作正

投壺

主人盤還徐作盤據下文貴般還同一馬從二馬

無此五字音義云俗本有此五字一算為奇遂以奇

等告音義云遂上他本多有勝者司射五字毋踰言

鄭注踰或作造若是者浮鄭注浮或作飽或作獲

儒行

粥粥若無能也徐作粥不析多積鄭注積或作貨

不斷其威鄭注斷或作繼戴仁而行陸作戴仁簞門

圭竒左傳作華門圭竒不敢以諂徐作以調竟信其

異文卷上

下

志鄭注信或作身音義信一作件內稱不辟親外舉

不辟怨韓徐作避靜而正之靜徐作靜孫接者仁之

能也方作通接不隕穫於貧賤徐作隕復不充詘於

富貴鄭注充或作統不閱有司鄭注閱或作志音義

又作愍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妄盧作亡云無也

冠義

奠華於右華徐作贊下文摯見同

祭義

子承命徐本命上有父字壻執鴈入音義壻俗

或作騰幼壯孝弟鄭注壯或作將旌期稱道不能

五經
卷之十一
終

五經異文十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編考訂

五經文字異同大抵以許慎說文陸德明經典釋

文爲主而摭摭雜說附益之其所援據頗爲寒窘

如易本義坤初爻小象順當作慎詩集傳景古影

字之類亦縷載之又如宋本恒之作恒避真宗諱

猶貞之作貞避仁宗諱慎之作慎避孝宗諱而於

恒卦註曰恒釋文作恒殊爲失考至雖雍一字而

於書於變時雖注路史作時雖省眉一字而於以

介眉壽注呂氏讀詩記眉作省益可以不必矣

經繹十五卷

〔明〕鄧元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經繹十

五卷》提要

易經繹卷之一上

明徵士盱江鄧元錫著

後學 楚黃曹光德 金川聶心湯 校

三三 乾上 乾下

乾元亨利貞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雲行雨施始時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

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

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易經繹卷一

道原於天經首乾乾天也六奇且連一實唯天

莫載莫破彌高彌堅之象確然乾也一乾而四

德五運舉之矣文王之辭曰乾元亨利貞恢恢

乎如摹夫容然全於天豈可贊哉翼經贊之曰

大哉乾元贊元也不贊乾贊元天不可見見之

元也元氣太和冲氣也冲氣氤氲元春所存一

氣甫始萬物資始一而神也兼總歲功繩繩日

新一而伸也物何始非天天何統非元故於文

天爲一大而元之言一也大也始也蓋雲其騰

濛雨其零而品物之達生如流太和之滿盈也
蓋其亨也人見人知乎細已於太始闇已皇皇
鴻明洞其大始有終斯始渾其一體欲二之而
不可得也卦象之矣卦也者時也時物混成序
至朋興龍變光動若可撫而乘也我其乘哉震
曜生殖翕闢弛張矯其六龍服其上襄與之翺
翔一體无體之體以方无方之方則與時偕行
也於天行不洋洋乎哉乾道天道陰陽盡之矣
陽變之陰既化而陰物生遂焉各一其性各一

易經釋卷一

二

其命不害不忒具足各正天何爲哉勞來說擇
保太和而合之固之護之于其產室而反一無
迹也是利貞也大人則天恭已穆清已於事而
藏往利成於庶物若首出之然我无爲而萬國
以貞焉 元訓一萬物資始而始之者一也故
萬始一始萬物一物中庸以一言盡天曰爲物
不二大明終始於此體洞然耳程子曰言天人
合已是剩一合字言體天地之化已是剩一體
字 萬始一始故乾知大始天統元氣故乾元

統天春秋表一爲元而大一統故王道天道
惟天爲大惟明達天曰大明惟固聰明聖智爲
能達天德其明也大矣 天元體而四序六氣
秩然物則粲然故六爻曰位天有象而无時不
變无物不移故六位曰龍一時焉盡之故六位
曰時成乘以御天曰時乘 天无不體隨時混
成曰時成謂无剩无欠无假待也大人時乘以
御天如御然非於車有加也載以行爾然非其
人道不虛行 毛詩傳曰御載也御以六馬御

易經釋卷一

三

天以六龍謂載天道以行也故中庸以誠之爲
人道御者六轡在手御天者六龍從心乃其心
勅天命於時幾欽欽乎防危一朽索在馭焉
經性命指各正者言性生之理命生之氣太和
則元氣之生生者也故張子以太和表道 天
清明不消物高明不偶物造化物而不物於物
大人則天故首出庶物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
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

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天人一體非故一之欲二焉而不可得也天以一氣統四德而大始曰元人以一性統萬善而大德曰仁仁者人也渾然與物同體而禮義智皆仁也惻然於物能愛而羞惡辭讓是非皆惻隱也善之長也元也元始必亨而禮即仁之理也理解中通文明內融三千三百其動也曲中是嘉之會也亨也天德有利於人爲義義也者

易經釋卷一

四

諸合於物而不剝物因物宜物而不過物者也其和也利也天德有貞於人爲智非苟知之已也苟其知之必至之終之而勿去也其於事如幹然以成始而成終曰幹也不曰仁者善之長而目元明仁即元也不曰禮者嘉之會而目亨明禮即亨也不曰智者事之幹而目貞明智即貞也惟義與利有介然之辨故即義之和明利焉天大德曰生塞乎兩間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君子體仁非故體之仁實其體惟无我達天

能造體焉爾惟體仁即渾然與物同體而仁其於人歸欲並生故足以長人天德嘉生人者扞格即有嘉不融非會之通君子寅直以清即動微思睿而天百嘉會焉禮者仁之體三千三百非實有體无於禮者之禮也合禮者合此者也天道利成萬物因物篤物而一无利焉故聖人以物方物不以已方物以已利物不以物利已是以曰義以已制物乎矣已裁物適已乎厲已醫經腎藏志志智之固也不固不智天道

易經釋卷一

五

藏不固即發育萬物无力智藏用不固即遇事必墮廢无力木冬惟幹華葉盡剝一實已智之藏用也亦然四德天德溥博渾淪不二之命也幾微變化不已之精也非有爲貯若豫而具也非有爲疏井其有緒也天德也眇哉小乎人已各以其所憑生爲性人而已矣惟君子存天德乾乾天行浩浩其天不已于誠以能性至於命命通乎性人一天而至道以凝微然者道豈能自行哉蓋四德待人而行而君子則行

此四德者也。易元亨利貞。他卦不皆具。具之乾有以也。夫此思孟道性善之原。曰善曰嘉曰和善也。非善之善也。曰善之長曰嘉之會曰義之和。事之善善之善者也。所謂至善也。其長人也。以仁其幹事也。以貞其嘉會也。合禮其利物也。和義各復其本。然无加焉。止至善也。此性之命亦命之性。性命之原也。彼謂性惡。性有三品者。雜人形若氣言之也。形氣乎則憑所生為性。非謂性性所著為命。非謂命宜有萬不齊矣。象

易經釋卷一

六

傳言四德。錯以聖人之法。天天人合矣。惑者二之以人不皆聖也。此經就人性中剖剝四德與天命合一。而无間。君子盡性非由外。爍君子行德。宜其天行可渙然於所性矣。天不可測。知性不可覩。聞令離物則言天。離人事言性。則聖智末由。惟於資始流形各正。保合觀天則知天體物而不遺於長人合禮。利物幹事徵性則知性體事而靜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

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乾元乾始也。乾始非自始之已也。惟无始有始。斯亨始而亨者也。人生而有性。有性此有情。情已反而復諸性。故利貞非他通之復也。是乾始者之性情也。由斯而觀乾始大始。亨以嘉美利以宜利以美利天下矣。已乃即諸美利歛藏葆固之歸。諸不言若一未之嘗利。然巍巍乎日新

易經釋卷一

七

富有利天下而不與矣。荷其大也。

正申象傳大哉乾元即

乾始而乾其可知已。大哉乾乎。其剛不二。四德一抵其健不息。五運无已。其中不偏其正。不易分至。啓閉如幾。如式純乎粹乎。剛健正中。靡貳靡對乎。无臭无聲。置其精乎。莫象莫名乎。歸贊乾德卦六奇。橫橫庚庚者。剛即健。即卦有二五實尸。六龍剛健不正中。即剛健中正。无二无雜。不既純粹且精。即顯設之而乾之情六通四闢之矣。大人時乘之以御天。一德儀天天德其旋備善。

粹有

賈誼粹於臣下

時出沛然其行雲行其施雨施一

天澤滅滅而萬國咸寧焉

天一氣二體旋相

生而時四象傳析二體贊文言析四德贊此合

二體四德於一元又合諸一乾贊之惟一而二

而四祭其精惟四卽二卽一渾其一此天道敦

化川流之實聖學精一之本 天地之大德曰

生人函諸心曰性故性从心从生董子曰質樸

之謂性性有惑必通既通已卽靡過不化復還

諸樸而无情故利貞曰性情 造物者致役於

易經繹卷一

生長美利殫全力矣歲功成而不言所利退藏

於无爲蓋其往也故知以藏往而聖人洗其心

退藏焉

嘉訓美經言美利

天无方體不可以

一德名无聲臭不可以見聞測故象文言不復

如他卦具卦諸材贊亦不復以一德贊獨直贊

四德至此經始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七字屬辭

贊之盡天德矣知性之命者知此盡性至命者

至此聖人兢業勅天命於時幾以此 象傳雲

行雨施表乾之亨萬國咸寧表聖利貞此借雲

行雨施表聖者乘龍御天之象而天下之平平

諸此可渙然於天人之合矣

大象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恢恢大圓經履表躋日一週天不已于行終古

常然而七政四時之承序如環乎旋也健也人

於天遠矣安所取之取以自強法天皇皇靡息

怠荒果確无難已克則易體仁立禮由義廣智

勿之有息焉天言行不言德於行知德而天德

不盡於行也天行言健不言乾於行知健而健

易經繹卷一

九

非足盡乾也自強言不息不言无息學之爲法

天事爾象文言言天道聖性備矣此言君子用

易俾人得自奮以毋自絕於天 乾統諸卦此

經亦統諸卦諸大象諸大象歸言自強不息事

爾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

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

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

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象曰潛龍勿用陽

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
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文言傳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
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
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
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
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

易經釋卷一

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
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
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
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
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五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名始其
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
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
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
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
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
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君子以成

易經釋卷一

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
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
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
人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
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
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
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

人乎況於鬼神乎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乾象天象聖同天其六爻象各以德位乘時幾
御天而六龍之升降上下壯老諸情狀歷然學
之爲達天準諸此 天德下下復於重淵初陽
內還美心善淵歛其靈變凝精潛玄復予天根
蓋時潛而潛也物生自下累高自下故下學淡
簡溫闇然而不著于文豈顧用哉潛雖伏矣亦

易經釋卷一

十二

孔之灼人所不見天臨天度君子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於獨覺之覺統統焉天與淵與淵與天
與卦六位本初潛達天之本也 天德嘉生暢
于土中陰陽所交露雷雨風陌忤膏沃生我嘉
穀禾麻麥菽薺藟或或則時見而見也田爲土
中土爰稼穡天地之盛德日新於田功見之故
龍不可見見之田也大人龍德正中而寓諸庸
至性存存謹信肫肫育于天神道立教章德普
施光統元識而宜王以在下體乎修身見世耳

易經釋卷一

十三

作之師而人從往焉曰大人利見之矣 天行
迴游日夕疊疊相從不已三德剛克危微時省
彈予全力二體皆乾陟降一天對越不違之謂
乾乾下體之終競以終日夕彌怵惕其敢暇逸
則時惕而惕也雖其達天體性重剛處位高危
何詎无危危以不危无咎也夫曰反復道語反
之之聖時自克以復於道焉卦六龍惟三目君
子不目龍以三不在天不在田在人也在人道惟
乾惕也終日乾乾對越在天夕惕若斯達天之
括又震爲龍惕龍體故不言龍也 天德惟幾
及爾游衍將余就之既猶泮渙一體之交可上
可下酌幾審宜從與治化蓋時躍而躍也或其
在淵或其躍諸匪匪徐遜于不虞壹不敢以
其身嘗試于非幾焉傳曰浴日虞淵浴者躍也
於天方明反晦驗之在上下之交象躍上之下
象淵龍潛在淵其躍也于淵淵龍所安也故易
安身而後動人心危三四皆剛不中皆宜咎以
時惕時躍一天則自度故无之善反也夫 天

德中正皇建其極性至于命象龍之飛上造于天登假穆玄被于九土時霖甘雨天澤無私益時飛而飛也曰在天淵田斯下矣无不暨矣光天之下黎獻蒼生共惟帝臣環向內面景附嚮臻利見也夫乾六位皆龍獨二五稱大人以爻不皆中也雖其達天質性小疵猶之未化焉詎能成其大哉二中非正五中正成位矣心天而道純乎純位天德矣天為大德猶不干時益時有亢焉而誰能違之時過位極乾終健極信

天委命與之儲極矯矯不惑有悔无咎則亢而後天者盡悔而後天者還也時亢而亢也夏暑極曰亢冬寒極亦曰亢寒不亢不生暑不亢不成抑盈矣不可以久矣故悔從生焉其亢也天則固然時幾實然賈其不得已而然豈人肯也哉故以為窮之災天德无方厥行何常信莫信於四時章章矣乃雨暘燠寒勝復恒時夫焉可得常哉蓋有四營二查而九六龍者當之用之矣今六爻皆三奇皆九也焉攸用乎之坤未

成在乾猶龍而六龍則畢變矣象羣龍无首矣撫以乘時見其无首而无為之首與之儲藏與之儲彰與之儲行與之儲翊至且與之儲革而極也當其時乘其物斯用之豈顧為首哉易无體故也天則也乾之用其善是見羣龍无首而後天則乃見也乾六位皆龍龍皆可象為嫌於成象也於六爻皆九著六虛之用用其虛焉易數倚河圖中宮圖中宮天一三三五曰參天地二地四曰兩地一氣五運化原具焉中含

外一三五合而九二四合而六而數成著三變皆奇天也則三三而九三變皆偶地也則三三而六故九六天地之大用也易以識爻等六位之物爻辭因之明爻之所效著以識動極四營十八變之數動變觀焉審動之所用乾坤六爻皆動著二用明天地之大用焉餘卦爻六爻皆動占不於之卦各於本卦爻次第觀之以主動非主變也令主變乾之姤羸豕也何謂潛龍坤之復地雷也豈謂履霜哉初九龍德何德也

曰體天成德人者之成心盡化也世吾當與易
也有易世之心焉將能隱乎時命未至道可以
易世而卷以懷也不與易也名人所願成也有
成名之心焉將能隱乎時命未至名可以章微
而歛以藏也不與成也不易世遯世矣而悶能
終隱乎獨樂不悶而後樂夫者深也不成名名
隱矣人且不見是矣而悶能終隱乎自信不悶
而後信天者確也詎无樂行適也憂違故勿用
而潛蟄以存身淵淵焉學達天自无意必始子

易經釋卷一

十六

絕四故仕止久速唯其時顏无我故用行舍藏
可與偕經言不易不成无悶皆表龍德絕意必
之私意聖言其猶龍耶言潛而憂違與樂行並
稱也意必亡矣 急人知而名內不足也不見
是而悶猶之名心焉故中庸以遯世不見知不
悔為依中庸之盡 有怨尤此有悶无怨尤何
悶焉故仲尼不怨不尤下學而達天曰知我其
天深夫 龍德正中何也曰君子之中庸也道
止於中中寓於庸庸者常也平無奇之名言必

有物无苟高也惟其信而庸言信也无擇言矣
行必有則无苟難也惟其謹而庸行謹也无擇
行矣信謹誠也天德也一實焉爾也人心有奇
衷萌焉能无離乎庸祇庸威防乎防閑焉人心
有滿假形焉能无泰乎庸約庸虛謙乎謙居焉
謹信不違心慤善不違身君子蓋无時而不用
其中不安止於庸也德積而博博而化正已而
物正君德也夫 山川原藪物生叢叢然莫抵
田功田土中也土爰稼穡民日用以生天大德

易經釋卷一

十七

在焉稼穡作甘於五常為信故謹信生人之大
德也如菽粟然民待以生而素其生之質者鮮
也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二龍德正中至矣經約之庸信
庸謹尼父不索隱不行怪於信謹慥慥相顧忘
未能焉下學上達歎人莫我知焉噫知德者鮮
矣 道廣大无盡心有覺得學而致之學之言
覺也即吾獨覺學之乎先覺學之乎古訓學之
乎天地以學之乎日用著察之无盡也不學不
聚无不學而後能成其大故學以聚之也學必

問坊臆見也人合而聽之則天故問察辨之夫學問非一端而已也不寬即迫狹而无以居之優焉游焉厭焉飫焉有其殺之虛受廣聽无以異已異焉有其扣之待從容盡焉寬也然非无私之盡庸信庸謹而仁莫行焉蓋致道成德之難也如是上經語德誠爲德本謹信其至矣重誠此經言學學以致道學問先焉重明也中庸誠明之性明誠之教是也三日乾夕惕何謂也曰達天終事也達天乎始非潛不入中非庸末依終非乾惕不行天有明命人函諸心曰德而乾惕以進德也天有顯道人措諸爲曰業而乾惕以修業也而事非遠且難也人此實心一天之命中心爲忠中實爲信卽日用不自欺之心而德由此進也一其出言中內修省言由衷乎非由衷乎必由衷而後言躬能行乎未有行乎必先行而後言卽忠信不欺事之心以言而業由此居也夫是忠信十室之邑人有之以易之不知其至也抑內不自欺可以對天可以

質神天神天明在焉不曰至乎知是爲至至之欽欽上帝臨汝无貳汝心而天命之幾微變化融諸心可與幾矣卽忠信修辭十室之邑人能之以易之不知爲終也抑心不欺事可以盡倫可以盡物天倫天則歸焉不曰終乎知斯爲終終之疊疊天日鑒之陟降厥事而天命之時措時宜見諸事可與存義矣忠信誠也修省言辭使必顧行以立誠也其知甚易其行甚難其事甚簡其究甚大居下之上吾斯未能何敢於驕居上之下憂斯不遑而遑他憂雖其乾乾奄與終日懼時有違焉而何敢不夕惕矣唯然雖剛居剛且也高危志不舍命必至於命无咎也夫學自下基自內積故內卦以德學言內卦體外卦用故外卦以時位言人道惟在忠信忠信在修學三在人位申之中庸以一誠樞紐天人以爲已謹獨入德大學揭誠意特傳以君子大道必忠信得之知至知終格致之事至之終之誠正之事曰至曰終至善也至之終之得止也

明者明此誠者誠此 乾象天乾六爻達天矣
 乃經无甚深希有之行唯約之庸信庸謹忠信
 修辭也不離中心直達天德不離日用直詣天
 道示人易知易從之的躍如矣然不學欲至之
 終之无繇焉故夫子言忠信不如好學其自名
 心不踰矩必始於志學以務學教萬世无窮焉
 人心危則好上祈進矣夫四也龍德也何成
 心之有焉而上下進退无常也為邪乎其亦猶
 祈進之心乎離羣乎其亦猶思絕類上乎非然
 也君子德業造天何動非幾何幾非時時其靡
 常撫之若驚休其如疑視為止行為遲審慎之
 盡也徐起而赴之欲不先不後幾及之而已矣
 何也彼其處位不天不田而又不在于人也當位
 疑矣夫焉得不疑乎或之者疑之也无咎之道
 也令為邪離羣乎人而人耳豈謂龍哉咎已
 三不天不田曰在人正進修之地可進修之時
 故因時而乾惕四離下而上名實加於上下天
 人共推非復人位進修時也惟或躍自試焉

聲惟同矣求其同聲氣惟同矣求其同生形從
 形也水无常由惟濕之流火无常熾惟燥之求
 性從性也矧於尤物鱗蟲長龍龍興雲從毛蟲
 長虎虎馮^音斯風則神理之感通也唯然聖人
 作而物覩也豈必其親哉嘗觀動物乎何親於
 天而親上植物乎何親於地而親下則所從者
 本也大人无已合德于天神化性命混其一原
 日月其明四序其行明威鬼神與天道乎凝成
 位之矣其未發也天冥諸心退藏于淵握混闢
 元于象數先天豈違此哉比神發智奉天時用
 因應變化方知易貢於天又何違矣則一本故
 也天且不違况於人倫形同性同類應類從風
 虎雲龍其必利見之矣 問龍何謂亢亢何以
 名龍也曰唯龍而後能亢唯亢而後名龍動以
 天故也伊尹之放太甲周公之正百工處非其
 位貴有位乎無非其民高有民乎上下交疑流
 言朋與下有輔乎於斯時也慮退於進虞亡於
 存患喪於得餒已其賢乎褻裳去之已爾將能

亢乎唯二聖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與時偕極必用其極內无顧慮而外无所於避讓也然後能不狎不順營遷于桐抗王世子法於伯禽流言作而居東自非聖人无我一天全力全天不苟祈全福利禍災履運泊然而誰與領此曰其唯聖人乎歎之也蓋亢也實龍也然有罔焉有不及焉周公告君夷曰收罔勗不及是其悔也今非龍而亢乎將凶咎責從之悔云乎哉乃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

易經釋卷一

三十一

正至矣見羣龍无首矣

三三三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牝頻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喪反彖曰至

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疆居良反下同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

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

无疆

聖學順天經坤次乾地順天也二體六虛為元氣與順天翕藏順之闡舒其順受其橐籥與坤也一坤而四德五運惟天矣至哉坤元乾元南始有氣有始无際无體坤載以行億苞億體露生泥泥則天氣下濟坤順承焉極其大旁薄幽贊之无不至矣抑其至也厚也坤厚載物廣輪可即莫度莫迹矧於其底幽邈无紀孰繫其止蓋惟天為大坤厚配之於无疆乎合德矣方其靜翕含萬斯物歛之其腹內充自復追時而亨

易經釋卷一

三十一

其含為光昭明六合丙炳丁章蓋元亨利一天

也其貞何貞其牝馬之貞乎牝馬母畜曰惟地

類乘以行地无疆裔裔蓋龍乎象天之行无方

而馬象地順天而健之至也昊天主始其敢或

先迫其始之全力終焉方西以南坤乎殫其精

潤為物和液為之致役凡本地為其類者洗洗

蟄蟄畢得氣而滋以息也及方東北犖歛隕獲

喪其所產順歛藏於廣莫止之止而濯濯也變

化既成既止且行不順而健行乎哉君子攸行

易經釋卷一

二十四

法地純陰致柔理氣大順秉心伊何其貞无爲
 物先物斯迷意必萌生去道遠而失之矣曰
 惟處後處下處讓隨而不宰應焉靡唱曷其主
 哉因故主利物則自然不鑿以智則斯道至正
 正常之體若康莊然初何可得離哉行西南乎
 得地得時利與類行曰得斯朋肅肅其征良馬
 駟駟載之東北失地失時必喪之朋恩交絕游
 寧極止疑詩靡所止疑需牽復而終乃有慶也敢違
 方與之競哉是貞也安處其貞順以健全得全

全天應地配天吉也夫勉於貞不若安於貞安
 貞安止也曰應地无疆地道安止之盡也 坤
 四德乾四德也乾一氣四德猶人一性五常坤
 營魄抱一者耳故萬始皆乾始始斯生以有形
 屬坤耳坤虛能受天德含焉其含弘其富有之
 業也坤質无耀天光發焉其光大其日新之德
 也順天施以行後之豈顧主哉其主利坤致役
 主利遂萬物也其貞主順之健表牝馬象焉
 坤德盡於厚厚德可見莫盛於亨故厚載於坤

易經釋卷一

二十五

亨言之乾道盡於變化變化既成萬物莫成於
 利貞故乾道變化於利貞言之 道至正至常
 先迷失道道自不迷迷自失道後順得常道自
 有常順斯得常故知常曰明 主利利順也孟
 子曰故者以利爲本其後得其主利也不主利
 卽居後不得也故此經以後順得常該後得主
 利之文 西南東北目後天圖坤艮方言坤土
 也土爰稼穡坤此致役本地者皆其類皆此成
 穡故以得朋言之東北艮亦土冬至後寒極栗

列物隕落爲甚亶空土而已是喪朋也 四時
 天行四方地維故乾象以元亨利貞名其行坤
 象目西南東北表其維焉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
 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柔至柔居卑處辱退藏下伏隕无能矣比時
 其動開張四達其揚石發則莫我敢遏又何剛
 也周禮稱人以涉坤靜至靜疆理耘耔惟人功
 是尸寂无爲矣比物其德形已各正小大有定

則莫我或競又何方也坤作成物職司其後主利遂而蕃阜得主矣而居後有常主利有常代終疆疆_{壯盛}不柔靜而剛方哉后土富媪疑專以翕毋沮泄而戢戢含之矣而即含之弘為化之光發育洋洋不柔靜而剛方哉由斯而觀柔靜順也動剛德方則順之健用成其柔靜順之至也故坤道其順乎承天時行而已矣學之為順天法諸此象以至哉贊坤元不替坤此經始以至柔動剛至靜德方贊之而約之一順以尊

地配天 象先迷後得主利語本自相足象傳著先迷不著主利不正言後得獨以後順得常一語括之蓋以順表利以後順表後得也至文言又不著先迷不正言後得主利獨言後得主明居後主利則主得其主而主利為得主得主為後得之義躍然象傳順承天表坤元含弘光大表坤亨後順得常表君子貞文言具借以贊坤壹不泥其辭而至德順天之意渙然此造化藏用无迹變化无方之文

大象傳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統元形形以勢行山起澤止原高隰平而九州四隩綿曠之勢混其成也厚也人於地眇矣何所取之取其厚德于以載物眇仁篤義隆禮淳樂惠鮮懷保康田荒度施于廣邈一无敢用其薄焉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

无咎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 上六龍戰于野其

血玄黃 用六利永貞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括囊无咎慎不害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未貞以大終也 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古順慎字通當作慎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元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去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易經釋卷一

二十八

初陰下萌蕭氣始羸霜露乍凝君子知微休然履之殆其堅冰夫人心有无危耶心无欲達天象龍然厥存神矣厥所過化矣介然有欲聖人所甚防不防成形形則凝意必既萌既將且迎沍涸沉冥積微以鉅至膠不可解而禍成也乃其初何渠知底此哉故凝滯德之賊也象之露爲和液和則釋蕭氣凝而霜霜且冰冰且澤腹堅而堅冰則一體之致變也危乎微乎微乎危乎古聖哲兢兢矣陰始凝象霜居下象履霜

易經釋卷一

二十九

其究也六陰象堅冰文言推家國深痛之禍由於積漸而開之早辨則春秋所以名傳心之要典也其必三復之矣 二柔中正坤德微懿洞洞其直中无險陂象地六虛升降出入與天爲體外截其方物不過則象地賦形貌象聲色各正靡忒曷內匪直曷外匪方象夫大无外坤與之无邊涯无方也夫六二之動方矣而豈能自爲方哉內心平康德曰正直以德爲行順于帝則靡側頗僻即直以方象即明爲昭然豈二物哉抑此心體曰性之德以學習而守非學習而有也習而利人也不習无不利豫順自然體性渙然一其初固然如地道然舍而光至德也夫爻德无大於卦有美於卦者坤離六二是已何也中正純也 心體惟正洞其直也即其正也心用惟義統其方也即其義也直非有作方豈外鑠能勿喪之其必由學乎君子敬以勝怠以直內心天度天臨義以勝欲因物方物天矩天則居敬皐然義輔以立敬彌靖直行方倫清敬

翊以行義彌研精敬非義則枯義非敬則沽也
 能无孤乎蓋不孤而大矣大未成性吾斯之未
 能信焉假學習而後利大成性知體性自然非
 學習使然坦然由之不疑所行則明无疑之盡
 也地道光矣彼行岐道而遲回者疑也 乾一
 實經指人忠信實心即天之命坤二虛經指人
 直方本心即人之性於本心直指矣然非學无
 以致之乾道乎必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以達天
 坤道乎必敬直內義方外以坊人學之不可已

地之變化乎二氣交而草木蕃迨其時閉龍蛇
 寒沍玄淵不寤其息深深而後能內自富也是
 賢人之隱也發天地之房沮洳已敬本體之守
 慎敬之深密者曰慎不害不慎害已乾三四曰
 惕曰躍慎其動坤三四曰含曰括慎其靜以皆
 人位各因其體性致慎於防危兢兢焉 坤也
 者土也土居中色黃體下居順虛而中通脈有
 其理者也至德也五具之矣大順積中潛哲內
 融繩繩其通中德懿徽百慮惟幾理解密微心
 德也黃中之所以為體也於此乎正位焉居之
 成位乎中安止不易基命宥密則美在其中也
 德莫美於文故傳曰文在中中積順形暢於四
 肢恭敬溫文積久彌章發於事業巍煥明光天
 玄地黃上衣下裳象黃裳配玄冕乎不顯其光
 美之至也大善之吉也五於坤德純乎純故以
 至贊之 堯文思舜文明禹文命敷四海文也
 其安止曰幾康勅命曰時幾其授受曰精一執
 中此文德之符也通渾然一理粲其精此精一

易經釋卷一

三十三

之致通睿而康理微而幽此文思之命天命人
 心之體也心非下不入非宅中欲至止无繇焉
 黃中也裳下也位訓止謂所當止者正位止之
 也居體止不易也乾五位天德坤五正位居體
 皆表道立極建性存存之象 窮陰止躋冰
 澤腹堅震中无陽閉于重淵象龍在野矣亢陰
 疑陽逆德爭明叶何渠无戰戰不正勝亦何渠
 无傷乎其必血玄且黃矣坤无陽嫌以爲无陽
 也而稱龍嫌以爲內有陽也而稱野嫌以爲陽

易經釋卷一

三十三

謂知天 乾爻皆九見龍无首坤爻皆六何用
 以守之乾未成在坤惟順順以健行惟道之殉
 應地无疆曰惟安貞貞不可息一息尚存乎利
 未貞而已矣乾用九而猶稱羣龍坤用六而終
 利未貞故君子一儀一德終身焉學由利而安
 安則久久則天曰以大終

三三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張 彖曰屯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

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難去
 屯難也盈也物始生而屯也天地載闢元陽苞
 苳音物生實難憤盈困敦屯也下體震震元德
 也天地交而萬物有官體天大德造生民命動
 險中而桓桓不大亨哉惟利貞元始載亨險難
 寔仍天保未定得天若驚得民若驚不以一息
 怠棄天之降寶命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貞也
 一其有亟心焉好勝願前冒險以往非民攸訓
 非天攸獎其必勿用往矣且也雷雨之功盈

非天造草昧時乎則匪君曷宗矣法天星土因地山谿順人歸往物土方宜建侯樹屏畫野分畿俾各有守宇爲民生庇依此洪荒之初封建伊始公天下於天下爲亨屯之大紀也斯時也平地成天荒作之不遑敢違以一息寧哉故屯天人之大始也備四德而紹乾坤人心惟危初心始回草昧雲雷勿可逐也知有回乎先立乎其大者是建侯也 元亨利貞天德也人始生而五性具故屯首具四德明人於乾坤乎合德

易經釋卷一

三十四

焉 初元陽宜侯在下體象侯謂羣后也然有君道象並建蕃屏以亨屯乃大君屯膏而已矣

大象傳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騰雲殷雷膏雨未降塞意繙隆二氣屯而未其有暢也君子繼天開人播物調鈞大德肫肫經引綸申而不著於文訐謏篤淳以能舉一世甄陶而天地之能成焉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張 六二屯如遭如連 宗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連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去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初爲卦主允天无德時屯實難而大任與宅也象磐石桓楹矣韻書盤大石漢書盤石之宗 陽

易經釋卷一

三十五

在下用奠民于下地易克戡乎哉夫初也雖磐桓而居貞志行正也乘道對天志不舍命也且也元德下下有體仁長人之心焉是宜爲君利建之侯何也貴下賤也大得民也 二五正應天作之合從或艱之遭迴盤薄乘馬欲前班如且却屯乎難矣則乘剛故也夫剛柔相求而匪貞寇也其唯貞匪寇是卽言卽我媾寧首鬢如之我應也毋字非偶棄其命也雖其十年過時極也時過則行反之正也君臣三綱之首故屯

初建侯夫婦三綱之本故屯二女貞世方屯不可以卒解必時屯而屯焉故初利居貞二十年不字以爲貞天道以正爲常故十年不字曰反常 三不中正居下之上於難方殷而懷非望天命未有應也民心未有嚮也賢聖未有輔也動也妄矣象于畋乎斥澤必虞焚焚致禽既獲多且誰子從禽其欲逐逐冥奏疾趨无虞即鹿往以益屯入林不復自有生民以來詎獲濟斯欲哉君子先幾不如其舍毋爲戎首不亦善乎

易經釋卷一

三十六

往矣帝吝窮無終也上是已

漢人逐鹿語本此

四柔

體國而時方艱匪我不力力競實難象馬弗前班矣初爲民主展我嬌也我興求之力與戮也資忠廣益庸績懋也吉无不利矣抑人難自知亦難知人微君子自克自知自屈詎及是故求而往明也 五剛中正當屯宅尊時屯而屯坎體善淵有膏沃然遵時充美歛于一原德可遠施而時未光以草昧之貞爲其貞小貞焉吉已欲亟貞欲盡貞而大貞啓帝之鑰鑿性之樸散

俗之朴先天開人乎爲能尸智府而忠信滋薄也將謀用是啓而兵由此作凶夫噫微剛中正位天德者宜不能知屯膏之貞矣 重陰冥冥時屯用逆以有愾心而處其極始弋大命終底滅亡馬班涕洟其何可長屯陽卦三上皆陰在陽中而逆行者也天之不利人也三下體幾猶及舍上處極矣

禮注泣血言涕如血出莫能自止

三三坎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

易經釋卷一

三十七

不告利貞

告古毒反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

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穉也昧也人始生而蒙也山下有險深巖相繆天明蔽揜德險而止中阻外窒天靈闕抑蒙也夫蒙生之質也生而神發智焉一天之時行有无亨乎而二也亨行時中者也亨蒙之道也而亨惟其時我求童蒙往教不尊不尊不信蒙

詎有亨哉匪我求蒙蒙實求我其志應也受斯可矣故來學而聽者時也雖其來學不憤不力訊煩及嘖有傳言又曷以亨哉如筮在初志專不分誠疑於神告斯聞矣故誠至而告者時也再三則瀆詎蒙我瀆抑我瀆蒙而又奚告焉抑師桐子之命貞天人之天命也降衷者天性貞於命受中者人道貞于性彝教典學庸常經正先知知此先覺覺此修道立教者其必由此矣且蒙養正而聖功在焉蒙以作聖也養可不重

易經釋卷一

三十八

乎可无貞乎亨屯惟君故屯象大亨貞君也亨蒙惟師故蒙象亨時中師也君師之任必天人集命非已所得干故屯勿用往蒙匪求童蒙往教焉物始生曰屯天元德存焉既生而蒙形生矣蒙必亨而不足於元故不言元

大象傳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崇山穹原有流涓涓非澤非川始出山曰泉經初艮坎合故不言水言泉也夫泉始流而赴壑必果者行耶靜深而盈科乃行者本耶君子體

道者身行用其果省克遷改時靡豫情發蒙乎沛如逝泉焉可矣存道者心德用其育涵泳溫存時顧時復以自養俾淵乎靜深者內注于其谷焉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脫九

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娶同 六四困蒙吝 六五童

蒙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

刑人以正法也子克家剛柔接也勿用取女行不

易經釋卷一

三十九

順也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去童蒙之吉順以巽

也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蒙初晦昧發之資明如刀發矐如陶在型必立

之師法言經德樹表作程則利用刑人也何也

彼其正足法而以其正正法也嚴惟丕式童心

習氣如桎如梏者日治化而不自知刑善也夫

微然而以往焉蒙蒙者日膠而莫之勝說焉吝

已故務學莫如務求師也書朴作教刑桎梏乃

弼教之刑非所施之教烏謂說哉 卦貞坎二

卦主亨時中者師也天民先覺弘天覺民曾有
棄物而名大鈞羣陰具來兼舍并包之恢恢也
包蒙也中和覆燾之大德也吉已柔中者五志
應交親我興受之好合目成及爾如貫遇其人
傳之渙渙也納婦也中正以應之大順也吉已
夫王者之成教於國也猶其訓齊於家也立師
典教非彘錫福象子克家爲家之督師道立矣
師道立而善人多王治洽天下和矣抑微二五
剛柔際也豈及是何也不信不從也 柔不中

易經釋卷一

四十

正比陽失正見可欲而亂以蒙其身而棄其命
哀哉乎其行之不順也象見金夫不有其躬取
之失義展也道窮必勿取之矣夫執德不弘信
道不篤見勢休焉見利汨焉見高言闊行惑焉
絀焉棄所學從焉无攸利矣 卦二維師道隆
教時宜有美實宜師宜資上下應也獨其遠之
則自遠于實也人生而蒙長而无師友則愚自
沉于冥自納于汚自暴棄也能无因乎哀哉乎
邁包蒙發蒙之賢而困也吝已 五柔宅中守

易經釋卷一

四十一

冠自外至剛居外能止象禦寇

三三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
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
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須也其須險在前爾也險阨當前心危斯競
貞乾天德性至於命恒易知險遲之遲而順以
聽需也其弗需也其有亟心焉孚誠也心誠信
而需之也心亶於誠以素患難信天受命不援

不畔孚也而光亨矣泰宇定而天光發新靡不
 順矣素道不疚守一俟時需以時動動罔不時
 貞也而吉利涉矣其義不因窮矣微五位天位
 而正中厥孚天誠厥貞天命其孰能孚貞以需
 人勝而天者自定抵此哉大哉需乎其惟時乎
 天道溫涼寒燠需時行无卒暴乎地道生長收
 藏需時至无速效乎人道吉凶禍福需時定无
 迫競乎事需至而從物需感而通道需久而化
 人需信而同仁需必世无亟成也禮需治定无

續矣涉大川風雖方舟需其定乃涉不即覆溺
 隨之貴需也夫
 大象傳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上聲樂音洛
 游雲絕地上於曾虛暖曖垂陰无何廓如即欲
 雨也能无需乎君子時需而需所敬自皇樂天
 委運履平即康惟食忘憂惟飲德將宴樂晏晏
 比淹速夷阻一視之而兩忘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
 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六四需于血出自
 穴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
 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
 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
 有言以吉終也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
 不敗也需于血順以聽也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不
 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初剛體乾天德自成何需于郊大野曰平距險
 已邈而无犯難行豈憂險哉其惟恒樂天不憂
 安土得常无願外欲速无意必迎將若其且終

身焉而何用不臧乎心以靜正為常之謂心
 亦曰初心其犯難行者有妄而失其恒者也咎
 已 水次必沙近險漸沙二剛宅中何需于沙
 天德寧矣有守氣无迫心矣行在中也豈憂險
 哉即小有言不迫之而動矣終吉 三剛近險
 行于泥中不恒不衍以其剛迫之能无窮乎致
 寇必矣抑災在外也非我也其致寇自我者也
 乾體健庶有敬乎敬慎知懼于泥中需焉可以
 无敗何也敬自我者也夫泥中不可須臾處也

下學於需矣曰天未喪文曰天生德於予善之
 乎其以天自定也順以聽而已矣 五位天位
 而正中險德盡不危矣无需矣其有需者時耶
 化不可强為耶或繫之天或繫于人壹非所得
 為耶吾何需哉與天泮渙與之優游衍衍其樂
 厭厭其畱日用飲食惟其生之質已焉他何求
 哉是天地之平也道德之止也聖者之上善也
 禮當食不歎王曰舉以樂平食以樂徹于造養
 天和之盡也故需兩稱焉 上居坎極末之也

而需惟克敬者能之无不敬也敬天則也天則
 不以泥中而亡也需貞乾恒衍天德也三致寇
 以重剛終乾體以敬慎開之險在前曰恒曰衍
 自牧以需曰敬曰慎自將以需需道盡矣 四
 交坎體何需于穴連如者血沾于顛越坎為血
 卦穴則闕地而坎之者也居柔用下一順以聽
 即於血需焉於穴需焉時天之羸絀絀伸焉幾
 有出乎故需天人之大順也于郊需于沙需即
 于泥中需于穴于血抑又需畏匡過宋仲尼嘗

已入穴矣孰是者客三人翼翼不戒不速于焉
 偕客禮賓既戒必速曰主人須矣其不速之客
 曰僕謂非所須而至也敬之別席于尊東一儀
 一德溫恭自克禮无不敬敬以下人仁之則也
 夫敬固不戒而具者也慎斯術也以需无險矣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爭也人有欲此有爭訟小爭以言也上剛齟齬下險陰賊內險辟外德抗格蓋相怨一方岸獄糾纏望於人而忘自責訟也坎體中實豈无其孚曲直相排能无窒乎見險而惕祇天畏人惴其栗栗剛來宅中允當則從不欲多上人斯內自訟哉內自訟則平无蓄怒无窮怨懲其忿以相宥吉也夫訟爭道爭逆德天道所不右也上剛終之能无凶乎大人无已中以爲平正

易經釋卷一

四十六

以爲止是天人之命也五是已於以質成彘教章明欲窒危平其必利見之矣夫訟象大川然以實履陷乘險微全何渠能全殆其入于淵哉彖雜物撰德以爲言而訟吉凶之斷盡於此惕中戒懼時中聖學微言也於訟見之中正天人大德也於聽訟見之故天无不體學微上下也屯蒙之世天需水德肇化而降水逆行人需飲食以生而爭訟萌起則其危也危必爭爭愈益危惕中則平平則微而吉者先見吉也需

五需于酒食以中正訟五訟元吉以中正故危微之介惟精一以執中訟从言从公公事言之公也公於已者公於人五中正公矣天道至公而已矣故訟利見焉

大象傳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左旋水下東注則各有行而相違迕人有訟也以有違也爾君子翼翼微漸是力事始之萌慮周其極土田之爭始戒自殖曲直之爭始慎攝抑慮之冥冥絕之勿勿約之母輕尤人惟

易經釋卷一

四十七

謹自克責已焉謀始者慎微慎微者慎其違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五訟元吉 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以訟受服

亦不足敬也

易經釋卷一

四九

天道不爭人道賤爭夫訟也反爭也而何可長也訟初事始方萌未起初柔處下自訟自弭雖小有言大變塗已如蛇之騰而摧之虺其辨明也其有應也即辯不明內自勝有喜矣未所事曰終凶也二為險主性兼其健以上下敵應也而訟有无患乎患无自己撥乎中內自訟不果於訟歸通於約惴惴其恐靜伏毋動庶无責乎通之言竄也歸通竄辱已而過非已作終其

焉貞也知有命復而反之乎命怨尤亡矣知有貞渝而安之乎貞欲惡康矣善之乎其以天自度也吉已下三爻險體象戒其毋訟猶之利害禍福之較然四乾體曰復命曰安貞進之天矣五克天德自作元命建中表正制刑之中威率自中協民于中政典惟正乃大明服罔非哀敬是生民之大命也何訟非天何聽非平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德洽于民欲釋躁平化行俗刑太和洋洋乎蒸也訟象象无元亨則危以動无

易經釋卷一

四九

三三坎上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

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衆也禮伍兩卒旅具曰師師大爭以兵也卦偶多爲衆中一陽用衆者也五柔居尊舉以衆委焉大順康民世險未平陟天吏用衆焉征之師也夫師不得已而用之何元亨利之有焉惟其貞天討時行由義本仁禁暴戢亂舉生民固護而保定之貞也翼經推而進之王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乎豈惟師貞正心正身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益帥天下以仁而仁帥天下以

易經釋卷一

五十

德而德也可以王矣師與有足言乎不得已而用之二惟丈人剛德宅中仁智信勇於王心通王明應之昇以御戎雖其行險大順靡忒順天順民順王德始也全師既其全國夫師行如火然將玉石具燔大師所過必且凶年於天下元已毒乎乃民順而從其水行地中耶不瀕洞四沸矣其時用如時雨耶下天上施矣以是爲王者之師言又何咎矣訟象无四德師惟貞以垂道於天道已遠也抑訟五元吉師无之以大

爭危之危師五中未光也爾

大象傳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爲險德地中其宅行地中斯靜靜斯順溢地上斯動動斯不測師用乎毒天下而從不用則歛而藏諸斯其象哉君子厚德容民承之康共畋田宅宅樹長立宗農政厚生以卽戎裕如也蓋不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而敵愾禦侮之衆畜焉于焉知兵農合爲自然之勢也析兵民而二之又從而昂之悖已

易經釋卷一

五十一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否切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師象天德王事聖人之志也爻乃效行師終始

善敗之動以斷 師重始出始出治兵匪律曷
程耳一鼓鐸目專旆旌止齊趨驟矜矜兢兢否
者社戮甚且大刑以能用衆如寡有聞无聲故
律也者臧也乃否臧凶已經曰否臧凶翼經曰
失律凶也指言之也 二剛宅中仁智信勇有
厥常德五柔順之闡外寄之渥以周澤以在師
中壯猷桓桓國全君安吉也抑微天寵豈及是
曰王三錫命謂有任我而聽之者也王人何心
以安勸小大庶邦爲心其錫命也萬邦是懷豈

易經繹卷一

五十二

一人是爲哉坎水象險德行土中爲思禮曰軍
旅思險隱情以虞師二有焉 師重制命制命
者將將一而已三附二裨將象命於將者也柔
不中正居剛好上欲以其智尸之豈有當哉是
輿尸也輿尸衆主也是代帥制命也无帥矣勝
難居功敗爲禍首何可久也凶 四柔生道自
下美德師不正戰戰不正克量德度力不以衆
之死生爭勝跌爲國戚也吾知免夫師再宿曰
信過信曰次師道尚右右爲前左爲後左次淹

不前已夫將以師全爲常得僞爲功淹不前何
功抑全矣未失常也 王德如天仁覆安全德
行作亂如禽敗田殘民烈矣利用執言坤地也
地中象田禮蒐苗獮狩皆以田謂田禽利執也
長子國輔輔周國康以帥師可矣孰是弟子慮
不周事輔隙國亡何可使也其或輿尸使不當
也雖貞亦凶矣故王職在擇將也 師終振旅
順極效功皇錫之命或昨之土或樹之宗勲庸
勞力率序以從下逮戰功多之矣而小人終勿

易經繹卷一

五十三

用也周禮司勳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小人功
之使爲國家貪亂荼毒爲蓄爲凶夫安可用哉
曰如功何曰師貞丈人也鳴條造商鷹揚亮周
斯其時小人卽有功亦獨距躍曲踊者流耳何
尤功之有焉勿用可也後世微時乘便使貪使
詐以幾幸其欲引河爲溝積薪厝突比功成欲
優以金帛毋爵土也得乎垓下有期信越未有
分地不至矣春秋重師以尚君大夫故卦具君
大夫不以名獨名師初上不取父義取初終義

謹始慮終以重師

三三坤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象曰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
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親輔也卦五一陽居尊當陽大中而上下應
之萬邦從歸往焉大一統而王也比之吉也下
順從焉爾也而五也坎中也坎中天德也猶之
有險焉庸克堪乎惟原筮原筮再筮也天曷作

易經釋卷一

五四

君民曷戴君我德能羣比之君之矣不德不比
以我卜也可无筮乎筮可无審乎諦觀我生毋
以已惑公之以天齊之於物時內自審曰吾忱
體元與天同德作生民依元儲忒乎吾體元忱
不息與天同永奠生民命无厭教乎吾體元忱
居正與天同貞无回僻乎得全全天得民得天
而何咎其險而不寧侯且具來其後夫且凶民
之比之詎有外哉非然者可畏惟民比之難詎
能有懷親乎屯蒙需訟師皆尊坎未成其爲

比成尊矣屯五亦位天位而屯時未可也需五
位天位正中而需人未附也比天人集命之矣
大象傳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善下下水性從下性下地而就之從之豈有
擇哉豈更藉哉民不易地而從君象之成聚成
邑成都成圻音根能聚能羣君之宗之依有生民
而來矣先王因地法天庸勳建親親比其民聘
覲頤問禴恤膺膺洽比其鄰用能以天下爲一
家眎九寓於一身故建侯而親之者親民也于

易經釋卷一

五五

焉知封建爲自然之勢也私一尊而郡縣之又
亟遷代而擾之悖已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缶切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 六四

外比之貞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

不誡吉 上六比之元首凶 象曰比之初六有

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外比於賢以從上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會道取
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比之元首无所

終也

比彖主五主所比者言爻各以德位比五主比之者言故爻辭惟五言顯比餘各以比之爲文比初始比初心未渝壹意輯志比以其孚而何咎其有咎也以有他也初心渝矣惟孚盈缶乎陶貴其質注美其盈孚誠屬屬篤實充盈中宣无他終其有他吉乎蓋誠至而不動格者否也然本初心一念充之故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二柔正中五剛正中德合矣作配作對矣

易經釋卷一

五十六

而二內卦也維而處羣陰之中與田漁耕鑿者類也其比之自內也時舍矣而求比无自失乎其惟貞居中履正抱義戴仁難進易進邈其不賓君以德比吾爰道親自非然者莘田渭濱夫貞固居身之所珍也蓋貞而吉矣此自內比之則也 四海有王順比從王天經人紀如網在綱夫上也後夫也後夫匪人矣而比之耦以將焉能无傷乎傷越五而上也 五德則賢以位則王四外比之訓行近光服采服休敬應敬讓

匪職比賢亦以從上也其惟貞靖恭守和輔義

懷仁日替替襄爲德爲民敢以寵利而居臣鄰

夫是固適臣小大臣之貞也蓋貞而吉矣臣比

上自內自外異而貞同則臣道主貞也 卦惟

一陽撫有萬邦建中建極不顯其光薄海內外

來享來王何咎何疆而王何心哉象田用驅而

不合圍前禽從失曾莫我知蕩蕩乎以九域爲

天下之天下弘覆並載有分土无分民而東西

南北自在也邑人不誠則民化于中協和時雍

易經釋卷一

五十七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不言喻之之謂大同一其有去來失得之心焉狹暗塞已民驩虞之已爾噫微无我之盡中和覆幬之大德宜不及是矣 大君元首萬邦懷親上爲陰揜不庭不臣蓋自外於大一統之盛莫能下而輔親之也象樹之骸而无其首匿人也夫而何可振救矣道窮之凶將能終乎古蚩尤羿浞是已 比道盡於孚貞初民象王孚孚而貞矣二四臣道主貞貞而孚矣至耦匪人而比必蒙汚蠱之愆上遇大

人而不比必陷誅死之罪比道盡此矣

三三 乾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畜繼也止也上經主乾卦貞乾乾大德而主陰名小畜何也卦陽畫五而陰一一者貴也柔得時得位於外主其畜陽膏應焉為所畜也不繼不通不止不行蓋畜而亨矣卦雖名小厥貞大

易經釋卷一

五九

卦天德不二也剛健知始巽輔以行隱稱用濟也二五同德居中為紀得行厥志也即貴陰終主陽殆必亨者也象之其密雲乎山川氣殷蘊隆鬱蒸蔚蒼蒼者雲迅騰尚征其不雨畜之也爾小畜之也爾殆必雨者也五陽闡張一陰呂之與時而颺陰得時也西郊陰方其雨其雨興其夕陽陰得位也 山西曰 是日 小畜之亨也天所以替陽出滯而輔成歲功令陽盛物生乎微雨以潤之曰恒陽凶已入高明也而沈潛行方也而

節甘將有為有行也而凝涵善畜也夫 畜陰

居上體又在乾上為天中之陰故象雲天降時雨山川必鬱蒸而雲鬱蒸甚雲之積也必厚故象密雲其不雨畜之也畜極乃降而為雨故天欲雨未有不先鬱蒸者雲陰氣西郊陰方故天欲雨未有雲不自西郊興者則精氣相感之神也故不雨言必雨施未行言必行 大畜良畜乾象歲功之成乎止之止而又久小畜象雨暘之變已焉能畜而不能久也此大小畜之辨雨

易經釋卷一

五九

對暘為陰畜雨為陽既雨為陰

大象傳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大風何隧行于太空怒號和離八氣用宣萬竅于喁而雨暘燠寒以其序從也夫非天之命乎王命令象焉而命主其文君子知風之自內懿文德懿其小心晰於物則幾微通理衷於藝極施之播告一本其美在中者出之風風乎辭洽而辭悖也畜者小而行之者遠于焉知文德為命令之本也彼不內懿德而文其言未矣大聲

以色畜不固矣巽風象命令首見經於原人於德焉 風行天上隸上經象內懿文德天下有風隸下經象命諸四方而重巽隨風象申之命焉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九二牽復吉 九三與

說輾夫妻反目說脫通輾方六切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

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攣切 上九既

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

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夫妻反

易經釋卷一

六

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象善畜而美亨二氣之所通也所由者大矣爻已細相乘制攻取故專所畜所為畜以為言陰陽相說亦復相戾相說為牽相戾成賊其復乎復之自道乎不牽於好而復吾德勿之有惑不格於勢而復吾義終守不貳不戚戚於見畜祈上進而貞諸理下復也如困於外而旋家族何其咎匪直何咎其義吉也不有畜之而好上

止之而願前者乎咎已 乾體天德何繫牽之

有焉二近陰失剛不正牽之矣知牽為咎退復

自中不苟以說靜正止躬反復道也復道吉也

夫道以有牽而失牽而復亦不自失也 三進

履陰下之為承牽不能自復輿說輾矣剛不能

居忍而爭夫妻反目矣剛如柔說之也以甘所

茹而為所乘者多矣曰不能正室語自失也起

之使知自反焉 眇眇一柔合志於上嘉與畜

衆而所畜者羣剛也何能无惕亦何渠无傷哉

易經釋卷一

六

其惟乎中乎者心不瑕厥心外乎于道必貞于道嘉謀嘉猷乎衷入告舉以衆而孫保之吾知免夫血去惕出矣何也陰從人者也非畜人者也其有孚畜以道也非畜以已也而何咎以已畜者血惕而已矣 五剛中正厥孚其攣于臣隣不以其牽蓋天下大畜也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力也一心一德舉以其富與其隣同心同德者其之何獨富之有焉此天道也亦君道也忠信惇然結於臣隣其攣之必矣五居尊故以

畜衆大道言之書曰臣弑賊誅論語 畜衆而

成上其所矣始也密雲沛其雨矣始也尚往下

復而處矣微尚陰德而積漸載之何渠及此於

婦爲貞厲於月爲幾望於君子征爲凶故復道

吉也陰始見經聖人於扶抑之際兢兢焉尚德

載謂乾居下體尚巽而載之積坤文言積善積

不善之積有所疑陰疑於陽必戰之疑

三三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咥直結切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

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

不疚光明也

履踐行也乾剛兌柔不主剛主柔履剛而名履

何也兌貞卦卦一陰也兌應乾說而應乎天天

陰降厥事人中積和順率而踐行焉履也乾爲

天德不可爲首說以從之安處其後禮行遜出

在帝左右象履虎尾而在屋漏豈咥人哉何也

所造者天也所造者天即履凶矜一天不憂不

懼亨矣柔履剛和說躡剛強而不傷於情性之

理驗之故履和爲貴卑法地君子恭敬撝節退

讓以隆禮由禮焉夫帝位天位也剛中正天德

也天位艱大五位天德配天其澤象履虎尾游

大澤祗威於中正日嚴以明光于四國亨之盡

也彖專柔履剛說應乾著其亨五天位天德嘉

之會不著故此經表焉三居下體在人位故象

履人心危危以動於涉世危乎危故象履虎尾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危无危故象履虎尾而不

傷應乾應天也又虎象明天人非他一體之翺

反焉爾

大象傳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莫高匪天莫下匪淵仰天履澤卑高秩然履也

者禮也君子體禮以辨上下叶 后王君公正貳

攷輔牧監參伍施于臺閣度德論材以詔以處

服物采章上下有叶 如天澤然有截其所也

俾民一心搏志因位卑分而外无顧慕焉于焉

知禮爲自然之理也官靡定居人靡定志履錯

然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

君火切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色切 九五夬

履貞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素履

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

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

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惟履易履曰素其履素粉地內也下也質也夫

易經釋卷一

六五

履未有不內心始不下學於下乎止也初陽

在下初心惇固內反於內質夷冲悖夫禮非所

以履乎而後之猶繪事之後於素也質行以言

不以飾質言以行不以飾素以往乎其无所失

矣詩曰衣錦尚絅絅也者素也禮申之淡簡溫

闇然而不著於文素履之往則素位而行也翼

經曰獨行願謂不願外於履初示人踐履之省

括如此 說體剛中樂在其中坦然由之不疑

在躬夫道若大路然日用飲食啓處作息蕩于

易直坦坦乎如砥如矢而六通四闢也蓋由者

一鮮矣惟幽人志以道寧中湛其疑宅廣履平險

巖陬側化齊而一視之貞也吉已微幽人自

亂於外而危將能坦乎心居中即泰定其常以

願外而亂幽人心宅中而定爲中不自亂人

不能履道以有能心一有能心豈必信能未能

謂能眇也謂能視矣而何足有明跛也謂能履

矣而何足與行以危心撫危機虎負螭怙勇力

袒裼攘臂而疾前攫之咥而已矣能无凶乎武

易經釋卷一

六五

人爲大君是已三卦主卦說應乾由之而文柔

不中正卦一柔居下卦上不自愛自貴故能心

生而於天反側焉眇一目小非无見見者偏也

跛一足廢非无行行者跛也蓋道何可離而偏

之害大也 人心惟危何幾不危何直不回剛

德柔克體乾時惕履虎愬愬以位大臣夙夜惟

寅媚于天子媚于庶人終其吉子可以事君矣

益敬勝吉也 道心惟微惟時惟幾陟降遲遲

帝命孔時於勑天豈有夫哉以位大君夙夜祗

畏史祝龜筮進斷其志問察咨訊高居深視可
以守位矣令自健其斷自聖其智果以決事而
天下其孰能難之貞乎厲已蓋自卑者尚也吁
戲猶之體乾四不中正而吉以有惕也五剛中
正而厲以有恃也履乎廢夫敬所以康履也
天人一體求福自己考祥不于祥于其履履也
其旋素坦曰乾行歸于周不回不愆時保者天
天命有无右乎其吉元吉其慶大有也匪其旋
有違有慶其且无凶悔吝乎哉故人一成而不

易經釋卷一

六六

可易者行一往而不可悔者事也履不素不坦
而有行必有矯有拂其行也人不足以達天履
不想愆不戒懼而坦行必有欲有縱其行也亦
人不可以事天已而爲天者妄而已矣

三三
坤乾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
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
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也

泰大通也經首乾坤耦而天地官天五爲紀地
六爲制積之五六合陰陽各三十畫二氣各平
以盈而天地交卦二體六爻畢具交交而通泰
也天尊而降地卑而升細縕化醇交也而萬物
通矣君尊而降臣卑而升明穆親成交也而二
志同矣夫六合之內環中空空二氣降興其中
无轍迹而往來相從也時泰乎小者屈矣時過
而往大者信焉內來而王於時爲元春淑氣泰
而陰肅盡屏內陽外陰也於人爲元德天君泰

易經釋卷一

六七

而百體從令內健外順也於世道爲大當好惡
不辟惇允有常曠哉大乎以天地爲心以萬物
爲體者之謂君子居中志行焉而內眇焉小乎
私其心爲心私其體爲體者之謂小人放流屏
遠之而外則君子之道時其長而小人道消也
泰乎泰於吉亨顧不大哉經重交泰翼經鼓舞
以盡言无戒辭情見乎辭矣而於爻戒勝復翩
反爲特嚴深夫卦名主乾下坤上重其交卦辭
主乾貞坤悔重在內故下學在內省也

大象傳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泰有開必先元后乘之丁會之元握符御乾微舉天所全昇全安之豈謂配天哉仰經天明日月星辰曆象璣衡俯奠地維封山濬川平地成天中秩人紀府修事和功叙歌蓋天地之道甚大而其宜不易也于焉裁成使不過物于焉輔相使必及物俾各得其極奠生民命而允王維后焉此經不曰君子曰后元后者德

易經釋卷一

六十八

位時三重備而成天地泰者也道曰天地之道宜曰天地之宜本其固然聖人何加焉能裁成輔相之使盡分焉爾曰左右民者天地之道歸主於生民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初陽下萌繩繩上行得類得朋象拔茅茹然茹茅根也茅叢生而根速拔一茹而茅布地生者翩其前也君子彙征時至朋興志在外也翼成勸登治象不烝烝形哉吉已君子反已擴充善端翼翼疊疊日新于不已焉 天德時中際時

易經釋卷一

六十九

主泰弘覆孔容包此大荒盡含靈蠕動焉並育其中矣時至事起不替義德果確專直莫敢馮河而沛无畱行无濡迹也慮周百世明哲萬微幽遐靡遺矣其有與也其无暱无蔽也即有袞朋中毅自方廓其如亡以能有容有執不泄不忘得尚于中行四而缺一焉於中行遠矣如保泰何哉噫微天明爲明天體爲體備智仁勇之達德光以大乎宜不能尚此矣 泰至三而陰陽分乾體盡矣時事既平孰平无陂小事既往

胡往不復是天地否泰之際有勝斯反如輻然而運之轂也其孚必矣惟艱貞其陂其陂維之未危其復其復謹童而特敢以大康而居其福无咎也夫卽其孚勿恤之矣何也志一動氣也唐虞之世四凶在朝朱均在室平陂往復之運僂焉微二帝明目達聰馮河朋亡巽德受終而三聖兢業一中也豈能以上下並福於終古稱邳隆哉故聖人之至於命也不制於命者也坊危必豫四時過矣羣陰連狝解其墮矣洽比

易經釋卷一

七十一

其鄰不以富矣同欲相求中心願之幾利賴焉豈必戒哉陽實陰虛富其實不富虛失實也書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泰已過曰翩翩不富曰皆失實可懼也夫否泰以二體交不交爲分故勝復在二體之際元后撫泰居柔宅中下應德同俯自降從焉象帝乙歸妹然必行所願下下于仁賢以祉自天元吉哉泰本以上下交而名五大君又取下交象故下下元德也書曰敬修其可願願之矣有莫之行者行之矣有不盡

如願者曰獨行願曰中以行願謂不回厥心動克所願者也發墮成城城圯復墮象否而泰泰復否靡常也豈人力也哉謹自治可也然已吝矣貞而吝傷告命之不早也三艱貞早已

三三
乾坤上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易經釋卷一

七十一

否隔塞也天氣不降地不上升閉塞已物末之能興夫陰陽消長之行天也而孰能違之泰天地之所交也否不交矣時否乎其時之匪人乎必聞蔽明必私害公必醜正惡直如蛇虺然見人輒怒媚嫉以惡之實不能容豈利君子貞哉何也固大往小來時也斯時也人道不通人非人矣上下不交國非國矣內陰外陽肅殺用而陽氣時潛藏矣內柔外剛中荏弱而外狡厲以

方矣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而君子之道消不復揚矣豈利往哉貞於道與時偕藏而已矣 天有泰否以一氣爲通塞人有泰否以一心爲通塞上下交而志同協和時雍不交則天下无邦可懼也夫 健天德順天道內健外順體性成德者也柔剛則局於性而莫能自還故否曰內柔外剛不復以健順稱焉 內健者外必順中往者外必厲故內體貞也

大象傳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易經繹卷一

七十三

天地不交時否已君子者若奉天時與偕否者也天方艱難曰惟儉德居微守約自制自克謹身戢戢以避過謫敢或愾心而萌侈德益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安之欲一榮以祿而不可得焉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三包羞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上九

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包羞位不當也有命无咎志行也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陰自下生亦象拔茅咎成形矣其且不利君子貞矣而人道之貞性也孰不可反有其反之勝私以公易回爲貞卽貞而征其必吉且亨矣何也君子志在天下在生民而外小人者私一己爲其內也反而貞卽志在君於泰初又何間焉故善反惟志也 柔中體下於陽上乎包之容

易經繹卷一

七十三

之下之承之於媚疾者遠矣地承天婦承夫小人承君子道也行道有福吉也乃大人歛德退藏時否而否豫莫順焉斯已亨矣令以如人者之包承之也而說之居泰失貞无已亂於羣乎亂已 柔不中正而有否心陰毒阱險厥藏孔壬靜言思之可羞孰甚焉曰包羞庶內省知愧乎易也者易也卽幾微動以變而之化以易世者也初開以貞二以包承三位不當甚矣以羞惡之心開焉聖人之曲成善救也如是 否既

過中行且自復我聞有命如旋之轂四爲剛德居柔自克我行无咎動不爽則天人合而受祉也必矣詎獨身祉施于嚮類並受其祉則志行而喜可知也雖其有命行罹于咎詎天道所右哉何嚮祉之與有大人以同道爲朋以同道道行爲心故嚮離祉曰志行 五剛中正時否居休與時遵養與之優游四凶在朝見之弗聖元愷在下見之弗亟夫非帝者之時乎有否焉舉天下而並休息之也微大人正位天德變化翕闢有幾有式其孰能面稽天若否居休而吉也哉抑必有祇祇威威之心焉曰勿謂否其亡其亡臨淵履冰凜焉以將乃能以生德下復固國祚于苞桑彼以怠豫无猷爲爲休者益以否爾否二五稱大人卦天地合二五位天地而正中者也 否既終矣塞且通矣剛德乘之諸否惡之積可危可慮可諱惡抑壹者可一決而從矣夫否而蓄諸憂也否終而傾沛其廓如倒囊出一之靡遺餘濯垢棄滯能无喜乎何也塞意亡

而泰也

易經釋卷之一下

三三離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三字美文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與人同也天地之性人為貴體仁者渾然與人同體者也卦唯一柔得位得中以應乎乾心與天通嘉與人同象火同天无我无體焉同

易經釋卷一

七十六

之同人也心天而道曰仁即人凡此元元鈞予天民同帥同塞同體焉分忍以膚寸而分疏親吾莫猶人圓顙方趾同視同聽同然同美舍是弗同嚮與同只聖其合德君也能羣家以天下中國其身象同于野然廣衡縱直經阡緯陌自東自西自南自北无遠不至而湯乎其不隔也大野曰平四關六通亨孰大焉胡越同舟同風同仇不利涉川哉嘻此仁體也亦天德也唯君子貞文明天明其健天德中无偏倚正不反側

亦有同心於予一德輔仁敦密然後能以一心

通萬心通天下為一心而于野其同暗塞私已

側頗辟隘已眇哉小乎人爾其能與於斯哉言

于野亨復言利君子貞君子者體仁者也貞乎

此者也抑微達天德不盡翼經歸之天曰應乎

乾曰乾行 同人于野元德也體仁長人也亨

利涉元之亨也曰利君子貞夫人合四德具矣

大象傳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維火有炎无質无體伊何親上天與同只則氣

易經釋卷一

七十七

同故爾人與人同象之類以類聚羣以族羣非類不聚非族不羣故人不昵非類神不歆非族者天也君子明於物則各以其類族辨焉類同相適異使相遠族同斯羣不同斯分別宜分類選賢與能同而異也豈智計也哉譬則羽毛鱗介阜膏莢敷各因其土之物生而以蕃以殖也是大明之極也大順之實也彼齊物混異以為同者戾已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九三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號戶羔反
咷道刀反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敵剛也

三歲不興安行也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卦總羣材通天下一心也故彖極于野之同尊體仁爲長人之府又專一節人各以其心爲心

易經釋卷一

六

也故辭極不仁之禍以愛惡窮攻取之情 初剛且正上靡繫應則太公之端而同人之柄也門內之治恩撝義以易辟也而多辟也則咎之所生也卦初象門同人于門何疏戚之有焉其來自來其往自往不逆其來不將其往不距其來不健其往來隨其來往信其往而我儻然其間非來非往也其交袂而行乎通達如萍梗然汎相值於江湖孰爲親愛孰爲賤惡又孰爲親愛賤惡而辟耶百爾同人如出于門咎安從生

噶可以識仁矣 同人于野豈必于宗二中正以應善之其爲同矣然有應也以有同也同于宗也專一先生之言宗焉姝媛以同區畛自封雖甚同德德其所德安謂大德雖甚同道道其所道豈謂達道同是異毀同喜異患譬醢醢鹽梅然各專所嗜雖其甚嗜豈能盡天下之味哉必不適矣各道也二得位得中而應卦得象得名由之然在爻位則專所應爲同象于宗而各仁鄙公私之介何遠哉可懼也夫 卦惟一陰

易經釋卷一

五

諸陽同欲焉三實睽之五懸制焉而五上也正應也非所得競也愛欲其遂媚如熾熾重剛不中能無淘淘乎象之其伏戎乎伏之于莽乎思抗矣而力莫能與也疑畏猜防卻顧周章又升高陵焉望之吁噓人心之危抵此哉然理勢並屈卽及三歲安所行乎謂終莫能與也職自苦而已矣 心之危人也有平康之則焉天也四剛不中越三求二三從隔之汎潰其患攻之矣攻之乘其墉克之矣而介然之際有覺焉雉

鳴求壯得敵非偶而求克焉於義實否蓋用柔
 自下義弗克內自克而弗攻反之乎則也天者
 還矣幾以自制不淫於氣吉道也君子之道也
 墉城垣乘升也攻乘墉克矣而弗克攻故善之
 楚子入鄭是已 甚哉乎天下莫危於間也二
 五同心物或間之況其宅乎君臣父子夫婦之
 間以間而離者多矣先也號咷壹鬱其遭使我
 心勞其後也笑中正以應心同匪貌則內反中
 直剛制劫絕訛與疑用大師克之而濟也微

親親仁也人之本心也于郊无親矣人莫已親
 已亦莫與之親涼涼踴踴其无侶豈時位之
 適然將德孤而鮮輔內揆本心何暢於此故曰
 志未得也

三三 離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
 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
 元亨

大有衆也得衆而有大有也卦於同人同體皆主

易經釋卷一 八十一

一柔而之柔也五也匪直得位得尊位矣匪直
 得中得大中矣上下應之匪直也應羣往君宗
 之矣以能奄九有而有大有也有大者配天德
 忝位即弗克作對于天其德剛健不貳不息其
 明明文明察倫盡物何事於仁既聖且神勅天之
 命應以時行大以天也不於天元亨乎京哉不
 言利貞者火天地之盛德氣亨嘉之時用也學
 達天高明有融擇中用中大无不有有无不通
 聖已卦以大名者四以小名者二全半之等也

大畜大過大壯皆主陽大而名小畜小過皆主陰小而名唯大有貞乾主一陰居尊得中應天而名 坎五剛中而坎未盈也猶有心而危曰中未大大有五柔中顧大明達天人者盡化天而道曰大中故明則誠也

大象傳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大明當天正中懸曜光天之下无廣輪高下微隱无遺照也有大矣淑慝多有而无旌別焉辨

易經釋卷一

八十二

治之其能久有此哉君子秉心如天有日見惡必瘳矣夷繚崇俾无遺迹見善思揚引冀延登靡微不章由心迫躬自家徂邦均之章志貞好察惡盡而善善長益天命純粹至善纖惡不入者也遏揚盡而後順乎天明彼混善惡爲大者闇已闇乎小已 火地材无上於天者卦離在天上天明也不曰明白火表火於天爲日无二也迨重離具而明體全乃特著焉

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

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初九乾體剛克厥命方新事新厥德初心未渝百志靡溢則客交固未害也豈其咎哉抑艱何可已也即命斯康從欲者害明命赫然其

易經釋卷一

八三

敢豫怠與我造邦共圖其始匪彞罔淫其勿嚮邇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其危其危臨淵履冰无咎也夫學達天即百交一天非害也非害非咎也天命時保以勅天善夫一或不艱百交百害誰謂天機而非欲械害已 乾體剛中上應王明舉以其有大者責成焉容得諉乎惟仔肩載焉天戰爲戰天工爲工貞堅以幹凝翕而容器故大備壯猷厲功象將大車輪輶軫益孔固碩大雖適重鉅而受有餘地積中不敗也彼以短

轅棧車爲載者債矣 天子法天公也者通天
 道公正無私之德以承衛天子者也三德體乾
 居上承上五虛受焉則辟公象也有來辟公戰
 難肅雖用享于上明穆交通夢蕭湛露龍光顯
 顯不且保大定功也與哉今小人用之威福王
 食不知其他享不享焉如保有何害已 臣之
 作福作威王食也其必有有大之心焉而烏知
 非其有也四柔抑抑大明不惑有德有善汝才
 汝賢匪其彭也一歸諸天康國佐王巨勞崇勛

非幾詎能終有此哉此得衆得天之本五文明
 之主不言明言孚言威王不自用其明也亦以
 柔不足者開之 於戲天下未有處其極而不
 害者也唯此峻德必用其極大有上九剛健建
 極文明會極應天時行克諳其極以昭受上帝
 帝命其釋諸保之祐之命之申之矣大有之終
 知終而終以大終也故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終焉大傳三舉之明天人之合其履信思順尚
 賢之文則引而歸之人也非正釋文義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夫道下濟而光明地
 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
 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
 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恭也讓也又謙謙不自滿也艮內德止抑抑
 自克坤外德順致恭下物有截者山安止地下
 象之以自下下人勿之滿假焉謙也夫謙美德
 謙至道天地鬼神由之矣莫高匪天下下而濟

於下也化以光莫厚匪地卑卑而止於卑也道上行化光道行鬼神伸則胡謙不亨哉君子法天之虛居地之辱爲江海之谷守鬼神之復其道彌高其身彌下其造愈微其執愈卑則厚之厚也天地鬼神所必右也況於人乎有無亨乎夫虧變禍惡人所畏也而必歸於盈天地神人莫違焉益流福好人所慕也而必歸於謙天地神人莫宜焉故仁者安謙智者利謙禮者體謙義者制謙學而欲道虞帝之道其必於謙乎

易經釋卷一

八十六

終之矣良得乾上畫而下止篤實輝光象下濟光明坤爲地而居上象地卑上行一陽爲五陰所衆附象天地鬼神皆右謙

大象傳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嵩高岱崇華恒祝融峻與天通伏於地中與培塿同過其都域有屹者形茫無遺迹蓋地大以平任載也君子厚德弘物置吾身於林林總總之中舉與物同多之寡之裒之益之稱物以施

之一不與以已焉至平也夫居已於多而不以分人居人於寡而因以病人則不平謂何矣哀訓聚斂東之也與培塿有擊義於自克精矣人道尚謙非以爲謙也善故謙也此道之大不禦無際人於其間眇然者身耿耿其智煦煦子乎其仁若義也以道觀之乎何有不敢自有矧敢自多不敢加人矧以陵人禹不矜不伐爲無可矜伐顏若無若虛爲實無實虛人惟有已易以自喜故裒益之戒拳拳焉

易經釋卷一

七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二鳴謙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无不利撝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初柔能謙下之下謙之謙君子也居冲養心用下周身致柔專氣安止敦仁蓋視天下無一之可慢可上退然以其身下之讓之也早自牧已

何適不行即涉大川乎吉矣牧訓養惟自克自下而後能自養也內復故也 二柔中正謙為德柄其謙也根諸心得之性篤以不撝而鳴為譽命也不貞且吉哉抑微中心得而誠將能鳴乎夫謙何可以聲音笑貌為也 卦為一陽為羣陰宗宅謙體下以止厥躬主功國功卒瘁拮据則莫我敢居康功田功盡瘁以事則莫我或肆蓋不矜不伐天下莫與爭功能君子也夫勞民所戴也勞而謙民與有無服乎惟有終而吉矣 四柔用下謙矣謙无不利矣抑五也大君懿德居冲吾何德以從三也元臣勞謙翼翼吾其敢居佚惟撝謙之柔而柔用下而下撝之又撝不敖不吳庶夫或曰謙已過如違則何曰謙德之則也道之止也撝之撝之懼未有至焉有違則乎哉或曰諂曰謙無已也無已之盡則天諂媚人也媚人之流滋辱於謙水火矣謙於敖反諂於介反嚆此天人之介也 柔中宅尊大順懿恭法地含宏儀山孔容藹藹吉士若此勞

三三坤下

臣惟下下也于以其隣豈大富哉即有後夫不庭不王我伐用張而亦何不利焉卦一陽用衆與師近有侵伐戡之矣 上柔謙極極而鳴衆情歸之可與用師矣而上也位不當也失中也志未有得焉其於二其鳴同其所存與中心得者異由矣即用師亦僅僅征邑國已焉故謙欲其自得之也於戲謙豈易言哉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易經釋卷一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康樂也樂平康乃和康樂和樂也卦一陽陽德公樂與衆同羣陰應焉志其行乎卦貞坤坤德順順以時動罔拂有衆民必和矣豫也夫順天地人之至德也循性以動動不過物上順天經下順地德中順人情則大順之極也達於天地故天地如之協氣應焉况於建侯震元陽宜

侯眾所庇也況於行師坤為眾宜師國所衛也必利建利用之矣博言之天地不順動乎日月以東西南北之行為繩為規以御寒暑溫涼燠寒之節應焉萬物太和矣聖人不順動乎陶淑以至禮敦樂之化省刑慎罰以御六合時雍風動之治成焉萬民太和矣日月過而四時外刑罰繁而民風哀將能豫乎故豫順之道大也天地萬物一體也同人渾然與人同體也故不見有人而大大有公其身於天地萬物也故不見有我而謙唯然則心和氣和形和而豫豫和樂也樂則天天則神故天地如之此體信達順之道

大象傳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陽氣也起黃鍾之宮潛萌乎地中比其盛則出地上而奮元聲元氣鼓而行乎域中豫也先王原本以作樂候氣度律依永和聲順成和動樂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反一和志以飾

厥性登于熙明德其崇乎殷薦之天神天宗先王先公事天如親事親如天仁孝洽而豫之道隆焉 雷天氣出地奮而豫故聖人作樂以應天神人和焉澤地形下天下而履故聖人制禮以配地上下辨矣出奮者性故樂由中出以彌性上下者形故禮自外作以制形樂由陽來雷地天地之交也故調和諧合而樂興禮自陰作天澤天地之判也故高下散殊而禮制履本於素素禮之質也故著誠去偽為其經豫止於介介生之靜也故窮本知變為其情樂至無怨禮至不爭則刑罰清民志定而天下化成故易禮樂之大宗也然禮其體已故履先豫後噫不達於性命而欲以制禮樂者未已

初六鳴豫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六五貞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

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

也

彖通全體以所樂樂人公物而道也无不利矣
爻止一節以所樂樂身私已之欲也故凶悔咎
且疾焉可懼也夫 書不云乎毋遊于逸毋淫
于樂坊逸豫之流生禍也夫初也質柔志汙上
有與援怙寵居居驕淫矜誇鳴以爲娛毀則敗
德將由惡終能无凶乎樂不旋日矣 二柔中
正德止於性不見可欲常清靜疑疑其安止

易經釋卷一

九二

止其定處榮觀超然介于石焉无燥淫之變陰
陽之患德全而不危也安止矣安止則幾康愈
康愈微愈微愈望天光發新於衆慮憂吉之先
見立起而踐之則豫之盡也豈俟終日哉貞而
吉矣 柔不中正睨于高援盼盱盱覲盤樂
焉殆必悔之何也豫不可溺而援亦何可久恃
也其必速悔欲惑憤憤慮失冀得延日引歲淹
于事會猶豫已比其及也能无悔乎故濡滯賊
德而悔禍在震也 羣陰性性性四一陽嘉以

其樂與天下共之而天下由以豫康也不大有
得乎唯勿疑家視天下身視羣工敢億爭能敢
伎分功慶與衆同憂與衆辭如以萬人升絃下
管益以其豫豫天下又以其由豫者公天下而
不疑也朋其來乎如簪斯盍矣疑則間間則阻
而否塞隨之豈有豫哉陰雖衆附非我族類故
以勿疑開之 五柔弗豫湛于荒樂厥乘者剛
羣情往焉疾不可藥矣是貞疾也夫疾則何可
貞也抑中德未亡疆禦培克爲生民痒者未其
易經釋卷一

九三

或昌焉奚其喪哉象之中氣未敗躡蹠痿痺盲
瘖聾瞶生有之而不害也然已病矣眩眩以藥
庶夫成有渝是已 上柔徇欲極生羶禍形
成已猶貿貿焉莫知反也亡无日矣唯有渝
好田好內淫奢貪賴諸可以亡身喪邦者一舉
而淨汰之如波如禡也无咎也夫何也冥豫咎
也渝則覺而昭昭者復還豈有咎哉故過可悔
也

震下
三三
允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
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從也震剛下柔下予好仇形斯隨焉下動上
說此動彼說倡從和焉隨也夫物之有唱和形
隨天也長男少女非正非時動而說於靜正乎
睽矣人已而天何不體焉天道唯時元亨利貞
天之時也時隨而隨乎唱予汝和予形汝隨象
彼春澤而鼓之雷即隨而元亨矣唱形非私隨
和非蝶動也天行應正以說隨大亨而貞矣時
易經釋卷一 九四

唱時和時形時隨因物感自然循物則當然一
時幾固然大亨貞而无咎矣唯然則勅天時命
動惟厥時而天下之萬倡隨由之孰不於時乎
歸哉故隨時之義大也微仁以體之禮以節之
義以宜之智以別之宜不能及此矣四偏卦始
合體見經而小穆姜當之以上經天道經進之
四德翼經進之隨時於以明即人即天天人一
情性之正反已焉神夫

大象傳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地道下下澤居其腹雷在其中其息深深退
內伏蓋時息隨息也君子散處一天日與其旋
日出作乎與陽興其入息也與陰冥時嚮晦矣
入此室處宴宴居息今以寧蓋一寢興與天運
乎同運並行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
丈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五孚
于嘉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易經釋卷一 九十五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係
小子弗兼與也係丈夫志舍下也隨有獲其義凶
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拘係之
上窮也

人心之初廓乎其虛初為震主動以有隨則有
官也能无渝乎爽厥初矣而隨人情之所必有
也其唯貞度德而師量賢而友惟正斯從揆安
與久无妄交安受而貞乎吉也唯出門交德何
常師主善其師正何常主在幾與宜不專一門

一方而從正者不失乎有功也彼專所隨者官以爲貞何詎知非諒哉經於隨初示隨人義竭兩端矣初象門剛正无係應象貞象出門交五陽正應實唯我儀躊躇小子何以係爲而初也者比也比之係之矣小大邪正義无兼與苟隨而可主失主矣夫丈夫則何可失也故隨先擇也 人亦有言從善如登係于丈夫碩大无朋於小子何係焉志舍之矣何也高下失得之辨較如也唯居貞下可舍也正不可舍也從必

惟其嘉而隨之豈治化哉人之有嘉謀嘉猷其必樂告之矣吉也今孚不干嘉于愉人將悔咎隨之謂隨可苟耶是王者之隨也 擇隨在初固隨在終上居隨極亦處說終中心願也齋身以從象之既拘係之又從而繫維之如結矣昔我先王困于西戎徙于有岐民之歸之載路祁祁如歸市然嘗用亨于西山矣則隨以厚終也乃始督所擇終隨不釋之所窮而窮焉戚矣

三三 艮上

易經釋卷一

九十七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事也傳曰飭也於文蟲血象蟲蠱血事之也古之用大事者不先事既其蠱而後有事也剛上柔下卑尊隔只卑巽苟止弊蠱積只蠱已夫事之有廢興治亂天也誰能違之而事也生人之職也何可廢亦何事非天矣天有廢矣必且

有興物維蠱矣必且載新若辟而前若掃而更
益事必有治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入代之終率
作興治象涉大川凌波以濟利已益後天奉時
時至而起有事也有事維何天地幹支之合甲
爲之首而天道无首也故圖始不于其首于其
先舍舊悉新謀斷深堅圖終亦不于其首于其
後不惟遠省丁寧締構若先後甲三日然爲辛
爲丁无爲之首窮變變通而通其變於可久也
藏用之盡也天行也於以明卽事卽天天行一

易經釋卷一

九十八

事之首尾已焉不其深夫 陰陽家言月朔三
日見庚望見甲乾納甲故易重先庚先甲先甲
三日取更新爲辛後甲三日取明盛爲丁故禮
重辛丁卜內事必先辛若丁 元亨者天利涉
有事者人利涉者人先甲後甲以有事者天四
德具矣程子云天下事皆人事人事不責之人
將誰責故人先後天不違也彼薄事見閑怠忽
玩焉襄天棄之矣 隨蠱小卦翼經進之隨時
歸之天行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曰蠱元

亨而天下治也視天下指掌矣此徹上徹下之
道

大象傳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振西南山下有風風落山蠱已夫非天以風
撓物而成之乎君子觀民生而有欲不止則過
申命警告禮坊刑肅惕其心志震曜其耳目俾
敬正自復而德以內育焉蓋振民象風曰育德
以其撓之者成之也乃反身作德焉本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九二幹母

易經釋卷一

九十九

之蠱不可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
考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也裕
父之蠱往未得也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不事王侯
志可則也

卦初巽主智沉念深意承考事以幹蠱必任矣
考有子也夫何咎亦唯厲事始既難蠱初何易
末念厥紹休惕惟厲圖始於終慎終於始初克

艱乎終其吉已人之生父子一體也曰父蠱明
 无得諉爾幹蠱者以權濟初巽主稱隱以行權
 善之而質柔戒之厲焉 二剛五柔于幹母蠱
 居柔用中婉孌无违母氏劬勞母氏聖善我无
 令人其敢瞋眩燮友柔克幾以動變蓋貞惟事
 幹而幹母蠱也何可貞則不貞其貞也剛弗友
 而貞乎拂已 重剛幹蠱守方居貞其動也果
 不疑其行蓋知蠱之當幹而疏剔括摩掃地求
 新焉幹之也詎无迅激詎无拂撓忤物既多內
 悔不少小有悔已抑蠱適當幹志在有幹材足
 與幹也无大咎矣經曰无大咎翼經曰終无咎
 果之也果之使忠臣孝子之心得精一自信焉
 蠱之需幹也夙夜以圖之敬敏以亂之懼弗
 克幹也况以裕乎四柔已過沓沓泄泄苟止而
 可玩日愒歲天方艱難方濟方厥厲事任而恬
 无顧慮也揖讓以救焚規行而拯墜豈有得哉
 吝矣 時維蠱矣五柔居尊即中未亡何渠能
 有振哉而二也剛中也剛中幹蠱之大德也虛

已應之二承以德同心振蠱先甲後甲舉積弊
 宿蠱而具飭之也復丕不基无遏佚前人光不
 用譽哉蓋王者之幹蠱莫大於治德任人也彼
 一手足之力為幹者細已事必有治治事不於
 事於治性正情得之洪範三德剛克柔克而止
 於平康蠱諸爻具之事之所治治於此 王侯
 天之所命以有事事王侯而後天下之事從可
 事也上事外矣釋王侯不事矣獨安所事乎哉
 吾崇吾德翼翼事天吾樂吾道永矢弗諼居仁
 由義時保日宣王事侯事吾何與知焉高尚其
 事而已矣經曰尚其事翼經曰志可則語尚志
 其事也蠱詳事治而以不事其事終焉於以見
 聖人不嬰物不過物之心
 三三 先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
 有凶消不久也
 臨蒞也傳言之大也與也 義或與或求 陽大

一陰小陽自下升浸而長四陰順之以往也可大已臨也夫非十二月之卦乎臨且泰而元元始而亨以利貞天道成焉人道有臨居上而御之乎自上而下之卦說而順惟所說而說之惟所說而順之下下之人惠心焉不大亨乎剛中而應中正以說大說也中正以順大順也中自下以感人人歸命焉不利貞乎天爲大德下濟不忒亨以正而已矣抑陰陽之消長天也剛浸而長自三以往泰壯夬乾大終矣而反之姤

易經釋卷一 百二

之趣以觀也八月之卦陽旅退藏能无傷乎則夫長而消固不久也明於勝復之運者當無幾功成不去毋墜疾以迫之庶夫書稱帝臨下以簡詩稱天臨下有赫禮天子有臨天下之稱此訓大以大德下下而後能有臨也無訓迫者矧有凌乎凌之上之也其所由殆於八月有凶之戒異矣

大象傳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善下下澤潘爲淵澤澤者地若居其上臨焉寔下下而以臨其下也象雖如矣君子大德臨民教思淵淵肥肥循循由成善誘淪浹无垠孔德之容含血戴氣并包懷保漸被四暨用成其深廣而臨焉

初九咸臨貞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四至臨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音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易經釋卷一 百三

本義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至臨无咎未詳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陽自下興大德下下康共宅師志行正也說道先民以感爲臨勇下於女君先乎臣是能以其下下者爲臨而和之不善之其爲臨乎吉已咸訓感書至誠感神於咸通春秋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咸言和此咸臨之義 剛中體說中和覆燾用臨其民說安懷保咸臨也如春之育以

无不皆如樂之和以无不諧吉无不利慶大來也哉令怙時方盛肆然於民上而臨之其歸鮮矣剛中為說其說孔咸居陰說陽其說滋甘夫甘何可為臨也諛言孔甘人易其言小惠孔甘惠孰懷焉无攸利矣內反自憂說无已流乎剛中以說篤實感發咎不長矣故憂悔吝在介也臨忌隔而已䷆地澤之交密切至矣不隔矣四柔當位初剛下應膠漆金蘭終莫能勝至臨也豈有咎哉言致一也惟天降衷惟民受

事於何不然志一息不厚終者息已
三三坤下
三三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示也傳言之可觀也五位天位大觀在上羣黎萬邦刑焉正面而內望之也王主象象順德宅心異意深慈基命宥密至德為道本矣五
 剛正中皇建之極蕩平正直至道神德行矣蓋所觀者以所可觀者備諸身為觀也王人有觀自下而觀之乎自上而觀之也以則於人而大聲以色德不固矣无望矣惟觀有儀有儀无為可觀可象不識不知象之其盥不薦時乎維清肇禋天子穆穆奏假無言乍盥乍沃誠凝於神濯濯中蠲未有著也厥孚顒然斯不顯維德哉盥一以薦誠著於顯濟濟漆漆而容以遠也雖輝其光豈貞觀之觀哉噫噫此神道也惟天

清無臭無聲道何神乎而四序溫煥凄清不忒其行則孚之盡也聖人之神惟天其盥不薦一神以刑其民民觀而化之則而參焉不化馳若神哉故觀非爲也學之始事用志不分尚絅聞然淡簡溫而不著於文其孚也如鳥字子時臨時保溫養疊疊下學下達異而所由一軌矣禮注盥自潔清也盥以薦盥無不薦者言之益以狀不顯之德爲此時爲至言不薦不言未薦表篤恭終不顯也爾 卦體无乾入皆陰卦四陰

易經釋卷一

百六

盛長陽已上且剝矣八月之卦也小卦也抑二陽旣老德成而刑有大觀在上象四陰大順五中正以觀有下觀而化象故經象之不薦翼經歸之神道益足明天道無象而無象非其象矣所謂八月有凶者獨於臨見之於剝四致意焉深夫

反井 大象傳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國夏與區薄于海隅性習治化淫思降汙益風

行地上於疆域乎殊矣不妨之教無已潰而流乎先王惟時巡行守寓肆觀羣后就見耆父陳詩統賈知其好善與其疾惡風奢教儉風儉教禮風淫教貞利末教義風儂以戾尚賢崇齒申禮播樂度量淳制教所設從民風劑焉益大觀在上起自躬而神省方之教下近民彌質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閱觀利女貞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

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

易經釋卷一

百七

无咎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闕觀女貞亦可醜也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質也觀我生觀民也觀其生志未平也

初柔在下述于上德耳目有極象重斯觀高下

懸而吳之能觀也則自下視高不盡也惟咬爾

田亦宅爾宅出作入息渴飲饑食明王之道何

知焉而是固民之質也小人道也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汝翼汝爲汝明汝聽而重觀无已吝乎

二在內卦觀國之輝象處中闡然惟薄自益

而闕也則自內視外不明也惟女貞言不出梱行不踰閭敦處靜深其閑有間卽王后乎正位乎內壹政肅祗於外事何知焉而是固王化之基也丈夫之生也桑弧蓬矢志天地四方焉而闕无已醜乎益觀貴達也不屬垣窺戶以人知人見自覆也或曰莊秋水篇達乎達則達抑懼其流於觀也禮流視曰淫盥不薦有淫乎三居下上匪童匪闕秀於四民爲國華蕤明王在上幾可行乎而二體之間固可進可退時也吾

易經釋卷一

百八

何觀哉吾觀吾生道豫不窮知確行從不疑在躬吾以之進不悶其逢爲道也塞行殆知窒動有戾拂何行如之吾退不惑斯審已量力進退異而處進退之道未有失也語自觀也自觀者哲矣大觀在上天下觀焉抑人卽所觀爲見未其有周觀之而能徧者也四柔近君地切交親王乎顒若淵螭龍神王乎設教草偃風淪外之國土芒芒國風泱泱國典章章國謨洋洋孰匪其觀周洽而旁皇也哉利用賓異體自下日

替替襄爲時恭先不德日上而道日明以行乎曰利實明不利不實也尚實也欲及時也爾夫五明王也觀於人非觀人者也王何觀哉觀吾生乎乎顒乎乎未顒乎盥以薦乎不薦乎抑薦不盥乎自度自揆不忒者儀忱君子而可矣若猶未也昧昧以思民無則焉亦何斯居斯哉夫王者何身通天下爲其身王觀我生必觀之民民若于道且歸于仁不賞不怒而勸以懲則乎之乎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海隅蒼生未其

易經釋卷一

百九

康共王心坦然予瘳予痼於自反何窮哉此王者之觀也彖言中正以觀神道設教至矣經約之自觀自觀易足亦難知翼經大之觀民觀道備矣卦惟二陽上人位之上君子也以其道爲帝王師爲天下師爲觀者也無觀矣何觀觀其生乎仰觀吾君頽觀斯人示德行而刑諭道義而行燮陰陽而調熙化理而平王躬君子也王朝君子也風于比屋君子也无咎矣若猶未也后弗堯舜民不與被堯舜之澤若撻之市予

過于謫志與有能平乎曰觀其生主觀人言五
觀民是已故大人無已通天下為已即觀人觀
已也可以為觀矣

三三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
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
不當位利用獄也

噬嗑噬而合也中虛者頤職吐納而物焉間之
不噬已必噬之而合噬者合也蓋噬而亨矣有

易經釋卷一

百十

間則鄙無間則仁有間則闇無間則明有間則
物無間則神間室合通間逆合從故天下之患
莫大於間祛天下之患莫大於去間而用獄其
事也兩造五辭箚鼓相誹獎惑詆欺匪明曷燭
匪動曷威匪中正也而誰與適歸卦剛柔分剛
氣不怒柔不靡矣卦動而明動克果斷明无蔽
矣時用獄乎象之燁燁震電將天威矣而五柔
得中上治主之也雖其視位天德使民無訟者
已遠而於用獄亦無不利焉約諸身人心太公

虛靡不融以物於物有間不通明以自知剛以
自克如雷電之合然震懼蕩滌勿之有遺愚焉
不歸於中行也乎哉是噬嗑也

大象傳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滯陰伏陽六沴宿藏霹靂列缺將天明威焉磔
攘之暢氣行焉先王用之矣三典五刑出禮入
刑非齊惟齊有要有倫著之刑書懸之象魏明
刑罰之所當俾眾喻於法勿蹈之為悔焉蓋先
事而勅之法也故隸上經豐致刑矣 雷元陽

易經釋卷一

百十一

天方雷即火日無光而電若風從之故噬嗑豐
皆離遇震皆象電恒益皆巽遇震皆象風又噬
嗑賁豐旅皆陰陽之間故皆以用獄言之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六
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
利艱貞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上
九何校滅耳凶 彖曰履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
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貞厲
无咎得當也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震初動始處下象趾動實不慎麗于刑而董之威用滅趾矣蓋善惡皆天性人心危即逆惡時有之震之於微惡不行焉而何咎夫屢以安足也刑以為懲其校以為屢乎何也惡止而安也

易經釋卷一

頁十二

二柔中正以用獄也審克盡慎師聽五辭以極厥辜喻如噬膚宜无刑矣抑乘初剛怙力敗常我從訊之劓其鼻創焉而固刑所當也而何咎噬膚與噬腊噬肺噬乾肉同文滅鼻與滅趾滅耳同文五刑一曰墨二曰劓薄刑故於二言

易經釋卷一

二百十二

為難易之等焉腊用獸全體暴宿昔乾之而名最堅難噬者特性兔也少牢麋也肺截通肉大切帶骨者噬差易乾肉無骨矣 柔中宅尊德明惟明獄訟從質成焉師聽既審三有乃刑豈足難哉象之噬匪腊匪肺而乾肉得匪鈞赤金而黃金也有林矣詩有林有林君也然貞厲何可已也清問鰥寡有辭無益寧失不經毋縱深害歸于好生民生賴焉无咎也夫乾肉難於膚五不曰噬膚以王無庶獄易噬耶然師聽所登之中畢

三三離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

賁飾也賁爲文飾其質坤爲文爲衆乾一實其質也下體本乾柔從文之本立矣而文載行焉有亨乎則忠信故也上體本坤剛往文旃皮之不存毛曷傳焉蓋文不能自行亦易渝又不能久行利往者小矣昔先師嘗筮而得賁愀然而不豫曰非吾卦也惡章盡於飾也抑文之賁於天下尚矣天人由焉賁豈易言哉印觀于天三辰七曜時輯于房垂表著晷於天爲童倚其

易經釋卷一

頁十四

文也而宵日未短中時變察矣衡觀於人五品五倫秩敘文明各卽所安如侯布正猗其文也而親義序別信大化成焉此聖人所以官天地修人紀五典六藝彰施于億世者也則文之用大也而德其本已放勳欽明曰惟文思重華濬哲曰篤文明禹祗德先文命敷焉蓋三聖授守一文也文在中也爾賁小卦以陰陽間雜成章而名靡靡矣上經天道翼經推極之天文人文大莫大焉故道无小大也

大衆傳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柴燔燎曷云遠叢薄有烜賁乎賁於出地在天者異矣君子自知敢尸其識力之不逮者用自智哉明于庶政凡目品令敢干大政明於折獄服念反復敢輕折獄言慎之慎也蓋慎而明矣非深文沒實用獄之大戒故尤盡慎與旅火在山上明慎同而折獄不留矣噬嗑賁皆離從震艮噬嗑賁震震元陽雷象電從奮焉故利用獄賁貞艮艮陽上止山象火從耀焉故毋敢

易經釋卷一

頁十五

折獄卦有小大如此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六二賁其須 九三賁如濡如末貞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其須與上興也末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五之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居下象趾剛德明體內自充焉象賁于趾有來

高車叩舍而徒義弗乘也叩胡美而乘諸乘之
 辱矣夫車於徒遠矣舍弗乘而趾以為貴故義
 不以貴也 文明在中卦須成焉卦二陽資明
 焉于何貴哉明勗厥偶導道輔誠為焉為承象
 貴者須與頤上興資之矣不曰吉亨柔文剛故
 亨象前言之也卦亦象頤亦象須 三剛惟質
 兩陰文之致飾矣彼其貴濯濯而澤澤已无已
 溺而濡乎唯末貞剛正自秉大樸為禎無說華
 澤而甘包承雖其若濡終莫之陵吉也不貞而
 濡焉陵已 剛正柔正誼同如貫或從間之如
 貴而幡如馬而翰禮商人尚白戎華當位疑也
 能無難乎其唯貞比也非應比乃寇也人比叩
 否須我媾也匪寇之速儀特是求終无尤矣
 居尊主貴德柔自非貴无質矣何以飾治吝道
 也上寶剛德得止自暇五柔中居體焉下之束
 帛孔嘉于丘之園委質便蕃資其德義起頤振
 靡賁焉來思不遐有喜吝終吉矣語資人為王
 治飾也周禮場圃任園地園在國外上在卦外
 土高曰丘亦上象束帛婚禮納帛一束

束五兩注十端為束以帛從兩頭卷至中以十
 端成五兩用聘女因以聘士云云說文眾多
 貌从二戈 貴云極矣續飾孔多本之則無當如
 飾何上剛得止反于克一損文至中屏離還質
 蓋藻黼黻而復之無色白貴者以無色為其色
 也夫何咎忠質人本心貴以白適得其本心志
 大得矣
 三三三坤下
 三三三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
 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
 虛天行也
 剝落也五陰下興陵于曾虛一陽果然且遜碩
 膚柔變剛剝落之剝也夫消息盈虛之行天也
 而誰能違之觀象乎象不順而止乎與時息矣
 與之俱消聲沉景銷與時盈矣與之偕虛反一
 而藏諸益達時止焉止為其時順之若伏若匿
 深根寧極若已有得尚大化而與之一也有往
 乎不利已或曰君子之道亦容有不利時乎曰
 有之不利所以為利也天為大德猶不干時而

況於人通變達化恬與道冥知幾於詘伸之感
無入不自得也而利生則勿往其貞也必往費
已道窮矣

大象傳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有崔者山而騫下附忽焉惟無厚故也君上何
宅維民與宅枕恤厥家敢用殘賊與股民力寧
躬瘁劬與培民財寧傷體膚康功田功敦于下
土用培厥基以固居園務厚下以安其宅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易經釋卷一

百六

六三剝之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 六五貫

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

小人剝廬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

未有與也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剝牀以膚切近災

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

剝廬終不可用也

夫剝末有不自下興者也初陰眇然式月斯生

志剝上也僥僥其興象剝牀以足然蔑貞已夫

貞天人之大命也而蔑之有无凶乎謹始勿往

可也 二漸而上如牀有辨陰進剝焉其遯居

燕殆必凶者也抑猶之二陰已也曰未有與幾

猶可及遯乎初垢二遯辭視羸豕遯尾益危矣

牀去辨即膚曰辨危之使謹自備焉 羣陰剝

陽何剝非咎孰為无咎三於上應志不蔑貞失

上下其貞好是正直而懷與類行斯剝之无咎

者哉好鈞從德失衆不惑以獨得其本心可與

立矣 四也體上剝牀以膚有廢牀寢地象焉

亡之命矣夫曰凶曰切近災傷剝之為害烈也

易經釋卷一

百十九

亦若咎其違之不蚤焉詩傳思在牀春秋傳掘

寢於地設牀第當牖視者以衣委於牀注牀高

由便說文牀安身之几也三尺口榻八尺曰牀

則今制牀遠地以 剝至五極矣聖人難言之

矣而卦一陽在上王象五陰居尊王后象上一

陽御衆陰王在宮象五統羣陰大順承君象貫

魚然以六宮嬪婦叙御于王寢宣上施平均也

關睢好德樛木遠下福履迓之无不利已抑陽

主下施亦受陰剝牀以為安亦以為剝於為戒

不篤深而博也哉禮注天子御妻八十一人九

人亦九人旅進當三夕嬪婦九人當一夕三夫人尊當一夕王后又尊專一夕九十五日而過蓋王與后與宮后推白當御者敘木果具零進之勸寢故關雎后思淑女作也

有遺者實保太和而合之固且碩也蓋生德存焉可復種而殖矣猶君子與象乘之與民衆載焉不亦善乎將小人也象剝之廬舉以民所庇依者而盡棄之孤露失庇亦將如風雨鳥鼠何矣保而藏諸追時而藝諸天行也夫

三三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

易經釋卷一

百二十

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反也陽復生於下於內天根也翼經不曰復剛反曰復亨剛反不替復替復亨猶翼經不替乾贊乾元也天大難名天地之心未易見故異其辭表之不曰陽反曰剛反剛人心之天德也蓋生而性之矣知諺而外有心咸危冥搖喧逐厥出入疾也乃朋來咎也陰重閉故也追於有

覺復還其初如返鴻蒙而遊太初无已亨乎入藏于淵神明內映及爾出王太和闡舒而出入何疾乎朋之來思乃以類行喜怒不易意必靡萌即朋來豈咎與動以順故也乃幾在內反於此反復乎反復之以其道乎則七日而幾矣蓋天行三以爲時六以爲紀至七周已而勝者復還

更千支子母六日而變六月而人精神之心靜

更六期而備易六爻象之

易經釋卷一

百二十一

於天爲吾靈根者益可期而復也由斯以往臨泰之乾孔道廓然正直便便有攸往孰利焉蓋剛惟無反既反而長矣嘻此人道也乃天地何心以生生爲其心剝盡而坤龍戰矣天地之心一不復見矣陽至子半元陽恢恢復還其宮如虛之雷而天地之心凜乎其復回也於欲見天地之心其必於斯乎乾文言未始以剛健中正表其大復翼經未始以見天地之心標其本易乾坤後莫美於泰莫尊於復翼經皆不正釋卦

名異其辭于以重天地之交重見天地之心焉
 象主開物盡性以至於命而復其本也故標
 聖功焉聖功者下學於下內自反於內者也或
 疑七日來復象耳道不可若是其期曷觀疾醫
 起愈甚持可日而期醫經著之謂精神專致之
 心不可期而幾乎往上升用之矣不反而復也
 反復之不以其道也以其道不專不致也邪暗
 塞已何能自還然何可以凝冰也孔子曰一日
 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程子曰質美者明得盡查

焉深夫

大象傳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
 行后不省方

雷元陽也陽大壯之期則奮地上為元聲其微

也伏于地中潛萌于黃鍾之宮元氣也元氣內
 復其必固豈多勿洩矣先王至日奉天履端靜
 謐完安聲色盡屏中闕以奄重門九關商旅不
 行王后寧極待不省方養微陽兢兢焉
 秒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六二休復吉 六三
 頻復厲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六五敦復无悔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
 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
 也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
 獨復以從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迷復之凶
 反君道也

天命純粹至善者也人受以生亡之矣陽內復
 而初心復還天德之元胞益粹然仁天仁淵自
 知炯然是上善也至危者心亦何渠無人見人
 為之萌哉違已一其違而灼自知焉知自克焉
 自知常精自克常一違不遠而復之乎克一也
 過成形此有悔過不成形何抵悔之有元吉也
 夫學自天子以至庶人則修身其本矣於形著

以檢身末也惟復不遠乃見天則貌言視聽天命時勅所有非幾嚴之一勿是修身也初爲元德仁也二柔中自虛下比而親之下仁也忱下仁以輔仁乎精誠感孚動變薰格於微長善未形揅失有觀有摩有平有釋如登春臺享太牢優游厭飫於其中日治化而不知其益也不亦休之其爲復乎吉已獨學鮮輔勅力苦慮卽有至焉劇矣匪休矣至德元復上善不遠三不中正勝復翻反時豈無復煩而去之操存舍

町畦獨安土敦乎仁人皆羅歟獨其默成其戶居龍見淵默雷聲者耶復於道矣不著吉凶悔吝之文者吉非所幾凶安若命也乃悔吝亡矣順德宅中敦其在道安止不遷無斁亦保肫肫淵淵濯濯皜皜益以受於天全而生者中自成而自道之也有失此有悔聖人无復常得其本心何悔之有上遠於初重陰固塞沉冥披猖不知其極天命坦夷平直之體迷莫能自復而惑也夫復天人之大本也迷不復逆天天降之災迷不復拂人人責其來則何凶如之卽用行師立已與敵交梓陵勃百脈沸騰一心異域敗而已矣舉以其天君實之謹脣陵梓之中未有定也凶而已矣能戰勝而肥哉戰不克勝神沮氣奪謂不可勝卽至于干豈克征哉謂沒世不復也則反君道故也君道穆清出庶物而咸寧迷思復乎先立乎其大者而終莫之陵庶夫

三三震下

元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責不利有攸往彖曰

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六
亨以正天之命也其應正有實不利有攸往无妄
之往何之矣天命不貳行矣哉

无妄復以不妄也妄於誠反无妄誠也誠者天
道不二其命何妄之有焉人有心知而危知誘
於外而莫能自反妄已剛陽下復內還厥初如
自外來而寧其居廓其无如无妄也誠剛反而
主於內乎動以健行果確无難何動非誠剛位
正中厥應柔中誠與人同是善元善厥亨大亨

易經釋卷一

百廿六

利宜貞正信周于誠元亨誠通利貞誠復豈伊
人乎天命於穆蓋一誠而四德五性具之矣夫
心天而道曰正无妄動以天也正也天命之所
右也一匪正即動以人而妄執已爲已意必固
我萌生泥泥徇物爲已愛惡攻取有然孔熒如
目斯責蠱生翳翳跣弗覲地亦焉往而利哉夫
人之生一天之命天无不體焉所得去吾何行
如之无妄而有往乎妄也有妄逆天天命弗佑
焉凶悔吝隨之吾得行乎哉有无畏乎其必謹

自復矣 外謂外卦外卦乾初自乾來下爲成
卦主象自天降命而爲主於內又象陽戰野而
下復象知誘於外而內復復不妄矣其德即動
而健體即中而應占斯大亨以正有一具百足
之妙神理哉故翼經聯合卦名辭表之 人心
一无妄其有妄如目有責責非實有妄也說文
目病生翳曰責又妖病曰責李奇曰內妖爲責
大象傳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
萬物

易經釋卷一

百廿七

天德嘉生雷陽而噬蠕動昭蘇萌甲闡舒物各
一无妄也若物物而與諸先王大德一天于下
作配時其長橋茂與時對方春時和榮獨矜寡
振貧施舍育初育敵與發補助以休以豫下至
孩蟲天胎飛鳥在囿在沼施于行葦方苞方體
即牛羊勿之踐履焉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
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
災 九四可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不耕穫未富也行人得半邑人災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剛德復還為主於內之謂初心无載爾僞忠信不欺往于應物獲上治民悅親諸友如劑如質而志无不得也吉已 人之有妄在於期望期望萌生得失胥患未耕望穫未苗望畬始耕望穫既苗望畬耕期多獲苗期饒畬意欲日廣謂

易經釋卷一

百六

非妄與而亦豈有恒獲矣二柔宅中因時順理日用天職不可曠廢者日有孜孜日有矍矍已爾而他何冀哉雖其耕穫如未耕穫雖其苗畬如未苗畬未其或有富之心焉 吾行多妄自作之孽弗可追已既已无妄而災之逢咎降自天匪出自躬或繫之半行人得只邑人之災安所得諉吾誰得怨又誰得尤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夫何求哉順以聽而已矣是无妄也彼以災爲无妄而責命於天怨无生焉妄已

剛德乾體下无繫應爲人本心爲天正命可貞也夫貞一不遷愒愒自全得所願也而何咎焉蓋期於外者不可貞可貞者求在我者也我固有之也是无妄也四離震之乾動而之天曰可貞又剛居柔懼未有貞也戒焉 吾行多妄以妄爲常其有疾也否沴而殃藥瀾之而可矣五位天德中正爰止居儀天節動應天紀治於未病不瑕多祉適也有疾非望所生不喪天和无搖爾精神之右之終和且平其必勿藥之矣

易經釋卷一

百七

藥之妄也不自信也不知命也爲求全之毀爲久平之兵稱兵天殃免毀成豈可試哉 无妄之極何邪心之有焉而心之可見者行也乃行則一成而不可變矣无妄而行貴乎窮大失正窮高失中屏倫物爲惡諸有爲空无善惡爲大混族類爲同卽心非无妄而行塞不通不廸于中不止于庸豈有利哉六无妄達天矣不成位乎中則過而失正可懼也夫

三三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畜者大也貞乾大德一大惟天剛无間雜健何息焉此焉止之篤以不拊象山輝光積章於閭大以畜曰大畜也夫德美其畜而畜尚其貞與畜而失貞乎則如勿畜而畜亦胡謂大矣其惟貞天德爲德天爲行至止惟一知止惟精惟先民是程惟大是經毋詖見自益毋表

易經釋卷一

百卅

說自熒毋畜疑自垢毋畜穢自腥斯素所畜積者不已大而正哉夫大者正也畜之主也天人之所頌與也卦剛居上正已五柔尚賢又正已健爲天德良止不遷得一以止大正已大惟無畜有畜必亨畜大以貞何施不行王明養賢天下爲家即不家食吉也應天奉時剡中載之即涉大川利也畜大矣今家食闕焉涉川惴焉亦无爲貴大畜爲矣何也大畜者通天下爲體體萬物而无已者也 大畜乾合良天道之止也

利貞也故辭先利貞畜大貞必大亨故不家食吉而利涉四德具矣 艮剛上有敦篤義其輝光篤實之輝光也離中虛象火若日无體上炎而不留艮剛上象山陽氣繙積充盈而物生爲輝光日新他卦傳良惟曰止卦主大畜故以輝光日新言之 大畜大卦彖止健主卦大德言不主交敵應者言主敵應言細已

易經釋卷一

百卅

天无聲臭矧有方體有卷者山山乎天只益盡六合一天靡一物非天即山而天於山中乎在矣君子法天終无有已天人古今冥爲一體前言天言往行天軌上嘉下樂遠綜博紀如山緼天如天在山斂之一心會于一原以能兼總條貫於深遠隱蹟靡不該也靡不晰也用畜其大德焉彼蔽其用于一身之小耿耿其知弗謂弗稽誹聞見爲小知謂无雷聞知而不知其已細也悲夫

初九有厲利已 九二輿說輶 九三良馬逐利
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六五豮豕之牙吉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輿說輶中无尤也利有攸往
上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慶也何
天之衢道大行也

畜有縕畜止畜二義卦備諸善主縕畜爲大德
爻有敵應此有愛惡攻取故專此健彼止以爲
言 惡相畜矣疾力在初怨耦曰仇能无厲乎

易經釋卷一

百三十一

益止健異德柔剛異性上下異勢欲莫我畜焉
而不可得也剛德乾體自勝自強不犯難行止
而止矣利也 二剛宅中大車既乘上從尼之
而是何可以力競也剛健自克吾說吾輶安義
若命內反不逐益中无怨尤而德以彌畜也自
畜者善已 健極則行止極斯通三上同德心
志合而從焉象良馬逐乎比德齊力並驟齊驅
而趨風也競矣抑進毋傷易惟其難進毋失正
惟其貞日閑輿焉閑衛焉良于行利往也夫益

易經釋卷一

百三十二

輿以有行衛以衛行也然非上合志不能故傳
申之馬非馬不行乾象良馬良矣而逐故以
象畜之通 天下勢而已矣有其畜之必其且
止未有能違勢而自進者故小畜必復大畜利
已物之理也然畜之者小能復能牽復則何咎
而吉大畜乎止而止矣抑陽爲陰畜其極也雖
說之輻而反之目陽爲陽畜其極也如馬之逐
而時行焉 上善唯幾幾微難知幾成形而不
康力豈易哉眇眇者初象牛方童繭粟其角甫
生茂茂茲焉用牯而衡而楅繫輓以駕終无抵
觸是謂禁未發而豫也辨早辨而嚴也見之冥
冥絕之纖纖內自知而喜爾人豈及覘哉其吉
元吉也 事必有機已難在機如張弩必機二
剛長難制矣五柔中在幾不即戎也于機焉制
之象豕塗蹄躑躅躁迫制之不予牙于其特豮
猪雖壯必折雖突必格即有牙无所用之于焉
知天下大畜也唯聖人能圖難於易爲大於細
制危以康懷天下而畜之也牛豕皆畜獸於大

畜繫之四喜深而五之慶則邦國之福也然四
曰元吉无功之功進於尤功矣 天德大畜畜
極而通得止達天大而化焉何邇封之有哉象
天之衢六闢四通爲昭曠原爲萬象宗芒芒大
荒億變齊同何咎何疆何闕何通蕩蕩乎以天
爲心以道爲體而不禦无際也曰何天之衢歎
之也歎通極也爾乃帝治則大道之行蕩蕩平
平會歸有極與天道而同流並行焉

三三三
震下
艮上

易經釋卷一

百三十五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
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
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養也人需養以生需頤以養者也二陽頤輔
中虛以御上止立體下動以茹象形之質妙性
之德矣震動時動艮止得止動需養於物而止
制節于已象性之欲一命之理矣夫非養之爲
貴而貞之爲止乎日用飲食孰非天職裁物養
物孰非天則命以坊欲理以裁惑則貞之吉也

是故康功田功首食厚慶天生君子以養人
其所養也養心養形養德養生君子奉天以養
身也其自養也夫養人君職也抑觀頤乎觀所
養之得養失養乎詎必外求其自求口實乎能
中虛以茹无逐逐乎能止于所止无汨汨乎能
動以天无妄不嫚黷乎能公諸人无我无侵欲
乎能食以時動以禮道制欲不過无没没乎自
觀自求養得其貞於以養人我无欲而民自靖
我得正而民自正吉矣今養失貞專欲咨已必

易經釋卷一

百三十五

且厲彼求實不厭民用殫弊觀所養乎觀自養
而已矣嘗觀天地于天地萬物父母孰非所養
而非以已養也日月寒暑露雷風雨以煦以嫗
物生無應元后作民父母垂衣當宁能以已養
哉六官百辟辟土分職以養仁賢萬民從養焉
何非則天故頤之時用大也 上下二陽中含
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自程先生發之精夫
也經言觀頤於自求口實觀之翼經傳自求口

實以觀所自養言之 天立君生仁賢一主於養人此謂天心聖人若天養仁賢一主於及民此謂王心然皆不以已養也故王道天道

大象傳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爲天氣山也地形山有常止雷何常聲山下有雷鼓盪震號動萬物而養焉而亦安可常哉今山之下日揭揭焉雷動也妄矣頤容止而時言時食也象之君子毋易由言謹在言前寧默毋躁寧後毋先兢兢啟戎泉泉毀全毋妄出也

易經釋卷一

頁三六

養德靜專以飲以食如幾如式毋沉營于酒毋饕餮于食俾物无暴殄而欲无侈溢毋妄入也養身靚謐如山之雷靜翕而時闢焉頤象取象顯而精明而與象切近深至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六二顛頤拂經于

頤貞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四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五拂

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

川 象曰觀我朵頤未足貴也六二貞凶行失

類也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頤下體震動於欲而多凶其上體艮止於道而多吉情之性也又下體主自養專所養於身而凶上體主養人公所養於人而功性之命也惟陽爲能養物陰則斂之故卦主二陽又爲養焉初陽處正義足自制无願於外不易乎世象靈龜然動物貞德至靜深息以自堅故足貴也而初也動主也欲動情動不蠲不潔舍爾靈龜

易經釋卷一

頁三七

而以餽獸象張之頤載翕其舌亦无爲足貴矣言凶惕之使自愛自改焉 靈龜朵頤皆取本爻象以不知自責故爾之爾之外之也以動於欲故我之我之內之也此爾我與觀中孚巽二求養於人者也誠得類而從矣初乎位下顛而拂經上乎于丘已高見陵類應類求者物之自然孰非類而自成哉其唯貞嗇以儉德儉以養物以中正自止而不愛不求豈有拂哉又何行于丘矣 夫頤以欲不違則爲其貞也動不

易經釋卷一

頁八

拂貞吉也陰居動極以物從欲以欲窮物也
 不給於欲欲无厭於物拂願貞已敗德毀則道
 大悖也安所行乎即十年勿用之矣經文拂願貞句
 四居上養人者也而德柔弗克致養矣初剛位
 下下下求焉无已顛乎而是固相君之道然也
 已不能舉以與能者養之吉孰尚焉惟好德象
 虎斯視厥視耽耽屏貨色謹懷德如焚象其逐
 逐如棘其欲不厭彌復以貴下賤以賢養人雖
 其顛豈有咎哉何也膏澤下施施有為施就匪

上施其施光也初卦主主養人本爻辭戒動於
 欲而動獨於此表之 王人者以養人為經以
 養賢為其貞者也五柔中順從上致養自知極
 明由善匪惡雖其拂經而固已居貞矣道濟天
 下豈必在我拂所以為順也惟无我之盡者能
 之有我則耻於用人果於自用象涉大川亡維
 楫而冒濫以貢也豈有濟哉不居貞矣 程門
 論權至精然漢儒反經合道之言亦未可盡非
 拂經居貞是已 卦為頤頤尸其頤上六

三三 異上下

德五尊尚之君子啟沃民于康育則上下由以
 頤而並福也然已艱矣其唯屬居寵思危宅高
 慮下殫歎念於為德為民无以滿假焉吉哉乃
 艱大君實命之羣黎仰焉即大川安所得諉涉
 而已矣卦二陽主養人初柔頤上由頤動止德
 異故也又養人下逆而上順

大過棟桡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天者過也棟
 桡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易經釋卷一

頁三十九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過也易陽為大四陽居中已重大者過也
 天道陰陽平乃和和乃中人性剛柔輕重平乃
 和惟其中陽居中過重乎雖其大德信直勇剛
 嚴毅幹固詎不矯其強乎而不敬不溫不塞不
 義賊絞亂狂厥美為蔽必暴挺而折必煇燥而
 裂必有怙而恣必无畏而蔑必且極重无制而
 蹶也象室有棟然不適而已大无以安上上莫
 任益覆厥以敗無以全下下莫任載无基有壞

撓豈及救哉棟小弱必撓即大壯本末弱亦必撓故夫大亦何可得過也畏哉其唯用中乎剛雖過矣二五宅中性命於德剛不過也柔唯卦主內巽沉幾外說有與柔不過也有攸往以變調往以和劑則謨九德之祇敬範三德之用乂也亨已易過至中矣天爲大德猶不干時干時專勝勝復推移聖爲至德惟時是因禪讓放伐敢與以人大過之時大矣哉故君子不處過不處極用其時兢兢焉 物不能无過大者過棟

撓矣有攸往而乃亨小者過鳥飛矣下不上而大吉故易處過有則也

大過傳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爲下下逆行滅木懷襄沸騰大過不復君子能違時乎哉獨守其道而已矣淫辭稽天法言不輟放濁波靡經德罔缺滔滔者天下皆是獨確其不與拔也獨立可懼大勇不懼遯世可悶樂天不悶強哉矯乎其行之也彼在中弱植者

滅沒矣即矯亢以犯難行非獨立之謂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三棟撓凶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初柔在下於巽卦主時大過而過其畏慎俯僂

者也茅象其柔藉處其下白茅濯濯庶幾夙夜慎之至也豈有咎哉夫惟慎德愈過不過矣剛過始耳未有亢也比于初陰順以相也過以相與而係于中行恭以讓也象澤有楊始枯而梯其榮可期象夫雖老得其女妻宜子不遲益過宜下不宜上陰宜少不宜老時也而生道歸焉 物生必柔其死必剛大過之陽過于重剛疆弗友也暴振疾僵象棟既撓於覆厭豈可嘗哉則倨傲自順失所與而不可以有輔故也凶

已 剛德時過宅柔用下下附巽主以安以藉
象棟隆然不撓乎下吉也抑剛柔之用難其中
損過就中過損非中棟隆乎可矣矯剛過而柔
柔无乃過乎亦為撓乎下矣故有宅吝也 剛
居尊極之過而過上柔弱極載胥以墮象之下
榮生道也榮不下于其上楊枯而華矣華過
矣華榮不終朝矣夫夫也士也而妻非女也老
婦也時過矣時過不宜乎矣即未有咎豈其譽
哉故君子不處過也二德不勝五時未過而久

易經釋卷一

五十三

五德勝二時已過而醜易時為大焉爾 上已
過矣澤滅木矣斯時也雖方舟未其或濟也馮
河而涉諸无滅頂乎則何凶如之抑義不得避
即雖凶无咎何也義不可避即不可咎也不有
冥不慮難罔以犯難者乎亦不可咎謂不可得
悔也詩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曲河而死當奈
公何

三三坎上
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

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
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險也卦上下坎重險也坎陽中水象天元德
函焉象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詎不謂心即天哉
乃陽陷陰中矣性圓於氣命枯於形天者人而
側頗僻其情故天地之用莫大於水亦莫險於
水重險也夫人心惟危古上聖惠之矣而陽中
天德也天一生水行地中而不盈盈科乃行雖

易經釋卷一

五十三

其行險混混乎逆如斯乎有奔騰放決終中實
行地中不越也信也上善若水人心之孚非天
命之性乎哉剛德在中主於一誠忠信居易僥
倖不萌於以入患如即夷行雖身處險乃心惟
亨心亨以行誠能動物格天乎人行胡不得往
有尚也於出險矣故忠信為周象水行地中
而周也无險矣此人事天之善物也夫險逆德
行險危事宜无所用之而何可廢也有穹者天
階不可奏山川丘陵不可決驟王公法天險以

制禮因地險以申固器制度量等威秩數城郭溝池封疆道路設之險而國有居圉也則夫險天地人皆用之故易无不具也 坎象水以卦本坤體中一陽象天一生水而行乎地中於圖書一六皆在下象水性就下以由地中行象流而不盈 八卦皆止本名獨坎曰習坎危之表人心危也然天地之性人為貴反身而誠即平康而不危故孚而心亨行有尚 坎離皆大卦為上經之終故坎象表聖功之本離象表聖功

易經釋卷一

百四十五

之要

大象傳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河淮漢江厥流湯湯不舍晝夜洊至有常習坎也君子體道成身弘道成人不常不習焉息已能道行而教刑哉法水有常以常厥德息養瞬存晝為宵得不愆于儀必用其極法水重習以習彞教時教正業退息居學勞來匡直輔德翼造用能學不厭知教不倦仁法天不息以為誠焉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來之坎坎終无功也樽酒簋二剛柔際也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坎剛中誠也象主孚心亨以達天大象主成已成物以盡人抑人心危爻各以德位主行險防

易經釋卷一

百四十五

乎防危焉 險既重矣復處其底沉冥于欲淪胥靡靡在坎入窞凶而已矣入於淵猶可游也失道入窞不可救也 陽為天德陷於陰中形骸外閉情識內封夫非受天地之中以生乎哉而視天蓋夢夢也坎有險矣其求小得乎未出險中中心為忠維舍斯亡而操則存黜乃險膚勉于康其性未成德求小得已焉私慮擴而旋進情欲抑而愈興詎其大有得哉惟審慎于未出中之中兢兢焉 柔不中正際于重險來險

與俱之為坎掩前乎熾崎後枕峭塹殆且入坎
 窞而貼也下達也吾何行如之何可用矣 柔
 正近君在坎實難危心間關其惟孚酒維尊矣
 簋維貳矣用陶者缶貴其質矣敬无文之至也
 乃其納忠不于其蔽于其明不于其塞于其通
 汜其諷之汎乃從也遠其托之托以風也象納
 約于牖不干戶也積誠以悟主時其明而通之
 豈有咎哉不誠而貌不質而華不格心而明諫
 顯諄末矣夫四五非應也比也以剛柔際而无
 咎於時在難於二體為上下交比而合也唐李
 鄴侯陸宣公以之韻書約謂五剛中正又坎
 上體且出矣然而未盈也盈乃平未盈未平也
 明而未融塞意未亡雖其在中而德未光吾斯
 之未能信焉抑祗既平矣孚積而充充斯盈盈
 斯平需光亨是已則充實有光輝曰大也夫二
 五正中以在險曰求小得曰中未大坎五中正
 終在坎又體坤未達天也故上聖以惟危做焉
 陰居險極形束欲幪窞若囚拘微纆繫諸叢

棘以閉諸三歲不得噫其甚乎則失道故也夫
 道若大路然平也失道而迷於欲險矣初三上
 皆失道而險辭指所之竭險德之情況焉其懼
 也夫

三三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
 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
 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麗也離體本乾心知一天中虛以明獨覺惘
 易經釋卷一 百六十七

然是知何體麗形發智麗物為體象火然火無
 體麗新為體曰離也夫物必有麗三才由之矣
 日月何麗象懸于天草木何麗根植八埏君臣
 上下秉德明明麗于正位功化乃成孰是无麗
 而能自行而麗何可以失正也非所麗而麗焉
 惑矣庸獨利乎眇眇者柔麗于天體天明為明
 天則其理秩有條紀麗中不偏麗正不倚知至
 至止則貞之為利中正之為美也亨已抑中正
 何形人見億之下度宛成不且自謂中正乎

哉而側頗僻多矣純離爲牛爲畜牝牛剝中自
虛溫溫其柔无驕恃力惟善之速用中于民稽
中于天終无有已敢遂以專用能鼂用牝牛遜
于大理而貞明達天吉也今喪牛于易乎動也
妄已何正之得履哉火必有麗故知必麗物物
必有則則者格也格者至也正也故學以致知
在不過乎物離體乾所麗者天天體物故物則
曰天則火炎上能迎而不能隨故畜牝牛而順
爲求知之要亦養知之要

易經釋卷一

百六十八

大象傳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入咸池旋于暘谷貞明者一宵旦廻復益兩
作而終古一轂也大人達天德明惟天維清輯
熙願謨不違勅于明命昭格孔時毋人見蔽虧
毋物垢暘迷以能日新又新繼嗣其光照于四
方法天不息以爲明焉 大象傳惟離言大人
以心知化而天爾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六二黃離元吉 九三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四突如其

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
若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六五
之吉離王公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柔中明也彖開貞畜牝牛以達天大象傳主
繼明旁照以盡人抑人心危又各以性體於炎
上防乎防危焉 剛明處下如火乍灼好上亟
動厥履錯然則咎之所作也其惟敬始克慎厥

易經釋卷一

百五十九

履遵道放義恭節安制豈曰錯然厥舄几几无
咎也夫履在下欲安儻錯不安詳貌禮足容重
也 予懷明德麗中且正天精天粹通明之盡
象曰離乎有夏有冬不爽其行離黃道而正中
懸于高穹而四時寒燠依以爲紀太陰五緯儀
以爲軌靈蠢動植從以正性命而作息生死也
不亦善之其爲麗乎其吉元言也日行曰日離
亦曰黃道黃道中道也依月九行而名二中正
爲卦主如天主日故象之 重離兩作三下之

終象明昧昧音矣昧何可復中遜于虞淵曰一週
天復往其旋利莫順焉耆耄而耄老及而傳生
死首尾曰歸曰全鼓缶可矣而又何嗟乎大耋
之嗟時謂迫生庸詎得免凶已舜老而倦勤孔
衰而不夢周至明之極也 火性好然二火相
傳下積躁而炎上突如其來焦物灼天蓋從性
自順偏而不度迫上而忌前者也夫非後明之
將繼與怙其剛明而不麗中正不戒不戢其義
焚也死棄必矣說文火燬也物入火无不燬者
益无所容也容德大德也 五柔不度德忝當
陽厥承若乘非輶則體象厝火積薪然而何可
謂安惟宅中其憂其危涕出其滂戚嗟自傷顛
天號民圖回旁皇吉哉益危可使康也夫王公
至尊也五吉則離于王公慶之大者於憂危得
之故戒懼不可後也 剛極明極象夏之日王
于出師以正邦國濯濯厥靈元兇授馘匪其徒
醜俘虜就獲則天明威之盡也於以耀德豈觀
之兵夫何咎兵猶火夏官掌之上在卦外有王

出征象離爲火爲甲冑戈兵有有嘉折首象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坎離象之爲誠爲明上經
終焉象人終天地之功於二經爲中象人成位
乎其中貴之矣乃坎六爻貴五猶之中未大也
離六爻貴二得中道矣善反天地之性矣他爻
坎多險離多躁故君子自愛不自貴令自貴有
心咸危險且躁於理性无已遠乎 麗必中正
中正天德也二中正達天象曰離在天中正必
戒懼守之戒懼人道也五中未正知懼盡人矣
故離王公初下體之下而正象履錯然而敬四
上體之下而失正象火突如而焚三下卦之終
象曰晁上上體之上象夏之日日晁不象之上
象之三表明入且復作王征不著之五著之上
表明王耀德非甚弗獲已毋或觀之兵焉 心
之良知學要也先哲重之已象是已微心之良
知物孰與格然以知覺爲大謂理不在物不審
於物則物又孰與格冥者自信其愚自求諸虛
行且困殆慧者自聖其智自詡其虛行且陵

卽在上智不免躁妄不免矯誣不免多上人可懼也夫噫亦不占而已矣

易經釋卷之一下終

三十一

易經釋卷之二上

三三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

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

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

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感也人有生惟心心感斯通心成心非心有

媾有鬪不合不通惟心无心則天地之心也應

感起于物而非心畢和以皆一虛而通故咸於

易經釋卷二

文本感去心著咸曰咸也蓋咸而亨矣卦柔上

剛下二氣通而相與施化性一命矣貞艮卦說

止以說而不流於說情歸性矣艮少男下兌少

女得偶而及時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好合而咸

宜人一天矣以能感必通斯亨感必以正惟貞

而取女乎吉也大哉咸乎豈伊人心无心之心

通三才一心矣天地何心二氣絪縕以感物也

而物以化生散氣流形聖人无心至心漸淪感

人心矣而天下和平欲釋躁泯由斯而觀天地

萬物有感必應應復爲感而通之於无窮蓋舉
咸而天地萬物之情盡於咸也於何不通君子
亦慎其所感者而已矣 下經人道咸下經之
首象人心惟心无心之謂本心夫婦人道之本
人感應大通以正莫大於夫婦故咸男下女无
心之心不動於欲故咸止而說惟咸无心故六
爻言咸拇咸腓咸股咸脢咸輔頰舌不言咸其
心深夫

大象傳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易經釋卷二

節彼山矣峻極于天厥體惟虛靈潤通焉蒸蒸
觸石涓涓噴泉孰是膏液起踵造顛益地之氣
於天乎通也倚其虛也君子法山之虛受澤之
濡无以有已恢其廓如于以受人謀度詢諏唱
于和喁何感不通靡形不隨无不入也无不順
也以成其无我之盡焉

初六咸其拇

拇音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房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九四貞吉悔亡

憧憧

往來朋從爾思

憧昌

九五咸其脢无悔

上六

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
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咸其脢
志末也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咸象著无心之感卦時物具矣至六爻則有心
咸危各以其德時位應於感失得以爲言 人
此有身曰保而動有觸而交必騰而踴雖其在
拇宜若已下然而願外慕前踵而跂焉志在外
而動也孰能止能已哉其必於始動乎慎矣拇

易經釋卷二

三

將指將指大指也有行必先者 陰性易流二
柔居柔意必萌生情僞交游象咸其腓欲行先
動搖莫自定于非幾而冒貢也凶已其唯居所
中正自度安止孔固雖終日行如處宴室不馳
不驚吉哉二艮體中正而陰易動於欲危之使
自愛慎焉 剛爲大德式時艮主非夫下二陰
者伍矣何感斯交而亦莫我處象股爲髀幹非
有欲宜居矣而下隨趾跂而動也吝已夫隨人
者役於人者也非役人者也所執爲已下矣二

中正三艮主而咸腓咸股則人心危也二曰居
三曰處示人以止背之義 四居上體卦三陽
處中焉於人爲心是感應之宗也而人心則惟
危矣其惟貞寅直以清諸感不嬰有過斯化厥
存孔神孰是往來而非其貞吉悔亡夫則未感
害故也感害則憧憧矣心危以動於往來焉加
之心昏昏焚焚爾思叢生如朋之從將迎起伏
相尋於无窮亦當如凶悔各何矣何也物而不
化窒而未融未光大故也光大則貞矣危乎微

易經釋卷二

四

乎微乎危乎如反復手然故君子於貞憧憧之
介兢兢焉 惟心太虛諸感咸虛非搞其心以
成其虛五象之晦與心相背應感自然目爲感
害訖外无入鍵内无出耽寂爲寂明瞭聽黜蓋
執虛爲虛而於廓其太虛者適相背也有感有
悔冥不感物物莫與感豈有悔哉抑天感天應
六通四豁而咸腓焉何志之末也 允爲說主
亦象口舌于以爲咸感不由衷祇其輔頰舌已
也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尚行小人尚言君

子篤實感發倭人乎窮大索玄務以其便便加
之卽美言疾也况卮言乎况譎言罔言乎乃盜
言孔甘下已 人有身此有欲有欲此感於物
而動大學言身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故咸
艮皆以人身取象艮言不獲其身无身矣无身
則心无心而咸矣 心危以動生而靜則天之
性也動无動也咸六爻皆主動故吉凶也雜而
二四示靜正動反之幾判然大傳又以何思何
慮盡其旨心法盡矣

易經釋卷二

五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
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亨无咎利
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
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
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久也理貞常斯久惟貞常爲可久也卦剛上
柔下分常不易雷風相與終古受職時巽以動

聿常厥德剛柔皆應陽儀陰匹夫非皆貞常而不易者耶恒也蓋恒而亨无咎矣而恒非可以非道守也久非其道其動也塞咎矣惟利貞以貞常為貞依乎中庸經于大經母中道自廢母小道自營普物无心貞常其心順事无情貞常其情是天地之道所以常久而不已也于以利往達天之用應感時動是天地之道所以有終而斯始也歸久於其道而已矣至哉恒乎貞常為常常其不常通三才一常矣日月不得天乎

易經緯卷二

六

惟得天陰陽之精麗天而久照常者常矣四時不變化乎惟變化陰陽之氣旋至而久成不常者常矣聖人存存天德德貞乎一亶亶天用輒无常迹不久於其道乎而天下變化於无為天常其常矣由斯而觀天地萬物覆載生成貌象聲色常古一日何非恒者蓋舉恒而天地萬物之情盡於恒也彖主開人翼經引而進之天深夫咸心體恒存其心也達天難猶未離乎心故彖止曰亨曰利貞不曰元止曰見天地萬物

之情不曰見天地之心風雷有氣无質而動恒時動其時動恒相與以動神理之至變至恒者巽而動常德也天地之道寢也天地之道常斯變變斯通通斯久以得其貞常无息不然日月四時其較著者耳恒亨常之通利貞常之久之貞而利往即終即始闔闢无已天下貞一常久之理也

大象傳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神氣風霆有氣无形宣地八氣揚天元聲靜居

易經緯卷二

七

其方寂同天體先天圖震居東北巽居西南鼓行域中動為天紀後天圖出震齊巽則天之氣行於地也猗其方也君子秉彝曰惟懿德非有體也體不可易非有方也方智秩秩立心有恒敬止其所立身有恒出入以度立事立人方物時措儀德自將以无失其事天之常焉山澤至實至廣大取其虛而為咸風雷至虛至不測取其方而為恒此天地之性也深乎此可以盡心可以知性可以盡性而至於命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九二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四田无禽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上六振恒凶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初柔居下爻初求恒應剛失正難與輔仁浚以求恒操失其度以心柑音鈴心匪忘伊助以執爲常以摠爲方雖其暫息能无芒芒象浚井然井

易經繹卷二

八

久不渫欲一淘以淪而一蹴及泉豈其泉哉則始而求之深焉故也凶道也游其心遜其意敬其業漸以漬而至焉庶夫用以涉世求深伊阻雖適正應亦莫我與凶无利矣 二剛失正多行可悔恒體宅中爲久於中渾然在中日有涵泳日有溫存粲然者中日有著察日有持循益天命日稽天德自持性生習垢乎譬金在鎔鉛鑄從冶化其中而不自知也悔其亡夫令不久中苟求免悔求悔於悔卽悔成悔諺所謂以塗

滌塊也其悔也吝矣故學變化性習惟久中也 三爲剛德過失中而二三其德也不恒已孔曰據德謂能久有亦曰知及載以仁守德而不恒於德何有或承之羞亦孔之醜人不能得此於巫醫亦於何求容哉吝已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於其道也四剛失正久非其位擇不處仁行不比義邇言是聽小道是事雖復矻矻心力殫弊象叔于田不原不數而畋石田禽乎何有亦无爲貴能久爲矣 常德非常不常其常執

易經繹卷二

九

常爲常非理之常五柔居中下應剛中式常爾心從一而終是婦人之貞也惟婦而吉矣夫五也夫子也以制義爲其道者也何夫非夫從婦爲德專一門守一道爲恒而舉一廢百也德非德矣凶已 恒德何常靜正其常應感迹也豈謂常哉震終動極欲動情動逐逐憧憧於天之性夢夢也以振爲恒夫振則何可恒矣終日馳漏盡而不知其盡也可不哀哉凶而已矣

三三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遯徒困反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長上聲 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大者遁而避也二陰方長進得其據君子炳幾見微知著遠引而去之曰遯也蓋遯而亨矣於斯時也剛德疆疆正位當陽下柔應之惟所弛張而猶不干時也與之偕行見微若燭赴時若可欲健以自斷止焉內復豫莫順焉亨莫大焉乃小其利貞乎浸而長也何可以无戒怙時

易經繹卷二

十

不戒必遇以陵且肆而殆包承守貞其亦尚有賴哉噫遯之時其大乎微止而健以天自定者宜不能與於此矣 二陰遯二陽臨遯避位臨臨人也皆主大者言小有畜有過无退避之文遯之時義非小人所能也又陽能臨物終不賊物 易時為大卦猶四剛又五剛當位而應宜不必遯而遯則德若位終不勝時也爾

遠去聲

大象傳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遯遯天若迫而連陟嚙望之彼蒼蒼然亦職覆汝何階企焉非以為遯也若遠而去之然君子俟俟也大也以天自處无有作惡言坊行矩動靜應度曠乎无際泰其不怒夫人者雖上陵而迫諸媚嫉以惡諸而邈其不相及判其不相與也此遠小人之則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

革莫之勝說勝音升說脫通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

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好去聲否方有反 九五

易經繹卷二

十一

嘉遯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遯尾之利不往何災也執用黄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時維遯矣維其早矣遯而時矣維其遠矣上首下尾前首後尾遯而不前則既後矣其唯于初辨之早辨貞志固窮之謂上善夫遯尾斯厲用離其災忱不往何災矣遯初未往以柔多係而居下於幾先戒之 二柔艮體於五協德中正

自順安止不惑吾何執其執用黃牛之革乎中心如結不可展也安止如石不可轉也善卷而懷之志不可奪孔其固也善夫卦初二本陰易爲君子謀不以小人待人於初二皆以君子之遯表之乃小利貞彖著之矣 維陽說陰三切二陰昵而說之係之矣夫遯而有係疾也係益以疾既疾且厲厥疾憊也畜臣妾乎懷來恩勤係不害也以貞人道之大閑而係乎厲而已矣 四下應初好合安娛天體自斷脫屣絕裾象

有好而遯諸其唯君子與昧爽乾乾灼時比物不暱不牽克劼制力以有遯也小則安能安所好而溺焉者多矣 五剛宅尊當位非危下應包承則莫我或摧若猶可裕處然而時則既遯矣處勢未愆執德孔時以道貞志灼見其微去之冥冥遠之未兆如大化之推移也應候幾微以幽而神應以妙也不亦嘉之其爲遯乎貞已益貞而吉矣 上在卦外世網不羈遯于荒遐天爵自縻非尾非係其行委蛇考槃寤宿洋溢

樂饑綽綽其裕坦坦其夷非有托而逃焉亦於何其肥哉蓋廓乎其无所疑也无不利矣

三三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大者盛而壯也四陽盛昌進泰持功養日

動剛大以直道義此配天地此塞非大以壯乎

曰大壯也惟天爲大天德胡大惟正其大故大

者正也正天人之大命也時其大壯於元亨乎既際之而且過矣惟利貞循天時行執中持平克復自中謹與類興戒日之昃守時之盈斯其壯庶有基无傾哉令非正而壯乎其必老且羸矣天无私覆以无不覆地无私載以无不載即正大而天地之情莫能外也君子之貞无失其大正而已矣說者曰利貞主防小人言方時盛陽百陰闕藏戒其亢不遑存之以待小人之心立已與敵過防乾乾於天地正大之情拂矣

諸卦言見天地之情謂天地之情卽此而在卽於此見之明天无不察也爾而貞其主也貞於天成終成始於人知而弗去也故咸恒大壯皆主貞言之

大象傳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行九天銷鑠羣慝滌蕩震號靈爽有赫壯也君子法天天則是經尸居龍見淵默雷聲隆禮由禮非禮弗履曾是天行敢與以已非幾乍萌有霆烈烈沛其廓清而有遺孽非天德自強中

易經釋卷二

十四

立矯矯者宜不能及此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九二貞吉 九三小人

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羝音低羸力追反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六

五喪羊于易无悔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

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

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決不羸尚往

也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

則吉咎不長也

易經釋卷二

十五

初陽之陽處壯之下好上願前冥於晷權不量德不程力怙勢陵德以亟心干時而誰與直之象壯于趾趾不視地不僵則蹶凶孚必矣慮始而慎前母壯也庶夫 乾體剛德居柔處中並衆陽行優優用中進思度禮退必秉義敢以盛壯而忘敬忌剛壯泯而時其詘伸貞矣貞而吉矣卦四陽唯二爲中中重於正故特貴焉 重剛不中居下之上逢時之壯在小人與怙勢憑寵恣睢自放彼其用者壯矣曾是君子剛正維則亦張於勢而怙厥德謂秉者正人莫已若謂存者公行行疾惡卽在勢者當前而視之藐藐也是用罔也夫罔何可用也用罔乎於用壯相去何能以寸矣象羝觸藩視藩如无冒抵以前角能无羸厲也羊性很好觸羝羊牡羊生三歲者壯甚矣 時維壯矣羣剛頤頤居柔用下敬遜自克彼羣競壯叩貞于道道以御勢用靖羣躁我不爲羝于藩何觸前藩則旣決矣象將大輿當軸者輹中輹則旣壯矣吉以悔亡往有

尚矣初三皆剛得正而凶以用壯也二四皆柔失正而從以不用壯也壯不可重用也如是

羊羣好觸以象羣剛五柔用中於衆異行衆方逐逐我行悠悠衆方競競已獨居休濺濺其飲矜矜其柔卑來具升吾何求哉象喪羊于易然壯者亡矣而又何悔焉抑處壯可也宅尊配天而喪羊豈有當哉遯大壯重時遯五嘉遯壯五喪羊不復取君象此微及焉壯終動極象羝觸藩抵捍徑前未能自還才力則柔欲遂實難

易經釋卷二

十六

進退維谷投于間關焉攸利哉則不詳故也其唯艱壯思必瘁高思必隊知危持危庶无罪悔詳已吉也

三三

離上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明出地而進也大明踵踵朝濟自東倏其杲杲登于高穹益大明以出入地爲昏曉之變唯

无出出即上三晉也世明盛象矣夫世之盛也

能以一人焉昭昭之臨之非能以一人乎身之任之也坤爲土爲衆衆爲順坤德大順以上麗于大明是有土有衆者侯康共有衆而晉以比也五柔處中上行宅尊遯下居冲于何用乎哉馬行地坤象晉錫之馬既庶且蕃明出地晝象晉接之晝至再至三以能穆穆皇皇允侯允王相得益章眎九土於一閭又安靖阜而化國之日舒以長也晉汝寧侯毋晉汝不寧侯民與有无康

易經釋卷二

十七

乎屯初建侯比順親侯晉明盛矣晉錫晉接亦唯侯夫侯天子之所以康天下也康侯乎不晉接愈疏治下矣

大象傳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大明生東翔于天路容光必照則貞明故也君子反身曰予明德爛其不昧如天有日即萬暄蝕而獨覺者一也于時顧諟日新又新味爽丕顯自昭厥明曷淪非欲曷眩非見忍以氛祲沒于天顯予惟毋自欺故物莫能欺以緝熙于光

明焉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六二晉如愁

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三衆允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鼫音石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

往吉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

貞吝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

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鼫鼠貞

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

光也

易經釋卷二

十八

人情忌前晉初寡援入朝見疑晉如摧旃摧弗

晉矣其惟貞彼已扞格獨守其道亦有譴怒不

易其操素位而行貞一以需志不舍正大明其

舍諸吉也益貞而孚矣卽其罔孚摧如孔虐綽

有餘裕終无隕穫惟所遭而安之若命夫何咎

夫摧也罔孚也何非命也志行正而未受命有

之論語賜惟裕樂天與化爲徒何恤乎人而必

其孚故裕所以受命也 二柔中正而適无與

莫援莫推獨行踽踽愁已愁弗晉矣而二貞於

道者也進乎遇矣蹈正立中我行不疚誠積著

信升聞孔富或得其嬖王母无饗右手於介福

昭受之矣何也中正純也 時惟晉矣應侯順

德二陰助順三順之極居下之上著信于人君

孚其忠下安其仁隱微之行信于家邦精白之

志信于廟堂於上行悔其亡夫益衆允而晉矣

若也志行未孚衆疑以誣不愁且摧能无悔乎

初二貞反之身也三衆允徵之人也卽貞非衆

允而誰其與之語曰伊尹三仕湯三仕桀而人

易經釋卷二

十九

不疑放太甲於桐而民說太甲賢又反之而民

悅信也 剛不中正而冒高位侵欲實繁于紀

不忌既慚且猜顧瞻斯畏象鼫鼠然食黍苗麥

莫我肯德而患得患失者也雖時晉明晉寧非

貞而何能无厲矣小人在高位卽明盛時有之

以位不當近人犬之憂者多矣 大明麗天正

中上懸燭于八埏陰居陽中自悔有之猶侵象

翳薄然洞其亡夫則明晉之極也下順以麗率

土鄉戴有固心焉隘矣其失得勿恤乎廓其大

易經釋卷二

二十

公逆順兩忘去靡所留來匪其將象日之中下
土芒芒兆庶彭彭何在何亡而誰與恤之於為
慶詎有量哉吉无不利矣學之為達天其悔亡
明无疑之盡也厥存神已失得勿恤則所過者
化无所謂悔也天道也 地上有水在上經之
初明出地上在下經之初主坎離中爻故比五
顯比而失禽不誠晉五悔亡而失得勿恤其義
通獨陰陽異等天人異分耳 陽晉之極晉于
其角剛上硤硤維用伐邑已私側辟剛制劼敕

三三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
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
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明入地而傷也日入三商纁黃遂昏暘暉
沒矣陰慮宵參益陽道伸於晝屈於夜而傷曰

易經釋卷二

二十一

夷也文王曰咨大明既夷吾誰適歸天之方
帖于顛隲即其貞也敢自遂乎哉必敬正自
必危威自持知如是之為貞而艱難以守之庶
夫翼經曰嘻茲道之窮蹙時實逢而道何窮蹙
窮蹙通其當文王箕子與紂之事即內離明德
文在其中外坤維順柔微懿恭以蒙大難於姜
里也其明夷其艱貞也而道在文王矣天方淪
喪內難其痛為狂為易以囚以奴而肅艾哲
謀聖者終罔渝也其艱貞其夷明也而道在箕
子矣以能大易皇皇大範洋洋終古為光即明
夷豈有傷哉古明夷未有如殷受之世古明夷
之世未有如二聖之艱貞夷明者故全經惟明
夷以二聖並贊於以見時命大謬而至德凝焉
至道存焉

大象傳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義和蒙谷奄其幽都象輿之懸回光翳如蒼天
行有明夷焉人得而違諸君子蒞眾弘宥孔容
前旒蔽明絳纁塞聰不窺人隱不竭人忠嘉善

矜愚包荒姑穢敢察淵魚以滋物忌不用明用晦也而明存焉令大明不時晦者物燠盡矣夫明夷誅也傷已而時有用焉故易用唯時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五箕子之

明夷利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

易經釋卷二

三十二

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天路幽阻何行不傷豈以居下而或多違象夷于飛而垂其翼曾謂焚羅而有安翮君子于行三日置食徂于所往人且徧謫夫有往而有稟者主也主有言旅不處矣然義亦安所得避也卽不食有言而安之若命庶夫離南方朱鳥象文从佳初在下翼下垂象 二柔中正文明之

主下時明夷夷于左股夏臺羑里觀閔家侮傷矣用拯乎拯以馬壯乎聿求賢聖與之勳力寬仁救焚勇知援溺德以不回順以則而大受方國也吉已入陰精并於下左手足不如其右強夷左股視右股差緩益猶可及拯也二在下卦爲離主距凶德終遠又麗二陽象馬壯得及拯馬 天降凶德肆爲殘賊塗炭旣極可憐而弋時矣三居下上剛德明體奉天明威與之更始于以南狩得其大首是明夷之大貞也然何可

易經釋卷二

三十三

疾貞矣難諶者天面稽其若難齊者民爰究爰度其舒其徐如顧如畏敢弋大命而干天紀是南狩之志也一其有亟心焉南狩非貞守純固爲貞得大首非得內慙德爲慙豈謂大得哉噫非心與天通欲與人同者宜不能權此矣 四入坤體大明內夷地分親切處勢危疑象入左腹甘柔服闇與昵昵一體與之逶迤與爲嬰兒也外孫自保乃心靖獻沉幾以先遯荒爲道獨行所願則明夷之心也實獲我心于出門庭吾

知免夫四上體之下象左腹外臨下卦象門庭
微子以之 順德大中握道風符爲天元命爲
世楷模而避內難爲因爲奴不亦傷哉其爲志
乎是箕子之明夷也其唯貞貞志自救幽光有
恤可生可殺可繫可縶而貞明不可息也用愈
晦愈融光愈夷愈冲如天然以无明爲明也是
艱貞之極也 上爲昏德之極而極邪暗以塞
放爲殘賊益不明而晦已乃其初不既登于天
乎哉明暉煌煌海隅裔微率仰其光乃失道抵
是耶遂淪喪入于地耶益傷之也抑明易其亡
聖罔念以失則而狂哀哉

易經釋卷二

三十四

三三 離上

家人利女貞 家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
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
謂也父父子子兄弟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
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家之人也親也內也離火巽木合而成體
中女長女秩叙濟濟異由同止無外事而內無

攜志而親非國人非天下之人曰家人也夫家
人人紀也國天下之所自始也二女合而居乎
貞鳥得已哉二柔中正四柔得正非女貞象乎
儀其家人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利也蓋女貞而
家貞矣女或失貞厥德无極厥怨无終爲家之
索不且潰而風乎抑此家人豈伊家人實象地
義實則天明二正位乎內五正位乎外是天地
之大義也確然墮然於闔闔具焉其義不亦大
乎二正位以肅內五正位以理外是家人之嚴

易經釋卷二

三十五

君也室家君王於廟堂齊焉其用不亦重乎博
觀之卦內外各正父父子兄兄弟弟宜夫宜
婦而家正國天下之化觀于家胥則儆焉一正
家而天下定矣故人道正爲大而家人人之紀
也卦二陰成卦之主也經重之先女貞卦二五
卦主也翼經重之尊男女父母卦自初至五皆
當位又上剛成終象父子兄弟各具正盡之矣
傳申風自火出表其內象列異性合體表其親
其明內齊外明內巽外經未言文中子程子具

言之易豈易言哉 道莫先於家身行道必始

於家家齊則國治而天下平故卦六爻皆吉

大衆傳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熒熒始火而從之風風行火中若自火所出然則自內出象也蓋火不必風風不必自火出而火之風固自火出哉家人非風之隧乎身其本矣君子知家不自風身樹之風敢求之家而忘反躬居室出言无易由言言必有物居室有行

易經釋卷二

二十六

身无擇行行常有格謹是樞機以刑于家而教國焉彖言正家之道備矣此本諸身此謂知本此謂風之自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六二元攸遂在中饋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

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

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人嗃嗃觀法在初剛德明體爲坊爲模禮以閑淫命以閑欲愛閑恩離敬閑義黷閑子初生閑婦始家防乎其防弗納之邪悔其亡夫何也志未變故也人情靡不有初志未變而閑諸其无佚也夫始弗閑志變而後閑悔已卽悔无及矣 明德柔中正位乎內上應剛中作速作對而是安所自遂哉事無專制順以稟制敢遂有制行無獨成順以受成敢遂有成參知後動諸

易經釋卷二

二十七

姑伯娣靡不問也可驗後言無非無儀不出梱也何在在中饋乎精五飯羶酒漿備燕饗奉蒸嘗而已矣吉也夫二卦主也備外內之官象天地之經德位莫京焉而无遂爲貞可貞也夫剛正者德閑家有赫日糾夕擿嚙不栗栗予過予譴然剛過矣中詎无悔恩傷矣外詎无厲而家之閑未失也何也夫有所節之也脫懲其過知和而和婦子嘻嘻靡禁靡訶逸游諺誕當如坊潰以決何哉惟禮可以已之何也禮所以制

節也 四德致柔順以在位賢儉德共寶異德制毋治于觀毋淫于靡以能成其絲麻織紵之事審慎委積益藏之守完美以富蕃滋用久吉之大者也女有侈德舉盈罔齊終窶且貧階以滋慝者多矣 剛陽中正備道在躬身修德刑儀于王宮關雎求淑卷耳念官同德一心合訢交驩家其假夫語化也夫家難而天下易也家惟无格假有家以御邦國勿恤之矣何也邇可遠也風之自也誠一之能化也吉也古假格通

易經釋卷二

二十八

至也感通也 正家孰難難于有終有終曷難難于反躬愛敬由衷孚誠惻怛篤實感發嚴恪嚴威可儀可象屋漏不爽有孚以孚有威以畏威孚之恩孚威之義冒是有家不末終又哉吉已故孚威反身之謂也身端心誠而已矣

三三 離上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

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乖也異也火炎上興澤流下行動同而性異也二女一宅志各有行居同而情異也必不合矣曰睽也夫人道爲公至德尚同人道之有睽人道之窮也失人者崩豈有吉哉而亦何窮不通矣夫乖於和反惟乖能令親者離而離未始不以和而親也同於異反惟異能使合者散而散未始不以和而合也博觀卦材內說和衷外

易經釋卷二

二十九

離乎明无忤於物灼于物情和之本也柔中自虛得位而上宅中應剛敬應敬讓和之用也雖其處睽而固有以和之也和无乖矣於大事乎已遠而小事吉也蓋睽之吉也抑睽者異也以異而同天地萬物於何不通圓方卑尊拓坦穹窿嘻何睽也而絪縕化醇合以致功其事同矣男女內外異性殊體嘻何睽也而唱隨胖合家用和理其志通矣萬物沛沛別生分類又何睽也而性情聲氣應求唯唯其事類矣不有異也

其何以同令有陰而无陽有柔而无剛不合異以成章將能行乎莫不善於睽而三才之大用由焉故易无用不行也易莫妙於反對於睽尤見反對致用之妙

大象傳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炎澤流火上澤下物之有睽物之性也夫安可得強哉君子知理本致一何異非同廊其大公分有萬殊何同非異稱物以施人何從違物何偏黨不苟以隨不毀而枉渾然之中而燦然

易經釋卷二

三十

者未或爽焉彖贊其異而同此贊其同而異曲而至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九二遇

主于巷无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

无初有終聖昌近反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

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上九睽孤

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

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辟避遇

主于巷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

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剛之吉羣疑亡也

人道尚羣而處其睽有尤有違其必悔之矣初剛體說有與同德悔其亡夫則勿疑之力也夫睽則莫甚於初矣疑猜始生或孽或媒翕訛譴亟急其逐之愈亟愈糾愈勢愈揉象喪之馬泰其勿逐行且自復故睽忌急其合也其唯溫恭遜于和同豈直同德齋身以從雖其非類非所見而見非所同而同以避咎也豈其咎哉夫惡

易經釋卷二

三十一

人以避遠為其道也見非避也而見以避咎則見所以為避也是處睽之大順也睽辭吉一而已即交善反止悔亡无咎无亨利貞之文以睽宜悔咎惟善友亡之於亨利遠已即貞亦比於大貞疾貞也 二五正應時逢其睽棄我如遺夫五也主也臣主之義何可廢又安所得諉也用柔自下不以其剛變由通濟不以其常苟成吾君迂身何恤苟致吾誠致曲自畢引君當道好色好貨推與人同引君志仁好樂戴鐘曲暢

旁通象遵周行未其有怙于回中者巷遇焉
 巷非遇主地也遇巷宜若已曲然非遵狹邪非
 蹈枉辟曲固所以為直也義无咎也 三上正
 應時其睽也曳後掣前當位疑也既形且劇逢
 百罹也睽則已甚義弗違也人睽叩否端靖以
 守雖其无初遇剛得偶其必然堅且久矣故時
 其睽惟守也 古篆文天作而而作而而古形字
 沿篆文近而說形从多類旁毛也
 輕罪不至 時維睽矣人私其身如棼之杜吾
 誰與隣蓋睽而孤矣初剛在下展也元夫致柔

極善猜於為惑豈有涯哉三也正應而適睽孤
 見維系矣載負之塗見維鬼矣載盈之車不且
 張弧射之矣乎然見非實有妄也妄非自妄疑
 也物逆其天其終必還始也張弧既或說之又
 既匪冠婚之媾之追陰陽和而雨焉疑蠱蠱生
 者汙如亡焉疑亡即諸所見皆亡吉也蓋疑貴
 解也內揆諸心明不至而疑疑膠成見見錮愈
 疑肝不可瞻腎不可脾豕塗鬼車迷不復知一
 諸天而羣疑亡焉則明无疑之盡也遇用之吉
 也 人道莫大於能羣莫病於睽故六爻皆以
 得應合睽為善在下乎務於復上在上乎務於
 得人敵應乎去邪與疑而已矣

三三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絕
 免反 象曰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難知皆
 去聲 蹇
 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
 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難也於文為足跛 音任行難也坎險在前我

步斯艱見險自止不迫於患夫外有險中有迫
 心而冒險暗塞矣見險而止不迫不擠遜于大
 理篤實光明乎智已天之方難善易而恬坦坦
 其履居夷即安之坤西南往得中乎无夷易而
 通乎天方厥母自回通機險阱阻增其拂鬱
 是反艮東北而處其窮也不利之矣唯五大人
 德位並隆宜君宜宗見以康濟不瑕有功五當
 位矣居正制中在險彌亮邦從正也吉孰尚焉
 夫蹇人道之難也而宅中不窮有功正邦用莫
 大焉豈蹇而蹇哉故易无不用也 蹇利西南
 時方難以易處之此對治之精也 易凡言往
 來皆以外卦為往內卦為來外爻為往內爻為
 來否泰以二體言餘皆以成卦之主言皆以乾
 坤為體而變象陰陽二氣成形成象變化於兩
 間而已焉 蹇卦於蒙反而義與需合蒙貞坎
 內險外止則中悔昧而蒙蹇貞艮見險能止則
 中光明而知需險在前乾恒易知險而不陷其
 知也大矣蹇險在前艮篤實光明勿之有陷焉

其亦知矣哉然蒙順而蹇逆需可需而蹇在難
 則二經異由焉

大象傳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涉彼咀矣有水沮洳輶路步僵吾行焉如蹇也
 君子有行而適坎圻敢或怨尤忘其在我反仁
 未懷反禮未節反義未宜反智未哲行有不得
 一反諸已慎厥修不已以諄其至焉

初六往蹇來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九

三往蹇來反 六四往蹇來連 九五夫蹇朋來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譽
 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
 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初柔位下矧也蹇初而適无應將能行乎蹇已
 當險在幾灼之事始旋而來乎身名全已何也
 蹇不宜往宜待也語待時也 四海有王天步
 時艱二也王臣與其患王事填我國憂填我
 盡瘁以事傾危鑄我居于凶矜以禦天禍何蹇

乎蹇也分无可委命也實逢君國之故匪以其躬幸濟可矣即不濟奉其身以從成允成忠而又何尤焉令如不在事者來而待乎悖矣時維蹇矣居下之上險在前也云徂何往往益蹇耳其惟來退復其所與人同欲不爭於時以幾康復櫻而人民謹而侯度戒而我作固而居圉夫是固內柔之所喜也亦其待也二王臣死君三侯邦守邦義各有當矣 彖正體王時蹇方遄往益蹇耳曰惟來連三為卦主當位以實有

三三坎下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音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

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解散也於文為犄角解牛立解也內坎在險動險外而震撥亂世反之正也夫動險中屯矣下者窒於險慮目前益屯矣惟動險外超然於事外乎幹之吾知免夫解也難之既解湯火新離民亦感止式康庶幾而四也卦主也之西南坤矣西南平易衆所往也順與衆行衆所仰也除

煩解苛蕩其邪穢迓承天休與之更始往得衆而利也

坤文多爲衆

其无所往乎大難盡夷來復者

天各宅爾宅各畋爾田放牛歸馬嘉與息肩吉已其有攸往乎惟辰惟夙及民可用及天勝復雉无遺育一其靖之遄旋遄復其夙也亦復也吉也令自作難政刑煩苛罪罟孔厥章條滋多无往不復有往不夙亦當如解何矣且也卦有雷雨之象焉是天地之解也二儀闡舒塞意盡亡轟雷時雨殷殷湯湯百果草木乎始甲而萌

易經釋卷二

三十八

儵拆而張此天地所以交通而盛德日王也解之時顧不大哉解利西南時復時夙一天而已矣 蹇利西南其解也亦利西南西南坤也坤爲土土中斯平平斯易陰陽和焉風雨交焉萬物興焉故平易地體亦復天德大德恒易上德居易 蹇坎在前故蹇利西南稱往得中解坎在內復於下由地中行故解來復稱乃得中皆主坎中爲言蹇主有難解主解難也 漢祖御項籍榮陽成皇間身險中矣捐關以東舉以與

信布越三人者其焉動險外也哉約法弛禁與天下休息乎无爲利西南來復矣乃五日櫟陽七日長安成臯失軍垓下功成立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又何夙也若漢祖可謂善用解矣

大象傳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雲雷屯盈滂若其雨蘇枯澤槁旣雨旣處蓋天民之罹于罔者衆矣冥不自知陷萃枯罔困而未能自說也豈繫其罪罪有爲罪豈獨其過上之人與有過焉君子視民猶已民罪由已麗于

易經釋卷二

三十九

非辜疾痛在已胥災肆赦罪罰輕弛法雷雨時至解天民于險焉

初六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六三

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至寇又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大難初解易危難安太柔不立太剛善利初已
柔宜咎而四剛應之我柔舒恬彼已擾殺如樂
之和如弓張弛則剛柔際也豈有咎哉難解矣
難匪自生職由宵人亦匪自解由解宵人卦
有三陰如狐罔極為妖為厲則莫我得有黃者
矢洵直且中一發三殪以莫不從益放流屏遠
不徐不亟中有機宜外无猛迹者也貞而吉矣
解難必剛柔時中初柔應剛二剛居柔得剛柔
中焉理性深矣 負為人役乘民所載三柔不
中正人役也而載亦何斯居斯矣始必敗者也
居下之上教縱衰僻恣行胸臆而誰能忍之貞
乎吝也致寇必矣德系厥位自貽伊戚又誰咎
解難何須須我友朋朋之未盡護間中乘四
下繫初既微且廼非正而昵解則不勇宜朋之
滋不至也卽至不孚也維解而拇式夷式已同
方者朋翁其至止協恭和衷難庶幾已故相道
有解也 五陰當陽中德未光三陰類同朋邪
內訌其維君子有解无疆絕訛去讒屏放諂雙

吉也抑同類而解外疏內親暫疏隨親已必有
係彼哀乞憐浸潤漸濡既其汝遷則猶未有解
也君子秉心勅茲德逼小人斯退如拔如脫故
小人之退則有解之決也解乎未解乎斯驗之
矣故君道有解也 處極者陰尸乎高位播惡
於衆忍好搏噬賢已必忌異已必憺象隼于高
墉之上乎其必射之矣公用射之射焉獲之朝
无讒慝國无苛厲君子攸寧小人攸毖无不利
三下之上象負乘上上之上象隼在高墉三負
乘曰貞吝醜之使自解而貞上處極勢不能自
還有射之已焉大傳又以藏器待時詔之俾蓄
而後發時而後動意念深矣
三三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
用享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
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
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減削也下體本乾爻損其實益上之虛剝民

奉君民既濟矣國能无贏始也損民既焉病國損道上行其究安獲蓋上下交損曰損也夫損下損也咎已於吉利往遠矣抑時何能无損惟其孚卦二五時中不失正也上止節不過下悅以應也有其損之九職九貢惟正之供爾膏爾脂予庾予疇什一中正循物固然慘怛之愛由衰實然損乎信不妄乎衷於理乎不有孚乎損而有孚下以裕民上以裕國匪已過而桀匪不及而貊經于可久施及四國元吉无咎可貞利

易經釋卷二

四十二

往也必矣不且有國逢其凶內憂外訌用不足而恐恐時乎將焉用哉惟躬自損過自菲薄素服素車不舉不樂馬不蚤剪器无鏤鑿殼殼矣即有陳饋曰惟二簋用以享賓用以享祀雖其甚非人豈有量之者哉蓋用寧過儉而民不可以重瘠也今量出爲入不量入爲出雖物屈於時而欲必窮乎物其亦何厭之有夫賓祭國大事也而二簋宜若已儉然而時不可違也剛爲大德猶不干時損以益柔猶不能違時

與迴而流大哉時乎聖人所以奉天而時用也今二簋顧不優哉反之身爲道日損損之又損至舍已之盡中洞屬而孚焉其吉元吉咎安從生體信達順可貞利行以事天饗帝可矣故損德之修也經賦非損然取諸下亦損也經賦外而有損則苟而行豈謂孚哉是仲尼之所惡也盡微之對孚矣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損下益上則損損上益下則益此天下興衰治亂之原故四卦於二經表之

易經釋卷二

四十三

大象傳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崇山巖巖其下維澤大瀦沛沛蕩滌其愚荒穢攸除殺瘦如闢澤濬以深山若增而高然故大山之下其趾維石則損之盡也君子曰心厥體惟虛忿慾熾然滑神明居其惟慾窒乎忿始憺憺亟其撲滅慾始涓涓室諸蝻穴益發於卒而難制者忿慾之惟力動於微而易流者慾有費斯窒日損又俱以就其德焉

初九已事遄往元咎酌損之

通市專反

九二利貞往

凶弗損益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一人行三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易經釋卷二

四十四

初德剛正時乎益上上思損疾政而予望臣无以有已何自損之得避乎雖事之殷應時而輟夙夜在公彌縫其闕不違難不擇淹慮有益於公則爲之咎其免夫抑下之益上義无可委而分亦何得越哉雖其遄往其必酌損毋已矯拂而搖其本量而後入幾而時拯時劑時調自動自忍固其所自盡也必援其所不及必煩其所不知過矣 時乎損下二剛宅中中何可損損則夫中失中至德也允執之懼未有至焉况得損乎說以征則失其貞而凶豈有利哉進必以道无枉從君退不失義无苟隨人惟无逢君君

易經釋卷二

四十五

刑而德惟无同俗俗儀而格大哉乎弗損以爲益也猶之益上初遄往而益二弗損而益易安可執哉 下體三陽損一以上上體三陰損一以降三而損一焉兩也兩應相求兩比相將聲同氣應和鳴鏘鏘一而得友焉兩致一也大哉乎兩以致一天下畢由焉而莫能違也目兩以視一而明耳兩以聽一而聰足兩以布武而行手兩以端拱而恭牝牡相從馬牛其風施于禽蟲交交雍雍巨虛蛩蛩形行景從大之而天地和同明穆協衷故兩以致一有三焉則疑能无損乎禮戶外二屢言聞乃入母往參焉離坐離立孰非天哉易一本雙榦邵終日言不離乎是程終夜思手舞足蹈有以也夫 陰陽失平爲疾四陰之陰疾矣卦損剛益柔時矣下應初剛用損其疾益矣惟柔暗塞遄問遄學以破其愚惟柔中垢遄振遄迅以澡其汗展有喜也豈有咎哉夫損非喜也損其疾瞋眩期瘳苦口爲利亦可喜也 柔中自虛損極至无无我弘人益

易經釋卷二

四十六

大來乎象之或益以十朋之龜乎弗克違乎絕天之明效地之靈盡人之謀國以大貞誰謂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集于王所達聰廣明研幾極數自天祐之元吉也夫何也無我達天達天得天也上惟卦主時乎損下受下益之極而思益下也豈必損哉天下之利與天下興之天下之生與天下阜之弗損之益益莫大焉豈有過哉亦惟貞法天施生因地平成大猷是程中正為經六府交修庶壞咸賦九州會同祗德

三三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水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裕益也上體三陽損實益下興發施舍民之

易經釋卷二

四十七

說之天上施也說无疆矣自上下下周澤淪積靡不既者帝德旁皇與天同方道光矣蓋上下交益曰益也夫聖人不利己利物者也物既利矣利必歸焉而何適非利哉用以有往中正為制措正施行九寓百世攸往利也用以濟涉水道乃行拯危濟艱往哉生生大川利也故益以興利也夫為道日損為學日益者也學不日進者退矣動以勵志巽以游心動以果行巽以資深天道所以健而寢也時乃日新益无疆矣

上乾天施下坤地生二氣訇鬻羣有區萌天道所以交而興也時乃日新益无方矣大哉時乎天行地紀聖功物理益以時也夫誰能違之故益用唯時也 水道生道卦二體皆木以生道益民其元元所為命乎五材火金入水而滅沒土室矣惟木少陽性曲直善浮雖適詎重皆浮故涉川曰水道乃行 大象傳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風以雷動撓九域來乎无方去靡轍迹益元

氣壯而相激以動羣生咸益也君子奉天庸祇庸威靈激颺飛見善在幾亟其赴之无遺力也見過于萌亟其汎滌无遺迹也復善於盡寡過於无日益又益以成其德焉 咸體虛愆愆室愆以致虛而象之山澤實其虛也恒德實遷善改過以體實而象之風雷虛其實也蓋愆愆其成形者也不虛不化善過其未成性者也不實不益曰愆室曰遷改於下學彌質矣其上達愆愆既虛即愆室亦虛善過皆化即遷改亦化而

易經釋卷二

四十八

天地之性存焉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末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或益之自外來也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告公從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益之偏辭也或擊

之自外來也

初爲卦主剛克動德時乎益下上舉以其恩厚優之詎易塞哉維大作效忠輸力膚敏謨王戎功襄國必元吉壯猷嘉績迺天純禧貽民弘益於臣事乎庶幾哉无後咎餘責矣何也初位下厚事非所任也受益厚微厚事曷報作厚事微元吉亦安取厚事爲哉甚矣受上益之難也難其稱也 二柔宅中弘德孔容爲道之止爲福祿宗於損五反對而同德亦於其十朋弗違者

易經釋卷二

四十九

同其受益矣惟末貞執中不移致柔靡垂萬善具來大心體之无不諧也斯受上益而言哉豈惟王臣王用享帝虛中昭受惟帝其享之吉也時乎益下柔不中正益之嘉寵斯謂美疾損矣惟是加遺譴告過譴投之凶矜居忍動拂是凶事非益時用之以震動爲益也惟乎中行乎母貳汝心祇威凝承母苟而行宜猷守經秉斯藥夔以告乎公用圭也斯受益之本哉凶非凶矣今不孚不中受玉而情於凶事之益不負墮

乎哉乎中人本心我固有之懷與安失之用凶
事欲其實有之也 下受上益唯所受如物因
材受篤于天初剛正任大作二柔中正任大益
三柔不中正不任作不任益惟凶事乃益之諸
所受異也而下受益盡於此 四柔體國翼翼
在公異德逮下行用其中謀猷孔嘉承俾康共
以告公有无從乎國有大遷視民用遷利用爲
依之屏之垣安居備器恭承民命俾至如歸庶
但有定嘻以告公則從以遷國用依古之入相

易經釋卷二

五十

出牧者大臣與官所曰公不曰告王曰告公公
事公言之義益下以大公爲德也 天之立君
靈承于旅剛陽宅中曰惟民主豈曰徒法惠施
于民慘怛惄然結于民心德莫大焉惠莫恩焉
其吉元吉勿問之矣何也我惠厥心恐恐育鞠
惠鮮懷保時顧時復是子民之大德也民得忘
諸其必惠我德矣民惠我德不應志而順之於
王心獨無忤乎志大得矣心目民心德主五言
曰我謂上德也 天生君子曰惟生民非浚以

生敢求其贏惟此惠君志惟益下益无方矣惟
彼不惠惟恐不順務自益也而亦豈必益哉匪
直莫益或且從擊寇爭攘寇_通於何所極何也
心失其恒求益爲恒放辟邪侈求多於彼凶而
已矣恒反置爲益求益者以得益爲可恒以求
益无厭爲其恒而不知其反也 物極必反損
上極爲弗損之益自損而之益也益上極爲莫
益之擊自益而之損也人已損益之介奚遠哉
故大學之末七篇之首拳拳焉

易經釋卷二

五十一

三三_{乾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
往_{夬古快反}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
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
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
乃終也

夬決也五剛方來一柔上窮其必決之剛長乃
終內健天德外說人理雖其決之不刻不劇夬
也夫夬義德也義以直己陳德者也王庭孔直

如砥如矢无偏黨反側平康至止斯揚之矣中
 孚者心血誠內屬式號式呼集力同欲然柔處
 高位乘五剛何能无屬忱未任乎勝反之所伏
 也告先自邑干戈省躬酌滿損飽持盈守中毋
 我啓寇矧敢即戎慎斯以往往多受祉夫道既
 成以大終矣於戲此天道也亦王道也微貞乾
 天德二五剛中決以中節衆正和同宜不能與
 於此剛大以直五剛在下王庭象二五剛中孚
 象兌爲口舌號象陽在內自邑象陽上逼陰即
 易經釋卷二

澤爲下下而上於天水潦時行天澤四闢則時

一決而決也君子奉天行爵出祿布德施惠周于
 臣工下逮萌隸配天其澤俾夫人待於下流者
 靡不被且暨焉上積重而不散恐弗能予忌已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
 戎勿恤莫古暮字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
 遇雨若濡有愠无咎愠求切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
 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腎徒敦反次七私反且子餘反 九五莧
 陸夫夫中行无咎莧形旬反 上六无號終有凶
 易經釋卷二

子夫夫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
 聽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无號之凶終不可
 長也

居下在初任壯遂前果以即戎往不勝爲愆夫
 夫也勇知欲沉以深慮事欲周而熟壯必忿嫉
 心不篤矣壯必悻戾慮不復矣殆必敗者也夫
 戰不正勝有不勝非咎也壯趾而往度不勝而
 且往即不勝爲咎故趾忌壯也 二剛宅中在
 夫而惕孚號栗栗晝徹宵驚戒懼聖功同衆上

德雖莫夜有戎乎勿恤之矣何也既備且戒即戎乘吾卒不敗也中无定體時其夫即惕號為中故曰得中道 三剛居剛為健之健疾邪悻悻溢於顏面象壯煩以即戎凶矣夫三於上應也眾方決之獨行應之其壯煩也明无濡也爾君子夫决中决不睨罔即變邪乘是正直不瑕厥心有如皦日雖行遇雨能无濡乎濡能无愠乎濡愠非咎也亦胡以壯煩為乎則自信故也故不信其心而斷信於人者惑不白其心而苟務白迹者愚噫微不以形迹自繩不於形迹自明者宜不能及此矣 夫之決健也剛居柔而說體失其健矣欲居乎五陽並驅中熱競趨如譬无膚即行乎柔質說心中荏以懦音濡厥行次且惟居後以欲從人順與類行恭讓兢兢象牽羊然勿為之先時其後而鞭諸悔其亡夫夫自後後人美德也四不當位剛不在中慮豈及此即聞言弗信之矣聞而信而牽羊庶夫允羊象乾處允後牽羊象易置之為履亦美處後履虎

象：五陽上陰密切无間象覓若陸沉陰自咎也其惟夫夫去邪勿疑毋漸毋濡亦惟中行宅中惟居不亟不徐其寡過矣乎其非夫夫雖適中行而中固未光也何也有係焉故也心一有係即私一有向即欲豈夫夫自克謹獨自復之謂哉三與上應而尊五與上比而睨故皆以夫夫言之 上行失類獨夫喁喁雖其有號而誰與為伍勢孤且危復歸无所凶已故君子壹不敢以其身僂焉占于孤危焉

三三乾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姤古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遇也一陰載萌既萌乃形何斯遯斯休其若驚蓋陰殺機陰否德非所意而遇焉曰姤也文王曰嘻女子事人而胡可壯眇眇一陰方微方張方羸方剛五陽是當壯已取以自配厥德无極厥怨无終鵠奔鵠疆能无凶乎斯胡可與長

矣故姤不可以不慎也陰禍之所萌始也嚴之
矣翼經曰嘻陰乎殺機實成歲功盛陽熙明躋
于午中陰凝其賓者遇焉而品物章章相見化
光矣陰爲否德五也大德位于中正建中表正
天定厥命者遇乎而德以位競天下大行矣心
天而道卽危幾小卦天人之大遇渙焉亶其深
夫友之身一念萌始非幾有已何可與長劫救
謹此潛伏孔昭凜其見天人之際焉

大象傳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易經釋卷二

五十六

天有化權風司其令宜八方氣爲羣生命萬竅
一號匪疾而速在阮滿阮在谷蒲谷則物无不
遇也元后御天奄有四方其何以遇之哉歷敷
德心誕告用亶懸之象魏署之方簡憲法布令
達惡協善俾海嶠日出如家至日見罔不遇而
順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反踴直錄反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九三
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上九姤其角
吝无咎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包有魚義不
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之凶遠民也九
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姤其角上
窮吝也

一陰載萌厥來眈眈貌小蚤見豫圖繫用金柅毋
敢馳驅靜事无形寧謐自輦晏陰用成貞也貞
而吉矣繫或不固而有攸往蔑貞剝陽歸于何
黨凶也夫初一陰微乎微而微何可忽也象系

易經釋卷二

五十七

之羸毋易其羸厥孚蹢躅烝波跋塗防其可少
懈與故君子兢兢其防危焉 初陰始生二先
其遇可韜而藏可服而御雖其腴美式食庶幾
義弗賓也包之制之矣已弗制義徧贊及賓或
從遇之不但爲虺爲螭乎哉敝笱在梁其魚唯
唯卽欲包之其去如水无及矣 一陰五陽陽
求遘陰衆惑且狂欲勿遇乎厥心焚如如臀无
膚羸二遇乎困于金夫行也次且厲已遇失正
爲大咎與大大咎也寧厲厲无大咎也姤之三

反觀之卽夫之四夫四惡相攻思決之而莫能
自前姤三愛相攻欲遇之而莫能自制爲情異
而无膚次且之象同均於本心如木如火矣故
愛憎之致變可懼矣 四居人上衆維魚矣懷
德維寧魚維包矣初也正應而他有遇包无魚
矣匪其无之雖其有之而不能終有之也義不
足有制恩不足有懷我遠民民離心焉能无遠
乎夫民可近不可遠也遠民以凶凶其自致曰
起凶 陰禍冥冥厥端靡形視之莫見聆之莫

易經釋卷二

五十八

聞所謂不虞之憂憂莫殷焉五剛中正而居尊
豈及意哉象之甫田有瓜其上維杞包瓜者宜
不以其杞以杞包瓜亦當如瓜何矣非漢祖封吳濞唐宗
時乎惟含章中正平康容德以將微漸自防
不大聲以色不逆億爲防庶有當哉何也一陰
午中反生重淵象隕自天然隕之命矣夫豈偶
然哉含章自復火克土鬱志不舍命象冲氣內
伏然天命其舍諸微乎微乎唐虞之包朱均周
公之包懿親舍之又舍人无得而名焉魚陰下

伏而潛瓜陰下生而蔓皆甘美又皆善漬初象
之陽實陰虛陰能包陽不能包杞包瓜象莫能
包焉爾 姤思下遇而剛居上象角然剛極已
亢抵觸自壯何遇之得當哉然遇失正者咎已
末之遇亦末之傷故雖吝非咎 陰在上必決
不決者潰矣其在下必包必舍不包舍者潰矣
无不潰者性也故夫善其決姤謹其包已焉

三三 坤上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

易經釋卷二

五十九

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
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
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萃泰離反聚族遇反

萃聚也二體皆陰坤順大德內聚百順載以和
懌卦惟二陽五剛宅中厥應亦中協志孚衷以
聚人人咸聚焉萃也夫幽明上一一體也私而
渙離之王假有廟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幽明合
于一矣大人命世臣民君宗欽若從乂天下定

于一矣有无亨平抑王大人神人之主而貞天
 人之至德也其惟貞聚順積誠用致孝享貞以
 假廟於薦廣杜其必右饗之矣戴仁輔義曰聚
 以正正以用見有攸往乎其必保定之矣則順
 天命故也順天萃之貞也不順天不貞能假能
 見能吉亨利乎哉博言之天地奠位聚為其精
 自相依附旁薄細縕有萬斯物聚其為情類聚
 以聚羣分而羣蓋觀於萃而天地萬物之情見
 於萃也失聚而散離披畔渙豈其情哉萃坤合

兌母合少女情至篤不解者德順以說為聚人
 至德卦二陽尊陽王大人象卦主陰廟象坤牛
 兌羊澤豕大牢象 象重貞帝天之命惟貞翼
 經不特釋貞以致孝享聚以正順天命言之明
 貞无不幹爾

大象傳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地德下生和澤上蒸灑灑滑沃于區萌則生
 德之萃聚也順天命而聚諸象其大矣而萃何
 不具也抑其有不虞之慮焉物維萃矣維其豫

矣物維有矣維其守矣文德萃止毋忘武功畢
 除備器峙以禦戎甲冑斧斨既敝聊音既既礪稱于
 比戈弦弧剡矢蓋天產五材金用不廢惟事事
 乃有其備用保生聚威不軌而成其大順焉兌
 於五材屬金八大象不著此微見之深夫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
 无咎號平聲握鳥學反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羊倫
 反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九四
 大吉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末貞悔亡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齋將啼反夷音夷 象曰乃亂乃
 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往无咎上異也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未光也齋咨涕洟
 未安上也

初四得偶義重聚正徂於二陰未能自定孚之
 不終萃之亂也號嗟我儀一握為誚啞其笑矣
 勿恤以往堅果自斷孚不自亂无咎也夫何也
 萃非自亂其志亂也孚有終而往志治矣卦唯
 二陽初應四二應五皆堅其孚以尊陽 二孚

應五虛中上遇爻扳同類引與上聚厥類順之
 吉无咎也夫抑乎萃之本也乎以愆祀誠疑於
 神品物未生爻舍其萌不貴物也滌蕩其聲薦
 以其精神右享焉况於事人乎厥乎必矣 三
 上靡應失萃而嗟獨行踽踽靡室靡家无攸利
 矣夫上於位應也萃於應順也庶婦羈臣矢志
 殺往雖其上窮我德不爽上无說以異乎抑无
 咎小吝矣即小吝非咎矣初二從陽而吉无咎
 應正也三從上失應而往无咎終其應也萃以
 聚為時用而坤以順為其正也 四也體王萃
 于羣陰萃而萃矣而失剛不中於位未有當焉
 亦何斯萃斯哉萃順事君安富尊榮萃以德也
 襄化弼成聚順比民樂利康阜萃以德也施普
 功懋蓋大吉而後可无咎也相道然也微然者
 咎已 時維萃矣正位當陽威福惟辟以總萬
 邦豈有咎哉雖其正中而處說體所欲猶多於
 天遠矣宜人之滋不孚也惟修德體元達天天
 德惟元永貞居之所由一天王德光也悔其亡

夫微然者悔矣卦尊二陽然終陰卦故爻皆戒
 辭抑萃體近比五剛中正以聚人故元永貞於
 比彖同文尊之者至矣 居上无位處極无民
 失萃矣齋咨未歎涕洟其潛說極維憂殷憂弭
 患无咎也夫下三爻聚於人者也惟順聚之為
 善上三爻聚人者也惟能聚之為貴故齋咨涕
 洟曰未安上

三三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
 也南征吉志行也
 升登也上也一柔眇然巽于重淵時其上興不
 富翩翩巽體一柔進而坤三畫皆柔萃陽在上
 反對升三陰在上柔時升曰升也生道曰柔人
 道好柔上善能柔疆禦好上多違若允內巽沉
 巽慮惟目下外順大順與道治化升之德也二
 剛宅中忱恂孚恭五柔下應延登于公升之道
 也卦之備斯有无升乎升有无大亨乎用見大

人勿恤之矣其利用賓大慶具來用以南征志
其行乎大猷弘敷民以洪舒升陰卦而辭易翼
經尤易坤體平易坤順德易也抑天道下巽下
以時升其道光明人道下巽下以巽上德崇業
廣升之時用大矣哉卦柔自下起陽在下體必
且上故名升五升重階大人象坤位西南平易
利往南征象上經中同人大有象天有日中女
從父下經中萃升象地以澤以木以風長女少
女從母大順之致也臨觀萃升四卦隸上下經

易經釋卷二

六十四

異而善同則美巽美說美其順也爾

大象傳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土中壤沃冲氣所和卉木嘉生滋榮實多始也
勾萌或其粿音音未幾見兮于霄陰喝其升也
順也君子順德以天自度主利循故積微以著
順事恕施自邇自卑積以日躋象樹之木嘉種
美植日夜所息勿剪勿拜勿縱尋斧高增長益
以日就于德焉 風行地上不入地中於水澤
亦然故大過升中孚皆取木象不象風下經巽

多象木木地材也上經象木惟大過又於經終
見之上下之等也爾

初六允升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三
升虛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五貞
吉升階 上六賓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允升
大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
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冥
升在上消不富也

卦重柔升亦尊二陽二剛中三剛正初柔卦主

易經釋卷二

六十五

致柔用下焉下之上无合志矣夫偕以朋興觀
摩烝烝或翼之行或勸之登蓋允而升矣亦允
其升矣大吉也夫故柔時升惟允也 剛中上
應巽于大順孚之至也以薦明信豈假物哉即
用禴利矣孚以事上君然其忠如禴備樂和鳴
雖雖有喜也夫故剛時升惟孚也 剛德巽體
順以履位進臨于坤日有上詣象升虛邑然如
啓如闢湯平正直上援下推无不允也无不克
也无不利矣則不疑其所行也三上臨坤國邑

易經釋卷二

李六

象坤體虛虛邑象 四柔大順乎且允止上順
天子盡瘁以事无以有已下順羣獻協恭和衷
同升于公順于羣黎庶民小子登之王軌噫嘻
茲昔者先王順事恕施亨于有岐岐有夷行從
者如歸也是公侯之升也吉无咎已 王者何
升禮陟配天天難謀斯厥顧履遷升尊无已艱
乎五柔居尊秉心不貳下應剛中顧以尊帝則
中順之至也貞也貞順昭升天保孔固九階九
重允陟其阼於王猷乎康履布武也志大得矣

三三 坎下 允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

揜於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
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易經釋卷二

李七

困窮也悻也剛為大德於物不屈柔從揜之蔽
覆關抑易尊陽卦三陽皆陰揜而道窮困也夫
困有困貞焉則貞无不幹也而貴其心亨遇困
矣而與之俱困不能一朝居將能貞乎坎險兌
說處險能說見大心泰中愉以懌素患難行几
几其易於土斯恬惟天時命之謂困貞順受其
正益亨而貞矣夫困與亨反困而不失其所亨
詎易能哉惟大人天德成性剛宅厥中至止有
定卽困而通以能俟命于天立命自躬而吉也
苟非其人自私自用智惟利害禍福之為見苟以
趨避也豈及是哉抑困有大戒焉處險之宅尚
說之德與時變屈終守淳默德也今有言喋喋
自明陳惛見誠幾以无困見謂佳爭而誰與
信之窮而已矣允為口舌困尚口茲禍故戒之
困多動拂不難貞難亨不亨不謂貞也學之為
大人貞於亨否辨之矣

水決不處澤鍾无所大豬罔豬澤无水而失府
困也君子知命有固然困安所避吾志成仁吾
志取義苟生之爲見若者必靡苟患之爲見若
者必悖志安所得遂哉而斲生斲免者不必生
必免也砥益詬耳唯致命委之於天毋爲瓦全
命一以委志逾深堅蓋可生可殺可溝可壑而
志終不可奪焉

易經釋卷二

六十八

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六三困
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九四來

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九五剝困于赤紱乃

徐有說利用祭祀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

悔有悔征吉
結反應五骨反
象曰入于幽谷幽

不明也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于蒺藜乘剛也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

當位有與也。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

時維困矣質柔處淹辱于泥塗象彼鞠人勞不
具莞藉于株木入不于宮室于幽谷危莫能安
迷不自復幽不明已卽三歲豈有覲哉是小人
之困也小人者下達者也說文株木根木入土
曰根根出土曰株譬下體谷水通谿處皆枿在
下象 時維困矣二剛宅中德於五同艱大盡
瘁象食既餽象酌孔取困于燕喜朱紱方來寵
光未已困已唯用享杞承致多福其來冥冥其

易經釋卷二

六十九

受穆穆中有慶无困矣用以征行多寵多危多榮多懼何詎无凶而義亦何得憚避矣何也天實命之義則宜之卽凶也非咎也是大人之困也大人者慮不謀身者也酒食用享坎象朱紱五下應象中實利享象皆大人事故以爲大人之困 贊柔行辟以在坎中立已與敵上承者剛不可以敵犯非其分以困于石下乘蒺藜不可以據寔莫知避于焉安慮身殞家亡卽入宮失妻亡不祥大焉九當煎石象九在下蒺藜象

上柔无應入官不見夷象齊崔杼當之是凶人
 之困也凶人者慮不顧難者也 四應者初下
 困爻如厥來徐徐孰是金車褊心維棘扼之疾
 力微大師不克而處位柔莫之能格也各已然
 志在下也終其應也雖皆不當位而適剛柔應
 也時乎困貴有與應也 王者何困无臣其困
 豈无赤紱我適用困益上陰揜下乘剛匪剛匪
 剛弗克也夫王心期无刑而剛刑籍籍大困于
 厥衷豈謂志得哉抑五也天德在中洞洞其直
 易經釋卷二 七十
 其舒其徐和以說懌將赤紱非困厥剛刑天剛
 天剛之也用以祭祀剛揜在中允塞充美神豈
 怨恫之哉受福也夫是王公之困也處困貴徐
 在說體能徐中洞然直斯亨以亨行而徐矣紱
 通蔽膝也在冕服曰紱在他服曰鞶帶君朱紱
 紱君紱也故朱紱方來目君詩三百赤帶禮再
 命赤紱黜珩三命赤紱黜珩故困于赤紱 上
 目臣朱赤皆南方色朱赤之孔陽者耳
 位困極窮陰處極孤危此極象之葛藟上延展
 轉糾纏處高艱危巖欹偏側欲自免而未由得
 也亦何動非悔矣惟有悔毋然倨高毋然抵巇

卽平底康憐然改之將其以吉行乎困六爻无
 吉葛藟艱危極矣悔而吉以極必反也 困以
 陰揜而名卦陰爻困特甚則揜人祗自揜也爾

易經釋卷二上終
 易經釋卷二

七十二

易經釋卷之二十

三三三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

井羸其瓶凶汔許訖反 繙音橘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

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養也其德靜也清也通也天一生水爰靜爰

清闕地及之巽入其下汲以上升民用資生益

體居所而用養不窮井也卦二五剛中天德也

易經釋卷二

七十二

天德在中淵其靜正居所能遷知止有定客感

容形變其前而至一貞常者定諸性也象邑聚

居同井用汲邑可改聚井乎不易有其汲之厥

來沛如非有損也矧有喪乎无其汲之冲乎莫

測未始增也而何可得就是往來而不井井萬

夫千畝須于一綆故井德之地性之德也乃人

功其用汲乎寅直以清時保時惕臨深奉盈斯

无危有獲也令汔且至而固未繙也小不戒而

敗其瓶豈有功哉雖其不改无喪者自若亦將

如井養何矣故誠者天道自成也誠之者人道

成之也知天而不知人知不改无喪而不戒羸

瓶矣知人而不知天日用汲而不知其不改无

喪得也掘井九仞不及泉豈有益哉故學以知

天知人也 黃帝創百物始作井推井韓形以

畫野田方九百畝為井又推以制邑八家為井

四井為邑邑成難改即改邑終不改井明不復

可改也 巽入也於五材為木非木巽水下則

水不上出故曰巽乎水而上水非木巽火中則

易經釋卷二

七十三

火不能自傳故曰以木巽火易井鼎水火之大

用也井以木巽汲必自古有之漢史韓信以木

罌渡軍是也言羸瓶取易羸象耳 井恒汲不

竭以沛發其性也其不汲不盈其中實亦性也

水內充則水填水而不盈可以悟性矣

大象傳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何彼穠矣華葉濃濃土膏脈發靈潤上通水就

下而木上有之蓋巽深以入而坎德為通此天

地所以養而不窮也先王觀象制井於元化乎

通矣君子奉天曰茲元元維予一體敢不用恩
播之田功導其將養匡困資無興發以相益以
身勞民勸其力之所及相其力之所不及孳孳
乎致養焉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無禽泥去九二井谷射鮒

甕敝漏附音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

王明並受其福渫息六四井甃无咎甃側九

五井冽寒泉食列音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牧詩救反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

易經釋卷二七十四

也井谷射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
福也井甃无咎脩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
上大成也

天德中實涓涓者泉渫滌上行甘冽且鮮食之
矣初柔否德已下不上不渫而泥伊胡致養夫
井以日新爲德者也久不渫滌曰舊井人共棄
之卽禽鳥過不睨焉烏謂井哉巽入而渫之潔
之人其舍諸故德貴新也二剛宅中陽精內
填比柔无與旁落下穿象井維谷波餘通川莫

我肯畜射鮒已焉坤雅鮒一名鮒以有其注之

甕也敝漏入受出洩中則何有益并能爲泉不

能必其注而畜也故德貴畜也莫之畜德之棄

也水通谿曰谷非井矣甃注器取深廣四壅受

注而名巽下缺象谷象敝漏維陽象泉三陽

之陽厥泉淵淵或從渫之渫舊來新不泥以渫

夫井不泉不汲泉不渫亦不汲既渫而治之可

汲而食之矣而在下體莫汲莫食也於我心不

已惻乎何直我惻卽行道之人惻之則不汲者

易經釋卷二七十五

過也有求者王用汲乎周澤四沃既優既渥於

王明不並受其福哉何也王人以養人爲德以

人得養爲其福也井不停汙曰渫謂滌濯之爲

潔也四初入坎掘始及泉不甃且湮則如勿

泉甃之以甃四周百級泉安其宅土不內蝕汚

不外入則甃之力也修道然也今不及泉井棄

矣而誰與甃之卽甃咎矣或曰井无得喪何假

修治是知无得喪之爲道而成見爲礙者也卽

修治之爲道亦何傷乎无得喪之道也及泉而

荒不甞焉其能井乎故德貴修也 五剛正

成性存存其存淵淵以時出之膏澤沛然沾濡

八埏象之井既冽矣厥泉孔寒而寒泉且食也

天德王道備矣傳約之中正其所本者一也

居坎之上不揜者口靈扁中啓沛澤外洩象井

既汲亦聿且收勿其幕之來者多又於養道不

既通且久哉惟有孚居所安安體性成德立乎

不測淵泉以待用則大善之吉也物極則變井

有常不變而爻上極必用其極則居所能遷之

易經釋卷二 七十六

大德全焉是大成也 卦坎體皆險以人心危

也惟比大順井體性達天險道亡矣故彖象皆

无險文

三三 離上

革已日乃孚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

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

矣哉

革變革也卦於睽體同而位易上火下澤性

焉已也澤上火下水決乎火滅火然乎水竭相

息矣二女同居志睽焉已也中少易位即近不

相得而凶悔吝亟矣革也人情安常創更難初

獨智絕慮疇與其孚迨其既成而後天下晏如

也已日乃孚不已日不孚訕謹嗽不已難其

孚乎悔已內離文明慮變也熟研幾已精外兌

和說比時順物宜民安俗五剛中正二柔中正

王及篤敬恭孚交應是革之大命也 傳又明以

易經釋卷二 七十七

中正而以能革當天心革當民望革當時物之

謂大當而其悔乃亡微仁規義矩禮權智衡四

德具而信在事先宜不能及此矣夫革者易也

天人之大用也天地降興勝復為貞溫涼燠寒

互相為經播五行於四時革也而時成矣不革

曷成殷周易姓受命維新勅終帝所甦宥下民

上順天而下應人革也而代興矣不革不興故

夫革聖人之所難用莫大焉則易之時大也

明入澤中必且上已日象二五剛柔中孚象離

易經釋卷二

七十八

人事之汗隆矣故易无不體也

大象傳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允澤時王火降而下叶納于澤中陽且潛沍非

夏秋火金之勝復時乎以其相克者而嗣之續

之也君子後天奉時知時一天歷天之行歷日

之躔歷月五星之宿離而四時之經紀爛然履

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如網在綱時叙辰

從要於明天時以紀事俾民用於天乎取衷焉

治歷者不比時以驗天苟為術以範天必不合

允萬化出入之門生克嗣續為元亨利貞象卦

本澤火翼經曰水火澤水之鍾也言水火於相

息較著耳 天下之革莫大於時變亦莫信於

時變故革必其孚天地之道寔无亟疾革者故

孚必已曰天地雨暘燠寒以時叙而萬物從之

一不當沴已故革不過物必當物易下經卦元

亨利貞四德具唯革重革也明革以天爾 一

時一息之變化皆革也言天地革盡造化之消

息矣一人一事之廢興皆革也言湯武革命盡

矣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

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四悔亡

有孚改命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上六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鞶用黃

牛不可以有為也已日革之行有嘉也革言三就

又何之矣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時維革矣用革實難安常難動既動難安居下

易經釋卷二

七十九

在初无其位无其應即雖有其德而疇與革之

其用黃牛之革乎鞶用之乎剛德自制體明察

幾導時謹始固中順以俟之豈必革哉勿之革

而用黃牛之革為革革之至也何也革主變變

非為也時未至而革諸是以有為為也何可為

也蓋慎始重革也 二柔中正上應中正時革

矣沛其革之宜可矣文明中順撫幾不迫不於

是日革迫已日乃革不繼長增大而革也其動

也中人咸孚焉吉无咎矣革道以順成為嘉也

日革之曰行有嘉 重剛已明居下之上謂時
其革用壯用罔象火斯炎易下偏上當澤火之
際而往也凶已即剛正厲已則不審慎不孚也
言念君子稽天察人審固更申有其革之三就
而革之審慎矣末之也矣其必孚而革矣禮馬
繫纓
以就計刺繡一匝還復刺為
一就曰三就禮成於三也 革行多悔陽居
陰何能无悔然離下而上澤火之交於時則可
革矣上比九五下絕繫應舉以其剛柔不偏者
革之悔其亡乎而革惟其孚信以發志人信其
易經釋卷二 八十
志信其革以時革以理革衷於天人而革也以
改命吉矣何也孚固所以革也曰改命國重命
國大事先命於盤皆見之 五剛中正天人集
命順天應人烈以無競數于時夏度制禮樂正
朔服色其文有炳象虎之革是大人之革也而
革難其孚惟未占无王維后寬仁彰信子惠弘
有民之孚之德志恐後以能改大命而天下翕
如輻輳也人未孚而革諸天人違焉革矣夫无
西金虎象澤火革虎變象 革既成矣進治政

治人用丕變登于上理時其君子嚇喧僂瑟如
豹斯變厥文有蔚時其小人革面從君畏威遠
罪夷于齊民其刑錯不用曉誦聲與時乎亦无
庸復革也為矣令作聰明亂舊章將能征乎凶
已唯居貞垂拱仰成恬清恬寧嘉與樂成夫何
為哉德有緝熙于光明焉 獸革之文以時變
故象之皮熟曰革
生曰革 革面非革心然已革矣小人
之性不移故以革面為革道之成 革初未可
革也二已日乃革三三就乃革審慎至矣四有
易經釋卷二 八十一
孚改命矣五有孚虎變矣追上而革道成復歸
於无為與輦用黃牛同止於不動之變革道盡
矣
三三離上
鼎元吉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
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亨普與反
飪入甚反 異而耳
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重器也有足有腹有耳有鉉可象也初陰下
峙三陽果然五虛中耳上衡且鉉鼎形成矣下

異維木以異于火火得以傳割烹調和鼎用行
 焉鼎也蓋昔先王常烹飪事上帝矣燎燔蘭果
 精裡芬苾管大烹養聖賢矣有腥有飪有陪有
 正故鼎重器鼎主事也主之難於何其亨且元
 亨哉下異稱隱濟哲內美深倫於理上離耳目
 啓知斯要聰遠明劬柔嘉維則進而上行鼎命
 是膺居尊宅中下應乎剛日贊贊襄德日新乎
 萬邦懷君得臣而萬化行天命與維新焉元吉
 也夫革去故象改歲鼎取新象元春故革四德
 具鼎專以元亨言之 人心通乎道微異不入
 微耳目啓知不達異入矣而耳目聰明則學問
 思辨具而德成此人達天之要柔進上行得中
 應剛與睽象文同皆主離尊離 周禮烹人掌
 鼎鑊給水火之齊鑊養牲體魚腊之器既熟乃
 齊于鼎烹調之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
 器字形象析木而炊
 大象傳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範金合土析木鑊火實水從之烹煎調和蓋具

五材和五味蓋百珍洽百禮者鼎也器莫重焉
 然正其本矣君子配天端居宸極左仁嚮聖右
 義負知出師入保後先凝丞王在中无爲守
 貞儼其欽臧寅直以清而天之降寶命凝承焉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出又遂反 否音鄙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三鼎
 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四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折之吉反餗送鹿反 形渥一作刑剗近是 六
 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鉉玄 反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
 不利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
 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
 義也覆公餗信何如也鼎黃耳中以爲實也玉鉉
 在上剛柔節也
 鼎以足峙趾何可顛以重正凝實也而顛宜若
 已悖然鼎初未陳舊蓋有否惡之積焉利其出
 之傾否納新豈謂悖哉世固有顛而爲正賤而
 爲貴者易道然也得妾以其子是已冠雞佩
 猥之倫不從貴於聖門无已終否乎蓋祭先父

既鼎滌濯已陳之舉審告潔禮也 二剛宅中象鼎有實飪牢函牛怨偶者仇盱盱上求為愆為尤畏哉其慎乎行慎所之剛中自拂雖其有疾莫我能即兢兢乎寶有美實以介齊明无俾汚人或濡指嘗焉吉也 陽居鼎腹美實內盛

易經釋卷二

八十四

腹取耳義鼎行必耳也 陽為鼎腹中飪公餽大烹上珍何居乎覆下應柔德實不克我傾聽之忘其反側則位不當故也象折足而鼎覆成信之謂何即不於市儻其必於甸師乎劇誅之矣何也大臣者以左右國寶鼎康之為期信也 禮刑人於市八議所刺奉以適甸師氏劇誅也之剛以忘國之社在郊屋之而名謂誅於隱也 初四皆不正而應初上交象顛趾四下傾象折足顛可正也覆不可復也 五柔宅中文明者德龍變潤澤于以下賢允元惇德仔肩勳

力象之舉鼎維耳色美其黃貫耳者鉉金月其剛而舉重寔實為其常也其惟貞允執其中任賢不貳黃中如結庶明翼勵伊舉鼎之利哉鼎重耳五居尊象耳得中象黃耳耳非有實實在中五中德象中以為實 恒恒元鼎三才具體曷其舉之有鉉貫耳上是已厥德大成剛柔不偏象玉其鉉溫潤栗然于以佐王靈承于帝明德昭升天休總至其吉大吉磬无不利也 舉鼎在耳耳鼎之主也安鼎在足足鼎所載也陰

易經釋卷二

八十五

卦貴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抑初柔失正二比之為疾四應之而覆終賤陰也五柔得中三越之為耳革上舉之為鉉玉貴中也夫 鼎初滌濯二三四有實矣於是鉉舉耳以行薦之而鼎用盡於此

三三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

逆反啞鳥客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

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動也陽自下起而動也雷天元德无形有聲
出地奮也人心元善祇威振迅天所命也震也
益震而亨矣夫人本天而親上動物也物交物
而動動矣動以人妄矣惟震天行爲動之紀惺
惺者予普還厥理戒慎不覩不覩者天日監在
茲恐懼不聞不聞者天聆察顯思象震之來虢
虢然何斯違斯也不覩其見不聞莫顯天則森
然凜其可見奉以出入百順效矣雖危非危咥

易經釋卷二

八十六

其笑矣則恐以致福也時其烈雷震驚百里明
威赫然驚遠懼邇一誠前定不迷其常後有則
也七升裸將敬作所而神明日上也豈有喪哉
學而欲道欽明敬勝之統其必由此矣 心危
以動惟敬爲動以天剛內反故也 雷有暴緩
舒疾震驚百里亟疾至矣而不喪七鬯古烈風
雷雨弗迷者與疾敬德者象諸此 震爲長子
長子君嗣也出繼世可守宗廟以爲宗廟主守
社稷以爲百神主正釋不喪七鬯之文而藏其

辭 七鬯表誠敬所執

大象傳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在燕反
省悉井反

元陽憤盈震霆烈烈疾威盤薄陰沴迸裂益雷
與雷洊至而天之明威凜其可畏也君子事天
知心惟危知性滋偏天有明命其敢不虔夙作
夜思休惕惟厲實修深省三克予文相在爾室
陟降厥事自一心以及萬動臬臬乎惟天威之
時畏焉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六二震來厲億

易經釋卷二

八十七

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三震蘇蘇震行
无眚 九四震遂泥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
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
隣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
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
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
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成震之主元陽欽矧也震初無貳汝心內省
於內下學乎下不疚无惡庶幾夙夜以能虩虩

憂危而後乃啞啞豫暇也又具震全德故辭於
 象同文而以吉贊焉增後字表初義耳 二乘
 初剛震來厲矣其必有喪喪之貝矣二柔中正
 平康自視安喪厥貝廓其如遺躋于九陵精皎
 皎物表也喪豈必逐將七日自復乎何也復自
 中我固有之也貝表心所寶恡說文億安也言
 安而喪之也人情繫於物不能遺物而震安喪
 貝遺物也人情見近震於震而震躋九陵高遠
 已此處震之括人驚悸必自失故震屢言喪陽

性好上不可乘故易乘剛多凶 天德之剛專

一以直三陰居陽剛德內貸 蘇蘇乎震者渙

渙而茫无從適也胥已惟震行致志以專不貳

不牽畏天之威時保乾乾如鼓鼓作方行直前

其无胥也夫故戒懼不可怠也 四亦震主而

陽居陰室於重陰豈忘戒懼有所恐懼茲心不

爽湫壅底滯益內反不深下學不力不正不直

而震者遂泥也震行即心光亨如雷行迸重陰

而出諸豈有泥哉初是已 震為德本而陰當

陽往乎震極來也乘剛孰是往來而非危行厲
 已則人心危也惟安安无喪有事其事在中時
 保時字何也中德天德分定者也非有喪也詎
 曰无喪大无喪也蓋平康其則也有事與孟子
 必有事焉之有事同勿助勿忘勿正心則安有
 事也程子曰與鳶飛魚躍同其活潑矣震與安
 反安者平康之則也震二五皆言億億安也此
 戒懼致中之則 震終動極震以隕穫神精消
 亡其震索索顧瞻皇惑其視矍矍征其凶夫則
 中未得故也中不自得危機駭發而懼之豈有
 康哉惟震于隣未于其躬豫防蚤待慎慮以從
 祈天孔夙盡人不莫无咎也夫則持危貴豫也
 抑重震无與婚媾有言矣

三三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止也陽極上而止也山地元形隆起地上止
厥止也人心元德天君卓然安所止也艮也夫
止於行對止而止爲止褊已已而爲止者失止
矣翼經推而進之天曰天維時曷止非時時止
而止藏用於无止一時也靜與天俱時其行乎
天感天應時行斯行何動非定象山崔篤實
光輝時而濯濯時而歲凝止云止云徒止云乎
哉人生有知有欲而動焉立已與敵有爲以爲
咎已惟艮背背非見也止於无知背无欲也止

易經釋卷二

九十

於无爲无知无欲之謂真靜於斯止乎則生而
靜天之性也止之所也二體六爻以敵爲應不
相與也不相與不我媾我鬪相攻取也止其所
也唯然則內不見已身心意知渾然无體安所
得已外不見人家國天下渾其一身於何爲人
夫有我此有咎我非有我不獲其身庭非无人
不見其人夫何咎學而欲道定靜安止之統者
其必由此矣 文中子曰昔吾求止焉而不可
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謂止非止也程子曰將止

身放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大小大快活張子曰
公此身於物以天理而是之非之取之舍之不
獲身見人矣 人身皆可見唯背無見人身皆
有欲唯背無欲而五臟系絡繫焉於地象崑崙
其北無春日月所不照也以爲大地根於天象
北辰居所不動太一常不見也以爲群曜宗心
一有所向即欲一有所見即妄周子曰艮其背
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語學聖曰无欲其
道也深夫

易經釋卷二

九十一

大象傳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彼崧列嶽有節其連各止厥所不倚不羈蓋山
於山兼而物則之各正者秩然也君子求止曰
惟其思思止其所日有華萼思不違位行无越
思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惟厥攸居之謂道要富
貴思度貧賤思安爲禮思敬居上思寬蓋日循
其時之位慎思近思不願乎其外焉 易重時
位即時位即道也象言動靜不失其時則知止
无定時時一止也學之爲時中矣象言君子思

不出位則知止无定位位一止也學之爲素位矣此道中庸之要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末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與引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上九敦艮吉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居下在初象艮于趾於動之端泊然不起夫心

易經釋卷二

九十二

非靜正爲其體乎卽趾焉止諸未失正矣抑初也柔也初未失正而柔未其能或居正也唯居貞天則自坊審固居康足必步自布武安詳如以輜重而行康莊斯艮趾之貞哉易以動失貞矣 二柔下體在足當腓於艮思艮我行遲遲抑腓也隨有動者也非能自爲動者也腓不欲隨不拯其隨未退聽也將能无爲甚哉得止之難也以有隨也隨不止矣豈定性未能不動見謂累物時乎此其心豈有快哉象之臣主上下

之間則傳義備矣 止爲美德曰止其所二體

之交當限之處夫限也時屈伸爲其道者也重剛錮之欲內毋出見動爲乖欲外毋入物莫與諧象艮于限而夤腓裂薰灼厥心紆軫內熱益知止之爲止而不知時之爲止也豈謂艮哉故艮限非艮也病也勁風也二艮腓役於有動之心三艮限倚於有靜之心皆謂人心艮背者心以道寧者也 四柔得正全體斯中有身象焉夫非止諸躬乎目視止明耳聽止聰口容止止

易經釋卷二

九十三

貌容止恭心思止審審以作聖九容九思四勿三省一之乎敬正焉孔言克已卽言爲仁由已艮言不獲其身卽言艮其身益不獲其身乃能不私其身而以道物身學之以修身爲家國天下本焉 口容曰止言何可逝五柔居中德自恭其艮于輔乎禁躁與妄一之靜專固樞握機毋易由言時言而言有倫有脊秩秩德音辭洽辭懌益心危以動莫疾於言而不可悔者也乃艮輔悔其亡乎咸主感故咸輔爲志末艮主

靜故艮輔曰以中 心神臟无體无鄉不可以方所求故艮六爻皆心法而不言艮其心於艮限覆言厲薰心深矣 成艮之主用艮之極剛上止止會歸于極定靜安慮所造著天有敦其止安安不遷无已无人无須更開展也大終強立不反厚之至也定性之極也 震主初剛內反也故備震元德艮主上剛上極也故敦艮大終四亦震主以內桂而泥三亦艮主以強陽而厲可念也夫

易經釋卷二

九十四

三三 艮上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次也進也進以次不陵次進曰漸也天道日進亦惡物先人情祈進亦豈忌前進不漸已其能全乎女子有行待年而長秉心鬱冲不苟于往少男下之行媒知名納吉乃徵期而親迎蓋六體備而後二姓親成也漸之進也有无吉夫

疾速而婚曰奔賤之矣夫進聖人之所甚重也不漸不進漸不正亦不進初上无位无進矣柔進位柔剛進位剛進得位焉厥功章章其得位也其以正也柔正位柔剛正位剛人從正焉正于有邦非得位而能有功者否矣非以正而能正邦者又否矣故利貞也矧是五位剛陽宅中中衷于正以正厥躬斯正邦之本哉矧是卦德止巽合德方其在下若將終身進以巽行委蛇屈伸其進也漸也其漸也正也則漸之吉也博

易經釋卷二

九十五

推之日月月歷一辰成歲漸也而四時行焉百官日成月要歲會漸也而王治興焉聖功時省日就月將漸也而至道凝焉漸進之時義大矣哉

大象傳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峯聳者山維其磴矣木生其上難其喬矣豈无條枚風雨陵鍛繼嗣我日苟无天札漸也君子維山民所仰矣治定成俗胥爾傲矣惟賢惟德居以即先敦處不遷不愆于儀維民之則俗積

乎而漸以格焉彼不惟厥居以條教漸善俗於旦夕末已地中生木土沃矣陰陽和風雨交矣故木生見其升不見其漸而名升山上有水土磽矣上多勁風其寒也凝冰故木生見其漸不見其升而名漸居德善俗其必世後仁者與漸至矣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衎衎吉 且反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

易經釋卷二

九十六

无咎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上九鴻漸于陸 當作 達 其羽可用為儀吉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賓鴻造江漸于其干進未得位而遑居安象之其小子之漸乎側陋始升莫我或援進无應也厲有言矣抑時也位也非咎也用柔自下安義

若命以居後也庶夫詩秩秩斯干干水涯旁近水亦近人故畏人為厲禮昏用鴈取行漸知時故六爻象鴻 二柔宅中上應正中順以居位退食自公進以正邦優游樂衎飲之食之豈謂素飽哉象澤有磐既固且安陽鳥攸居亦孔之寬吉也二五中正而應故爻獨吉占 三剛居剛務進好上上無援推而處非望象鴻失水而漸于陸夫行失類征不復也婦弗和親孕弗育也非漸非時行逐逐也凶已惟禦寇中无退縮

易經釋卷二

九十七

前靡避憚順相保也不思其反即不復不育焉 豔之豈必漸哉而安可用進也 艮為止故 禦寇為順 四柔乘剛莫我肯穀象鴻之醜其足蹇而漸于木也漸乎厲矣用柔能巽順以下人集木得桷保明其身无咎也夫于焉知巽順為漸進之善物也而平康維則也三四卦主男下女女從男矣以非應而比三為漸陸四乃漸木聖人賤昵之合也如是 五剛居尊漸于高陵亢厲倨高失其臣隣豈无正應隔越成阻象婦三歲孕字无

所於吉乎遠矣然中正之合天也逆天必還終
 媾之求而匹之安諸所願也何物之得于哉吉
 也二正應三止使不前象不孕蒙震艮皆陽未
 有字也象十年不字漸艮巽合矣象三歲不孕
 已焉 上超人位冥冥斯鴻造位于天天路安
 窮上御清氣遊无窮倪曾長矰繳而能得施其
 羽肅然可儀可象有穆其風廉貪立懦何也彼
 其所尚者志也而志不可亂吉也 漸六爻用
 以進道漸于其循方乎曰小子始有造也始造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

三三 震上 兌下

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
 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妹于歸也非所歸而歸若有歸之者然歸
 妹也爻為少女揆年未及長男曠焉踰閑涉級
 德說以動從欲而動雉鳴求牡終不可用所歸
 妹也夫女子歸婦也有婦道焉順也卦二而上
 爻不當位夫行婦事婦行夫事逆也厥征凶已
 二體三陰柔皆乘剛妾婦乘夫何可與長則亦
 焉攸利哉易彖繇无不祥其焉翼經懼人知惡

之為惡而不知其非固惡也推而進之天曰是
 歸妹作儀作對天地之大義存焉豈顧諟哉天
 地交而萬物興男女親成嗣先著代萬世為經
 則歸妹者生人之所始人生之所終也厚莫重
 焉獨所歸者妹以說而動而天下之惡歸之凶
 无攸利耳今遂以歸妹為惡也而屏之亦豈明
 於天地之性哉釋繇淫是已 隨歸妹皆震兌
 合體隨隸上經元亨利貞明達天之善歸妹隸
 下經凶无攸利極窮人之禍天人上下之際其

嚴乎

大象傳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未終知敝

澤為大豬

上雷

加其上二氣怒鳴騰涌激蕩欲

潰之流也象之君子觀象于妹之歸敬始慮微

動說相徵始如膠漆莫之勝說思其末也思其

終也患至自撥燕女溺志女耽失身大者覆宗

小者離親知其敝之有必至也而慎始重正兢

兢焉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

易經釋卷二

一百

人之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九四歸妹

愆期遲歸有時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

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上六女承筐元實士刲

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

吉相承也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

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

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剛正居下正應而娣秉心塞淵恒德不貳不苟

說也何渠无濟哉象之其跛能履乎翼戴其君

章順論禮相其不及承其德美於康履吉也卦

名歸妹六爻皆女歸象三陽爻象女之有德美

者三陰爻惟五柔中為貴三上无利焉以賤陰

爻无夫象以夫道失也 二剛宅中秉德有常

豈无我應失正靡剛內反自修壺內肅穆含章

時發終守慎淑象之眇能視乎无遠矚矣惟幽

人抱道自潛居休以恬雖適久幽秉貞日嚴則

常德不自變也利矣陰性易流以恒以未變常

為其貞履三象跛眇而凶此初吉二利者履道

易經釋卷二

一百

必全婦道不處全也婦不跛不眇亦行不踰闕

闕不出戶焉爾 三不中正成說之主苟說而

可人莫我與歸妹以須亦聿既賤比其大歸終

莫我變何也婦天其夫得有當焉詎非至願而

未其有當也職自賤故也反歸謂嫁被出反歸

所自出也亦曰大歸卦下兌兌少女說也初剛

正二剛中女德之有恒者三卦主而德說失正

故賤之天文有須女須女賤女也於兌內體三

爻義同 四在上體恒德自律雖時已過而違

多恤漢廣江未求思莫即此其志與非耦而及期乎寧待耦而愆期也雖其愆期吉士其舍諸孟光之於伯鸞庶幾哉於周家勲礪溪屠釣者倫矣孔子曰我待價言待也惟恒德為能有待也柔中居尊下應德同象帝之子柔嘉肅雖王于內降无驕怙貴詎无象服不侈其袂人尚其華我惟懿德而袂不如娣也夫夫也非誠內重不免惡衣惡食之恥焉况女子子乎好德莫尚時謂上德象月幾望匪盈而食吉也既望後

三三離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豐大也注言之腴厚光大也東震南離離明有融草滋木條蕃無盈充德明惟明震動以動勇智兼資明作時用曰豐也蓋豐而亨矣何意欲不遂焉而意欲則日廣矣豐不期盈亨不期侈厥所尚必大矣何也王長之假之而大也假舉何渠无憂而憂亦何渠益乎惟執厥中戒盈居冲日為君表象日斯中暉光所燭萬里同晷揭以行天被格遐邇蓋海嶠日出匹夫匹婦同仁一視无遺照而容光必際也是大君之宜也小遷而鳥次朕矣於徧照也頗有不既矣况大遷高下春乎吁嘻畏哉其日中乎日中无何移晷斯是月盈无何有衝斯食天地盈虛靡盈不虛盈消虛息奄與時俱益夏日冬夜夏夜冬日如環焉往來而无終極也况於人含血戴形况於鬼神屈往來信欲久豐而長盈也得乎撫日中之戒宜可為兢兢矣春秋傳曰日尚其中孔義曰日月之明察惟中乃然假訓大禮曰夏之為言假也是也尚大照日中皆正釋經義廣之盈

是而宜日中之戒愈明

大象傳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盛陽搏陰列缺豐隆之奮致功物以震曜生殖而成其豐也君子用之折獄惟明灼知厥情枉直既判齊之天刑毋官毋反毋貸毋來一其害克深堅毘摧蓋民豐而欲動情動不止將賊滅无倫故得刑以治豐而無穢焉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六二豐其蔀

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蔀音厚切 見去聲 九

易經繹卷二

百四一

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沫莫切 九四

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六五來章有慶

譽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間其无人三

歲不覲凶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有孚發若

信以發志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

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

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其屋天際翔

也闕其戶間其无人自藏也

剛德明體上應震主以匹敵則其配主也天下

之善一也明資動奮動稟明規德同耦比鄰立

車依雖其匹德均力而旬也豈有咎哉往以持

豐保大定功其必有尚矣然旬可也過旬不可

也今過其旬苟以自豐好勝忌前護短攘功德

蕩知爭為災為凶吁噫本配主也而過以成災

况非配者乎故君子不欲多尚人求處下處恭

從人焉 二為離主居正宅中離為南訛厥蔀

滋豐日經天中纏南陸矣斗柄上揭見不伏矣

是明盛之極也極而思往乎憂治危明惕滿戒

易經繹卷二

百五

盈眾穉謹之場已干名訕上軌朋能无疑无疾

乎惟有孚不二厥衷內篤靖共即上有蓬心焉

庶信發志而從乎是格心也吉已說文部草覆

暖也夏草木盛長而蔀豐離中日中象夏日至

北近極而中天見斗斗見也夏小正五月斗柄

正在上不曰斗見文變爾今日中昏而見斗惟

食既有之豈謂豐哉 雷電交豐暑雨時行沛

澤四盈日北近極天宇高辨詎直斗見游氛廓

然沫小星畢見也而時則既過矣萬物且入坤

致役矣神農持功令舉大事必有天殃可乎哉
象折右肱无所用之无咎也蓋豐貴寧謚時忌
已盛焉爾 位近君矣時盛明矣而陽居陰幽
不明矣能持豐乎哉下不有夷主乎剛明成德
展我匹也協志同心莫予逆也遇以有行集思
廣益吉也蓋豐宜兼照而固非一手足之力
也大臣以人事君而已矣 五陰當陽詎曰能
章尊極豐盈何德以當惟來章初允元夫二展
離主四柔靖共以遇夷主皆厥明章章者也柔

易經釋卷二

百六

自虛以來之俾輔于明明燭之旁皇憂之勿芒
惟恤无疆斯休无疆尚亦有无疆之聞哉何也
大君者以庶明勵翼爲其明也必明自己出焉
細已上是已 上居豐極亦處動終宜剛自克
宜明自降乃自聖自用長夏以華而蒙也見高
於青天用蔽於一身已不親人人亦莫與親莫
之與明象豐其屋覆暖其家闔戶无人卽三歲
詎有親耶失人者崩凶已夫豐屋以爲家也而
鄙其家用明生見見蔽其明象之謂假已甚揚

厲周章指天援神詎不謂天際翔哉而矚自益
藏已焉傷哉故君子自下自小自昧昧來章焉
夫豐於明夷遠矣而豐上六辭於夷上六幾焉
可懼也夫

三三 離上下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
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
大矣哉

旅羈旅也山止其所火炎不處象旅人乎有違

易經釋卷二

百七

而去諸旅也五位乎外象旅于行順德之行居
柔得中委順乎剛溫抑自將內艮止止視旅如
家去如始至離麗于明比時處義灼幾審勢夫
羈不在內親寡曰旅於吉亨已遠而是固旅之
貞也忱是爲貞其行有常雖其亨也小矣彰厥
有常吉哉夫旅細故旅亨小而道何小大之有
維時有旅旅處惟時及爾出王卷舒推移亦焉
往而不在時哉下學于旅內止厥止而麗於明
柔中順剛與時偕行中止者至一空感容形聚

散紛綸无將以迎灼幾達化而不失其貞旅時之義大矣哉

大象傳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燔高岡山止火去既明且遠而不久處旅也夫獄猶火也不明慎則濫及善人一濫久則延于平民君子哀敬折獄克明盡慎洞若觀火如山斯鎮惟刑之恤庸謹民命迫其審克獄歸于周立其決之具論勿留如火去山務其速已毋

易經釋卷二

百八

府怨而宿尤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

聞也

德柔處濟以在旅析于利未競乎錙銖猥細已甚如行无復之鄙而鄙而則志窮故也災自取之矣 旅用貴柔二柔宅中溫恭篤敬罔擇在躬于旅即次弛於負擔于旅懷資更用其贍旅以恩懷得童僕貞以與類行終无尤夫柔得位即次象柔中虛懷資象下乘亦柔得童僕貞象傳野宿曰次資齋也聘禮問幾月之齋旅於童僕親詩巷耳僕痛以為傷易盡物情也如是

易經釋卷二

百九

旅道尚柔而三行行旅處用下而肆於人上平居不能得此於人况其旅乎焚傷喪而已矣三曰義喪上曰義焚言喪焚宜也非過也山有火必上焚林故三上象焚 四陽居陰處上能下有與同惡詎曰親寡故旅野次未有處也抵所之而息乎旅于處也旅懷資資非必已有旅于處資斧无遺佚有恒獲矣然猶之未得位也弗援弗推有顧有慕旅丘誕葛道周林杜即得資斧心豈有快哉貴得位也 文明宅中望

隆實豐始一旅人終譽命逮之不崇朝而登庸
簡在也象射雉然一矢加遺焉亡之豈再發哉
旅不久矣是旅之上善也五君位而天子无客
禮天王出居春秋傷之故旅五微其辭然窮大
而失其居豐受之旅於爲戒深矣歸妹旅雖五
位主歸妹旅言之易時爲大也 剛極明極以
旅于旅貴倨自順人莫之與離爲火火就燥炎
上象鳥有巢焚焉旅驕自喜先咥其笑終窮靡
歸號咷以詈則喪牛于易故也牝牛離畜喪之

易經釋卷二

百十

而終莫之聞順德亡矣能无焚乎故明旅于外
極則火炎上而焚可懼也天惟然知內文明外
柔順之爲至德也文在中也

三三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
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伏也順也陰性善入伏於陽而順之以
入曰巽也巽爲美德爲經主卦乃初入而失正

四入而未盡下下也於入德遠矣其以申命乎
命巽而入申以下究象風若木入无間也入无
厚也聲聞四達靡不妬也是重巽也夫人有秉
彛曰天之性柔其意入之入而通焉有无亨乎
而道之浩浩何渠大通卽有亨小矣五剛大德
遜于中正大能成性性至於命宅尊當陽厥志
得行是天人之大命也眇眇二陰皆順乎剛无
以有已順德之行潛吾室使通廓吾蔽使融囊
吾趨惟正約吾道惟中於爲亨詎有窮哉故亨

易經釋卷二

百十一

小而利往其往也利於大人乎見焉何也巽於
人无已巽於天无體則巽之爲貴巽大德之爲
美也今有已卽性善入滯形若質入職爲疾見
匪人卽其巽之導于邪僻巽適爲惑欲底中正
而達天詎可得乎此大於性之則也巽以陰下
入得名而陰小彖必以剛統之而利故易尊陽
也

大象傳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天有時令有開必先辟八氣行隨風巽然化權

猶王事乎風緒宣之若其申命然君子將有事也勿遽事也庸告之命載申之命誕告用亶披瀝盡慎俾心腹胃腸曉然於羣志而後王事行焉以咸喻而衆信也時謂王風哉彼經政班賦不教不戒而以其亟疾行之敗已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三頻巽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易經釋卷二

百十二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初柔巽主才柔質剛進乎選蠕退也觀望蓋進退不果而莫能自亢者也志疑矣唯利貞利武人之貞受命忘家受服忘身知義允當有進无退而竟信仲其志焉志治也夫可以入德矣時維巽矣不厭其卑二陽居陰厥來施施未其

能深於巽也唯執巽卑以自牧象巽子牀其下扶服唯誠巽敷衷用亶象陳史巫紛若進反吉又何咎矣夫巽可矣而牀下用史巫可矣而紛若宜若已過然而二也得中也忠信巽之體卑讓巽之宗而中正其則也過不過矣 巽貴用柔亦美能下三剛居剛上入之心焉傲以吳也卽勉爲巽无何而去之能无頻乎頻能无吝乎志自滿故也恭曰允恭讓曰克讓夫恭讓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允克而已矣巽在內心故

易經釋卷二

百十三

傳屢以志言之 四陰居陰順以從陽下下成性不貳其行雖敵應宜悔而悔其亡夫彼交匪傲矣交匪傲禮之則也衆之所釋也福祿之所宅也詎直无悔象田多獲獲三品矣 五位天德巽乎中正漸於道順性貞于命吉矣雖其比陰中自悔有之而且亡矣申大德以畜萬邦无不利矣方其在初无然泮渙真積以入終已弗畔有終也夫而巽貞易言哉天有義德歷律中庚於時爲秋旣斂且更是德之制也帝之所入

改命之紀也先庚三日火丁其壯庚入以伏冲
 葆以王後庚三日物可揆度這藏諸用歸之廣
 莫此義之所以不劇隱稱行權而不括也以能
 異于中正而成其為貞不伏不藏而有更入微
 難亦且如異貞何哉十母甲庚為午衝甲仁也
 庚義也陰陽四時之大紀也蠱有事異行權分
 隸上下經而以先後甲庚表人一天行深夫微
 五重異无異矣 上居巽極失剛不正卑巽已
 過賤調邪倭居有牀巽其下矣行有資斷有斧
 喪之矣詎有正乎凶已夫巽牀下一也二得中
 而吉上上窮而凶故君子以至德為行本其行
 也隱稱而中權焉 初進退自巽過也上牀下
 巽於人過也三不能巽四能巽而末中也二五
 中矣二巽於人而中五巽於道而中矣

三三
允上 允下

允亨利貞 彖曰允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
 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允說也於悅通陰性能說人道尚說德積中和
 順見於外而說曰允也說為順德亦經主卦三
 說而失正上引以說而未光也於說道遠矣惟
 二五以剛宅中天德介然不貳厥衷而外以柔
 道行之欣喜懽愛嘉與物同是天人之大從也
 以和說說人者物必歸焉有无亨乎而貞其本
 矣天道之說訢合交暢實理自然誠一无妄貞
 也人心有說諸物和同人理固然至正大公貞
 也說以貞於何不行以道格天上順乎天以欲
 從人下應乎人人情忌勞說道先之民忘其勞
 亦忌犯難說道先之之死不憚况逸之不勞生
 之不傷民說无疆則說之貞固說之大也民與
 有无勸乎學由習而說說而樂樂而天膠解冰
 釋浩浩淵淵微剛正中能然哉說失貞說邪淫
 說彌極陷彌深惑已

大象傳 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

積水成澤兩澤交委巨浸灌輸以說物而物濡
 醪之矣惟道无方廣大淵深曷以濟斯眷予同

心朝斯夕斯。繹不倦切。偲相下溫溫晏晏。爾啓予沃。我觀爾摩融融洩洩。說也。如何天下之說不可極。惟講習其說。元極其極。彌益也。雖其講習一。或以勝心加之。執已自固。轉相凌高。不漸不涵。苟爲譴謔。將能懜乎。詎有益乎。澤无水矣。

初九和兌吉 九二孚兌吉悔亡 六三來兌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五孚于剝有厲 上六引兌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孚兌之

易經釋卷二

百十六

吉信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 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未光也

陽剛得正而在說初雖適有說初心未渝廓其大公汎愛一視和而不同周焉不比如太和煦嫗孚鷺萬物而未其有疆也是和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何施不行吉也 二陽居陰易說矣其動也悔矣惟剛宅中中心爲忠无載爾僞悃悃由衷有其說之誠信而悅之也同心之孚匪膠匪漆信以發志斷金貴石言悔亡矣兌

主柔易流故貴剛初剛正二剛中孚兌誠和兌公也噶微初二重兌无兌矣 三爲卦主而陰居陽過中失正苟說以將來就二陽求與爲說說而在調誰與成說貌合中離始垢終絕凶已哀哉乎成卦之主而自失抵此也故說利貞也

四承九五中正爲德亦比六三柔邪爲惑說

德說也惑欲亦說也說德惑欲紆軫交膺商其兌之內戰未寧是天人之介也惟秉心介如石知惑欲之爲疾而介其疾之不邇不殖也其疾

易經釋卷二

百十七

邪若決其進善若達其有慶也能无喜乎 剛

中宅尊切比上陰上爲說主厥德孔壬有其孚之浸淫以說必且爲熒爲惑爲妖爲孽尚俾失人之國家橫潰而顛越也色媚乎中蠱而荒佞諂乎自聖而狂剝而孚之能无傷乎夫五也剛中正而位當者也卦亨貞由之德美矣恬其德美苟說而可謂苟說不害也厲已剝而已矣成兌之主處說之終苟務說人不知其窮其引兌也目將熒之色將迎之口將管之容將形之

而心固將成之蓋說成性而冥也辭曰引兌窮其情翼經曰未光挾其心謂邪暗塞也合卦體剛中柔外爲說亨微三上不成其爲說乃二爻宣柔之說而說也賤之故說貞慎說也

三三坎下
三三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流散也風行水上徐乎渙渙其文有爛迨其

易經釋卷二

百十八

亟疾有來彭彭湜湜激蕩離常道而四出曰渙也夫險以巽无振矣難其亨矣內坎主剛剛來得中道中不窮處險能通外巽主柔柔位乎外上同於五佐王成大益卦本否而剛來柔往乃得位得時得中以渙否而泰故亨也夫道不可以終渙有其渙之其必聚之濟之定之矣是天人之命也五陽宅中王在在中以假有廟至止肅雖而幽明感通也是渙之所聚也巽木乘木大川用涉方之舟之桹檣榜楫而窮輿四達也

是渙之所濟也維渙何楨曰貞其楨豈以板蕩而忘其貞必張施大猷必經綸大經毋見險而避毋趨利而爭恪守典常以需天之自定也渙有三治萃之濟之定之而已矣 井渙具體巽坎極木之用於水也井木巽水而水上水養而不窮渙木乘水以涉水用濟不通人官物曲之利於天地乎通矣

大象傳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氣无質水質无體風水相遭渙无友紀而混

易經釋卷二

百十九

其一體也天人之際幽明之交歿生之變鬼神之遼是耳目心思之所不暨也豈顧二哉先王嘗合之矣誠通於天精禋用饗事天如親及交惚恍誠凝於神清廟閼深事親如天人鬼居歆象風感水水受風不以其形以其精合莫於冥冥焉深夫

初六用拯馬壯吉 九二渙奔其杙音悔亡 六三渙其躬无悔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上九渙

其血去逃无咎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渙奔其
枕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渙其血遠害也

濟渙在初在困仁賢初承二德規于事先象其
用拯而獲馬壯駟鐵孔阜乘以于往吉也何也
初柔執順順以下人仁之則也濟渙之上德也
時其畔渙天德在中處一而安在險能通象
渙斯奔而得其枕宅平居康不暇凡几適我願
也悔其亡矣是定渙之本也微然奔馳施矣

易經釋卷二

百二十

柔不中正私已爲已不渙則膠悔尤積矣坎上
能渙比巽上渙水於風直沛其渙渙內渙其心
无已无體外渙其身靡是也此靡彼志在天下不
卽家國以公滅私何我可得豈有悔哉可以萃
渙矣何也內自渙而後可以濟渙也 四陰居
陰下陰其羣今有暱焉何以事君國之有黨國
之患也維渙厥羣羣平不暱終无阿黨大善之
吉也渙衆異爲同渙衆私爲公同心一統湯湯
王風斯羣渙者鳩萃而有丘哉微无我之盡德

易經釋卷二

百二十一

光以大心思慮於等夷乎殊邁者宜莫能及
此矣卦乘木有功四巽主濟渙所任也卦三陰
初二皆失正羣象四體王柔正在渙渙羣象渙
躬不私已也渙羣不私與已也公已公人之盡
也 濟渙以渙維王何渙異爲大號渙號旦旦
辭輯辭憚以順于天人如汗渙然不反也王有
居積忌于居德財散聚發沛其渙以拯天下之
溺也湯新命有誥武革命有大賚是已王斯渙
斯順天得人濟人得天无咎也夫五巽體大號

三三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

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止也制也从竹約成文水流下澤下下行有
坊止有舍節也夫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人受中
以命生得節乃均均乃平不可乏以羸卦陰陽
分參和不偏得全全天二五剛中天德確然時
措不窮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節
以制義義以立制何施不行蓋節而亨矣抑節
可也節而苦過也操切崖異亢厲威稜刻意尚
行苦其身形繩墨引排不卽人情其道窮也豈

易經釋卷二

百王三

可貞哉則知節而不知通故也節貴通也嘗觀
卦材乎貞兌和說行險不越制節於內觀物畢
察節之所通者德也惟王制節節性維風位天
位也民信以從節之所通者位也且也備道全
美既正且中奉天宜民大順大通三資者具而
節亨節豈易言哉故上達節次守節最下苦節
也博言之天以五運地以六制五日爲候三候
一氣氣六節而時成節二十有四而四時成蓋
天有二曜三辰而發斂消息可曆而程也節也

則天之明因土之生修人之官以定國經貢賦
以節其入式法以節其出邦有大事大用而國
財不費民力靡訕也節也令失節將孟賾失次
攝提无紀費无限度邦國靡敝亦且如天道王
事何矣故節之時用大也記言之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言以中制節不中不節也記曰无節於
內觀物弗之察語中節也卦貞兌以節水象之
深夫

大象傳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易經釋卷二

百王三

澤爲大豬百川具來歸於其壚陂塘洿卑以鍾
其美氣不散圯故九川之有大澤也以節水也
君子知民事民行不節則過而流故人爲之節
數以爲度百度得數事有限度而貴有未章賤
有衰序也德以議行行軌于德動有儀則而賢
不得過愚不肖跂而力也以會歸于極焉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 六三
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四安節亨 九五甘節
吉往有尚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不出戶

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剛陽位下而處節初時其塞矣吾行焉如卽不出戶庭處與而寧極也庸得而咎諸何也止以時也時塞而塞時通而通彼其知者審矣制節有王居位正中二剛上應宜節知通乃行塞也自闕塞而不見諸庸象之非疾非齋而晝夜居於內也不出門若庭焉无已凶乎夫節所以

易經釋卷二

百十四

制中也其中時也失時凶也古居室堂內爲室室西南隅爲與室東南啓一扉以出曰戶戶外曰堂堂下階前庭直曰庭外闔扉爲門固焉內外辨嚴矣抑均一庭也時當室處卽不出戶庭非咎時晝以作事雖其出戶惟不出門庭猶之凶焉象時位者精矣三爲說主柔不中正放欲而動不謂有命不儀于節而以恚心敗度則亂敗還則淫能无嗟夫子之不節嗟其自取而又誰咎矣四柔居柔共順載心啓我王度式

如玉式如金安處其中廣爲不外上盡其隆下致其殺於是中焉旁皇周浹陶成以自赴而履康以泰也亨矣何也四近王於承上道者深也五剛中正當位以節建中表正佑啓罔缺上順天明下順地義中順物情以立經紀禮儀樂律度量淳制罄无不宜嘉美爲利節甘也不苦矣四時以行萬物以昌喜怨得類好惡有當以爲下則順以居上則明洋洋美德乎立隆以爲極世爲道爲則而終无愆忘也吉有尚矣何也

易經釋卷二

百十五

五居位中也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上居節極節以自制守信死信守義死義勢一不變道塞而匱豈不誠節而苦其窮苦而貞也能无凶乎然悔則亡矣之死矢靡他一卽其心之所安豈復悔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彼以鮑焦无從容而死者非其情矣

三三爻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

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孚信也中孚中心一孚也从鳥爪子成文卦二陰在內虛耶中无物洞洞者忠耶卦二五皆陽實耶中有主屬屬者誠耶卦和順積中者說耶外巽巽於理不越耶斯中虛中實心而結者耶蓋无妄天命中孚人心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中孚其心也匪直也人即豚魚有之人受中以生爾是心不失忱恂篤實一无自欺以體庶物豚

易經繹卷二

百五十六

躁魚冥且孚而與之一也何感不通吉已上巽木也乘澤上浮外實以載剝中爲虛涉大川利焉故忠信可入患也抑匹夫匹婦膺陰燕婉握肺肝相示指天日旦旦也詎不重孚而孚何渠貞哉惟孚利貞即人之心一天之命廓其大公展也至正洞然中虛與天合符聲臭俱无益然中實素樸幅臆於天同德說不貞非孚異不貞亦非孚益天道之正而常者貞而貞其孚也孚非貞賊已厥信蔽已上經天道无妄天道之

易經繹卷二

百五十七

誠也實理也翼經指言之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下經人道中孚人道之誠也實心也於天未之能一焉翼經約言之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貞者天命人心之極則也天人一也故无妄元亨而利貞中孚吉利涉亦利貞豚善逐魚善潛然可期而飼者信也誠无體也信涉川古尚多有之程子曰心存誠敬中實也或以爲不君言无心中虛也河上文人曰忠信措吾身於波流而吾不敢私二而一也卦一而中實中

體

大衆傳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水體惟虛淪漣怒呬與噫氣俱亦唯內實雄颺從激終莫之能入則其孚也君子中孚曷用匪孚厥自致也其用獄乎死刑之臯必異其要哀矜服念中心搖搖誠傷夫死不可復生刈不可復殖臨其獄惴惴其栗也議以八辟議以三刺議以三宥以緩其死廢求其生而或得焉風

善感澤中虛中實善受大感大受小感小受疾徐感卽疾受徐受於大澤見之水中實不入風川浴者知之故大過象澤滅木不曰澤中有風以風不澤入爾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

易經釋卷二

百十八

不當也馬匹亡絕類上也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人道交孚審慎惟初有其虞之孚以心乎抑猶未乎彼可孚乎乎可終乎內度諸已外度諸彼可孚而孚不可則止吉已何也志未變而度之量後入之道也不虞以孚孚乃有他於已爽德於人乖和交相喻也傷如之何必不燕已謂反諸心不安揆其心亦不安故君子慎始也比初有他吉其孚一也中孚初有他不燕其孚二也

虞吉謂不虞不吉有節不燕終无他燕已 二
孚在中上應正中心同氣應誠感誠通象鶴鳴陰母唱子和其音載好其樂則那何也其感應一天也夫中正好爵也好爵天爵也我固有之詎惟我好有與同德詎无同好是民之秉彜也吾與爾縻之矣縻言固孚以心不可解於心曰中心願 柔不中正以爲說主上信之窮得敵爲與我既爾迷視爾作息爾也罔極二三其德爾鼓余舞忽其或罷既歌以請復泣以訝如狂

易經釋卷二

百十九

巫然莫能自定盼盼然與所說俱化也嗟夫說非人而信之一至此極夫毋苟而說一儀德自將焉當已鼓爲舞節舞視鼓作息一不能自由國大雩女巫叩天且歌且泣以請故象之 柔巽近君自下居貞式月幾望而中未盈初爲我儀象焉其匹敢以煙姪旋自回通則絕其類以上而志專于厥辟也无以有已无以有黨咎安從生忠之篤者與是大臣之孚也 五剛中正王有一德下應惟中咸有一德

如孳實于予懷既篤且專美哉乎王心抱和守
一於元臣乎如結如石也彌孚彌益豈有過哉
中孚應天天且弗違而況於是明王之孚也
剛上之極之信而信信非所信終殉所信信
莽蕩為大信荒唐為都講張謫幻怵為實然信
之盱盱遙興輕舉歆為固然疎意以圖信天人
貞常外有理理外有事道外有術而天藝民務
常久經正者忽棄之不信也象翰音然直飛中
之走已爾信其翩翩信其僂僂信其冲舉登假
易經繹卷二 百三十

于天夫安可長哉異教以信為入門即人實廷
汝詐汝惟其信雖所言者敗露滅沒而信其術
終已可信也即得禍福也厥蔽賊已 中孚人
本心初虞吉未失其初心四馬匹亡能絕其非
心三信非人而失心上信非道而惑心惟二五
中正孚學如雌鳥伏子縻好爵如鳴鶴母子
即心一天矣

三三 上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

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
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
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
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小者過也四陰二陽陽不勝陰羣小如林
有同欲焉軼大者而前之過也小者既過得位
得中彼時其盛加此之窮有无亨乎時其過而
貞何不在焉亦何可得過也其惟貞自寧其分
自復于理毋倚勢作威毋乘時干紀過利貞而
易經繹卷二 百三十一

與時行則亨固其理也卦是二五居柔得中
處小事不瑕有終令用大作二陽失位亦復失
中厥行必置何也小順大逆其有可有不可者
貞也且也卦有衆輕飛肉之象焉是飛鳥也鳥
乃去矣或遺之音其音下遺豈復上哉蓋來而
不反者音也小過之貞雖用小作自下自卑居
冲處約令或上人而以力先過則已泰何用自
全何也上逆下順其有宜有不宜者貞也天為
大德猶不能以歲陰成歲功地為至德猶居下

條卑而終不敢上也過以吉行亦辨乎大小上下之辨而已矣 小過小卦之小者辭亨且吉且大吉貞也過與時行也貞无不在无不行也大象傳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奮下地威極上遷殷其山陽或于其顛雖其震曜而時小過於出豫作解者懸矣凡形若氣必自下而上而過易之理也君子中權與時偕過過以適中雖過非過行毋亢寧抑過乎恭

易經釋卷二

百三十一

也喪毋易寧戚過乎哀也用毋侈寧啻過乎儉也如是而後宜令已上而過若矯枉已甚而過豈謂小過哉

初六飛鳥以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末貞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從或戕之凶如何

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密雲不雨已上也弗過過之已亢也

時維過矣才柔居下而好上凌假象鳥斯飛匪其止共逆用之從志僭矣僭始炎炎過上實多將煽煽是可如何凶也卦宜下不宜上初最下宜已而飛以飛致凶曰飛鳥以凶 中无定體過不及非中也而時適其宜則過不及亦中也何也於天理當然之則適合也過也卦尊二陽人道伊祖越以應五過祖矣而適遇妣也六

易經釋卷二

百三十二

一五王母實獲我所則妣不可過故也過固遇也五君二臣而上无應不及君矣而適遇臣也止共者臣其敢于君則臣不可過故也不及亦遇也過忠中義過順中禮不過物也其无所失矣卦四陰惟二爲中正故開過不及時中之象如此小過過於事故象行所直有過有不及若遇焉曰不可過明天理有自然之則 君子好正小人毒正三剛正而羣陰離焉固其性也重剛好上弗慮弗詳謂苟不害謂苟何傷弗過爲防

能无戕乎弗防而戕身逢其殃而邦國之殄瘁因之凶如何矣夫惟君子既明且哲防乎其防以保慎其身善夫蓋防宜小過也時維過矣四剛居柔過恭過儉過防以周咎安從生其過也實遇也則用下順也上往則逆職用爲厲何可无戒戒其上也爾然小過時也居柔用下與時行而可矣時過則行過防傷智過恭儉傷禮而何可未貞矣何也以大終者利未貞而小過不可貞也嘻方云往厲即戒未貞貞不可執也

易經繹卷二

頁十四

如是時陰過矣五陰當陽陰道盛昌乘時之過印上思獲而忘下墮則時已過而操持諄諄與俱過也象彼密雲自西郊興雖其不雨厥來必淫天降淫雨病于穴處穴處者必先知之其必徙穴可狩可獵可籍可掘公乃弋而取也過甚矣弋絲繫矢而射以繳飛而加在穴曰已上謂不宜上也上陰居陰過處其極又在動終厥過亟疾弗遇矣象鳥蜚蜚絕地戾天離而去之者也逆德也過以逆天天降之災過以逆人

人皆具來夫小過不宜上者也過下可已過已亢何可長也

三三離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既已濟也濟之言通也遂也从舟濟川而名水上火下得交受職六爻剛柔當位當物蓋天地交剛柔應位猶未盡當焉迨水火交誠明

易經繹卷二

頁十五

合然後天人致一而陰陽剛柔人官物曲靡不各得其極也抑處極矣日月之望也日未短之至也累丕平之世也即欲亨何之焉其亨之大者既往亨者小小者亨而已矣惟利貞秉中履常立方不剋敢以既濟而懷與安法天乾乾法地安止象日月繼明知而勿去貞矣何也時既濟矣始乎合常卒乎離泰至則反推移始乎正常卒乎反泰至必且畔渙其初吉柔得中而時也乃終則有止心焉懈意一生苟焉委靡其道

窮也亂而已矣故既濟利貞也其貞窮之通也通不止矣其道也深夫

大象傳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相資用得鮮食從化粒食有飮而民用不屈也既濟矣世方以為娛詎謂且有患哉君子履之昧昧以思雖時既平其必有患火始炎炎烈其燎原水始涓涓將其濫瀾防大於細防難於易予其懲其懲於後患愆其愆焉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

易經釋卷二

百三十六

七日得弗反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

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然而朱反 九五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上六濡

其首厲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

也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東隣殺牛不

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其首厲何

可久也

既濟之初初心未渝剛居正也无審慎乎象車方行而曳其輪毋迫而淪象狐方濟而濡其尾

不凌波以躡則慎之至也其无所失矣初在下輪象在後尾象剛正自止曳輪濡尾象 二柔

中正厥德文明展邦之媛德足當君既濟之主居高惡咈象駕以朝喪其翟茀所恃以行者失矣然安可逐也逐之枉已亦職為矣其徐其安七日自至其濟也夫何也中正之道勝需其定也爾詩注翟茀翟羽飾車為蔽文明象 時既濟矣三剛居剛怙強願勝遠畧斯皇在昔高宗殷邦嘉靖干戈省躬習于允命何物戎方顧屑

易經釋卷二

百三十七

與競雖其克之三年乃定師久而國不耗病未之有也憊已高宗盛王鬼方小國然且憊而後克則兵之為凶事爭之為逆德也國有小人恃倖微功逞其淫心思以國從能无凶乎其必勿用之矣兵象火世既濟剛明極而輕用兵象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故戒之 時既濟矣居柔用下慮微盡慎罔或豫暇象濟大川方舟具矣而濡而衣袽者不戒而具也然且終日不懈而惕惕懼也處既濟乎其必慎斯術矣四坎體之下

象濡柔正能慎象衣初日戒時既濟矣宅中正位受祿于天腴備矣抑冠之上不可以復被矣二柔在下守冲居寡靖誌祈天福所舍也由斯而較五其東隣大牢用饗不如西隣之禴祭薄則薄神顧右獎之也何也天道忌滿人理畏盈時未過而昭升與時已過而告成者詎可同日稱哉故君子審時防過兢兢焉既濟之極險體斯上柔躁迫之何動非妄其必安危利災樂所以亡俛俛也豈有濟哉厲已初上首尾初

易經釋卷二

百三十八

戒濡尾上危濡首以謹始慮終二中正以既濟而喪弗然屬之時五亦中正以既濟而用牛而時則已過矣三剛居剛三年克鬼方而憊四柔居柔終日有衣袽而戒則明王之所以防微而保大也噫既濟矣經幾終而六爻之辭危乎危无吉亨利之文故易懼以終始也

三三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

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未其有濟也水火不交六爻失位於既濟正反即欲濟未也而時且幾至矣何也世之窮未通也日月之未望未中也寒暑之未祁隆也水方來未盈火方宿未融剛柔未正位而以偶交從也五柔在中也雖其未也有无亨乎其惟敬翼翼欽欽祈天畏民履薄臨深凜其有庶幾之心焉濟乎一或泄泄不厲不揭象狐初生冥不知畏以蹈大沛雖其汔濟然且未濟濡其尾

易經釋卷二

百三十九

而力莫之繼也豈有利哉不續終也爾故既濟敬終未濟亦敬終大易貞勝以敬勝始終敬萬世无窮焉經終為陰之陰故小過既未濟吉亨皆以柔得中言之續終謂繼續有終書無逸曰自周有終詩緝熙敬止皆續終之義大象傳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火在水上各以性動不交不通誰適為用未濟矣抑火炎上而水潤下而下不各居其方乎物不各有方乎君子以物方物慎辨其方俾各

居其方審處所當毋汨陳其常順山居山順澤
居澤六府五材三事九德因其固然本其自然
時然而然時不然而不然惟變而通即經即權
以無過乎物焉 易首咸虛无心以受人終既
濟思患豫防表无心之心不可无也首恒立不
易方終未濟慎辨物居方表无方之方不可過
也人道也故學首格物格物者以物則方物使
不過也其究也心不踰矩終无過物自成自道
於大方焉深夫

易經釋卷二

百四十

初六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六三未濟
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
年有賞于大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
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
其暉吉也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未濟之初距濟已遠失柔不正冒深為淺方在
坎底宜安以需不敬不戒尾能无濡吝已則不

知極故也極必陷何可无戒也 未濟在險天
未悔禍亦有正應為水為火則猶未出中也而
征於犯難无已果乎在坎為輪居中自制其敢
徑前以取大忌象水湯湯漸車帷裳剛曳其輪
毋果於行貞也終且必濟吉矣坎輪象車軒輕
必从中厭之乃行故中以行正中重於正也蓋
心渝而事變矣 三居坎上汔濟未濟有其需
之旋濟矣柔不中正象鼻厥載于彼中流靡知
所届征乎凶已抑險且出矣剛柔交應矣命爾
烝徒戒爾舟楫慎守爾所毋鬪而提以續終也
其必利涉矣下三爻取未濟象從濟涉初中未
象之上三爻取可濟象言自濟于性若命既未
濟象否泰以內外卦為斷 易重貞貞天之命
也人生而靜之性也誠知貞而固守之命否臧
何病焉四陽居陰失剛不正氣乖其和性悖于
命悔已其惟貞敬正自勝不謂性不謂命善反
之修性以至于命也吉悔亡矣抑性之真亦天
之命豈一朝夕之力所能勝哉惟明自知惟剛

易經釋卷二

百五十一

自克其確以前剛大而直象伐鬼方震行用之
克詰張皇象其三年遲之遲久功力深堅以能
易惡至中遵道矯偏人者化而天全此傾惡之
則也可以修性矣鬼方小戎方也象藐哉小乎
人大國大方國也象曠哉大乎天 天命之貞
物各具正五柔宅中虛善應而貞則善成諸性
性貞於命也吉无悔矣抑乎誠善之主也人達
天之本也有斐君子厥明文明篤以不揜明誠
誠明知善之善而致焉至焉乎矣蓋乎而吉矣

易經釋卷二

百四十二

何也德積而乎其光奕如象膏沃而光燁然德
則光而吉其暉也謂吉不可期哉五柔中虛已
其爲人也好善善人也乎則有諸已而信此全
好之則也可以盡性矣 未濟之極其必有濟
闔窮闢通天命之矣殆必乎者也君子有乎乎
于飲酒居易俟天坎其鼓缶而何咎抑啓人者
天成天者人无已太康職思其憂顧不遑與節
以不流令恬弗戒湛于酒只康樂爲娛知有命
而行法俟命者諉焉雖其乎亦爲失矣矣哉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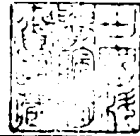
可信也亦可畏也而何可怠棄也是者天命當
然之節故失是曰不知節此立命至於命之則
也學以自濟易以盡性至命故未濟上三爻以
是終焉深夫

易經釋卷之二下終

易經釋卷二

百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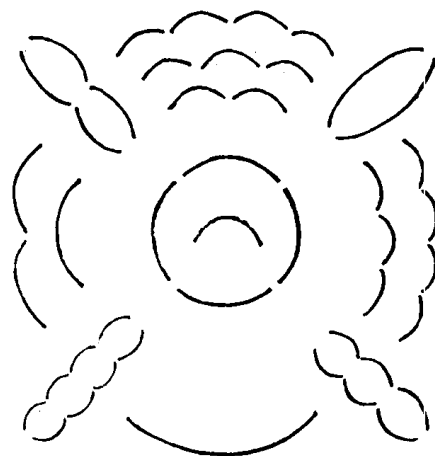
河圖



易圖附三卷前

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洛書



易圖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史稱大昊之
世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論語稱河
不出圖春秋緯曰河以通天出天苞洛以流地出
地符蓋河通於天龍馬負圖以出於河其位一六
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周
禮庖人馬八尺以上爲龍洛中於地神龜負書以
出於洛其位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
爲足龜人天龜曰靈屬也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
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地分州之法其放

此圖出馬背旋毛文故圖曰圖書出龜背拆

易圖

先天八卦橫圖

乾兌離震 巽坎艮坤

☰ ☷ ☲ ☵ ☴ ☶ ☳ ☱

太陽少陰 少陽太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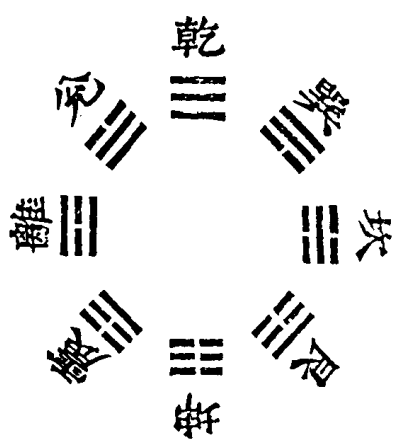
儀陰 儀陽

三

易大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又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 按吉凶大業實該六十四卦橫圖標之此易見耳

易圖

先天八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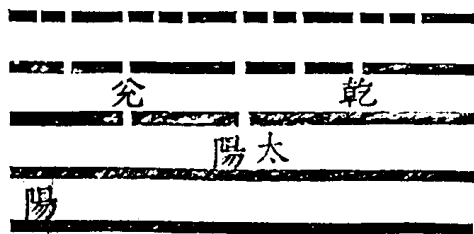


四

朱子曰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嶺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晉江表氏曰震一陽也由震而離而兌則二陽至乾則三陽矣自冬至而春分以極於夏至也巽一陰也由巽而坎而艮則二陰至坤則三陰矣自夏至而秋分以極於冬至也此卦氣之運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皆先陽後陰八卦相錯實該六十四卦橫圖標之此易見耳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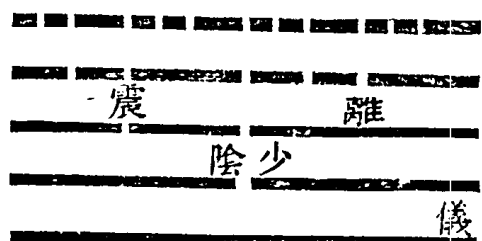
臨損節寧歸膠兌履泰畜需省大壯脊夬乾



易大傳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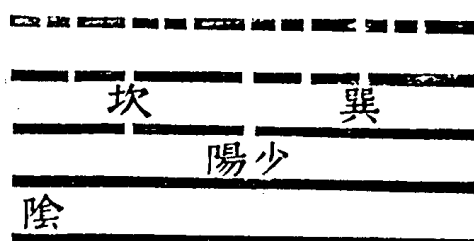
同輩豐家責明委隨議震益電願復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兼
三才而兩之故易六
畫而成卦分陰分陽
迭用柔剛故易六位
而成章 又曰剛柔
相摩八卦相盪
朱子曰六十四卦
之初剛柔兩畫而

易圖

師蒙坎渙解濟困訟升蠱井巽恒鼎姤姤



已兩相摩而爲四
四相摩而爲八
八相摩而爲十六
十六相摩而爲三十二
三十二相摩而爲六十四
此先天大橫圖蓋
道惟太一一生二
故太極生兩儀又
一每生二故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推之至六十四

橫圖

坤剝比觀豫晉萃否謙艮蹇漸遁旅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卦而無窮邵子所謂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小則愈繁也繫辭下傳首章雖不專傳橫圖而用以玩圖精意躍然可見

先天六十四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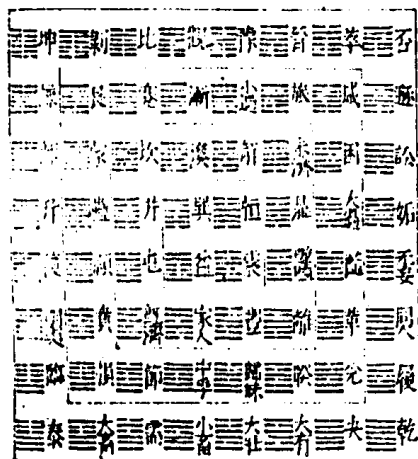


邵子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畢順行此至理按圖可見又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又曰坎離者陰陽之根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而用數不過乎中

按此圖二儀從中渾然一極一本雙幹而大圓渾成天高地下日卯月庚山起澤止風霆流行

以至陽鬻於復陰孕於姤天地之大順造化之逆機指掌爛然真天苞神規也
繫辭上傳首章雖不專傳圖圖而用以玩圖精意躍然

先天十六卦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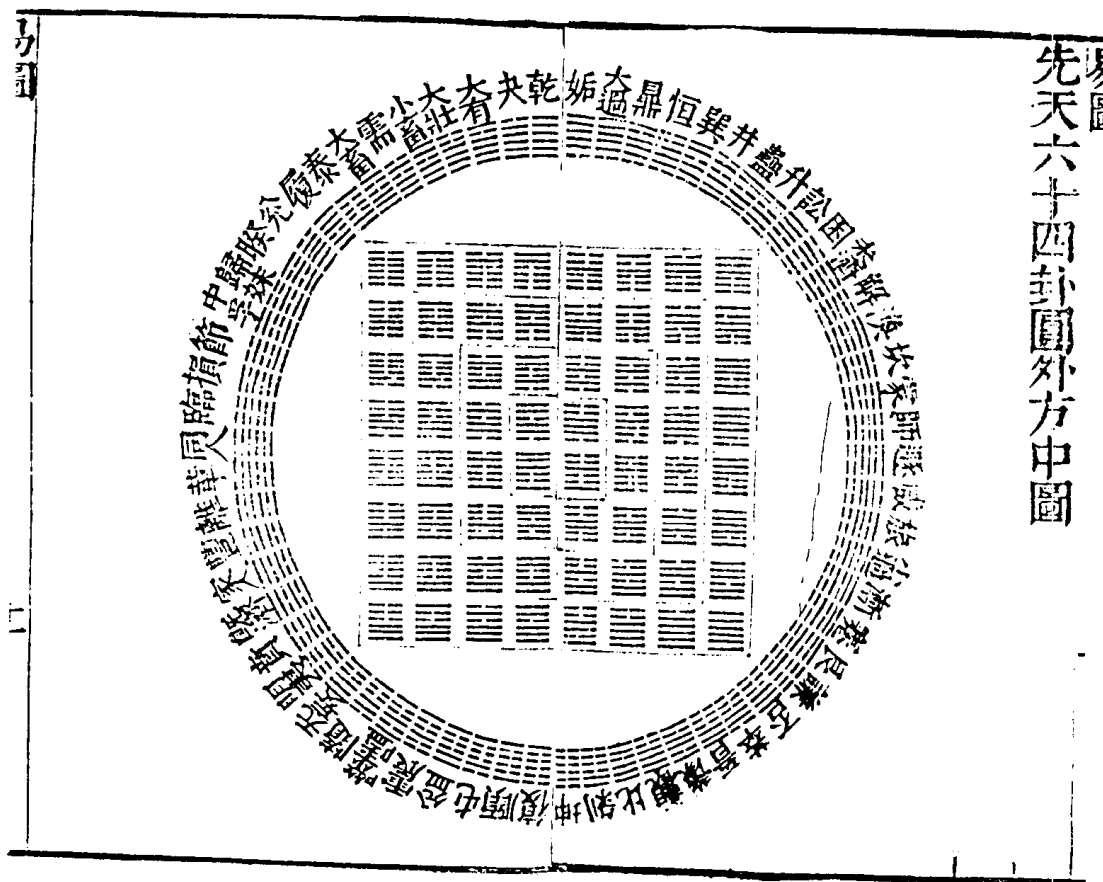


說卦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錯為六十四

按此圖震巽恒益四卦從中孕育為一小方坎離既未一氣潤暄十六卦為次方兌艮咸損止說通氣三十六卦為又次方乾坤否泰升降君藏六十四卦之大方成焉真地符神矩也

先天六十四卦圖外方中圖



易圖
 說卦傳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
 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
 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
 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
 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按此經雖明先後天圖圖合一而舉以玩圓外
 方中圖精意瞭然
 以上先天諸圖皆邵康節先生雍得之陳希夷
 先生傳以行於世邵子曰先天圖心法也圖皆

<p> 自中起萬事萬化生於心也又曰圖雖無文吾 終日言未嘗離乎是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 </p>									
<p> 周易序卦圖 圖出虞陵蕭氏見豐城朱學士升所為周易旁 註中而亡其名今稍更之如左 上經以乾坤坎離為主以震巽艮兌為客主卦中 乾坤為君坎離為臣乾坤統坤坎先離 </p>									
<p> 上經之始其 君卦乾為主 坤從乾為臣 卦坎用事離 不得用事陽 中之陽 </p>		<p> 乾 ䷀ 坤 ䷁ 天地萬物父母 </p>		<p> 需 ䷄ 訟 ䷅ 三男 乾坎合 坤坎合 </p>		<p> 比 ䷇ 履 ䷉ 乾合長少二女 </p>		<p> 師 ䷆ 畜 ䷇ 蒙 ䷃ 三男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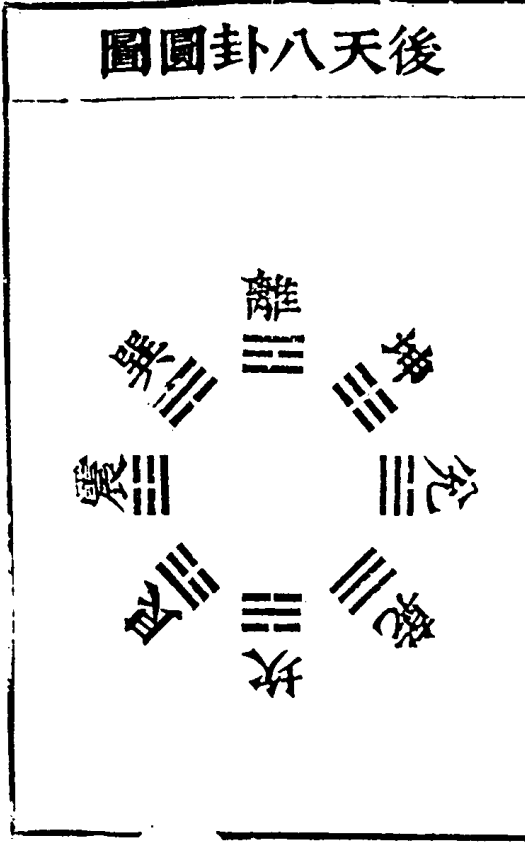
<p>坎受下 則客經 勝來之 復得中 亟乾主</p>	<p>爲而具時交卦下 陰坤錯客而二 中離爲四得少 之離勝正二初 陽事復卦長主</p>	<p>下經以兌巽震艮爲主以離坎坤乾爲客主卦中 兌巽最貴而兌爲貴於巽</p>	<p>之艮客爲上 陰佐卦主經 之兌巽離之 陽巽用終 中震事坤</p>	<p>無經離坤交 坎乾交輔 緯泰有 有後坎 離坤无 主主</p>
<p>困萃夫損蹇家人晉遯</p>	<p>咸 恒</p>	<p>十三</p>	<p>坎 頤 元 剝 噬 臨 隨 謙 同人 泰</p>	<p>乾坤正體之交</p>
<p>井升姤益解睽翼太</p>	<p>井升姤益解睽翼太</p>	<p>兌艮震巽交</p>	<p>離 畜 復 賁 觀 蠱 豫 吝 否</p>	<p>乾合中女</p>
<p>兌巽御坎</p>	<p>兌巽御乾</p>	<p>乾統長少二男</p>	<p>坎離天地大用</p>	<p>乾合長少二男</p>

<p>圖方卦八天後</p>		<p>易圖</p>
<p>母 父</p> <p>少女 中女 長女 少男 中男 長男</p>	<p>下經之終主</p> <p>革 震 漸 豐 巽 渙 中 既濟 未濟</p>	<p>而得坤離用順</p>
<p>水火交</p>	<p>兌巽御離</p>	<p>兌巽御離</p>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易圖

五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萬物之

十六

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三宮六十卦序圖

乾 坤 屯 蒙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謙 隨 臨 節 噬嗑
 剝 復 大過 坎 離
 咸 恒 晉 家人 睽 蹇 損 益
 大畜 萃 困 革 震 艮 漸 歸妹
 豐 巽 渙 中 小過 濟 未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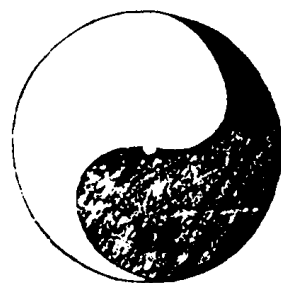
易圖

十七

按易成於三三者三才之道重之故六而畫止
 於六三其六則一十有八卦六其六則三十有
 六卦而卦止於三十有六故上經十有八卦下
 經十有八卦而易六十有四卦成焉子曰知變
 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為乎

太古極圖

出蜀山人



易圖

十六

圖終

易經經卷之三

先天圖原

維皇莫義隆聖考古立象攤圖天規地矩一

極二象二象一體為眾妙父司天人祗作先

天圖原

蓋大易昉義圖義圖者世所傳先天圖也圖有蓋
無文首八卦衡圖次圓圖又次六十四卦衡圖方
各有圖衡圖其天地大德之府耶天地之大德曰
生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易經釋卷三

大傳此而富有日新之盛德大業生焉蓋昔者
正信禮義以俯仰遠近觀察求取不私與已而冥之為
一體也以能六通四闢於天地之撰神明之德理
性命之大原而衡圖作焉大傳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於大易渾然一體無體之體以爲易不有太極耶
太極渾其一也耶太之言大也惟一爲大惟一大
爲至極莫加謂極耶馮翼未象而非無爲始耶冥
昭肇判而非有載創耶昆侖旁薄幽深寥廓而非
有放屬有維幹耶元象元形方類卑高有沓其陳

而混維一極耶人物性命剛柔動靜各正有定而
靡物匪極耶瞬息呼吸綿世萬有億而一者無終
極耶故畫亘然一者象之曰是太極也爲物不二
也萬象此象萬形此形而匪象匪形惟太一爲其
極也是氣之元是天之天一實孔神莫爲之先故
易有太極者一而命之曰乾象其全也大傳乾陽
物也乃太極之大德不曰生耶有生不且有形有體
耶生有形體者不歸之虛耶馮翼可象冥昭煥朗
而非有象耶昆侖旁薄物無不體而非有體耶圓
易經釋卷三

則九重堪輿八方而非有方耶象形物蹟混然一
者虛耶柔剛動靜一各正者亦虛耶瞬息萬禩一
無盡者亦猶之虛耶故卽一奇洞其中爲一象之
曰是偶也一必生二而一則一而二者也配一而
一曰兩儀儀之言匹也太一無對卽所形擬之若
其配然二而一者也是形之元是一之分是陽之
陰是乾之坤易何實非虛象之一者象其虛也至
哉乎形而上者象之以一實形而下者象之以一
虛象其精也夫非一極二象二象惟一命之兩儀

賈惟一極耶又非分陰分陽動靜柔剛相合而章一不能不兩而兩以致一耶天統元氣地爲之質於營魄抱一見之是一極兩體也天氣附形地形依氣於夫婦判合見之是兩以致一也則夫二未始違一也大哉乎一也天地萬物會歸焉而莫能違也虞君臣傳精一傳中孔師友傳一傳時中學庸命之至善命之誠其取諸此乎或疑太極至矣一並一而兩不謂極象一極爲圓中此不察乎道至一而極也一之並一而兩也太陽並少陰少陽

易經釋卷三

三

太陰而四也乾坤並六子而八也一也明無間焉爾也太一之生兩也兩之生四四之生八生吉凶大業也一也明無盡焉爾也吉凶大業總之於八卦八總之四四總之兩兩歸之一也道盡之一也明不二焉爾也太極何象何非其象即一而一爲太極也合一並一而兩爲兩儀而兩儀一極也由之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以至於無窮而合四象八卦無窮一極也析之而儀象卦爻散無友紀而無友紀各一其極也推之而吉凶大業至賾

至動馮生之倫周身利用孰匪爾極孰無是極夫安可得二哉象之圓中爲中虛而虛乃有象也於易無當也令一一不足以象極待圓中焉象之是立象不足以盡意剛柔不足以立本而一陰一陽不足盡道也且所爲圓中者於文不過引一奇而圓之直周天之象一者之變已焉非有加於一也見虛者億之也道書有太初太始太素太一等名皆累高索玄相講張爲幻非實天夫二儀與位矣以相摩而成四四象何象二儀生之象也乾一而實坤二而虛一氣施生四序秩

易經釋卷三

四

如卽二儀而加重焉象之非有加也一一焉爾也陽之陽命之太陽矣陽之陰命之少陰矣陰之陽命之少陽陰之陰命之太陰矣二摩而四天地之大德盡於四也四而一者也惟元亨四象成列矣以相摩而成八卦卦何象二儀生生之大象也天地奠位陰精陽明山澤用載神氣風雲卽四象而加重焉象之非有加也一一焉爾也太陽加奇則乾加偶則兌乾天而兌澤也少陰加奇則離加偶則震離爲火爲日爲電而震其雷也少陽加奇則

異加偶則坎巽爲風爲木而坎爲雲爲雨爲水也
太陰加奇則艮加偶則坤艮爲山而坤則地也四
摩而八者兩間之大象盡之八也八而一者也象大
此傳本八卦備而人不列何也人太極之會天地之
心儀象皆其象也知人乎乾父坤母負陰抱陽健
順誠明天德之行動止說入善反爲章義象非其
象哉不達天則物則萬生中一物有生動物中一
物眇哉小乎人耳而又何列焉其一每生二何也
氣化之行匪陰則陽形化之質匪柔則剛形氣相

易經釋卷三

五

禪匪男則女有秩其序而盡之乎二也一一焉爾
也二而四四而八大象成列矣惟乾大生惟坤
廣生凡厥有生孰非其生陰陽陽陰綸綸繩繩八
者互盪萬象昭升卽八卦因重焉象之衡八卦先
乾卽乾爲貞舉八卦盪其上順生而序成兌離震
巽坎艮若坤貞爲其根悔治以生迭相爲宮而一
生二爲其經六十有四之衡圖成焉天地混闢細
縕化醇萌芽孕育還復死生仁昭義立性命凝成
無已不測而神聖而盡之乾坤故乾坤易之門也

夫一一二物耳奇偶生生自下上升衡圖陳而造
化發育峻極之像呈焉縱觀之一極二氣一氣二
體旁皇周浹無至不至通六虛無際也衡觀之陽
先陰後陽左陰右枝當葉對唱和經緯盡萬象一
圓也究觀之愈大愈少歸之一貴其少尊造化之
原本愈小愈繁散之三百八十四疏其繁盡變
化之情狀通萬族一脊也統觀之天地持衡震巽
中萌山澤形用火水神行以八大象爲張施門函
六合一秤也流觀之一氣治化羣動蠢生愛惡攻

易經釋卷三

六

取或僞或情或衰或貞以遠以近方廢方興爲逆
爲順之死之生無定勢無常形而有與爲貞和百
品一鉤也故天地之貞觀曰易簡圖卽一一加重
之而儀象卦爻成焉舉天下之至蹟至動精變以
神者兼總而併包之也易莫易焉簡莫簡焉確然
易焉賡然簡焉此象之矣八卦小成其參天之所
爲乎一三而三矣六畫大成其兩地之所爲乎三
二而六矣必六畫而卦成者兼三才而兩之也三
極之位也初二三卽六位而章成者分陰陽剛柔

仁義而迭用之也三極之動也六順性至命原始見終雜物撰德易知簡從備天地之純全殫神明之形容其惟衡圖乎乃圖圖何象象渾天耶天體大圓圖渾淪週迴正象天天開而高明上覆者乾耶地闢而博厚下凝者坤耶上下定位得一以清寧耶艮位西北西北山之宗乎兌位東南東南澤之鍾乎地之氣與天通乎雷出地而奮初振於東北風行天而迅特勁於西南天之氣薄於地乎大明生東小明生西互藏其宅相推爲明其晝夜寒暑經緯卷三

七

暑之所程乎風雷山澤所稟承乎何交而不相射乎嘗以意頻仰于圖中而渾天上下四方之象撫覆而宇幬之卽璣璿游儀之設不察於此矣旋觀卦運始震一陽順而升歷離兌多陽上至乾而陰生始巽一陰順而降歷坎艮多陰下至坤而陽復四序鱗次五運輻周若可曆而程也是天下之大順也而數往者順矣夫是有輿樞焉坤之三陰也坎艮之陰多也逆探所由生實始巽一陰乾之三陽也兌離之陽多也逆遡所由來實始震一陽則

窮陰之窟躡陽之谷迹神化之門以知天地之轂也逆也逆者反原之謂也是天地之大用也而易之爲數逆數也一陰一陽綿綿伊始不見不聞大本大始以一而神自下載起爲變化之宗爲復往之紀則天下之大易未始不盡之乎逆矣規六十有四爲大圓坤娠乎復乾驚乎姤復產于中剛反內填潛于淵也姤萌于中包瓜含章隕自天也微乎微乎兩儀肇化於二中四序求端於二至故曰逆數也逆以知來乎則神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易經緯卷三

八

也夫一衡圖耳中而分之離合而規之以爲圓而渾淪一天天高地下日卯月庚山澤氣通風雷時行恢恢矣而陰陽升降逆順之與幾在焉從其逆而逆之卽體而用卽靜而動互根無間而闔闢不窮之通動無動也其來也微其末也鉅莫艱於微莫易於著蓋進退貞于侯而消息軌于度也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卑順行而好醜有類也天地以位二曜以明寒暑以時死生以分百物芸芸各歸其根人幼鸞壯

用老而行休亦為往而不由哉學之為健順誠明
造位天德動止說入時行不忒進退順軌消息準
度好惡有節喜怒以類清明平康玄眇黃中幾微
變化兼總會通來以逆知性守其宮往以智藏而
寓諸庸皆原于一不離於宗存之又存為變化門
不與夫往者並而馳也其取諸此乎故曰乾坤縱
而六子橫易之本也說卦傳天地定位章正說圖
言日月言水火
皆先陽卦尊陽方圖何象象地維耶地德至方載
神氣行而居其所不易耶四序時行咄嚶奮育而

易經釋卷三

九

不失時不失信中律曆程耶品物靈生物土宜生
而各正有定秩有經耶以直為方以直方為大無
方其方而時物從負載耶圖斷之八積之六十有
四方有截象之從其積而縱觀乎其貞卦一皆乾
二皆兌三皆離四皆震五皆巽六皆坎七皆艮八
皆坤而其貞不易也之地德也從其積而衡觀乎
其悔卦乾必一兌必二離必三震必四巽必五坎
必六艮必七坤必八而悔亦不易也之地職也從
其積而交午觀乎由乾至坤叙而升由泰之否叙

而交雖其錯行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
艮七坤八復反上下終不與易也之地道也安貞
無疆至靜德方此象之矣旋觀其中天地始交神
氣風靈震巽內萌冲動滿盈恒益綸綸蘇枯回生
卽四卦為中方非曲直之象乎震巽皆
木本此雨滋以生
日暄而暴暑雨盛行光燁膏沃既未濟持功神農
盛昌適十有六卦為次方非夏假之常乎艮止勿
過兌澤內慈咸損見義升降元氣物夷以懌美利
為利通三十有六卦為又次方非歲功所成乎乾

易經釋卷三

十

下濟而主始坤上行而受成主始君道受成坤貞
否下以降泰主其升方圖形焉蓋雷風天氣雨暘
其精艮兌天用曰性之情乾君乎歲氣運於上握
逆機為化權地為厚德效功導職以稼以穡物各
得極於方圖而可卽也夫一衡圖耳斷而八自下
而積之矩以為圖而地道昭明四維九域靜正永
寧風雨露雷產育羣生纖芒入歲廣博無垠東西
為緯南北為經包函夏於一區而坦拓平成也人
敬正直內而防危兢兢方不過物而巽隱以稱止

于厥止而說以孚亨卑以為履慎守其所心天而

道罷大備而一不踰矩也其取諸此乎說卦傳雷

方圖是故圖乾規方圖坤矩天道圖神地儀靜

處圓圖周其外方圖納其中則天包地外地游天

中地儀有限天體無窮通大象一象幘六合一宮

眎諸掌矣故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

疾乎風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燥萬物者莫暵乎火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終止萬物而始之莫盛乎艮

君藏之神用盡此矣必也山澤通氣水火相逮雷

易經釋卷三

風不相悖恢恢乎大圖儀天形若氣混合無外也

然後能不二不測出入升降變化萬物而既成說卦

傳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一章正說生

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

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天神地靈運繩而持衡一

大以為經天其運乎卦氣為之行地其處乎卦體

為之止闔天為宇闢宇為宙博厚高明無疆以久

則圓外方中圖為之守也圖先天而天莫之能違

而況於人況於鬼神噫微淳古之上聖視不以目

而明聽不以耳而聰知來藏往不以心思而睿也
宜不能立象盡意設衡圖方圖以盡象神之神至
此矣

後天圖原

文德純天序易儀天卦設意盡辭成盡言反

為道動一以二全天人紀二圖爛然作周

易序卦後天圖原伏羲圖方圖先天圖人

震齊巽圖圖及父母六子圖

自皇義作易洪道源夏商易因之經卦皆八其別

易經釋卷三

皆六十有四夏易連山首艮商易歸藏首坤非以

定乃能應藏而後發以得象得名耶不已契天樞

握道符耶子曰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

也得坤乾焉蓋善之也然於易為禩矣文蒙六難

上窮天載於天人貞一之統神明而默成之法先

天圓圖四正四偶以序卦更先天方圖為圖明天

行列八卦目父母六子為圖明人紀而易道大昌

首尊乾於天以冠經繇備四德以統經配以坤致

用以坎離泰否尸其交剝復見其心蓋天高地下

設位而易行明兩作經寒暑而時成於先天圓圖
四正之卦合四正卦者貞觀貞明貞一之象反觀
之不變者也是其經也下經主震艮巽兌爲經緯
首咸恒咸兌艮交恒震巽交也山澤地體通天氣
而虛雷風天氣時寂動而恒也損益制其劑夫始
證其微震艮巽兌尸其別中孚小過極其變既未
濟交其終於先天圖四隅之卦合四隅卦者趨時
變動正反互用反觀之則變者也其於人上經天
道德順誠明性諸天而達天下經人理動止說入

易經釋卷三

十三

修之人以盡人易知大始簡作成物命天性也有
孚心亨明麗中正性天命也咸虛以受恒不易方
戒懼成德靜止居常始巽以入終說以解則人道
以盡性至於命爲其當也故易之言易也以一體
反觀成兩耦交易變易具而貞常不易者也是故
易純陽之卦一稱乾而象天上天之載不二其命
物莫得尚焉著不息以首經純陰之卦亦一稱坤
而象地博厚下凝得一永寧物莫得匹焉著不動
以配乾重乾重坤二體皆絕反觀之不易矣而天

統元氣以御地地統元形以順天專直翕闔廣生
大生異用同神六奇六耦當暮之月耦班營列若
相反而相成者以不易而易也易陽中陰中之卦
亦各一離陰中虛其暉陽也象日生東而外明坎
陽在中其魄陰也象月生西而內明重離重坎二
體皆中反觀之不易矣而精互藏其宅以司晝夜
氣迭運而至以經寒暑二中二終中道九行異象
同功錯行代明朔疾望舒如環引繩若相反而相
成者以不易而易也震起也陽自下升進而上行

易經釋卷三

十四

動矣易而觀爲艮則極上而止巽入也陰反下伏
內孫于谷入矣易而觀爲兌則外散而說於變易
較然矣而山澤質也虛以通天之橐而咸雷風氣
也實以鼓地之簫而恒地通天氣不損不虛損以
致虛咸道神焉天施地化不益不實益以致實恒
德貞焉則天地之性時動時止時入時說時合而
交時判而別常古不與易者也故二經八卦也八
卦六體也六體二象二象一極也不易者常易常
易者未始或易也此易之情也是故上經之初天

地載闢主乾而用坎坎也者水也得乾正體行於地而爲地元德上經之中天地既交主坤而用離離也者火也得坤正體行於天而爲天大明天一生水物生自下自水洪荒之元有開必先水致功焉歲功載造坎勞以勤水用行焉故屯蒙需訟師比皆主坎重坎也雷雨滿盈大浸稽天物生渾敦既屯且蒙作之君師而飲食需養之道行焉有心咸危有養此爭小爭以言大爭斯兵爲訟爲師無主乃亂比于一人畜而理焉於是乎地平天成天

易經釋卷三

十五

清地寧天地交而泰運興焉爲歲之元爲日之中爲時之熙雍大哉乎元后所以裁成輔相而贊天地之功交泰矣火繼以時動而德光離上同天火得天而同人天上有火日經天而大有於是乎二老二用互成互根立之二中坎離焉終上經經卦之時用較然矣然屯蒙之初剛柔始交三陽之卦叙而升雖其主坎震艮萌焉小畜履乾合巽兌也資微陰以命生无妄大畜乾合震艮也假盛陽以勸成坤合震艮而謙豫地德刑焉其合巽兌而臨

觀天道神焉蓋至於蠱隨頤大過則四偏卦合通時物而旁行天必體物物莫違天天必乘時時以御天君必得臣臣必遇君其致一也豈顧二哉故上經乾坤坎離經而震艮巽兌其緯也天人之大義也乃下經非主四偏卦乎山澤雷風各有性也以有體有氣有從有制有虧成作止也亦安所得自神哉必天地日月翕闢顯藏發斂消息焉然後神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日月毀即山澤雷風欲致功而無從故卜經之初遯大壯乾合震艮也一歲

易經釋卷三

十六

進退之大候也晉明夷坤合離也書晉昏曉之大變也家人睽離合兌巽二氣生息之大幾乎蹇解坎合震艮一體通塞之大運也山澤風雷緯而天地日月終其經也損益而後貴巽兌主經矣乾御之爲夫爲姤坤統之爲萃爲升坎遇之爲困爲井離用之爲革爲鼎也兌巽乎當時用事陽逆而陰順乾坤坎離施受而囊括之終其經也迨經幾終乾坤不經見矣天地之道或幾乎息矣而震艮巽兌從離若坎爲豐旅渙節極水火之大用又過極

矣柔得位而通剛失位而窮蔑之也矣四時之窮一元之終蠹耗實逢日月寒暑如引繩轉丸焉不已其相從近取之爲水火民日用飲食資生仰息咸利之以爲通益震巽雷也風也木也各以時致水火之用艮兌山也澤也各以時通水火之氣皆卦緯而坎離終經也是故山澤能通氣而不能通形風雷有常性而未或有常行惟天常清惟地常寧惟二曜常明而水火寒暑可期而程也惟斯之爲經聖性惟天人心惟順天乾性者也坤性之者

易經釋卷三

十七

也坎者誠此離者明此者也純天德乾天下之至健也統四德而不二不息性至於命矣純坤德厚天下之至順也率四德而不過不忒道成諸性矣坎中實而誠天德之填實揚休乎離中虛而明則天明之旁燭兼照爾也聖人德配天地明並日月无所取之取之易也然二氣治化一體嬗變險阻焚陷卽四正卦有之得其中且純者或寡矣故致用於善反善反者盡人之能復天之命防人之危保天之性俾性反之命物歸之性者也反對者象

此者也善其反之何用不行屯初宜君雷雨動而滿盈草昧矣建天君而不寧非反之始事乎昔先師嘗下學於憤忘寢忘食矣蒙以養正靜清不汨需以俟化居安資深內自克之盡也屯蒙需矣不內自訟不大師不克性習固我潛滋隱伏之疾欲自脫而无繇故受之訟師訟師者內自克之盡也如是而後能漸於道順而比比者順也小畜主巽內自健而沉遜蘊之乎入而說以履乾則實體而有之也於是乎坤從乾天地泰而心通於天否隨

易經釋卷三

十八

錮之坊見大而蕩也見大心泰則渾渾乎與物同體而同人同人无我則蕩蕩乎與天同量而大有故卦莫美於師比莫大於同人大有非以師比卦一陽主坎而親地同人大有卦一陰主離而從天得天地之性耶又非以坎陽中離陰中而同人大有又上經中之中耶德主克一道協大中則誠明達天之盡也有大者易以盈法虛用下克恭克讓以不自有所有也謙乎有大能謙則能安土能安土則能樂天是豫順之極也隨以順事蠱以作事

然後能動不過物而天則用周天德長於臨天道
神於觀則成位乎天而旦也噬而噬太和之所
流乎貴而亨則文命之敷也蓋至于上經之終願
以養正深根寧極明貞之不可息大過之時大明
天道有亢時有大過而无不難也无不畏也以不
懼无悶也已爾其哉乎天之不可以一德名達天
德之不可以一察盡也事之聖人已乃下經首咸
恒咸之言感也應感起於物而无感者也感而无
感无感而感以能感能應而爲虛山澤象之山澤
易經釋卷三 二十九

地中而夷蔽无蔽異故也誠者心之主險而止斯
塞險以動而解通與塞異故也心有忿有慾失其
咸者也懲之窒之而損損以致虛其德之修乎心
有善有過不失其常者也遷之改之而益益以體
實則德之裕也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然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
之大莫過是至哉言乎知損益之爲天用也反身
之事也心不動不奮震動也戒慎恐懼其心之動
以天乎心不止不康艮止也止其所得位也止天
易經釋卷三 二十九

者感而虛者也恒之言常也物則有常而非常者
也不常其常常其不常以立不易方而能久雷風
象之雷風者非常而常者也是人心也天地之常
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无情无
所取之取之咸恒也山澤地德雷風天性恒也者
恒所受天地之性而成其爲咸者也蓋兌艮震巽
合而善反首經矣抑心乘氣以出入者也危莫危
焉而介在於知微陰動而進亟其遯以防危陽動
而壯戒其過以全天明者心之體出地上而晉入

哉大乎成乎其爲天下經莫美於咸恒莫貴於損益之時用損益人道之大權也故損益後萃聚升升沛其利乎成乎其爲人剝而復見天地之心焉故復爲德本復不遠以全天夫而姤其人心之危乎故姤爲女壯謹勿用以坊人大心則心天而道无妄天道之誠也故无妄次復其傳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性至命以全天小心則畏義而節中孚人道之誠也故中孚次節其傳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誠之性以盡人上經天道非无勝復也

易經釋卷三

三十一

天地寒暑之變微濫而昌潛故微乎道心以幾康而无危下經人道非无升漸也而翻反何亟也危以動故也坎離天地之二中乎二中二分也日東月西正春秋之位陰陽此和寒暑此平宵日此中百品此生此成以是爲二經之中上下經從分焉坎孚中實德行有常離明中虛繼照四方中實中虛以致中貴其中也既未濟天地之二終乎二終二至也離南坎北極冬夏之行陰陽此交日長短此極寒暑此隆姤孕復息以反於一以是爲二經

之終誠精以明光乎知極樂天知命乎于飲食誠與明合以詣極用其極也蓋陽爻百九十有二陰爻百九十有二適均抵平而既未濟於子午中受其成火宵中而暑退旦中而寒退日南北中而寒暑退則夫至未始違夫中也是易之所終也亦以明易不可窮已焉學而造位天德乎至矣次焉者知天知人人復之其天此之謂全夫先天圖至矣順生逆成有序矣中古序卦更之一體爲兩兩兩反對上下正反消息進退備衆妙而用神上經

易經釋卷三

三十二

主乾坤坎離於圓圖四正卦正方位之位合矣其前陽之陽後陽之陰於衡圖陽儀上太陽少陰乎合也下經主震艮巽兌於圓圖四偏卦四隅之用合矣其前陰之陽後陰之陰於衡圖陰儀上少陽太陰乎合也何神也二經正不變之卦四偏卦二卽二爲四卽六卦爲八偏不當全反不當正固矣然四正卦不變交而爲否泰爲既未濟則變則亦六卦也四偏卦變已交而爲頤大過爲中孚小過則不變則亦六卦也何合也合何神也重卦反觀之

不變者八在上經者六乾坤坎離在下經者二中
過正全者上偏反者下固矣然上經不變者六其
變者十有二合之十有八卦也下經不變者二其
變者十有六合之亦十有八卦也又何合何神也
總之卦三十六為六十四而二經反對之體全子邵
二十六二經四正卦自相合為卦者八乾坤否泰
宮謂此其互相合為卦者亦八需訟師比同人而在上
經者各六在下經者各二也何也尊四正卦上陽
也四偏卦自相合為卦者八震艮巽兌其互
易經釋卷三 三三
合為卦者亦八恒損益而在下經者各六在
上經者各二也何也下四偏卦下陰也合之三十
有二卦也乾合四偏卦為卦八四在上經履小畜
畜四在下經屯天无頗施象其均矣尊矣而
坤合四偏卦之卦八在上經者六謙豫臨在下經
者二萃坎離合四偏卦之卦各八在上經各二屯
噬嗑在下經各六也蹇解困井渙節家適各有主
焉爾也合之亦三十有二卦也又何合何神也總
之卦三十二為六十四而二經因重之體又全且

也上經莫尊於乾坤下經莫貴於巽兌乾之體見
上經者十有二見下經者四坤亦如之何也尊天
而親地也巽之體見下經者十有二見上經者四
兌亦如之何也時陰而貴陰也四者四時象成象
十有二者歲月以為紀者也尊尊貴貴之道也震
之體見上經者七見下經者九艮亦如之何也陽
卦主陽也七少陽數九太陽數也坎之體見上經
者八見下經者亦八貴陽中重天元德而用擬衡
均離則下之見上經者六見下經者十何也終陰
易經釋卷三 三四
卦也六太陰數十陰全數也總之即六十四分上
下經而縱橫變合之妙爛焉上三十卦一不可得
增下三十四一不可得減若成諸天若定諸命若
妙於神思為一不可得措其不易者常易常易者
又未始或易也此易之神也吉泰和蕭先生漢中
景元甫著讀易攷原
備詳上下經卦分合之義列為圖如右
客震艮巽兌

二體本卦乾	二體合震成无妄
二體合坤成泰否	二體合艮成大畜
二體合坎成需訟	二體合巽成小畜
二體合離成同人大有	二體合兌成履
於主卦各以二體合於客卦各以一體合	

<p>坤十二體 二體合本卦坤 二體合坎成師比 二體合震成豫復 二體合艮成謙剝 二體合兌成臨觀</p>	<p>於本卦外以二體合陽卦以一體合陰卦也 用者三不用者一夫非為上下經卦發也然推 以序卦乾坤之體十有六用其三故十二體在 上經不用其故餘四體居下經也朱子曰陰 陽之體數常均其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亦非為 體乾之用發也然推以序卦乾十六體其十二 所居下經也居上經其四體乾不自用為陰 也居下經其十二體坤不自用為陽所用故居 上經也上經主乾陽體下經主坤陰體也</p>	<p>坎八體 二體合本卦坎 一體合震成屯 二體合艮成蒙</p>	<p>易經釋卷三 二體合乾成需訟 一體合艮成蒙</p>	<p>離六體 二體合本卦離 一體合震成噬嗑 二體合艮成賁 二體合坎成屯 二體合坤成比 二體合兌成臨觀 二體合巽成漸 二體合艮成謙剝 二體合坎成師比 二體合震成豫復 二體合艮成謙剝 二體合兌成臨觀</p>	<p>震七體 二體合本卦震 一體合艮成賁 二體合坎成屯 二體合坤成比 二體合兌成臨觀 二體合巽成漸 二體合艮成謙剝 二體合坎成師比 二體合震成豫復 二體合艮成謙剝 二體合兌成臨觀</p>	<p>艮七體 二體合本卦艮 一體合震成噬嗑 二體合坎成屯 二體合坤成比 二體合兌成臨觀 二體合巽成漸 二體合艮成謙剝 二體合坎成師比 二體合震成豫復 二體合艮成謙剝 二體合兌成臨觀</p>	<p>體合坎成蒙 體合震成頤 體合巽成漸 體合艮成謙剝 體合坎成師比 體合震成豫復 體合艮成謙剝 體合兌成臨觀</p>
--	--	---	-------------------------------------	---	---	--	---

<p>異四體 一體合離成賁 一體合坤成謙 一體合艮成謙剝 一體合兌成臨觀</p>	<p>兌四體 一體合乾成履 一體合坤成臨 一體合艮成謙剝 一體合兌成臨觀</p>	<p>巽十二體 二體合本卦巽 二體合離成家人鼎 二體合坎成渙井 二體合乾成姤 二體合坤成升</p>	<p>兌十二體 二體合本卦兌 二體合震成益恒 二體合坎成漸 二體合艮成中孚 二體合坤成中孚</p>	<p>易經釋卷三 二體合本卦震 二體合離成歸妹 二體合坎成咸 二體合艮成中孚 二體合坤成中孚</p>	<p>離九體 二體合本卦離 二體合震成恒益 二體合坎成漸 二體合艮成中孚 二體合坤成中孚</p>	<p>艮九體 二體合本卦艮 二體合震成小過 二體合坎成漸 二體合艮成中孚 二體合坤成中孚</p>	<p>震七體 二體合本卦震 二體合離成小過 二體合坎成漸 二體合艮成中孚 二體合坤成中孚</p>	<p>艮七體 二體合本卦艮 二體合離成小過 二體合坎成漸 二體合艮成中孚 二體合坤成中孚</p>	<p>巽七體 二體合本卦巽 二體合離成小過 二體合坎成漸 二體合艮成中孚 二體合坤成中孚</p>	<p>艮七體 二體合本卦艮 二體合離成小過 二體合坎成漸 二體合艮成中孚 二體合坤成中孚</p>	<p>艮七體 二體合本卦艮 二體合離成小過 二體合坎成漸 二體合艮成中孚 二體合坤成中孚</p>	<p>艮七體 二體合本卦艮 二體合離成小過 二體合坎成漸 二體合艮成中孚 二體合坤成中孚</p>
--	--	---	---	--	--	--	--	--	--	--	--	--

二體合離成既濟未濟

坎於卦客不復合乾坤矣

體合兌成夾

體合震成大壯

與下經四主卦合

體合離成明夷晉

坤主離用於四主卦合陰不合陽

一體合巽成升

震兌陽畫在下故於上經皆下卦以合陽於下經皆上卦以合陰艮巽陽畫在上於上經皆上卦以合陽於下經皆下卦以合陰

故數本於一兩於兩參於三從其參而縱繁之一

易經釋卷三

二十七

而三三而六六而成三其六十有八也兩其
九亦十有八也六其六三十有六四其九亦三十
有六也九六天地之用數而反對之卦以三十有
六而全也從其兩而乘積之一而二二而四四而
八八八而大備四其八三十有二也八其四亦三
十有二也兩其三十二爲六十有四八其八亦六
十有四也四八天地之體數而因重之卦以六十
有四而全也故卦之止於八也爻之止於六也重
卦之成於三十有六備於六十有四也一自然之

易經釋卷三

二八

命也。无在不在。无然不然。反必出於正。偏必出於全。欲自異而不可得也。息息知幾。息息乘時。左準右繩。方矩圓規。息息變化於天。則乎不違也。庶夫故反者道之動。反對者道之用。善反者天地人之所以順動也。六虛之動三極之道也。或曰先天圖至矣。後天規八卦方位更置之爲圓圖。陳八卦次序上下錯列之。曰父母六子圖也。欲以何明曰。明天行人紀也。先天圖尊乾坤正南北之位。坎離中處而四偏卦隅置之也。象渾天矣。父母六子圖

退而反諸家明倫紀之大順先天方圖起動撓次
潤燠而兌若良說之止之也象地德矣四序五運
圖進而歸諸天象八氣之環周且父母六子又卦
之所以序也夫天地於人父母乎遠矣然一體而
分天地萬物父母父母者子女子之天地也天尊
无上乾天也故稱父而嚴父於天地順承天地
也故稱母而親母於地孔子曰仁人事天如事親
孝子事親如事天取諸此而乾坤首經矣六子者
索之乾坤而各得其一體者也萬物資始於天萬

易經釋卷三

二十九

形資始於親資之也者索之也乾純陽震索而得
其初體爲長男坎索而得其中體爲中男艮索而
得其末體爲少男則坤先附而乾從御之也陰外
凝質陽內立精故乾道成男而稱男坤純陰巽索
而得其初體爲長女離索而得其中體爲中女兌
索而得其末體爲少女則乾先倡而坤從入之也
陽外載魄陰內凝精故坤道成女而稱女一體而
分若索而得之然禮家言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
也兄弟一體也非其意之易之理也均是六子重

易經釋卷三

三十

坎離何也貴中也坎離天地之中均是男女而嫡
子嫡婦以體祖爲其正者也禮庶長讓嫡父冠嫡
子於祚以著代郊祀天主日地祖水元德其義一
也故經中坎離終既濟未濟而二經二卦各當時
而致功尊正體之義也貴正體可矣屯貞震先震
以嗣乾坤何也貴長也屯震而坎蒙坎而艮首先
出震進而中以少而伯仲叔季之序此始也震主
下而居下艮主上而居上坎都其中貴得位焉爾
也需訟乾合坎何也父體嫡子從父也師比坎合
坤何也母從嫡子承母也於是乾合巽兌已合離
而三女之卦始見經皆合乾何也女生而從父之
義也小畜乾先合巽巽長女也履次合兌兌少女
也禮男女異長而各先長也又次同人大有中女
合乾貴嫡而重離夫天地交而萬物興父母和而
子姓成貴其交也交而泰既交而否禮夫婦胖合
而艮席婦席異衽也貴其別也自是六子序生順
成矣謙豫剝復坤合震艮臨觀合巽兌也象子女
生而母鞠育之腹之也无妄乾合震大畜乾合艮

也子成而父爲怙冒之也隨兌震合蠱艮巽合象
子婦少長相從於外以作事幹蠱而不以其偶交
顧艮震合大過兌巽合男女異處以立辨反觀之
不變則重別之至也於是子坎先離後坎下離上
中二經而括上經諸先震先長也坎先離先男也
蓋禮重長貴嫡而祭備內外之官乃下經首咸恒
尊咸恒也下經主震巽艮兌咸兌艮交恒震巽交
夫婦男女鬼神陰陽之道也咸二少感應以相與
恒二長敬正以相守而剛柔皆應得天地之性也

易經釋卷三

三十一

咸感恒貞性之命也於泰否同義感象男下女象
山澤通氣其交乎既交而損澤入地深山殺瘦矣
恒象男女定位象雷東北風西南不交乎相唱和
而益鼓潤暢洽矣於否泰異者天地以氣交損益
以形用也世未有以形用而或能益而无損者也
禮重別以遠損也壹嘗觀會通於二經乎三女合
體明內齊外其家人之貞乎反對爲睽則居同志
異家道窮而乖矣以木巽火異性合體其從貴取
新乎反對爲革則禍水嘆火於滅亡无日矣柔畜

剛而反目說履乾而不噬雖其貴柔可下而不可
上也可後而不可先也貴其辨姤女壯而勿取夫
乘剛而必決則防危惡可已也猶之長男少女也
動以說而天下隨之其動以天乎說以動柔乘剛
而位不當則人禍此極以敝終者也所歸妹也猶
之長男少女異而止風落山而剛柔不交有无蠱
乎止而巽漸之進以得位得正則女歸之吉也剛
包柔三卦柔在內而得中其人道之孚乎柔主
卦而得中剛失位而不中則小者過也蓋男女六

易經釋卷三

三十二

子之情狀盡於此乃震艮巽兌重卦異處合體不
交各貞其所章男女之別而主經震艮先巽兌後
而子女子之序存焉既別且序人之義也且也乾
坤者六子之本也上也交於上爲上經而圖二老
列於上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人紀
所立也六子者乾坤之枝也下也交於下爲下經
而圖六子列於下傳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
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上下禮義從錯焉是
人道所行也上經易之陽體也外也乾坤交而六

子受職六子則男女也衿裾左右出入先後統於尊而從陽下經易之陰體也內也六子交而乾坤不用六子則夫婦也體父母佐家嫡唱隨應和經中緯外成於交而貴陰上經乎乾合坎離坎離合震艮不合巽兌正位乎外以齊外下經乾合四偏卦坤合三女離二體合坤不合乾正位乎內以肅內乃經之終既未濟也則以爲水火之交不交人道之終始天壽之原死生之分善敗禍福之所從起也故圖明人紀也乾天也故稱乎父文章乃後天圓圖明天

易經釋卷三

三十三

行說卦傳首言帝尊帝也帝萬物之命也次言萬物體萬物也萬物帝天之性也微萬物則帝不可見故言帝徵物也出乎震震東方也東方者春春之言蠢也陽動於下始奏地而出蠢蠢然其德仁行盛德在木甲乙木也木萌甲軋地乙乙然出也聖人體元出治而長人之大德曰仁齊乎巽言萬物潔齊也燁有鮮色而沛無後時潔齊之義也天地之盛德日新東南天地之盛德氣也離也者明也南方者夏夏之言假也大也盛德在火萬物皆

相見焉雨潤日暄養之長之假之而大也聖人經六官昭五體嚮明而治躋天下於文明其取諸此乎致役乎坤致役致養也坤也者土也土寄王四季而中央土今則冲氣之府王莫王焉育神此育復命此復殫精竭華土潤暑溽伏火燠金以嗣以續故禮義交際爲萬化所入之門而坤爲大輿爲腹也譬母鸞子乎羸以爲充勤顧勤復役其力致養之之謂也兌正秋也西方之卦也秋盛德在金性命各正畢凝以成莫不欣說既夷且平聖人秉

易經釋卷三

三十四

規矩權衡制天下而不歲在宥平康也其取諸此乎西北陽之窮也先天方圖乾位焉此則之曰戰謂死生分而爭而即死即生也故乾位亥爲天門而陽即萌生坤血之玄黃也剝廬之得輿也薄以戰之謂也坎也者水也北方之卦於時爲冬天地之大德藏焉歲功既畢宴于產室玄泉內鍾厭飫充實曰勞乎坎言復在中不外也聖人退藏於密不顯其哲厚自勞以勞天下至德也夫艮東北之卦也爲地統於坤維爲衝天德止止存存者體富

媼內備日新不已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
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上應天
之時下應地之方於王者之德盡此矣是故天地
之大德曰生生德陽德也而生德必柔震陽始生
出育神用之與巽離坤皆陰卦而致用於南致柔
以爲育也天地之大業曰成成德陰德也而德成
必剛兌陰方少以說物用之與乾坎艮皆陽卦而
藏用於北守剛以爲復也聖人秉剛德以自克自
復致和柔以並生率育其取諸此乎且也德純天

易經釋卷三

三十五

而後復故乾位西北爲貞元之本三陽統焉德備
順而後富故坤位西南收亨利之成三陰統焉故
君藏天地之大用仁義天地之大德生死萬物之
大紀也釋帝出乎震章若生成有府出入有戶元命爲母
既專以翕乃闢而遂必藏以息乃息而吹去聲連山
歸藏之精函焉故周易至矣三易之祖也五經之
原也天地鬼神之與也

易經釋卷之三終

易經釋卷之四

十翼通

素王太業替易不論祖義宗文洞天察人精
一之致與元化倫教萬世無垠作十翼通

天地之大盡之易耶天地生生之易盡之人耶天
地人之易可一言盡也非爲物不二耶以不二斯
不測而致一以精耶今夫天蒼蒼者氣耶通陰陽
冥昭上下象形爲一體而亶誠孔神耶地茫茫者
氣之質耶通柔剛隆窪方類物宜爲一體而秩有
易經釋卷四

條紀耶冲漠者不二而萬象森其精耶萬象森具
而冲漠者卒莫之二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厥明
天明厥能天能天神天靈載魄以生至精惟一至
一惟精以斯爲鬼神之會五行之秀而命之曰天
地之心此理性命之原神易之致天人之大統也
嘗觀天果然示人健矣地頽然示人順矣尊卑圓
方清濁玄黃懸象並曜露生咸章粲然示人精矣
而天地非爾殊也人中處而頽仰觀之爾殊也翕
闢混成者不自知其殊也至一无二至大无儔孰

敦以化而川斯流一倚其精而精壹何一也日月
之行冬夏南北引繩循規不僭不忒寒暑此程水
火此生吐氣含氣燥濕燠清是何鼎鼎爾是何輪
輪爾孰是一氣錯行代明淒其曉暝屈伸互根精
倚其一而一壹何精也雷風天氣山澤地形天鼓
地產地揚天精時靜聲聞歸壑反宅與天同寂時
至震曜土溽石發動爲天牽是何徃而反是何來
而信若可期而至若可覆而程精倚其一而一又
何精也一者一實精其萬分萬象一體深幾而神

易經釋卷四

二

六合非大未離於方翺忽非細與道爲常人於圖
中含血戴氣以命生爲天地委如周禮切高音甕
甕之在鈞然埴同而搏者異耳埴之功其精其一
於何不然是故性一而仁禮義智健順成德者幾
微而中通也形一而百骸九竅臟藏腑輸者經引
而絡從也道一而人倫物則致一慮百者典禮有
敦庸也故志之所至而詩禮樂哀靡不至者一而
精也誠之所通而幽明隱顯不通者精而一也
明物則之盡灼時幾之宜因物乃物以无過物因

時爲時以无失時者因其精而精之因其一而一
之也攝性命之契司道德之符研精於至賾而不
可得厭順成於至動而未始有亂者致精而无不
精致一而无不一也古之人其至于配天地醇神
明達民義盡物情凝是精麤之體至於冲漠之命
者非其意之固其理也抑天有六氣此有六沴元
淫生焉地有方居此有方應辟忌出焉日月有朏
朒薄蝕風雷有暴卒凌賊山澤有崩圯竭溢皆二
氣之變欲一之而不可得者也而況於人有血氣

易經釋卷四

三

心知之欲而善私已者也一其憑生內見已而閔
外見物而煩中見可欲而亂雖其心知虛虛且靈
用爲愛惡用爲攻取知有已已爾知有已所殉已
爾於无間之理詎有能自還哉故莫危於人心時
而亢陽時而沍陰時而焦火時而寒冰險於山川
迅於雷風昏昏而冥孰知其精焚焚多營孰知其
一徇性之錮處時之窮違位之素洵洵然以從方
且矜知炫能彼雌已雄好上忌前外構內訌不信
不誠不合不公其究爲妖爲害爲憂爲凶叢然小

乎人爾伊欲其得道處一底平就中如處環中順變化而齊也與遊乎无窮不已遠哉文王作於中古深於憂患悲人之生始乎天堂卒乎人束於人莫能自達於天淫於性莫能復即乎其命也又悲乎上聖設卦張圖示之以天人之統而卒莫與明也於是乎取義圖六十四卦而序之序而設之爲上下二經卽二經卦觀全體之形容察陰陽之消息而見其卦之時卽衆材之咸集六位之咸陳有君焉有臣焉有民事物焉而見其時之物繫辭焉

易經釋卷四

四

而命之彖象者斷也言乎象而明乎吉凶之所斷也周公者作又取卦之旣成者析觀其六位各審其時各因其地各物其性比其義卽會觀通卽會通爲典禮而明其從若悖也繫之辭而命之爻爻者效也言乎變而擬乎吉凶之所效也爻出周公以爻辭明夷有其子之貞升文有王享岐山之文知出於周公彖言隲爻言贖之動彖言時爻言時之物彖論世爻卽人素位度德處時世之則也卦原始要終以爲質如作室然具衆材之用而後成故彖言材爻擬初成終雜物撰

德各依其性乎時乎位乎德乎言作室之同功異用也抑猶之言已也得其言得其所以言以居安而樂玩有之矣不且有徇言而遺象徇象而失意者乎載諸空言固不若見之行事深切而著明於是沿古占兆之法制著而敘之筮制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之法曰四營而變生焉制七八九六陰陽太少之數曰四象而文成象定焉制觀變陰陽發揮剛柔之法告之以當直之爻象以知來物定吉凶開志而成務焉爻象其體六虛二體三極有紀

易經釋卷四

五

變占其用四營十八變圓神易貢天地有至一而至一之精行乎六虛四營之表者榮如也天地有至精而至精之一立乎六虛四營之中者渾如也天地有至神而精一之致莫精於一莫一於精者妙乎六虛四營之際躍如也教之至也先師孔子蓋晚而好易喟其贊之曰夫易廣矣大矣至矣與天地乎準其自言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過其學之也韋編蓋三絕焉其自名曰吾五十而知天命語學易之效也已又歎之曰吾於易

也沒身而已焉蓋篤好如此於是渙然於易而贊
易贊云者觸其端感通其意味歎之以言而卒莫
之能盡意也故贊而不論而上下經象傳象傳小
象傳乾坤文言傳繫辭上下傳說卦傳序卦傳雜
卦傳之十翼作焉翼云者易有圖有象有彖有爻
傳揆所由而統言析言深言質言博言約言之爲
本言支言者也易譬則鳥乎傳翼而飛之彖傳者
明象之所斷一象之所像象傳者明爻之所詔一
變之所效象象傳者明象也變也一天之命人之
易經釋卷三

六

性物則之有定時幾之各正者也而乾坤有文言
是故易尊乾首經尊坤配乾本天地開人矣彖傳
析元亨利貞爲天四德表天道之通復而聖法天
之端啓焉明天之天也命之性也文言曰元亨利
貞爲人五性表君子之盡性而聖體乾之用備焉
明人之天也性之命也聖人之德也坤象傳贊坤
元亨合天之无疆贊人安貞應地之无疆而聖順
天之學著焉明盡人之性卽至天之命性命之合
也聖人之事也乃彖傳以大哉贊乾文言以剛健

中正純粹精表其所以大以至哉贊坤文言以至
柔至靜至剛至方表其所以至標天地之大德立
人極乎其體仁其嘉會其利物貞固而信成之於
黃中則君子之行德居體一復其理性命之初焉
爾也教之至也是故乾爲天性道之所存也辭擬
形容而象之龍坤順盡性道之所載也辭擬形容
而象之馬乾初潛龍明道心之微乎不言信不動
謹戒勿用以葆微精一之本也坤初履霜明人心
之危乎辨之早謹之漸戒堅冰以防危精一之端
易經釋卷四

七

也誠者天道謹信天德庸言信庸行謹天德正中
而止於庸二乎進之五則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序
同四時靈威侔鬼神先後天不違中庸之德其至
矣作成地道順健地德內敬直正外方循物地道
大光而德不孤二乎進之五黃中通理正位居體
无不順矣无不備矣直方大者化矣惕以嚴幾躍
以乘時微乎微乎勅天命於時幾過則亢亢則悔
而是固天道之所必有也嘻可戒也三舍之章四
括之囊深乎深乎地道不見之章乎過則戰戰則

傷而是亦人心之所必至也吁是又何可无戒也故乾坤之有文言也尊乾坤也其道大非可以一言盡其事博非可以一德守中重焉爾也微爾則象猶他卦之象爻猶他卦之爻何詎知是乾坤也爲天人司契爲窮理盡性至於命之省括哉故曰尊乾坤也原乾坤有象有文言抑乾天也日月天明風雷天聲四象具而成其爲天坤地也水火地氣山澤地形四象具而成其爲地日月之經天出地也水火之相息相濟也風雲之聚散鼓潤山澤之降升

易經釋卷四

裔裔也天地之大象立而八大象判合乎其間矣爲象何賾而皆二象之象也何可厭也乾健也坤順也震得健之動艮得健之止巽得順之入兌得順之說坎離得健順之中而陷且麗焉者也天地之大德立而八大德雜撰乎其間矣爲德何賾而皆二象之德也何可厭也乾剛也上也坤柔也下也有剛柔純者鈞者交者有不純不鈞不交者有剛上柔下者有柔上剛下者復有剛柔自上而下有自下而上者有損上益下有損下益上者有剛

下柔有柔附剛者有剛決柔有柔變剛者有柔履剛有剛臨柔者有剛柔得位得中而應者有不得位不得中而不應者天地之二體立而萬變錯行乎其間矣斯爲體若變又何賾也而皆二象之體若變也又何可得厭也夫是體德象變也天下之至賾也而莫不有理焉性焉命焉有窮理盡性至命之準焉象各指所之以爲言而知者鮮矣傳由其至賾者極其至賾之不可厭者命天下吉凶之所斷是象言乎象而傳則言其所以象翼之也象

易經釋卷四

九

必有動動以之爻爻陰陽成質而剛柔有體稟於卦其受不同有剛者有柔者有柔之柔有剛之剛者有剛之柔有柔之剛者有剛用柔有柔志剛者有剛中有剛不中有剛善有剛不善柔亦如之引類而言之其性術之動何動也有是性必有所以節其性而歸於性之德也何可亂也爻上下有等而貴賤相臨命於卦其分不同有尊而位上者有卑而位下者有上之上上有上之下者有下之上下有下之下者有處上體之中下體之中者有得位而

中者有失位而不中者有用下而逮賤有尚往以從貴者有已上而過高有已下而係卑者引類而言之其處位之動何動也有是位必有所以立其位而歸於位之宜也何可亂也爻上下有偶而比承有次統於卦其情不同有陰陽以得偶而應者有非偶而敵不應者有無應而應者有應而無應者有應以情者有應以偽者有愛相求有惡相攻有德相好有類相從有乘而承者有承而乘者有近而相得者有近而不相得者遠亦如之其感遇

易經釋卷四

十

之動何動也而歸於承乘敵應之必有正也又何可亂也是德也位也承乘若敵應也天下之至動也莫不有理焉性焉命焉有窮理盡性至於命之則焉至動之不可亂者也爻各指所之以爲言而知者鮮矣傳由其至動者極其至動之不可亂者命天下以吉凶之所效是爻言乎變而傳言其所以變翼之也至廣至動者體惟一不可厭不可亂者至一之精貞六一者也彖之道大而博至明天陰陽消息之時開人以通於道通道者達天故辭

本元亨利貞於乾以統經散元亨利貞於諸卦以彖經元亨利貞天之時也人從效焉應天時行而吉凶悔吝此出也爻之道曲而至主明民善敗失得之故開人以善其動善動者與人故辭備吉凶悔吝利不利咎无咎之文以緯爻吉凶悔吝利不利咎无咎者民之故也民咸用之時以作事而元亨利貞此存也

易經釋卷四

十一

之辨是故彖爻之辭有曰亨曰元亨有曰吉曰元吉者矣傳揆所由而明命之曰是通於道而通也得於道而得也沛然於理性命之塗而大善也是當由也由之者昌有曰利曰利往曰利用曰利見有曰貞曰永貞曰艱貞曰君子貞者矣傳揆所由而明命之曰是措諸躬而宜也施之事而當也確然於理性命之致而純固也是當守也守之者康順天盡人天人交從應焉而天下其孰能違之俾人開焉通焉利焉安焉憂憂乎其趨辭有曰凶曰

起凶曰征凶曰貞凶者矣有曰厲曰征厲曰疾厲曰貞疾貞厲者矣亦有曰災曰眚曰災眚並者矣傳接所由而明命之曰斯違乎天而逆也局於人而惑也過於道不道而行塞也不且自謂天自謂人自謂貞而道而所謂天非天所謂人非人所謂道所謂貞非道而失貞者也違天拂人天人交禍適之而若人又曷能違之俾人怵焉惕焉戒且懼焉憂憂乎其避之也卦爻有自凶而之吉自吉而趨凶揆之心不得驗諸人不從曰悔曰吝者矣

易經釋卷四

十一

亦有反凶而之吉反失而之得心既過復於无過事既失復於无失曰无咎曰悔亡者矣亦有處岐路而疑志交戰而迫怵悔吝之介而憂奮无咎之震以革者矣傳又揆所由而明命之曰此謂天此謂違天此謂人此謂拂人此謂道此謂貞此謂非道而失貞吉之凶此分凶之吉此存吉凶勝復微危乎紛紜介然也哉俾人益渙然趨曉然避沛然於逆順取舍之決而成其憂憂也翼經而象象此翼也是故卦之德莫大於健莫美於順莫深於

巽莫和於說莫善於戒懼莫貴於得止莫危於陷莫利於麗誠以誠之明以明之所以之天也爻之義莫嚴於謹始莫艱於持終莫重於進反之際莫危於處位之窮莫大於正莫美於中審慎之以從所以盡人也故卦之體德象變也爻之性術處位比承乘敵應也譬度百材乎時而用譬劑百藥乎時而君時也者中也中也者庸也庸也者通也久也彖言其時若其時之用時之義諸體德象變无非時者爻則其時之物也雖有其德不得時不彰

易經釋卷四

十三

雖有其位不得時不光雖有承有乘有比有應不得時莫輔以有行故易也者時也惟天爲大盡之乎時天爲大德猶不干時當其時偶其位比其義利其用斯乘時以御天豈固必哉時而行之之謂道時而宜之之謂義時而得之之謂德時而履之之謂禮時而安之之謂樂時而動靜時而食息民日用焉物咸由之之謂庸學以自知乎人審其性之所近亦察其蔽度其位之所當亦劑其量揆其道之所宜亦程其力曰是於卦何象於爻何當於

用卦爻何尚居觀象玩辭動觀變玩占而約已以從之操志之至而解其勃擴心之通而拓其塞止德之一而祛其惑時而居正時而用中時而見過時而止躬安其安不安其所不安順其順不順其所不順精以精之一以一之博學而詳說之寬居而仁行之信體而順達之母以人自錮毋以天自蕩毋以命自諉毋以見自玩志摹規而圓行應矩而方化裁法權衡而平德業準繩直而康存亡吉凶得喪欣戚相代乎其前而盈虛衰序壹軌乎天

易經繹卷四

十四

行此象象傳所以教也教之至也問大象傳何爲者也曰達人官之用於天也小象傳傳爻爻多設象而稱名者小矣象傳卦時有大象焉抑其兼體德若變而時出之者也易莫重於象易用莫重於尚象天地也於天日月於地水火也雲雷雨風若電若山若澤若山澤有水也是天下之大象也以天下之大象而尚其象於人明人官之能即二儀之象天神天明地形地德舉於人乎統焉而三才之道備於人故傳之稱大人也稱后稱上稱先

王皆人也而約之君子君子者學之乎天地學之乎日月學之乎雷風山澤无不學以學之爲君子者也是故天一健有常清地一順有常寧日月兩作有常明風雷以相守而益也有常聲山澤以虛感而通也有常情相推盪而變化出焉百化蕃焉興焉无定勢无常形而萬象此經矣人混然中處官三才府萬物而體備於一身何用非天何利用非法天法天自強而不息一天也法地兼載而德厚一地也法水洊至以學以教不厭不倦不盈而

易經繹卷四

十五

不失信一水也法明兩作以緝熙于光明而繼照一大明也法山澤以虛受亦以懲窒法風雷以居方亦以遷改故象之言像也以之言用也天有是象用儀其象地有是法用效之法象形有變化擬議其變化也以因應於不窮是故有經而等者有曲而至者有順而循者有逆而合者有推而進者有抑而反者有放而行者有約而守者法天澤以制禮法水澤爲之節法雷出地以播樂法水行地以制師法水比地以建國親侯而比之也皆因其

自然之經而等之也經言正也天水違行矣而謹其事於謀始澤雷歸妹矣而灼其敝於永終明夷晦也而用之泣衆山水蒙也而用之果育水火既濟矣以思患而豫防火水未濟矣以辨物而居方何曲而至也曲非經曲而至亦經也風行地而省方火在天而遏揚天地交而用之裁成輔相不交而用之儉德避難也天下雷行而用之對時育物也洊雷之恐懼也隨風之申命也夬之施祿姤之施命也是順而循也順固順也風落山而用之振

易經釋卷四

十六

民山附地而用之厚下火同天而用之辨異火睽澤而用之統同風水渙而用之饗帝立廟也是逆而合之也逆非順逆而合亦順也地澤臨而極之教思容保水火鼎而推之正位凝命木巽水而擴之勞民勸相地生木而用之順德高大澤滅木而定之不懼无悶雷行天而嚴之非禮勿履是推而進之也進詣乎其極乎風行天而原其懿於文德風出火而謹其自於言行山火賁其文也小矣而用之明庶政天山遯其遯也大矣而用之遠小人

地蘊山而用之稱物平施兼山之思不出位也麗澤之朋友講習也是抑而反之也反以止乎其極也雪雷屯而經綸雷雨作而赦宥雷電合以勅法致刑澤風孚以議獄緩死大畜之多識也晉之自明也是放而行也行乎其不得不行至乎易莫大於需時而用之飲食宴樂亦莫大於隨時而用之嚮晦宴息復用之閉關塞用之反身困用之致命願用之慎節小過用之恭用之哀用之儉也約而守之守其不得不守也放而不至矣之大象也仰

易經釋卷四

十七

而瞻之在乎上俯而眎之在乎下平衡而觀之錯陳乎吾前旁皇而四睨之綸綸乎其左其右也俯仰遠近觀察求取冥之思慮章之措注渾渾乎不易其處而出入以度也取之逢其原故法象非大一體之漫衍也何畛域之有焉吾身非小法象之委注也何躡跂之有焉无拘而志稟以時動无一而行儀以時用一作一止皆與類行无小无大均有式程何用智自私之有焉以能與天地爲體日月爲經風雷爲化時寂時聲時乎喬山時乎大澤

而无不體也。无不用也。用也者。庸也。庸也者。通也。通也者。理也。此謂大經至一而至精。問者曰。象有傳言象爻。有傳言小象。大象有傳言象。其象不啻足矣。繫辭上下傳說。卦傳何爲者也。曰。是大傳也大傳者。舉二經之宏綱。大體。究宣之以爲言。是故象各傳其象。所斷焉。爻各傳其爻。所效焉。大象傳各傳其象。所象焉。止也。譬之疏。江淮河濟以爲濟。爲浸物。馬之百體以相馬也。二經之宏綱。大體未易以究。而原大傳者。統江淮河濟以言。海立馬之。

易經釋卷四

十八

百體而成馬者也。蓋其大也。係辭傳贊著卦不專辭曰繫辭何也。曰。明傳象爻所係而著卦。此出也。專周易言之也。說卦傳贊圖象兼著數。曰。說卦何也。曰。明傳圖卦所象而象爻此成也。蓋易言之也。蓋義易有卦而无辭。繫辭傳分上下篇何也。曰。上言道下其法。上猶經下其緯。蓋上易之精而下其縕也。修辭之則焉爾也。請詳上下傳之義。曰。大哉乎大傳。是天人貞一之統也。二傳之首原天地之知能一神明之德而贊其易簡易簡者天地之

三德也。雖然。贊一爲觀以知始而作成。卦以象此爻以效此。而聖人之知能出焉。進而本諸天也。二傳之終。終於卦爻之法象。盡變通之利而歸之德行。德行著聖人之易簡也。至健至順。知險知阻。以神明而默成象。卦所象效爻所效。天知地之至德。有焉。反而約之。身也。上傳未章終默而成之。不言德行恒簡以知險。天地之道貞夫一。聖人之德以致一。貳者。變之易也。者明天道察民故。因貳以濟其行。反之使貞於一者也。貞於一而道矣。乃其贊。

易經釋卷四

十九

卦爻也。廣大準乎天地。御業效於聖人。至矣而約之。君子之擬象。易體立焉。其贊著策也。本天地之數。極深幾之神。又至矣而通之。日用之醕酢易。用行焉。其發機。變化之端。要何思何慮之。則准樞機於言行。司契於人心。約之精義。約之利用。約之畏慎。謙密研幾而時動也。以致一也。此可以觀德行矣。大旨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有天地而後卑高陳卑高形也。有卑高而後動靜判。動靜性也。有形有性而後同。乃與氣者。類聚而羣。分類聚羣分。

者物也是物也精毓于地而氣徵於天徵於天成象毓於地成形如五臟變於內而形色爲之徵故象形非他一天地之變化焉已也是易也易未畫有之而易之乾坤也貴賤也剛柔吉凶也剛柔吉凶之變化也已於此乎定此乎位此乎斷而生且見也故天地一大易也天地設位而變化行剛柔立本而變通出是故六合之間鼓以雷霆是鼓孰鼓潤以風雨是潤孰潤日月引繩於上而寒暑應候於下是行孰行若或使之若或爲之而莫見其

易經釋卷四

二十

形莫與其能洪纖高下之男之女姓姓焉始且成也之男孰成乾爲之成之女孰成坤爲之成氣各有稟形隨之成分陰分陽爲其精乾始畢始匪男伊始厥知大始坤成畢成匪女獨成物作之成氣无貳氣能无專能陽變陰合爲其情何始非始是始孰始令如而人者物藝而始之待之始者无已難乎爲之始者不甚費乎而乾知之始知大始者易也確然示人易也天神天明大德嘉生風雨露雷勃盎滿盈一氣中噓畢牙斯萌譬之簣一鼓而

萬物隨和易也何成非成是成就成令如而人者物刻而雕之待之成者不已繁乎作之成者不已病乎而坤之成物作成物者簡也賁然示人簡也地載神氣翕張奮興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寂无所造物自造而條成譬之冶一鼓而萬型成簡也嘗一觀大化乎雷一震而嘉生澤澤啓蟄趨趨一藏而畢坏戶歸宅也風一條雨一潤而陵苴載榮一烈以凄而萬竅怒號萬有毀折也日北近極而暑部豐斗見而神農盛昌南遠極寒而物收斂成齋

易經釋卷四

三十一

也近取諸日方旦而天下有目者與華莖而俱張日既夕而天下有目者與羣動而俱合以寂也其知何易其能何簡其爲物不二而其物生者不測也蓋一而神矣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貞觀貞明貞夫一者也人得天地心以爲心凡厥有知豈繫人知天明爲知人何知焉知不以人知爲知卽日用平直之心爲知而知者易也知其然亦知其所不然知其可亦知其所不可知所知亦知其所不知是天德良知也所知所

不知者萬而所以知者一也惟易而易知矣何也
日用易直之心舉夫人而可與知也人得天地之
能以成能凡厥有能豈人實能天能爲能人何能
焉能不以人謀爲能卽日用易直之心爲能而能
者簡也然其然不然其所不然可乎不可其所
不可因物所然因物所可而吾固无然无不然无
可无不可也是天德良能也所能所不能者萬而
所以能者一也惟簡而易從矣何也日用易直之
能舉夫人而可與能也易知有親人惠之心也易

易經釋卷四

二十二

從有功人效之力也有親可久有其信之體信者
深也有輔我而翼之成有功可大有其爲之豈必
自爲有代我而爲之者也渾渾乎合羣見羣力爲
知能距已見已能不可爲量數賢之已猶未也積
久大而化化而天天而神其知天明无知而无不
知也理性命之奧會諸心其能天能无爲而无不
爲也理性命之撰體於身而天下之理得也神明
之德吾其德天地之撰其撰以能理窮性盡諸
極於天載而成位乎其中故曰天人貞一之統也

上釋大傳首章是故天地立本而時行物生者變而通也
剛柔立本而摩盪相推者變而通也立本者貞夫
一變通者不測以從時一而精者也故易盡之象
象盡之像其象也二而一者也觀象而繫者辭乎
卽象而裁者變乎辭變占一象乎故辭之有吉凶
也其失道得道之象乎其有悔吝有无咎也其方
憂虞善補過之象乎立本者之方摩盪也其進退
之象趨時者之成剛柔也其晝夜之象乎秩而不
可亂者序乎貞而不可易者典乎其序其典動變

易經釋卷四

二十三

而不可測者神乎蓋三極之道盡於動而易則極
理性命之動變象之而以示以告者也誠居安而
樂玩乎居觀辭象動放變占乎則陟降一天天祐
命之何不利之有何也所造者天也則夫易何可
以不學也何也彼其道於天地乎準也天地之道
至一而精而精者繁其該也至精而一而一者渾
其統也至精至一者无窮盡方體而无窮盡方體
者終竟而聯合之也彌綸焉爾也今夫天二曜三
光五緯二十八舍爛然示人文矣地二條三位

下中五土九域釐然示人理矣圖象之文理具之
仰以經天則天明圖俯以緯地則地察圖而幽明
隱顯之故爛於指掌可知也生生安始化化安終
原始所始要終所終圖象之本末具之而生死首
尾之說如寐而覺可知也精凝氣合魂於魄守而
成物及魂之游爲昭明爲焄蒿爲悽愴无不之也
无不之也以爲變而魄魄其歸也圖象之變化具
之而鬼神之情狀儼其親覲可知也是三知者知
天知人之盡天下之大知也於易焉知之易而知

易經釋卷四

二十四

也彌綸焉爾也夫天高明能覆著不息常崇矣地
博厚能載著不動常卑矣易與之相似而不違高
明儀天周萬物而知不遺細小矣而別宜分類以
其博厚者兼濟之不過也地成天功也變通配四
時不一其行不循迹爲行旁行矣而秉常履中節
以制變經正以守之不流也地奠天紀也天不可
變安而樂之命无所逃順而受焉舉天下之窮通
得喪壽夭死生相代乎其前能以齊而一靡入
其中也知至而至也夫何憂於土皆安不擇地也

无土不生敦乎仁也舉天下之含血載氣蚘行蠕
動者同仁一視之而无怨不怒也知終而終而又
何不愛也不憂能愛情友之性性復之命也於易
焉具之於體易焉能之簡而能也彌綸焉爾也唯
然故天地之道至大也至不測也易以其至大不
測者消息發斂範圍焉而末之能過萬物之生至
賾也至无筭也易以其至賾不亂者因物宜則曲
成之而靡或遺也晝夜之道至變也至常也其變
通至无盡也幽明死生鬼神乎是已易以其相推

易經釋卷四

二十五

變化者達觀而兼炤之周知之而能通故易之神
无方有方皆其方而終无方也易之易无體有體
皆其體而終无體也天地之道无方體而易之神
之易壹彌綸焉而與之準故易之道三極之道也
三極之道盡之於陰陽而一陰一陽一極二體變
化无方體者也方其繼乎流而不息者善乎一體
渾淪旁薄絪縕不著於物未漓於人渾然者天純
粹以精道之原也迨其成乎各正有定者性乎物
則混成性性凝成仁禮義知統衆妙門爲人之天

爲物之則渾然中涵靜正以直道之立也何也一極二體未始離而二也蓋其全也二之離之詎惟不仁不智者違而去之已哉仁者見之斯謂之仁矣智者見之斯謂之智矣卽知成見卽見成已无方執方无體執體雖其无方體者殺於動靜著於日用民咸由之而其時其物其變其通嘗莫之或知也故始乎天常卒乎人始乎道常卒乎物始乎一常散乎倍徙什百千萬无算也故始乎善若性卒之善者常戾而性者常拂也易知簡能之道知

易經釋卷四

二十六

之者鮮矣能之者抑又鮮矣道荒矣欲知道之爲道乎道不可以仁名而知始之知常顯諸仁道不可以智名而作成之能常藏於智其顯仁也吹萬而物從以生鼓其出也而非心也其藏用也反一而物從以成鼓其入也而非爲也聖人之德業廣矣大矣至矣以與民同患患其所患也而有憂而仁顯用藏者終无心无憂也其德盛其知大始乎其日新不窮乎易而知乎其業大其成大作乎其富有无外乎簡而能乎其德業其極盛不可加乎

何也有有體者有无有體者方生而生生而有生有形有聲有魄有精而體斯成既成而榮隨謝而零衆庶冥焉馮焉賈生曰衆無焉生執焉殉焉殉而戕焉此有體者也大德惟生无生非生而不自生舍生姓姓皆所命生不倚於生富有爲有日新爲新然後能妙萬物而以藏以君此豈有體哉蓋有生者有體生生者夫何體之有故生生謂易也謂易正无體无體之體物无不體輕清有象是象孰象成象者乾乎而何象非道也既成有法孰效之法效

易經釋卷四

二十七

法者坤乎而何形非道也事之未來極著之數以知其來占乎而人與知皆道也占之既決卽占之變以通其變事乎而人與能皆道也皆一陰一陽之道也何也有有方者有无有方者陽變而陰陰變而陽在陰測陰在陽測陽此有方者也有方可測也在陰非陰在陽非陽不二爲常非陰能陰非陽能陽不一其行方陽儵陰方陰儵陽不主故常此豈有方哉无方豈可測哉故不測曰神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无方嗟夫此易理也合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一之廣莫廣焉大莫大焉準天地而彌綸焉者也言遠乎混茫之先曠莽之境无端无倪无疆无竟何可禦也言邇乎几席之下目睫之近不假思爲具足各正靜而正也言天地之間乎穹圓輿方幼幽孟明鬼屈神伸靜柔動剛大通坎扎細入歲芒忝不盈忽中含區宇蠓鄰於虛靈通寒暑瞬斯息斯逝者如斯衍以彌長无體无方而无體非其體无方非其方也而安所不備也嘗觀天地乎乾惟一實靜也凝專息于重淵比其動之出奮直前

易經釋卷四

二十八

无高无堅而乾始之生倚其大也无不體也地爲二虛戶闔而居翕斂无餘載啓而闢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而坤生之生倚其廣也无不有也則不二故也而易廣大變通易簡之至德實配之易之大原出於天矣專直翁闢正一而神處又嘗觀聖人乎易知之昭昭朗有融盡萬物而高明覆之幽蹟遐眇獨觀昭曠洞其本剽无不貫也无不極也崇莫崇焉而效天矣簡能之能履下處實盡萬有而博厚載之周規折矩禮以爲履側躬布武无不順也无不

也卑莫卑焉而法地矣申上易知簡夫天地設位而易行智周禮履崇卑具體混成者性存存不已如天地然清寧奠之位矣存之又存厥存孔神千變萬化日新繩繩妙道精義此爲之門是德孰崇是業孰廣崇有爲崇廣有爲廣則易其至也而易之實體具於人矣唯然知易準於天地而範圍乎天地作於聖人而效用于聖人至賾不厭而不可厭者至賾也至動不亂而不可亂者至動也精之又精義入於神一之惟一反一无迹象擬其形容

易經釋卷四

二十九

爻觀其會通物宜以象典禮以庸俾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者擬議焉以爲通教之至也此上釋繫辭甲章至擬議或曰易卦爻具矣夫著筮何爲者也成其變化止曰致天地之用於人也夫人命生於天地受氣於陰陽並生育於萬物眇焉小乎距天地遠矣距陰陽四時又遠矣其我之自我物之相物距有萬其物无幾矣以血氣心知之心行吉凶悔吝之途愛惡攻取日與物媾與相決驟而終且貿貿也於天地四時日月詎有當哉於是制之著筮焉龜卜焉

俾人之用通於天其策五十是大衍之數也本河圖五十居中焉衍之爲策者五十是天地之全數也比其用之則虛一而用四十有九其虛一化原也用而无用爲而无爲不用而用以之通无爲而爲以之成者也分而爲二以象兩兩者兩儀也天地之體全於兩也掛一以象三三者三才也天地之用成於三也至四而天用全矣天地之大德備矣故揲四何象象四時也天所以開人也其奇乎歸之於扚以象閏閏也者人制之節以節天地之

易經釋卷四

三十一

氣朔使不過者也夫天地也日月四時也是造化之大原制之著而掌指握算之間分揲掛扚具而天地之大氣朔之行四時之變森其具焉於我乎流通而往來相應焉嘻其神也夫是之謂四營四營成易言變也參伍之以變而著策之變此始也釋參伍是故一變而歸奇者四曰奇矣四非奇也而曰奇謂天行一週於歲合一其四時而奇也一歲象也一變而歸奇者八曰偶矣八非偶也謂天行再週兩其四時而偶也是再歲象也奇而命

之三偶而命之兩蓋錯綜之以數而天地參兩之數於此乎用也蓋三變而爻成數具矣必三者天三月而成時月三日而成魄王三正而成統故禮成於三爻成於三也釋錯綜通三變而歸奇之數皆四則皆奇也皆奇則皆三也參天焉爾也三三而九矣揲九矣策四九三十有六矣是老陽也通三變而歸奇之策皆八則皆偶也皆偶則皆二也兩地焉爾也三三而六矣揲六矣策四六二十有四矣是老陰也通六爻而歸奇皆奇則皆九也揲

易經釋卷四

三十一

皆九策皆四九積之而二百一十有六也是六爻皆用九也乾之策也通六爻而歸奇皆偶則皆六也揲皆六策皆四六積之而百四十有四也是六爻皆用六也坤之策也通乾坤之策合之凡三百有六十不當期之日乎期之日歲與天合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周也抑是六爻也何必純奇何必純偶不二偶一奇乎則主奇而七過揲七策四七二十八曰少陽矣二奇一偶乎則主偶而八過揲八策四八三十二曰少陰矣九六其變者也七八

其不變者也或變或不變參而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具焉是萬物之數也號物之數至有萬焉止也夫天地之數四時之期日有萬之物是造化之迹也制之著而掌指握算之間四營十八變具而天地之數萬歲之期日萬物之衆多舉此乎當焉於占若事成備而罔缺焉嘻又神也唯然卽一卦而引其端以伸可六十四矣卽每卦而觸其類以長可皆六十四矣引端以伸觸類以長而天下之以言以動以制器者於卜筮乎取之

易經釋卷四

三十二

以極數而知來是故道不可觀聞非顯也以著卦而心通乎道若天若人爲動爲變爻象動內時宜物則見乎外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之何顯也德行可迹非神也以著卦而道著於事盡人順天以動以變隨時比物則莫我敢先洋洋乎若行九域而无轍迹也何神也神人幽明雖其相司而迹判其不相及矣以著卦而面稽天如親質神諄諄乎若與相唯諾相酬酢而无不應也天不言神无形聲聲聲乎若其相左右而贊之也又何神也美哉

乎著卦爲无爲而无不爲也无不爲而壹未嘗爲也人知其爲而不知其所以爲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蓋歎之也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命之矣而著龜之受命如響也无遠近幽深而吉凶悔吝之來物遂知也其通知何精也何至精也變參伍矣通之而天地陰陽老少之文成焉數錯綜矣極之而天下陰陽動靜之象定焉而其成遂成其定遂定也其文象何變也何至變也夫著龜物也非神也以无

易經釋卷四

三十三

心而无思无爲矣寂不動爾矣卽寂爲感而感者通焉卽深幾以應而應者妙焉著不動而動而動者神焉蓋不出掌指握算之間參伍錯綜而天地之文象理性命之幽深人事之近遠遂成遂定遂其通而知也何神也何神之至也聖人之道也天地鬼神之奧也是故著之甫揲淵然者德陰陽柔剛仁義窅如也方陰方陽方柔方剛方仁方義方兆未形內存而孔神也不曰圓乎其圓神者天也

著策亦圓七七四十九以致用

及卦之成陰著於陰陽著於陽柔

成其柔剛成其剛仁行義立毋失其常不易其方

卦體數方八八

截其明而章也不曰方乎其方知者地也

九六錯行仁義時措於六虛乎周洽旁皇也不易

以貢乎其易貢一天地之四時日月也深莫深焉

幾莫幾焉厥深幾莫神焉古之人夫非盡人乎哉

妙三極於一心以圓神方知易貢者曰洗其心人

者盡而浩浩其天也其靜乎斂而退乎退而藏於

密乎神不可窺知不可知心思合莫淵泉溥博而

易經釋卷四

三十四

微乎微則極深之以也厥存神矣性天之命一无

所倚矣及其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吉凶與民同患

不私與已也則圓神者知來而主始也方知者藏

往而作成也易貢者時乘六龍發者微而充之周

也則研幾之以也圓神一天方知一地難知一陰

陽孰其能與於此哉遂古上聖其聰明睿智人也

而天地之大德皇皇焉大道爲公大順爲富並育

不害兼愛不怒既武且神一未嘗劇物而衆迓之

也乃後能與於此矣唯然故知天之至於天道而

明知人之至於民故而察知蒼龜之爲物其精至

深其幾至變其深幾至神也而興之以前民因之

以自用而齋戒神明其德也教之至也唯然故天

地之大猶之一戶然闔而命之坤矣闔而命之乾

矣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四象具而命之變命之通

矣見命象形命器制四營十八變用之而命之法

俾夫人民者待命於下流利用以出利用以入以

言以動以制器莫不由焉命之神則爲物不貳而

神用莫測也唯然故易有太極太極者一而極也

易經釋卷四

三十五

太極有闔闢而兩儀生焉兩儀有變通而四象生

四象有因重而八卦生八卦著於動而吉凶此定

大業此成也教之至也唯然故蒼龜之爲物也生

於天地而法象配天地產於陰陽而變通配陰陽

紹天明也而懸象並日月立人極也而崇高倬富

貴備物宜用制之器爲天下利也唯聖人而配之

乎聖人民咸用焉由圓神者洗心以開物乎深可

極而志通由方知者洗心以定業乎幾可研而務

從由易貢者洗心以斷疑定惑乎冒道直躬迪惠

遲凶无非幾也。无不知也。以順變化而達時中。卽象爲變而象不窮於象。卽辭爲占而辭不窮於辭。卽著爲卦爲爻而爻象內動吉凶外見也。前民用之至也。唯然故天之所助者順而思順也。人之所助者信而履信也。履无越思。思无越天。至矣而終不敢自信自順也。於仁賢乎。尚之自下而下人則无已之盡也。達天德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專舉大有上九爻辭於此。簡非釋有爻意實從上明天前民來與第二章自天祐之語遙應此造化之文。此上釋大衍之數五十至吉无不利也止。間之者曰人心有知一

易經釋卷四

三十六

天德良知其有能一天德良能其寂其感一天之寂感也。易云易云著策云乎哉。大傳贊易卦爻贊易卜筮云前民用而極於神。贊卦爻兩言神贊著四言神卽聖人用之以齋戒神明其德焉。无已遠於情乎。將无所謂著策所謂卦爻所謂深幾神一我也。我一易也。非其物之謂乎。人自致其心之神明而可矣。豈外假哉。曰唯唯否否。人生而有身。有身此有心。有心此有知。夫孰非天德良知乎。然從心生從身有大學傳言身有所忿懣故有知此知自私此物情亦天理也。

程子曰天生萬物各有自私之理是故有知有私不學以致之則昏卽其致之守已者固從人者輕於天蓋夢夢然非自克之盡未有能自致者也。以愛惡則相攻矣。以情僞則相揉矣。以遠近則相取不皆相得矣。其知能於天德乎。有違去而叛者有遲回而疑者有靜正而吉者有動擾而躁者有詐而誣善者有弱者又曰相尋而莫之窮也。故德吉一而叛躁疑誣失守居其五遇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何險阻如

易經釋卷四

三十七

之畏孰甚焉。易也者教人以知險知阻能危能懼擬言議動研幾利用以免於憂患者也。故夫易有天之天有天之人有人之天有人之人此四象之象不可无察也。聖人知天之天立象繫辭裁變定占焉。著之易以明民知人之天俾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焉。學夫易以達天雖其自筮必湛其齋必肅其戒雖有明聖之心毋敢自遂必進受命而斷其志焉。誠懼乎天之人萌其中而人之天從滑也。无已之盡也。故考典憲法多識大畜以稽天諏謀。

度詢周咨僉同合人而聽之天既謀之人復蓍龜卜筮謀之鬼以尊道而嚴天夫古之聖人其距人遠矣其用大事內揆諸心外咨之卿士庶民具從矣而終不敢違蓍龜之所逆則知天之盡也況於中庸有蔽之心人而人爾危莫危焉其內恒險其外多阻憂患之來不可爲量數而往往徇見知自蔽執已是自固也以同乎已者正之人亦已矣何自而正之以異乎已者正之彼亦已矣何自而正之物之則未有格也人之天未有定也天之天未

易經釋卷四

三十八

有至也即欲致知何自而致之太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又曰知止故立之易焉龜抱之南面或筮或卜或卜筮協一斷之以神物明受命於天何也天者一人而人者貳也一者无思无爲寂以感通而神貳乃多思多慮以有爲爲之而雜也易也者因人之貳紹天之一以通志決疑而濟其行者也是故上傳即七爻發擬議之端下傳即十有一爻昭危微之極陳九卦者三示處憂患之則網下唯然知其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拘周流六虛而

出入有度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而度以天可懼也至賾至動而物有宜會有通不可亂而惡也是故其辭危危之者俾夫人知心知之危而辨之早防之豫也俾夫人知且有憂有患又審知憂患之所以故也又俾人知危乃平易必傾道甚大而百物不廢也唯然故即无師保如臨父母戒懼之如此其至也敢放其心於憂患險阻之衝謂心无非天縱其意於吉凶悔吝之途謂動无非神遷變轉徙以天下恣睢於无何有謂知能莫

易經釋卷四

三十九

非良也而唯意所適哉必不然矣則知人之盡也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勿之有遽也怵惕焉踟躕焉擬議之於易而慎慮從焉亂言勿殖也流言勿述也神言弗致而庸言乎必信也乎于善也雖其在室而千里之外應焉况其邇者乎非然者違之矣不可言勿行不可復勿行不可繼勿行而庸行乎必謹也乎于善也雖其在室而千里之外應焉况其邇者乎非然者違之矣微獨此也天地之大也謹信之至猶將通之協氣應焉如鶴鳴

而子和我爵而爾縻也而況於人故言行不可以不慎也是人之樞機也且人之所以言行者心乎心所以言行者道乎心天而道矣心道而同矣如以人言也語於默異矣行也出於處異矣何可同也唯二人同心乎不貳其心結於一而莫解金可斷也通於一而莫逆關非臭也何迹之得間也故一心可通百感也是言行之司契也大過過矣大過之初六又過矣柔過甚矣如錯諸地以爲安可矣而藉之茅藉之白茅也宜若已過然而畏慎則易經釋卷四

四十

已至也天下未有慎之慎而失之者也寧過於默毋失則語而守此閭闔也寧失之固毋失則通而守此憚憚也寧失之樸毋失則華而守此亶亶也過不過也故畏慎不可以不至也是人道之溫藉也一肆者殆矣夫勞而伐功而德人情之所宜有也而亦其薄也其畜德者未始厚而力也畜德者厚而力乎勞也吾職是天職也吾何勞焉功匪吾功是天功也吾何功焉德欲其盛已也惠未有盛焉而何敢自德禮欲其恭已也惠未有恭焉而何

敢自功其存位也以致恭而非以存位故爲恭也厚之至也一亢者悔矣人道有鍵閉焉語勿泄是已何可无密也君不密則失臣而亡若死隨屬也臣一失不復何可泄也臣不密則失身而亡若死踵至也身一失不復何可泄也幾事事幾也是密之密者不密而泄之卽幾成毀焉成一毀不可悔又何可泄也是以君子於屬垣捫舌之戒兢兢焉謹鍵閉之至也夫易察來聞幽至矣何不知也卽盜之爲盜知之非知盜也知其所由盜與故也負易經釋卷四

四十一

而負可矣負而爽是小人於君子之器乎尸之也小人而尸君子之器詎直非分必且慢上謂莫已若必且暴下謂莫已賊而終莫知守謙與慎也莫知密而謹鍵閉也慢且暴亢以肆盜心生焉伐而奪之故曰盜之招也夫是七爻也在上經者四在下經者三爲陽爻者五爲陰爻者二取之者錯矣義非比而屬也擬而忘之議而趨之其知甚易其行甚難其守至約其施甚博其事至簡而道甚大百物不廢也何也言不遠身言之至也行不遠身

行之主也恭慎不違心心之主也可以居安可以

樂玩可以盡人可以達天

此上釋上傳鳴鶴在人陰下七交擬議之文

心之危也職思慮以爲階其不危而微者心天而道思无思慮无慮應感不出於幾无非幾者也夫心之官非思乎思紛而慮於往來乎憧憧焉將迎起伏相尋於无窮豈有微哉則不察故也夫天下何思又何所慮爲矣請嘗觀天下之道乎其出也同原歸同也欲自異焉而不可得也而所繇異路往來者並行錯行途殊焉而末能自己其爲物不

易經釋卷四

四十三

二致一也欲二之而不可得也而所致異繇往來者操心虞慮百焉而莫能自知同歸一致者往來之宗乎途殊慮百者往來之紀乎何莫不由日月往來也寒暑往來也下至尺蠖之屈而信龍蛇之蟄而神也往來也往者屈矣來者時信既往乃來既屈旋信來亦如之厥德孔神歲成明生蠖動龍神利莫利焉貞莫貞焉六合之內萬動之變譬掌指之屈信一體之舒縮已焉豈顧間哉知此之謂精精之又精義入於神往來屈信之理渙其真

諸心知崇效天矣非以致用也而用利焉順此之謂利利之又利以安其身往來屈信之理坦其措諸行主利法地矣非以崇德也而德崇焉學之爲達天此其括矣過此化矣化不可知亦不可爲矣妙之乎往來屈伸之中而无方者神乎神天德而窮焉行之乎往來屈伸之變而无體者化乎化天道而知焉則義精用利莫知其由然而然豈思及思何慮得慮而又何憧憧之有令精義乎而思以致用是明道而計功也利用乎而漸以崇德是正

易經釋卷四

四十三

誼而謀利也方精義利用乎而思企神化是未卯而求時夜未彈而求鶚炙未下學于下而幾上達也必不幾矣故咸九四心學也語无心之心也精一之致微之微者也不微而危卽冒貢于非幾非幾者危機也冥於思禁於慮殺於愛惡攻取而懂懂也人而人者也朋從之思也而人禍始此矣易有之石何可困也惡相攻卽非所困困之甘心焉而名辱矣疾藜何可據也愛相攻卽非所據據之甘心焉而身危矣犯非敵據非人既辱且危而死

亡從之後豈及悔哉哀哉乎非幾而冒貢之也不
前定以危其身夫隼也者禽也禽之驚者也獲之
難易有之射而獲獲而於高墉乎獲之何也豫成
器焉爾也君子揆道必周居身必臧非義弗從非
時无倡明於屈信信屈之感慎慮以靜善其器而
藏之豈爲不豫哉藏而後發發以時動其動也中
矣語成器而動者也動不括而動也夫賊仁謂賊
可恥孰甚焉而不之恥也賊義謂殘可畏孰甚焉
而莫之畏也勸於善非以利動而不利不勸懲於

易經釋卷四

四十四

惡非以威惕而不威不懲也无已近於刑乎是非
幾之冒貢者也而懲大於小者幾也易曰屢校滅
趾无咎語懲大於小也君子慎小也積善成德以
小善不必益而不之力也善孰與積積惡成讐以
小惡不必傷也而安之惡孰與不積惡積而刑矣
尤非幾之冒貢者而人禍極此也易曰荷校滅耳
凶語積微而著積著而不可掩也君子慎微也故
夫安非生於安也危乎危以維安存非固於存也
亡乎亡以保存治非始於治也亂乎亂以有治故

其危其亡其亂者是安危存亡治亂之大幾也君
子安不忘危焉存不忘亡焉治不忘亂焉豈過計
哉則知幾於屈伸伸屈之感焉故也戒懼之至也
易有之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君子蓋无時而不防
乎危也夫居位以德德薄位尊乎胡以尸位謀事
以智智小謀大乎胡以府謀引重以力力小任重
乎亦胡以勝其重矣殆必禍者也易有之鼎折足
覆公餗其刑渥凶語任重而不程其力也故量力
而動者幾也畏哉幾乎大哉知幾乎知幾其神乎

易經釋卷四

四十五

而幾非必以冥窮求也日用質有之君子之上交
易失則諂而不諂也其下交易失則瀆而不瀆也
其知幾也審其介也不違則也幾孰謂謂微也入
微難微也者道心之體動无動動之微者也動以
天不動以人動以物不動以己有无微乎微以動
則有吉而无凶有平康而无悔吝與危以動異由
焉是吉之先見者也此焉見之視於无形察之未
兆保之冥冥貞之眇眇而何俟終日矣易有之介
于石不終日語天德清寧人不萌生前定而豫如

石之不可轉乎凝一而安貞於幾先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能微能彰知柔知剛能柔能剛順變化以時動不守一方无非幾也無不知也知之至也夫天命純粹至善者也即在上哲不猶之人也乎哉猶之人不猶之有心知乎哉心知一有萌焉非幾矣非幾不善矣而不善未嘗不知也知之未嘗復行也故惟顏氏之子爲庶幾也不遠而復无抵於悔小而辨物知微之微也可與致一矣且也天地二而闔闢網緼者一也物化醇矣男女二而

易經釋卷四

四十六

判合構精者一也物化生矣日月寒暑二而往來屈伸者一也明生歲成矣精義利用二而崇德安身者一也窮神化所自來矣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大哉乎一也途殊慮百有萬其幾而未能違焉者也其知幾其致一者也而非必以冥窮求也天下之動本於身身安不安而動之臧不臧由之幾也反之身履實處夷毋蹈于危幾安已有不動動惟時矣天下之言本於心心易而易而言之得與失由之幾也反之心

泰定安舒无感于憂虞易已有不言言斯惠矣天下之求本於交交壹不壹而求之得不得由之幾也省之交大義如貫蘭亭金斷定已有不求求斯周矣之三者以言以動以應感之大幾也身則未安而動驅納之罟獲陷阱之中也而動人抵其巇而疇其與之心則未易而言休惕於叛疑誣屈之蔽也而言言也囁嚅而疇其應之交則未定而求憧憧於引取施報之私也而求交相望也交相責也怨尤之所積也又疇其與之夫動也語也交也

易經釋卷四

四十七

以求與求應求有益於得也而莫與莫應莫益也詎直莫益從或擊之則失其恒心以求益爲其恒者也凶之道也夫是十有一爻也在上經者五在下經者六爲陽爻者七爲陰爻者四取之者又錯矣義非比而屬也端而研之約而守之可以精義精以造微可以利用利以安身以德全而不危故易不可不學也此上釋下傳天下何思何慮章下十一爻之文且憂患人之所時有也上聖大賢未有能自解免者也文王當之矣有其當之其反身乎不怨天不尤人反諸

身修德乎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履也者禮也者靜
重於踐履而履之者也不重不威德胡以立故履
德之基也德盛禮恭器淺色盈謙也者著恭敬得
節於退讓以明禮者也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執禮
者守焉是德之柄也譬之其農田之有時乎審端
畛遂得竭作其中而復其覆之種也剛自外來而
為主於內天者還矣復於无妄矣是德本也始其
復之能无離乎恒也者常也常也者久也復其常
心固存之勿失焉而德有固也耕且種而堅殖之

易經釋卷四

四十八

也損其德之修乎時懲窒以防人益其德之裕乎
時遷改以全天是縣縣靡之也務其培除其蕪即
立本者深而能風雨旱也困何謂辨困之也者辨
之也譬以火釋乎動乎忍乎喻乎作乎抑未也乎
此辨之乎而德不居安則不深井也者地也靜而
深乎居之安而資者深乎是地也于焉巽深以入
眾理解渙然不疑其所行則獲而食食而飽也烝
畀洽百禮矣是故履也者禮也禮本天之道以治
人之情說而應乎乾即天理之所順為人心之所

安有无和平而主始者天天則以度森其不可過
也則和而至也於以和行德從基焉謙也者下也
以地之下蘊山之高止於順下下之盡而尊光不
可掩也於以制禮德從乘焉雖用兌為說用艮為
止少男少女為其用而尊天親地者不易也重乾
坤也雷在地中乎復而反於內乎天光發新炯然
還其初乎獨覺者微乎微而辨於物較著乎以自
知而德有本恒而久於道乎巽以動而立不易方
乎感遇賁乎雜而淡簡溫者滋處雜不厭乎德反

易經釋卷四

四十九

一而固矣損也者自克之道也克已難懲而窒於
其始也難果而確深而力无難焉不後易乎德所
以修也益也者益也于天德拓而充焉充而滿且
盡焉泉達火燃風行雷奮日長裕而何設焉有為
為之設已設不長以裕矣遠害興利之道也因以
辨乎窮能通乎困不失其所亨乎豈有困哉之所
困而困焉怨尤滋多夫怨尤累德故困辨寡怨也
井乎改邑不改井乎居其所能安乎靜以深不危
乎而往來井井安安能遷乎可與徙義矣巽乎其

衡之權乎時幾變化游移前卻以適平乎而入理解者深深也直不剝光不曜而隱也自靖全天民无德而稱焉可謂至德矣德也者德也得諸身之謂也正已而不求諸人以自敦厚以自蘊崇以自居安以自治化通理而黃中於憂患乎若浮若沉若濯若泳若游焉與俱出俱汨而終不可亂也是處憂患之則也夫是九卦也在上經者三在下經者六其反對者四其非反對者五雖尊天親地而上下體爲乾者止於一爲坤坎艮者二也爲兌巽震者三而重卦惟巽也尊乾而重巽兌震也重震重戒懼也戒懼德本也重兌貴說重巽貴其深入之也德莫美於巽美其能稱而終潛隱不露也其有坎坎也者陷也其无離不用離也蒙大難者晦其明懼心知存焉其必躁以動矣豈顧難用哉故稱隱至明之極也唯然知聖人之處憂患者德也反身修德德全不危以憂无憂患无患也非以憂患故修德而防危也豫之至也上釋三且也陳九卦大心則心天而道乾乎天下之至健乎浩浩其天

是德行恒易矣而知險以險爲天之所必有也不知險非知天之盡也廣心則順天而法坤乎天下之至順乎承天時行是德行恒簡矣而知阻以阻爲人之所必有也不知阻非知人之盡也恒易恒簡舉天下之歸同致一者而內說諸心神以知來天下之吉凶定焉知險知阻舉天下殊途百慮者而時研慮而措之也知以藏往天下之疊疊成焉唯然故知天之道盡之變化矣人之道盡之云爲矣知天人之盡即民之故皆天之道而有云有爲一變化於无爲矣幾先之哲前定厥祥舉吉之先見者內定諸心外順乎道孫保於无方不涉迹抵咎不作惡作好而吉事開其祥也象事乎器可象而知器占事乎來可占而知來險阻乎剛健不陷安貞和而處平即夷以能化而齊也其无所憂患矣唯然故天地設位而成能乎其中盡意盡言盡情僞盡利盡神以開民也俾並生之民舉得謀之人謀之鬼決嫌疑定猶與而志通務成也擬之言議之動擬議成變化而不玷於巇傾也反身修德

泯怨尤以處憂患也教之至也而不得人則不行
不有渙然於著卦而明者乎明不以測知以神而
明之者乎不有即神明實有諸身而成信者乎極
其數以知險阻而變化於幾微通其變以履險阻
而順施之事業也是將安所屬哉以易知爲知不
以已知也以簡能爲能不以已能也以易簡爲德
以至德爲行而德見諸行也可以語易矣釋上下傳末章
問者曰昔庖羲氏之作易也俯仰遠近觀察求取
悉矣何非圖書詎質圖書大傳稱河出圖洛出書

易經釋卷四

五十二

聖人則之何則焉爾也曰明有稟於天也天何不
體聖者觀察求取混其冥之爲體也固矣而馬圖
升中龜書告符則明命文命之炳靈較著者爛然
故則之則之者曰夫有所受之也曰易則圖可矣
傳稱天錫神禹洛龜負圖禹以之衍疇書所稱天
乃錫禹洪範九疇是也於易何當著之易何也曰
非然也禹起虞夏之際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修而
平成肇功正德利用厚生三事治而萬國太和九
功叙而九叙歌之謂九疇範五行八政衍焉五事

三德本焉五紀庶徵驗焉協焉五福六極嚮焉威
焉而禹建之極而曆數在躬也是天錫也謂龜書
中五含五縱橫十五於疇九皆函五有默符而可
矣謂丁禹世龜再效靈於皇義時合如鳳儀虞亦
鳴周而可矣何至以馬圖龜書分隸疇易謂疇之
衍也則易之龜書哉蓋古史之記曰義皇之世天
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而作易則大傳
所著專之乎易也曰範稱卜五占二禮稱卜頌占
卦斯其來久矣大傳替易著龜卜筮並稱並亟稱

易經釋卷四

五十三

何也曰古龜卜殆於易占乎通也禮易抱龜南面
蓋龜通易占周禮占人以八簪占八頌則筮通兆
頌也即不然記有之著短龜長令雨霽蒙驛克專
體頌不隸易易獨以著占是易短也夫易廣矣大
矣至矣即以龜體色墨圻之兆通之何間焉即世
所傳京孟氏筮法以世應飛伏歸魂游魂占而合
也於龜兆通易何疑焉著龜皆易用有短長易並
用著龜何短長之有焉以並用故並稱並亟稱之
也問圖書皆起中宮何也曰中宮極位也天地人

三極之極也馬圖中宮五環之十洛書中宮五
含十蓋天地之元命此具而元數此倚也物生自
下下一圈天一上地二象也左三天右四地復之
中而天五也天一天三天五曰參天地二地四曰
兩地五殊二實二本一也參天兩地而數具无所
復之故天一氣而五運地一區而五方人一性而
五常二匹之儀四介之方川流敦化於三極乎洋
洋也故中五數之宗也其天一太極也大本乎理
性命渾乎一不二大始乎初中終原於一靡二也

易經釋卷四

五十四

有本此有始而大始本之始也无二也義皇畫之
一而易立仲尼貫以一而道全一於一合而二一
於二合爲三一於三合爲四一於四合爲五由之
以衍於无窮一无不在焉一至五而全矣天數五
地數五二其五而十矣十非他也一陰一陽相得
有合而二儀各一五行也二其五十五矣三才各
具五行而數成圖書受成焉故天以五紀五其五
二十有五而天數備地以六制六其五凡三十而
地數周囿以九叙九其五四十有五而五數究矣

由之以衍於无窮五无不中焉五於十无不合焉
非九章自一五至九五故大衍之數五十五十者
五究於九復之乎中五而全也洛書不具十而中
五含五縱橫十五卽不具亦具也此圖書自然之
數精一之致也圖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方書五
奇數統四偶數而異位何也曰圖明天地生成之
體貴得偶書表陰陽消息之行至尊陽也圖下北
宮一六水一生六成一天數而六五之一也地也
物生自下自水水爲天元精爲地元德於人爲腎

易經釋卷四

五十五

腎藏志志者智也智正而固者志也上南宮二七
火二生七成二地數而七五之二也天也物生氣
上升蒸蒸然曰火於人爲心藏神百感妙焉百
嘉會焉之謂禮禮神之發也東三八木三天數生
而八五之三成之也地也東物之所生物生必柔
柔而生曰木也天地之盛德氣也人肝藏魂其德
仁而德元曰仁西四九金四地數生而九五之四
成之也天也西物之所成物成必剛剛乃成曰
金也天地之尊嚴氣也人肺藏魄其德義物利成

焉蓋利用以義也中宮天地之元氣冲德也生於
五成於十行於和止於中物性情以爲宮人脾藏
意信之守也誠之府也冲土之大德也夫是圖
中宮非天地人物之所從祖耶圖生自下一六左
旋三八上二七復於中而西成順生而序成是相
得也陰陽陽陰天地成地生天成位數之配合
爛然是有合也相得象四時象天秩其叙有合象
兩以致一象天作之合太陽乎一而連九太陰乎
四而連六以位於西北少陽乎三以連七少陰乎

易經釋卷四

五十六

二以連八而位於東南五運以行六府以生二氣
爲之程內四正以生爲其性外四鄉以合爲其情
於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故圖天地生成之體也得
偶焉爾也龜書履一象陽氣踵黃泉而下生日至
而潛萌故天一位北生左旋而天三東三各生三
則陽極於上而戴九九陽之究也乾之用也於圖
爲二七火盛陽之位也二七合亦九也陽上究則
陰成體而地二生故二位西南二坤之數西南坤
方也陰生二則九除而七故天七位西陰生亟長

三其二而六位西北窮矣而陽且復生不書十十
於數反之乎一也律不書十終於九而終始於黃
鍾之宮其取諸此乎陽生則十除而八又長則八
退而四故八於陽方位東北四於陰方位東南而
陰且復生陰生午而二退其舍陽生子而一正其
位天地之大義也陽一若三位北若東圖書同圖
二七上書戴九圖四九西書右七其位異者陽不
變陰變也圖左旋命生主得偶體其全書右旋命
克主尊陽表其用也書右旋水革火而二七西流

易經釋卷四

五十七

金位火鄉從火革而下刑木木生土羸內克土而
復於中不克不復不復不中天地之大用也一三
五七九陽居中居四正二四六八十陰居偏居四
隅十无列焉天地之化陽常居寰中用事成歲功
陰時佐陽而窮陰屏不用也天地之大義也陽主
升由下而中而上乘而升順也陰主降西南二右
旋而四復於下而八而六逆而降天純陽統陰生
數於上爲天行地純陰六八營產室於下主葆陽
而下凝天地之性人爲貴人道中爲貴天五天三

天七仁智成性象人極立而成位乎其中金精盈於上而一六下生象潮汐感月木東王火麗之而木明象卉木感日故曰是陰陽消息之行也圖主其全故中宮五御十十環五而十全卯生數東三南二五北一西四亦五而十全其成數北一乎上直五而六南二乎下直五而七左三乎右直五而八右四乎左直五而九皆倚數中五天地會和而五十有五之數全龜書等五不書十而中實舍十四正乎戴九於履一也直而十左三於右七也直

易經釋卷四

五十八

而十四隅乎西南二於東北八也直而十東南四於西北六也直亦又十自一至五者五行自六至九者四象四象亦五行也五行土分旺於四位无定位无專氣豈必具哉故中五舍十蓋不具亦具也而用則既藏矣總之圖中宮五與十會為十五外環東八南七會亦十五北六西九會亦十五書四正相銜為十五四隅相參亦十五下中上三才正五十五下中上偏綜之亦十五故圖書經緯也河天中洛地中馬圖龜書五於十同宗則受天地

之中以生也故中宮莫貴焉近取之心居中御五官而性五內承之肝脾肺腎而臟五其輸之膽胃大小腸膀胱三焦六實五外衛之元首四肢而形五五各具五而五臟之氣變即華為五色滋為五味發為五聲舉具變蓋其合也博觀之紫微之有垣輔匡衛也土中之有河山表裏也飛走草木之有根株華實羽毛肉體也精言之中立和康誠復誠通四德溥博淵泉乎取之左右而原逢圖書瞻易亦於何而不通哉易衡圖則之極則一而一儀

易經釋卷四

五十九

則二而兩爻則三而三象則四而四爻之六也兼兩也卦之小成也倍四其大成倍八也則其生出焉爾也則天數五而乾乾元亨則地數五而坤則一六而坎則二七而離則三八而震巽則四九而兌艮則奇偶全數而卦爻之陰陽陽陰備焉則其配合焉爾也五不變元為用矣尊以主卦配以二明中无不在獨元不對焉圖圖何則則河圖何也圖圓也圓者星也曆紀之經也圓圖象渾天往順來逆妙焉非馬圖之精乎而四正四隅之位取諸

書方圖何則則龜書何也書方也方者土也并地之紀也方圖象方輿生成微著神焉非龜書之情乎而變合施播之妙則於圖周易序卦天地之位定而交也日月之行中而終也雷風之恒易山澤之感通也八卦相錯而反對為宮也則圖之生成配合貴其偶尊四正卦於上為上經而四偏卦為之緯列四偏卦於下為下經而四正卦為之綱一君二民抑陰扶陽消長淑慝貴其辨而道其常則書之陰陽進退而尊陽也其父母六子圖親乾坤

易經釋卷四

六十

於父母明五行之嗣續原於一本則天地變化之宗也等六子於男女表五行之配合盡於雙幹則鬼神陰陽之義也乃後天圓圖四正四隅四序之運五行之誠二太西北二少東南於圖書如一函豈必參哉總之則其相得則其有合則其成變化而行鬼神匪伊比之而并有其倫也匪伊擬之而陶於一鈞也匪以形求而精者變者深者幾者玄同之於神也故著龜神物焉圖龜書又神之神者夫其則之豈一端而已

大傳天一地二至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本

傳河圖洛書原簡錯在十二章問說卦傳傳八卦之首中脫誤可知今具釋之此之象錯取諸萬象大傳傳聖人之制器必尚夫易象也无已憂而固乎曰非然也物曲之蹟皆天人官之能一天故萬物一物也萬象一象也萬有物皆象萬有制器皆尚象傳之著之知天知人之盡也何謂其憂而固也夫乾坤以一氣兩體四序五運命之性而有萬之物生焉物生芸芸得氣以形可象可名得象得名未有不一物兩體四德五官具體而凝成故物之含靈者恃息合生者恃液恃

易經釋卷四

六十一

息者本乎天者也以呼吸為出入而有聚必散神去而機息恃液者本乎地者也以升降為顯藏而有榮必枯本瘁而枝凋本天乎神臟形腑經脉孫絡絡谷屬骨有會處有秩有伍而含靈者壹不能自知本地矣猶難无知矣而根莖華實枝葉對生自下載上行沛沛一本其生之類也斯誰為為之也故象可象形可形象象者无盡形形者不測而物有生有類有物有則者固至一而精至精而一者也八大象之德至矣妙萬物宰萬物而神

矣細之大塗小石溝澮剛鹵馬牛羊豕鷄雉狗鼠
蒼食葎葦蠃蚌黔喙何可勝數而何非象也何非
八卦之象也性情之各箇決躁近利隱伏也形體
之寡髮廣顙心病耳痛也下至馬之薄蹄美脊下
首亟心木之科上槁堅多節多心也而何非象也
何非八卦之象也博而觀之觸而融之身非吾身
天委之形人憑以生性命而情順受其正二氣五
行諧合以生匪其自生生莫實焉不敢拂生矧敢
賊生又何敢恣心從欲乎以徇所生物非自物天

易經釋卷四

六十二

產之物各形之形各色之色各然所然各適所適
而物各有則有序有秩也不敢過物矧敢賊物又
何敢岐物爲物物畜夫物何非象也何非八卦之
象也一循天自然之易而已矣聖人備物致用立
成器以爲天下利詎有外哉以乾坤爲本以陰陽
爲端以四時爲序日星爲紀月以爲量而五行水
火木金土皆可得而材也而人情爲之田人之生
也始於飲食茹血衣毛與禽獸爭皆吻之利也斯
已殆矣聖人者教網罟以田漁而鮮食有所也斲

木操木爲耒爲耜土可懇發以耕而粒食以富也
日中爲市爲之商賈致財聚貨交易退而兆人百
物各獲其所也生其阜乎而取之離取之益取之
噬嗑也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爲被之衣繡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爲垂之裳文治興焉於是爲之舟
楫爲之服牛乘馬而四輿之川陸可周行而无險
以阻也爲之門柝爲之弓矢爲之甲冑戈兵而暴
亂有禦也爲之杵臼爲之棟宇康居精食以厚生
爲之棺槨喪紀有度封樹有數以送死爲之書爲

易經釋卷四

六十三

之契而百官萬民以察以理也用能以天下爲一
家聯中國於一身而皆於渙於隨於豫於夬於大
壯大小過乎取之大者取之乾坤取諸易也易未
有窮而不變變而不通亦未有不窮能變不變能
通者也蓋通而久矣乾坤者造之物聖人者制之
器造物者固將以用之而備物制器者因其用而
用之者也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
物曲有利也聖人通變宜民神化之以成能而已
矣莊子者知天而不知人者也以服牛乘馬治植

斲木爲失其真性不知服之乘之治之斲之皆因其性然而制之也令馬不乘牛不服而聽其踐霜雪齧草飲水翹足而陸已也何獨廢伯樂抑且廢馬其言曰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而織必裂麻枲耕必破埴塊食必刈稻黍梁稷而炊之何謂性也埴麻稻黍之性豈顧願人裂之破之夷刈而炊之哉故牛馬四足天也絡馬首牽牛鼻而服之乘之人也亦天也今穿馬之首而絡牛之鼻車以濟涉而舟航驅之陸也必不行

易經釋卷四

六十四

矣何也失其性也唯然知制器備用之爲性也尚易也尚易尚象也尚八卦自然之象而已矣奈之何窮人以滅天愒情以鑿性從欲以賊物網罟繁山澤竭市利倍獄犴烈鞭策酷馬牛蹶峻宇雕墻穹臺危榭以殉生穿三泉灌百川備萬靈以役死輕用民命於戈矛矜矢以其禦暴者爲暴而不止也上干天地之和下竭山澤之精中拂人物之性以厭縱其心腹耳目之欲也是人之人蔑天之天賊人之天易所謂旅上義焚喪牛莫聞者也不占

而已矣

傳說卦傳乾爲天爲圓章下問周易莫大

於卦之所序序卦莫大於反對命之矣序卦雜卦傳宜若已沽然說者曰是易之縕已也非其精且臆其爲九師之所傳也諒乎曰惡何言惡何言無論易精若縕卽先九師之傳也何敢廢其有以發我矣卦序有爲序固也之傳也卽名言之所次庚繹之而時之至動不亂者躍如動焉何可厭也卦反對有旨固也之傳也卽反對之所陳錯列之而物之至賾不厭者秩其倫焉何可亂也是精之所

易經釋卷四

六十五

縕也是故天道不居勝反盈虛否泰剝復損益乘除人道倚伏禍福推遷遯壯蹇解升困連翩命峻不易理幽難知來不可禦去何可爲无定勢无常形進退往復一不可爲經而卒莫之能違也是序卦之義也性術之變剛柔樂憂盛衰見伏感遇相緬食色性也内外上下位也晝誅難緩時也去故取新不進不親遇也時乎災乎无故乎有飾乎顛乎正乎日構乎日鬪乎糾戾而不可勝說者无已雜乎而卒不過乎物也是雜卦之物也文中子讀

而歎之曰大哉乎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哉乎旁行而不流也守者可與存義矣可謂繼志矣抑天地何初无然有初上經明天道也序卦傳首天地萬物之生屯盈而蒙需訟乃比三才首君者作履畜以泰裁成輔相之業備而三極有官遂古之初若爲傳而道焉人紀何首夫婦其首下經明人道也序卦傳首萬物男女夫婦與處以親父子以正君臣上下有序禮義有錯而人倫之首約之乎咸速恒久也人道之綱若爲秩而叙焉天地易經釋卷四

六十六

何終无然有終雖其有終而亦何窮坎離二中上經以終而下經從始矣迨其二終既濟未濟二經終焉而水火交不交豈有既哉何既非未何未无濟闔窮闢通復往无已天地之終若爲之逆而原焉易時義精之精也經未前見也古未前聞也傳志之矣乃雜卦傳於文易之序錯然而反對不易也六子更置而乾坤不易也由乾坤之并困爲卦者三十由咸恒之姤夬爲卦者亦三十四經分上下上首乾坤下首咸恒者不易也猗何精也上經

主陽一陽五陰之卦隸乾坤後者六師比謙下經主陰一陰五陽之卦隸咸恒後者亦六大有同人夫貴其一也一貴其均也又何精也二陽四陰之卦隸乾坤後者十臨觀屯蒙震艮隸咸恒後者五蹇解小二陰四陽之卦隸咸恒後者十一家大陽上陰下而終貴其均也又何精也雖卦隸乾坤咸恒後一陽五陰之卦各六矣自上經者十自下經者惟夬姤易之道尊一而夬姤重微也故經從易經釋卷四

六十七

終焉二陽四陰之卦隸乾坤後者十而在上經者四在下經者六也隸咸恒後五而在上經者二在下經者乃三也二陰四陽之卦隸乾坤後者四而在上經者二在下經者亦二隸咸恒後者十有一而在上經者四在下經者乃七也上陽下陰貴其均得偶貴其主互根也又何精也矧卦畫交易變易進退離合正反旋復神不可知亦不可爲又有如昔賢所嘗推者乎雲峯胡氏曰自乾至困三十卦二卦於其中自咸至夬三十四卦與下經之數相當而離上經十二卦於其中此交易之義也坎離

交之中者本居上經今附於下三十四卦震兌巽
 艮交之編者本居下經今附於上三十卦至若元
 於下者六卦皆交易之義也十二月卦氣除乾坤
 外上經否泰臨觀剝復陰之多於陽者十二卦經
 壯姤夬陽之多於陰者十二卦今雜卦移否泰於
 三十四卦之終而陰陽之多少復如之特在上經
 者三十四卦在下經者二十四卦今附於上者二
 十四卦附於下者三十六卦愈見其交易之妙矣
 若合六十四卦論之上經三十六卦陰交之多於
 附於陽者三十四卦陽交七十二陰交一百八而陰
 於陽者三十六卦附於陽者三十四卦陽交一百二
 陰交八十四而陽之多於陰者亦三十六以反對
 論上經陰之多於陽者四下經陽之多於陰者亦
 四今則附於上者陽交二十九陰交五十七而陰
 多於陽者十八附於下者陽交六十九陰交五十
 一而陽之多於陰者亦十八或三十六或十八互
 易經釋卷四 六十八
 為多少非特可見陰陽交易之妙而三十六宮之妙愈可見矣且也上首乾坤而
 下終夬姤乾剛也姤柔遇剛也女壯用取乎即柔
 道牽而漸之乎坤坤柔也夬剛決柔也健說決和
 乎即柔道盡而復之乎乾於以明精之精者天也
 人不可有萌而豫防必慎一之一者天也人不可
 或雜而察隱必盡則憂悔吝之介而復无咎之震
 也先天圖圖乾位乎上夬若姤夾以輔而正位焉
 不其深乎是傳也即文易卦三十六為六十四更
 置之雜矣而上陽下陰先陽後陰微陽著陰始陽

終陰如環相尋歸復之純陽純陰也雜而未始有
 雜也引伸觸類焉殆可配三易而四矣於戲圖象
 渾淪卦爻廣與淵淵浩浩者翼經乎天人貞一之
 統庶幾哉可冥而計矣發精一之原極危微之趣
 開詩樂之中和陳典禮之秩叙為春秋傳心要典
 之要典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故曰大哉易也人
 更四聖世歷三古
 易經釋卷四 六十九
 易經釋卷之四終

易經釋卷之五

周易反對為偶圖說

易之二卦為偶也非耦皆反對即其反對非以乾坤坎離天地日月四正卦重之反觀不變顧大過中孚小過四偏卦重之亦反觀不變以不變者為耦為反對而交易變易之義躍然耶餘他卦非卦唯一體反而觀斯二而交易變易之義亦躍然耶其變易謂二象一體相首尾耶其交易謂兩以致一成速匹耶

易經釋卷五

嗟乎此易道也文中子曰反者道之動程伯子曰物无獨必對易也通乎反對之義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作周易反對為耦圖說

乾

三三

乾上

坤

三三

坤下

易首乾坤非以聖道本天乾六奇盡六虛一實象天耶非以聖學順天坤六偶盡六位畢虛象地耶其一實者誠耶不二之命繼善之性天之道聖人之本耶其二虛誠之者耶順天時因材篤性地之德聖人之事耶至道一實至德惟虛至虛乃實

至實咸虛其至善之善即虛而實即實而虛天地之性聖人之至於命耶是故惟天太虛而太虛一實也天載无聲莫无方體而敦化川流立羣物命者不二而不已也健也地統元形而元形二虛也地德有方體有條紀而翕闢弛張載神氣行者能合而能光也順也一實无質地為之質水火土石形諸氣積二虛非虛神明與俱風雨露雷吐納吹

易經釋卷五

之撰神明之容盡之矣文序卦以冠經首乾尊天次坤配天象之二儀闢而高下玄黃之象劃然六位章章分陰分陽為柔為剛四德五運動變乎其中洋洋也聖性惟天聖人心為順天豈顧間哉聖神廣運道巍巍而則天大哉君乎天下之至健也而欽明恭讓健順成德矣柔微恭懿心翼翼以純天至哉德乎天下之至順也而敬止穆穆順健成性矣學之為事天中心為忠之忠即中一實无妄五性具融率中以庸因物順則中无適莫行靡敵

近知至能至知終能終體備四氣時乘六龍則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天下之至教也天地設位而萬物官健順成性而道義出日月其明水火其精風雷其用山澤其精一體二象二象一極爲大易門故經首乾坤本天地開人焉

蒙

三三

坎上

屯

三三

震上

蒙

經首乾坤象開闢耶次屯蒙象洪荒耶屯合雲雷一氣氤氲於天用最神耶蒙合山水物生蒙茸於地道光冲耶洪荒之始雷雨之動滿盈始交難生

易經釋卷五

三

山峙川流廣厚不測高深相繆物蠢蠢其間若浮若漚耶太極動而陽生生自下進而上屯震而坎蒙坎而艮象之非生生大順耶夫天地之間非他也人也故三男之卦先焉人始生而屯必得君以治故屯作之君人生而蒙必得師以教故蒙作之師屯貞震故屯初宜君蒙貞坎故蒙二宜師屯初宜君貴下賤也備君人之大德蒙二宜師亨時中也

也有覺人之大道則人極之所立也天唱地隨雲雷交而山川亨行故屯開蒙君治師教君建侯而

教依治刑故蒙次屯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助上帝已焉故屯蒙次乾坤

訟

三三

乾上

需

三三

乾上

需

三三

乾上

需訟乾坎合也其主乾重坎耶乾稱父坎其嫡正體耶乾爲天水其用元德耶天一生水物生自下自洪荒之世水用先焉平成奏功水受職焉此象之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坎陽中其孚象人心誠耶其險象人心危耶經初坎以需訟得天象人生正性命於天必盡性至命達天耶物之生也天固生之水實滋之需之言濡也其養也以氣氣之形也天高地下水流而下訟已人有生需養故需者養也飲食之道也有養此有爭故飲食有訟訟者治爭奪之道也方屯而蒙必需而訟生之性也需貞乾所造者天其坎天德之孚也故光亨貞而需訟貞坎所由者人其坎天德之陷也故有孚窒而訟需无亟心訟有爭心需无迫心訟有迫人之心則天人之介嗜其可畏也抑屯五屯膏蒙五童蒙雖在尊位未適主也需主五位天位而正中訟亦

易經釋卷五

四

主五訟中正而元吉象皇建之極為三才首君魏巍焉

比



坤下坎上

比

師



坤下坎上

比

師比坤坎合也不主坤主坎尊陽即以卦惟一陽尊之耶坤從坎母從子耶次需訟以天一生水地從受之為德元耶以水周地下騰上地為雲降為雨而復於水耶其復也歸根其騰也游涯此象之矣人受中體元以命世而天下之治亂由焉師陽在下將耶比陽在上王耶六師之命懸於將故

易經釋卷五

五

師无二將六合之命懸於王故土无二王師貞坎行險靖眾匡王統以已亂比貞坤大順眾比大一統以出治歸欲天下定於一而已矣坤為土為眾師主坎水汎溢地上毒天下而為師比主坤水由地中行親天下而為比師主用眾故其衡在將先丈人而戒輿尸輿尸眾主也比主蒞眾故其衡在眾大顯比而忘逆順比眾輔也師以制義義以制命故用眾之道惟其貞王以出命令以立命故眾之輔也必原筮元永貞為生民命焉嘻畏哉眾之

得失乎師得眾則威失眾則无威王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故師眾也比眾輔也

履



兌上乾下

履

小畜



乾下巽上

小畜

小畜履乾合巽兌也屯蒙而下六卦皆尊陽而主坎此巽兌見經實陰耶又卦五陽一陰貴一陰耶非以陽不得陰則不生即盛陽倡必陰和而天地始降興耶元春之初時有俊風夏小正凍塗液融亦有和澤靈靈醺醺苞體夏更而匪專陽曦之力也此象之矣聖學不本天耶存道者心深淪於理

易經釋卷五

五

漸涵淳畜无形者視无聲以聽而覺覺也畜者小乎小而後能入于微而畜一天也君子貴小也體道者身聚順於道恪循允蹈不吳不教敦善行不怠而慥慥也履者下乎下而後能即於實而履一天也君子務下也畜不小而密不亨履不和而至不亨畜四近君畜王心履三石臣服王事李惕而巳矣約之上經尊陽畜密雲尚德之亨履上天下澤形之成易置之乾貞巽則斯澤上天則夫主尊陰而著之下經乃敵應攻取則人之人也畜陽

者柔正雖得志而僅免傷陽復剛者柔不中正主其說而傷陰乃免焉可懼也夫

乾坤
上下

華泰

坤乾 上下

显

易言乾坤象天地位耶中泰否象天地交耶天地設位常清常寧而後二氣交天地和同下降上騰而後萬物興不位不交不交不興故天尊下濟地早上躋君下先臣臣上通君位易矣以上下交而泰和行焉治象興焉天尊居元地隤靜伏君尊明威臣卑局曲形順矣以上下不交而否隔因之治

七

化溷焉故易莫尊於乾坤莫重於乾坤之交屯蒙而下卦全於八陰陽之畫均於三十以啓泰而成其爲交同人大有而下則交泰之至也抑泰何遽否漸而之否乃一氣一體消長相倚剝復乎以入微而泰夫姤乎以出危而否蓋小往大來而泰而泰復之否約之否斯泰不泰斯否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一元升降之會世道昌閉之紀人心通塞之始一歲之運乎其可見者爾且也泰反對卽否適以明交泰後未清未寧職得其常

位已焉

乾

同人

乾鼎
上下

大自

同人大有乾於離合也其乾主而離用耶天地交而離始見經重離耶離爲日爲火爲時夏其當時用事朱明而繁鮮天地之盛德氣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德明惟明德達天爲大明而天地之能成焉是天人之粹精也以是爲上經之中同人貞離火在下而精通於天抑猶之地材也心耶大有貞乾火在天上如天有日心天而道大明普照矣故



八

同人文明以健自明而誠也達天德而仁大有剛健文明誠明成性也體天道而化同人得位猶之下位也其中下之中也以同人人不皆同而同不皆正也利君子貞而涉川大有有位曰尊位中曰大中上下應之天人集命矣故體仁長人曰同人弘天生民曰大有

豫

美

謙

艮 下
 坤 上

與

謙坤上
豫震上

惟一陽重陽矣坤爲至德厚以載物山墮之奠體

謙坤下
豫艮下

謙坤上
豫艮上

雷鼓之戶闢象母從子終无有已焉則重陽也交泰前陽資陰助而兌巽合乾為小畜為履以貴陰同大後陽為陰得而艮震合坤為謙為豫以重陽化權微幾乎桴鼓答和矣謙陽下體止於下而能謙豫陽上體和有眾而成豫以德下人者物必歸焉故謙則得眾以樂同人者人其和平故豫可用眾謙貞艮內止外順而備善於身豫貞坤由順以動而樂以天下則豫其大矣抑謙以自牧則從故爻多功豫以適已則窮故爻多凶而君子栗栗於易經釋卷五

九

天人之介云

蠱 ䷑ 巽上 艮下 隨 ䷐ 震上 兌下 蠱 ䷑ 巽上 艮下 蠱 ䷑ 巽上 艮下

健順誠明性之命也純乎天動止入說情之性也隸諸人上經主四正卦四偏卦從合焉至隨蠱而四偏卦始合體而見經反觀之皆變隨震合兌易而觀為蠱為巽合艮隨人情蠱有事也與同大謙豫異由矣隨貞震由之剛主焉而物隨蠱貞巽則柔主內剛已上而事蠱矣長男於少女合長女於少男合而非偶非時隨官有渝蠱壞有事矣抑雷

動澤隨風感山應少長異而男女交則得耦各正也而正若時存焉故天何不體元亨利貞以隨時而天之道盡於隨先甲後甲以有事而天之行見於蠱人何為哉正情慎事以事天日嚴而已矣卦有小大學之為達天何小大之有上經天道聖學盡人事天者也天之人也

觀 ䷓ 坤上 巽下 臨 ䷒ 坤上 兌下 臨 ䷒ 坤上 兌下 臨 ䷒ 坤上 兌下

臨觀坤合兌巽也非主坤而兌巽從合之耶巽兌陰卦坤純陰卦則陰之陰也於天道已遠而臨天



十

易經釋卷五

德觀天道卦莫大焉非以兌巽從坤順以備而得全全天耶又非以卦唯二陽尊陽耶陽為大德唯所在備順而尊之天道也君子之道也二陽在下物生自下浸以長而名臨時莫盛焉一陽在上大觀在上示中正而名觀德莫尚焉為位莫隆焉臨人者以下人為德臨下下之盡也有君人之大德觀人者以則於人為道觀中正之極也表君人之大道者臨四時之氣備焉觀則天之神道聲色盡矣抑臨貞兌以說道說民耶主上施而為與觀貞

以順德從君耶主觀上而爲求臨有爲臨觀恭已
正南面而已矣

噬嗑賁離合震艮也非主離而震艮合之耶蓋上經末尊也火无體麗物爲體在上體爲天有火以得雷爲電在下體爲山下有火爲地材賁爲陰陽合而章錯而成文其雜物撰德耶故近取之噬嗑食也賁色也博言之噬嗑刑獄賁文章也精言之食色天性噬嗑天刑天獄賁天文人文也上經天道噬嗑賁明天无不體也爾抑噬嗑本否否訓塞有間之者矣雷電合而太和流故噬嗑而亨卽用獄利焉賁本泰而分剛上文案也剛上行而止也致飾而亨且盡矣剛已上利往者小矣經重否泰噬嗑賁盡否泰之變者也

復  震下坤上 剝  坤下艮上 復

剝復坤合艮震也非主坤而長少二男合之耶不
主坤主卦一陽貴陽也又一者貴也母從子也爾
剝陽上極已亢而時消復陽下生剛反而時息勝

反之運觀象判然剝順而止之與時運俱消復動以順行乘時幾而息履運之道觀象渙然有剝必復始剝旋復見天地心間不容髮觀反對躍然知微之微消息幾宜君子所以勅天而奉時也抑天道凜冽下霜萬物拏斂剝盡矣而後陽氣下復於黃宮人心退藏寧謐萬膠俱解而後天德復還其真宅不剝不復既剝乃復故剝先復而君子務下務內務庠小自約毋敢或處其極焉

大畜 ䷙ 乾上 艮下 无妄 ䷘ 乾上 震下 豐亨 ䷶ 乾上 離下

易經釋卷五 十二

无妄大畜乾合震艮也夫非乾統震艮爲其用耶
非主天而震起艮止皆天行也聖學本夫人達天
而動止皆天象之於後天圖則長少二男皆從父
父爲其天也已爾復則不妄而動以天行聖功之
始也四德備而天全无妄以畜剛健而篤實輝光
聖功之成也天者得止利貞焉爾矣天全而无妄
全於天而大畜則天人之合而學終始一天也抑
无妄貞震猶之有動也有非正有眚之戒焉大畜
悔艮有止健之心而勝復始此矣蓋震艮終偏卦

而天人之貞勝甚可畏也故人心危知危者知人知人者知天

大過

䷛ 巽上 兌下

頤

䷚ 震下 艮上

頤震合艮大過巽合兌也非四偏卦合體陰陽不合不交反觀之不變耶而二體六爻陰陽匹耦則亦反對也其先頤先二陽卦耶後大過後二陰卦耶頤始動於下終止於上盡陽道之運行大過下巽內入上兌外說竭陰德之情狀矣蓋大過陽中陰外類坎頤外實內虛象離於以啓坎離之先振

易經釋卷五

十三

上經之終頤震艮合皆男大過巽兌合皆女又以成咸恒之交開下經之始更置之爲中孚小過易道窮而二經此囊括矣抑頤二陽素餘於外毓羣陰其中太和以保合而頤大過四陽尊制於中二陰莫抵焉疆陽溢而過矣故大過過也頤養正也與過而失養乎无寧不及而得養也乃上經尊陽頤四陰卦主二陽以爲養大過二陰卦不主陰主四陽過盛名焉尊陽也夫

離

䷝ 離上 離下

坎

䷜ 坎上 坎下

上經終坎離於二經爲中重坎離耶其重之非以坎體乾得由離體坤得中於乾坤爲正體耶非以二卦於一中肇化得天地之性爲萬物之命耶於天象日月爲天明於人象誠明爲天德於地材象水火爲天地大用蓋其貴也天一生水水潤下而地生物滋生焉故地用莫大於水書平地治水也地二生火火炎上而日行天動從化焉故天用莫大於日禮報天主日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坎中實於人爲忠信實心誠也天誠爲誠也而名坎以

易經釋卷五

十四

誠著於心非有險著直而心危以動恒險也險水之性也離中虛於人爲虛靈本心明也天明爲明也而名離以明生於心非有體而知麗於物爲體也麗火之性也心危以動必有孚心亨而後險卽於平康明麗乎物必物不過物而後麗得其中正此人所以達天性所以至於命也中庸誠明大學格致誠正原於此經先坎先陽中耶乾坤後經卦皆主坎水用行焉爲誠明之性其後離後陰中耶文泰後經卦皆主離火功著焉爲明誠之教均之以合德天地而

成位乎其中焉

恒

䷟

震上

咸

䷞

兌上

恒

䷟

咸艮兌合也易而觀為恒為巽於震合而下經首

咸恒非以艮兌震巽下經四主卦合耶非以震巽

天用神氣風霆而山澤地體載以行耶非以山通

澤潤敷五土產五材以毓物而地體盡於此雷鼓

元氣以生物風助宣之風通八氣以阜物雷時御

焉而天用妙於此耶中庸舉山川盡地博厚記言地載神氣神氣風霆是也

於人為動止入說動止陽行入說陰性而百物之

易經釋卷五

十五

情性盡此矣夫四主卦重則德尊人所繇以達天

然而偏矣不純不中反觀之變矣各以其性為性

而莫能自還於達天不已遠乎其何以首經故經

首咸恒山澤地體比於實而能感能受感受无迹

以為虛天氣通焉風雷天氣鄰於虛而能動能撓

動撓有時以為實地材與焉人心之體用象之虛

以受感象諸山澤性所性也无失其圓神恒以立

方象諸風雷物乃物也无失其方智而天地之神

智存焉則善反之致也爾故乾天性也咸人心也

坤順養性恒久存心也此學之大宗也達觀之天

地開闢氣化萌始男女交感形化斯倚是天人之

大紀也經首咸恒豈其深夫

大壯

䷡

乾上

遯

䷠

乾上

大壯

䷡

遯大壯乾合艮震也下經初陰中之陽首乾合艮

震以尊天非皆大卦合乎而屬之時亦何渠能違

時哉猶之二陰以下生屬陰時長而宜遯大以時

遯天之行也我不顧行遯猶之四陽以上行屬陽

時王而盛壯壯以節制天之節也何敢以其壯先

易經釋卷五

十六

焉壯主陽壯遯主陽遯則大者重也人情難退用

黃牛以固志爻惟遯斯善曰嘉曰肥歆焉高易退

之節遯屋而屬危之矣人情好進危羝羊以勗貞

爻惟壯斯忌曰凶曰羸惕焉昭難進之義喪羊而

貞善之矣物過必制功成者退天之道也抑遯雖

退機亦展大卦以貞良故時止而能遯大壯貞乾

為剛以動直而壯大者壯矣故列下經之首為陰

中之陽易置之經為无妄大畜純天德矣

明夷

䷣

離上

晉

䷢

離上

明夷

䷣

晉明夷坤離合也上經初乾主坎用而需訟次屯
蒙下經初坤主離用而晉明夷次遯大壯非母統
中女尊地耶其重中女重中耶明出地而晉晉晝
也易而觀則明入地而傷蓋其夜哉天大明為日
六宗宗焉地百品作息生死從焉大明得天則同
大光有而天隸上經此合坤而晝夜晉傷之象劃
然人心知象之心神明為知達天平則弘道體仁
明物察倫大以天而光亨猶人也則人見人知錮
形膠質晦明通塞於操存舍亡乎亟矣上達乎則
易經釋卷五 十七

大明生東日始旦而四海明下達矣日入玄淵矣
明者夷而咫尺莫覲矣此天人之判幽明之斷而
君子宵人之達異絲渙渙也夫坤順離明坤純離
中非二正卦相從耶故時其晉順以麗明即康侯
晝接而道亨雖時其夷亦明以順變內難正志而
道存蓋顯晦異而中貞明者固未始有息也蓋重
離也抑不有夷也何以養晉不有晉也何以達天
故君子文明昧昧遵時養晦以能通晝夜之道而
知焉

睽 ䷥ 家人 ䷤

家人離合異也易而觀為睽為兌合離非主離而

異兌從合耶家人離柔中正巽柔得正以主卦則

女貞而家從正焉卦自初而上皆得正而家成其

為家睽兌柔失正離五柔亦失正以主卦人無則

焉即自二而上皆失正家道睽矣家人火無體麗

巽木為體其二姓合體乎其二女同居同功平而

家道用成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而志

各有行於乖違必矣家人貞離文明宅內隱稱齊

易經釋卷五 十八

外以和家而家和王治基焉睽貞兌內說從情外

麗失貞家睽異始此而王治敦矣且貞離乎離也

者明也辨人道之大閑貞諸理不可易也貞兌乎

兌也者說也決人情之大竇從乎欲不可極也易

三女之卦合體見經而坊辨較著者如此

解 ䷧ 蹇 ䷦

蹇艮合坎也易而觀為解為坎合震夫非三男卦

之合耶而尊艮震艮震於下經主用也蹇坎在前

難之始生以貞艮怵於險而能止貴其止也解雷

雨作難且既解以尊震動險外而免險尚其動也
益蹇其且止乃解則時其動而動也男子之所有
事也山水地形蹇山上有水險成形為地阨塞以
見礙而成礙雷雨天氣其解也為天大德動而无
迹過而不留一氣張弛聚散于无形焉險忌成形
動美過化有事者所以神德行成變化也易置之
上經為屯蒙屯蒙其生出之序即陽自下興進而
上蹇解其辨叙之體即長幼卑尊之序然屯蒙之
上行為雲解雲下降雨矣蒙水始出為泉蹇泉流

易經釋卷五

十九

發水矣屯蒙化機蹇解感遇則二經於天人各有
主也

益 震下 巽上 損 震下 艮上

損益其咸恒之交即咸恒損益其長兌震巽之交
即咸艮合兌易置之為損為兌合艮恒巽合震易
置之為益為震合巽益下經四主卦之交也而二
長二少交而未始殺也乃咸易而觀為恒損易而
觀為益則一體之變易交易已亟矣於上經視否
泰故乾坤後更十卦而天地交咸恒後更十卦而

見而天人之大用在焉以是為二經之樞是
益下乎地君下乎臣斯上下交通而泰不下不
交乎否矣損天下地損君益民斯上下交益而益
損下益上乎損矣損本泰以損下益上而損否從
胎焉益本否以損上益下而益泰其還乎故損益
者乾坤之往來否泰之大始天人乘除盈虛之大
紀也而世道降升由之矣咸山澤通氣以致用損
山上澤下其體也物有體此有損山殺瘦澤流惡
以形用損矣恒風雷相守以立體益風雷交益其

易經釋卷五

二十

用也體有用此有益雷動風撓以神用益矣咸男
下女其人道之交乎情之性也從之則極心知之
欲而損恒夫先婦其人道之綱乎性之命也放
之則正天地之性而益而咸損恒益之交此極也
反之身咸言速心之德通於虛也不損不虛懲忿
窒慾損之又損致虛之以復其為咸恒言久心之
德崇於實也不益不實遷善改過益之又益充實
矣而咸其為恒心天而道乎至矣盡心之德化而
知哉益遠損以為學庶夫

姤

䷫

巽下乾上

夬

䷪

乾下兌上

姤

䷫

夫姤乾合巽兌也下經之中貴巽兌乾坤坎離從合焉夫非主一陰之卦耶而夫主決陰姤主遇陰猶之乾適主也爾夫易而觀為姤姤易而觀為夫夫乎陰窮上乎以道窮而時夫姤乎陰下生乎以道牽而斯姤象之夫其晦前三日之明乎姤其朔後三日之明乎雖讓魄者同而東西異現朧朧異性矣比而觀乍其夫之无何而姤之間不容髮危乎危亦微乎微矣易置之上經為小畜履陽主陰

易經釋卷五

二十一

助開否泰之端此陰主陽合探損益之致微之微職危乎危哉反之身夫危之微自克必盡曰夫果之也有不盡者彙矣故危其辭以慮終姤微之危自防必慎曰姤駭之也一不戒者害矣故危其辭以謹始上經天道剝而復見天地之心焉下經人道夫而姤嚴天人之介也爾知天知人善反諸天戒微持危終始乾乾式月斯節讓晦處全晉人天根月窟之喻不微與淵哉且也下經主震艮巽兌遯大壯乾合震艮也夫姤乾合巽兌也四卦合而

乾不復見經吁嚱達天難而五運之勝復正反凜其亟矣

升

䷭

巽下坤上

萃

䷬

坤下兌上

升

䷭

萃升坤合巽兌也非母統三女重兌巽為其用耶非下經地道主坤土以元德美利為大用耶萃澤上於地夫是非積水之澤也象地德之和液升巽入地中夫是非行地之風也象物土之嘉生萃其博厚之徵升其日新之盛耶故上經交泰後莫盛於同人大有天道光焉下經損益後莫美於萃聚

易經釋卷五

二十二

升升地德章焉其於人萃順以說內心順於道而外和說於眾說固順也升巽而順內深倫於理而外諧適於物巽亦順也是人道之大順也萃二陽在上五剛中萃有位以得眾而名萃升二陽在下二剛中孚用禴以獲上而能升於人道不謂之吉祥善事也與哉蓋晉明夷首坤合離此合巽兌三女合母而坤不復見經抑坤離異性而明有晉夷兌巽體坤而萃升具美矣

井

䷯

巽下坎上

困

䷮

兌上離下

井

䷯

困井坎合巽兌也蓋下經坎始合震艮爲蹇解此合兌爲困合於巽爲井也其坎主而巽兌用耶困貞坎從其險而之險以下達故澤失其節而困井貞巽巽乎水而上水以上達故水宣其用而井近取之水下漏則上失制而立枯津上行則下歸根而水固心危以動則險惑於欲而困心入於道則誠位正中而井蓋其理也危乎微乎上下達之介其天人性命之統乎抑困貴剛中亦美兌說以身困而道亨井重巽出亦本剛中故道常而不置困

易經繹卷五

二十三

而亨則貞人達天而大故以爲德之辨无蹇已井靜以居所動而屢遷化權妙焉何解之足言哉故夫井德之地也道之止也處困之極則也大傳三陳九卦云可以入患井困偕焉深夫

鼎

䷱

巽上

事

革

䷰

離下

訾

革鼎離合兌巽也下經離始合巽兌爲家人睽易置之合兌爲革合於巽爲鼎也火遇澤而革性異耶其巽木而鼎性同耶又火炎上而澤加之逆木下巽而火麗之順耶惟性同故巽離離巽合爲家

人爲鼎而功同用章惟性異故離兌兌離合始且

睽終遂革而事迂用息耶印稽天火內澤中拏斂剝更木巽行火潔齊宣明於去故取新者神矣人內文明而外和說藏用潛哲以革故而從內隱巽而外明聰中理以通於取新而功於天用同耶且也巽乎水上水而井養不窮故水致用莫妙於井巽乎火出火而鼎用大饗故火致用莫盛於鼎澤无水而困井以居所德善淵而困復於本澤于火而革鼎以日新達明聰而革登諸用下經三十四

易經繹卷五

二十四

卦中困井革鼎重困井革鼎也又下經人道重井於困重鼎於革表天地之用盡於水火而井鼎人功成能乎其中焉

艮

䷳

艮上

蠱

震

䷲

震下

否

震艮下經主卦也下經後始重體而見經震陽自下起易而觀爲艮陽極上而止天之道情性之理動靜靜動進退老少一體之相首尾也渙如矣震陽伏地中激而奮爲雷艮陽隆地上節其高爲山故天用莫威於雷地形莫高於山雷天之陽必反

本於下山地之剛故成位於上凡聲陽也雷之震
孔神凡高陽也山之高亦孔神蓋震良主陽也人
心危不恒動耶能有止耶動而之欲莫知所止其
動也妄矣即止非其理惡動喜靜以心操心妄摠
強制猶之欲也列貪薰心詎有止哉惟剛反以動
兢兢於戒懼以敬德而嚴天德之本也剛極而止
安安於靜正以敬止而事天德之成也戒慎震也
於其所不覩而良視於無形恐懼震也於其所不
聞而良聽於無聲動無動止非止敬德以為經學

易經釋卷五

二十五

達天之省括也道之所由凝也夫震動艮止陽失
中偏矣反觀之變矣經莫適主矣而學之為誠明
存天心立人極於戒懼靜正乎歸焉故人可天途
人可聖而善反之用以敬勝也學庸以誠正脩身
戒懼入德而歸止於至善達天德有以也夫

歸妹

䷵

兌下

震上

漸

䷴

艮下

巽上

漸

漸艮合巽也易而觀歸妹為兌合震非亦猶二長
二少下經四主卦之合耶而男女之合有正焉時
焉雖適人合其慎也天同當年德之謂也其時

其正則咸恒首經矣損益權於經矣而氣化錯揉
不正不時者何多耶漸歸妹年不當時陰陽不皆
偶不當德矣然漸男下女少男下長女男丁時而
德止女需時而行漸猶之順也歸妹柔乘剛少女
說長陽男時過以動而女與之奔奔疆疆也無已
逆乎漸貞良情止於性也止而巽以不窮歸妹貞
兌情惑於欲也說以動而征凶漸二五中正三四
得正家其和夫進以正而正邦歸妹二四三五皆
失正人無則焉凶元利矣易置之經為蠱隨既

易經釋卷五

二十六

隨且蠱靡靡矣以達天而德全乃蠱易而漸隨流
而歸妹則天人一體之變翩然於坊人宜兢兢也
哉

旅

䷷

艮下

離上

豐

䷶

離下

震上

漸

豐離合震也易而觀為旅為艮合離非主離而震
艮用即豐貞離於後天為南訛盛德在火雷乘以
行明以動而物大豐美旅劓離則山下有火火上
極失其所不處矣故夏正四月律中仲呂陰助陽
養姑洗之物而豐其五月律中蕤賓賓者旅也言

按不用事而旅於外也乾陽行竭於此而固天
之行也近取之男外女內得所職而家豐女外男
內失所當而道窮蓋其理也物豐楙旅聚不止則
過故天刑天獄明威用焉易置之上經為噬嗑賁
噬嗑明罰賁无敢折獄蓋明慎之慮於先豐折獄
旅不留獄極明慎之用於後其大刑儆之虞統之
士周掌之夏官蓋經窮而火用極於此反之身內
文明而以時動則豐內止塞而明旅於外則旅有
味乎其象之也

易經釋卷五

二十七

兌

兌上

兌下

話

巽

巽上

巽下

巽

巽兌亦下經主卦下經最後始重體而見經巽陰
下伏而入也伏而入深乎入深必外見而說陰善
入亦善說入以說天之道性情之理也誠中形外
下學上達一貫之相為微也雖如美巽於天象風
行於天而下究於下入也於地為木本於地而反
生於下亦入也兌於八卦為澤流外徂中以潤物
說也於五運為金充內溢外以成物亦說也人心
虛中以自遜於理微幾畢入入深矣既入乃說根

心生色交暢而發形則情之性歸焉抑皆陰卦巽
初兌三失德不正巽四兌上其細已甚非足以主
經惟卦二五皆剛宅中在巽乎五剛巽中正心倫
於理而巽之德全在兌乎二剛中柔外說衷於乎
而說之用大故巽見之為利兌利之為貞蓋終主
陽也學之為明誠以時習遜志於下下學上達而
相說以解樂且不愠焉於有造不已深哉而人道
盡於此

節

兌上

兌下

渙

渙

坎上

坎下

渙

易經釋卷五

二十八

渙坎合巽也易而觀為節為兌合坎非下經末復
於坎包巽兌括經耶渙風乘水水受風氣有所散
以无底滯川谷通焉節水匯澤澤納水氣有所節
以不散越數澤鍾焉故天地之氣有川谷以蕩而
瀉流其惡有豬澤以止而舍鍾其美而地紀此奠
矣人心危懼鬱乎以有渙而通散越乎以有節而
從斯危之所平哉其初合為困并困於節反澤无
水失其安也并於渙反水巽水得其常也困窮并
通困溢節容均之極水之用而渙節其大矣四時

之窮天地之終水渙節乎其中水哉水哉抑渙貴其萃亦善宣散節美制節亦病過苦故善反之道无他焉中常安而已矣

小過

䷛

震上

中孚

䷼

兌上

中孚

兌上

中孚

兌上

中孚小過經主卦兌巽艮震合也易置之為頤大過非以二男二女皆復於不交皆反觀不變皆相敵不相偶括二經耶頤震而艮大過巽而兌非以二陽二陰自下序升順而興又先陽卦主陽上經末終陽隸之耶中孚兌而巽小過艮而震非以二易經釋卷五

二十九

二十九

長二少長上少下以辨分又先陰卦主陰下經末終陰隸之耶又非以上經終坎離此中孚象離小過象坎啓既未濟之交下經首咸恒而致虛在孚方物易過竭損益之用耶蓋經窮而男女辨長少齊天地陰陽之位正焉吁亦微矣抑中孚本陰卦而多陽陽得位得中也陰居下居內順陽也象人本心而明乎小過本陽卦而多陰陰得位而中也陽失位而不中也象人權於事而過物以濟也則中孚立本而小過趨時也爾乃无妄天道也有无

妄而後可畜故受之大畜中孚入心也有其信者必行之而小過不免焉噫天人之介顧不甚嚴甚嚴也哉可懼也夫

未濟

䷿

坎上

既濟

䷾

離上

既濟

離上

既濟

離上

易上經終坎離重坎離耶下經終既未濟重坎離交耶非以天日月寒暑人誠明神精地材水火交不交為造化所息所生成耶既濟既未濟離為火為日纏鵲首為時夏北近極而暑暑陽居內互陰屏外物各得偶得所而相見非日長至之極耶極且變未濟貞坎坎為水為日曜星紀為亥冬南遠極而寒寒殺居內溫生屏外物各失偶失所而閉藏則日短至之極也而極亦且還矣故天地交不交為二分重其中而物生且成焉水火交不交為二至重其至而物生成始終極此矣即方未濟藏用為經坤復此娠時无何而興迨其既濟功成者退靡隆不替乾姤下締時无何而閉故既濟聖人之所甚畏而既受之未也夫水火氣也火者吐氣外景而明水者含氣內景而清暑得火之烈寒得暑

易經釋卷五

三十一

之冽下至日用飲食烹調香飮其草功木豬防蓄
滅則水火之時用雜而不越也元會之窮辰紀之
衡日長短極爲寒暑如樹表引繩然而從即闔
之窮爲闢之通是大易之所終也而又安所窮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神明內藏精魄載營神精交
而形全誠立明通明至誠從誠明合而天全水易
流而難固火好炎而難靜兩且交勝亦以交病其
濟也何幾无已危乎危无難持乎知既乃未知未
乃濟濟而未濟知至必至知微之微持危守中知

易經繹卷五

三十一

終惟終爲性命宗不其深夫故易之終既未濟也
終坎離而已矣

易經繹卷之五終

書經繹卷之一

虞書

堯典

書首二典典之言常也放勳重華峻玄惟天平成脩和
莫匪爾極後可爲萬世法曰典也德首欽明何也曰帝
德天德也天乾乾帝德則天一乾乾欽天明帝德
達天一明明曰明天有明命通理內融經緯有章而隱
稱異理也曰文思不著而明不勉而欽無爲不慮而文
思也曰安安後務德者其必典諸此矣允恭克讓何也
誠欽明天地人物一體也孰敢侮也孰可上也故一之

書經繹

卷之一

一

虞書

於恭讓允克者誠信而恭讓之也天德爲德德融爲光
故四方上下靡不被且格焉曰其被格何也曰峻德明
德也克明欽明之也德明無體天下家國爲其體欽明
之以親九族親九族一恭讓也明明德於九族也而睦
矣欽明之以平章百姓平成而章明之安百姓一恭讓
也明明德於百姓也而昭明矣欽明之以協和萬邦協
合而輯和之安萬邦一恭讓也明明德於天下也而萬
邦九土薰爲泰和矣時雍者泰和之象也輯睦成信天
下爲公有分有歸有長有終蓋持載覆幬而無矜寡罷
癯也是被格非意也實也命義和首欽天何也曰帝則

莫大於經天欽明聖人之心微也何不放也上察於天
明矣天主日配以月播五行於四時而星紀辰次畢有
道有軌也敬而明之曆而象之循其道順其軌毋失其
天常而人時從授焉是經天也嶠夷南交西極朔方測
候盡四表而命之暘谷命之昧谷命之幽都明都主日
也日千里不同晷而萬里同象也出谷而明入而昧明
而物訛幽而物從易也春寅賓日秋寅饒日冬夏敬致
日欽日而若之也日南北陸東西行而時從改也平秩
東作平秩南訛西成而平在朔易也欽歲功而若之也
歲功作於春長假於夏成於西而歲筭易冬也宵日中
書經釋

卷之一

而立二分永短極而立二至星中以為紀物以為候其
殷而正之者若之也天行贏於日而盈矣月行縮於日
而虛矣虛盈不可竭而迂矣則定之以閏日月星參相
得而辰從則萬古一日也其定而成之者若之也於是
乎播諸百官百官莫敢不祗威奉順理陰叙陽日星為
紀月以為量發斂得度變調無方天工用亮天載所由
以咸章也是經天也疇若時登庸而咨疇咨米而咨何
也曰重得人也帝則莫大於為天下得人欽明聖人之
心微也何不放也下察於人理矣欽明明也啓明亦明
也怙啓明而不欽必自有其知而器自尚其知

能順乎是傲虐之所始也其究也賊物故不欽之明小
知也胡可庸也允恭恭也象恭亦恭也靜而言之措諸
用而遠之即為恭直貌耳有能順乎雖日鳩功其集事
也平遠羅新苗為名高惜不虞其後故不恭之功暴
行也胡可使也洪水之割也湯湯矣湯湯浩浩矣懷山
襄陵而滔天下民咨矣其傲予之大者也恭讓者不矜
不伐與人同欲務安上而全下者也庶有以乎有能者
絲而倖直其倖直者有已也有其能而倖直以事上則
方命而傲以與眾則圯族而戾是恭讓之反也雖有能
將自足自用而壽與同功入胡可試也微乎危乎元乎

卷之一

微一之與肆恭之
狂之分善敗逆從之
灼一也灼於微而
而復試何也曰無
人言不猶已乎才未
試而助之欽蘇誠欽
之矣聞而門而復試何
問猶自信而思人言不猶
問問而復試明無不審也不聞不聽不審不明聖人天
之盡也非降自天惟無已也欽明之至也○欽明

三

心體也文思安安欽明之體也

心天而道之則心

恒欽則針恒覺則明

明恒入

則文思安安恒平康

則安安非言解可及

八則入

欽明也欽抑

自度曰允恭恒欽抑下人曰克讓恒欽抑親親曰克諧

曰親睦恒欽抑體臣庶曰欽四隣曰和萬邦才不敢侮

謙無敢慢心不欽則辱而昏必急傲從康必侮慢自賢

必歸訟必方命必圯族殆已○欽明文思安安天物

咸在我敬明恭謙中諸欽若寅賓敬授諸

在諸允格咸熙諸若時若未皆從此出○欽明章德恭

謙坤道健順合德矣○甚哉有已之為禍烈也欽明恭

謙經傳

之一

四

謙惟無已也故遜讓行焉和樂興焉知出於爭故啟明

而歸訟德蕩於名故庸違而象恭圯族者敗群也毀人

以自譽壞人以自成危人以自安是敗群也忌勝惡前

是敗群也敗群則不能與人群而爭夫爭禍之招也故

居上而驕則危為下而倍則亡在醜而爭則兵○帝位

天位也微體天弘道之峻德不任三德有家德有邦

於帝位也猶泰故帝命岳曰巽位岳惟曰德系位已焉

惟重德也舜讓德弗嗣禹讓德周克民不依壹不以有

天下與其心焉○頑嚚傲而克諧以孝孝至德也舜斯

克諧天位有無諸乎德刑為刑閭閻女婦之際微莫顯

而隱莫見焉試二女而刑天位有無諸乎○美哉乎岳

之辭舜也不隱賢不私己不遺側陋不謀異位事君以

人而君以心事君以天○大哉皇克之以天下讓也朱

啓明而不肅以二女試刑而後庸焉曰試以女而不刑

如女何曰舜德云諸子頑嚚于器諸子傲弟積極登

聞女與有不刑也必試聞重慎之至也爾欽明天

德也亦性體亦學今或岐堯舜孔子為三學曰孔生

民未有欽明有學也可懼也夫書古事也叙而大

之者仲尼故稱稽古稱稽古非虞史之文已曰昌明其

然曰書叙二帝之德也微諸叙夏商者直以簡叙周致

書經傳

卷之一

五

嚴又間有微辭史稱仲尼叙書者叙在篇中今書有叙

謫已二典三謨相終始故均隸虞書蓋唐以開虞也

舜典

舜人德明光上嗣堯曰重華協於帝言於帝一德也哲

恒潛曰濬明恒融曰文微之微者精一之致也恭不莊

而溫恭而安也塞不貳而允誠無息也德淵穆而玄可

象矣故升聞而庸微五典何也典以教也天叙天秩微

乎微品節斯斯也微納百揆何也總百官也九疇庶

采叙而理不亂一時叙賓四門何也領百辟也群后濟

濟德讓而靜刑曰穆穆納大麓何也饗神明也天威震

不難不棘曰不迷濬凝極冬八帝者自官萬民

萬神之主也舜玄穆惟天從以叙而穆穆不迷其玄運

一天帝位有無堪乎故舉一上位焉受終受成也全

昇以萬方六合曰受終在焉何也規微於天也天人

之際若景鄉一受終七政之也必亟天人受乎否乎

效於斯故在而後郊禋事天明俯事地祭中

事百神下撫萬邦禮秩無九有而後玄德洽幽

明也是受終也首巡狩何也天行也天子動與天合

符天行健故帝時巡帝出震東巡至岱宗其言至示

有稟也爾望山川山川也符也觀東后東后入官也國

之神明必有與立皆天所以守宇也協時月正日謹

天行也同律度量衡勅八法也首律律百度所始天數

之大宗也脩五禮如甘肅承天道理人情之大治也於

是乎天人之統紀大也四夏秋冬南狩西狩北狩一軌

于天行敷奏以言者何德之華也德宣於言德因從

考焉明試以功者何功之實也言程於功言因從考

焉大哉手詢事考言於績至要也後萬世由之矣今

巡狩典廢而述職焉具八月時月日付臺史政不紀於天

帝典何從而興乎封山也何山阜成民物財用者也故

封而祀焉齊川者何川吼地脈衍滋民物者也故濟

十有二者仁順運會因地紀利治焉爾曰帝治無刑

象典刑何也曰典刑天刑也曰典刑不敢用非典

縣刑象示人如天象昭然律曉著勿犯期無刑也其

流宥五刑也重刑殺故有鞭官刑扑教刑皆未麗

刑者也一刑之刑人也不麗體况教刑乎其麗于刑

不麗于刑者又得以輕重斯刑者約矣惟怙終無

乃可艾即大辜赦肆之有大之也嗚呼斯萬世刑

哉又重戒之欽戒之也一於生民故終有虞之世

也始踐阼治官也詢四岳咨岳重岳也岳總群牧群

牧總百辟四方為綱焉故瑞先之疇咨岳焉咨必

以僉對明目達聰之道也大哉用四方之目為目而

明用四方之耳為耳而故聖人天聰明之盡非豈

有諸已也取諸人者也食曰時何也曰政在養

民食民之天時又食之也司牧之本務也柔遠附遠

也能通親適也帝者於一體也一主於柔附而後

能以邦國和親牧諸侯之迫也夫善人邦國之基壬人

亂之萌也篤有德信仁人於土邪防乎防焉勿使得倖

進是難之也故邦國以而守在四夷宅百揆咨岳重百

揆也百揆於虞為家宰宰總百官庶采九疇都焉微兼

書經釋

卷之一

六

書經釋

卷之一

七

總條貫於天道也不任故也。命禹平水土天錫之
範九疇者也命而勛之懋其重也夫禹讓稷契皋陶何
也三臣元德也克對于天故讓之命稷無戒勛何也曰
申命也。稷也農官也農天之生德天下之大命也思
文后稷性之矣故無戒勛也五品天所叙也舜慎而微
之契敬而敷之矣如。有不親若遜也其惟寬乎寬
之也者需之也天地之無迫也刑之有五服也服之
有三就也流之有五等也宅之有三居也。微而重淺深
之不可毫。過者天也伊欲即倫無爽。惟明乎輕
重處事淺以適情乃大明服而後服自月。即就即宅
其經緯。卷之一

利用治紀繁如備矣治定而禮樂可興故命之命秩宗
咨岳何也重秩宗也三禮者聖人所以接三才之與也
務莫重焉事莫嚴焉夙夜庸庸祇祇威威敬正直內清
明在躬然後恒與神明居恒與神明居而後鬼神示之
及交蓋其重也大哉乎寅直清之心也一天地之心神
人有無格乎教胃子以樂何也樂也者蕩滌邪穢斟酌
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達於禮而不安
之以樂則化道不神故夷讓而命夔大哉乎直溫寬栗
無虐無傲之教也存三極之中動四氣之和萌於志意
洩於聲詩暢之歌咏而協比之律呂也於是乎天地感
焉太和應焉神人有無和乎夫讓說之為天下禍烈矣
變亂視聽珍絕善行震驚有衆聖之矣非不防也乃其
本自上納言者司上命令司下復逆而出納之者也夙
夜焉章明好惡如日月如四時以端一視聽示天下不
惑讓說何得作乎是坊之之本也嗚呼咨岳牧而難壬
人咨九官而聖讓說峻治坊為兢兢夫帝受終地乎天
成修和叙歌矣既踐阼而無為一天洋洋乎四岳九官
十二牧之命他無得而著焉○德竟欽而舜藩堯峻而
舜玄乾坤之別與堯乾道故欽明文思而則天舜坤德
故藩哲文明而昭堯難甚明聖豈能違性率所性成德

大禹謨

書經緯

卷之

書言命始此文明明命也人心通理有融曰文思不文非思也明不文非明也文思文明匪思伊思寔天明命文命也曰文明文德一天矣德達天於被格不廣暨乎是敷四海也於戲二帝德協矣皇皇乎禹亦祗而承之者也譬坤承乾也故三聖授受一道的克艱者何欽之欽也位天德曰后亮天工曰臣易克戡乎哉惟盡分之難也已爾忱知難卽知善無盡知善無盡將聞善言如醉用賢善如不及也敢伏之遺之哉賢善敷又邦安得不又寧矣舍已何也已衆惡之所奏也人生而有知有知則知有己有己必自足而知自賢而行而後伐悔慢

書經緯

卷之

+

教虐必自此始矣其爲端甚微於爲患軍鉅卽上智大賢恒患之故曰人心曰惟危身曰已曰舍夫人衆而聽之則聰合而視之則明天聰明在焉稽衆而舍已以從惟無我達天者能之故不稽衆則有已雖甚賢智最然者人耳能舍已則同衆而浩浩其天是天人之介也故舜好問好察日用中於民兢兢焉夫已猶舍之猶懼乎固我莫化而從人者難也故曰惟帝時克蓋自以爲病也舍已之盡也洋洋乎克艱之心益都帝德帝德天德也達天者得天聖神文武之謂君達天得天之謂君克君者不至艱至艱哉蓋助后克艱也推而進之天也

書經繹 卷之一 十一

然天人相與之際如景鄉矣一惠迪一從逆卽吉凶判焉斯難忱難忱哉蓋反而約之身也益吁而戒感之者深已又深言而約之心夫虞而傲未若無虞而傲之爲至也無虞而傲不動之敬也不顯之臨也無聲臭之篤恭也戒之至也夫法度天則也其人道之防乎故戒罔失其出入以度者其外內知懼者也法度之失也則逸樂以爲階見懷如流遊于逸也從樂無厭淫于樂也任賢弗終惟其貳也去邪弗解惟其疑也所萌者微矣必於微絕之夫心不慊則疑生疑謀而成達心矣是非幾之萌也故勿成而後安繫謀勿成則百慮百志也慮紛

而志一慮擾而志定憲幽闇而志光明不幾而康乎非動而無動乎是惟熙也夫帝道渾渾爾如天然不令人喜不令人怒者也急人知而名焉雖可以速譽距道也逾遠我之自我聖賢患之已有欲未化雖拂百姓而從之將甘心焉是非幾之微者故不苟悅衆惟其道不內從欲主於道而已焉戒斯勤斯久而敬守斯將夷蠻戎狄皆在我闡豈惟黎民賴之益言罔者五勿者三無者二於敬戒密微矣禹歎而戒帝念感其微也無微非顯故驗諸政而後實焉德惟善政則徒善非德也政在養民則徒法非政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相克爲用乎

一不貫者弛矣不怠克勤衆所寄也豈必在我故魏魏乎舜公天下而不與焉禹讓皇者何讓德也邁種德而德降氏懷君德也故讓之念茲念德也敬脩在德也卽釋茲亦茲從容而中矣語游息亦德也名言茲在茲言以德也卽允出亦茲行慥慥皆德矣念釋名言允出乃心罔不在德以邁種德其有不降乎曰惟帝念功功一德也爾嗚呼禹茲讓克讓哉何也其言諄以懇問人心曰人之心也心曷謂危曰心乘氣出入者也操存舍亡無時無鄉焦火寒冰忽聖儻狂狂無危乎問道心曰心一道則道心矣問微曰不危則微矣請問焉曰天道冲穆渾然者無外不至一乎天德昭明燦然者無內不至精乎人函諸心固幾微通理而平康靜一者也定其微也曰心有二乎曰心何二焉人血氣心知之心猶之虛靈以馮氣而危心天而道則無微達天故造體而微人生而心危以有欲也道存而心微惟其道也不微則危微則康猶反復手然乃心何二之有有二有對善惡之相操也理欲之相乘也操舍存亡之相代也是固其所以危也問精一曰燦然者精莫見莫顯一而精也不危以纍渾然者一不覩不聞精而一也不貳以貳精以精道心之幾一以止道心之極固其所以微也問執一

道之精而一也精一而微也是天地之中也人受以生而心危不精而亂矣不一而雜矣精不一眩異矣一不精混同矣人而人耳詎謂道哉於中詎有執哉心誠信而執之惟精名精惟一允一時幾永保天命自勅毋滿爾一毋沽爾精至精惟一至一惟精莫精於一莫一於精而天地之中在焉則心非心也道也危無危也微也人非人也天也是三聖之所守也無稽勿聽何也峻外入之防也莫危於人心不稽古昔則前聞是謂講張疇知言必道哉弗詢勿庸何也訖內出之私也莫危於人心謀及乃心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執兩端而後中可

已克正也與哉是滿之萌也損之招也天道之所不右也謙自克之不遑遑正物乎德之動天也誠也神也負罪引慝之格親也謙也無以有已也噫微益也謙禹以謙受拜昌言而自克也則帝遂王矣故敷文曰格而後兩階干羽之化格皇天而治象有象也詔何得不興乎是帝治之終也○天德一文三后同德於文文天則之極也故孔以文王既沒文在茲歸之天○惠迪順天而道也從逆逆之矣順天得天逆天失天故吉凶不僭○人心惟危雖聖人亦然聖人亦人也惟微則心天而道惟精惟一則惟微也謨諸母傲母慢母怠母荒曰克曰舍皆防其危惟幾惟康曰安曰止曰復曰執皆守其微孔於始學言如好好色必言如惡惡臭於成德言好仁必言惡不仁自始學以至成德一也至麤而精至顯而微此謂徹上徹下之道今即心妙明曰無不中也無不一也於危殆輒諱言之玩高玄自熹曰無為學也於學作又諱言之可懼也夫○聖神授受必精一必允執必兢戒疊疊也將聖有學作乎曰學何已息是其所以聖也不學則罔念而狂能無危乎然至一而精至清而一心天而道無纖毫人力矣所造者天也中庸言不觀聞言微言未發言莫見莫顯統之於中和於三

聖傳心如面命矣○苗逆于天誅矣禹誓師惟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已焉一息不欽侮慢已一息有我自賢已吁不恭自賢不衆惡之積也與哉且昏迷人之所時有也吁畏哉○禹謨出古文乃幸存殆天未喪道也哉危微精一今言道者宗焉而靳七疑古文晚出曰是偽書也將禹謨可廢耶學統道宗晚晉人能髣髴耶今文艱棘以熟復而行古文稍平質忘之且是以形論也

皋陶謨

皋謨德元也義既通熟復屢省毋說辭可以知德可以達天○皋矢謨曰迪德曰允迪厥德何也曰迪之言蹈

書經

卷之一

十六

也夫道若大路然蹈之得之矣然非實躋不詣故在允迪也忱迪德於謨弼不明諧乎時禹攝政帝在位皋忠告故惟曰謨弼已焉禹曰兪契諸心矣而復問聖人之盡人也皋陶曰都將德也慎厥身修慎德也身和德也心之官曰思思其永不膚慮逸謀心迪德也惇叙九族惇倫叙一德也迪德懋矣將群哲咸奮交翼于有成始家邦而終四海邇可遠不在茲哉語在德也禹聞而拜拜而兪不復問而隱諸心虛受也夫夫帝者位天德以照臨百官子覆兆民者也不知人則不能安民故在知人不安民則不能得天故在安民知人智也安民仁也

仁智合德難其德矣禹吁而問難之也若禹者可謂思永矣皇陳九德人性術之變元於此也行有之乃言之然且質言之曰載來也性之微徵於顯也人之生於陽寔焉剛柔型焉理性命焉而不偏者鮮已寬柔愚直簡剛而亂者性之才也栗之肅寬也立之植也恭之幹愷毅之果懋也約其柔於德也直文之以亂攝之以敬也簡節之以廉也剛敦之以塞也彊之以義也約其剛於德也德者何也中也天命之性也理性至命冲陰和陽優中裕和靡柔靡剛日入性成立不易方不謂之福祥善士謂之何哉彼以其才而已

書經

卷之一

十七

者豈必其德故知人者知德者也夫天之生德也非人而備有之也非人而備有之能有而備用之也器使之故備也是故九而有三焉日宣之以有家其必夙夜焉浚明厥家矣九而有六焉日嚴祗敬之以有邦其必夙夜焉亮采厥邦矣三德六德合而受曰兪受普而施曰敷施譬則天平河嶽海濱畢載而畢振之也天喬洪纖咸當而咸殖之也九德其咸事矣非然者求備責全天下其孰能備之是官人之法也乃其本在德無欲德本也人生有欲不兢業欲萌生而昏百官胥傲于逸淫實其曠乎官曠則廢天工是敬之也無遊于逸無淫于欲

而兢業也。浚明祗敬身先之日嚴教有邦之道也。且是一日之間隱微之中幾先變化有萬莫測至微至顯矣。是天神天明也。人胡可不兢業爲也。夫民生有彝天叙之綸也。民克惇而安自我勅而後惇不勑不惇也。惇典有禮天體之祇也。民克庸而安自我理而後庸不理不庸也。凡我君臣同于寅畏協于恭敬和于中心。惟天叙攸叙天秩攸秩也。庶有惇庸哉。是安民也。且若德者若天天寔命之五服以章者天也。逆德者逆天天寔討之五刑五用者亦天也。刑當罪爵舉賢若天以康乂是安民也。凡厥政事約之懋也順天也順天安民也。

書經釋

卷之一

十八

且夫天聰明之謂何。所自爲聰明者民也。天明威之謂何。所自爲明威者民也。故莫畏匪民也。畏民畏天安民。得天有土者又胡可無敬矣。美哉乎臯謨於天人之際。深也。語知人以人代天終之。而一之於兢業。語安民以天自民終之。而一之於懋敬。其所本者一也。臯失謨竟禹繹諸心者。深不復言臯復言言惠致丁寧焉。禹即應曰。愈通而速矣。然篇中禹都俞帝不都俞。禹都俞竟而後乃命禹也。帝淵默益信矣。○脩身在慎思在永叙旌在惇。○禹深識帝心曰。帝其難孔子深識帝心曰。帝其難。○臯知人以九。徵諸采采孔知人以九。○

察安必視所以先之。今質曰。心不謂事曰事。疏迹也。噫。疏者猶決如精何。殆已。○臯九德。理性情之與也。士以此自反。可以知德。以此自克。可以迪德。以此自成。可以久德。○迪德斯德失德不德。職人自力之也。不日進者退矣。即三德必日宣。必夙夜浚明。乃六德必日嚴。祗敬力矣。故泄泄德之棄也。有全德者有全力。○古政紀於天官。皆天工。故師師惟時撫五辰曰亮工。○兢業欽也。欽則明而微者愈微。變化出焉。故曰。一日二日萬幾。不欽明則羶焚勢已。豈有萬其幾哉。○古之學也。日新言始於臯陶曰。日宣曰日嚴。祗敬曰日贊。贊競日。○古

書經釋

卷之一

十九

知人以德。官人以綸。德今綸才以言。不必才况德乎。古安民以典。禮命計今惟政刑已。而况無政乎。故取士以察舉爲近。安民以興俗爲急。

益稷

臯失謨竟帝復以咨禹。聖人之好善無已也。禹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行邁不遑。而何言忱惻至矣。臯感而吁。感行之難也。復問欲盡其孜孜之旨。禹質言往事克勤克艱。跋涉焦勞。日斯孜孜。蓋安民如是其難也。而何意篤言劉矣。夫臯聖之睿者也。謨精眇要約浚明于密。微是至聖之德也。禹勤德成性。謨服勞于脩和。府事也。

土粒又忱篤于躬行斯至誠也哉臯臯言禹拜禹臯言
臯師無我也一有我則畢精約自惠者薄躬行為羈忱
篤自功者眇知見為虛爭已安汝止何止也幾康其止
也非幾非止也幾非康非止也不康非止也康不幾亦
非止也惟幾則微者微幾惟康則危者平是至善之止
也止於是乎不遷乎斯謂安安止安安也帝欽明安安重
華精一危微禹安止幾康三聖一德矣何也所造者天
也夫幾康之致微矣丕應侯志志一之動其應者亦微
幾康安止天德也天申命用休其應也一天帝感而吁
其感微之難乎故咨助於臣鄰臣鄰有後言知違矣知

書經

卷之一

二十

違能弼矣而面從以面弼易迂也然臣非臣也鄰也鄰
非鄰也股肱耳目也于違汝弼若股肱之捍首腹怙焉
耳目之用心知賴焉子有無欽乎曰欽四鄰祈毋以面
從于棄也云爾噫怙恒乎求弼之心望頑讒何也頑讒
弼直之反也有頑讒將導違殄直弼能有直乎故聖之
夫侯明捷記書識矣又賜以納言風之承庸如是而不
格也而威宜已至矣然微若求諸人然求諸人是傲怠
萌始也故禹復微其微豈不以猶有庶頑猶有讒說猶
假頑讒之威也終不若敬讓敬應之為至德乎且也帝
時舉而敬讓時舉而敬應不時敷而同奏罔功猶之

尚然急傲始如卽慢遊傲虐躬淫殄世猶反復手也亦
於何不底矣且帝者之覆燕何外也五服十二師外薄
四海執非帝采卽苗頑弗迪猶當念之期終格焉矧曰
庶讒夫違而弼未若不違而弼之為至也若禹者可謂
弼直矣謨終賡歌何也曰終帝治也當是時帝德洽幽
明靈靈矣始奏發詠而神格賓在位濟濟也間歌而鳥
獸踰九成而鳳儀雖變典樂化若馳而不自知也於太
息於擊拊已焉蓋久則天天則神乃帝以勅命倡歌臯
以省成賡歌深凜乎天命自憲也非甚盛德其孰能與
於此是帝治之終也勅天之命曰惟時幾何也曰時幾

書經

卷之一

二

天命之精也天則何命時幾其命無時非幾無幾非時
奉天時行知幾其神所以勅命也一不欽者爽矣故欽
之而作歌歌以喜起勸勅之也夫天非可以冲漠求也
時運事起何適非天帝率作而興之慎憲而從之庶天
有憲乎然難成者事難持者成也成必省必屢省庶勅
命有終哉一不欽者隳矣故賜言而賡歌歌以明良勸
以叢脞戒勅之之至也世末有不欽不勑而能終者也
故典終以欽謨終以欽○臯思曰贊贊禹思曰孜孜職
思其居也臯謨安民禹孜孜奏庶食以安民為難焉二
謨本一時語相倡和如此○心天而道必幾微必

大學定靜安語康也其慮幾也得止而安矣其成也文
思而安矣○幾康密微非輔仁之友莫弼故帝欽臣鄰
一息不弼者違矣為離而去之也故曰予違汝弼○動
德之共也傲惡之大也丹之失天下也以傲啓明而怙
焉爾出以克勤王娶弗妻泣弗子惟荒度弼成勤之至
也乃禹之創也以朱嗟夫天下未有不懲創而能力者
也噫聖狂之介何遠哉○苗頑至矣禹微帝念益戒禹
滿皆反求諸已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天命自一
息以至終古皆時也皆時皆幾也歲月日時無易也息
息知幾息息與時行是謂勑天易象者象此者也○時

書經

卷之一

二

夏書

禹貢

禹敷土治土也土天地之冲德也土平乃冲中乃平陰
陽和焉風雨交焉百穀草木生焉興焉民賴以生是天
地之元德也洪范屯蒙水未抑而橫流於土中故治水
敷土也隨山刊木草木茂獸繁也高山土所作也刊旅

而土有鎮大川土所止也滌源而土可宅曰奠安其位
焉爾矣篇諸九山九川導山導川一主於敷土於戲皇
皇乎神禹之為天下烈也有此冀方而東漸于海西導
弱水流沙導黑水南也浮西極積石入中國鑿龍門播
北河而九也導岷嶓匯江漢而一也滎河溫洛淮經渭
緯也恢恢乎統寰宇以為家於是乎庶土征三壤賦六
府脩而九疇攸叙也故不平其為地即不成其為天易
天地交為泰傳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其此之謂夫

甘誓

書經

卷之一

二

甘誓者世變也唐虞禪讓時雍洽豫矣言化而不及政
尚德也一變而遂甘誓變亟矣曰大戰大之也不書王
不書虐直書大戰明其變為已亟矣王有征無戰况大
戰乎誓辭曰孥戮則變殆於春秋甚矣乎人心危而世
翻反如此乎亟也政者正也征之言正也惟以正人也
故政不已而征是帝王升降之大幾也故曰著變也恭
行天罰欽天也侮五行曰威葉三正曰怠猶唐虞之遺
旨存焉然旨存而風變矣

五子之歌

桀謬亂本也克敦克勤德乃興不恭敬而逸不憂勤而

豫滅德矣夫莫危於人心逸以豫於從欲何極雖岐洛表久十旬庸詎知速且久乎夫我逸民勞我豫民憂此二者相須之勢也故失德者未有不失民者也始民咸貳矣又久怨弗堪忍矣猶罔聞知而大姦生心焉因逆用而覆邦噫存亡之介何遠哉書叙先代無微辭爲萬世坊焉首章述祖訓畏民也訓有之民於君遠矣至卑可下矣然可近不可下以是爲邦之本不可不畏也子視天下豈必其衆卽夫婦之愚或生心焉一能勝于甚可畏也子自視闕然敢曰無失一人之身一有不戒焉往非失其失弘多甚可畏也民有怨怒豈曰在明冥冥

書經

卷之一

二四

之中蓄怨深怒見莫見焉甚可畏也故子臨兆民凜凜乎朽索六馬之懼二章述祖訓自畏也天下未有不自畏而能畏人者色荒曰作冒色我也禽荒曰作從禽我也酒曰甘酒沈酒我也音曰嗜音溺音我也以至宇峻牆雕殫侈土木無非我者則逸豫之爲禍烈也欲之溺人也甚於淵豈必備有一有之卽覆亡隨之其不可試也夫吁畏哉首章歌祖訓獨結以二言風切之二章不復致一語意彌篤矣禹有天下自陶唐三章傷失道感陶唐典則貽子孫自禹四章傷宗祀感禹先陶唐追本始也五章致哀悵終焉夫羿逆干紀矣歌不咎羿曰萬

姓仇予不咎萬姓曰弗慎厥德厚自反矣然引以自歸曰予不序言也噫嚅而不貳傷而不怒有風人之心哉故廢歌周正雅風上乎開源矣五子之歌變風雅所始也

胤征

夏政以天爲紀胤征謹天戒重先時不及時之誅嚴天也王喘息呼吸通於天故謹察天司天變尤嚴義和之命典重之蓋官義和者寅賓寅饒敬致靡不恪也乃遐棄厥官畔離之沉于酒援天紀矣天誅得無行乎○四代書夏書逸特甚以興亡之統紀畧不具也乃序亦殊

書經

卷之一

二五

閔非廢而何

商書

湯誓

湯誓論畏天悲人也王面稽天毫衆罔知天顯憚征役重稽事曰不我恤曰舍我稽事也則有我之爲患也夏曰正夏伐夏曰割正夏則億王以稱亂甚矣故王諭之曰稱亂逆也台小子何敢稱亂顧夏多罪天命極之卽聞汝衆言畏上帝不敢不正耳征者正也非稱亂加之也首曰非敢繼曰不敢栗上乎畏天之心王視民病如惻瘝在躬毫衆怙恃孔邇罔悲于人窮曰夏卽多罪亦

其如台何尤有我之患也夏王率遏率割眾率怠弗協
欲與之偕亡疾威甚矣即無如台有夏焚溺定已焚已
溺亦庸得而已諸忱悲人也爾矣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諒夫人情蔽有我蔽於近自是以誹人甚且詆
誣之毫衆於湯不免焉人心危哉民誹如此乃湯惟曰
予惟聞汝衆言皇敬德反覆諭告焉真王心哉

仲虺之誥

湯誓天人之大權也蓋聖者權也微大勇大知也不任
既事而中自思有慙德焉慙於鄉天人文迫而動乎迫
而動視古大順之致德讓之誠終遠乎來世將無階之

書經釋

卷之一

二六

亂爲口實乎思而慙上而內恐上慙也斯不猶危微克
艱之心也與哉故湯武曰及言天者還也反諸已詳而
訟諸內者深也不慙不恐不思焉快於正人霸已虺誥
誥釋慙勗德也天有明命民以欲昏元后者紹天聰明
以明民而已亂者也天生明德其道實然依古初而來
夏曰昏德王勇智天錫天所命繼禹服明民者也誰能
違之故禪代者形也其寔也蓋典也紂率與若天而已
矣湯慙其寔始處君臣之變逆順之際乃誥曰舊服曰
典曰奉若慙其釋夫且也桀矯誣天以布命德昏甚矣
民從以昏王受天命爽師爽之也者明之也聰明時又

之道也肇我邦于有夏若苗有莠上必且賊苗若粟有
秕秕必且妨粟則毒其正也故也簡賢附勢者繁非辜
無懼乎矧德言足聽聞滋忌疾也又庸得已也夫王勇
智天錫之矣聲色易溺明健不邇也貨利易惑明健不
殖也德懋上之官功懋上之賞任賢報功明健弗貳也
人有善必知之用之如已出也已有過必知之改之無
少吝也大表正之道也故寬仁成性而君德全民信之
矣始征民怨征民慶怨之慶之者信之也民信之戴
以爲君而又何慙乎故慙無爲也乃德不昭不新命不
德不保故王惟懋敬德已焉夏德昏矣簡賢附勢矣佑

書經釋

卷之一

二七

輔顯遂以命德也兼侮攻取以討罪也撥亂世反之正
聰明時又之道也王勇智天錫矣寬仁成性矣是大德
也惟日新又新事以義制察時幾而措也心以禮制省
幾康而安也知知仁守勇強昭德建中之道也且德之
不新也其萌於志滿乎語曰師臣者帝惟無滿也以有
師也能自得而已好問則取諸人而裕其所取之者實
也自用小已其所取足者狹也故舜好問察以用中蓋
讀虺誥而知天知君知商之所以王也湯誓成終湯誥
成始王成德而配天微誥則湯誓泰誓矣誥揚德之言
從根而振葉勸德之言自著而入微蓋各有當也○湯

德以有慙而聖故耻之於人大也○天行健故自勝者強不邇不殖不吝惟無已也用人惟已亦無已也皆強自勝之力也故制事制心皆曰制而昭德曰懋昭全力也夫○帝謨渾灝王訓明肅文以時異諒已

湯誥

湯誥湯新命之誥也革命順天與造邦圖其初兢於天命人心之本率生民於彝教上德也首降衷降衷德本也帝天之中人得之爲心厥神明一天物則涵焉典常具焉是帝降之衷也壹若有恒性然不可得而爽曰若有不質言難名言也以有欲而危無主而亂元后者

書經緯

卷之十

二八

順帝降之衷循有恒之性著彝教而綏之猷律率典常以無危於欲者也夏王弗綏猷而敷虐反君道矣萬方百姓並告無辜矣並告弗忒矣民合而告之天合而聽之至神至明天威有無降乎天吏者奉天命明威而肅將之者也赦之違天其何敢赦也用玄牡曰敢用告上天神后曰敢告其何敢必也伐有罪曰請罪救民命曰請命又何敢專也夫人之神明一天元聖天聰明之盡者也求與戮力何已之與有焉蓋罪人黜伏而天之不憚賁若渙其可知也面稽天道也夫元后綏猷之責至重矣萬方百姓有一之不安不獲所者皆戾也

予一人尸輯寧之誠未知罪 伏民之有秉彝也天

之休命也承大亂之後其好惡多辟其習尚必異從匪彝即惛淫雖賢智不免焉能綏猷乎輯睦而和止分而安講讓刑仁親遜平康守典承休之道也夫至神者天爾有善天實鑒之蔽之違天其何敢蔽予有罪天實在之又何敢自赦也即赦之天其赦諸予茲慄慄懼矣且爾萬方有罪予一人弗克綏猷罪也罪丁于朕躬何可追也予一人有罪則自作之孽天神天明敢以爾萬方乎哉又何可得諉也夫善稱爾有善歸人也罪稱朕躬過歸已也自克也乃萬方有罪亦引以自歸曰予一人

書經緯

卷之一

二九

則自克至矣深淵之懼曷維其已蓋于是知湯之責已者至周也懼以終始也無我之盡也○天有恒命於時行物生驗之故孚佑故弗僭而可信者天其降衷恒性於親長愛敬驗之故曰彝曰典而知性則知天降衷恒性非深知不信非深信不入忱信也克時忱知天而信之也爾○聖人知天之至故不見已善而能舍不諱已罪而能聽今曰已無不善無非天謂之知天可乎一成其有我之私而已○天下天下之公也故曰爾有衆爾邦家故請命于天不敢蔽惟所簡天下天子之身也故曰我造邦我有衆萬方有罪曰予一人不敢赦焉

伊訓

尹告五篇言言藥石義既通毋說辭熟復深省可起風痼可已淫痺可保生而輔危法言哉○伊訓攝也祠先王攝祀也奉嗣王祗見攝告殯也侯甸群后咸在攝朝諸侯百官總已以聽攝蒞群臣也上下臨質曰奉嗣王曰明祖德告王其重也夫○先后懋德而格天旁及山川鬼神下至蠕動飛走罔不寧且若也誠至之感也一體故也無二也○天位天德也王嗣位嗣德也德統於愛敬愛敬所立自親長親親長惟愛惟敬終莫敢侮終無有慢推之家邦達于四海充之一鳥獸魚鼈不敢

書經

卷之一

三十

動用非德也合天德矣噫此王道也亦天道也○官刑匡官也匡官匡王也於爲後世慮至深曰歌舞以爲樂也樂主反而敢於恒舞敢於酣歌于其宮于其室縱之是謂巫風巫何可風也貨色不可殖不可邇也而殉遊畋不可盤不可久也而恒殉貨色恒遊畋不可嘗也而敢是謂淫風淫何可風也聖言可畏也而侮而敢於侮忠直足憚也而逆而敢於逆老成元德可親也而遠乃頑童以色昵也而親是謂亂風亂何可風也諸皆忘身殉慾之事而端起於敢力故三風以三敢有發端肆則敢祇則畏故約之祗身誠愛身恐以身殉慾乎誠敬身

敢以慾忘身乎故約之一念惟德罔小一念愛敬社稷之福也孰曰其小惟不德罔大一念荒豫爲宗社憂靡極焉患豈在大哉○風慾之訓視夏訓色禽酒宮室之戒凜上一律矣然務於重人求哲人輔後嗣重人也故相攝而權重權重而訓行以儆官則嚴以襄王王以允德終焉微相攝而威重行王不惠而庸又罔念聞卽官刑何施矣夏傳子而缺輔故再傳而亂

太甲上

顧諟欽明之統也顧諟天之明命日乾乾對越在天也承上下神祇宗社日嚴顧天以事神也天監厥德俾宅

書經

卷之一

三十

師尹左右厥辟撫綏師顧天於安民也事神治民一天也神人具依斯任大守重哉夫君相一體也君有終相惟終君不克終相欲終何繇故王祗爾辟日顧諟于天明辟不辟將神人靡依泰祖矣易有之曰童蒙之吉順以聽也而弗惠聞法言必震動激奮必深思痛悔庶不安故常而遷也而庸罔念聞庸曷念不念曷聞矣夫天明命丕顯矣先王自昧爽丕顯坐待旦求輔於顧諟日嚴厥丕顯惟天其求輔啓後人不顯也王德罔顯昏逾于明命是謂越命以自覆嘻畏哉百惡生侈欲敗度縱敗禮惜不顧其後則修之由也必慎儉德毋侈以

懷永圖母有今罔後夫虞機既張可釋矣必省括于度乃射慎乃度也王有攸止焉明命之不可過者是已必欽厥止是乃祖之攸行也必率祖攸行省括于度之道也王未克變習深矣夫習非性也狎而習即習與性成若性然殆不可復變營桐宮新視聽防訖其嗜慾令居憂而宅危庶有變乎慎習之道也密邇先王蒼蒿悽愴感焉怵焉哀以思而善心生故念聞而信德焉終允德信德也惟信德乃知作德周念聞惟無信焉爾

太甲中

古天子宅憂諒闇伊尹營諒闇於桐王宅憂處仁遷義於桐其遷桐也變也但桐宮而宅憂變之正也或曰放失之矣前此尹揖政故申戒惟德此冤服奉王歸復政民將在故首以后民相賴言之天子以安民爲大德曰天眷命曰休曰萬世無疆休慶幸沛溢矣天則曰度天體曰禮森不可爽欲萌生而昏敗度矣又縱敗禮矣欲縱自我故戾自我速孽自我作噫至哉王言欲縱所以速戾也唯然能無欽乎美哉王言匡救所以爲德也唯然能無從乎嘻茲都俞喜起之遺也千載再見矣尹詔之脩身允德時德也詔之懋德勗德也然豫急欲縱之原一豫急於欲縱何極有能于惠乎故無豫急爲懋德

之要

太甲下

仁敬誠一德也敬德之聚仁與誠皆由敬得之故首言克敬既言先王惟時懋敬○德惟治與治同道懋德也否德亂與亂同事忽德也興亡繫之矣終始慎所與慎德也重民事惟難守天位惟危慎厥終於始皆懋敬德之道○有心知則有已故自克難言於汝心逆矣必求諸道庶虛受不逆也言於汝心遜矣必求諸非道庶諛見不溺也舍己之盡也弗慮胡獲德以思惟入也弗爲胡成德以慎修積也今語學及慮必曰不慮及脩爲必

咸有一德

曰無爲求諸心而逆也即言出於聖弗信也可懼也夫天有常德不二其命故其道曰貞觀人得之曰恒性故知常曰明知一曰常○天靡常難諶者常也常饗德常不饗不德也故吉凶不僭○一德天德也天德日新盛德之謂也日新靡常不二其常則德克明而常新故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王庸德純心其要矣故慎一德於身脩用賢急焉故取一德於臣鄰其難其慎懋敬德而常也惟和惟一協敬德而常也故爲上兩德爲下降德○德何常師主善其師主善其常也善何常主協克

主善克一其常也故善者善也曰敬曰仁曰誠協
于克一不貳於二常止於中不迷于庸善之善者也易
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
貞夫一者也協克一之謂也一元良而萬邦貞矣

盤庚上

盤庚遷也祖乙圯于耿徙居邢而民淫墊危屢矣王上
謹天命下重民劉爰胥匡以遷詎一人之作猷已哉咨
老成人之靈達孤有幼之箴恢恢以斷孰敢不憚敢不
敬聽乃險膚聒聒浮言恐沈也而終不怒反覆曉譬忠
厚懇惻以訓誥代鈇鉞奉焉善夫○古先王稽天若

書經釋

卷之一

三四

在服矣然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五遷者謹天命重民劉
焉故也今承于古曰其從先王之烈以對于天人斷命
永命惟茲在乃恐沈于衆敗國之作猷如顛不無粦藥
也命斷不續矣王得無惑乎得不顛有衆矢猷乎故誥
逐命訓猷也○王敷民先有位敷有位先正服正服者
正法也法立而官有服官有服而事行於是乎庭見衆
庶王猷播焉故君子之導民如轉戶樞言有機也○先
王之重世臣也非苟重之以先臣者宣上指達下箴和
言言靖民也邢地圯而饒有位者利焉乃負世臣自教
縱若網弗綱若火燎原戎毒于遠邇不畏也有伏箴矣

舍上德不惕也有匿指矣不和言言恐沈衆以浮言有
逸言矣乃心實姦充敗上禍下而覲以便身圖也是曰
險徂目前之利以幸為恃情自安而終冒于戎毒也是
曰膚夫遷重事勢劇而費煩令告於上不恐沈于下尚
亦猶計安社稷之心哉汝不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此曷
故也恐之沈之庶上恐而無動乎將習臆得行是毒生
於心曰自生毒戎毒禍民斷命敗國雖身家庸獨利乎
必覆亡隨之曰自災于厥身夫上德以靖民也民心欲
自靖也乃動以浮言恐以勞費沈之于逆戾詢詢也曰
自作不靖吁人心之危至此夫必黜而後康曰黜乃心

書經釋

卷之一

三五

毋教從康夫敗禍姦充藏諸心不可測矣曰了若觀火
則肺肝如見也流言烈烈國以恐沈不可嚮邇矣曰猶
可撲滅則能制斷棄之命也何弗惕也易頤中有物曰
噬嗑噬嗑而亨動而明雷電合而章盤誥有焉○世臣
重矣與國同戚休則何敢忘報功饗德一體先王世祀
也又何敢忘矧敢非罰顧先王先臣明德明威作福作
災亦何敢用非德矣用罪伐厥死非非罰也用德章厥
善非非德也使生毒含德而不制命伐罪是用非德有
伏罰抑豈先王先臣之心○老成人慮事審長之人若
鈇鉞可侮曰無侮孤有幼密邇戎毒之民是易眇之

曰無弱思長世貽謀乎無虞目前曰長厥居苟安非安也昏作勞勞以逸曰勉出力順以從上聽于一人之作猷也斯謂大猷哉曰告汝訓汝猷

盤庚中

三代而上民爲重王惟親民國大事詢民弗率而誕告用亶披心腹腎腸親之也俾咸造勿藝在王庭又延登命之親之也夫民承君者也曰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承之也王承民而後能使民承已故君憂民憂民感君感以上勝于天時則志一之動氣也今籲懷汝于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汝志以安定汝邦家夫非承

書經釋

卷之一

三六

俾康共之志也與哉乃汝不憂朕心之困乃聽恐沈者之言乃忱不屬而貳也亦惟自鞠苦矣譬乘舟弗濟吳載矣甚且胥以沈矣於利害曉灼而不是或稽也卽舍忿蘊怒於鞠苦曷濟不謀長思艾後何止在上大虐兹降亦何用浮之也今予命汝一暨于一人猷同心予迓續乃命汝往生生庶上下一志哉令我非羞爾懷爾將先后大降我罪疾弗敢悔今爾忱不一不自生生先后丕降爾罪疾乃祖乃父斷棄爾不救也亦何及悔矣質心於神懼其心以神又懼其具王病民者以神儼先后先臣同堂合體也蓋學通幽明也○盤誥之矢有位也

責其聒聒險虐責其舍德示制命之嚴凜凜矣乃叙其先祖父勳勞之舊以柔其傲從康之心其登進厥民卽輸其承汝俾汝喜汝康共籲懷新邑之忱深動其猷念末乃懼以先后祖父之崇隆罪疾已焉亶畏民哉範曰無虐衆獨而畏高明言畏民也○學曰欽曰誠曰一曰中微言也然體事而在盤誥亡民遷曰欽念以忱曰命汝一曰各設中于乃心古先神后授受不過是故學微上下也○人之生也直直躬無倚直心無迂此續命之本○穢氣臭之惡者無起穢惡自貽伊臭其究也腥聞吁可無畏乎○苟安勸愛不可懷也不昏作勞諉曰有

書經釋

卷之一

三七

命是勸愛也故哲人謀長以思災不謂命漢蚡利卹邑收饒曰河決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矣夫人迓命者也鮮以不浮于天時今不必圯後不必不圯有今罔後汝何命在天故天可畏也不可議也○生命在天敬恤謀長乃迓續生命于天故曰生生倚身迂心忱不屬胥沈不生矣棄其命者也故知命者敬命曰有命言不敢干也息棄其命者亦諉曰有命嗚呼乃何生在上哉

盤庚下

邢耿薄河地墊圯而沃淫大家勿讒總貨殷凜亡有斷命矣遷殷從高后之烈地固而俗淳兹大命所屬哉曰

大命大之也民生國脉斯乎屬大之也茲惟艱矣故首綏衆曰無戲言夫大命之初屬也如木徙植如室更造不憊不達不敬不懋毋戲必敬毋怠必懋達續之道也夫殷有衆比協讒言洵洵矣蓋其怒也王不啻不敢舍怒始釋之曰自怒曷瘳此綏之曰罔罪爾衆爾無共怒蓋承俾之至終不怒也是天德也夫遷國亦湯析震動矣苟其獲已胡寧忍此爾且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惟上帝將復我高后之德將永民命于茲新邑朕及篤敬視用遷蓋奉天綏民也予冲人何敢專焉始有絕遠茲曰我非敢廢謀爾非敢違卜釋然一其心矣民命曰

書經釋

卷之一

三八

生建命生生聚保居恩斯勤斯曰鞠經之營之曰謀敬我衆懋建元元大命也斯生生自庸哉好貨則浚民以生豈曰生民噫王及篤敬恭承民命者圖其始具貝王者罪焉疾焉茲及敢恭生生鞠謀保居者圖其終總貨寶者簡弗肩焉殷命於是乎復延故錄盤誥以殷命繫誥也○殷王之遷也從高祖之烈迓上帝之命朋讒比沮而興王之斷恢恢也蓋有一二篤敬同心之臣焉密謨於輿樞非廢衆謀獨智之見於衆絕慮弔由靈也方事之殷王專以自予曰予若觀火曰予判乃短長之命曰予一人之作猷懼不密失臣比事定讓功善曰朕

及篤敬恭承民永地也令先誥有言群怨誹豈有極哉然曰篤敬深厚而力也不伐善不爲福先謀主也夫

說命上

古聖賢之於道也其射之有志乎不指言而知曰知之知此者也知之曰明哲先知先覺乎此者也未知之患不能知也而學學而覺則知至矣知至曰哲其作則覺後知後覺者也德者得此者也德弗類欲作則也實難故思以求通恭默思之則也以恭而入以默而守以默而契以恭而久其極也精誠之至天爲通焉故得說於夢蓋於是而知天人之合一也物我遠近之無間也思通

書經釋

卷之一

三九

之極無思而無不通也無象有象而象可審也曰面稽天亶其然乎夫王德至矣格於帝凝於神乃命說之辭曰朝夕納誨輔台德何也德非人莫輔也有諸已之謂德非實有莫據譬金需礪乎懼貳以雜也習氣難汰私我難克也譬川需濟乎懼虛而危也以思涉道譬涉大川濤濤無津涯夫求道之望獲也如大旱之望雨然思通之極時而教之冲而施之化矣啓乃心沃朕心心心相摩道其有凝乎譬瞋眩思責難於人也譬跣地懼冥趨於已也言彌切彌質矣曰暨乃僚同心匡辟則人無不誨誨無不受是無我之盡也蓋于是知知天知人然

後爲知之盡也思凝於神必學踐其實也精誠可格帝而納誨養良輔也窮高極遠而履深厚命兼之矣三篇對揚之言若增高潛深而一統於命總之以說命尊命也夫

說命中

總百官官先政故中篇主政下篇主商舊學主學也王恭默格天矣然從思惟入不獲事則殆故陳政紀事天體事而在也夫后王樹君公百官也以生民是任大守重矣微憲天之聰明不任天聰宣聰天明宣明其聰明不以耳目心思也聰明之盡也天聰爲聰天明爲明一

書經

卷之一

四十

己之耳目心思不與存焉臣欽又乎臣欽若若天民從又從天也惟口起羞羞自起者微也惟甲冑起戎戎自起者微也衣裳命德也於在笥而謹于戈討罪也惟反躬省焉言謹微也蓋天道慎微也始官人曰罔及私昵惟其能懼私昵難克也既爵人曰罔及惡德不惟其能惟其賢懼士人難遠也公用舍一天也慮善以動善矣非善之善也天道時行動惟厥時動以天善夫雖其有善毋自有善有善喪善能亦如之於能喪功何也成而不有爲而不宰天道也事備無患何也危平易傾天之道也夫寵不可啓也啓寵而寵者侮之是納侮

也過不可耻也耻過而文過成非矣是作非也惟攸居則安止而不遷政其醇夫言不瀆於人也爾黷祭曰弗欽禮煩則亂也大禮必易蓋於是而知天之體物也體天立政卽事若天亦孰政非學矣商俗尚鬼王得說於帝齊敬神也必滋甚故戒黷神王後伐鬼方易傷其德故啓戎省躬之戒拳拳焉格心者知微者也○王恭默凝於神矣說言事體疊王服說言如醕也無我之極也令見玄薄事不支離目之乎噫

說命中

問六經言學始說命信乎曰然前此未經見也說之言

書經

卷之一

四一

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則言學者宜祖之故於文訓效於義專古訓訪乎曰唯唯否否夫學由說命始經見非說命自始也王蓋有舊學矣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古建國君民敦學爲先則三代頌名之是故危微精一安止幾康堯舜禹之學也制事制心懋德建中湯學也緝熙敬止亦臨亦保文學也仲尼於大學括之曰明德親民止至善其語人曰時習而說是學之的也夫訓何可專也說文學訓覺謂卽心所獨覺覺於道者察踐行之也程子曰學者覺也學而無覺亦無爲貴學矣於訓曰敬於義曰專古訓無於學也已沽曰然則說言非與曰自

哉言乃說言為王獲學上言之也王獲學恭默思道大本
立矣然必坊其危思不著察於事即玄而罔實思不稽
質于古或高而失中所謂不學則殆者也夫天聰明在
人匹夫匹婦天聰明具焉往古來今天聰明徧焉故好
問好察多聞以建事旁稽遠紹學古以有獲其遜志也
如淵靡不入也其時敏也如天靡不運也其脩而來也
如泉靡不益也其懷而積也如海靡不充也不是之學
雖亶恭默猶心思存焉則猶有已也於學也必孤曰惟
數學半何也曰夫學非自覺而已也所以覺人也故先
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自覺覺也覺人亦覺也自覺學

書經釋

卷之一

四二

不厭也覺人教不倦也故學在親民念終始典于學何
也曰學何止息之有獨覺之精詣極天德獨覺之神至
于天道大明終始知至而至知終而終是典于學也德
脩罔覺則不已而天故學在止至善古之人其至乎乃
自名曰志學曰好學曰思不如學如此乎務學也今舍
脩學不務曰不學而可又曷謂學哉

高宗彤日

彤商繹祭之名彤有雉雉豈豐昵之祥與王有惑志矣
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謂王惑志格而後事可從正也先
格心之非也夫王之有惑志也謂天壽可祈而期也天

聰明監下者也厥監下典於義義則得天不義即自絕
于天而天壽繫之祈昌故焉不若德聽罪而表之乎
命也命不僭也以豐祀也而曰其如台於事天益
且惟王無司司在敬民故敬民君職也惟天
其胤今此下民孰非天胤敢無敬乎故敬民敬天也至
祀則有典常祀率典可也何麾昵之豐焉豐昵黷已詔
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詔王務民義毋惑於鬼神斯
為格王乎○盤誥曰念敬我衆已訓曰王司敬民知君
職矣

西伯戡黎

書經釋

卷之一

四三

西伯戡黎觀兵矣祖伊微箕王子知喪矣然伊告紂
不咎周之畔殷微語悼亡不忘周之必興獨皇享天
命人心去留之際已焉蓋壹公之天故三代之季仁義
存也○淫戲風愆之總也有命在天王恃以淫戲之本
也欲縱而淫淫而戲於德曰械天厭其腥聞乃訕訕曰
我有命在天然天命何常義故德極者信命於天不與
以已也惡極者亦信命於天不反之躬也噫受聞告知
惟知悔禍反躬以祈天不責命於天殷其或無喪哉故
命可畏也不可諉也

微子

讀微子而知殷鑒之不遠也先王致德陳功上今用沈酗敗德于下王沈酗卽弗耆耆舊人不畏于天人施及小大好草竊攘奪行以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小民攘竊將食無非盜者盜實多罪凶德衆矣非合爲一民多瘠不以告不淪胥以亡哉夫讎敵用又是艾民也讎民者民亦讎之是召敵也我祖底遂陳于上亂正四方矣乃遂喪越至斯今哉驚惻傷痛可爲怵惕可爲垂涕可爲永鑒噫觀政知德觀俗知政古今亂亡何莫不由可警也夫○臣子之冀反正乃心何窮始曰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則猶冀之也旣曰今殷其淪喪又曰殷遂喪越

書經釋

卷之一

四四

至于今殆不可復冀矣聲氣俱盡語訖乃更端曰我發出狂曰于顛隲地戚勢迫緒煩旨悲斯號泣旻天之心哉故者指告于二師咨之者師之也君子之官學必有師必有同心之朋以有咨也○微子王元子也箕子嘗贊先王廢昏立明康殷矣而驟諫是速禍也故王子不可諫王子不出父師少師比於黨亦不可諫滅宗之道也詔王子出迪已乃諫諫而爲之奴諫而死終身避地朝鮮介乎罔爲臣僕之心焉○王子出迪言王子以去爲道也我不顧行邈則以興受敗爲其道蓋各有當也曰自靖謂中自潔清夫去就死生之際微矣研幾宜弗

爽不怵害不趣利不質譽不避毀前罔微後靡覲一卽其天之所安斯謂自靖哉精白自靖以上質先王先王白之故自靖以自獻也弗自靖卽中弗蠲先王其信諸故三仁異由而同仁惟自靖焉爾彼徇迹者膠矣自靖之未能而托於無不可行私者自黷者也

書經釋

卷之一

四五

書經釋卷之二

周書

泰誓

天地萬物父母一體而分也人得秀而最靈曰天地心竄聰明則聰一天聰明一天明能體仁以長人曰元后佐上帝生民作民父母焉體仁作君先覺作師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善無盡日不足也凶人之爲不善也亦然人欲何窮窮日力豈有厭焉故惡亦無盡也諸惡生欲沈湎冒色欲縱也欲縱則恣睢而傲暴虐生焉非度作焉夫非度賊義殘虐害仁乃其初亦寧無不忍不爲之萌哉以傲縱而敢忍不忍矣以傲縱而力堅忍矣行暴虐而敢行非度而力惟日不足矣嗟夫不善也而惟日不足以敢力行之惡其有不歸乎子貢見之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夫大惡未有不生於微者初不若是其甚也君子力微故不敢欲縱兢兢焉天命之不僭在人謂已有天命則有怙而傲人道之大本曰敬謂敬不足行則無畏而敢

謂祭無益卽幽無畏於鬼神謂暴無傷卽明無畏於人而天下其孰能難之故四謂惡本也夫敬善之主也雖堯舜行之未有盡也謂不足行乎上篇言受臣億萬億萬其心衆曷揣焉予臣三千惟一心寡曷怖焉中篇言受億萬皆夷人我則有亂臣殷衆有周親我則有仁人夫仁不可爲衆也衆之命也故湯求元聖與戮力武獲仁人以同心重仁人也罔或無畏戒畏天也武之揚也有罪爰執寧以執非敵乎哉百姓懍懍若崩厥角非有敵也奈何乎執之執之戕民戕民必有天殃故戒以有畏秦尚首功惟無畏也爾矣樹德務滋如藝殖然日長日益除惡務本芟夷崇蘊勿俾有遺育焉自身心以至于家國天下一也

牧誓

牧誓戰誓也未渡河誓旣渡師畢會誓戒發又誓至商郊牧野及時事矣又昧爽而誓誓軍事之重也杖鉞秉旄各物其色以誓新祝聽也友邦冢君三卿百職以及諸夷外內咸肅列以聽乃誓一視

聽之道也未嘗先之曰遜矣西土之人溫籍慰薦孔邇之愛溢然兵志曰可與之死生而不畏危矣誓申商罪怒之也兵志曰殺敵者怒誓救止齊不止不齊止齊則勝不競前敗不比奔勇不獨進怯不獨退一耳目心志之道也兵志曰治眾如寡尚桓桓如熊如貔如虎如羆則勇敢有倡夫心志耳目一而後勇敢倡勇敢倡而後可勝可敗可生可殺而不可使亂也然恭勗其本已弗勗有戮而後士畏我而不畏敵故曰有湯武之仁義而節制存焉

書經繹卷二

三

武成

靖江朱本思言武成非錯簡也綱目蓋爛如矣讀宋賢所更定文事聯而義不屬惟一月日王于征伐商洽四月日王來自商至于豐武成而歸馬放牛爰秩禮文告武成于郊廟山川告武成于侯甸邦衛臣工故武成名篇也誥首揚先德次紀武功末紀武成卒乃宣康世大猷終焉不有倫有脊哉然革命順天聳天下觀聽故泰誓武成辭涉揚詡

義罔避孫述文德靡深公天命罔顯陳商惡已泰發揚蹈厲之氣多祇懼庸威之慮寡陳政紀事之文著戒德迪道之實微晉人得之晚後先哲疑其模作殆或然與豈亦續積累之基大戎衣之烈有駿功而靡慙德故情不容掩與孔歸有司之失傳孟取二三策之可信有以也耳故受之以洪範旅葵錄書之意實其深乎

洪範

洪範大法也何大焉爾也天人上下通一無二闔

書經繹卷二

四

戶闔宇範圍曲成幽明隱顯誠感神應壹之乎天紀人極也是大法也夫殷季道喪矣易隱於姜里疇蘊於囚奴而道存武始入商釋箕子囚禮其間就訪焉王訪于箕子王乃言者非就見不敢言也王訪于箕子王太息乃言者感艱大不易言也重道之所存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有恒居矣凡此下民有物有則若帝鑒視昭明不爽若帝諧合和一不二帝不冥冥有默定乎彝則之所叙我言不知嗚呼箕子其謂我何夫王相天定民于下

地者也知相協曰陰陽將智足以知天知任大守
重宜君矣王訪而箕子乃言者重言之也王非就
見何敢言王非智足知天何敢言故重言之也夫
彙倫之叙叙諸天唐虞尚矣唐虞而上世洪荒洪
水橫流中土猶未平翳如也堯做洪水咨岳命鯀
鯀墮之五行汨陳而失官帝震怒洪範不之畀也
蓋猶愛道也鯀殛禹興明德格天天不愛道禹面
稽天播洪範於九疇豈緊禹疇茲惟天錫哉是彙
倫之所叙也道昉於唐虞世康於治水故範言禹

書經繹卷二

五

鯀之際初一日五行何也天以一氣播五行於四
時地以一氣產五材於四土成變化而行鬼神已
成而明故初一日五行也道此萌始故曰初次二
曰敬用五事何也天地眞位貌言視聽思具而成
人是天地之心也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惟敬
克用貌言視聽思兢兢乎天則而後成其爲人成
其爲人而後成其爲天自明而成故二曰敬用五
事也農用八政何也天地人奠位而王政可舉也
夫天地萬物各有正焉政不正則倫不叙倫不叙

物汨陳而失官天之愛民甚矣厚莫厚焉王體元
體物敦厚以用之而後八政可舉也八政舉而後
物不失其官物得其官而後三極之正成不農不
厚肝膽楚粵八政何自而興乎故三八政農用之
也記曰天生時地生材人作君而作師以正行之
此之謂也次四曰協用五紀何也八政舉而天紀
可協也五行之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氣有常候
精有常運象有常度是天之彙倫也不協則政不
若天有能又乎協之言合也歲合氣之運月合月

書經繹卷二

六

之行日合日經星合星分辰合辰次無不協而曆
數可紀也故五紀協用之也皇極何也大極也大
極者因三才一極大之也極之言至大極者至神
無方至易無體至中不偏至常不變至大無外而
優優乎小無內也彙倫所叙叙於此不達於此而
能以叙疇協居者末已法天乾乾立於此不易乎
斯之謂建建云者如斗秉所建止於是不佗也蕩
蕩平平偏黨反側之私一不得干焉而後九疇叙
九疇叙而後成其爲極也故皇極建用之也又用

三德何也三德者本皇極之中法四序之和妙五行之運酌滿挹飽因變達化以成其德於天者也治身以之斯正己之盡治世以之斯易世之大權深哉乎疇次五事於二次三德於六置吾身與天下民物等而以皇極敬用又用之也無已之盡也五事不敬三德不又蕞然者人庸能協極乎稽疑曰明何也稽建極之失得於天也龜筮者紹天之明者也盡人謀以謀而壹之於龜筮惟天謀之爲正先天後人先彼後已至明之極也明無疑也疑

書經釋卷二

七

不稽不決疑而行之豈有明哉念用庶徵何也驗建極之失得於天也王眇焉一身與天地雨暘燠寒風時流通而靡間也得則協氣應失則戾氣塞如景表然故驗之蓋驗人於天也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何也考建極之失得於人也王眇焉一身四海九州之福極繫命焉能歛福敷錫則天下之民仁壽不能歛福敷錫卽天下之民鄙天以爲嚮可慕以爲威大可畏也蓋考天於人也不稽之龜筮驗之庶徵嚮威之以福極也蕞然反觀庸知乎皇

極之恢恢五行不言用行一用也諸皆言用九疇三極之大用也大哉用乎夫地人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經世書重之曰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曠者體虛空爲性而不知本大極爲用無惑乎倫之不叙也五行先水何也水天地之大德也天一生水物生自下自水水行地中浮地游達天表萬物生焉用莫大焉故先之地二生火物生而神著暘燠而物化火致功而民用行用莫著焉曰潤曰下物所滋生曰炎曰上物所化也於易爲坎離

書經釋卷三

八

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天三生木木天地之盛德氣也仁氣也仁主生內恕以致生水滋木生勾反生而曲萌上達而直曰曲直仁德也地四生金金天地之變化氣也義氣也義以制斷而屢遷不居火燠金成燠之則革而從又燠之又從而革義德然也土天地之冲氣也冲陽和陰順生拂成物莫不由而盛德在稼穡五行於材言德於土言稼穡者稼穡而土可材人待以生六府待持功焉是生成之大德也夫五行之變不可窮而言味何也味民

之主也五行之性化爲五味五味之滋生乎五
氣各有入也各有養也而養各有適也過或傷之
是變化之至妙至妙者也而稼穡之甘元元之命
在焉故主味也五事於五行乎分屬何也曰五事
於五行一體而分也人生而形形生而華滋有色
水所滋也故貌屬水恭貌之彙也執顏必恭自下
下人潤身之德也水德也故作肅而時雨應不恭
則德逆而狂放濫恣行恒雨應之矣人形生而神
著言神之發也故屬火從言之彙也言無體附物

書經繹卷二

九

而有體火德也樞機默慎謹于始炎順而麗秩而
有章不作父乎從作父而時暘應從之反爲躁妄
爲多上人而僭恒暘應之矣人生三月而微的目
外明能視猶木三月而潔齊鮮明也木於人爲魂
魂棲目爲視明視之彙也目內視不淫外明倫清
卽剖露幾微而作皆時燠應之燠木氣之所達也
淫視曰豫逐於物無節恒燠應矣有魂此有魄魄
主聽聽內收金內鑑聰聽之彙也聲聞具達靈虛
反審斯兼總條貫而作謀時寒應之寒金氣之所

歛也金逆擇則謀不深而急恒寒應矣夫土之爲
德至矣性性露生物物順成生而不宰爲而不有
水導其脉而水得土不淫火發其秀而火得土不
烈木耀其華金凝其實惟得土乃質成而用行於
人爲思思之彙曰睿睿也者濬德內含黃理中通
性性物物微眇冲融蓋視不見聽不聞而貌言視
聽靡不運也恭從明聰靡不命也肅又哲謀靡不
極也以通明而作聖風時應之思失官而蒙蒙惑
念也邪暗塞而五氣汨行八風交戾矣夫貌言視

書經繹卷二

十

聽思人也而五行之秀具焉五徵之氣應焉何人
非天用敢不兢兢乎八政王政也政在養民首食
食五土之嘉生也貨五材之阜成也祀三才之報
饗也皆人待以生司空飭化五材度土居民也司
徒敷五常之教司寇致五刑之用也賓以柔遠師
以威之政之言正也王代天敷範奠人阜物使使
各得其官兵設不用天下自爲正之具也五紀何
也曰天紀也先歲歲證乎氣五氣順布天之行也
月證乎月五六爲節也日證乎日十千爲紀也星

經列四獸緯含五精辰十有二土七政之所舍也
曆以歷之數以紀之而有倫有次有常也王則天
作範理陰順陽考神明之度測幽明之方其必由
紀乎二疇不衍何也其事則有司之事守也王攝
其綱已焉乃觀省庶徵衍之矣五皇極皇之言大
也王通天地民物爲一極大也不大不極心天而
道則大而建其有極也五行得行五事故事八政
有正五紀得度是建極也權三德而又省庶徵而
時稽天謀而明敷五福而同是建極也衍五福何

書經釋卷二

十二

也五福皇極之應不福不極也稱歛福敷福何也
福不歛不極福不敷亦不極也心天而道則好惡
不作而微矣故有吉無凶而福歛於一身極之立
也易曰吉之先見敷以錫民民錫保極兼愛容衆
無有淫朋刑仁講讓無有比德而福敷於天下極
之行也易曰舍逆取順上使中也夫天之於民彝
固陰陽之矣凡此庶民有猷有爲有守非才乎天
之生才也實難汝則念之其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時謂中人天之生中人也恒多庸得棄乎則大受

之也念之隆之受之容之也念疾之意不載于心
和平之氣充溢于體汝康汝色而詔之好德詔之
親長詔之愛敬詔之用天分地日用飲食而質也
斯錫之福也福者和平之極也夫熒獨天之所甚
隱也何敢虐也虐熒獨而高明是畏不平也甚矣
無虐無畏而同仁一視敷福之道也人有能有爲
而不務於敦行其濟惡也滋甚務之親長務之愛
敬陶淑之於禮樂俾日羞其行也邦其昌夫是敷
福之道也且敷福非宜但富也而富其首也凡厥

書經釋卷二

十二

正人既富乃善不富驅而之善也實難故敷福先
富也五福非宜攸好德也攸好德其本也于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老不死爲賊富不仁亦爲賊不
作汝用咎乎故敷福敷德也富斯教也且夫福之
不歛也則好惡以爲階好喜氣也惡怒氣也人心
有好惡而危氣乘之而作不康矣作惡故生偏陂
作好故生偏黨既作其好覆用其惡而反側生焉
距王路也遠矣夫王道若大路然蕩蕩乎如天之
無不覆也平平乎如地之無不載也亭亭正直如

天地之亘古今而一也。心天而道公惡爲惡我無惡也。何作惡之有焉？公好爲好我無好也。何作好之有焉？不遵偏陂好惡以類是遵王義也不遵偏黨好惡以道是遵王路也不反以側平平蕩蕩正直愛止是保皇極也。六通四闢於王路民莫不由始合而會終會而歸薰然太和未錫保之是合天下以成蕩平之極也。是大範也。六三德何也用五行之中以協極也。夫德以平康爲其極也好惡不作而平好惡不危而康是正直也。易曰直其正謨

書經釋卷二

十三

曰安汝止是中庸之大德也。人秉剛柔以命生協極者眇矣。致剛柔之用而克之以協于中拂遂逆成是天地之大用也。彊弗友而拂之使柔必槁暴而裂燮友而強之使剛必委廢而滅沒矣。能有又乎剛以克剛柔以克柔剛之寒也彊之義也愿之恭而簡之廉也易乾乾之惕坤含章而括囊也從其剛而剛治從其柔而柔治之也其諸二至乎暑極暑之用而成乎其暑寒極寒之用而成乎其寒克也高明安克其沈潛乎異於理而湛以密也沈

潛安克其高明乎超於物而光以大也剛以克柔柔以克剛寬栗柔立亂敬擾毅而直以溫也酌滿損飽相濟後和其諸二分乎暑極而憂之以清寒極而燠之以溫克也歸平康焉止矣故曰用剛柔之中也正直一而剛柔之用四亦何三不五矣七稽疑何也稽中於天也五行之象著於兆二體之象著於著是天地之大用也人懷好惡以命生以有好有惡之心行吉凶悔吝之途能無疑乎故卜五占二以稽天謀之心謀之卿士謀之庶人而終

書經釋卷二

十四

不敢違卜筮以若天夫王統卿士百尹而成王猶歲統四時十有二月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成歲曆歲歲與天會王則天故省歲德隆者應博施隘者徵狹可不勉與然累日而成月也積月而成時也合時而成歲也日咎徵而月敗月咎徵而時敗於是乎有敗歲焉卿士師尹庸得諉乎卿士省月師尹省日省之也者驗之也雨暘燠寒風天之五氣也管於時矣肅又哲謀聖人之五事也管於德矣五氣備有而時叙則惟其常是休德之徵不失

其常者也極備極無以爲恒易其常矣大哉乎恒之非常時之爲常也天地人之道貫焉而莫之能違也歲月日時無易則王道得而五穀昌野無遺賢民無祿祥王錫福之效也日月歲時既易則五行汨陳百穀不成物失其官又昏不明官失其物俊民用微祿祥並作而家滋不寧矣此王莽卿士師尹百辟必屢省所闕時念所勤交脩于時中而祈以協極也是建極之徵也乃庶民何省王卿士師尹百辟用爲省者也其諸星乎星有好焉歲日

書經釋卷二

十五

月之所從而莫之能違也火中而寒暑退鳥虛中而宵旦分歲從星也日極南從牽牛而行有冬日極北從東井而行有夏日從星也月臨箕而風月離畢而雨月從星也故測黃道從星測九行亦從星辰者星分之土也王相天協民從攸好不民爲貴哉念庶徵者其必務諸此矣疇終五福六極何也天人之大效也皇建有極蕩平以爲德平康以爲福五行得行八政循故太和風熙淳龐惇固民無天昏登於仁壽五穀嘉生百貨阜成民無貧厄

豐熾充盈六氣時應災害罔仍疾疢不作斯謂康寧五典五敦五禮五庸靡惡靡弱克又克從攸好德也暴民不作諸侯賓附天子不怒終無怨惡五兵不試五刑用措百姓無患終保牖下考終命也體天弘民其必嚮諸此矣故帝者之世有勸無威王道之成有福無極是天人之大範也 倫於文訓理通天地人一理也至正至常之謂彛故命曰彛倫貌言視聽思形也恭從明聰睿其性也有形此有性猶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可稼

書經釋卷二

十六

而稽也作肅作乂作哲作聖其性之仁乎猶之五材作鹹作苦作酸作辛作甘也性之命也經諸曰曰曰作可味矣 思統五事然五官各專其一 皇極於五行土乎五事思乎三德正直乎五福攸好德乎然肅又哲謀何事非理雨暘燠寒何氣非時剛克柔克何又非德極也 陸子靜言殷周之季道在箕子皇皇大範上揖典謨妙合著卦諸訓誥不及也 有殷淪喪箕罔臣僕曷爲陳洪範康周也曰天也湯之受天命也受於禹武之受

天命也受於湯箕子者而致之王者也其陳範也敢違天乎曰如宗廟何曰帝王之曆數命諸天桀紂干命天寶廢之禹湯所降黜也蓋堯舜黜朱均焉而何敢爲私若宗廟則三恪二代固繼序惟皇矣

康誥

讀康誥而知武王之烈也敬忌明德康心以乂民會天人之極矣是宜承文謨而光啓九有也故精微之訓孔門三復焉克明德者何天明爲明也慎

書經繹卷二

十七

罰者何明之慎也鯀寡何畏焉曰不敢侮明慎之至也夫明德平康之德也德平康曰庸誠敬以存之儼恪以度之斯心德精微之致也蓋知德者鮮矣庸庸祗祗威威一無加損焉斯德明惟天而顯民夫德未有不慎微而著慎邇而顯者有本故也王戒封念何也念作聖也祗通文考曰紹聞衣德言何也親也文德不顯矣乃微言習聞不可紹可服乎詩曰匪手攜之言提其耳匪面命之言示之事求殷先哲王保乂民何也衛殷土殷先哲王克

又殷有成憲故求之也宅心知訓曰不遠惟耆成人何也曰內康宅心其致也精微不訓不康知訓厥心乃卽宅而康不求輔則罔聞于訓故不遠念之也重老成面命也監殷可矣別求聞由古先哲王何也治隆初古法邇後王參伍損益卽會稽通然後能用中於民也令監後王而已不別求聞庸知其不蔽於邇乎夫監於邇者必有激也以有懲也必有徇也以有襲也故重稽古也傳曰師百王言莫適主也爾弘于天何也明德天德也德不造

書經繹卷二

十八

位于天將不裕于厥躬宅心平康而薄乎一天德也康心保乂而康乂一天用也好惡不作優游平中不德裕乃身乎是克明之極也惇厥乃身何也民將在故也往未有民有土責輕已今民將在於繫命者重宅天保民之責在焉不惇厥乃身乎故歎而戒之念戒之敬戒無康豫也夫宅心康心也曰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何也宅心平康則德明同天應保必惠必懋而後厥心適盡也故庸庸而祗祗威威康好逸豫卽心肆而德危危曷謂康况

保民乎故無康乃康也夫然豈在大亦豈在小可大大可弭也惟一念惠懋悅之屬也斯民又而天棊一念不惠不懋康好逸豫而惟恐不順也卽民怨朋與天遐殄之嘻畏哉心乎已語畢復言啓深長思也汝惟小子小之也侯以眇眇之身托於卿士大夫猥謙之上弘王應保之責在焉助王宅命作民之責在焉畏哉心夫焉敢不盡乎敬明乃罰者何慎罰也紂剝割焚炙刑烈用民手足靡措矣乃犧牲粢盛凶盜攘之既無災也又民彝泯

書經釋卷二

十九

亂故反殷政必慎罰也保乂之端也夫敬明天德也敬明乃罰德刑也事天倫天叙罰不有倫叙哉欽明之德有不貫則罰弗叙而昏故敬明之也人罪小而殺何也刑故無小也非眚惟終則不悛自作不典則亂常有厥罪小謂法如是終不底大罰又有怙而亂常不悛也重典刑亂如之何勿殺罪大而勿殺何也責爲過誤災以无妄是適爾而非終又道極厥辜矣非有怙也如之何其殺曰有叙時乃大明服何也天倫有叙論輕重得量測淺深

得宜使卽叙而明乃服也若有疾何也慘怛之愛也恫瘝在躬務去務速去又痛而德終調治不能決以裂也視民瘼如瘼也若保赤子何也赤子至愛又無知卽有犯終有慈無威也夫民難罪矣大明服而可矣又若已疾若保赤子也有毫毛忿疾心哉是敬明之德也刑殺劓則曰非汝封何也天刑天殺也匪直刑殺卽劓則天劓天則之也而或以次汝心則與以已而弗天盡遜矣曰未有遜事何也刑殺劓則一有已萌焉猶之未遜也何詎能

書經釋卷二

二十

卽遜也今曰遜喜得情之心萌詎有遜哉哀慎之蓋也曰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何也宅心康實難朕心朕德惟乃知知心者難也克宅心斯克知心心康而好惡不作也以慎罰有無遜乎懋和曰勅遷善力也有懲艾之功焉葉咎曰畢去惡亟也如顯鼎出否矣康乂則遵道遵路格心而和平蓋慎罰之應如景鄉也外事陳臬司師何也曰庶獄庶慎有司之事守也君國者罔攸兼焉曰外事陳忠信之長明哲之師衷之法以示守屬之八

以董官即殷罰有倫矣要囚則死不可復生斷不可復續故服念而後不斷之也其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何也久之也服念久則忿疾解而繹思深刑與有無遜乎元惡大憝者何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至殺越不畏死是曰元惡民罔不憝曰大憝也不率大受者何不孝不友悖倫賊彝不大擊斷亂寧有已乎曰大憂也不孝不友之作罰曰由文王瘵君引惡之率殺曰由茲義何也曰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斯彝罰久矣故由文王夫

書經釋卷二

王

王初克商民未定于下地乃別播敷乃別造譽俾民不念庸而瘵君是引惡也殷頑讒殄若火始焚正人庶子賈譽歸過又從而膏之其與王者幾矣民譽而君瘵則時宜之義也故由義率殺也然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從上也捷於令小臣外正威虐放命豈繫其罪非德用又其罪由文王之敬忌曰惟有及庶以德裕民焉噫諄悉乎慎罰之誥也語必呼呼必更端乃或不更端而呼諄悉至矣矣惟民迪吉康者何曰人莫危者心有心知此有

欲有欲此有爭以速即于天罰康又則不危不危則戾心靜事以罔底于刑然迪則吉康不迪則不適于康民不適康則有國無政矣迪屢未同則不迪罔政而刑罰滋有故王引以自辜曰極罰罔怨焉夫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一人不獲時予之辜靡在大在多也矧曰多且大尚其顯聞于天敬毋作怨者何曰人莫危者心心危則非謀非彝用而殘賊滋行民怨作矣敬則安止而不危康乃心也幾屢省而慎顧乃德也思永慮周為猷者遠矣故天

書經釋卷二

王

謀天彝用德裕乃身而民康民康而天享天世享之矣然敬其要也故以勿替敬典終焉康叔之封也王命之康卒諡之康其聞訓而克宅心乎然曰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則叔之康心者久矣夫一德一心乃克若天乃克弘王命作民乃克永世故周道賢賢親親並行而不悖焉

酒誥

康誥誥明德天德也誥慎罰輕重以世而一主於

舜罰敬典天罰也酒誥專治殷流習之未殄者與世乎推移而純德造天則二誥一德矣予讀酒誥未嘗不盡然流涕而太息也曰甚哉乎酒之爲利害烈也文王肇西土命不顯矣猶胥誥愆于彝酒西土邦君御事小子以誥愆故用不腆于酒以克受殷命殷先王罔不畏畏天顯畏民畏相矣殷後王酣身保怨縱心于非彝無畏也至厥心疾狼罔畏于死罔畏于國滅悲夫夏王見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有味哉有味哉愆謹也愆曰勅愆

書經釋卷二

三十三

謹之力也制斷也制曰剛制斷之亟也不勅不愆不剛不制古人之自克也如是古哲王達天事莫非天元祀造用酒曰天降命肇民至其喪儀敗德亦曰天降威也嚴天之至也古哲王敬德祀飲曰德將無醉無醉一德也厥詔小子惟土物愛無彝酒曰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詔小子德協克一也羞饋祀用酒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厥羞饋祀德通於神明斯謂元德哉天若之矣故酒誥誥德也廸畏身自畏也酣身身自酣也善惡無不自

其躬始者畏生哲克畏祗祗威威德乃庸故殷先王廸畏以經德秉哲也酣生沈湎沈湎則淫疾狼賊滅無倫不至于滅亡無畏不止矣王廸畏秉哲卽厥恭有恭肅穆成化外服而侯甸男衛內服而百司庶尹下逮黎獻罔不畏畏助成上德也王酣身弗畏德聲弗聞群怨群酒則腥聞天降喪之矣嗚呼興亡之監豈遠哉四民終守淳固無縱于彝酒嗣服肱純其藝黍稷若羣羣牛服賈胥竭力事父母也父母慶自潔厚致用酒斯王民皞皞

書經釋卷二

三十四

哉庶伯君子惟尊德養耆老乃飲惟純德羞饋祀乃飲允惟王臣亦天元德嗚呼妹土之誥豈惟誥酒漸於化矣殷侯甸男衛太史內史百宗工非殷王士若友邦嘗化受德酒酒者乎王勅愆之矣然一則曰獻臣二則曰獻臣賢之也一則曰友二則曰友尊之不臣也舊邦不移列秩如故斯見之矣卽化習酒酒也惟教詔以柔其心周革命於先民之道臣固如此

旅獒

遂速辭既克商遂通道宜若已速然斯聖心之危哉道通而旅葵至捷影響矣旅葵陳德則格心之道也明王慎德無有荒怠卽四夷咸賓貢靡異物物其德也昭德諸侯展親九族卽庸庸親親匪物惟德德其物也盛德之至也德盛則不敢侮於人不敢慢於人詎有狎侮德盛則動有坊物有檢百度有正不敢厭縱其心腹耳目也詎有玩物德盛則訖防嗜欲宅心清寧敢作無益貴異物妨有益用哉夫葵之貢也匪以用也祇以異也其受也匪

書經釋卷二

三十五

以益也祇以玩也心好大則志廣而欲奢侮玩生焉玩人喪德卽仁賢不輔玩物喪志將作無益貴異物甘心焉爲之甚且勤遠畧言兵嗚呼諸欲原侈侈生肆諸善原慎慎生勤噫非其見微知著也孰能卽微微危哉故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語知微也漢西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之端萌杖叩竹非忽微之效哉涓涓不絕將成江河縣縣不伐將尋斧柯於是時欲生民保居廸康也得乎道以寧志不萌於玩物生民保焉大哉道乎志

所由寧言所由接也志寧則幾微而康志康而天下康矣細行不矜其末卑鉅故終累大德九仞不前其高不益功自一簣焉虧之謂自此止也湯代夏仲虺申惟始之戒武克商太保峻九仞之防于是知聖心之危也雖甚明聖詎能無危能慎微而勤末焉耳慎微勤末道以寧志也然讀虺誥而勸德之意殷讀葵訓而閉邪之志彌切矣

金縢

金縢周公之德也三監之亂公履危蒙謗爰及矣

書經釋卷二

三十六

辟居東待察而精誠忠聖終格于皇天匡大變之乎正也事響應於金縢故命篇以金縢于金縢而知幽明一體天人靡間庶徵驗應之速也後儒疑天不可若是其期者有之矣然焉可誣也克商而王疾弗豫當是時殷禍蘊未然周造邦未定忱未知天意之所伏二公曰穆卜蓋覘之天也斯時也天下殆哉爰爰乎暇吉凶覘哉公忠誠懇至以身請代志壹委命庶志動氣而天可祈也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何也二公於三王臣道也臣以義合就

養有方且未嘗違事太王王季吳懼血誠之不屬故自以爲功自爲功者戚之也迫切呼籲所以身代戚之道也三壇列尊卑同壇同憂之義也珪璧告信也予仁能順祖考予多材多藝能事祖考卽死也陟降左右於祖考服勤焉神亦宜之其許我代乎乃元孫則元后宗子是有丕子之責於天命于帝庭任大守重也能敷佑四方能定爾子孫于下地能填馱禍亂此何可死也夫天命不易至隆重可寶矣先王其無墜天之降寶命許以我代

書經繹卷二

三七

我先王尚亦未有賴哉許以俟命死不朽卽不許亦請從此絕無復能事神矣激之之辭稱我爾如在膝下相唯諾稱仁若材藝如犧牲粢盛稱嘉號庶其歆之稱天稱帝庭稱寶命稱王能定功庶其相之皆祈命祈必得命也今讀墜命之語屏璧與珪之辭尚戚不忍道矧於三王卜習吉而王瘳則誠至之應也蓋于是知幽明何間誠神之爲響應也念之精誠神知之其否神亦知之故獨不可不慎也夫陰禍之中人也莫慘於流言矣流言者如

水之流莫迹其原核之無實聞之有聲止之無從而漫漶四溢可懼也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中之者酷矣夫流言作而夷居弗辟逆也辟于中不干東禍也弗辟而禍若辟而及於禍則天下之變遂成如王何如先王何故告二公而辟告二公屬國也二公國所恃爲命也曰流言亟矣我念當謹辟我弗辟我心迹弗白我何辭以告我先王故辟而居東辟之者辟位待察也其居東公封邑在東也蓋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故辟而居東禮人

書經繹卷二

三八

臣有故亡竟上待察以俟命蓋防諸此也有味乎王文中之推言之也曰美哉公旦之居東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安天下存我者所以厚蒼生是處變之大權也夫流言何止止於久以無根久自定以有造之者久自明也故處謗曰無辨蓋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得流言所始也云爾賦鴟鴞貽王曰王未敢謂公

已焉則猶疑之也令居中二年之間百孔交疊能無危乎夫公勤勞忠聖至矣居三年以待察而王弗察也則蒙之蒙也天彰威以風大雷電佐以行禾偃木拔其恒風之應乎王大夫盡弁啓金滕之書蓋將穆下也乃得公祈命代武王之事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下昔公勤勞王家不難以其死代先王獨不利乎冲人乎冲人弗及知使越在外服今天動威以彰公德而又何卜焉公奠我邦亦奠我家予小子其親往迎以還於邦家禮亦無過

書經釋卷二

二十九

焉迎之者迎復于位也親迎殊禮也感深至禮隆特也王出郊而又雨禾起嗚呼人何所不至卽元聖甘心焉造言者是已惟天不容僞如鼓咎桴如影隨形故錄金滕著公德也又以明有天道焉秋公歸三監淮夷畔蓋于是東征三年而後定曰東征三年而後定何也曰周公之德也親親之恩雖爽而弗離鵲鵲之哀闕牆之辱宗廟社稷之憂交縈于中心公其得已乎故遲之以三年遲其改也爾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而不悖周道

然也先民有言管叔而無誅將天下後世爲王懿親者皆可死天下而無死也故公不得私亦不得辟焉逸周書曰王子祿父奔管叔縊王疑公亦未敢誅公何也曰二公之力也然未嘗以口舌爭必王得書自明疑乃渙渙也彼喋喋爭者遠矣古大臣沈謀定國也如是古災不數數天大雷電風而邦人大恐王大夫盡弁啓金滕也微所異故也今災數數人泄泄矣問短長之命制於天何可禱禱何可代也曰嘻古有之魯叔孫晉范氏之

書經釋卷二

三十

祈死也而獲公禱而王瘳公辟而天雷電以風公反而雨故孝婦辜而旱應庶女號而霜隕則精誠之著也易曰志不舍命曰張相禱風而趙孤覆海又何也曰難言乎難言乎志氣天人之交勝也其已久矣

大誥

大誥詰東征也邦君舊人以四國並起有艱大之虞欲違下自守作大誥夫與邦惟哲迪民康惟造哲其極也迪知上帝命而德明惟天此三代元后

所共守也故誥皇皇乎天命民康之際嗚呼哀鰥寡仁用民獻哲畢先王功孝不敢替上帝命違卜貞也深長之慮言艱日思熒熒乎淵水之懼敬哉備善以斷斯東征所以克也

多方

禪讓征伐繼一天也殷而上王面稽天若臣稽謀自天罔不格知灼見于天故禪讓征伐繼而民志不惑也殷亡武庚祿父罔知于天顯作怨用讎籍君臣社稷之義以干紀謂天命可圖也民志惑矣

書經釋卷二

三十一

故遷洛誌誥於天命去畱之際拳拳焉夫天命不可圖也天則何心圖于之以有心能克享天心哉逆圖不已兵謀爰起不至于覆宗殄祀勢固不止矣忱念圖天之命爲弗末寅念于祀有不自和靜哉古今逆節無亦屢省于誥之法言帝降格于夏何也夏先后迪德也帝則明命終日昭示若啓若迪也夏先后終日孳孳無時豫怠勉勉於帝之所迪斯謂迪天六府三事民麗有生修之和之若聞若聞俾弘有奠麗則靈承于民也得人得天帝不

純佑畀之哉逸則淫淫則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不克開于民之麗斯不克以多方享命矣曰甲于內亂何也內嬖心志之所從蠱也叨憤剝割何也貪求厭欲憤決憑忿不剝割不止詎能有洪舒于民夫天命至不僭矣厥圖帝命不開民麗不蠲烝以圖亦如命何哉大降爾四國民命何也曰圖命者覆命者也不安宅爾命而蠹不靜是屑播爾命也我惟時敎告不殛罰非降爾命乎乃其本在不忱不裕不敬于和遜乃幾在自作自作不和而

書經釋卷二

三十二

和爾室不和抑又和爾邑不和又則以穆穆而和力畋爾田終守淳固將大畀矜爾而命有延是宅命之道也不勸惟逸不忱惟頗不克享遠王命也斯自試于天威誰能矜之嗚呼其爲屑播而已矣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聖在一體也念罔念猶反覆手然唯聖者知之故祗威日嚴克念也夫曰聖無罔念任何可聖非知聖者也

君奭

君奭公求輔書也遷史孔疏踵序文誤矣蔡傳以

召求去公留爲得之然意其東征後乎武王崩成
王幼保奭當國多難而求去殆其不忍也公居東
王疑釋新迎公歸而東征政柄有屬靖矣乃委政
公而求去公留之作君奭二哲相命意篤而義微
周受殷墜命我不敢知曰孚于休何也天難諶後
墜命未可知也亦不敢知曰終出于不祥何也天
棐忱孚受命未可知也天難諶而或敢以宴則胡
以受命天難諶而或敢弗念敢弗求遠念命胡得
不墜矣曰我不敢寧于上帝命曰我不敢不末遠

書經繹卷二

三三

念天威明恭至矣念天威曰民罔尤違何也天視
聽以民也越民罔尤違惟人何也民視聽以德也
恭明者德君相恭明天人之所倚命也何可諉也
王委政公保責命於公君已曰時我矣公亦不敢
寧曰今在予小子旦亦既身任之體國義鈞乃後
嗣弗克嗣前人恭德大弗恭于天人弗克嗣前人
明德弗知念明命明威遏佚前人光君得曰在家
不知乎則公求輔于保也委命于保也爾夫恭明
文德敬止緝熙也迪惟前人則忱恩于前人德而

前人德延命釋是何之矣故天不庸釋于文王受
命叙商五臣何也五臣商舊德臣也喻太保在周
曰保又有殷謂保命又民期太保弼周也五臣舊
德恭明格天故保受殷命而多歷年所五臣舊德
恭明孚人故內外小大臣罔不明明恤恤秉恭明
德以率乂而赴功故王有事四方若龜筮則天人
交右吉無不利也爾太保非周有陳乎乃平格天
壽之矣保釋政則念不末念不末則命不固保未
遠念則恭明格天而亂明于造邦保何可去也叙

書經繹卷二

三四

周五臣秉德曰純佑何也天純佑商則商實而保
乂格天今純佑周故五臣秉德恭明迪知天威以
克昭于文王受命曰迪見實見也曰冒聞大聞也
虛見淺聞者人以聞見爲聞見也迪見冒聞于上
帝則聰明一天不禦於見聞宜時受天命哉知天
威故能將天威達天德故惟冒單稱德也曰今在
予小子旦何也公責命于躬也予往暨汝奭其濟
何也公求輔于保也昔在商在有若六臣在周在
有若五臣今在旦若奭矣今羣疑庶頑有尤有違

明命明威若去若留搖搖乎憺莫知所定不若游大川乎游川難君惟曰時我而求去是大我責也誕無我責予小子若未有位敢少自肆焉我用罔君翕而歛我不及君勉而翼軫歛念以相濟庶克有濟哉者不末念則猷不裕而造德不降我將以後人迷况於格天嘻慄慄乎公求輔之心其述寧王命何也感之也述前人命曰悉命曰敷心悉命寧王顧托之意何可負念作民極曰作汝民極嗣王明德勉德惟君在曰明勗偶王乃責又何可道

書經釋卷二

三十五

也克敬克誠則格天而命凝故命在亶秉保及事文王誠念文德即無疆恤又何忍不承矣嘻斯寧王悉敷心之命也何可負也汝克敬以予監殷喪大否何也君暨我念天威也四國並煽我何敢知曰厥基孚于休汝克敬今式克休我不敢怠何也君襄我保命也四國始靖我何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曰以予監殷所左右也曰襄我二人所贊襄也曰告汝朕允所左右贊襄者篤而至告由衷也曰予不允惟若茲誥曰予不惠惟若茲多誥厚

自反也夫信順之至格天乎人曷若茲誥曷若茲多誥故讀君夷而深悲夫公旦之爲志也 平格天德也天德平康物則不爽恭者恭此明者明此易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傳曰視有如無曰罔公嘗負宸出政流言作而居東豈亦用罔也與茲曰收罔則創鉅痛深觀省密至矣 宋儒以君夷係初年有左證矣曰書稱武王爲寧王惟大誥君夷蓋謚猶未定也篇中曰施于冲子曰亂明我新造邦曰亦罔不能厥初皆初年證然不曰天休滋

書經釋卷二

三十六

至武克至于今日休乎王初年國大喪王幼何云休也曰殷喪又曰大否則武庚既定矣且啓金縢時二公咸在曷祗曰時二人也故知在東征而後

立政

立政公訓王用人也篇中言用人篇名立政用人立政之本也王上尊帝不釐敬事下又受民中受丕丕基觀揚前人光烈也一不稱罔後故王難曰嗣天子王矣曰文子文孫王矣曰孺子王矣屢言覆戒也戒之至也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斯三事

大臣也重矣若綴衣虎賁然王親臣於左右王同乃襄王於德襄王於天於爲繫均也故重之忽微者實多詎知茲休哉故歎息以爲知恤者鮮忱重之也顓俊尊上帝何也俊帝心所簡在也不顓而來諸孰其不訓德尊帝矣迪知而迪也曰真知忱恂忱而信也曰篤信不迪知忱恂其能顓九德俾咸事乎事亮天工牧宅天民準明天法故顓俊尊帝也三宅無義民夏罔後矣不釐上帝之耿命何也天之明命森不可爽湯顧諟之矣用三宅

書經釋卷二

三十七

克宅用三俊克俊不釐之也不釐之者尊之也嚴惟丕式觀厥德敬思而大法之師臣之謂也不嚴惟丕式其能使三宅三俊同于邦同于政乎將耿命孰釐矣暴德逸德帝有欽罰無逸罰受罔後矣三宅三俊心曰克知曰灼見何也知心難知宅俊心尤難克知灼見者即著知微即顯知隱厥攸宅攸若洞如覲也是知人哲也然微克宅心也即好惡作而取舍眩能克知灼見乎宅心者居之於平康如鑑衡然以心灼心者也故知宅俊心克宅俊

書經釋卷二

三十八

以事天知司牧心克立民長伯立政以康民故知人以心也義德不敢替容德率惟從何也義德肅然時有用焉曰不敢替以戡禍亂所當也蓋天德有摯欽矣容德天地生人之大德也撫寧和柔尊尊親親以救功于天下生道畢由故率惟謀從焉記稱武王既克商不寐曰予未定天保何假寐聞二公言王未可聞周公言視殷民如周視周民如子乃曠乎若天下之已定也從容德之謂也今孺子主矣受丕丕基受民矣立事準人牧夫必灼知厥若知厥若知心也心訓于德也心訓德乃能訓知我受民用乂我受民然灼知難自一話一言惟成德之彥求惟由繹乃心罔不在德則灼知之道也不于宅俊由繹於庶獄庶慎攸兼者誤矣不於常士若德者是用職儉人凌德不訓德者是用殆矣故立政本用人也司寇長王國在敬由獄列中罰其惟式有慎乎敬慎灼知之則也知德難審其德行必嚴思惟懼怨微不審知也曰由而繹思深矣古重前問重啓題曰予旦已受人之

徵言咸告謂有所受之也曰我聞言有告之者曰
迪惟言有迪之者非臆之也古之道也公慮周萬
世故曰繼自今後立政其惟克用常人今釋用人
不議聚禱而謀政乃要東日紛紛下也其能政乎

周官

周官公經治之本也庶殷底定淮奄大同公歸自
東征王加信加敬壹委政於公殷殷乎議制禮樂
興文治事矣作周官周官周禮之本也曰曷知在
東征而曰王幼公保王躬而已宅未遑也王冠

書經經卷二

三十九

公辟居東矣政不在也后此則畱洛愆殷故知在
東征而居古大猷之計治安也不治已亂治未亂
不安其危安未危樹官建師凡爲康乂也依唐虞
而來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稍下繁矣亦職用
恒周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極矣蓋官貴簡冗
祇治也立太師太傅太保何也論道也王道揆之
所出也道之天原出於天貫三才一之不通乎道
而能以經政者否也故三公論焉曰啓沃乎王心
俾王格知天命如面稽然罔化原之道也王心王

躬思慮聰明應節法天冠帶平康得天地泰冲陰
和陽動靜順軌好惡以備發歛消息與時偕行省
歲在天毋失其當秉道握符以中爲常是變理之
精也故師嚴傳密保親而後王以道寧也立少師
少傅少保何也貳公也公尊重矣王不可以瀆公
有貳而後道可以意盡也公論道於上孤張而相
之公變理於上孤敬而明之故雖天子必有師也
以有尊也必有弼也以有輔也主於道不及以政
然後志凝於神而專之於道通神易之原調精稷
之微是治安之本也今保傅不立而求治是室源
而求流之長濁源而求流之清不可得已論官者
先諸此冢宰掌邦治何也冢宰政之綱也百官輻
輳並進宰握樞曰統則六典八法八柄之爲也萬
國基布星列宰平畫曰均則六典八則八統九兩
之爲也相道也司徒掌邦教何也治莫重於教也
五典者民待以生敦典降德俾兆民適於道而和
綏猷生民之道也宗伯掌邦禮何也教莫大於禮
也掌天神地祇人鬼之三禮幽明洽矣掌吉凶軍

書經經卷二

四十

賓嘉之五禮上下和矣故禮以體國也司馬掌邦政邦戎政也司寇掌邦禁邦刑禁也大刑用兵兵豈必用克詰張皇赫赫濯濯天下思戢而後能以邦國寧小刑用刑則何可弛於國也姦慝有詰折之始萌暴亂有刑罪用其當蓋天之道有紇歛而凜凜下霜也大哉乎司馬之董兵曰政司寇之制刑曰禁也明兵設不用刑有禁欲毋犯也王德之至也司空掌邦土何也冬也者藏也萬物歸藏復命蓋土德全矣居四民藏之以爲安時地利寶之

書經釋卷二

四十一

以爲利土之道也故六卿猶天地四時然一不可得缺自教無列而大官急政賦也窮民於兵刑而冬官專工也是六職所以失官也六卿分職率屬倡九牧何也卿各專其職如視聽持行各專其一而政可舉也卿各率其屬如棖榘檣楹共奏其功而室可程也內者外之綱近者遠之望卿分職率屬王朝邦畿濟濟翼翼而後九牧有倡也故六卿治之綱也九牧不著何也牧伯君道也且列爵五分土三武成前定之矣詳觀狩何也觀狩而制度

以考黜陟以明也制度無考則姦黜陟不明則亂倍陵僭竊恒必由之於是乎有春秋故世之有春秋也自周官之失始也戒有官君子何也戒百官也周官皆君子又王以君子待官蓋重官也欽德之本慎德之用信德之質公德之體學古德之輔典常德之師利口不學蓄疑怠忽皆德之反也欽乃司而後無可舉故有官必敬令未行而不慎不省括而釋也令行而反既渙汗而反也令必慎慎而後令從言無反也令必信信而後令一勿有反

書經釋卷二

四十二

也是出令之道也然公其本矣公於已公於衆公於天而後從何一私得干乎故政在公也夫不學墻面學士訓而獲施有政必裕矣故優政在學利口之爲王政愚烈矣禽翕訛訛而喋喋必作聰明以危政必紛更而亂政故守官守典常也此涖官之則萬世莫能違焉者也戒卿士何也戒三事也三事百官之表也功崇惟志何也志禹臯而禹臯焉志伊傅而伊傅焉志於下何以崇功故尚志崇功之本也業廣惟勤也志禹臯伊傅而思曰

孜孜焉思日營營焉思后不堯舜一夫不獲爲恥焉不日競乎日有營畫有作宵有爲有考也業何得不廣矣斷罔後艱何也勇之決也果而確也一心力之輔也夫祿位驕侈之所萌也危亡基之矣守之莫大乎恭儉心抑畏曰恭心約適曰儉恭不敢侮儉不敢奪恭儉惟德也德則不副聲言笑貌載爾僞而行之烏得爲恭儉人之視之如見肺肝然亦曰拙矣然思危而畏何敢不恭敢用其侈此守官之則萬世莫能違焉者也夫治亂在庶官安危係所任重矣而得人莫大於推讓官各推賢不敢自賢官各讓能不敢自功推賢必賢不及匪賢讓能必能不及匪能各推厥賢推無遺賢各讓厥能讓無遺能恭之屬也慎之篤也公明之盡太和本也布于有位利賴于子孫故九官讓而虞和二相讓而周康故讓官任官之大法萬世莫能違焉者也國盛時用之矣而中廢則不和之故也故周官治本也周禮經之綱也萬世惟無斁而已矣

召誥

書經釋卷二

四十三

作洛配天毳祀也又宅時中又洛于天爲土中又用毳殷召誥叙諸作洛時日經緯畢具百世用大事者足程矣太保出取幣入錫公拜稽曰旅王若公作洛公畫君相一體也用幣爲慶用誥爲戒休恤一幾也夫皇天上帝至尊至重殷爲元子子保至隆篤矣又撫有四海曰大邦殷豈眇小命哉今既改命矣惟王受命作元子有大邦不無疆惟休乎乃卽休卽恤無疆者休卽無疆者恤厥休惟恤厥恤惟休蓋休恤倚伏也不知恤則不休又恤無疆卽命祈而求休無疆也嗚呼胡弗敬也胡弗恤也夫天改殷命既遐終不復續矣殷哲王在天又多哲王在天不優優乎庇後末世哉暨于厥終乃遺壽耆知藏瘝在忽民晷哀籲亡執天哀民他顧殷以遐終蓋卽休卽恤也嗚呼奈何弗敬奈何不疾敬也夫夏殷先王之得天也天廸之從之子之保之若面命面承然而若矣今既墜罔後今冲子嗣必無遺壽耆壽耆所稽也知德者鮮稽古德恒於斯知天者尤鮮稽天謀恒於斯又胡敢遺也今

書經釋卷二

四十四

冲子嗣豈繫冲子實曰元子其不能誠和于小民
今爲無疆休然何休非恤王必毋敢後必顧畏于
民暑莫暑於民心壽者藏棄無辜顧天殷命所以
遐棄不復也不已暑已暑乎易敢不畏曷敢不顧
畏矣王茲紹上帝服土中旦曰作大邑土中君相
一德建茲中乂也今爲無疆休然慈殷自御事比
介御事自節性節性在敬用德敬德在作所敬作
所者敬止也作所止其所也土中平康敬止宅中
亦平康敬作所也嗚呼敬作所則平康中乂而得

書經釋卷二

四十五

天敬不作所其有能稽若于天曷其不敬曷其不
敬作所也且夏殷之有歷年若其不延也天也非
我所敢知王乃初服天其命哲不哲若命吉凶若
命多歷年亦天也亦非所敢知也知我乃初服當
敬德當疾敬德自貽哲命祈于天以求命而已天
小民天之子也王惟元子其惟王勿忿疾于民頑
敢用殄戮其惟王在德元小民作儀刑于四方君
相一德一心無疆惟勤無疆惟恤以小民受無疆
之命嗚呼是太保責難之恭也面稽于天故召誥

誥格天也 子初生哲不哲不甚相遠也敬節性
漸之善則哲不敬不節不漸之善則不哲始敬終
肆卽哲爲不哲故哲命自貽也 曰成命命有去
畱也畱則成曰永命命有短長也長則永曰哲命
命以敬勝明以怠勝昏也明則哲惟天制去畱短
長之命在德哲不哲故可自貽若可祈而永焉

洛誥

公獻卜曰天基命定命主如弗敢及予乃胤保相
土明王心克敬也王拜命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

書經釋卷二

四十六

來相宅定宅明公心一敬也曰如弗敢及曰不敢
不敬敬忌之至也明穆交贊矣公獻食卜歸休恒
吉于王王視洛食卜曰予二人共貞之洛成公倅
從王于周曰王肇殷禮祀新邑予惟曰庶有事一
聽之王乃王卽命曰記功宗汝王視功載汝其悉
自教工一聽之公明穆交讓矣太保稱旦曰其作
大邑一歸謨於公公稱胤保若嗣續其事已焉讓
和至矣故國之興也君臣上下同一其心其亡也
君臣上下各一其心諒夫 讀洛誥而知公之以

禮體國也祀秩無文享識多儀若彝無事以裴民
無非禮者故禮無不體也秩無文何也古祀典隆
矣然何能畢備道功當宗即秩而祀豈必其文使
之必報之報之必索饗之秩無文也禮無體也享
多儀何也曰古享禮質矣至周益文而多儀然儀
視志志不役曰不享欲儀必及物則猶忠敬爲質
也禮有體也然叙彝倫其本已故曰聽朕教汝于
裴民彝公曰汝往予明農何也公作東都而禮備
樂和矣曰明農不敢以寵利居功也王曰予退命

書經釋卷二

四十七

公後何也敕公功也公制典禮爲民極禮有宗矣
四方建亂民迓衡衡治公功勤至矣然禮有未洽
即功未有定故公後監士師工俾一之於禮而後
公功有敕也故曰敕公功也曰公無困何也歆公
也公德昭光勤施禮咸秩有宗矣旁作有民奉禮
也愷而祇歡儀刑于上而定公何困焉而以
明農爲王何爲哉恭已答天人而已矣故曰予冲
子夙夜恭祀曰我惟無斁其康事王命公後不歸
公宗周何也曰成公志也公在周王不敢成其王

公不敢功其功公後而王即辟于周成乎其爲王
公敕功于東成乎其爲功也保大定功進退不失
其正者其惟洛誥乎 恭禮之本乎禮之實上下
一於恭乎俾後有承式焉曰恭先乎先此成周禮
讓爲國之實 洛誥文斷而意不屬何也曰事比
而文屬其不屬蓋缺也篇首曰作周匹休末曰作
周恭先恭乃辟也篇首曰作周匹休末曰作周乎
先乎乃休也王始曰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
公末曰萬年厭于乃德又曰萬年觀朕子懷德明

書經釋卷二

四十八

明穆穆唱和相爲矣故屬而成篇 史繫卜洛於
成王七年諒乎曰否不然也王初年公內弼王德
外位冢宰總百官王冠流言作公居東二年王逆
公公歸東征者三年於是時公在王室履歷二年
耳何卜洛留後之亟乎稱王七年洛誥語誕保
受命惟七年而說也蓋公東征歸王委政公公思
兼三王施四事求輔於君夷陳立政董治官而經
制大備於是乎天子德明羣公穆和萬品億萬九
夷八蠻序貢于中國而睦頌聲興而公亦且老矣

殷頑當懲於是乎卜洛爾後保釐而式訓焉蓋
刑始錯不用也畢命不云乎既歷三紀世變風移
命作於康王十有三年距成七年則既四十餘年
矣故知繫卜洛于成七年者非是曰洛誥稱誕保
文武受命惟七年何也殷文武所受命也爾後
殷保文武受命也蓋公還王室定禮樂者六年乃
作洛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是也紿殷又七年而
公老居豐於畢命三紀語合矣又二年公薨

多士

書經釋卷二

四九

多方告殷士遷洛也多士告殷士作洛多方告遷
洛曰降民命殷頑初定則惟不之殺也致明罰而
遷諸故厥詞福威並用凜凜也告作洛告攸居則
欲有幹有年于邑居辭彌溫孫彌惻怛矣曰非敢
弋殷命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曰肆敢求爾于商
曰肆敢求爾于天邑商溫之至也多方發語曰我
大降爾命爾罔不知若猶曰我制乃短長之命也
多士發語曰弗弔天大降喪于殷感其感矣始殷
頑讒煽必和厥衷和乃能比事于多遜約之曰敬

于和主其和也多士和已無違朕不敢後無我怨
信然乎其心矣所謂奔走臣我多遜者也故惟約
之敬已焉多方曰王來自奄至于周多士曰昔朕
來自奄多方告殷侯尹民胥伯正也篇中時曰多
士然主定四方故多方名篇多士則殷遺多士奔
走于成周攻位丕作也和柔其人名多士已焉多
方紿其始多士紿其終蓋先後相成而懷保孔固
也故宣應以名篇 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此謂
帝心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罔顧于天顯民祗此謂
天心惟我事不貳適惟天予惟率肆矜爾惟天此
謂王心天靡不欲引民于康居王靡不欲宅民于
攸居其義一也故誥終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梓材

書經釋卷二

五十

梓材非完書也然保乂洪規存焉以厥庶民暨厥
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則邦君者承上流
宣化于下者也以譬指喻一體而已矣曰無胥戕
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畢安養熙恬引引勿
替也斯王大德哉曰勤用明德和懌迷民於教化

篤深雖適斷簡不具有洪猷矣諸儒先訂次左證末稽總之在下洛而後者近是

無逸

無逸公末訓也明天大德在生民天生德在稼穡天稼穡在小人之劬勞故小人之劬勞於稼穡者天之德也民之命也國之所爲依也上自后王君公下逮氓庶得安居粒食而逸者誰實爲之不稼不穡生胡以殖又胡以逸故惟稼穡之艱難乃逸也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國何依其依於小民

書經釋卷二

五十一

乎天地之大德小民劬焉祁寒暑雨殫力盡瘁奏艱食以逸君上天勞之矣是國之依也忱知國惟小人之依咸和康田恐恐乎其疾怨也其必所無逸矣噫此天心也亦王心也諸欲生逸諸善生畏畏則無逸日勤逸則豫怠心不則禮義之經而諺其旣也滋誕惟耽樂之從沈酗迷亂至閉塞而否靡不極矣否塞無知覆自智其知曰昔之人無聞知豈不哀哉夫小人耳逸且諂且誕侮其父母無畏也况於后王憑貴襲勢以逸豫諂誕也誰能難

之故必所無逸也稱殷三宗何也三宗殷嗣王於嗣王近也中宗嚴恭寅畏何畏也畏天命民崑也天命有度以天命自度其出入以度以民崑自畏於治民祇懼之不遑遑荒寧乎高宗勞于外暨小何也殷之盛德也殷王嗣子之始生教之矣迨稍長必俾服勞於外暨小人出入作息也俾狎知其劬勞克念于艱難是質之忠也故作卽位而恭默抑畏格于天嘉靖于殷邦祖甲亦然爲小人知小人爰依胥保惠卽鰥寡不敢有侮也故心知以

書經釋卷二

五十二

無逸而明筋骨以無逸而強思慮嗜欲以無逸而卻遠也故壽命以無逸而長厥享國永裕有以耳後立王生而貴富逸矣生則逸小人稼穡之艱難詎直不知抑且不聞惟耽樂之從彼安知逸樂所自來欲縱賊生乃享國也日亦彌促矣吁嚴哉畏若逸之介乎是善惡之所從生與亡壽夭之所定也懼已懼已稱周先王抑畏何也抑畏盛德也抑自下畏自救是無逸之本也文王卑抑自服無以有已則致柔篤恭敬作所而徽懿生焉匪直和柔

順於道而美曰徽柔匪直敬恭一於道而安曰懿恭於小民也若實諸懷而保之於鰥寡加之惠令蘇蘇有生色也其勤民自朝至日中且昃不暇食也卽康功卽田功用咸和于萬邦小民斯無逸之至哉故文王我師也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逸遊畋師之也苟自寬曰今日康樂後不其然則心逸矣心逸則淫淫則無畏自今至于後日抑又曰今日康樂後不其然浸淫以往不淪於迷亂沈酗勢固不止矣夫今之耽樂也以訓則昏民安所

書經釋卷二

五十三

訓天愛民甚矣而令一人者逸肆於民上以淫從其欲此豈天攸若哉故無逸必自今無時豫怠也夫古之人聖矣猶需訓告需保惠需教誨卑服之至也講之必張之張之者廣大其志意皇惑其視聽俾康大而教卽訓告教誨保惠棄不省也或乃訓之張已自恣變亂先王之正刑求多于前人則聽之詎惟小民卽無小大民咸隔塞而否矣否則上下之情不通心怨口詛而國隨以亡悲夫故弗畏入畏也且夫先后之哲迪哲也知小人之依則

書經釋卷二

五十四

知惟小人之畏迪哲也或告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引愆自歸畏之也懷保惠鮮之恐恐如不足也何敢怒也何敢含怒又何啻不敢含怒也柔恭之至也苟講張之言而信則不求念君依於民也不求念民依於寬也由是而忿怒行焉刑罰施焉怨叢于一身將豈及解乎故無逸公末訓也後萬世辟王君公所無逸而已矣 否訓閉塞有甚義逸誕甚侮父母矣閉塞甚違天拂人心怨口詛矣 周之成王業也自后稷公劉寶穡而重農公後洛作無逸幽風以貽王知小人之依也後世浮于士靡于商賈腴削虐用于豪強兼并之家汰于凌蕩業稼穡者未有不窮餓刺骨者也將國何依乎生德盡矣噫自康誥而下疑多失次今考定如篇

君陳

孝順德也孝因心則有順施于有政德莫令焉順德懋昭積極發聞益爲馨香格於神明此體信達順之道然自惟日孜孜靡一息豫怠者得之故首曰令德孝恭末曰敬典在德 圖政惟艱無以有

已也自師虞而繹謀猷而嘉無以有已也以入告而順據勢秉法無以有已也寬有制而和諸皆恭順之道 公愆殷壹不以君道臨之胥教誨胥保惠師之保之也德柔民而民懷非勢法所及矣倚勢法以威削行之攜民之道也故曰忍曰容曰寬曰無忿疾求備一主於和柔乃愆敕在幾先寬不失制需俟其和幾也辟止辟而辟徂姦宄敗常亂俗而辟牴之於始萌亦幾也然非有容有忍惟幾惟康豈能炳幾先哉修不修垂簾欲無隳政其不

書經釋卷二

五十五

良當從容以需惟進厥良率之已焉噫王言於庶殷如天然翕闢變化漸於神矣 惟民生厚不修曰或不修不良曰或不良非灼見降衷恒性者不能及王德也壹不以小人待人焉 嘉謀嘉猷入告而外順嘻茲大臣之德也乃王心告之斯受之豈必外順悅外順將無悅從諛之心乎哉曰然則成王失言乎曰成王君陳有爲言之也殷頑比煽臣而有施德於民以沒王惠是造譽廢君也康誥聖之矣將豈能誠小民戴王乎故章善歸君舍美

從王格頑輯歸之道也夫辟勿辟宥勿宥求卽中也王何有專美于侈心故曰成王君陳有爲而言之也

顧命

顧命王末命也敬明翼保仁覆不冒罔間于彌留其自命曰侗亶侗不二厥心矣用能敬忌天威嗣二后敬明大訓毋敢昏冥過越也斯集命之本哉敬明恒止幾之微也一非幾則昏昏焚焚欲惡雜進滑其天矣威儀定命天之則也一非儀則翩

書經釋卷二

五十六

翩反爽度失常棄其命矣曰冒貢傷冥而蹈也曰自亂傷暴而棄也迪知允蹈故言篤而意懇柔能安勸輯遠邇大小庶邦奠之于丕平二后受天允王保之諒夫 讀顧命康王之誥曰郁郁哉文先民有言樞機周密體統肅慎王正始令終保相卿士羣后揖讓之禮何其從也殷王宅憂諒闇三年百官總已聽冢宰三年王受教戒諫惟勿言又何情也周已泰吾從殷

畢命

畢命保治也周治成康易大有之時乎彰瘡遏揚
繼世樹風順休命保大之道也否則理大物博孽
芽萌其間矣而幾伏於東都東都先代庶頑之所
伏也王化所自始元聖大老所留後也人心風俗
天下觀焉訓焉郊圻封守申畫慎固四海視焉倚
焉故重之命畢公重公也曰予祇命公以周公之
事蓋周公毖殷救功老而留後焉以命公重公也
公弼亮四世言純師事底績矣而小物克勤則懋
德之至也夫小物耳而克勤何治非民詎曰其寡

書經釋卷二

五十七

何敬非事且曰弗克以懋殷其必勤懋矣夫政有
化也以有風也風有動也以有聲也彰瘡以樹之
風聲從生焉風風乎洸洸乎被物物化而莫知所
自來乃其本至旌別風之流也則習俗以爲階羣
而爲之乂而習焉又乂而大放於是乎潰溢四出
而莫可返雖有善政末之革也殷利口是已曰靡
靡則風潰之流也彼方且悅之以爲賢斯何可得
殄乎乃其原在好異政持以靜重毋紛更事惟法
也辭攝以體要毋新靡言惟師也維風之道也化

之敝也則奢麗以爲階好侈而奢已靡而麗驕淫
矜侈排蕩所激靡不陵已萬世同流則情實之流
必極也欲保終永年得乎訓之德俾約而不流訓
之義俾節而有制隆禮由禮其括已足維風之道
也殷民初遷造端正始愍於萌芽曰克慎殷民始
輯撫摩綏柔愍以寬簡曰克和世風既移翕弛闕
張旌別羶揚則成終之道也歸於上行下效衆定
民安使天下回心嚮道而已矣故三后協心同心
也協心底道同道也道洽風成政善民康於被潤

書經釋卷二

五十八

何極卽夷戎賴之矣曰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語
基命也人心風俗之謂也世久平則逸逸則奢
奢則好麗奢麗則上下相師而民貧極則亂蓋滅
義陵德天厭之矣是唯禮可以已之故訓由禮世
久平則文文則尚言尚言則利口昌而功實寡不
能者恥治斯圯矣故救文莫如忠政有恒辭體要
忠之屬也今華言靡服盈天下於保治無已遠乎
君牙

人心危暑雨祁寒惟曰怨咨蓋天地之大猶憾也

誰能厭之然易在倡導爾建中而中矣爾克正而正矣先之也故思艱爾易圖在我者也

罔命

人心危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充耳目之官必揚虛美必文實惡難甚明智然且泰然自聖也一自聖而衆惡歸之矣令常吉士焉旦夕承厥辟欽而王欽矣臧而王臧矣其所漸之者近也是格王之本也

呂刑

書經釋卷二

五十九

書錄君牙罔命呂刑何也著教也穆享國最久初德精明中肆其侈心於車轍馬跡末哀敬而初心復還錄三書以著教也明聖狂適反復手然可懷也夫亦可畏也夫曰耄荒度言度以耄荒也諱若以耄故荒云耳祈招之詩曰嗟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耄荒之謂乎漢武唐玄宗國均久均有逸志於中年惟無厭飽也爾輪臺之悔祗宮之保先後一轂乃天寶悔豈有及哉于是知書錄呂刑於爲戒者豫也美哉乎漢太

宗之末命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敬明無荒其有先王之心乎 蚩尤苗淫刑之始也亦皆被淫刑之禍故首用爲戒噫天哀于民虐民逆天世未有淫刑而不禍者也制百姓于刑之中何也教中也教祇德裴彝以刑教也典獄訖于富何也期無刑也期殷阜厚生詎惟威用乎敬忌罔擇言在躬何也天德元命克自作日嚴罔有擇言敢用非法故德威惟威非刑之爲威德明惟明非明刑之爲明見刑於德見德於天也作配命之道也刑曰祥刑迪中于民也師曰嘉師民受中以生也受中以生孰非天民誰則不嘉司政典獄孰非天牧敢用不祥祥之也者嘉之也何擇非人何也人司刑者也不得人則祥刑爲虐故用獄重人也何敬非刑何也刑者成也一成不可變天矜于民敢不敬乎何度非及何也一人自罹猶曰其敬矧曰其及亦將如嘉師何矣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則擇人之道也佞折獄必得情而嘉詎有哀敬良折獄惟哀惟敬忠之屬也夫刑天之所用以齊民者也敬迓天

書經釋卷二

六十

命曰勤克敬五刑以成三德孰刑非德孰德非天
於元命庶有格乎其寧惟求慶賴者遠矣獄貨府
辜瀆刑腥聞即天不享而極之以罰庶尤報焉得
無畏乎曰永畏惟罰畏之也曰朕言多懼懼之也
罰不極則幾無天曷其有政聖道本天呂命知本
刑於天仲尼錄焉明天德於刑也或曰呂命刑書
也法吏之辭爾未達於聖人制刑之本亦少貶矣
曰刑以罰而可贖也不始於貧者死而富生乎曰
不然也兩造備矣五辭師聽之矣如是而簡乎焉

書經釋卷二

本一

正于五刑天刑庸得貸乎是與衆棄之非罰所得
贖乃刑疑者有赦赦無罰也罰疑者亦赦赦無罰
也有旨無簡者不聽不聽無罰也諸罰者約矣其
罰者其不簡者也不簡者刑與罪兩不相直者也
刑與罪兩不相直刑之則已重宥之則已輕酌于
輕重之中而用罰故罰制百姓于刑之中也且罰
有差次矣墨之屬五百其罰千劓之屬五百其罰
千刑輕者得贖多也乃宮刑之屬五百罰三百矣
大辟之刑五百罰二百矣刑重者得贖少也惟刑

罰於刑同直輕重之中也爾且罰上下之比罪也
無僭無亂惟察惟法非齊惟齊有倫有要如是乎
其閱實也何至開利路傷化之有乎故金贖非古
也而甫刑以救世誥四方亦猶古之道焉錄之書
取悔而天者還也然距治象終遠矣天齊于民
然惟齊非齊也乃倫要爛然即天倫麗事時輕重
有權則非齊乃齊也故刑罰一天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唐虞則天天無爲故帝無爲王法天順治有爲矣

書經釋卷二

本二

伯匡王功文侯之命其王伯之交乎費誓伯之端
秦穆伯之修也故書終二誓而春秋作虞夏德威
無威故禹勗敬讓皋期無刑殷周刑而不詳呂刑
詳刑費誓詳兵兵大刑也故書錄呂刑費誓以明
刑虞夏欽明幾康德不危於人殷周誥危矣王耄
荒度侯違責者則過成刑而不康錄刑誓明過可
改也秦穆修聖之事也幾於王矣憂艱近欽近克
艱休休有容近仁昧昧以思近睿近濬受責如流
近舍已有技彥聖如有容近翕受敷施思斷斷戒

媚疾近勿疑勿貳過改則復於無過不反之乎王
哉故書終秦誓詩錄秦風錄之者重之也春秋之
變亟矣而權倚伏於秦晉晉主夏盟而春秋秦衡
裂三晉而戰國糜爛耗矣晉文侯有命秦有誓壹
以明倚伏之有幾焉孔曰百世可知孟稱論世邵
極皇帝王霸以經世故觀書而易其可知也春秋
備之曰春秋明五伯之功罪又曰孔子之刑書又
曰春秋忠恕大改過 予讀斯諫逐客書曰佞人
入矣讀高說斯立亥及斯督責書曰噫斯截截善
書經釋卷二 六十一

書經釋卷之二終

詩經釋卷之一

明徵士野江鄧元錫著

門人同郡左宗鄧編

後學

金川華心湯校

國風

國風國各有風也天有八風以宣其氣人資五土
以命其質故五方有性而百里殊風非直情習亦
水土之所襲然也風殊習異而上之人身先之淑
惡政教之陷污感焉漸焉於是乎雅俗乖和哀樂

詩經釋卷一

淫思之效具形於謠詠而成風故上行下效之謂
風古哲王重之太師陳詩以觀風司徒因風以施
教而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考政治焉蓋其重也周
公作樂念王業始基定二南為化本而因列國山
川封域禹迹職方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而移
俗周太師所歌列國風之第次是也其後述德詩
亡孔子博采考觀其存者而芟夷蕪穢屏斥靡盬
表二南為風始其列國詩繫聖敗失得之原為興
替存亡之統足觀省而垂勸戒者頗更定其第次

表其嚮應究其治化所極而正人心移風俗之大權在焉以表裏乎春秋則今經國風之所以教也故風者風也上感下下化上莫敏於風風自下起故詩莫先於風家人風所自出閨門其隧也故風莫大於閨門賦者何風之揚也比者何風之遠也興者何風之起也風之行風風乎泱泱乎感人者微而披焉者立解故詩莫切於賦莫美於比莫妙於興而風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則風之自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亦風也同風之詩經釋卷一

道也頌者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風者神明之道也明乎風而三經三緯之旨具達之矣

周南

二南宗周風也王業基於岐周王化起於閨門化行而南故首周南周南周畿內也畿而外召公宣之王化達焉故次召南昔者文王慎明德穆雍以刑厥家后妃配之求賢善成孝敬美德義以明輩內教關雎葛覃卷耳作焉始被之管絃用之房中而化行召南夫人慎始重正亦崇厥化鵲巢美焉

采蘋采芣草蟲作焉俗用茲美而化昌其言不出於男女閨門行感居思飲食裳衣之事而其究以宣教輔化助流鮮澤順性命之理召天地之和達靈動之感也豈非盛哉是周之所以王也成周原本反始用之王宮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俾沐浴詠歌以化成天下仲尼作經尊爲風始篇具存舊至江有汜而下乃頗采芣叔季時漸化成俗者詩附焉關雎 關雎后妃求媛作也后妃之德也后妃廣於求助精在得賢哀窈窕思賢淑冀協衆善以事

詩經釋卷一

三

一人德之至也首章淑女之思也感關雎興窈窕也忘身之爲迷也若曰之淑女也慎固幽深是君子之好逮也吾何德以配君子也云爾次章思之深也若弗克見然而憂思賢淑卽甚哀惟無已也詎有傷乎末章思致之切也若曰今獨未得覲誠得之斯友之且樂之有一毫傷善心哉故能博致羣淑以宣內教故曰后妃之德也易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於是乎有樛木螽斯之應孔子歎之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葛覃 葛覃后妃之本也首章追賦葛生時事志
遠而音適次章賦葛成時志儉而音節其躬儉
也惟無斃也纂組之繡害女紅斃矣末章志敬而
音婉有深念善平朱傳推言之也曰已貴而能勤
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
衰於父母得詩人深矣

卷耳 卷耳后妃之志也夫后妃既憂思賢淑躬
婦道以章明內教矣又能輔君子求賢審官賦卷
耳風王以臣下之勤勞志勤而遠矣首章念之勤

詩經釋卷一

四

也若曰卷耳采采矣不盈筐而實之蓋怛然念外
人之勞隱於中心焉下三章述臣下勤勞盡瘁之
事托使臣自我爲之言代抒其勞憊苦頓之意若
身嘗歷然四牡皇華颯颯乎開源矣末乃言行役
之勤如此其勞云何以吁惜終焉此卷耳之志也
王聞而體臣厚下之心不泊然生哉身不出閨闈
而念勤於幽遐是王化之本也

樛木 喬斯 樛木關雎之報也后妃逮下無妬
忌之心和平極矣天地和而萬物生至和召祥福

履綏將且成焉螽斯得無應乎宜繩蟄矣
桃夭 桃夭關雎之化也桃中春而華華披見實
實生葉齊已室家質言之家人博指也微之顯內
之外也

兔置 兔置化行俗美也關雎之好德卷耳之念
賢賢才不烝烝焉衆奮哉下逮於兔置之武夫肅
肅其敬起起其武親鄙事而無鄙心於文王同心
同德矣程淳公作字時甚敬曰只此是學
芣苢 芣苢葛覃之感也志和而音平

詩經釋卷一

五

漢廣 漢廣文德廣被也蓋關雎思窈窕窈窕
而貞也匡稚圭曰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
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故化被於游
女可望而知焉故屢咏歎之味歎之者感之也秣
馬及駒與騷人捐珮遺玦之意同傳以爲悅至敬
深諒矣桃夭兔置芣苢諸篇皆文德之化序目后
妃風之自也漢廣汝墳亦文婦被化之詩目文王
地彌遠統於尊也然言后妃而文王刑家之德寓
言游女而關雎之化益遠矣

汝墳 汝墳卷耳之應也后妃感王以閔臣下之勞故行役而家人相向有父母孔邇之感焉
麟之趾 麟之趾化成也王德單厚子孫保之毛蟲之瑞臻焉一體之應也螽斯此成終矣之謂大順

召南

鵲巢 鵲巢重德敬始也鵲有巢鳩起而居之方之盈之外女入嬪奉神靈之統不象之乎微一德其曷以當此哉鵲鳩德惟一以罔不均均一至德詩經釋卷一

六

也夫婚禮萬世之始也冕而親迎曰迓迓以禮也几筵布告而將將以禮也男先女女從男於是乎婚禮成焉成以禮也重正始之道也重始重德也故以鳩比德勸焉

采芣 采芣不失職也宗廟之事夫婦親之備外內之官采芣敬豫事也僮僮夙夜敬將事祁祁敬成事也是不失職也亦始終一德之效
草蟲 草蟲思而則也心忡忡憊憊以傷亦念之矣降言定悅言醴夷言平適平康之則已焉居而

離而思思而深見而覲而樂樂而度性情之正也故序謂以禮自防夫禮以制心也

采蘋 采蘋采芣之化也僮僮祁祁齊者至矣采盛湘莫約于有齊之一言肅穆也深夫

甘棠 甘棠美德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召伯可謂民父母矣於甘棠聽斷焉恐重煩民乎於是芟焉憩焉說焉於聽斷敢與以已乎民之說召伯也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此可謂民之父母矣行露 行露美女貞也雀非有角也而穿屋是無

詩經釋卷一

七

角而角也而誰謂無角也令無角何以穿屋也鼠非有牡齒也而穿墉是無牙而牙也而誰謂無牙也令無牙而何以穿墉也女非實家也而速訟是非家爲家也傷哉乎唯訟能以無爲有也而室家不足則志不可亂焉貞已然漢廣不可求矧有訟於爲風遠矣

羔羊 羔羊樂不失職也節儉平康仰頌順適矣志適而音舒化國之日與

殷其雷 殷其雷閔勞勸義也若曰何違斯也以

從政也畏簡書也莫敢違息而處焉義也然已勞矣尚亦過其歸哉尚亦過其歸哉情至義篤矣標有梅 標有梅樂及時也男先女而有求雖時已晚然幸及吉及今而及相謂也不猶及時哉誠幸之非冀之也令冀之無已偷乎雖其幸之桃夭之風下矣

小星 詩之安命如此誠味之天下安有不盡分之人哉知命則無怨尤無怨尤則能安土能安土則能樂天抱衾裯而宵征宵征而肅肅安也

詩經釋卷一

八

江有汜 江有汜美海過也終三化存而悔亦美媵始其不我以我與若不我過也亦已忍矣遇之必無禮矣不曰言言其悔其處其歌已焉其斯為無怨乎過而能悔勞而無怨美德也鵲巢之化遠矣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女貞也被習成化女貞而惡無禮焉然漢廣之風下矣噫惟無懷也以如玉也誠懷春得誘之矣夫言貞而潔者其惟如玉乎易曰藉用白茅潔也包死麕賤之矣

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姬繫王周王矣

王目平王侯目齊侯距周始王亦又遠矣非周公時詩也禮言之肅肅敬也雖離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采之見前王之化者遠也愈久而不忘是夫子之志也關雎卷耳之德厚鵲巢采芣之齊敬美矣麟定之公姓何穠之王姬猶之振振猶之肅離焉猗其盛哉

騶虞 記稱大順四靈為畜風首二南麟趾騶虞應焉太和洽矣仁家及國及草木鳥獸麒麟騶虞

詩經釋卷一

九

得無至乎詩探本而吁嗟歎之知化原也爾故麟趾為關雎之應騶虞為鵲巢之應

邶

邶鄘衛之次二南何也曰周太師樂歌之所次也吳季子從聞之斯其來久矣蓋周公定禮樂首二南焉明周所從興次邶鄘衛明周所從代所謂殷監不遠者也又顓頊之墟意其詩必有憂而不困如季子所稱者今亡矣今邶鄘衛何詩也衛詩也說者以為各從其國本所得詩而異之諒乎曰邶

綠衣日月終風燕燕邶舟皆晉衛詩何謂從
本所得乎均衛詩仍舊風而三之何也曰衛興廢
之變亟矣詩思遠而旨深明憂患與故焉故尼父
詳之以爲風邶徵衛所以中滅鄭主標其所以存
衛則一國之終始體統在焉以爲是邶鄭之括也
故仍舊國之次表與亡之統中東周之思也云爾
關雎作而周興邶舟綠衣賦而衛亡興亡之致何
遠哉邶鄭皆首邶舟何也贊之也衛風淫有仁人
貞焉變之正也正不可息也故貴之衛首淇澳美

詩經釋卷一

十一

武公敬學也終木瓜感齊桓攘夷也明變之可正
也是聖者權也

邶舟 邶舟風本也愬而逢怒仁而不遇朱
傳以爲莊夫人作其是也首章幽憂也志微而音
婉次章言其所以憂怨不怨矣三章處謗之則也
蒙謗觀侮易爲回屈易改常疑然心匪石也何可
轉也心匪席也何可卷也威儀棣棣皆天則也又
何可得簡也詩之好仁如此故能志不貳而度有
常周公優爲之是處謗之則也四章傷見愠也夫

煩寃之極如匪潛衣念不可居忍矣然靜言思之
義無可逃非有初終何以得去則安之而已矣安
仁也莊子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處謗
之則也 不可選非深知小莫能破之體者不能

入

綠衣 綠衣幽憂也妾上僭而幽憂觀閔甚矣微
自振則抑壹而自廢故思古人以自警焉嗟獲所
心抑又何求夫鏡古所以平心也噫因而能通憂
而維則其惟綠衣乎

詩經釋卷一

十一

燕燕 燕燕莊姜送歸妾也歸大歸也國難亟而
大歸故志隱而音哀兼塞淵以淑心終溫惠以淑
身懷之至也故任若曰其相勗也思所天也思不
貳也乃言安得不時服繹矣哀而則也篇中傷離
美德終不斥言國禍處大亂包周身之防也夫
誠一淵深溫惠淑慎仲氏可謂至德也矣道虞帝
之德也千載可象矣

日月 日月傷亂也如之人亂本也不斥言燕序
所日先君是也賤婦懷亂不古處也不見答也

比於亂莊妻追傷之曰乃如之人也往不以古處不相好也今亂抵此矣今胡能有定矣胡日月之不我顧我報也無所歸咎之辭人疾痛則呼天呼日月隱之至也綠衣之辭平思古人也善自處也日月之鳴亟呼日月也大念亂也君子危身不憂憂宗社則憂夫各有當也

終風 終風傷亂本也於日月同意首章悼狂惑也次二章追幽憂也夫笑爲歡也諠浪而笑不古處也何歡焉中心悼之而已惠然來爲順也倏而

詩經釋卷一

十一

莫往莫來何常焉吉人之儀卒度常也人被風霾則噫願言則噫言有中者殆不復合矣末章悼亂也陰者暗噫矣露者虺虺矣天地大變矣寤而念之俾也不寐願而念之惟撫今懷昔已焉視日月托言者逾遠指言者彌深矣朱傳以終風爲莊公比切而當序以爲遭州吁之難是也蓋追傷之也擊鼓 擊鼓怨也土于國城于漕勞矣而莫疾於用兵兵死道也不我活矣嗟爲國者使人有不我活之怨也而何樂於好兵曰踊躍好之也好人所

惡也於是乎有濮之禍其志苦其風哀將不戢自焚矣

凱風 栢舟綠衣諸篇夫婦之變凱風母子之變也婦之天惑在自反靜正子之天爽在自責痛深凱風可謂能自反矣自怨艾則道盡錄之美孝子也亦以見衛風焉故序或序刪詩者之意

雄雉 雄雉刺而怨也怨興旅而曠也德之爽也則伎求以爲階誠不伎誠不求則順事怨施靡不平適矣求伎萌卽不奪不廢故君子慎萌焉

詩經釋卷一

十三

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序以爲刺衛宣淫也又曰並淫今讀其詩遠托深諷托涉深托雉求牡托士歸妻托涉須友不盡言不質言又若有不忍言者然所謂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非謂是乎首章托涉深也欲之溺人也甚於淵孰淺深焉可無慎乎次章刺並淫也夫內淫而恣也謂人莫已知也濟盈矣有不濡軌乎雉鳴也乃求非其匹乎誰實不知可無畏乎三章風刺上也夫士也歸妻必備禮焉迫時而將之惡

無禮也爲人上者禮何可已也四章刺非偶也招招非一矣人胥涉矣而叩否以有須也須我友也如不待其招忘其非偶也謂之何哉嘻其甚矣嗚呼詩之度義如此誠味之敢冒於欲乎乃行得無謹矣

谷風 谷風綠衣之化也隱衷篤情棘哉其遇逢怒遽閔與莊夫人如一軌然故民之效上疾於令也首章勉同心也嗟夫惟同心同德者可及同死也非有結之心如結也葑菲下體時移而美惡變

詩經釋卷一

十四

矣然無以爲也黽勉德音不及爾同死乎誠願之矣次章訣大歸也大歸矣行之遲而又久其還回也心念之也念有違不忍也乃君子于訣也不敢乃望其遠也冀伊邇也獨不可一至於畿乎何直以洗漬相加遣不一顧也信茶甘如齊矣三章自明也夫淫非濁也以渭淆而濁乃其汙固湜湜清自若也其清濁易較也乃以宴新昏之故不我屑乎是淫濁也甚哉乎愛憎之致變而清濁可淆也方戒逝發卽曰遑恤有九迴腸矣四章追往五章

悼今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心之莫同雖用德豈有售乎毒之讐之洗漬詒之矣遑念不宜怒哉故谷風哀而俗傷

式微 旄丘 旄丘感衛伯也首章感之也呼叔伯而告之若驚時日之遄邁已焉有遺味可歎唱已次章寬之也冀有與也抑有以也以厚道望人也三章微風切矣然惟曰靡所與同已焉若曰匪叔伯則然厚之至也四章自悼責感之曰叔伯之若不聞也吾君臣之流離瑣尾微末而不足采則

詩經釋卷一

十五

居下流之罪也豈敢有尤衛君臣庶聞而惻然感乎竟不責以方伯連帥之職嫌以已故使人失義焉耳厚之至也錄式微旄丘美黎有臣也式微勗君於義旄丘感衛以仁窮不失義困不遺君古之貞臣歟其錄於衛何也刺也黎君臣在廷流離瑣尾殷鑒烈矣上不能修舉方伯連帥之職次不能觀鑑以自強於政簡賢冒色惟日不足已焉能無及乎故終之以載馳載馳猶旄丘之志也是其應也

簡兮 簡兮賢隱於伶工也道不可屈身屈何傷古之賢者不得志而隱於下位多矣豈直伶官哉前三章若自揚詡然忘身之爲辱也已忽以山榛隰苓起興云爲有思曰云誰思直目西人又重言西方之人兮終之寄意至深遠矣故曰隱噫有國者之過也

泉水 泉水思虔義也慮回而有制知自克也首章思也意可行乎次二章思而節也意得無不可乎夫女子之有行也推而遠之也心明之矣而復詩經繹卷一 十六

加以博問審自克矣末章思不闕也思歸情也親親也遠父母兄弟義也義自制也雖以義制而思不可弭篤恩也夫北門 北風 簡兮賢隱也然適自遣北門賦而哀賢困矣君淫不恤國而荒置嬖其私人投勞臣以艱大而不恤其困故受之以北風夫北門臣勞已然業受埤益義何得去雖甚艱窶一舉而委之天安之耳民困於政虐有去之之道焉攜惠好去之國胡與守衛亡矣 內經四時有經風風從其

方來曰實風主生養收藏從其衝若前後來曰虛邪賊風犯則傷人曰虛曰邪加之亟去宜速必矣新臺 新臺深刺也苦葉惡未形刺微而緩新臺著矣禽獸行無人道矣故刺痛而深夫遽條戚施所謂不人疾也不解其疾汗不殄疾固不可藥也泰深痛矣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哀也二子爭相爲死赴如歸也國人傷之始見其景汎汎然行則願思之心養養然曰我聞有故不敢以告人既見其往而不詩經繹卷一 十七

反者景也又願思之曰得無其有害乎誠害之痛如何也憂深情至矣爲人君父亦獨何心嗚呼栢舟綠衣作而終風日月之鳴哀新臺賦而乘舟之傷亟如景鄉矣 靜女溺女也新臺瀆倫矣乘舟虐賊倫矣衛莊淫而溺女成俗施于子孫瀆倫賊嗣國以是始亦以是終可懼也夫

鄘

栢舟 鄘栢舟貞也衛以淫亡首栢舟存女貞而衛存夫女貞性也衛風淫上行下效之而俗成非

實其性生也髡髮殤耳曰實我儀曰實我特貞無
二天也殤有他非愚也曰之死矢靡他曰之死矢
靡慝無二慮也卽有他慝已以爲慝詎忍有他哉
夫易淫莫若貞衛貞先實然故鄘首桓舟明貞者
性也風潰乃流豈緊固然反其本而風可正也移
風之道也

牆有茨 牆有茨刺而疾也曰不可言耻心若觀
火然或昏而覆爲之甚矣乎欲之惑人也誠令爲
之者充觀之者之心廉耻有不興乎

詩經釋卷一

十八

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刺也副翟展禮服委佗山
河禮容象玉絺縵禮飾偕老而二不淑矣如禮何
偕老之辭婉異言也牆茨之言厲法言也然偕老
詳容服不詳不淑牆茨言不可道不詳不道猶偕
老意也是刺而有風焉詞人之詞幾乎詈矣

桑中 鶉奔 桑中刺奔也蓋刺之者之詩唐麥
封匪一其采沫鄉沫北沫東匪一其地孟姜孟弋
孟庸匪一其姓而期而要而送如出一軌焉蓋耻
心亡而淇沫之間上官之地風潰四流而莫或可

止也亡徵見矣故記以桑間爲亡國之音鶉奔又
探本斥之而衛亡明衛有狄道故狄滅之也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美文公也莊宣之造亂烈
矣至懿而社稷淪喪文公以淵塞造邦躬服儉勤
務材訓農立能以其國康故美之夫冬定中而升
望升望而版築興於迨春無幾耳乃築甫成而樹
畜雨甫零而戴星農桑爰急也故詩美作室卽美
樹畜詩美升望降觀卽美星駕說桑其儉勤也心
塞淵也嗚呼決淫儉思於興廢豈不大哉

詩經釋卷一

十九

蝮蝥 蝮蝥刺淫也夫陰陽和而雨雨已過曰淫
虹見而止故虹以止雨也若天以戒淫焉故君淫
天投蜺以戒夫虹暮東見則雨暮止朝西見則雨
崇朝止若爲之限制然曾莫敢指而惡之者女子
有行於父母兄弟固已遠矣何也有受我而厚之
者也故懷昏姻爲無信爲大無信爲不知命命者
天理自然之節度也辭厲而切然不正名曰淫曰
懷昏姻則風人之道歸焉爾

相鼠 蝮蝥惡奔也相鼠惡無禮也莊宣宣淫靜

女桑中之詩耻心亡矣文公興而耻尚得所信命禮儀詩以爲度爽於信闇於命悖禮而敗儀詩以爲惡詩不可以觀哉

千旄 千旄美好賢也簡兮北門之反賢賢易色

矣國好德如色則興簡賢昵色則崩可鑑也夫

載馳 載馳思而則也閔亡念亂篤親懷宗思控

大邦以拯其危是春秋之志也次章若曰視爾則

不我嘉然我揆所思亦各有道焉不遠也由中心

生末章能自悶也百所思豈及是而卒度以禮焉

詩經釋卷一

二十

善哉思

衛

淇奧 淇奧衛風也比於雅矣康叔宅心知訓至

武公而睿聖故衛風首淇奧明國有與立焉首章

大學傳之矣次章申威儀末章申瑟僖如金如錫

鍛鍊精純也如圭如璧充養溫潤也寬綽重較字

深神守已嚴謹不爲虐氣和禮節也程淳公象之

老子曰重爲輕根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語重較

也

考槃 考槃居而安而樂也槃在澗在阿在陸山

水會而夷也地適矣中無迫心之慮外無形役之

擾而寬神守恬恬無與伍而獨寐寐而寤寤而獨

言乃或獨歌又或乃寤而休于牀偃息焉不已暢

乎是幽人之適也矢弗忘弗過欲無餘美矣矢弗

告充自得難言喻味形詞表矣噫非深嘗詎知此

味哉夫武公之德聖矣務士於交儆終老弗懈也

莊公有溺志賢者退而適於野孰與盡規儆哉先

公之業宜替矣故序以爲刺

詩經釋卷一

二十一

碩人 碩人閔莊姜也亂本也傳曰女惑男不可

解曰或莊姜德美未論時陳其貴寵車服容色之

盛者如此乃竟不見答是不可解也蓋其心蠱已

氓 氓刺淫也蓋刺之者作托爲之言故卒歸之

正夫女之不可說也知終之必敝也而總角之

宴晏晏旦旦不思其反也則耽之也反是不思咎

曷歸焉已而已矣傳曰君子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思其反之謂也

竹竿 竹竿思而度也泉水載馳之化

河廣 美哉乎河廣之思也嚴禮義於河矣畏之也彼冒非禮義而行之者惟無畏也爾乃大歸於宋何哉於莊夫人同遇同德矣

伯兮 篤哉乎伯兮之思也思首疾甘心焉思心痠願之專至也夫

有狐 有狐閨男女失時也盛王之世上之人憂其民夫家之不失時者多矣衛風不思國多鯨曠淇梁之側綬綬者皆是也詩人憫之而有作悼失所也爾故桑間淇梁哀皆衛之所以亡

詩經釋卷一

二十二

木瓜 木瓜美齊桓公也桓於衛有再造功矣衛人卽頌言之莫罄也賦木瓜感焉若曰夫授我者瓜也挑也李也亦微矣報必以琚瑤玖也匪報也重好也欲求爲好也乃舅氏之德何德也存亡生死矣何以報又何可得忘也與成王寧周公以明勾二卣同其遺味矣

王

王成周王城也蓋成王營王城於洛邑曰成周建東都焉與西都宗周並幽王之亂宗周滅而平王

東徙王城於是乎王室遂微不振於諸侯說者以爲其詩不能復雅而名風信乎曰唯唯否否方周盛時太師采風次邶鄘衛於二南次王於邶鄘衛此其來已久何謂東遷始降王爲國風乎二南西都邶鄘衛殷都王東都各以其重地爲次王以王城而名何謂以王號未替不曰周曰王乎蓋經尊二南爲前王之風曰王正風王城次邶鄘衛仍其舊爲王變風而首黍離閔宗周明王統焉亦以著王城非王都又傷王於此乎都也云爾是春秋之

詩經釋卷一

二十三

志也謂王朝詩當爲雅以黍離非雅音而降也則次二南可矣次邶鄘衛不已後乎於尊王不已編乎故知王風者洛王城風也已爾曰黍離變國風而雅亡孟子所謂詩亡也斯何也曰非是之謂也周東遷而王迹熄矣天子不巡狩諸侯不貢俗太師不采詩豈直雅亡并風而亡之矣變風變雅者殊政異俗人自爲詩者也王風亦風也變而衰變雅亦雅也變而憂皆詩亡也卽不然言室家之情抒行役之思卽關雎卷耳得爲雅哉曰今王風自

黍離而降皆東遷時詩又何也曰何獨王風邶鄘
衛鄭齊秦皆東遷時詩夫子志之以表裏乎春秋
者也先周王風二南其盛矣周東遷而國失大阻
於是乎役戍繁民風哀而齊晉秦楚交政於中國
是春秋之所以作也黍離見之故王風自黍離而
降

黍離 黍離悼宗周也夫宗周文武成康之故都
也彼其離離者黍矣彼其苗穗實者稷矣故宮墟
矣傷哉乎盛王之都乃壹至此乎搔搔心莫能自

詩經繹卷一

二十四

定如醉憂久而沉也如噎又久而哽塞氣結疾憂
之甚也憂甚而呼天天於人未始不欲扶持而
安全之者也曰此何人言誰實爲之傷人者失也
夫天人未始不相因者也而任責者人呼蒼天而
問人知人道矣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傷役也不知其期役久也
而日又既夕矣雞羊牛棲宿矣而君子于役也能
無思乎苟無饑渴猶云庶幾無疾病念篤深矣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賢隱也古賢多隱伶官亦

隱抱關夫伶賤工也然司樂節得節禮樂而樂有
平心反性之益焉故簡兮之渥赭君子之陽陽樂
獨得其道也云爾其隱抱關以君子得繼見重儀
刑也語記踰河蹈海亦紀儀封人若晨門有以也
夫故仕爲貧而道存焉

揚之水 揚之水傷戍也于申于甫已又于許也
戍遠且繁矣又乘之以久民曷以堪哉於是乎有
中谷兔爰之詠蓋周遂東也王不王以其民爲諸
侯役亦偵矣

詩經繹卷一

二十五

中谷有蓷 中谷有蓷傷遇也遇旱暵而此離曰
遇人艱難曰遇人不淑傷其遇也爾傷而歎而歎
已甚傷而泣曰何及已焉傷夫夫離散甚非人情
之所欲也

兔爰 兔爰傷逢也生之初未有逢也生而逢百
罹焉逢百憂百凶焉亦寐無咈無覺無聰也已爾
夫寐而無咈無覺無聰又甚非人生之所欲也可
閔也夫曰閔周王以民爲天民艱難不淑罹百憂
百凶也王何能國故閔之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

周道幽厲傷之閔之也

葛藟 葛藟傷棄九族也恩不逮於九族而聘問歸賻日交于中國蓋恩之不懷禮之逾褻也故傷之夫兄弟具邇欲母相遠也而遠之終遠之矣乃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若昆也庸詎我顧庸詎我有庸詎我聞庸有若罔聞知者焉庸何益乎此東周之大患也昔周之興也尊賢而親親君子陽陽賢隱也采葛讒昌矣葛藟親離矣春秋恫之詩以爲刺嗟乎是有國者之大鑒也

詩經釋卷一

二十六

采葛 采葛懼讒也夫采葛采蕭若艾耳然一日不見讒輒中之况彌疎乎故懼夫尊賢莫先於去讒已則不明好摘何爲明卽有讒如或疇之親而暫離隙矣隙斯投我斯售矣疇爲能日見哉記有之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至明之極也已則不明卽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且三歲焉終莫之能白嗟夫主之不明豈足賴哉乃安得無懼矣唐人傷之曰春明門外卽天涯善夫

大車 丘中有麻 丘中有麻思賢也丘中境矣

而有麻誰實遺之彼留子嗟也今去矣曷其能來卽來將其來施施乎古易退難進也丘中境矣而有麥誰實遺之彼留子國也序以爲其父也恩子嗟可矣而恩其父厚之至也將其來食乎旣食其德欲其食其報也云爾丘中耳而又有李誰實遺之彼留之子也是李也非直李也貽我珮玖也吾得忘乎嗟留子之去思如此可風也夫序以爲王不明而放唯然周宜東不振矣集傳以爲淫詩誠然甚桑間胡可無放也

詩經釋卷一

二十七

問王風曰哀何哀也曰失道民散也最爾東都民與存者幾矣勤之役勤之戍已又勤之兵旱暵加之室家不保而百罹能無哀乎最爾東都賢與存者幾矣棄之伶官棄之讒而放焉逐焉能無哀乎曰不遂亡乎曰前王之澤未斬也大車有刑政焉丘中麻有遺思焉故存然不復振矣曰前王之風遂亡乎曰其情信不浮其辭簡不巧其志勤不佚其音質不淫其思危不懼則猶先王之遺風焉乃衛鄭華矣

鄭

鄭次王何也王東遷依鄭又其地祝融之墟王東都之所爲固也春秋書城虎牢不繫鄭以爲險關乎中國焉蓋晉楚日相尋於鄭周不能有也而周東故重鄭也

緇衣 緇衣美武公善善也有國者莫美於善善緇衣之宜也好也肅也授之厚之矣即敝而予改爲改造改作也庸無繼乎適子之館下之矣旋而授子之祭也敢有怠乎易曰虎視眈眈下而事也

詩經釋卷一

二十八

其欲逐逐求而繼也武公之謂矣誠好善天下之善歸焉故桓王而善於其職記曰好賢如緇衣嘻善者善哉好善者善之善哉

鄭衛風燕女而溺志淇澳之好德緇衣之好賢好得所好也誠好德如色賢賢易色也不可以移風哉首之者移風之本也

將仲子 將仲子刺莊公也刺克段之萌也夫仲也傾亂人也其誦除偃也逢公志也莊公陽拒之而字命之而懷之曰有畏而不敢也其能善養天

倫早見而處之周平傳所謂處心積慮成乎殺也故曰刺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叔于田刺段趣禍也段多才美而得衆厚將斃是趣禍也然莊公實弗制以害其弟故序目莊公春秋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鄆清人 清人刺也國莫重于師師久不召而翱翔逍遙于河上潰道也然文公實不勝其臣而趣之潰春秋書之曰鄭棄其師

羔裘 羔裘述古以風也古大夫之服如濡何也

詩經釋卷一

二十九

直且美也人之生也直其命舍命不渝直也有渝焉枉矣豹飾何也武有力也之子之服之邦司直而稱也其晏何也祭也之子之服之邦之彥而稱也古之道也不然何以服何以稱曰刺朝有言外言矣

女曰雞鳴 雞鳴說德也溱洧士女說色矣雞鳴之辭靜好溱洧之辭諠蕩雅俗之辨歟

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刺美非所美也亂本兆矣夫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豈誠乏賢乃君所往見非

子都也狡童也故以爲美非所美然狡童用而損命妨賢矣君倡而不和矣於是乎有出奔野死之禍噫誠令任人者采議人者之風也國其有不康乎

褰裳 褰裳思見正也欲君求衆正自助也若曰子惠而思我也則褰裳涉溱若涉洧矣甘與子同難也卽不我思豈無他人若他士乎胡不博謀而廣慮之也狂童之狂也甚矣慮必及君益危之之辭仲置君如奕棋益其易也故詩數以狂童目焉

詩經釋卷一

三十

風雨 風雨思君子也世亂俗敗矣自非性生能不改度故以雞鳴起興雞司晨性也風雨凄其而喈喈和者自若也風雨瀟然而膠膠同者自若也天且旦風雨如晦若將漫漫無旦然而鳴不已自若也有常度也性之德也君子不易乎世獨行其道不惑於邪獨立其節性之德也適我願也詎不夷也胡不瘳也又胡不喜也今觀之下拜之矣

子衿 子衿刺不說學也夫學重觀摩亦重聚樂故師以道民朋友以移之欲民德之有壹也乃離

索昔賢患之矣夫學殖也不殖將落不學而可昔人悼之矣不說學學之所從廢也故青青者子之衿悠悠者我之心思共學也學不可以已也縱我不往子當念之寧能不嗣音乎奈何其莫往莫來也未章悼之也其不說學也在城闕也挑達無儀學其荒夫故不見而念之深惻怛至矣意師儒共學者作非猶及見敬業樂羣之盛能知此味哉上二章屢復而愈有味也深於風矣

詩經釋卷一

三十一

鮮兄弟維予與女親莫親此矣而隙於讒則信之也今有忠臣良士焉廣其意釋然於人言之廷女非信也詎至以禍終哉故以爲無臣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美也昔夫子嘗賦之以目子華子矣曰清揚婉也適我願也解束帛贈焉好賢如緇衣哉故詩貴有興也膠何興之與有

溱洧 溱洧刺淫也淫始於觀游禮禁婦女無觀慎微也鄭女士淫於觀矣

問鄭風曰浮匪直汰者浮卽美者亦浮氣肆而聲

揚土風也夫曰唯然何不刪曰鄭王之依也庸得而忽諸首緇衣風之損也國之所與立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亂始萌矣骨肉恩薄而傾亂之人爰寵也禍中于子孫枝童褻裝揚之水應焉於是乎五公子爭而鄭危迄不振於春秋令緇衣羔裘之風存詎至是哉然以武公好善樂學鄭鄉校世不廢風雨子衿零露應焉女曰雞鳴出其東門化焉而鄭存曰朱傳以淫辭億之若信淫何也曰天下之情一也以淫臆之則淫以貞慮之則貞誠

詩經釋卷一

三十二

以淫臆之標梅死麇詎不比於淫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淫放之矣然去聖千載詎無逸入詎無疑闕序近古姑釋之明興替之變已焉必諸傳情得風一勸百廢不治可也

齊

周召古雍州百二之地齊表東海地盡於河濟得什二焉古所謂東西秦也太公用之以夾輔王室桓九合諸侯一匡乎春秋故王鄭風之次曰齊重齊也

雞鳴 還 雞鳴刺色荒也還刺禽荒也古夏王戒之矣然雞鳴思古賢妃不言今好內還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哉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禮羣臣朝辨色始入東方未明抑且未晞而公召公令之無節矣詩不質言公曰是司晨昏者之過也夫折柳耳樊之以爲圃卽狂夫憚之節也爾司晨昏曾是不知而不夙則暮乎亦爲不能其職矣挈壺氏古漸臺主刻漏之官序目之著詩之斥言者婉也無節生

詩經釋卷一

三十三

於躁心發狂則躁而動妄卽晨夜之變冥而號令乖可懼也夫

南山 南山刺淫也懷欲本也懷而不制則從從而窮其欲焉則極矣夫欲何窮之有是雄狐之行也雄狐之行不可道故言遠而刺深然春秋之義先其本末二章刺魯桓失制焉曰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詰之也誠不知所解春秋書之曰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

甫田 讀甫田曰嗟夫戒之母田甫田也田甫田

歌於大也窮大而失其歸荒矣又戒之思毋遠人也思遠人美於遠也遠人以爲思蕩矣婉變而弗也已突而弁也亦毋庸遠思爲矣故易積小以高大記行遠自邇而學近慎以思知自然之爲體也爾朱傳於詩知學哉問序以爲刺襄公無德義而求諸侯何也曰夫有所受之是也然志大心勞焉適而可反之學以近思不亦善乎

敝笱 敝笱刺也集傳以爲刺莊不閑其母是也姜從淫主弑春秋權之曰夫人孫于齊稱孫明大

詩經釋卷一

三古

歸也稱夫人不氏明絕屬也父之所絕子不得而復屬乃屬而復歸也歸而從如雲如雨如水也於敝笱豈有異哉或曰歸歸齊也父母在可言歸寧孫可言大歸不可以言歸名聖人之所甚慎也

敝笱載驅猗嗟刺齊也其實也蓋魯也文姜逆春秋書孫絕之魯魯無風而齊風著之不微而顯哉問齊曰齊其有逸詩乎詩有逸而入乎於治亂未有列也三代之遺音未載也泱泱大風索之靡獲也斯何也使非逸詩太公之風下矣

魏

魏唐風何風也古風也魏唐堯舜禹故都也於禹貢爲冀方上應天闕下阻河山晉二文用霸主夏盟者百餘年秦楚憚焉中國毗焉今其風皆春秋而上詩何也曰是夫子之志也衛王鄭靡靡矣齊無冀矣必也其魏唐乎魏也儉然已褊若唐風可與興化矣憂而能勤儉而度禮孝而篤慕思而不貳終二篇無淫風蓋猶古陶姒之遺焉是良風也而傷其不逢采薇之歌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

詩經釋卷一

三五

安適歸矣是反本之思也魏唐并於晉而霸昌風斯邈焉故唐風終而受之秦傷中國失道也

葛屨 汾沮洳 葛屨刺褊也汾沮洳刺儉也褊斯儉儉必褊情性之理也然夫子寧儉寧固矣刺之明儉之有禮也易民風之道也然曰唯是爲刺明他無刺焉爾曰美無度獨異公路焉爾斯刺也固其所美歟

園有桃 園有桃刺也六果桃爲下饋食之邊取其乾則不之殺也故登穀以爲刺况棘乎謂士驕

罔極何也吝人也卽行禮以爲奢無極也不知爲禮也不知惟禮之可以爲國也弗思已耳誠思之失民咈鄰國日削以亡能無懼乎

伐檀 伐檀刺在位素餐也古之君子先人後已寧已勤人毋以人勤已寧已自養毋厲人養已力惡不出於身也不憚病已食惡過取諸人也不多與已故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至公之極也未有無事而素餐素食素殮者也於伐檀見之矣嘻有位君子能無素餐乎詩每陳古以諷今陳彼以諷此詩經釋卷一 三六

唐

蟋蟀 蟋蟀思而則也俗憂動自克矣方刺儉也而戒荒也方勗樂也而做憂也方思居也而思其外其憂所無逸也噫茲良士之所以日休與哀樂相生幾者微矣唐魏風重民俗故首葛屨首蟋蟀皆下以風刺上上未能樹之風焉

山有樞 山有樞刺儉也儉主齎樂主散樂以散齎情性之理也

楊之水 椒聊 楊之水憂民從沃也椒聊憂晉也民心往矣國將安之曲沃昌晉微矣碩大無朋詩經釋卷一 三七

况大都耦國也碩大且篤况厚施得衆也尾復詠椒聊遠條三致意焉其志隱其思深噫詩其有忠臣之心哉

杕杜 杕杜刺不親親也不斥言言曩無兄弟者感之以杕杜興焉踽踽哀傷無親也夫天親天顯也天生物使一本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一本故也無僞也行之人皆人也已胡不與比焉人無兄弟踽踽矣彼胡不飲焉則天親不可以人爲故也奈何乎君遯棄骨肉乎遯棄骨肉將孰比孰

飲矣言深痛庶君聞深感乎

羔裘 鵠羽 無衣 羔裘刺昵也昵故與好爲
我私人與居居究究在位也上積重不恤民矣鵠
羽民勞也失民矣於是乎曲沃并晉而無衣作彼
也蕃衍此也震踣彼也碩篤此也曷極國無亡乎
此椒聊之應也

有杕之杜 兩杕杜皆刺無親後晉獻盡殺羣公
子比惠懷無親

秦

詩經繹卷一

三十八

秦風翟秦風也秦始僻遠諸侯賓之比於戎狄至
襄公定王以王命得兼有岐雍之地穆公定晉東
竟至河雖無意於中國之會盟而據形便蓄力廣
土恢恢乎有并吞囊括之氣焉故春秋錄之僅於
吳楚等而書錄穆晉詩秦風次魏唐知微也夫秦
風西風也風始起西翟漸而被於雍岐商風作蕩
六合矣故終以水德并宇內

車鄰 車鄰始大也有車馬侍御矣見君有體矣
有絲竹爲樂矣然終簡易闊略無苛文君臣上下

如家人父子然並坐豪宕握肺肝相示也不殆於
勃興始事者規哉然王風於此殫焉悲夫

駟鐵 小戎 小戎美武事也國士女矜車馬勇
公戰恢恢乎并兼風矣若天所啟然首重閔君子
也然音矯健不荏弱二章則曰君子在邑也方何
爲期也期滅戎也胡然而我念之也則健難任矣
終慰之以厭厭期之以德音已焉故秦之興尚武
功而士女樂戰漢之季重名節而女婦爭死故君
子慎風焉

詩經繹卷一

三十九

蒹葭 蒹葭賢逸也秦人飲武功簡禮義士肥遯
不污避地遠去願見者欲從而不可卽也見蒹葭
秋霜洄游坻止已焉益可想望而不可邁遇也故
三味歎之是風之楨也嗟三良劣矣晨風權輿蔑
矣

終南 終南襄始命也秦履奄終南矣是形勝之
府也車服儼君矣尊矣殆不可復御季子曰此謂
夏聲能夏始大其周之舊乎益歎之也

黃鳥 黃鳥刺秦也予讀秦紀歎之曰嗟伯益之

功大矣佐禹漸九州秦鮮食竟秦成帝業也而悲其遘亡讀黃鳥則慘焉爲廢卷而興哀至坑儒咸陽今後宮從死已又閉工驪山慨然曰嗟夫亡已後矣宜子孫無噍遺也或曰天有殺幾焉伯益烈山澤焚鳥獸而非子以蕃馬封國于翟旣兆之矣晨風晨風刺棄賢也惟忘故棄棄不得見而憂蓋秦人忘功記過嗜殺好兵與國相終始焉無衣無衣傷秦竟霸也蓋周遺俗易而好戰驪愛足相死也然終乃心罔不在王室欲扞王于艱

詩經釋卷一

四十

信周遺黎哉悲夫斯民也委之秦生之狹隘使之酷烈俾好戰成俗以毆周而爲秦豈不哀哉然秦以竟滅矣渭陽渭陽康公篤母也語質而情長秦良風哉亦以置晉君錄之文爰以霸也又周季秦晉爲盛衰權輿權輿刺無終也以權輿名篇君子者慎終於始者也吁秦賤士乃秦士耽耽四簋亦信其賤矣

陳

國風終於陳陳帝大皞之墟也於檜鄭接壤於禹貢爲豫方蓋虞夏殷周之隆莫雍并爲帝王所迭都克豫青徐梁區爲五服故國風重焉陳俗最靡靡靈公弑於淫荆楚入之爰霸中國誰之爲也故國風終於陳陳終於株林楚無風何也淫名上淹春秋損之故風無列焉

死丘東門之粉宛丘刺蕩也夫樂以節樂也

樂出於情溺於情如水流莫反然湯也遊于逸淫

詩經釋卷一

四十一

于樂民無則焉無望也冬夏寒暑極而舞不時矣無冬無夏鸞羽翻交于道民靡不值焉商書所謂恒舞也惟日不足矣於是乎民棄業而廢邁以淫施于子孫風可無慎乎

衡門讀衡門曰陳有風其以衡門乎彼醜邁也此棲遲也彼婆娑也此樂饑也邪世不亂矣夫約之不可處也以有欲也欲而期必遂也豈其食魚必魴鯉也豈其娶妻必姜子也屬廢而已無必也無固必斯無不可者饑可樂矣饑而樂夫安適不

樂哉是陳風之楨也

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風淫也彼美淑也可與晤歌若言也以不淫也淫則蠱惑志亂茲萌焉何可與也言外言也

墓門 墓門刺佞也斧以斯棘誅以已亂夫也不良人莫不聞而不已也古誰則實然其必首禍之君也夫胡是不鑒也

株林 株林寃丘之應也寃丘湯靡冬夏矣株林淫靡夕朝矣於是乎身弑國亡而為楚成霸噫是

詩經釋卷一

四十二

春秋所深隱也

檜

檜曹何風也小國之風也是在豫充之墟矣又國小民寡殷憂而善懷良風也夫夫國沃則民逸逸則淫國小則民勤勤則思夫思善之主也羔裘嘒嘒奢思儉也素冠喪思哀也葛藟知誘物化矣思無知也皆反本之思也鴈鳩則得一而反之正匪風下泉思治也殆夫子東周之思哉故國風終而受之檜受之曹於是乎復之幽隱陳風靡靡矣微

檜曹孰為反之本哉

羔裘 羔裘刺服美也服美敝化汰端見矣噫茲箕子所以憂象箸也國小而貧將政是務力猶懼大國之虞已况以燕平危乎燕傾天之道也

素冠 素冠傷喪禮廢也三年喪既祥素衣冠鞞而居以終月庶見之終喪一禮矣素冠而樂樂其棘也所謂見似目瞿聞言心瞿免喪而弔死問疾顏色戚容猶有異於人者也如是以服三年之喪稱文一情矣故庶見之茲思齊焉善始者鮮終

詩經釋卷一

四十三

多文者寡衷故見素冠見樂樂以為慰不見以傷悲結博博焉

隰有萋楚 隰有萋楚疾淫也人生而靜無知無欲也物至知知感於欲而動則莫疾於淫衛變風之首也陳變風之極也而皆以淫禍詩人傷之曰若是其汰也不如萋楚天沃之為樂也其天沃也以無知也無知則無欲也以無室家也無室家則無知也怵足樂也人生而有知其願有室家者人之道也以從淫不如無之為愈也深痛至矣故君

子於無欲之知兢兢焉

曹

蜉蝣 蜉蝣刺奢也奢者苟目前爲觀而已而不顧其後故刺之以蜉蝣噫知死生之爲旦暮也即蒙衣楚楚何爲矣夫志競則奢愈競則愈奢歸處歸息歸說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夫唐風刺儉以死死勗其度憂風刺奢以蜉蝣傷其楚楚故奢儉有禮也

侯人 侯人刺周舍辟也國小而貧乘軒者三百

詩經釋卷一

四十四

人於服車亦已濫不稱矣夫赤芾也而三百晉蔚至矣而季女以姚嬖饑傷夫春秋書晉侯入曹有以耳

鳴鳩 鳴鳩一德也陳一德刺不一也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慎儀也未有吉人而不一其儀者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一心也未有儀一而不一其心者也心如結一之至也人心不同不如面乎是人心也蓋自爲肺腸焉不一也心天而道曰道心安焉與天命不貳也

豈如結矣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如結之謂也夫鳴鳩母一而子七也在桑一而在梅在棘在榛者不一也是知一者不一之母也不一者一之子也母惟一心而子以一視也心惟一德而儀以一度也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一之至也一正儀而國定矣荀子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言君子之結於一也

詩經釋卷一

四十五

下泉 下泉念周京也岐豐王業之所自始也周南有風而召伯廣之四國有王而邵伯勞之是周之盛德也今列浸矣浸苞稂苞蕭又浸苞菁矣蓋寤寐歎之庸渠可得冀乎故下泉思治也亂極而治天行也

幽

風始周南風本也復之幽幽周之舊反本之本也夫風降於古始衰於中葉流於叔季始未嘗不淳麗篤固而卒乃靡靡也而風莫篤於幽於時爲古

夏先后於地爲岐雍之首於俗爲先公后稷公劉之化是忠之屬也古之極也周公之所爲賦也夫國風至陳檜曹僂矣救僂莫如忠故復之乎幽始周太師樂歌第次王鄭而下次齊齊次之幽幽受之秦仲尼曰吾從周又曰吾其爲東周乎故國風終而始受之幽明平陂徃復之有衡焉曰幽風公訓王作鴟鴞公居東貽王作東山公東歸勞歸士作他皆公居東時大夫士爲公所作詩而風以幽名何也曰明公志也風至周郁郁乎文矣宜靡也

詩經繹卷一

四十六

乃七月述幽風焉雅著幽雅頌標幽頌焉中春夏簫章擊土鼓歛焉以樂神以爲是德之元也質之忠也無體之體無文之文無聲之詩樂也故幽無風爲代宣其化而有風芑芑乎蒙侗侗乎衷躬躬乎恭歸反本而復之乎忠是周公之志也故繫公詩於幽尊公也蓋昔者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幽風何風也子曰變風也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公孰克卒正之哉敢問其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

王而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益傷之也故終之以幽明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幽以正變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

七月 幽七月其帝化乎進於王矣百姓日用飲食而質矣是天德也首章賦也農桑生人之本寒暑天之所以命羣生也火旦中天而寒退昏中天而暑退故火西流而天之暑發栗烈者期而至也而衣褐始此矣天有肅氣物隨歛固民用因之攝

詩經繹卷一

四十七

和就燠卽授衣授褐人用卒歲者豈入功也哉三之日于耜矣四之日舉趾矣南畝竭作婦子同飭天盛德氣揚詔樂發民用畢出而農用殫作也天也春載陽而鳴倉庚日遲遲而繁生蠶化矣而桑柔遵微行求之時柔而取之采繁助之秋萑葦而曲薄具蠶且登曲矣桑遠揚矣遠揚者時過取斧斨伐之女桑者樛桑也生未有艾故荷之也其取用何宜也是天德也蠶事畢而麻事始績矣何績也感鳴鵲而載績也天也蓂何爲乎秀也若有爲

之秀者然蝸何爲乎鳴也若有爲之鳴者然感秀
嬰鳴蝸隕穫也而于貉而績武功斯豈人功也哉
女感春而傷傷及公子同歸何也思相離也傷而
不淫情止於性也天也玄黃朱陽之爲公子裳也
狐貉之爲公子裘也符小者私之大者公之願止
於分忠篤諸性也天也無以有已矣股趨趨而動
者僉也羽薨薨而振者莎雞也僉莎雞不自知也
天也暑未處則猶在野也已在宇矣又在戶矣已
又牀下矣是寒候也夏而牖北啓引清氣今塞之

詩經釋卷一

四十八

御風寒矣秋而單戶今墻之御氣寒矣故下至室
穹塞向墻戶寒總至而室處者畢天也六章秋衆
物成主食饗七章冬農功畢主宮功鬱奠及棗珍
果也葵及菽嘉蔬也稻食之本飲養陽氣也以介
眉壽尊者老乃瓜可食也壺可斷也苴可叔也而
食之斷之叔之無餘美焉茶可采也樗可薪也而
采之薪之靡時厭焉故曰日用飲食而質也篤忠
養也安分願也卽忠養止嘉蔬酒稻已焉是天德
也隆古之極也周八珍矣築場納稼農之終也黍

稷重穆禾麻菽麥稼之同也稼同可官功矣古役
民於農隙作室於定中也故相與咨嗟相敕而上
入執功焉美哉乎幽人之於農穀也靡時而豫怠
也官功力矣晝茅宵綯而休可息矣方乘屋也思
播穀也方厚終也卽惟始也鼎鼎乎與天運同流
並行而不已焉且夫時肅霜矣農滌場矣歲功旣
成矣而卒章詠歲冰詠慶成何也歲冰贊化育也
君人之大德慶成祝萬壽也臣民之至情故以是
終焉益於七月渙然於天人之合也靡人非天人

詩經釋卷一

四十九

靡事非若天也無思無爲終守淳固順帝則而無
庸識知也古德之盛風本之本也善乎王臨川之
推言之也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
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
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
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
節此七月之義也

鴟鴞 鴟鴞公喻志也公攝政三叔與武庚比爲
流言危公公居東避焉避二年得流言所自始作

鴟鵂以貽王王志惑故托言以喻鴟鵂目武庚也
昔武庚於叔昵好矣而喻以取子比而逆也則猶
食之也痛之至也公在位思勤鬻閔汲汲乎桑土
牖戶之思曰所將之茶也手拮据之爲也所蓄之
租也口卒瘠之爲也勤之至也亦曰王室未定於
下地也云爾嗟夫手茶口瘠本誰爲爲之而羽鏃
尾焦而室今翹翹危也乃音得無嘵嘵急乎詩志
戚而音哀壹至是乎今讀之不覺涕泗之無從而
下也王聞惟曰未敢誚公已焉嗟夫謂惑志易解

詩經釋卷一

五十

哉微公精誠動天天誠應動王則王終疑而風變
矣故言所動者淺而志所動者深

東山 東山勞歸士大夫也蓋東征三年而後定
首章言完譚全師歸也師全而還制裳衣矣無爲
擐介冑矣往所事行校勿事矣敦獨宿在車下歸
與處不遠矣古全師爲上蓋師全而後公喜可知
也東山歸而心西悲何也慘怛一體之愛身始東
歸乃其心已周悉於歸人思婦室宇町疇塋塚
薪之間不已悲乎悲所以爲德也二章言思婦念

家夫東征可畏也西歸可無畏矣而蔓生者在宇
矣濕生者在室矣化生者在戶宵熠燿矣卽走曠
者迹交於町疇焉不忱足念乎益且悲且喜之辭
三章言室家望女也曰我征不質言而情深感鶴
鳴歎聿至感爪苦歎三年諸悲喜交集披瀝至到
矣四章張新婚及時宴爾之好形久役周饑慰喜
之歡說以先民莫說於此下安得不說而忘死哉
若東山可謂至德也矣馬皇駁儀九十攝盛也故
以爲勞歸士大夫

詩經釋卷一

五十一

破斧 破斧報東山也東征久而破斧缺斨勤甚
矣而公之東征匡四國也匡四國而化之且固之
則固哀我也哀我人而孔將孔嘉孔休也乃斧
斨何惜矣美哉乎公能恤下之私以其心爲心下
能信公之公亦各以公心爲心蓋上下交相成一
體也令公以其匡天下之心驅天下以從之疇曰
不可於王心則已遠矣

伐柯 伐柯美周公也公居東東人刺朝廷之不
知公也作伐柯夫伐柯之必斧也娶妻之必行媒

也喻公之能爲國以禮王爲國其必以公也且伐
柯柯之則不遠也禮有天則焉何遠之有我觀之
子動如律也禮有列也遵豆具有踐也是伐柯之
斧娶妻之行媒也奈何乎舍之以爲國也爲此詩
者其知周公乎知公之爲國以禮又知公爲禮之
則不遠也可謂曰知遵豆有踐蓋儀不可選之意
九罍 九罍願留公也王感金滕親迎公東郊公
歸東人作以九罍得鱗魴喻東都觀公願幸至矣
然公之孫而東也猶鴻之遵渚且遵陸也非地也
詩經釋卷一 五十二
夫何可久稽公也今歸矣自是東無公所矣且不
可復得矣特於女信於女宿而已若東人聞而相
語然已若其自相答曰夫其遵渚若陸也是以有
袞衣也今其無以我公歸使我心悲哉婉切至矣
狼跋 記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周公之
謂也鴟鴞當艱危之頃恩勤鸞閣悲鳴悼疾屬屬
乎血誠東山夷艱大之難閱勞盡下昵昵欸欸薰
然一體慘怛之愛仁也語曰克已復禮禮仁之則
也伐柯不過則也狼跋樂天安土凡几乎則之盡

也程子曰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
蕩然無顧慮之意安仁至矣

詩經釋卷之一終

詩經釋卷一

五十三

詩經繹卷之二

小雅

古后王會朝受釐若燕饗皆有樂尚矣周公相成王定樂乃製爲賓師友燕兄弟洽羣下勞使臣以至于于興賢育士遺將命戍畢各因其尊親之義上下之等敬愛之則具次爲燕饗樂歌奏之時撫而旁用焉命之曰小雅其祭訖受釐會朝陳戒又原天命之明赫揚祖德之盛隆爲樂歌以格王正事命之曰大雅故雅者正也正者政也會朝政所自詩經繹卷二

出燕饗政所自行曰正也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情麗乎則大雅性通乎命小雅親臣大雅格君此大小之所以別也乃其詩鄭以爲本文武時作若公所自作今不可盡詳矣故風者風也風本於家而化於國故端起於夫婦雅者正也政發於朝廷而達之天下故綱始於君臣風始於夫婦故二南風本也情而惟則樂而不淫則風移而俗易政始於君臣故二雅政本也君燕饗以慈惠盡下信臣會朝以道德襲上志則政善而民安君不盡

下下不匡上則雅道廢而政爲不舉詩人傷之而有作依大小雅以爲文刺失導嫩而變雅作焉故上感下下格上莫大於二雅二雅政本也傳曰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肅莊敬以發先王之德蓋各有當也其風先雅何也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人道之始政之根也小雅先大雅何也曰君先逮下則下忠報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故通乎雅而政立政立而天下定矣詩經繹卷二

鹿鳴 鹿鳴賓臣也傳曰賓臣者帝師臣者王易稱尚賢九經先尊賢尊之故賓之賓之故燕樂之又實幣帛于篚篚以將之又味歌之是周之盛德也首章曰人之好我其示我以周行乎周行大道也示之得行歸于周於爲好豈有量哉德厚至矣次章曰賓之德也其音聞孔昭明矣以不忮示民于大夫士所則而效之者也於我得師憲而不乞言矣末章惟致樂樂之已焉樂其心不違其志樂也師與臣與友與賓與斯王德盛之本哉

四牡 四牡體臣也使臣勞於王事卷耳念之於
內四牡宣之於外周之盛德也傷悲體其心以靡
鹽而傷悲忠已啟處察其力以王事而不遑勞矣
無以有已也乃將父將母非天恩至情乎亦以靡
鹽而不遑也終無有已矣然是心也亦何可得解
故察其心所欲言而作歌諗焉噫曲而至情而則
設以身處其地察其心而灼見其所爲心善夫
皇皇者華 皇華遣使臣也王者以天下爲其體
而高拱穆清於天下之幽隱詎有察哉卽察之詎

詩經釋卷二

三

有徧哉於是乎假輶軒之使適四方諏謀度詢而
咨也咨而歸于周也是以能通天下爲一身嗚呼
古明目達聰之道與學以求志教以官材志萬物
一體也爾故宵雅肄三焉
常棣 常棣燕兄弟也周公之德也公弔二叔之
不咸而封建兄弟以藩屏周播樂和之益骨肉之
恩奕而不離也故常棣綱繆委複情篤意至碩碩
焉夫人之親莫兄弟若也是天顯也其誰不知然
不驗之死喪驗之哀原又驗之急難不信何也則

德意之也於天顯未有顯也惟死喪威矣而孔懷
者兄弟也人無是也天顯何顯也哀原又威矣而
哀求者兄弟也人無是也急難急矣而急之惟兄
弟也卽良朋無是也天顯又何顯也雖其闕牆隙
矣天者離矣而禦外侮於卒者兄弟也感者卒而
天者還天顯之盡也匪曰異人卽良朋無庸也信
矣乎今之人莫兄弟若也迨喪亂平天安且寧矣
乃視兄弟不如異人焉不已刺乎深痛竭矣故遵
豆之價也飲酒之飫也歡盡矣然兄弟具而後樂
且孺也不具不孺也妻子之合也如琴瑟之和也
和至矣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不翕不湛也宜室
家此宜之樂妻孥此樂之亦天不容僞焉爾然苟
曰知之非宜究圖之而誰與信之噫天下未有不
宜究宜圖而能宜知其然者也

詩經釋卷二

四

伐木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古天子不召師有四
友之臣王世子齒於學度德而友之旣嗣位而朋
友故舊終不遺棄也雖有罪以議故附之朋友故
舊之謂也興伐木何也舉大木者以衆力上呼俞

下呼許而後水翩然馳也况朋蓋義重也興鳥鳴何也鳥求友聲人求友生更倡互答暢于和平斯物感良能神理自然豈有間哉况聚樂也誠和平神聽之矣中二章未至而望也言酒既興矣犛牡既肥矣具既豫而飾矣以速諸父舅而不來也寧其適然他有故而不來乎將無我弗顧我有咎而不來也自反深而懇切矣末章至而樂也言乾餱之愆也非薄物細故之失已也禮無不體失禮是失德也德何敢失也酒有衍則滑矣無卽酤矣坎

詩經釋卷上

五

坎我鼓矣躑躑我舞矣蓋忠竭歡罄惟友朋迫斯暇而飲滑焉既和且平於友臣不已暢乎友臣親而王寧矣然鹿鳴之辭篤而敬伐木之辭和而親師友之別與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嚴師親友而能成其德者也詩見之矣九經尊賢在親親先敬大臣禮羣臣在親親後倣此

天保 天保答上也王燕下恩厚盡矣臣下宗君之美願其福祿而主於贊德所以答厚意也夫天命至難諱矣我不敢知曰永孚于休乃天之保定

王也何固之甚也惟民生厚信厚性之德也福之總也乃天定王心俾王單厚下下也而何福不除也天下之益無方多受益則多受祉也乃天定王心俾王單厚下下也而何益不庶也易損之六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莫不庶之謂也夫單厚自盡也多益盡人也內盡於已外盡於物然後善美盡而大備大備戢戢也天定王心俾王戢戢焉罄無不宜百順聚矣福其不崇降乎山阜岡陵崇降之積也川至延長之益也萬壽無疆崇長之

詩經釋卷二

六

極也嗚呼惟單厚也以多益也惟戢戢也以受祿也是天道也夫福非外至也平康其極矣王德單厚知識不事一順乎帝則王德天德也民德質厚日用飲食耕鑿作息而外無餘羨焉餘厭焉漸於化而和平則徧於王之德也斂福而敷錫之殆天保定之哉夫中則晷盈則蝕成必毀而盛極難為繼也天之道也故祝以月恒日升南山松栢終焉於戲何莫非天何莫非神神聽之而和平則天保之而孔固神天於人何遠哉

采薇 出車 杕杜 采薇出車杕杜治外也夫
天保以上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雅道具矣乃
推轂而遣師歸而飲至散軍而勞旅咸將之以燕
饗樂歌推功憫勞下下之慮周且竭焉則忠之屬
也故能內順治而外威嚴周過其歷有以也夫周
盛德本文武故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以下治外三詩蓋周公制作時取文武襄獵狁勞
南仲時詩次之定以爲一代遣戍勞帥勤歸樂歌
非制作時補造詩已豈西戎獵狁世爲中國患而
詩經釋卷二
城戍車戰爲驅戎大法於三詩畢具無所俟補造
與抑文武時戍守功最南仲亦因用勗將與夫天
下雖大好戰必亡故詩不預製國雖安忘戰必危
而守衛中國適至三詩而止可焉故因用之與乃
其定爲文王時若武王時詩則不可得詳矣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禮鄉飲酒若燕皆
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學亦如之所謂宵雅肄
三者也然後笙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也雅道備於

上孝德達於下然後萬物盛多能備禮而睦誦聲
興故華黍黍稷豐也生德之本魚麗品物阜也由
庚物靡不得所而由其道也是王道之終也書曰
鳥獸魚鼈咸若傳以爲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
諒夫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興賢也士入官尚賓之樂
故以魚罍瓠鬯來爲興之比嘉魚在沔南內穴
遠矣而然然單之誠美之也遠方在野之賢才誠
美之不致之不燕以樂之與甘瓠美瓠也穆木下
詩經釋卷二
之罍之矣士有美實焉誠下之致之矣雖然來
喻慤士慤士之本也士必慤而後知能誠官材樂
取之矣鹿鳴而下燕親賢在位者故此爲興賢樂
歌
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鹿鳴五篇下下
天保答之美下下也南有嘉魚興賢南山有臺美
之樂得賢也賢始登朝不答賦樂工頌歌而樂之
樂善也夫賢才國之本如臺有基誠樂是君子也
是邦家之基也於爲壽詎有量哉賢才國之光國

有賢則譽處流誠樂是君子也是邦家之光也於
為壽又有疆哉賢者民父母強教悅安子覆萬姓
誠樂之德聞何窮已矣不直不已且有茂矣黃耆
眉壽樂善之慶衷於身也保艾爾後樂善之澤及
其子孫也王得賢樂歌如此乎將順揚詡之也王
聞之不益勸於樂賢哉於天保一交暢矣本興賢
樂後因為燕饗通用樂所頌禱亦各以其情而遷
焉

蓼蕭 湛露 蓼蕭燕諸侯來朝也王親懷諸侯

詩經釋卷二

九

斯澤及四海矣首章曰君子之有譽處也夙莫不
聞未之覲也既見而我心寫矣即燕笑語而知其
譽處之有自也譽善聲處安艾也龍象德之靈變
光美德之昭明豈弟言德之慈惠宜兄弟言德之
友睦冲冲雖離言德之有儀德備者福備之矣湛
露則既饗私燕之樂蓼蕭之辭薦而莊湛露之辭
親而洽愛敬至矣愛敬篤於辟公其究及於四海
其斯之謂與燕王示慈惠蓼蕭之燕笑語也湛露
之厭厭飲也慈惠至矣而卒歸之德不爽冲冲雖

雖也德顯允莫不令儀也和而節美夫

彤弓 易之有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蓼蕭賓異
姓也湛露燕同姓也彤弓饗有功也豈蓼蕭初饗
禮歌之湛露燕無常數歌之與彤弓以覺報宴得
賜而後諸侯得專征蓋王者視內外為一體外諸
侯視內公卿蓼蕭視鹿鳴湛露視伐木彤弓視采
薇王者無外矣諸侯答賦豈亦歌天保若南山有
臺與

菁菁者莪 菁莪樂育材也天子設辟廱斂賢育

詩經釋卷二

十

材焉已卜禘而視之又從而燕樂之此其樂歌夫
天之生材也實難羣之師儒教之學育之俾自得
其性成之也中阿長莪菁菁然似之故以興曰君
子重材也王者以君子待人又學也者教之學為
君子也樂且有儀何也學不樂不安儀不度不成
遜業樂羣親師而安友樂學也容貌比禮動作卒
度有儀也其中心和樂外貌莊敬而嚴威者與其
成也懌矣然非良師儒不任施悖求拂將苦其難
不知其益隱其學且疾其師豈有育哉故莪於中

阿中泚中陵也菁菁焉次章樂得賢而喜也錫百朋喜之至也王者所寶惟賢而才育於辟靡烝自下興繩繩其朋慶施于子孫故才得育而後王喜可知也大雅曰濟濟多事文王以寧小雅曰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彼賢才多而天下安天下安而王安矣由鹿鳴至菁莪曰正小雅皆以燕始於尊賢終於育才才賢之府也才育之成而賢尊之矣故育才似殖不殖將落殖之而大化嗣續綿綿於無窮焉贊化育之道也王道備矣

詩經釋卷二

十一

六月 朱芑 六月周中興也而變雅始此成康殷周道衰八葉之世厲王暴而流彘雅道微矣仲尼不忍其遠也受之以六月而中興之治象勃焉然德不旋於周於是乎幽王繼之小雅盡變而周東 六月美北伐也朱芑美南征也明王中興克詰張皇以陟禹之迹復文武之竟土故美之夫師克在武安民和衆保大定功在文文武吉甫萬邦憲之矣師克在謀在明信在熟歷更嘗方叔元老克壯其猶顯允方叔征伐儼抗蠻荆威之矣師

詩經釋卷二

十二

行在律律在整暇二詩具焉易曰師貞丈人吉元咎義兼之矣夫君子之臨戎也哀而敬靜而威嚴而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敬也嘽嘽惇惇如霆如雷威也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四牡旣佶旣佶且閑泰也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靜也故修攘舉而國以中興忱率是周雅不終復哉然師行以六月出車盡美卒飲御非飲至樂歌惻怛盡下終未若朱芑出車杜之懿也故以爲變小雅焉 六月之辭肅采芑之辭平飭戎車載常服肅也采新舊服命服平也豈儼抗北狄棘必以討而定蠻荆南夷終脆靡可陳鞠而下與故地維有紀也 車攻 吉日 車攻美會東都也昔武王營王城於洛諸侯會和宣中興而會同有繹煥然先王觀故美之夫車攻馬同而徂東也狩也選徒豫矣會同同矣決與拾比而飲也弓與矢得而調也四黃駕而駟相得不猗也範馳驅而矢釋如破也善矣非善之善也蕭蕭馬鳴他無聞也悠悠旆旌他無見也流示之禽豔諸利而徒御壹不驚也三驅獲

前禽畢舉以均之衆而大庖曾不盈也是之子之
征也有聞而無聲也靜一之至也威莊而安也善
之善者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是爲王者之師
賢者識之美復古而賦車攻不賢者識其小賦吉
日能自盡以奉其上焉 師田習武也攻同好阜
簡車馬也選徒簡徒也禱伯差日一衆志也升大
阜謹觀望也靜而治閑而獲簡技擊也服而不貪
衆而有紀聞而無聲靜整至矣中小殪大武也御
客酌醴暇也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自盡以奉其上
詩經釋卷二 十三

也嗚呼經武之事盡此矣
鴻鴈 鴻鴈美勤民也宣始亂離民莫適有居王
命卿士百辟勞來還安定集之還燕而勞焉閔勤
念功有皇華之心哉首章美勞來也鴈南遷北鄉
靡定居故以况流亡劬勞劬而勞之有父母心
焉故以况百辟卿士曰其劬勞也恤民隱也哀矜
寡也天民之歸者幾有仰乎次章美還定也陽鳥
居渚民懷故土性也故以集澤况還定百堵皆作
劬勞也至矣有父母之心焉其劬勞也究安宅也

天民之歸者幾有定乎末章美安集也哀鳴誓
整旅之也傷之則猶勞之詎知已安集乎有如傷
之心焉其哲人也謂劬勞也承上流也沛下澤也
其愚人適誹其矜已揚知已焉謂我何求惻惻
至矣前外攘保西周之終此內寧開中興之始文
武之政在人詎不諒哉

庭燎 庭燎箴勤政也王慎微盡下勤於政而問
夜故能得萬國之懽心而中興益業廣惟勤也然
勤初懈末故陳之箴焉史稱王吳朝姜后脫簪珥
詩經釋卷二 十四

以諫豈謂是乎箋曰王有雞人國爲朝告時焉王
不正其官而問夜故曰箴噫卽官正而時問不猶
憂勤之心也與哉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夫何可刺
也

沔水 沔水規聽讒也麥蕭湛露之反毛鄭以沔
朝宗風切侯不朝以飛隼刺之於春秋時事實類
曰亂曰不蹟則王迹所自熄也夫不蹟則讒亂仍
而疇能免之故嗟兄弟邦人諸友呼而告之曰誰
實無父母乎庶有感哉而端始於讒故末章若爲

諸侯托於讒以自解然曰世之昌也讒夫昌而有懲故上下洞無阻而志同今民訛言曾莫之懲也莫之懲則何忌而不讒故我友敬矣不可不遏防而慮危矣讒言今其興矣故周之失諸侯也則讒爲之階易見之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諒夫讒無端曰訛訛有釐曰讒

鶴鳴 鶴鳴訥誨也辭不直指義托遠諷可咏可思可興可觀可存省循服不可知所指而旨彌深有遺味可味也古納誨者之善誘如是乎然言已

詩經釋卷二

十五

孫中興之業茲替矣史稱王欲殺杜伯左儒諫請從王不聽卒殺杜伯左儒死之

祈父 祈父刺怠也杜杜之反

白駒 讀白駒而歎夫詩之好賢也愛其人及其駒食之場苗場藿不厭也令食之得繁之維之末今朝若夕也誠願與須臾焉愈於已而邈不可復所謂伊人果於何而逍遙乎抑於何而嘉客乎曰嘉客若重爲見客者幸然意彌切矣三章願其來也曰是皎皎者駒也賁其來也吾無愛於好爵無

重煩以多務爲也爾公爾侯焉且爾逸爾豫焉而無果於優游肥遁爲也遁世者憚鞅掌歎之又優之亦托爲王辭留然而終不可復則歎之曰彼皎皎者駒也今空谷矣即欲其一食吾場苗場藿也不得矣致生芻一束焉道之冀秣之亦猶寄吾心焉夫是駒之愛也匪駒之爲愛以其人德美如玉焉故也誠愛其人於駒豈有愛哉遠不可即猶冀其時相聞而無遠心焉篤哉情乎然賢隱而王德益多曠矣

詩經釋卷二

十六

黃鳥 我行其野 黃鳥刺不任不恤也我行其野刺不嫺也王教廢民散矣此鴻鴈之反斯干 無羊 宣王雅終斯干無羊何也曰隱之也宣初丁厲王之難而二相共和行政焉王冠勤德慎微紀修攘之政而中興詩人所爲賦六月車攻者也雅道幾有復乎迨白駒作而賢隱黃鳥賦而民哀王德怠矣考室安考牧富於是乎侈心生而功潰於有成故讀斯干無羊若侈其盛而索之無獲也居處笑語乎寤寢興晏晏不設備也三百

九十戰戰濕濕性足具而足也若乏經遠猷然又願祥而好異噫是雅道之所窮也太子晉傷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嗚呼治興於憂勤圯於安富其可懼也夫可懼也夫

節南山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刺王用師尹而不均寵用其私人爲鞠誼爲大戾焉首斥師尹不斥言也尹王之體也終致之王迫切之至也王尹之心也王誼相之誼也相不平王不平也君相一體也首二章綱也節南山而石巖巖興位高墜斯

詩經釋卷二

十七

重也節南山而實倚倚與相平政斯平也夫國天人之所屬相天人所繫命也天弘喪亂民無嘉言則天人去之國將卒斬焉同德相躋載淪胥溺同歸於禍如蟲隕身亦隨身隕則不平謂何矣何不監也何莫懲也痛而德矣三章申具瞻也大臣爲政本故曰臣亦政之平故曰均也四章斥尹不平也不平者好惡辟也好惡辟生於私夫政必躬親躬親則民有恃而自信不躬親則民莫知政所自出弗之信矣是荒忽怠政也國有君子當就問也

當材諸位也傲弗問也棄弗仕也是罔君子也姻婭瑣瑣矣而問之仕之又膺仕之不夷不已是以天官官私人也於好惡亦已辟不平矣五章决危平幾也夫鞠誼大戾者人而歸之天天人一體也息其心自違於惡怒者民而歸之君子君民一體也屈言至其理夷言平其心誠屈而民息心焉如玉之振靡不闕也誠夷而民敏德焉於惡怒如遠也天人之和合影響矣六章悼亂七章其甚也夫昊天之於人也豈不至乎何亂靡有定如月斯生

詩經釋卷二

十八

也月生必盈故憂如醒焉吾何行如之八章刺反側也作好惡必偏黨偏黨必且反側故小人無朋厥好惡無恒末二章刺王也不歸之王歸之天曰昊天不平使我王不寧也不寧不平也當深自懲創而不寧不懲也正之者寧之也不以爲德而覆怨其正焉不平之極也故探本究之夫王心一天也天人從繫命焉心不平好惡室之耳化其作好者復其無作好者化其作惡者復其無作惡者而王心寧矣王心寧而萬邦齊矣懲言創之深訛言

變之速格心之道也

正月 正月刺幽王也王信說言而繁刑以中淫於褒姒惑以惠而繁刑賢輔棄焉小人幸焉正月東解矣而繁霜急恒寒之應也訛言譸張而王惑刑急之自也亂其萌夫心小則察者微故灼知而獨憂次章憂訛也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曾不由衷孔子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誰能無偷故愈愈以爲憂三章哀刑急也民無辜也并臣僕及之於何所措手足乎故憂惴惴也亡無日矣四章風畏

詩經釋卷二

十九

天也夫中林木之數也曰惟新蒸蒸斬艾盡矣刑虐如此視天若夢夢然讒其昌夫曾臆不恣行乎然天固未定也人何所不至惟天者必還其既定也於人力何有雖孔桀力靡不勝矣皇上帝獨誰伊憎殆好還也哉風喻切矣五章風盡人也岡陵謂卑訛甚也可懲而莫知懲惑甚也覆自聖其知人實何知惟好問乃有知彼有故老此有占夢胡不召之而訊之也人皆曰予聖而烏之雌雄誰實知之於風喻彌深矣六章號呼矣謂天益高會

莫能容何敢不局也謂地孔厚隘靡所騁何敢不踏也困甚矣而虺蜴者見人輒怒無好醜間也哀哉乎人而胡爲其虺蜴之爲也七章自傷也記有之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彼阪田也何苑特之有焉求如不得執不我力仇之也非養之也是阪田之特也八章探亂本也曰憂如結言憂莫可解憂政厲也乃政胡然而厲也淫刑生於淫心心淫必惑惑則志蠱氣淫多恚怒而刑從以淫故褒姒殷周之厲階也九章十章傷棄賢也

詩經釋卷二

二十

賢不可棄也寤陰雨載而有適乃棄輔也是覆車之道也夫無平不陂道之云遠豈盡康莊終且歷絕險也將孰助焉而曾是不億也末三章以沼魚喻民困魚烙之矣以此敝敝喻羣小洽比之矣夫虐及惴獨虐之至也末哀惴獨致惻怛之意焉庶惻其隱乎按史稱幽暗厲虐詩刺幽王曰今茲之正胡爲厲矣又曰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乃知暗必虐幽暗厲之階也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刺也國無政不用良用不

良布于有位毒痛于下民仰干天和謫見于日月
雷雷山川陵谷爲失行而反道焉夫日月有行也
震電非時則寧得時則順動而令也川流山峙水
土之所導也孰非天行天主日日君象萬國同表
者也今以吉凶而食不用行矣震電不寧不令矣
山冢川谷各不奠于位矣天人一體是鄉應之表
著也胡曾莫懲四章斥羣枉也凶德參會各擅名
寵羣穢蘊積登聞于天吉凶將無亟乎五六刺皇
父也詩所自作昔王德之盛也無動不稽衆也無

詩經釋卷二

二十一

肩好貨鞠人之保居也今作民遷不謀矣擇三事
多藏矣嚙脊背憎作之孽矣卽皇父而羣慝煽豔
者又其可知也天變有無至乎嗚呼用人戾則倚
勢作威虐而以禮自命悉肩好貨而貪面嚙脊相
從更背相悖憎相惡而讒盡小人情態矣是用
者所必察也末二章居憂孔痲安之命曰不敢休
曰不敢告勞曰不敢傲我友自逸已焉善之其自
處也夫節南山刺師尹正月刺褒姒十月之交刺
皇父而並見羣凶千載如鏡焉可監也夫政本在

王故序歸之刺王於是乎有驪山之禍

雨無正 雨無其極刺也天降疾威人叛職離居
天人交喪矣乃王終不戒聞辟言不信巧言俾處
休也故詩以爲刺勉有位盡瘁焉首章陳天怒也
天地大德曰生稼穡天之大德也雨無其極雨淫
而稼穡傷降饑饉喪之不駿厥德矣蓋其怒也疾
威怒甚也曰斬伐曰淪胥喪越無後矣次章人離
也昔周官分職人各居厥居今我獨勤矣人莫肯
夙夜朝夕離居矣離居離心也庶有警乎而舍辟

詩經釋卷二

二十二

言不信惟巧言是聽覆爲惡不式善也宜人之滋
離居也凡百君子各敬其身何也身吾身也天與
居游焉世雖甚替天未嘗爽也所爲夙夜朝夕職
思厥居者各敬其身式敬所天也乃離居莫之畏
也誠不相畏獨不畏于天乎天明赫赫乃胡可無
畏也言畏天庶有儆乎至深永可服玩矣六章刺
莫訊也戎成不退日進矣饑成不遂阻饑矣宜以
告而曾莫以訊也王聽言苟應之而已靡忠告也
觀讒言惟引退離居已焉將臣節謂何矣五章刺

尚言也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焉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焉故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貌言華也衷言實也衷言必質乃世以爲不能言也哀哉乎言出而身瘁也巧言必賊乃世以爲能言也言如流而躬處休焉庸知其爲厲階禍梯乎甚哉乎尚言之世難與明也夫巧言不可使也云不可使世方尚之得罪于天子矣今亦如人者云云也曰是可使也嗚嗚背憎朋友必有受其禍者怨必及之故尚言有國者之大患也有國家者能無以能言不

詩經釋卷二

二十三

能言觀人若用人也庶夫世尚言矣今于仕之棘且殆也亦既知之矣百君子之離居莫訊也亦知其甚非獲已矣求尤致惻怛勉有位遷王都毋遽已焉置忠臣之心哉此篇卽南山正月十月之應巧言小旻小宛小弁諸篇之括

小旻 小旻刺謀失也王信訛甘讒而聽惑小人滄滄訛訛各持其是爭尋常利害以相校蔽於大道以召亂蓄禍焉蓋讀小旻而嘆夫國安危以謀也其大較可覩也夫古之謀者經大猷也程先民

也聖者主之哲者謀者慮之肅者艾者斷之如是而將之以戒懼故全也今謀不及遠聽邇言矣爭邇言矣合而滄滄矣不合而訛訛矣斯於謀必回邇矣如是而聚斄以謀之是坐謀也匪行邁謀也行邁謀更實實而慮深孰臆斷焉如是而盈庭以謀之是道謀也非室謀也室謀者圖回熟而慮周孰便給焉是臧否之所辨也今謀臧不從而不臧覆用也又臧靡不違而不臧靡不依也卽有肅謀卽有哲艾且聖如流泉然淪于汙敗之豈有救乎

詩經釋卷二

二十四

是謀之大惑也曰謀夫多而言盈庭近兼聽並觀矣而不集何詎知非聖哲謀也曰聖哲之謀子必篤敬必程先民必經大猷誠程先民而經大猷敢不敬乎敢自聖乎彼滄滄訛訛者爭矣言盈庭喋喋矣苟快其謀之必用而不圖其難也必不戒矣故暴虎之傷也馮河之溺也舉夫人知不敢徂也然其智適知是而止矣莫知其他也乃君子之戰兢也匹夫匹婦或勝予焉無安衽席或戈矛焉益靡謀不臬臬慙慙也慎大於經圖難於易豈直

臨淵如臨深淵豈直履冰如履薄冰凡厥有謀皆以其戒暴虎馮河之心將之謀與有無遠乎是篤敬之謀也昔夫子之行三軍也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聖者謀也

小宛 小宛風而哀也王嬖女湛于酒羣下化之又信讒數興行獄獄及於私寡大夫兄弟相戒而作詩首章感以親也親身所自出也誠念之誠明發不寐焉念之敢不敬乎次章感以身身者親之

詩經釋卷二

二十五

枝也迷亂于酒則喪儀喪儀則滅身夫絕而不可復者命也能無懼乎三章感以子也中原有救非適有主也采者得之乃善何適主之有能者從之矣夫果羸至微也然且恩子螟蛉有子負之矣蓋鬻子也人孰無子子孰不可導之善故教爾子而用善似之卽不善亦似之敢不穀乎敢無慎乎人甚昏德不念先鮮不顧念其嗣人於風切深矣四章感以情也天顯之哀切于中心曰我日斯邁日不我與矣而月斯征亦寧可復得其夙興夜寐慎

其身以無忝其親哉古敬身者必夙夜戒寢食爾五章感以禍也世亂則禍易逢今填寡行獄矣握粟而卜之曰何去何從何自而能淑乎故末章約之恭懼終焉恭人必溫溫內淑慎自克也內淑慎自克必小心心愈小愈惴惴戰兢矣式自穀之道莫大是元龜所告莫過是故曼宛皆以戰兢深薄終焉噫爲二詩者其齊聖乎學如欲道虞帝之道其必自此始矣

詩經釋卷二

二十六

小弁 小弁正月之應也王嬖女耦嫡信訛而繁刑填寡行獄禍中于子孫故曰正月之應也小弁怨以親親志危而音哀曰何辜矣又曰罪伊何曰憂愁如擣矣卽假寐求嘆矣又曰憂用老也憂用疾也皆煩冤之極轉輾無奈故繁複其辭楚騷此其原哉三章自明也讒人之媒孽人也必曰大不敬也大無恩也夫桑與梓必恭敬之矣則親之遺也人子何天親寔其天吾何瞻非父乎吾何依非母乎乃何敢不共也且父子天屬也吾何屬不屬于毛乎吾何離不離于裏乎又何得解也父母之

不我諒也我辰果安在乎益舉而歸諸命夫苑柳之蜩也何嘒嘒也濯淵之雉也何泝泝也得所託也我實不如譬舟流靡屆矣興而猶暖曖也鹿奔之伎伎也以留羣也雉雉之嚶嚶也以求雌也有血氣則有知有知有恩也我實不如譬疾木無枝傷彌切矣然猶之情也投兔之急也尚或生之行道之殍也尚或墮之則生死之感切心矣然猶血氣之屬也又况之伐木析薪彼無知也此無愛也猶伐之析之從其理焉則自托極此矣故始憂無

詩經釋卷二

二十七

寐憂甚也猶專之乎已也曰寧莫知憂極矣忱有望乎親也已直指心忍惟隕涕自傷已焉言有倫有脊矣末章虞後憂也放申極矣然饒人罔極也莫高非山乎而高有高於此者莫浚非泉乎而深有深於此者人無所不至故也君子慎勿開讒端焉開之乘之矣易由言屬垣者耳從媒孽之益防其復也已又戒讒人曰爾讒亦既行矣爾毋復蹤迹吾所爲爲也毋已甚也已又自決曰我躬伊邇也以讒故猶末之自容今放矣又遑恤我後

乎益疾疾者之操心危慮患深如此其防乎防也而終與莫明史稱王仇申伐之而周亡甚矣夫讒之禍烈也察讒有道舒究之而已無易言而已詩曰苟亦無信苟亦無然言徐思徐究也舒究之謂也唐德宗欲廢太子立舒王以鄭侯諫苦而悟遲至明思之而父子如初舒究之自定也復爲請還官勿露旨令左右得樹功舒王無易言而安也可謂大臣矣

巧言

巧言傷讒也讒亂之所生也小弁父子之

詩經釋卷二

二十八

讒也巧言君臣之讒也何人斯朋友之讒也天災大泯亂矣故聖讒以已亂也僭始怒而絕之絕之萌矣而涵之故亂生已又從信之故亂又生不暴且長不已矣傳曰賤者窮諸盜讒也者盜也何可信也然盜言孔甘將嗜不厭焉巧言如簧將聞忘倦焉乃其心非止共也職階亂爲王印也可無聖乎夫是詩也大夫慎無罪慎無辜而傷於讒所爲作也已威儼矣然篇中原亂所生究亂所飲陳行言可數碩言可出斥巧言顏厚已焉終不爲其身

故謗也則雅道存焉耳

何人斯 何人斯極反側也甚矣乎反側之爲心害也古之碩交也以心心易易知易知有親也結于一也孰面背焉孰反側焉乃如之人也心何與也否難知也始如伯仲如填廐如貫亦云其可矣今逝梁不入也逝陳不入也既還又不入也不云其可矣倏焉如貫忽乃飄風倏焉如忽乃鬼蜮人心之危至此哉故君子栗栗乎其防危焉乃詩不質言譖愆云不入唁不目其人目從行可以怨矣

詩經繹卷二

二十九

巷伯 巷伯疾譏也甚哉乎惟譏者能使無爲有也織錦是也能張小爲大也哆哆成南箕是也彼其心日惟欲忍人故曰工於謀人緝緝翩翩而謀也謀何密也罹焉者莫能自說矣捷捷幡幡而謀也言何便也聽焉者靡不自眩矣嘻其甚也乃巷伯之疾之也終無已甚曰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曰豈不爾愛既其爾遷已焉不冀改悔乎其呼蒼天而訴之也投畀豺虎不卽有北可矣終投畀有昊

已焉聽斷制其命於天也爾矣益于是知其疾譏者一天也其能惡人一仁也傲譏者曰慎言傲百君子也曰敬聽噫是惡惡者之則也孔子曰惡惡如巷伯其此之謂乎謂無已甚也 易泰通也否塞也雅之盛也慈惠燕饗而上下之情通其衰也胥譏胥怨而上下之情塞是雅正變之判也

谷風 谷風刺友道薄也原隰衍沃風雨和而物生厚也山崔嵬戴石迫峻多風卽風雨和草木不生矣益其薄也夫友交相下而益相上而損相援

詩經繹卷二

三十

相推相待相致交相好而全也棄如遺迹薄矣况思小怨乎

蓼莪 蓼莪傷不終養也今業之猶慘不忍讀况鮮民乎誠念不如死矣奈何乎爲民父母使民至此極也

大東 大東東國傷政役而哀也蓋周失諸侯始此矣昔周之盛德也諸侯之客至具殮牽勞焉有饒者簋有棣者匕也勞來之悉也其道如砥平無頗也其直如矢正無曲也均平之極也今如何矣

小東大東求之者已悉也杼柚其空共之者已亟也履霜者葛屨僂僂行者公子也蓋力竭不能供其役財殫不能勝其求也孰爲勞求之哉夫東人之子亦子也卽職勞不之來矣西人之子亦子也粲粲者服也其舟人之子何子也熊羆者裘也私人之子又何子也百僚是試也是遵何道也亦側頗僻矣夫薪獲矣可載也不可浸也民憚矣可息也不可復也乃東國之效貢勤矣而不之來也將不來矣故周轍東而諸侯之職貢不復至則浸獲

詩經釋卷二

三十一

薪之效也當是時卽欲來憚人豈有及哉故九經於遠人於諸侯曰柔曰懷有以也夫

四月 四月傷亂也在位殘賊莫自知過江漢之南構禍興亂民不聊其生焉故大東東國傷不均也四月南國傷亂迫矣夫夏大也物生盛大也六月則暑極且狙凄烈兆矣先祖非人也神也陟降在上胡寧忍乎乎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夏得其陰秋食其實焉今廢爲殘賊烈發具腓而莫自知其過也則惡矣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事之寧非

我有往二南之化被之矣而荆楚猾夏構禍造亂戾天沈淵逃無所之詎不哀哉故惟呼君子告哀而已焉周衰楚最先叛擅淫名盡漢陽諸姬豈四月之所由作與

北山 北山刺不均也秉均者不均靡仕者衆而賢者獨勞瘁畏讒譏焉益四牡皇華之意索其盡矣故雅之盛也上平其政載恤其私內外均勞逸也故士盡瘁而忘其勞雅之變也上不平其政不恤其私私內勤外故士盡瘁而哀其病匪直私之

詩經釋卷二

三十二

逸之豫之且從其後而風刺誹議之外詎獨勤劬勞鞅掌靡不極已且慘慘畏譖翹焉悲夫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悔將小人也仕人國而亂於小人之羣以爲好也不則怙也汙之矣悔無及矣援之敗名推之負愆背之寡恩卽違之進退維谷也百憂及之欲自悔得乎人心無累則光亨百憂累之則百爾所思不出於耿耿已焉煩耿通小者也心無累則輕有累則重重壅塞也詩人著察者微矣

小明 小明悔仕於亂世也世亂則制命者庇私
人而媚賢彥聖有技必貢之艱虞投之煩劇張之
深文刺法或制之前或議其後或牽其左右凌挫
頓辱靡所不至已又從而挖斲之蓋內不量心外
不度力俾進不得遂退不得全必窘其用斲其名
使敗塗地而後已也故北山傷其獨勞小明畏其
罪罟譴怒反覆也如張之畧然罹之豈有脫哉古
於危亂不入不居有以也夫然在位有共人焉雖
其靖共必與正直必哀毒苦庶罪罟及脫乎故念

詩經釋卷二

三十三

之而涕零懷顧且出宿冀望焉此小明之志也然
曰靖共曰靖共以處位於保身信明哲矣
鼓鐘 鼓鐘刺荒也王嬖女溺音遠遊于淮鼓鐘
焉是殷王靡靡之樂秦二世之所為娛陳隋之所
以長夜也古今之覆轍一軌矣雅人傷之故道古
以風焉曰淑人君子之終莫可忘也德不回也鼓
鐘而欽欽自保不淫也堂上堂下交奏協作而雅
南蕭不階故足樂也今如何矣而能不憂傷悲也
微婉至矣自小弁至小明朝廷內外傷於讒四國

傷賦役傷亂皆傷夫王政之不均也乃其本在淫
於樂而後農故鼓鐘楚茨信南山序謂思古道以
風焉而雅復之幽窮則反始樂必思初靡窮不通
靡危不扶聖人惻怛斯世而欲已其亂也如此夫
楚茨 楚茨刺也政煩賦重饑饉喪亂民流亡而
田卒汙萊有楚茨焉詩人感抽棘而傷之曰夫斯
楚楚者茨也棘也薄言抽之荒久矣夫昔何為者
也我嘗藝黍稷若稷者也黍稷與與翼翼者也倉盈
庾億於是乎出饗祀妥侑於是乎生皇饗報慶於

詩經釋卷二

三十四

是乎在乃今楚茨棘蒺蒺篇中具言饗祀豐潔終始
惠時之事終之曰夫斯藉耕而祀也維其盡也盡
志盡物也誠信之謂盡盡謂之敬世世萬子孫勿
替益引之可也今勿引而替至此哉於感今味末
矣周王業起於農王政務農雅之本也又旅酬亦
饗也燕毛亦燕也楚茨作而前王燕饗惠下之道
盡故繫之變雅之終 廟事莫重於烝嘗田功成
而品物備也絜牛羊大牢具牛在滌矣是王祀也
剝亨肆而將也又繹而祊也祭始終備矣而濟濟

瞻瞻者一敬也執爨之爲俎尸俎也告碩膺孔碩也而從獻者或燔或炙具焉其執爨之蹠蹠者敬也君婦之爲豆朝事也饋食也加豆羞也豆孔庶也而助祭之爲賓爲客者豫焉其君婦之莫莫者敬也獻酬之禮儀縟矣而卒度於旅也笑語矣而卒獲酒清入渴肉乾人饑孔熯矣而式禮終莫愆也敬之至也如是之謂備福者備也故報介福酢萬壽錫爾極時萬時億焉

信南山 信南山思古農政也首章慕稷功也禹

詩經釋卷二

三十五

暨稷奏平成之烈蒸民爲言禹甸稷功於禹時成也不斥言稷言曾孫著之矣曰彼南山而田也禹實甸之而今此酌酌也實念始功慕之者遠矣二章慕時和也時寒時雨時若矣三四慕田功修也禮天子樹嘉瓜不斂藏之種也蓋樹之藉千畝場中祭割焉以爲道祭主穀故先酒次瓜辟牡從焉取血管維合黍稷於蕭維燔之重穀之義也楚茨美矣重農穀之義未著此伸之二篇言天祐皇福萬壽不一而足歆王也不知稼穡艱難不念小

民之依亦罔或克壽周書戒之矣知非豳雅若受田祿者楚茨言絜牛羊此言辟牡楚茨言碩俎庶豆送尸已而燕毛燕毛而小大稽首此言鸞刀啟毛皆王禮故序曰思古天有所受之也

甫田 大田 甫田豳雅也蓋饗田畯息農之樂歌按周禮籥章氏歲中春擊土鼓歛豳詩晝逆暑中秋夜逆寒亦如之則七月是已蓋七月言寒暑之時物畢具又風最篤淳足感時而召和凡國祈年于田祖若秋成樂田畯則歛豳雅擊土鼓樂之

詩經釋卷二

三十六

甫田大田是也甫田言先公齊明社方之事又勞農最親洽大田報之足宜上逮下神人和焉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載芟良耜是已七月主陳民俗故曰風甫田主上農政故曰雅蓋各有當也小雅以燕饗逮下示慈惠樂田畯勞農公爲製豳雅將之慈惠下下之盡也豳篇次故在菁莪後與菁莪興士甫田興農均本政也豳王失政而楚茨作仲尼恫之故反王政之所本而受之以豳雅明變之可正也爾其瞻洛次大田何也洛東

都也蓋成王會諸侯於東都受職貢焉瞻洛侯美
王也裳華答焉桑扈王美侯也駕焉報焉不殆於
賡歌交贊之風也與哉幽失政而大東鼓鐘作失
諸侯矣周且東遷六師備儀衛爾矣故受之以瞻
洛侯不朝矣卽朝不戢難矣故受之以桑扈益易
終而有既未濟明水火之有交也雅亡而有瞻洛
裳華駕焉桑扈明上下之有交也剝窮上反下時
闔窮闢通風終於幽雅復之幽其義一也嗟夫周
誠遵前王之烈王美報農農厚恩王王飾侯度侯

詩經繹卷二

三十七

謹戢難以長世而保邦雖至今存可也 讀幽七
月民忠故事上之道雖具而上子惠下下之事不
稍槩見也疑之及讀甫田而後知君民之交愛至
是也豈皆姬文公作之以訓王後定樂因分隸之
與首章貴農穀也適兩畝親循勸勞取其陳食之
因烝髦士焉貴農之至也次章秋美報春祈也田
臧曰農之慶祈年曰穀士女益靡一念不孜孜於
小人之依焉三章親農也幽公后稷之曾孫故具
以曾孫稱曰曾孫來矣喜之也以婦子饁因迓之

喜其來之甚也攘左右不一攘也攘而實曰否不
一嘗也親之之甚也甘與同甘苦焉上不怒下克
敏和平之極也未章稼如茨梁矣庾如坻京矣求
千斯倉求萬斯箱往所儲所載者倉箱不給矣是
君上之慶也而幽公不之有也曰農夫之慶爲所
田祖爲所方社報介福焉於戲風雨旉場用酒羔
羊曰躋公堂萬壽無疆雅陳總稼黍稷稻粱曰農
夫慶萬壽無疆益上下交相祝一辭也微古幽忠
愛豈及是哉楚茨信南山善矣郁郁乎文上賦甫

詩經繹卷二

三十八

田樂田畯息農下歌大田答之則忠之屬也漸於
化矣善之善者也大田種戒耕播曰曾孫是若大
順之實也已則何心以上之心爲心斯王民之心
哉天澤先之公也不必先已地利公之人也不必
在已非甚盛德孰能與於此矣婦子饁田畯喜幽
俗莫美於此幽三詩三舉之牲騂黑不主騂亦幽
雅之驗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瞻洛美王會東都也裳
華答焉瞻洛祝王保天下裳華祝侯嗣世保其國

上下交保也瞻洛美王作六師張華美侯文武具有道交暢矣

桑扈 桑扈蓋饗元侯之樂歌首章美得天也大章美屏人也三四得天人之本也君子之屏王國也匪其彭之謂也不戢戢其斂矣不難兢兢其難矣其受爵王所也思柔匪教戰難至矣是天人之所與萬福之所求也美勸具矣

鴛鴦 鴛鴦答桑扈也畢羅于飛不畢宿也戢翼在梁不掩宿也澤及飛鳥矣乘馬在廐不在服也詩經釋卷二 三十九

挫之秣之不糜粟也甘節至矣其惟刑錯之世乎順之實也臣節以戢難為共王德以及靈動為極故詩以交贊焉

頍弁 頍弁刺無親也王暴戾不展親同姓之國來朝不洽于慈惠故諸公賦頍弁感焉曰夫弁之頍也伊何人也非異人也是兄弟也不即甥舅也其未見王憂不見也其既見王幾有憚也爾酒既旨穀既嘉且時且阜矣則盡展親親恩哉末章意彌懇而切曰弁在首矣頍頍然來矣人生幾何兄

弟實難無幾相見宴會時矣在今夕矣若之何不宴志隱而音哀故序為得之嗟是常棣之詩也角弓怨矣

車牽 車牽思淑女也褒姒譏巧王惑之大夫念不能得之王思得淑女配王移其心焉蓋王心盡矣即有昌言格論終莫之能入思變淑女即所嗜移之庶有濟乎有于巷自牖心矣曰德音來括庶有合乎曰令德來教庶有發乎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德篤矣庶有和乎誠觀之歌且舞樂之矣詩經釋卷二 四十

或曰是通中后時詩與衛碩人之意同集傳以為樂新昏之詩親迎者所自作唯然當入風非雅矣又風斯下矣

青蠅 青蠅刺讒也於此精形容於賦直切矣交亂四國造亂罔大也構我二人靡親不離也皆罔極也

賓之初筵 初筵規湛酒也射之所爵也以孔偕也祭之康爵也以洽禮也皆德將無醉也初筵之左右秩秩敬也其恭溫溫也和能敬以和何事不

行今幡幡怵怵矣維既飲飲亦又僭僭矣始不知其秩莫莫能自反既不知其郵莫不復自矜其沉湎底此矣是伐德也夫飲酒之孔嘉也維令儀也今喪儀何嘉焉二語味嘆味深矣未章申戒也曰王飲酒而立之監察儀法也其佐之史記言動也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彼醉不臧莫自知其耻覆爲不醉者耻已焉耻莫甚此矣孰爲謂之俾無太怠矣乎匪言勿言言有坊也匪由勿語動有法也不坊不法而言是言非自由由醉也俾由童

詩經釋卷二

四十一

殺謫焉庶有畏乎夫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史所不記也作不記非盛德也矧敢多又以益過乎有規有勸矣

魚藻 魚藻思盛王也易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武王作鎬四方攸同萬物得性故豈樂飲酒有那居焉需也和平之極也幽王湎于酒濡首矣亦不知極矣初筵不質言王斥言魚藻則陳先王在鎬飲酒豈樂之盛風焉不其深乎

采芣 采芣規賓侯也王侮慢徵會諸侯而無信

賦明王 諸侯錫命燕饗之盛感焉曰昔者明王之不敢遺諸侯也揆而予之福祿膺之宴及其左右優焉游焉惟不侮序賓也德之盛也古之君子於語也道古無迫心故不迫其言詩教也夫

角弓 角弓傷親離也王貪戾不親睦九族骨肉交怨如鬻髮倨不朝而數驕故傷之訓王自反焉是類弁之應也首章訓親親也夫弓角以爲柔柔以爲疾者也譬譬者弓調適矣今嗣反不受榮也則離親之效也夫骨肉之恩雖喪而不離欲相適

詩經釋卷二

四十二

也毋相遠也爾遠而民然矣爾教而民效矣故導民不可不慎也三章訓寬也此令兄弟綽其有裕也卽小忿不宿小忿不蓄也而寬乃不寬而迫交相渝不令矣四章訓已怨也彼無良之交怨也各持一方焉而莫能友觀故各見其是竟蔽於其所謂是而不通於方也易地而處之繫心而推之怨矣是已怨之道也夫怨不在大獻酬受爵而讓細已受不 怨萌生或以死亡子公之嘗鼂是已禮無微或忽也是已怨之道也五章懲會也無極

貪也人生之受享也有窮其用物也有限老馬之
不反爲駒決也馬老矣欲反爲駒而不顧其後之
且及也貪人之無厭似之食屬厭而已宜使饑乎
飲適可而已宜孔取乎蒸飲食過反吐曰饑也不
貪則無求正已而不求則無怨是已怨之道也夫
親離而翩反絕屬矣不自反而欲以其智詐御之
是教猱升木也又不自戒而欲以其力加之是以
亂易亂也塗附塗類也君子有微猷斯與屬之如
泥在鈞唯所陶焉故雨雪之漚漚盛矣然見現則

詩經釋卷二

四十三

化而流骨肉之居而驕也唯王莫肯以惡意下遺
之耳誠下遺不煥然釋乎故怨消曰釋亦消流亦
曰釋今骨肉如蠶然翩反也於爲憂豈有極哉
類弁朝不得見而憂用弓居不朝婁驕而憂周東
卽恩禮下遺之不懷也而憂矣故君子慎微也
苑柳 苑柳衰也俾予靖之亦已靖之矣而予極
予適居予以凶矜也北山小明之怨極於此雅道
盡矣
都人士 都人士慕舊都化也化自上始服其服

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文以君子之辭有其辭實
以君子之德民望而歸之非化成俗美而孰能與
於此今邈不可見矣思愈下雖帶厲如髮卷如亦
不可復焉云如之何盱望之已矣望之冀見之也
慕之至也

黍苗 黍苗美謝功也召伯信勤民矣如天澤沃
然其勞也蓋膏也大師所湊任輦車牛畢集徒御
師旅咸在而所至如歸也其功肅肅整而靜也其
師烈烈嚴而威也蓋能御衆如寡以六師爲一心

詩經釋卷二

四十四

謝功成焉嗚呼甫田邈矣都人士倬矣召伯之勤
民未遠也獨不可近紹乎哉故序以爲刺
白華 白華傷內政失也內政之失二三其德也
鼓鐘聲聞何隱不顯故端本善則也風始夫婦而
究達於邦國故麟趾應焉政始君臣而本原於內
德故白華傷焉記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
顯信矣
正小雅治統也宣變雅變矣變而未離乎正也幽
變雅變之變者也正反矣甫田魚藻二什變思正

也是正變之括也猶衛詩括邶鄘焉故二什或各
嗟太息慕懷於其盛或憂傷悲惋悼惜於其衰猶
之溫清燠寒序至通乘莫可得反而卒無窮也蓋
天人治亂之統備此矣故雅之正也天保以上治
內盛矣瞻洛裳華則猶上下之及交頽弁不交矣
采菽思其錫予角弓悼其翩反苑柳居于凶矜則
上下不交而夷雅之正也采薇以下治外美矣黍
苗縣蠻則猶行役之見勞漸漸之石民勞矣何草
不黃則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不矜而哀甫田大田

詩經釋卷二

四十五

農政也華黍魚麗時和歲豐物衆多能備禮也於
是乎燕饗洽而禮樂興美俗成焉都人士傷俗失
也瓠葉傷棄禮也免首斯酢感不燕矣若華感羊
墳首感星在罍感食不飽矣何草不黃則傷禽獸
之不如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獨爲匪
民此何人哉由庚崇丘物由道而各得其極也又
何世也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不樂生矣噓吁嗟
傷哉生也民不樂生王誰與久有此矣小雅盡廢
故采綠漸石茗華草黃雅音殫而成風

大雅

文王 正大雅姬文公所製會朝之釐樂也首文
王周德莫盛於文王於天明合德天祚明德以作
周衍世焉陳之訓王也首章陳文德新命也昔者
文王之在上也天明爲明德日新昭于天矣故天
新其命德於昭曰顯命不爽曰時蓋桴鼓景饗無
洪纖高下曲直而無不當也時之謂也天無不體
文德達天則無動非天陟降天俱焉帝左右陟降
焉何斯違斯命其有無集乎次章陳文德衍世也

詩經釋卷二

四十六

疊疊德不已於天也天不已文王之昭德亦不已
令聞聞不已於德也德不已令聞之宣昭亦不已
乃天之敷錫也庸有已乎宜子孫保之矣三章驗
得天於人也世不顯而猶翼翼何也德翼翼乃顯
不翼翼不顯也士皆不顯故德厥於王同心同德
焉不思皇乎國以賢爲楨如榦然天右周而多士
生則有周有楨故得人得天也王寧而裕及子孫
矣四章驗得天於商也穆穆德淵浩其天也天難
名文德穆穆亦難名天明爲明靡間而緝天行爲

行敬止于極禋禘也是配命之精也天命之設子孫不億服之矣五六感廢與申戒也而維周服命靡常也天何常親維德之親不常于德即不常于命益靡常其常也夫殷士亦不億矣不億且庸敏矣而祿將于京天命焉故也天右明德即庸敏敢遠天乎撫茲可累果矣故戒之念也其念何也念敬德也一克念即天也永言念之乾乾對越靡時怠豫即靡非對天天右命之乃多福信自求矣七章探德本訓德也天人一體何間焉之有莫之禦

詩經釋卷二

四十七

而莫念是躬自遏也克念宣昭則敬明其德以無自遏于天夫上天之載至微眇無聲臭矣文敬止以神明其德穆穆基命故淵浩一天是文德之孚也儀刑文王默成而信則萬邦孚之大聲色者難與入德矣學庸源出此故引言特詳存天載之神其必存此乎顯曰不顯時曰不時念曰無念婉不質言也詩教也戒王曰蓋臣鑒殷喪師曰未喪師即有商昏德不斥言深厚至矣

大明 大明陳文德也周德莫盛於文王有胎教

之母有合德之配而武成續成焉於是乎受命作周首章陳天人之際也天曰明命人曰明德天人一明也明明在下人克明配天也赫赫在上天有赫監人也上下並位交紹也明不顯赫赫臨之明罔顯赫赫亦臨之天難忱哉明不顯宜王明罔顯王不王矣王不易哉王位天位也昔天位嘗於殷乎適矣也通主今覆墜厥命赫其畏哉次章原文德所始也有開必先仲任王季維德之行非德無行慶善積矣靈祥鍾焉蓋文王之生一天也三章明

詩經釋卷二

四十八

文德一天也天有明命惟小心乃翼翼惟小心翼翼乃克昭事心蠲則何自入微心懈則何自能明棄其命矣曰昭事言維帝所命克知灼見敬遜不違也維然故穆穆而於昭于天天德平直無回適翼翼昭事即德不回一天故天集命焉四五六章明作文配一天也初載而作之合故嘉止而大邦有子謂生而默定然理連翼比是孰爲爲之也夫文德純乎純不顯矣乃大妣之德倪若天之妹然兩作並曜又孰爲爲之也夫祥之言善也順也善

密察而文善靜正而定聖善矣故秉文德而不顯其光夫親迎造梁始嬪耳而不顯其光則非刑于及化也文合德于天如合德于文實天作之合然故曰天妹於是乎關雎麟趾之化洽而武王篤生不赫赫哉七八章明武成文一天也文膺大命武耆定功牧野之事受率族若林矣而若崩弗興也維予侯興又孰爲爲之也皇上帝臨定其心俾無貳心迪果毅而定命焉作合曰天牧野侯興曰帝故莫非天也曰師曰尚父何也尊佐命也佐命

詩經釋卷二

四十九

天所命故尊之也受有昏德腥膻于天和伐之用協和于天故伐曰燮伐伐之則昏翳廓然如天有日故肆伐曰會朝清明

縣 縣原文德所由興也周肇基遷岐而王迹爰興首章在幽也以瓜有瓞喻民初生通造物者情狀矣自土沮漆陶復陶穴朴淳簡質猶瓜之有瓞宜縣也哉暴大者不祥二章相岐也敬始者重遷朝走馬夙作興事也創垂規恢恢矣及姜女胥宇明天作配也三章卜岐也原膳膳而董茶如飴然

得地矣爰始爰謀人定矣乃龜適協而從若左契焉告之止告之時告之于茲乎築室也蓋貞之天也四章畫岐也慰下吉而適止宅中而居也左右疆理量地里授民也於是乎宣流其惡分畫其畝而田功成置邑居民授田參相得矣五章作廟六章作室也其先廟萃渙之本也揀度築削上功也陲陲薨薨登馮馮周爰執事堅質攻固者何莫非人蓋皇有伉應將將而戎醜畢於是乎行也得人焉故也乃德聞不隕柝械拔行道允而愠夷維

詩經釋卷二

五十

喙也迫虞芮質成之日而文王驟然興焉此豈人力也哉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縣之謂夫然予曰我周得四友之助不眇云蓋得人此得天也亦風王重人也

械樸 械樸文王能官人也得人而官之視所養養之者積之也山善養木資薪樵焉國善養士賴佐佑焉左右趣之王多輔至矣國莫大於祀奉璋義我文備禮也亦莫大於戎六師于邁武功定也四友具矣而原本於壽考之作人追琢其章教化

之益也金玉其相髦俊之質也學爲文益其質作
之之力也與雪漢爲章同義國有金玉微追琢不
章國有髦俊微教化不成故教化者綱紀人材之
道也夫有疏附有先後有奔奏禦侮有人矣惟其
作之是以有之是械櫟之義也

早麓 早麓美德受福也夫德之必福也盡人之
得天也體信達順之致也譬之則早麓之櫟栝必
濟濟也玉瓚之勺必黃流也博譬之柞械之必燎
也條枚之葛藟必莫莫也蓋其理也故百順之謂
詩經釋卷二 五十一

福豈弟順德也王德豈弟則心康樂氣不怒太和
聚而福祿從之故干祿非他干祿豈弟也其美作
人何也豈弟莫大於作人莫大於自得其性
鳶飛魚躍性也戾天于淵自得其性矣作人底斯
斯大順之極哉享祀而神勞之其介福必矣王聞
之知豈弟之爲德也知德之必福也不益豈弟豈
弟勤增修于德哉

思齊 思齊文王之所以聖也首陳任姒啟聖輔
聖也聖功之本曰思思齊念惟翼純也思媚念惟

敬順也婦德極此矣嗣徽音嗣此者也故君子稱
大任爲能胎教惠先公孝也王者以嚴宗廟爲大
德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教家及國也王者
以刑閭門爲大教雖雖至和刑家之本肅肅至敬
惠神之本也上帝臨女潛伏孔昭雖不顯也不亦
臨乎天命時保靡時豫怠雖無斃也有無保乎文
德達天雖肅之本也戎疾不殄矣而烈假不瑕困
而光亨蒙大難而文明自若也而何瑕焉瑕自我
有缺也聞善而式式也不聞而式靡不式也動不

詩經釋卷二

五十二

違則矣聞諫而入入也不諫而入靡不入也時無
靡遜矣不貳之至也文王之所以無斃也成人有
德德者得也小子有造造者造也士皆譽髦矣昔
之人無數以能壽考作人而俊又在官故思齊作
人之本也有德有造程門以爲纔學既學着力得
力之別

皇矣 皇矣陳天命美周也天監代殷莫如周周
世德也故前四章言天顧而還天度而篤皆太王
王季之事周世世修德矣然莫如文王故後四章

言文王登岸順則以受命焉首章言天監代殷也
天則何心人實其心故監觀求民莫與宅焉二國
四國言四方不一國也若爲監觀究度者然其簡
民主也已詳耆之言安也式廓傳以爲用大是也
天靡不欲安定其邦家而用大所憎也小心翼翼
所眷也曰眷然顧之此維與宅狀天眷善之心怒
然其與宅也孔固矣善哉乎其言天也二章陳太
王作岐也遷明德胥天下而遷之也王天之配立
王立配也遷明德曰帝立厥配曰天言人壹莫能
詩經釋卷二 五十三

與焉三章陳王季受命也作邦啟國作對立配也
曰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何也周有天下自泰伯
之讓始也泰伯之讓自王季之友始也因心之友
如結故委運之讓如脫蓋交相成也故帝篤其慶
誕聖繼聖載錫之光德音泂泂以受祿有四方焉
四章陳王季之德也帝度其心何也王心尺度森
不可爽若天度之然分定故也克明明之也克類
明之盡也條縷皆不紊矣故克長克君順而順之
比而親之民其有莫夫是君德也君德天德也文

德靡悔何也文德一天不動於人動於人故悔止
於天則悔何從生易所謂敦復無悔者也復初無
祇悔五無悔矣五章陳文德也曰帝謂文王何也
狀王面稽天天而命之也文心與天通天監不爽
爲能通其心故而命之也夫有人見則有畔援何
適非天則何所離而畔何所攀而援有欲則有欲
有美何適非天則何歆矧有美故畔援歆美文王
無之孔子絕四矣蓋其化而齊也其有畔也以有
援也其有歆也必有美也悔之所萌者微矣故知
詩經釋卷二 五十四

微者知天乃敦復甚至矣故誕登于岸岸道之極
則也至善之止也於人異境矣故赫怒以天按旅
以天度原宅豐亦以天王赫怒整旅以按密旅師
而陳矣時怒而怒我何與焉天也其奮旅乾行也
當整旅而怠諸棄其命矣是畔援也然在京而依
慈不怒也侵自阮而陟岡岡我岡也矢陵而戒之
曰無矢我陵也我陵卽我阿也飲泉又戒之曰無
飲泉也我泉卽我池也戒無犯也乃密人不吾
入哉以天之道也岐陽渭將之有鮮原也可度

而居也度居之而萬邦嚮焉下民往焉故曰天也
予懷明德何懷也天載無聲臭文一天故不大聲
色天不動而變文一天故不長夏以章人有作有
爲故動聲色故繼長增大以章而端明於識知人
見盡泯不識不知帝則有無順乎故不識不知非
無識無知也天明爲明天則爲則止於道而止何
識知之有焉故詢仇方帝命同兄弟帝命下至鈎
援臨衝亦帝命然惟天也故臨衝闕闕而華弗不
長而夏也崇墉言言而仡仡不疾而章也訊訖連

詩經釋卷二

五五

連而安安不大聲以色也致附以弔民伐肆絕忽
以討罪而四方無侮無拂也蓋不言故信無私故
威無爲也故無爭而人亦莫之與爭噫詩陳天人
之際如桴鼓答和然代天言而能言其所欲言盡
其所難言宣其所不能言恍知天哉天立君曰天
立厥配王克君曰克配上帝克明克類明德順則
明明在下也臨下有赫監觀四方赫赫在上也作
對信矣

靈臺 靈臺化成也文王久遵成化靈臺內平而方

國畢至天下三分有二矣於是乎作靈臺囿沼以
育物作辟廱宣化焉德天則神化久乃治道被禽
獸魚鼈昆蟲而播樂安焉辟廱成焉是王道之終
也經始而庶攻子來人和已人和化本也在靈囿
而麀鹿白鳥濯濯鬻鬻在靈沼而於物則澤及蠕
動也在辟廱而於論於樂論無愚而後樂樂行而
倫清教化流焉故曰王道之終也

下武 下武武繼文也

后之世德盛矣武此

作求武此成信武此未思所謂繼志所謂述事也

詩經釋卷二

五十六

然配命其括矣故存文王者存天載之神下當作
大言大武武成而大統集也故武樂曰大武大武
惟周于湯有光也然本諸世德王作其終成其信
已焉式之法之媚之應之也宜王矣末二章戒來
許繩祖武於萬斯年受祜焉

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陳武繼文伐也前二章陳

文王之伐後六章皆武作鎬成文卒其伐功之事
故以王后皇王變文目之求寧求民安也觀成觀
康功底功必用其極也無見小欲速心矣是如傷

之心也文王烝哉文伐莫大於伐崇作豐蓋始受
命有伐功焉築城伊瀋作鎬也依豐水東之滅桀
之作豐伊匹兩都相望如作之耦也維豐之垣聲
靈羅絡如作之蔽也諸皆言作鎬之事文受命作
豐矣武復作鎬宜若已棘然然匪棘欲也追孝也
承志集統而四方攸同鎬京辟廱而化成道洽子
孫保之所謂追孝也大哉乎作都皇皇作士將將
遺子孫以安也然曰燕翼子能敬者燕之敬不
燕矣於勸戒微哉文王什殆會朝樂自生民至假

詩經釋卷二

五十七

三百四十四

樂殆受釐樂中益有通用者而篇什相次各有義
皆周公制禮樂時所製與篤公劉而下則召康穆
諸公所矢詩非正樂以音體類附之矣

生民 生民尊祖也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天有元
德民有大命土穀修唐稼穡啟周帝武赫靈康寧
以生腓字以成此豈人力也哉稽或相之種或降
之香始升而居歆之曰何臭之靈時乎居歆至矣
于是知天人之一體無間也此其著耳於何不然
故君子曰乾夕惕庶無悔焉 祀主穀竭力將

祀止任負春榆簸蹂釋烝載惟謀止蕭脂燔烈盛
以薦止豆登升香孔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
恭其欲儉其福及子孫其此之謂乎古詩大篇敘
事首尾具始此美哉乎盡質而盡文 姜嫄高辛
世妃乎卽履武何異焉厥生子何棄也蓋有郅女
未有適也故稷生長有郅因卽家室焉其後禘所
自出之帝莫可名命之曰感生帝已焉生民闕官
質言之曰高辛世妃自祭法始也

詩經釋卷二

五十八

三百四十六

有葦微末矣而曰牛羊勿踐履愛之也其愛之何
也以方甲而苞方成象而體葉方生柔澤泥泥然
是天澤也何可闕故勿之有傷焉不仁及草木乎
情見乎辭矣兄弟曰戚戚戚之也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故肆筵授几勿之有遠焉仁篤於親親三四
燕饗五六大射燕射也禮教洽矣祈黃耇何也人
惟求舊以能引我勿迷也以能翼我勿怠也故以
爲舊老乞言諸皆天德詠歌之勸歆焉
既醉 鳧鷖 既醉鳧鷖神暇也王大祀從公卿

列辟上嗣駿奔走清廟禮成受釐故神祇祖考既醉既飽嘉樂康喜之錫景福焉天保臣答君既醉鳬鷺神答君鄉之斯饗之饗之斯答之交暢矣景福福也福之本在德昭明德也明而未融明有間也明而融明之通也融不高朗即融矣知不足以知天故有融以高朗爲大明不可息故高朗以令終爲極高朗令終於天同運矣彼以譏譏介介爲明者小矣令終有俶以有俶勗有終又勸之戒焉遷豆靜嘉嘉具物也朋友攸攝嘉顯相也君子有

詩經繹卷二

五十九

孝子嘉上嗣也嘉與顯相嗣子竭誠盡慎以事其先王故神錫祚胤永永焉其胤者何被天祿而景命僕胤之祚也其僕者何釐士女而從孫子祚之胤也嗚呼公尸於君子福其身欲令其終福其終欲錫以祿祚子孫引勿替焉微誠積也能致然乎傳本禮以鳬鷺爲祭明日繹而賓尸之樂而既醉之義益明

假樂 假樂美守成也會朝樂發陳天命祖德至矣王太平守文忠厚持盈二后是成行葦既醉假

樂美焉勗焉首章美宜民也守成以宜人民爲大德德曰顯顯昭明矣高朗有融以臨其民如是而後宜赫赫者天不保右命乎保右命不申乎二章美法祖也守成以率循舊章爲大法胤祚長矣子孫穆皇矣率由于先王成憲罔有越志罔有忽忘保世不滋大乎三章美用中也威儀抑抑身以德度也德音秩秩聞以德光也有怨惡非王心也無怨無惡克康克裕惟羣匹率由王無心焉是王心也守成以從人用中爲大道福無疆矣四章勗有

詩經繹卷二

六十

終也王四方之綱也王遜于德賓臣友臣不懈益虔而賓友安之賓友安之而後百辟卿士畢順輔焉綱舉目張故不解民之所暨也得民此得天其受祿必嘉樂矣

公劉 篤公劉召康公戒厚民也周世以忠厚勤民昉自后稷公劉篤前烈而遷幽靡時居康太保誅之以風王周公定樂取以爲受釐樂歌於是書武成所述先王先公之德厚畢具見於樂故樂其大也天王者之厚民必致勤其事康好逸豫必懷

土而薄於勤民匪居匪康言於民厚勤也故場疆
修矣積倉豐矣以苟安于戎夷之間宜不可以動
而餽糧橐囊豫行具也弓矢干戚豫行戒也汲汲
乎輯和光大之思曷懷安之有焉是公劉之篤也
動大衆在和有衆既庶既繁順撫能徧行齋旅宿
以無末歎輯和之至也所遵民欲猶多能無歎乎
無末歎順宣之至也勤其始也建國必依山山川陟
則在嚳相山之宗也復降在原察土之中也逝泉
瞻原觀水之鐘也陟岡觀京宅土之中也于時廬
詩經繹卷二 六十一

處于時言語于時筵几于時酌匏于時豕豕洽之
飲食爲之君宗以和衆焉勤其中也景岡相陰陽
之所和也觀泉相穢惡之所流也度原徹田登穀
土也厲鍛衆有具資用也利用厚生之大者至夾
皇邇過止旅密而芮鞠卽荒勤其終也文王卑服
卽康功田功此其原哉夫揚疆積倉餽糧橐囊靡
非思輯行胥陟降靡非順宣瞻視相觀涉亂夾邇
靡非廬處靡非基理景岡觀泉徹田荒居靡不卽
敘何居康之有焉故曰厚之至也先公之德也噫

成王踐阼公歌公劉周公歌豳七月先公忠厚篤
民先民忠敬答君宛如在目王心不戚戚乎動哉
是格君之道也

洞酌 洞酌召康公勗豈弟也豈弟大德也王者
以無怨怒爲大德行潦耳而酌之洞酌之而挹之
又從而注之雖餽餽濯壘以祀可也率斯術也以
往強教詵安有一毫疾頑亟成心哉是豈弟之德
也曰民父母曰民歸望神勞之矣

卷阿 卷阿召康公將王德也公從王游於卷阿
詩經繹卷二 六十二

之上王樂之作歌公賡遂歌虞賡歌茲再見矣夫
性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而彌彌其盈也卷阿游歌
伴與優游斯王心自得時乎故廣之以彌性必居
以安必滋而深必廓而充彌之道也故彌訓滿
訓益亦訓終竟聯合彌性則克紹先德臻于有終
曰似先公首彌性則百神集命有依曰百神爾主
彌性則天申右命眉壽無害曰純嘏爾常然曰使
爾彌性也則然有言外言矣夫彌性非輔仁之友
疇與馮式疇與引翼惟孝惟德維良吉士故求輔

重吉士焉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故吉人士維命
維使維媚天子媚庶人言順于上下也嘻虞歌勅
天周雅彌性虞歌喜起周詠謫謫多士虞鳳凰來
儀周鳳凰雖嗜泰和在皇虞成周宇宙間也豈不
諒哉

民勞 民勞召穆公利厲民也史稱厲王虐信榮
夷公貪於利而監謗故召穆公諫而賦民勞首曰
民亦既勞矣不敢乃望曰大康亦幾哉可小康
矣何婉惻甚也夫民之勞也實詭隨之人貪於利
詩經釋卷二 六十三

寇之虐之爲民憂也夫以詭而隨者善阿人意欲
善媚色巧辭善獲明夷之心有其縱之必有不良
之心應焉始也昏傲終也罔極既也醜厲又將之
以繾綣相尋於無窮厥爲寇爲虐作惡無忌不至
於正敗正反不止矣故章戒之無縱戒之謹柔遠
能邇安民也謹無良近有德知人也然本之身端
故戒以敬儀焉詩辭責御事指實刺王末呼王而
曰欲玉汝也而大諫意頃至甚矣
板凡伯戒敬天也天人一體也帝怒而板板

失常矣人怨而卒痺病矣敬懼以將之猶懼於不
終乃出話不然言靡天也爲猶不遠猶靡天也靡
聖管管內不主忠信於心心靡天也天人不愈離
乎次章言天難諶也人易懷也天方難而憲憲方
蹶而泄泄人不能得此於人況於天乎辭輯而民
洽辭懌而民莫言易感也爾辭輯而懌卽出話一
天三四致惻怛之感也爾猶不遠我卽以謀濯濯
也謀其遠也乃聽賢賢矣惜不顧後笑之矣笑之
諛之也是用憂爲諛也用憂爲諛者憂必及之將
詩經釋卷二 六十四

煢煢豈有救乎夫芻蕘也先民詢之無遺察也何
曾是不一察也五章做求人也天方濟而自夸毗
也有拒善心矣又威儀卒迷故善人自引而莫爲
之輔載尸也則不求資之過也民方殷屎莫我敢
葵於喪亂必矣喪亂而善人尸居將蔑所與資孰
爲代天惠民乎奈何乎夸毗卒迷也六章做畏天
也天視聽在民民心知一天故天之瞞民如瞞
靡唱不和如圭璋靡判不合如取攜益靡求不得
也是如景如響奈何乎自辟奈何乎自立辟俾民

辟也七章申求輔也於五章應夫藩垣屏翰社稷之輔也輔周則國安乃宗子非職屏翰也城也安上自下喪亂爰資何可使壞也城壞即藩垣屏翰俱壞而喪亂蔑資獨無畏乎八章申畏天也於六章應夫莫畏於天天板板而怒何敢無敬也何戲豫也天板板而渝何敢無敬也何馳驅也夫是昊天

詩經釋卷二

十五

正雅首文王大明備言天人之際變雅首民勞板民勞言安民板言天言畏天

蕩 蕩召穆公傷亂也王不明于德涵于酒任疆禦多懟以培克冠攘益疾威甚矣無可咎故引而歸之天人疾痛則呼天故蕩之爲節也急其爲情危其言懇至而有餘悲大聲疾呼之道也不斥言王辟曰帝命多辟不斥言周曰咨女殷商不自言托之文王則詩之教然也昔周之得天也周公托之天曰帝謂文王其失民也召公托之文王曰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詠歎惻怛矣

抑 抑衛武公自譴刺王也殆相王時詩故隸雅王湛酒故初筵抑以爲戒不斥言故引而反之躬自怨責感焉初筵專言酒抑廣言深言精言於天人之際故分隸二雅又衛風錄淇澳風二雅具有詩惟周召衛武矣首章刺哲愚也諺有之慧人多昏夫其慧也耳目聰明心辨智高者閑理道哲矣然自有其智智適爲愚也賢智者恒愚之故靡哲不愚也夫愚而愚常也哲之與愚遠矣哲而歸於

詩經釋卷二

十六

愚可不大哀乎故如愚者孔哲者也順德之行也自足其智於從人夢夢藐藐然謂之僭斯誠愚也矣二章深言之也無競維人盡人道而無與競也健一天行也有覺德行德行皆覺也明一天明也程子曰學者覺也益有有德行而無覺者學而無覺則何貴於學矣學有覺則心天而道凡厥訏謨皆性定於命訏謨定命則猶圖惟天猶者遠也訏言孔時告者辰也敬慎其儀儀不忒也皆德行有覺者也是宜爲君君者所則也非則人者也故儀

不忒而四方順焉三童傷湛酒也其湛酒弗念所
紹也先王之作我儀刑明明也無念爾祖無是敷
求無是克共乎則何敢湛樂從也四童至七童順
德之行也由淺而深夫皇皇者天天弗尚如流泉
將淪胥以亡其與存者幾矣能無懼乎寢興灑掃
車馬戎兵靡不飭也人民侯度靡不質也靡不謹
也威儀話言靡不力也朋友庶民至于小子靡不
惠也皆順德之行以定命也而謹莫先於言桑嘉
其則也人道貴柔惟柔克嘉故曰溫恭曰淑慎以

詩經釋卷二

六十七

無僭賊爲德基焉夫微者顯之原隱者著之端視
爾之友君子也顏輯柔而嘉也儀不愆而臧也顯
焉爾矣相爾室也室有白也不顯矣莫予覲矣亦
臨亦保儼然獨與神明俱勿之有愧焉庶顯微合
乎故修之顯者人能之人知之不顯莫覲而神靡
不格也格靡可度也屋漏神明靡可射也非知天
之至者未之或知也其有射也其無愧乎故知微
者知神知德者知天有覺德行覺此者也八童而
下反覆提命自怨自詛致惡懼以感王心焉篇中

精言類皇謨質言類說命深言爲學庸源乃諄但
似周文公書金錫圭璧故君子兢兢三復終身焉
昊天不忒溫涼燠寒昏明晝夜萬古不爽矣神
不可度宗廟墟墓蒸蒿悽愴萬古常新矣顧獨於
福善禍淫爽乎興居寢食出王游衍顧不格乎奈
何乎不敬

桑柔 桑柔內良夫哀亂也與史諫專利相表裏
志亟而音哀抑王且流彘時乎曰天譴怒曰徂何
往曰滅立王則大亂有象矣亂生於王虐榮公貪

詩經釋卷二

六十八

彼莠桑也下侯甸也以將采而劉矣此下民也以
培克而瘼瘼不殄憂何自而殄乎蓋以彼桑興此
民以桑劉興民瘼也桑莠在桑桑莠莠茂在其土
土沃甚卽其下茂莠徧也以采將沃若者立盡矣
培民者似之國方殷富一旦焉卒瘁卒荒宜倉怵
中塞也悲懣至矣貪必競而禍莫慘於好兵四牡
騤騤旟旄有翺競於兵也國靡不泯民靡遺熬燼
於兵也卽存者止靡疑出靡往也兵禍甚矣君子
秉心中靡其他實維無競誰實心競階之厲今爲

梗也貪不已而競又爲謀孔悲以競亂滋甚彌削也疾憂甚矣有其憂之黜貪進良序爵焉亂其靖夫無競其心有序其爵於已亂莫善是詩人之善救人也夫貪人之好禍也自獨俾臧謂智力靡不逮也有肅敬之心焉好稼穡念小人之依則以爲不逮棄之矣夫是稼穡也勞力者代人上者爲之食之也國之寶也貪人以好兵荒之是蠹賊也天降蠹賊是降之喪亂也國卒荒而欲以力競何膂力及是哉秉心無競宣猶毋適考慎其相其維

詩經釋卷二

六十九

君乎言順於道也且夫聖人之爲言也有肅心焉所瞻卽百里也何敢易也愚人狂恣易其言自喜矣夫聖之於愚遠矣詎不能言乃瞻百里何言之畏忌若是乎益其慎也奈何乎其狂以喜也夫良人式穀貪人圯族譬之則大風之谷也性也主於涼薄工爲反覆卽朋友譖之故貪必忍也夫貪盜也盜而有忍心焉於賊民如不克也於回適職力競也是盜爲寇也告之話言浮相唯諾無誠心復誦其言冥如醉莫省也及見之施用匪良實悖寇

之矣乃背則交譖面質則憑勢以赫人事急則覆背善言歸過於上下云匪予咎也貪人之隧盡此矣而本之中垢謂其有慝志焉噫爲此詩者其知盜乎極中垢之情狀抉之今千載如鏡也可鑒也矣

雲漢 雲漢美宣王也王承厲王之虐遇災而懼詩述其一體之愛怛然是宜中興有先王之心

崧高 崧高韓奕美宣王經外也王建國親侯爲

天下綱益天下復平烝民美內治也王任樊仲父

詩經釋卷二

七十

輔躬補闕總百辟賦政宣命益王化復行江漢常武則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召公旬宣王有方陟禹之迹撥亂世反之正焉益順洽威嚴周道粲然復興故詩之美宣王也爲其能褒文武之功而修德紀政也變之正也 古王者封諸侯諸定宅俶城作寢廟至于徹田皆司空職之司空掌邦土也又董工作既成而全畀之辭之士之道也亦嫌侯始就國以寢廟工作之事遽勤民焉曲而至矣 烝民 烝民美德也烝民天所生也有其生之無

非則者故烝民之有物則者天也維生而有物則
曰秉彜維物則粹精曰懿德有其得之無弗好者
故烝民之好懿德者彜也故物則一天好懿德一
天仲山甫之德懿德也於物則盡之矣柔嘉維則
維則故嘉也令儀令色外柔嘉一則也小心翼翼
中柔嘉維則也心翼翼乃入微其察則也審故儀
色具嘉也式古訓遜志典學憲聖哲往則也力威
儀溫恭抑抑察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也皆柔嘉維
則也既明且哲則幾微應妙不蹈危幾敏於則以
詩經釋卷二 七十一

能保其身夙夜匪解則敬順將明禮行異入優於
則以克保其君無不保者古大臣之德也柔不如
不侮柔維則也剛不吐不畏剛維則也無非則者
夫懿德之則如毛然微乎微者也入微難烝民具
有之而鮮其舉之樊仲南舉之懿德也夫其踐物
維則者也微無不入以補袞袞不廢矣噫仲山甫
之德近愛文信可則也天吉甫之誦穆如清風傳
曰清微風也所造者微也

韓奕 韓奕美能錫命也奕奕梁山國形勝也曰

維禹甸來自古也有值其道展大國也韓侯受命
共也王親錫命禮也續我祖考順也受命以匪懈
爲勤有位以虔恭爲敬不庭方以有幹爲武五章
主相攸然魴鱣鹿甫甫嘽嘽川澤之訐訐信矣
熊羆貓虎豈亦梁山奕奕與六章時百蠻終續
祖考之命受追貊終幹不庭之命故曰能錫命也
江漢 常武 江漢常武美武功也時淮夷首難
徐方繹騷江漢而南無慮不靖王命召公浮江漢
而下犄淮南王親省徐方命皇父整六師填焉命

詩經釋卷二

七十二

伯休父戒旅截淮浦北角之蓋是時王在徐程休
父師淮北召公師淮南因形便措勝而淮徐來同
於是乎命召公疆理甸宣外薄南海而天下復康
江漢命召伯也常武首軍命皇父三章申之二章
命程伯四章申之故以爲宣雅之終蓋二詩相成
也常武常德之武也豳亂以武然武何可常也故
必常德立武經焉德明不已而後今聞不已也大
矢文德而後四國此洽也是常德之義也故整師
修戎匪曰威之惠南國也陳行戒旅匪曰毒之飲

三事也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非有怒也於文德殆合矣既敬既戒嚴其始也不留不處夙其功也匪紹臣遊舒其保也夫然後王師嘽嘽縣縣翼翼武功濯焉是謂允塞是謂常德益聖人之重經武也如是

瞻印 召旻 瞻印召旻傷幽王大亂也蠹賊訐胥讒也罪罟張胥虐也婦古長胥賂也土田人民胥奪也故怨戾之氣干天和而饑饉卒荒周其亡夫惟赫赫在上克證也惟明明在下克誦也故瞻

詩經釋卷上

七十三

印誘其格天曰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天降寶命先王受之國繫命於天胤祚印焉感之無忝感之救感祈天也召旻誘其求輔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念殄瘁而求舊庶及救乎感求輔也聖人無棄人故善救人變雅終而汲汲乎夫人治亂之思是救之道也 易傳曰卦有大小辭有險易維詩也亦然正雅辭多易變雅辭多險其易易知可服存其險難知多複隱情性之理也

詩經釋卷之二終

詩經釋卷之三

周頌

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神明也蓋宗廟樂歌雅文王思齊皇矣頌文德縣頌古公生民篤公劉頌后稷公劉盡盛德形容矣不以頌乃清廟詠顯相臣工戒臣工使諸美先德者厯寥寥數言而足斯何也曰會朝受釐主格王陳先德美前功備終始形容而後王涵涵乎感有興也頌主唱歎無淫泆主潔清無侈辭則交於神明之道

詩經釋卷三

也各有當也德產之致也精微故郊之用蕭果也廟之用犢牲也頌之歌清廟也一也尊上玄酒俎上腥魚味上大羹齋者之不樂也祭之闇闇漆漆也一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皆交於神明之道也夫周尚文雅文乎文矣故反本而受之頌風主情足以興雅主性足以正頌通神明則至于命極矣故詩以頌終焉不其深乎

清廟 清廟頌文德也廟穆其闕清顯相儼其肅

維多士翼其濟濟秉文之德神對越在天駿奔走
在廟於上昭乎於下察乎於左右旁皇乎合於漢
矣斯文德之在人洋洋也詎不顯乎詎不承乎又
詎有射乎文德不可名獨見之清廟者如此言信
有遺旨歌信有遺音而盛德之形容信無遺象繹
之有遺味也故公登歌清廟苟在廟中嘗及見文
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天不言而四序時行
百物露生文穆穆敬止而成人小子有德有造施
於奕世肅肅維維濟濟焉故時行露生孰非至教

詩經釋卷三

肅維濟濟具秉文德是文德之精也

維天之命 大哉乎天道之不已也易易知而大
始其知也已成而明而不已其久也不言而時行
物生也無聲臭而體物不遺也萬物兼覆並載大
生廣生而爲物不貳也赫有明命而命不于常也
無洪纖闕直高下無不應而于隱不于顯也予萬
物以各足而無爲不宰也是於穆也誠無息盡之
矣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文
無德天德其德也故文德一天不顯臨焉無射保

焉陟降其左右焉而終無畔援歆羨識知也是不
顯也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王之所以
爲文也亦不已而已矣於文一大爲天洋洋乎嘉
以發育萬物而充塞流動無間也有生皆其溢也
凝聚而成曰收敦行不怠曰篤假以溢我我其收
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或者其是謂乎毛傳假
作嘉鄭箋溢之言盈收云聚是也而意室集傳假
轉爲何恤訛爲溢語平質矣而更古文已甚又於
上文何當也闕疑可也

詩經釋卷三

三

維清 天維清維昭明有融文德一天中無欲而
靜曰清明恒止而融曰熙維清清不雜也緝熙明
不息也是文德之純也典在德矣尚氣臭用精氣
以享之謂禋清緝熙也自始祀肇禋迄于有成一
惟禋非秉文之德乎於以祭受福矣是維周之禋
也集傳亦以爲祀文王樂云迄有成豈送神樂與
推之豈清廟登歌樂維天之命將饗樂與序云洛
祀豈作洛時作之後製樂遵用與

烈文 烈文頌武王也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作烈

文後因爲武王登歌詩烈文武光文德也辟公謂先公容古公季歷文王祀武王原先德錫祐無疆焉順也封大靡侈也天道忌之維先公無封靡于邦以克基命維武王代殷集統功配于皇天不其崇乎斯謂戎功繼序其皇殆未保未保之矣無競競匪競也無競維人而四方其順功一天也不顯顯匪顯也不顯維德而百辟其刑德一天也於乎前王則何可忘故武成文也

天作 天作頌太王也皇皇王都若天所締構然

詩經釋卷三

四

曰天作治亂曰亂闢荒曰荒荒亦作也太王作矣微文德孰從而康之康之者平成之也故太王往矣而岐有夷行繫誰之功末以子孫保之咏歎感焉曰荒括諸疆理宜畝揀度築削作廟立門之事岐有夷行括拔兌夷喙之事益縣皇矣數十百言括之數言中而足也思文之頌后稷也亦然辭不費而旨博故以爲交神明之道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郊祀詩樂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配帝樂時邁巡狩柴望樂天德不可

名故三詩言祈天不質言天成命言先王受命基命者弘深庶天其靖乎我將言後王儀式刑文王之德畏天之威庶天其右乎時邁則震疊懷柔載武肆德一歸之於天庶天其子乎皆祈天也皆言有遺旨遺味矣命曰成命成不變二后受之既右命之矣嗣王守成不敢康惟敬明日嚴益不以天成命自熹而以人成能自盡所以成王也天赫赫在上非緣飾可對夙夜基命培之弘深靜密之中緝熙光明務殫厥心不大聲色對越在天天肆其

詩經釋卷三

五

靖之乎語格天之德莫過是故以爲郊祀樂

我將 我將祀明堂也祀明堂祀帝也帝亦天也天於穆有主之冥冥者然曰帝郊祀天尊而遠之也故以始祖配焉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反其所自始也禮用饋貴誠也於冬主物之所始也明堂饗帝引而親之也故以嚴父配焉建堂以明之具大牢將饗之推其所由成也季秋物所成也終始生成一天也維天其右若曰庶其右乎乃何敢必也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也我儀而象之式而法之刑

而型之清緝熙日以靖四方於無爲天錫嘏文王
既右享之矣儻其右乎夫天命赫赫監莫威爲我
其夙夜祗威有嚴庶有保乎存天載之神者惟存
文王保昊天之神者惟畏天威祈天者篤矣

時邁 時邁巡狩柴告至也王者天之子也子於
父母出入至必告焉面焉又天及出王巡狩宇何
可無告也王者父事天明天子之矣天以震曜
佐生殖王爲萬國辟以張皇六師陟禹迹震之故
王行師從然震之而震者天也天以河喬嶽奠地

詩經釋卷三

六

維王爲百神主以秩祀望祭懷柔之故五嶽有升
中然懷之而懷安者天也允文允武不允王維后
乎是天右序周也天德好生王耀德不觀兵故以
九德序在位于戈弓矢者震疊之具戢焉繫焉而
敷求懿德焉肆之一主於懷柔則允王允君允常
德保有之矣然天實開之故曰天明昭有周右序
明昭之者子之也巡狩觀羣后故時邁信之於天
執競 執競頌武王也武烈代殷執競矣然競非
競也曰無競益有競非天也武成垂拱又康丕顯

矣然顯非顯也曰不顯益不顯一天也武成文無
競不顯一於文同德故二詩再言焉豈廟祀烈文
執競相終始與

思文 思文頌后稷也思文思睿以文於堯典文
思同天德也故克配天粒民周尚文德莫美於文
故頌先公曰烈文頌后稷曰思文 古廟祀受釐
具有歌廟歌頌受釐歌雅雅頌其應乎文王受命
作周故頌先清廟先維天之命先維清祀先文王
大明文王之興本於大王故頌次天作雅有縣天

詩經釋卷三

七

監代殷莫如周故頌次昊天我將時邁雅有皇矣
旱麓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廣文王之聲卒
其伐功故頌有烈文有執競雅有下武有文王有
聲文武之功本於后稷推以配天故頌次思文雅
有生民乃頌有臣工噫嘻豐年雅有豳推斯類言
之雅頌不得所乎昊天有成王執競有成康之文
於時成康未有謚不嫌也又安知二王謚不本頌
爲稱神明之與審祀二王樂文武受明命有四方
何始云上帝是皇又何云奄有也唯然失次甚矣

臣工 臣工臣工來助祭者廟遺之也曰臣工容
諸侯卿大夫王祭郊社宗廟親耕藉百工終畝供
明粢焉敬之矣祭訖受釐臣工來助祭者於廟臨
遣之又申敕以豫農穀受明康之賜爲後祀端焉
于是知先王事鬼神之忠也靡時怠忘也慎終如
始慎始於終也教之至也故以嗟嗟發味而勗之
敬王釐爾成言王受釐爾實成之則敬之效也然
敬何所息也其來咨茹乎暮春何求新畬如何咨
茹之也於皇來牟今將受明賜且登矣明昭上帝
詩經釋卷三

德惟大生迄且康年奈何乎不敬其命爾衆敬序
錢鎛以及時趨事哉乃奄忽又觀厥銍艾矣禮嘗
之日卜來歲之芟穡之日卜來歲之戒社之日卜
來歲之稼其豫一也祭先裸鬯先黍稷清酒故重
之嗚呼於受釐之終惟受明之始於受明之始惟
銍艾之終終始不失於敬其惟臣工乎次之頌以
爲是交神明之本也

噫嘻 噫嘻祈年也農穀天地之大德也王務農
而重穀故王帝于田祖告始事祈焉入其事者勤

其始故亦以噫嘻發味爾帝田祖傳曰古人質不
諱爾女也金縢之於祖父也爾之矣若曰在後之
王既昭假于爾皇天上帝田祖后稷將率是農耦
而播穀發私服耕矣故曰告始事也私曰爾私耕
曰爾耕壹以明民事皆天事焉王躬率農力耕以
服事神教之至也言竭耕不言祈年古祀而不祈
祈之至也吾力疾耕神臨之幽莽耕神亦臨之夫
安敢不敬也是祈之之道也

豐年 豐年秋冬報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況
詩經釋卷三

有所乎勤其始者厚其終故豐年美報焉曰年既
豐矣黍稷若稌多有矣高廩萬且億及秭矣爲酒醴
以烝祖妣宗廟賴之饗也爲酒醴以舉百禮百禮
賴之洽也於爲賜豈有量哉信孔皆矣詩味年豐
末以一言美報焉旨哉

有瞽 有瞽始作樂合于祖也瞽在庭牙羽在業
虞應曰縣磬在縣而祝圉簫管畢既具是合樂也
樂合乃和然主反必肅肅乃雖必肅雖乃和鳴此
樂之情也或曰合于祖謂合于樂祖祭瞽宗樂歌

維然百神咸秩矣

潛 潛魚薦也倚其多也潛其深也取以時用有禮故足樂也於以祭受福矣益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魚冬而性定蟄于潛肥美取易矣恐盡物而勿之取也迨季冬命始漁薦之不以時乎魚十有五而俎不有禮乎益孟春而魚陟負冰或曰潛慘也柴而涔之薄圍而取之是盡物之心也非王心也

雖 雖禘太祖也古時祭名禘周夏禴易禘推禘

詩經釋卷三

十

禘爲殷祭禘合毀廟主皆升食太祖禘具如祫又推太祖所自出感生帝饗之益隆重矣此其樂歌來雖雖和也至肅肅敬也辟公顯相顯也天子無象可象穆其深以遠也能敬以和顯而深以遠也靡不格矣假哉皇考主考而尊祖也將致尊也必主親也饗祀之道也宣哲頌先公也世有明德莫如周曰維人盡人道也文武頌先王也周世世修德莫如文王武成厥功曰維后君道盡矣以能明光被格上燕於皇天子孫保之宗廟饗焉頌深弘

篤懿矣禘王者大祭相維辟公異時饗也杜曰廣壯殷祭杜多也祀曰肆祀大祀儀備也維人維后右考若妣尊尊親親周道備矣又謚兼文武禮統尊不諱克昌皆禘詩之證殷頌長發亦具頌先后帝如雍詩

載見 載見諸侯殷見朝廟也周官以賓禮親邦

國朝宗覲遇各以其方歲至會以發禁至皆主於來王其殷見曰同則五年而禘五服羣后畢具至主助殷祭曰殷也王朝王蓼蕭饗之湛露燕之雅

詩經釋卷三

十一

見之矣主殷祭載見見之臣工遣之振鷺有客賓之著之頌益其重也其日祭月祀時享則甸服侯服賓服各以其職來祭不以賓公制禮始定禘爲殷祭諸侯實始來助祭故殷見曰載見又殷同以發政故載見曰求厥章王率以見昭考率以見烈文先公介眉壽綏多福焉永言保之思皇多祐言大福難保也曰俾緝熙于純嘏言大嘏不易也陳戒于德也古君臣上下無時而不戒于德也振鷺 有客 振鷺有客禮二王後也二王之後

異其禮敦其好而同之於殷祭禘將明受之於天
至德也夫微子踐修齊聖有令聞舊矣在彼在
此無惡無敦則德純于廣淵庶未終譽哉益猶若
願望焉洽而萋且矣卽其旅敦琢矣信信宿宿留
焉追之綏焉無敦之至也厚之盡也益于是知微
子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後世有是乎乃膚敏禘
將雅歎之矣 大哉乎禘之義也其繼孝則先公
先王宣哲文武皇祖后稷以至其所自出之帝咸
在也其助饗則六服羣辟二王三恪萋且敦琢畢

詩經釋卷三

十二

來也於薦饗則廣牡肆祀四海九州之美味畢效
也乃天子維穆穆已焉緝熙于純嘏已焉益仁無
不體無不達合幽明通上下而誠敬無不格也夫
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指諸掌乎難言
之也非難言之以通知之難也

武 武舞歌也舞大武先登歌發之亦被之管
絃諸登歌放此辭旨於烈文執競交暢矣故武烈
曰丕承孔稱十亂必本之至德以此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嗣王朝廟樂益

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王免喪而冠公以
衮冕奉王朝于廟已廟見羣臣訪落焉羣臣進戒
王敬受戒而退作樂歌以宣意後製樂定爲嗣王
免喪朝廟樂喪三年不祭至是始廟見而朝詩主
宣其念先王鬱陶之思喪所天失怙矣家靡所止
戾曰不造哀思未平日嬖嬖余在疚念莫非先王
曰於乎皇考夫武之承文也篤念之日陟降庭止
焉曰文考曰文考終其身益永世克孝也予維小
子其何敢不敬敢不夙夜以敬德莫大於孝武德

詩經釋卷三

十三

莫大於承文而括之於敬宣王免喪追孝之孝翼
然末言於乎皇王之繼序皇皇也天曆數在躬余
末小子嬖嬖焉則末思何敢忘統承先德之意弘
篤至矣

訪落 喪三年不言至是始廟見羣臣訪焉詩主
宣王求輔之思曰訪落謀始也曰循昭考免喪之
思惟考也曰昭考之道至悠遠矣期與之爲一也
實難亦將予就之矣若可卽也繼猶判焉渙焉若
涉大水無津涯不疑成于躬喜其難也益於是知

體道之艱也心與之時扞格身與之時隔閼也宣王求道之苦心閼閼矣已又言予小子眇眇也適家多難嬛嬛也天不弔今繼嗣我室矣日陟降厥家無所諉之美哉皇考紹以保明其身若之何其怛怛乎克艱之心於恭默求弼者合矣

敬之 聖學本天天顯日臨故首戒之敬重戒之敬夫天高高在上矣人遠之不知其邇也以弗敬也乃其顯日陟降厥事矣無大小眾寡無麤精不體也一豫怠天日臨日監之敢不敬乎嗟夫此文

詩經釋卷三

十四

王之所以小心翼翼也繼序保明莫過是故以爲羣工進戒之辭達天難曰不聰謙聰不明也然事天則何敢怠也予敬止敬止矣學貴日新冀日有就焉月有將焉庶覺有緝哉於天顯庶有明哉然任大守重難肩矣微輔弼曷翼子行曷廸于知尚弼予時仔肩哉顯德行有覺德行也其示予勿予棄乎王求輔恣恣心於思永慎修欽臣鄰者合矣噫王朝廟羣臣戒王受皆不言而將之以樂宣其所欲言其斯爲不言之教不肅之嚴乎故父子君

臣天人上下仁孝忠敬之道咸在王周公廟朝間故樂其深也

小毖 小毖咨難也王遭管蔡之難公相王廟見羣臣而咨求助焉後定樂因以爲國變災咨謨樂曰患之不毖也以未有懲也予其以懲而毖於後患乎益創鉅者痛深也夫蜂之爲蟲小而蠆有螫也并之是求螫也予嘗并蜂焉以爲莫予毒也今栗栗於蜂蠆之有毒也桃蟲之爲物小矣而雖能鵬也鵬能拚飛也予始信桃蟲焉今翻飛曾莫制也蓋小能禍小禍能大也又何敢不毖也遭家不造而多難冲弗任也今又集于蓼百君子其若我何意痛深至矣

詩經釋卷三

十五

載芟 良耜 載芟春耕藉祈年樂良耜秋報噫嘻豐年祈報帝此其社與豈亦公所陳豳詩後制樂因定以祈報與用豳祀之忠與周禮國祭蜡息老物歛之矣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皆豳頌非也思文頌配天臣工噫嘻言王矜言成王皆王事載芟良耜言質淳於周頌殊音殆其豳乎載芟芟

柞耕耘有倫耆也主伯亞旅疆以畢竭作也其饁
有飡其行饁者思媚其德也良耜耕而田峻來瞻
見筐筥載道饒者集也笠鍤盈畝耕者力也故其
耜耒戛利也其耕澤澤深也其播函活淺也其苗
厭厭疏也其庶綿綿密也其穫徑桎栗栗開百室
並納而百室盈寧也咸綽其古風載芟言今是之
祈也匪今適然振古已然以有且有今也神其許
我乎良耜言今是之報也匪今始然古之人實然
以似以續也神其予我乎又祈報自古言不敢有

詩經釋卷三

十六

加焉爾

絳衣 絳衣繹賓尸也繹祭明日之祭也已祭矣
繹思之不厭故繹之衣紵載弁異君卿也自堂徂
基異室與也匱鼎及鬲不職鼎也兕觥其觥異甕
尊也旨酒思柔異鬯齊也皆變於祭也禮繹於廟
門外西堂接尸於廟門西室求神門側堂曰塾
基謂門塾於禮也合矣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於
此乎於彼乎則繹祔之義也故以爲繹賓尸樂祭
而繹成事矣易以數乃尸賓終不謹謹不傲也不

其休乎益美之也胡遐也冠禮文有胡福考父祖
之通稱故以爲目神之辭

酌 酌告武成也大哉時乎聖人循天之行能遵
之用之而壹莫能違焉者也王師於鏖矣以時晦
而養晦也及時純熙乃大介有事焉故曰及時事
也曾孟津曰未可矢牧野而侯興其時乎其時乎
其曰酌何也告武成故推功於先公言王師時晦
時章成蹻蹻之造以垂世啓後豈繫實能實酌先
公之道而允師之曰酌也蓋武王告武成樂公定

詩經釋卷三

十七

樂因用爲振旅飲至樂與

桓 桓類禡樂也夫天命匪懈武不可黷而亦何
可弛也故桓桓武王有士伍以討暴平亂夷險阻
定厥家焉王者以四海爲家其講武也以定家也
曰綏曰保有曰定以是爲武志焉爾

齊 齊列爵疏土廟見封有功樂也亦武成時事
後定爲封諸侯樂歌繹言文王勤勞可服念也敷
以求定定功矣終詠歌勤苦齊而詔之繹曰於繹
思繹文德也文德武功之本也於繹思詩一字二

字句放此

般般巡狩樂巡喬嶽翁河哀而望秩對之主百神之道也於皇哉周般以待名酌賚般名詩微序莫解矣

魯頌 商頌

魯有頌何也曰崔子曰文敏變也風雅皆有變焉周頌奏諸廟魯奏諸朝周祀先魯禱君周以祭魯以燕周王而魯侯非變而何其錄之何也曰魯周公之後也先王重之矣天子巡守不陳詩焉詩不

詩經釋卷三

十八

列於太師重之也况其後有賢君焉能遵明周公伯禽之烈天下胥望焉曰庶幾哉復行周公之道况魯人乎又况夫子乎故春秋尊周而重魯其自言曰魯一變至於道重之也重魯所以尊周公也且其爲頌辭比雅而體惟國風錄之庸傷乎崔子言之南山倚嗟桓莊之內政泯矣蓋三桓始芽而魯馴不競以亡唯然魯雖無風而風之正變具矣錄商頌何也曰夫子殷後又商頌正考父從周太史得之歸以祭者也故存以致恭焉詩三百終頌

頌終商何也曰夫頌昭天命交神明以重宗廟社稷者也玄鳥降商正域彼四方自氏羗畢來享來王今天命靡常矣視爾所代故頌終而受之商雅終蕩之什其卒章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其是謂乎嚴華谷曰詩風變而雅亡乃頌之息久矣越商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崔子曰魯頌氣溢而辭夸周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幾滅質矣美哉言乎

駟人精神之心思經緯靡不極也有疆則止有

詩經釋卷三

十九

期則易足有數則忘然無邪其則也故蔽全經於一言曰思無邪思無疆無期則大無數則久無邪則貞或問思無邪而馬臧何也曰非馬思也思無邪則察則也明而處物也審以思馬斯臧也故曰非馬思也誠馬思而臧也則雲錦成羣者聖矣魯頌首駟重本也思無邪政本也有駟有小雅慈惠之心焉上下交則和而安故以爲君臣有道泮水美重學也既修學于焉馘訊于焉飲酒猶之盛世風焉闕則魯始終之事畢具故錄之頌專傳

公重望之過此則三家強公室微矣 泮水於學語敬明語穆穆語威儀棣棣語廣德心胥敦習于前聞其卒章德無不柔美矣

讀商猗那而知恭之難言也夫恭易知耳而難行也易行難久也易久難安也閔馬父曰夫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殷尚質主敬之意闇闇矣湯敬曰躋而聖湯孫於赫矣而穆穆故敬德之宗也溫恭溫克乃能恭其執事也恪如恭之則也噫古昔先民蹈之允蹈之矣

詩經繹卷三

二十

讀那烈祖而知敬之有止也祀主敬敬非有加止和平之則也那主樂而淵淵嘒嘒者依於磬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烈祖主享獻禮依於羹定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是平康之極也平康用極而後穆穆厥聲聲假無言靡爭焉那主樂以猗那發詠商尚聲豈初祭滌湯樂與烈祖主錫嘏以嗟嗟發詠有清酤和羹祀事成矣豈二詩相終始與故皆以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終焉 周文而頌質反本矣殷質而頌文類周雅焉敬曰躋則曰昭格於天

所祗事惟天故政不剛競柔練休矣曰何天休駿武無震動懃懃勇矣曰何天寵益文武一天也

詩經繹卷之三終

詩經繹卷三

二十一

三禮編釋卷之一

明徵士盱江鄧元錫著

門人同郡左宗鄧編
後學 趙黃曹光德校
金川聶心湯校

三禮編釋序

三禮本古曲禮儀禮周禮而名古經必有記記經所未備若異由者今世所傳周禮儀禮禮記稱三禮則相沿誤也蓋曲禮本經經先曲禮曲禮禮之本也禮天體也天體物不遺故物必有則自內心三禮釋卷一

外貌思慮視聽食飲裳衣之有其節若語默進退取舍生死之有其介與凡親疏貴賤交際事使之有其體各品節之以立教蓋積不厭動不亂而幾微畢察委旋時中也命之曰曲禮察其目曰三千非質三千言微乎微耳蓋德性之精微中庸畢具察而高明廣大都焉時著時察之謂知隆此由此之謂行故致曲者知微者也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王以訓齊天下經人義之大端也爲之冠以重成人爲之昏以合二姓爲之鄉飲射以教德讓爲

之喪既夕虞喪服以哀死亡爲之郊社饗饋以儉鬼神其親邦國之交秩上下之體又爲朝會聘覲焉以將之此其行有時其用有地比時豫物將事也有體是儀法之大者命之曰儀禮譬天儀象乎則二十八舍以經天而治要在論官故周禮經官建冢宰之官以儀天建司徒之官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事而六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蓋周禮制而儀曲有官儀禮制而人義三禮釋卷一

有紀曲禮制而人道有理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故以興王治之大順也仁者人也禮者體也隆禮者尊仁由禮者體仁禮無體則復於禮而仁全蓋仁全而天全矣周衰禮廢迨春秋晉韓起適魯猶及見舊典禮經歎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蓋其感也孔子欲觀周道適周學禮焉歎之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歎道盡於禮也又贊之曰郁郁乎文已夢寐志之世莫能遵明

於是乎作春秋以維周禮蓋重禮如此至戰國諸侯惡其害已經用播絕自孟子未之及見斯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篤好古始博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其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備冬官之記高堂生實始傳儀禮經勵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勵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既夕虞皆士禮惟大夫而上無冠禮他諸諸侯大夫昏喪既夕虞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司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饋饗皆廟事則郊社

三禮釋卷一

三

禮亡也禮大問曰聘聘使大夫則問於事相朝禮亡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至王觀止觀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類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豈孔子存周禮於魯而王朝禮業不得展於邦國諸侯憚行禮又自去其籍惟士鄉禮以習行而存與嗚呼周禮亡而朝無守官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人道或幾乎息矣何異乎九容不脩九思不愼公官不建五禮不秩而三綱九法從淪歟也余讀禮手錄曲禮少儀內則

王藻諸篇敦本實致微眇約身理家可服存者爲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若古今異宜難施行者爲下篇經記缺錄表記坊記緇衣語精實於經通者附焉其儀禮本古經爲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爲傳傳錯見他記中者撫取之爲外記凡經十七篇傳七篇記各附其篇終周禮故五篇近儒取五官聯近冬官者迴互更定以爲冬官未嘗亡也然何從質是之也經所存終遠也故周禮經仍五篇二記中與六官相發明者與工記附焉其

三禮釋卷一

四

利條見禮記編繹序中匪敢銓訂庸便誦服云

曲禮上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教同不可長上聲欲不可從同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去聲毋苟免狠胡母求勝分去聲母求多疑事母質直而勿有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去聲從俗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悅人不

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去聲狎脩身踐言謂之
善行去聲脩言道禮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
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
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
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
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
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禮天則也天命之中在人爲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禮以體之然後天則畢察繕性正情而立人

三禮釋卷一

五

之道全首毋不敬敬心精神之主也天命之中
物各有則不敬則懈而非僻入之棄其命矣惟
毋不敬乃見天則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毋不敬之謂也儼若思非思若思也有主之虛
淵乎可象存之則熙穆之體可親敬威儀之則
也安定辭易心後語也無疾遽曰安無游浮曰
定操之則平康之體可復敬話言之則也容貌
辭氣敬德之要也無體之禮於有體凝之心氣
之微於辭氣習之易入而可久守之也古之道

三禮釋卷一

六

也忱體之終日對越有嚴終不敢侮終無有慢
民與有無安乎禮自卑而尊人其柄曰謙故教
不可長禮以坊欲欲萌則禮離欲動則禮撓欲
熾則禮壞故欲不可從惟虛集道志滿則驕泰
失之故志不可滿樂主其減以反性也極則憂
故樂不可極蓋天則凜乎嚴矣賢者於所狎隆
以敬見所狎一天也坊其褻也故君子之善交也曰
見所畏一天也坊其疎也故君子之善交也曰
久而敬其事師曰親愛而知惡愛以天不辟於
其愛憎而知善憎以天不辟於其憎故禮者情
之樞也積能散天道無久積不散者也否則懷
惠矣安能遷天道無居所不遷者也否則懷土
矣臨財易悅毋苟得其則也惟無苟得可與存
義矣臨難易懼毋苟免其則也惟無苟免可以
遂志矣狠求勝則凌而悖分求多則恣于貪故
於微絕之疑事而質則動於意而見成故毋質
然不直則道不見是蓄疑也夫豈忘直獨不已
是已有之耳無意無必若非已見然衡以天則

善夫坐容莊如尸其則也立容德如齊其則也禮從宜與時宜之使從俗惟土安焉無以有已也夫親疎之殺一天禮所生也嫌疑之際禍亂萌焉禮所嚴也禮有同事而異情者有異事而同道者齊薛宋之餽兼金儲子季任之以幣交是也禮所別也夫是非之辨較著淆之已則昏蓋衷於禮而後是非粲其明也故禮其大也妄說辭費侵侮好狎皆信實恭讓之反故防其防焉言易行難脩身而一踐其言斯為善道乎是

三禮釋卷一

七

禮之質也失則履無其基矣取於人而來學則重在道而道尊道尊而信取人而往教則道衰甚矣然人情好之故以為人之患形而上者之謂道德者得也心天而道曰仁心道而宜曰義而禮其體也非禮道何自而凝乎故禮所以顯道神德行而興仁義也教民成俗必五禮訓齊而後人道始終之故秩然不則缺遺滋多將能備乎出禮者入刑故爭訟未矣而非禮無決以原親立義降典設教而後輕重淺深之衷可測

也夫達道人道也其孰不由而盡分實難隆禮由禮而後天下之為君臣父子兄弟者定故天典有敘必天秩維禮也宦有師學之紀政也學有師學之脩道也師親而後道傳然非禮莫知所親而師亦莫與為親故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威嚴之貴矣而非禮莫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誠莊之貴矣而非禮欲誠莊無繇也是以君子恭敬作所務於樽節務於退讓一自下自制自克以復於禮焉諸皆慎獨研幾直內

三禮釋卷一

八

方外之事諸曰勿曰毋曰不曰不可皆天理當然之防禦不敢過物焉諸語精實粹與純乎經訓既通即存即省即事即學可以自盡可以盡人可以達天

人生十年曰幼句學句二十曰弱冠去聲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

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人生而有道然生而蒙十年而神始發知幼然學始此矣不學則蒙不解將失其所以為人故學者覺也言曰著於人之道也二十曰弱然冠矣冠者學之為成人也三十壯矣由身脩而刑家故有室於是乎父子異宮四十強而仕學之事人也五十艾服官政學之正人也於是乎治平之事壹寄之而立人之道全仁者人也以天

三禮釋卷一

九

下國家為一人曰人也學學以為人也老而佚有安道焉故指使故傳然學不可已也故隆禮自度耄期稱道不亂壹沒身而已焉夫人生自幼弱以至老耄天之行也惟學乃法天而時行故學以盡天

幼子常視示同如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字亦通凡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曲禮
篇文

幼學始毋誑何也曰蒙聖功也誠者聖人之本

故學主不欺自不妄語始故常視毋誑存純一未發之心焉不衰少陽氣息已温天之道也不裳未成人不備儀人之節也跛立則肆傾聽則邪傾視則姦淫視則流立必正方聽必端視必平心其敬正矣故肅容攝心也視不上於面不下於帶不傾於左右惟平衡平衡平直也平直天德也心之神寤棲於目故平視乃攝心之要君子慎焉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音速足容重手容恭

三禮釋卷一

十

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温温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力追反色容顛顛音田視容瞿瞿音履梅言容蘭蘭戎容暨暨言容詒詒五格反色容厲厲視容清明立容辨音敗卑毋調頭頭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填同實揚休王色王藻篇文

聞之君子九思不慎是無心也九容不脩是無身也君子心泰無不足故容舒遲學之為舒遲和正心之道也躁則妄拔來報往翮幡矣足容

三禮釋卷一

十一

重重也手容恭恭也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不使其身僂然如不終日恭重之至也目容端平視口容止聲容靜壹主於專靜也頭容直頭頸必中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齊齊也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也色莊坐尸敬也燕居告溫溫也和也能敬以和天德其備夫平直專靜天德之體也恭儉莊和天德之用也於容攝之矣其成也山立玉色盛氣浩然填實揚休不赫喧赫喧乎揚休如字休自填實而揚易所謂克實光輝

者也乃喪祭廟朝若服戎事以時異容以時動一不過其則焉君子莊敬日強慎其脩可以制形可以養心可以成德可以達天

凡言非對也受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士相見禮文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敗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

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三禮釋卷一

十二

士相見之記曰凡言非對也必妥而傳言何也曰禮問則對對必時其不對者其異故者也乃汎言必妥而後傳易曰易心後語又曰懼以語則民莫應是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其與人言必視其位所當言事使言孝弟言忠信慈祥庶交益乎游言支言不言也始視面察色受乃言中視抱謂煩視致恭若受命然鄭曰容其思之且爲敬也卒視面察色受與否是道也毋改不直侍君子則然與衆言皆然禮無不下也語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仁之則也父則游目鄭曰子於父主孝不主敬且觀候安否然毋上於面毋下於帶則視固有則矣諸皆視聽言貌禮義威儀之則形色天性盡則者踐形者也孔稱四勿曰惟復禮會語三貴貞諸貴道其重也夫今愚不肖罔已賢智者以格式誹訾之將如古學何哉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七性反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夫爲人子者出必告音指反必面所遊必

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為人子者居不主
輿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祭
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
苟訾音紫不苟笑孝子不服闇音暗不登危懼辱親也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
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
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
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上聲
也曲禮父命呼唯上聲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

三禮釋卷一

十三

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
齋才細反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王藻父母
有疾冠者不櫛側瑟切行不翔言不惰徒果反琴瑟不
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
至詈力智反疾止復故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
私財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音準素孤子當室
冠衣不純采曲禮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
之則稱父拜之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
焉爾毋沒而杯圈起權反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

爾王藻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

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王如奉

上聲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

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祭義未仕者不敢稅人

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檀弓

父子三綱之本禮六行先孝溫清定省儀內則

具之矣孝順德也犯上逆德爭末事故孝子不

犯上作亂而在醜不爭孝子何心以親心爲心

游有常無常則忘親於游習有業無業則忘親

三禮釋卷一

十四

於業恒言稱老則忘其親之爲老也故禮閨門
之內戲而不讎言孝不言慈故親有聲聽之無
聲亦聽之聽至於無聲聽一親也親有形視之
無形亦視之視入於無形視一親也事親如天
也夫爲人子者無以有已何自尊之有焉主與
中席中道中門食饗爲槩祭爲尸處其尊也三
賜有車馬矣而不及車馬嫌尸尊也身者親之
枝事親之本也敢不敬與故孝在敬身不登高
不臨深不苟訾苟笑不服闇登危不許友以死

兢兢焉懼忘身為父母戮焉耳夫唯諾趨走一
間耳父命呼唯不諾走不趨急命也業有常乃
父命則執業而投食無反乃父命則當食而吐
急命之至也親老而游不易方踰時愛日也其
瘠色容不盛懼年也樂莫大於父母俱存何純
素之有焉有終身之喪不純采之謂也故親沒
感口澤而哀感手澤而哀哀孝有不及故孝子
之孝無終始也父母疾冠不櫛古重冠故不櫛
不飾甚也不翔不為容甚也言不他及問醫求

三禮釋卷一

十五

藥惟疾之為憂汲汲乎其言之也庸有惰乎夫
憂樂則忘怒則散父母疾匱致憂詎有他乎諸
皆人子至情故曰不不曰毋勉為之則不得吾
情君子病焉內自訟而惻怛致其真誠庶夫經
有之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故聖人因
親以教愛因嚴以教敬孝子者心乎愛敬者也
愛深則氣和氣徵為色色發為容愉婉和氣之
溢也敬深則洞洞屬屬洞洞中無物也屬屬誠
不絕也洞洞敬之存屬屬敬之實如執王如弗

勝如奉盈如將失之敬戒之至也懼不得親懼
不順親焉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則脩己之
容成人之道也於孝為已疎矣上皆事父母視
聽言貌威儀之則不過乎物可以成身矣不失
其身可以事親矣能事其親可以事君事長矣
以治家則理以治國則康以事天則明以事地
則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
長則有隨之

三禮釋卷一

十六

見去聲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
植特同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娶
也寢則坐而將命色甲長者與之提攜則
兩手奉聲上長者之手負劒辟音僻呼二音詔之則掩口
而對篇曲禮從聲去長者而上聲上丘陵則必鄉聲去長者
所視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
讓而對非禮也從聲去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
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
不與之言則趨而退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

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
唯而起 侍於君子不顧墜而對非禮也 侍坐
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
告者曰少閒 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侍
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
上客起燭不見跋音跋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
具充 杖屨視日蚤竟待坐者請出矣 凡侍坐於
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退
可也夜侍坐問夜膳音香 請退可也禮文

三禮釋卷一

十七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
不拜而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
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醕音子妙 少者不
敢飲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賜果於君前其有
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醢之溉者不寫其
餘皆寫音餒 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御同於
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音曲禮 燕侍食於君子則
先飯音上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歔小飯而亟音棘 之數
朔音唯 咄音 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音篇文 共食不

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音徒九 飯毋放飯音上 毋流歔音
咤音 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
毋揚飯音去聲 飯上黍毋以箸毋嚙音他答 羹毋絮音摘
羹毋刺齒毋歔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音烹 客歔
醢主人辭以羹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嘍音楚怪

三禮釋卷一

十八

或問之年長以倍三十者於耆乎四十者於耄
乎非也禮二十而冠成人而與為禮此其則也
長以倍近於親也故父事之以廣孝十年以長
近於兄也故兄事之以廣弟即五年以長所長
者眇矣肩隨焉以廣敬無不讓敬天之序也長
者與之提攜親之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詩有
之矣兩手奉其手手容彌恭也鞠躬如負劒然
身容彌肅也辟咄如不息口容彌止也有詔焉
則掩口而對君子於所尊遠近狎則敬逾隆敬
天之則也夫尊長於已逾等矣而問年于齒也
燕見而將命已疎也遇於道見之面之矣弗見
弗面而辟禮也不請所之不敢以其私慮尊者

動止也喪俟事而不牯弔嫌若敵者然又喪無不拜牯弔勤尊者以與爲禮故不敢也夫琴瑟居閑不徹矣侍坐弗使不敢執也稟重於尊也不畫地爲容坊肆也不嬰坊自便也敬專於尊也乃先王所受學也敬彌謹從先生而越路有言是貳尊也遭於道趨進拱立不敢辟所受命也不與言乃趨而退從其事不瀆尊也侍坐於先生問未終而對躁也終不對塞也然對必顧望察言觀色敬事人也問更端則起其有唱也

三禮釋卷一

十九

必有爲也敢不敬乎古之學者習有業請業起敬業也古受業者既習請少進故請益起亦敬業也敬業敬道也就謀而操几杖對必辭讓召無諾惟唯諸嚴師也非爲恭也恒若無若虛一無知以受命焉侍食於長者親饋拜敬也不親饋不拜爲長者之答已也則不拜亦敬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敬受命也御同於長者而貳不辭偶坐不辭敬有爲敬讓於尊也則不辭亦讓也拜而敬未若不拜而敬之爲至也辭而

讓未若不辭而讓之爲盡也古之道也 飲食

生人之大命也從以已而不自克則流棄其命矣故放飯流歠貪也啗食齧骨恣也投狗骨輕也揚飯急也絮羹歡醢濫也固獲必也皆放於欲而求致味也夫飲食天則也以一飲一食而忘禮之節貪而恣輕而急濫於美而求致味惑於欲也天人之介何遠焉禮廉以節而已矣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

三禮釋卷一

二十

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聲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仕鑒反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初交反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吐臥反毋側聽毋噉同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倨音據立毋跛彼義反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髻音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

裳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登
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
戶外有二屨言聞聲去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
視必下入戶奉聲上局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
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竝坐不橫肱授立不跪
授坐不立揖人必違其位儼人必於其倫禮曲
篇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毋拔反滿末
來毋報起音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訾音
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

三禮釋卷一

二十一

於法游於說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

濟上聲翔翔祭祀之美齊齊字如皇皇車馬之美匪匪

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執虛如執盈入虛如

有人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

音許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少儀

微哉乎主賓異形而同體也於入門就階登階

左右嚮見之如一體相成然故天體物也適

舍而固有求則難為人求無固無以有已也干

人私亦難為人上堂而揚聲入戶而視下不窺

人燕私也務成人也離坐離立若戶有二屨而
言不聞必有爲也何可參也言聞入矣戶開亦
開戶闔亦闔順主人之心焉然有後入者雖其
闔之必其勿遂順後入者之心也禮無不順也
竝坐而橫肱妨人授立而跪授坐而立亦妨人
故戒之出位而揖敬也儼人於倫誠也不妄也
不敬不誠而窺伺狎侮則禍之媒也孔子曰狎
侮死焉而不畏也重歎之也非有狎也而旁近
於狎亦慎之防其防焉君子不失色於人戲色

三禮釋卷一

二十二

亦狎也又何可無防也蓋其慎也舊故有過而

道之薄也禮敬鬼神而遠以不瀆也瀆之則不

敬不遠諂也未至之事聖人難之何可測也測

之將無以逆億而自意乎衣服成器而訾將無

毀成而難為人乎諸防微盡慎何曲而至也士

主業工主藝賓客祭祀喪會同軍旅各主其所

有事無逸志善夫乃執虛非盈也如執盈恐墜

入虛非有人也如有人致恭不顯之臨也無斁

之保也古之君子無執無入而非天一主於誠

慎善夫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其雨

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王藻夫書居於

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

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

內檀弓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

禮曲禮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齊

者不樂不弔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

能遺去聲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

三禮釋卷一 二十三

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適墓不登壟

助塋必執紼臨哭不笑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

不歎鄰有喪春不相去聲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

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塋不辟避塗潦臨喪則

必有衰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

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君子行禮不求

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

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夫君子之行禮非其物之謂也貧而以貨財爲

禮老而以筋力爲禮是貧而老者終不可以爲

禮也禮無不體其何以貨財筋力爲乎誠貧也

於喪不能賻先往後罷可也誠老也君命不能

拜一坐再至若使人受可也禮貴及物古之君

子問人寒則衣之問人饑則食之稱人善則爵

之無口惠也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之矣故喪

弗能賻弗問其所費疾弗能遺弗問其所欲見

弗能館弗問其所舍夫禮以安人上賜曰賜然

必使致焉必善辭今致焉曰來取慢之也是以

三禮釋卷一 二十四

上令也敵曰與必情焉必儀及物焉問所欲嘗

之也是以物取也故皆不以命記不曰賜君子

與小人乎夫皆謂賜也謂賜君子及小人不同

日以辨分也非是之謂也夫禮不拂人不違時

故追俗爲制求變俗非從宜也故祭祀之禮居

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無變焉爾也

然必以法故曰謹脩曰審行則所爲從俗者有

節矣故麻冕從儉拜下從禮謹審之至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上聲士蹇蹇七羊反庶

人焦焦子妙反曲

天子穆穆語容也王法天見善不喜見惡不怒
深以遠而後成其爲天諸侯皇皇如天有日乎
肅雍顯相皇也大夫其四序之吏乎各宣其氣
協恭和衷則濟濟之謂也士趨事赴功庶人奔
走服役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踰踰焦焦之謂
也蓋各有當也

天子視不上於袷劫不下於帶國君綬女視大夫
衛視士視五步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

三禮釋卷一

二十五

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去聲王聲乃出揖
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王藻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中自蠲以敬也
史進象笏書所思愼慮也書所對擇言也書君
所命成信也習容觀王聲乃出展儀也其盡志
盡儀也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音顧雷垂拱視下而聽
上視帶以及袷聽鄉去聲任左王藻立則磬折垂佩
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曲禮凡燕

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
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士相見君命大夫

與士肄音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

朝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

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曲禮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

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王藻君命召雖賤人大夫

士必自御迂之曲禮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

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

三禮釋卷一

二十六

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

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爲人臣之禮不顯

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

則號平聲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

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事親有隱

而無犯左右就養去聲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

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

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

三年檀弓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曲禮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檀弓
篇文

凡燕見於君非廟朝燕矣必辨君南面正位也君南鄉答陽臣北面答君明穆之道尊卑之位禮之大體也不得辨則不正面而正方不敢疑君也夫阼西階異賓主升有方矣君在堂惟君在則趨升急君也有方階乎臣從君無客禮善夫凡侍於君身容俯紳垂足如履齊其則也卽頭容亦俯頤如霄其則也垂拱手容之則視不

三禮釋卷一

二十七

上袷不下帶主於下聽任左以嚮君主於上視聽之則也乃主佩倚則垂主佩垂則委壹視君加敬焉善夫君有命大夫率羣士而肆何也肆乃習習底行也君令臣共敢無肆乎重命也官及府庫若朝思不出其位故言無越思重官守也夫臣精白一心承上德者也何異事異慮之有焉故輟朝而顧病之矣爲其有異慮也夫禮也者辨君臣上下之位綱政法教治之紀者也是言之宗也故言必於禮有問有對必以禮重

三禮釋卷一

二十八

禮也人臣之禮不顯諫從其諷也不欲以諫故章君過也然三諫而不聽逃之矣義不苟合也父子主恩安所得逃號泣隨之而已矣樂共子言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謂君父師也父生君食師教而後生人之道全父子主恩有隱無犯以全恩也就養無方以篤恩也君臣主義有犯無隱以全義也然就養有方矣不以趨走承奉自同於褻臣明義也故非時不見非禮不見師主道敬道則嚴師師所受命也故無犯隱則蓄

顯應而妙圓行方止而義精入於神也何物不體而終末之有體也一不敬則徑情而野膠文而固於致曲也遠矣如禮何故禮以致曲也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內則子事父母雞初

鳴咸盥漱先秦櫛側瑟紒所買笄總拂髦冠綏追

刀礪小觶戶圭金燧右佩玦決捍管逝大觶木

燧通履著所綦忌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

咸盥漱櫛紒平紳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

三禮釋卷一

燧右佩箴管線纁音施繁音袞音大觶木燧衿纁

綦履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煥

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聲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

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於之饘音

醢音酒醴音芼音羹音黍稷梁林音唯所欲

棗栗飴音蜜以甘之董音苴音粉榆免音薨音脩

之而後退男女未冠聲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紒

思酒音醢音以滑之脂膏以膏音之父母舅姑必膏

之而後退男女未冠聲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紒

之而後退男女未冠聲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紒

拂髦總角衿纁冠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

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凡內外雞初

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音室堂及庭布席各

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由命士以

上音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甘旨日出而退

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甘旨父母舅姑將坐奉

席請何鄉音將祫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

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音衾篋枕斂簟而獨

獨音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

三禮釋卷一

之勿敢近敦音牟卮音匱音非餒音莫敢用與恒

飲食非餒莫之敢飲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

餒既食恒餒父沒母存家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

初旨甘柔滑孺子餒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

唯音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

不敢唾洩音寒不敢襲音養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

袒裼不涉不櫛音褻衣衾不見音裏父母唾洩不

見音冠帶垢和灰請漱音衣裳垢和灰請澣音

見音冠帶垢和灰請漱音衣裳垢和灰請澣音

衣裳綻

直莫反

裂紉

女陳反

箴請補綴

音拙

五日則燂

詳廉

及

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燂音翻請頤音悔足

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男不言內女

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

其無篚則皆坐句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

共湑音通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

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

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

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子婦孝者敬者父

三禮釋卷一

三十一

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音食之雖不耆音

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

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子婦

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音朔休之子

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

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父母有過下氣

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音悅則復音扶

及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

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

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

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

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

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父母雖沒將為善

思貽父母今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

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

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忘不友無禮於

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

三禮釋卷一

三十二

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

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

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

帛佩悅音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

新音親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

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音

賜而后與之

內則曲禮之行於家者也易翼曰家人內也諸

內治皆天則曰內則王治莫大於教冢宰掌邦

治而教莫先於家降德下德教於民俾人得之爲德也孝爲德本禮爲德體降禮卽降德也夫國與天下家之積也首教孝子婦男女貴賤內外將養之儀則畢具俾人得率由故曰降德于衆兆民古興居則天寅出酉入寅爲人統言蟪蟪然動也故禮夙興於寅寅敬也雞時夜追寅初則鳴故禮夙興雞鳴以爲候日入則靜以安身故易以嚮晦入冥息諸子婦之致愛致慈盡志備物者豫矣故詩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鹽

三禮釋卷一

三十三

漱致潔也古冠以莊首櫛縱并總拂髦皆所以爲冠元首上體也上體尊故先之禮每言盛服故衣裳襟如以重體也重體以肅儀也故端鞞紳次之左右雜佩適所用乃偏屨著綦以重足諸先後有倫脊矣古詩書皆方策故刀礪之用急女亦有彤管文事也古觀德重射故佩玦捍玦決捍拾也玦捍造武備也文武之道於佩見之矣古男重首首重冠陽得兼陰上得兼下男得兼女衣有裳婦也畧今反之矣下氣致和怡

聲致柔也致和致柔以時燠寒敬抑搔扶持具旨甘慈之而一將之以敬此孝子之行也未冠笄未成人也未成人不責之以備禮恕其不及慈幼之道也然昧爽必朝朝而問何飲食習其節也已食乃退未食佐長者視具習其事也習之而後能親之所以養忠愛敬養之心也夫古君子之愛其親也時其燠寒伺其痛奇悅其色以溫之調甘滑膏香以養之養之忠者敬也其敬其親也見之唾涕見之冠帶衣衾簞席見之

三禮釋卷一

三十四

枕几見之杖屨見之敦牟卮匱况其身乎應唯應必唯無諾也敬對對必敬無怠也進退周旋必慎必齊無忽也敬之篤者愛也此孝子之心也跛倚睥視肆也寒襲癢搔適已也噦咳欠伸則氣有不調非過矣然終不敢以便其身之安形於親側無已之盡也此孝子之心也冠帶衣裳垢若綻裂具以請請漱請澣請補綴迎其意先之也得命而敬共之則猶以爲後矣請澣漱請綴請沐浴請洗若饋也必和灰必紉箴必燂

潘燂湯以請也先意之盡也得請而敬共之則猶以爲簡矣此孝子之心也嗟古教之行俗成爲風雞鳴率作子婦肅雖冠裳儼如朝于異宮慈以旨甘愛洽敬隆施于率土德一道同比屋其可封乎不謂之后王降德謂之何哉且夫子婦之孝且敬者必自敬親命始矣將而順之勿迎也亟而趨之勿怠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已飲食之不耆也衣服之不欲也已也然必嘗必服而待勿之適已意違親焉乃加之事人代之而

三禮釋卷一

三十五

勿欲欲從其事爲恭也孝矣然猶之已也代則親念其勞慈之敢不承乎故姑與承志姑使如親事而後始復從其事於承志意悅曲而盡矣夫子婦有勤勞之事勞矣詎能無愛雖甚愛以愛故而弗之勞也姑息之矣故姑縱之寧數休而勿之亟焉勞以爲愛愛以行勞愛其至夫子婦未孝敬而疾怨則傷恩傷恩禍也寬柔以教何渠弗改不可教而後怒怒亦教也終已不改乃放乃出而終不表禮焉庸非教乎故教恩也

怒亦恩也不表禮卽放出亦恩主恩也夫乃父母過而不諫卽陷親於過罪也諫而敢自遂亦罪也故下氣致柔氣微爲色發爲聲皆怡以和而後父母安之庶其入乎卽不入悚然知孝敬之不足也益起敬起孝庶其說乎說則復諫終諭之於道也爾又不說則小事姑已旣事而時格其微焉可也與得罪於鄉黨州閭將且有大憂則寧孰諫孰諫之者謂反復之也如是而猶不說猶甚不說惟自反責起敬起孝焉此孝子

三禮釋卷一

三十六

之心也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賤矣然其愛之敬承其意加隆焉非其隆之承志焉爾也君子之承志也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故沒身不衰也夫父母之婢子若庶子庶孫猶之曰父母之遺體然子有二妾以接已成恩制自己矣然已所愛由衣服飲食若執事無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惟無已也爾夫妾也賤妻敵體矣雖甚宜之父母不說出不謂已宜也雖甚不宜父母說之宜莫大焉子與有無宜乎故孝

子無已也夫君子之果於善求自致也其不果於不善求自慊也然無以有已思必及於父母誠思貽榮也爲敢不力乎思貽辱也反敢不亟乎故果於善無已不果於不善無已此孝子之心也舅沒則姑老於家婦既授之室矣祭祀賓客其事矣而每事必請明有尊也介婦之於冢婦也亦然明有宗也舅姑使冢婦而怠而不友而無禮於介婦愛而使恣也勞而使懟也且難乎爲下故戒之使介婦而敵耦則陵難乎其爲

三禮經卷一

三十七

上故不敢並行並坐若並受命焉故兄友弟恭冢婦友介婦恭其義一也皆以安人已也夫婦之有私室也以卽安也然不命不敢適私室懼懷安也家統於親國統於尊而私焉僭亂之道也故無私貨私畜若私假與有賜焉必獻獻而受則喜喜敬得有將焉反賜之則辭讓也不得命如更受舅姑之賜然不敢居人之賜爲其患也然時其乏而待用終無私畜矣夫私親兄弟親之也舉旣賜而藏者與之宜無不可者然必

復請必賜而後與終無私與矣無私孝之盛也是子婦之則也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去聲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同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古家建之宗宗之言尊也非苟尊之祖正體故

三禮經卷一

三十八

也祭具牲而獻獻必其上者夫婦齊而宗敬之尊祖之義也適子亦宗也祇事大宗於庶子不異不敢貳宗也雖貴富矣衆車徒上賜矣不敢以入宗子之門由衣服裘衾車馬必獻獻必其上者非所得用則非所敢獻非所敢獻則不敢以入宗子之門不貳尊之義也宗如是而後嚴敬宗故收族收族故父兄宗族皆不敢以其貴富加焉無不讓之道也族如是而後敦此宜家之則也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施音枷架音不敢縣音於夫之輝音櫬不敢藏於夫之篋音笥音不敢共溲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音五

三禮釋卷一

三十九

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音衣音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音使音人日再問之夫齊音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音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音嗣子凡接子擇日豕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

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音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音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音曰母某敢用時日抵見音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

三禮釋卷一

四十

執子之右手咳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音授師子師辯音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一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音禮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師初無辭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

生三月之末漱齋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餼遂入御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嬪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間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食音嗣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音嗣母士之妻自養其子由命士以上上聲及大夫之子均而見家子未食如字而見必執

三禮釋卷一

四十一

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夫禮何始始於謹夫婦矣夫婦謹而後父子親內外和而家安堂之有室也室之有與也宮之有室堂及庭也內外之辨峻深謹之也男子在外女子在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后王君公則深宮而固之以門閤寺守之所以謹之也夫夫婦同體者也而禮不同梳枷夫樛樛不敢懸也夫篋笥不敢藏也卽漏室不共也夫不在枕簟篋篋而藏也家如是而後嚴夫夫婦象天明

也夫婦之交象天地之判合人道之始生民之大義也惑於欲而不知其義故褻之禮以妨褻則天明之道也天地惟冬陽氣藏於寒泉故七十則同藏無間息老之義也妾雖老與於五日之御天以普施爲德廣胤祚不專以溺也非適妊娠之候不交不親內外辨深所以養壽命之原閑邪僻之竇端風化之本是天地之大義也古王后君夫人當夕嬪御以其等序進承於君故后夫人歸寧若有故妾御終莫敢當夕者坊

三禮釋卷一

四十二

上僭也古之制禮者如此乎其防防也乃淫辟安從生乎妻將生子彌月矣辟燕寢居產室專凝以翕之道也夫使人日再問朝夕之義也比作也自問之親之也妻不敢見姆衣服而對夫婦賓主之道也敬之至也子生日再問同體也夫齊不入側室之門齊無二事亦無二志故不以干也子生男設弧於門左女設悅於門右而剛柔陰陽之義始此矣其接子擇日始生而見謹之也君世子太牢宰掌具重之也大夫少牢

士特豕以其爵爲之等爲且嗣宗職重之也庶人特豕謹之也禮無不敬也君世子卜士負擇吉士也擇所長也卜食子之母擇吉士女擇所養也無不卜者稟於神明之道也異爲孺子室於宮中何也一心志閑耳目安萌芽養幼少之道也擇諸母與可者何也於諸母中而擇之舉可者而與之也寬容德裕和緩慈惻怛惠愛利溫煦厚良易直恭端莊敬誠慤如是而加之以畏慎謹言師道具矣師如是而後全故擇之次

三禮釋卷一

四十三

慈母又次保母時志意察欲惡順相長育慈母之道也時寢寐察饑飽護防衛養保母之道也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慈母致忠愛養之三公三少之道也教如是而後豫將以爲宗廟生民社稷主得無豫乎子室他人無往慎習也欲不見異習而遷也夫接子可矣又三月而見子何也子生三月而徹的知孩笑故以見而名也具視朔食重朔重初生也君適子庶子大夫士之子其接子食子見子迺而降是內治之則也

子能食食嗣音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饗華女饗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上聲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僞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去聲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去聲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

三禮釋卷一

四十四

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女子十年不出姆音茂教婉婉音晚聽從執麻泉治絲繭織紵反女金組音祖紃音巡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邊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內則篇文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曲禮篇文

人之生也待教而善而教莫先於家子能食教

以右手右陰也陰道代終故右強男唯輦輦女
俞輦絲剛柔之義自此始也男女不同席共食
教之別也出入門戶教之讓即席教之讓飲食
教之讓而有讓有別自此始也古之君子衽席
之上讓而坐下觴酒豆肉讓而受惡非其性生
教使然也夫子生擇傳母教之矣十年易子而
教曰外傳異內也就傳有業矣業成于專故居
宿於外書計六藝始事學之爲日用禮帥初坊
志變也別也讓也剛柔陰陽也與生俱何可無

三禮釋卷一

四十五

帥又何可有變也帥有常朝夕學幼儀教不躡
等也夫請肄何也謂請業請益肄習之也所請
肄必簡謂要約得循習以精也所請肄必諒謂
信實能循習以精也夫詩樂以導和也故教之
咏歌教之舞成童而教之射御所以柔其體和
正志而平心也冠而學禮禮五經六典畢學也
前此獨幼儀詩歌孝弟曰惇行坊逸怠也前習
之矣博學曰不教坊務外也少有得而教諸有
能益乎故怠與務外學之大患然人情之所必

有也夫博學矣又內而不出於立本深矣然無
方而後大易多識以大畜又曰出門交有功學
無方也孫友友相下乃益也視志志不惑乃立
也可與立乎庶其有行未能立將何行如之故
視志也四十可仕矣官先事事至而經度曰謀
謀事而紆圖曰慮出謂應卒發如決幾然皆方
物以從之求不過物也物必有則森不可過曰
方易曰君子立不易方是也大學曰格物格者
正方之謂也傳治平曰絜矩矩所以方也學曰

三禮釋卷一

四十六

格物仕曰方物其義一也謂因物之則爲則也
以斯而謀慮其鮮失矣故仕仕道也道合服從
不可則去仕之大方也諸仕而服官之事不具
內則內也大哉乎古之數學也人生而蒙十年
始就傳而學已登其才造之於大學比四十乃
學成而仕五十服政蓋三十年學三十年用而
七十乃老也此天道亦人理故天六月而用藏
六月而顯仁人學優而仕仕優而學終身焉女
子十年而教教女貞教家之本也教之德言工

容教之相奠事止於衣服酒食籩豆菹醢教女貞之道也聘爲妻六禮備也六禮不必備疾趣而昏曰奔周禮中春奔者不禁是也乃淫奔棄之矣于是知內則之教也男教之陽道教之男事婦教之陰德教之女儀盡天下男女夫婦而曲成之於教也無遺教也今亡矣

曲禮下

至哉乎禮之曲也人肌膚有會筋骸有束耳目手足以視聽持行有則也由衣服飲食由執事

三禮釋卷一

四十七

由居處畢有軌有物也倚其曲也以有至也倚其至也以能曲也故不曲不足以爲禮非禮而曲君子謂之辟若諂不謂曲也是故奉之當心也天子上之矣國君取其衡大夫安之乃士則當帶而提何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君之與尸行也接武耳大夫繼武矣士間一武曰中武無徐趨皆然謂必接也繼也中也其則也何其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其疾趨欲發成其爲趨也而手足毋移以不失其莊罔豚行不舉足成其

爲罔豚也而齊如流澹如以不失其齊端行頤雷如矢直也乃并行履剡剡起矣執龜王則舉前曳踵踰如也諸布武有則也一何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古席地而坐奉席如橋衡平也設席有鄉順陰陽乃其間函丈也若盡後也盡前也如有則不得過何曲也蓋奉席一天授坐而坐以爲恭也乃授立受立而坐勤之矣故授立受立也不坐何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飲食之有祭也敬讓道也其飲之食之也欲其飲食之

三禮釋卷一

四十八

也乃客祭主人顧興辭曰疏食不足祭其殮興辭曰疏食不足爲殮也何曲也品食有水土之品焉豈必備嘗不質問其嘗否曰子亟食於某乎嫌億其未嘗也道術有六官之分豈必兼通不質問其能否曰子習於某乎善於某乎嫌億其未學也何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故曰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此之謂也禮義者情性之極也夫禮之有曲也由物之有則也以一飲一食而遺諸爽矣故進

食之左右外內其處所有則也而一脯脩之胸未嚴之設尊而尚玄酒君面尊大夫士側尊其置尊者則也而一枌禁之用謹之濡魚之進尾一也冬腴美而右夏鱠美而右其右者則也瓜削而薦諸一也爲天子削瓜副之君華之夫人累之士壺之庶人齏之卽覆巾之絺綌嚴焉其削瓜者則也故食之延祭也祭之辨也飯也殮也以至其辨殺徹飯齊也食始終備之矣飲之洗也盥也祭之坐飲之立也其襪者醢者有折俎者之不坐也飲大小備之矣抑何非則也下至獻主之執燭抱燋也洗盥執食飲之勿氣也有問之辟咡也食棗桃李之弗致核也食瓜之祭上環食中棄所操也羹有菜無菜者之用挾不用挾也食果實若火熟之或先或後也引類而言之其具於禮者若無於禮者何勝窮也然何非則也其曲者壹何可得爽也交際之有獻遺也人道之經也以一獻一遺而遺諸爽矣故居山者不以魚鱉爲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

順夫地也水潦降之不獻魚鱉也順其時也獻鳥者佛首畜鳥者弗佛也順其性也其獻重者執其輕牛馬之執策綬是也其獻多者執其寡乘壺酒束脩一犬則執脩是也其獻上下體具者執其上獻甲者執冑獻噐者執蓋是也尊上之義也其獻之與所爲獻者相授受則執其下執其賤執其後杖之執末弓之執蕭承弣戈劒矛戟之前鎛辟刃是也栗之執右契也米之操量鼓也獻熟食之操醬齊也獻田宅之操書致也一也操其約若本也犬之執縹也牛之執紉也馬之執勒也一也操其所用也獻民虜者執右袂示有制也獻臣僕左之異於物也引類而言之其具於禮若無於禮者何勝窮也然何非則也其曲者又何可得爽也大夫獻於君使宰弗親君有賜拜賜於門外弗面爲君之答已也於門拜無答也士於大夫見不敢拜迎而拜送爲大夫之答已也送於禮無答也士見於尊者先拜乃面爲尊者之答已也親答之走辟之矣

拜一也或見於拜或不見而拜或拜而答或不答而走其曲者何至也又何可得爽也夫拚掃末矣弟子職之順也汜埽曰埽廣汎也埽席前曰拚不曰埽其拚席也不以鬣重席也其執箕也膺其攜攜箕舌也帚加於箕上奉之恭也乃其埽若拚也以袂拘而退使塵不及長者敬也既卒糞箕自鄉而扱一不敢以盆尊蓋卽一糞而天則森其具也心嚴於一糞而敬天則凜其至也是曲禮也夫沐盥末矣君自蠲嚴之沐用

小物爲無當而忽之者窮大而失其歸者也惟毋不敬乃見天則善夫王藻之記曰天子王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何也曰是五服之冕也冕異乎服五而冕一也天子法天前旒垂王於藻十有二則天數也前垂旒延覆其前後而邃深曰邃延前俯後仰天象也其袞衣龍首卷然龍靈變一天乾象之矣五飛在天王袞以之是以祭者也玄冕以朝日於東門之外日君象東日所出也大法天主日也月朔以聽於南門之外朔日之始也於南門古明堂於國之陽建之月朔順時令卽其方之堂聽政焉法天也月令記之矣閏月則闔其堂之門左扉立焉故於文王在門曰閏冕而下王服有皮弁皮弁者褊弁也皮六方以五采十二王會之是以日視朝者也弁象六合會如星亦法天遂以食食一天也卒食玄端而居居冲守墨以待事之至卽玄默一天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察治忽做違焉襄王於天也大圭之王光

三禮釋卷一

五十三

自炤曰：珽方正於天下，正方之義也。王德一天，王冕服裳衣寢食興居，儼鬼神臨朝發政靡一息非天。王省歲年不順，成素服素車食無樂自貶挹以答天。諸侯以下迺而降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天之道也。諸侯祭其玄冕乎朝，裨冕乎聽朔，弁乎視朝，朝服乎其笏前，詘後直明讓於上焉耳。朝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之，亦興居法天其省也。惟月至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彌挹降自克責焉。夫天子法天，其天全然，天何不體也。卽卿大夫士庶人欲違天得乎冠莊首，必緇若玄象天色也。喪縞之矣，武縞賤之矣，冠一天也。乃古有太白冠象其質，大夫士朝玄端，平夕深衣，平衣正色裳，間色不猶天之行乎。夫深衣文擯相衷衣也，卽武服戎亦以爲衷衣，善衣也。然次之矣，乃其度一天上六幅，下六幅通之十有二幅，是十二月之應也。袂圓應規，曲袷矩也。背縮縫負而下如繩，以及於裸繩直也。下齊如權衡，檐如平也。直其正方，其義平其無私。

三禮釋卷一

五十四

以安志而平心也。完且弗費，故靜與天俱動。以天行君子之裳衣一天也。夫衣，裼襲一聞耳。乃裘之裼也，見美也；貴文盡飾也。弔則襲主哀喪，不盡飾也。然君在弔位則裼，君尊飾爲敬也。重裼也，其重襲有之。當其爲尸則襲執圭聘執龜卜襲服大裘祀天襲則克美爲故也。至哉乎襲之克美也，誠積之至也。中不形結蘊，克克焉。故尸間於事則裼，享用庭實則裼小祀裼禮非其至者服無取其克蓋弗敢克也。故禮有裼爲敬者，君在裼是也。爲其外心君子樂其發也有以襲爲敬者，爲其內心君子謹其獨也。故裼襲之不相因者一天也。下至佩之有玉組綬也，若其或設或結也，帶之有素，有錦，有縞也。若其有辟有紐約也，勤事而收走而擁也，鞞之朱素爵異色也，園殺直異制也，長廣頸肩異度也。何物非則故身之服御一天也。乃王后有六服焉，蜚蜚闕以祭，鞠以蠶展以朝，祿以御於王。六服同體而異制，夫人自榆翟而下，君命自闕狄而下，再

命鞠衣一命展衣士祿衣皆以齊大爲義則陰陽之義全平之等天地之大義也乃宮室車旗弓矢之法天考工記詳之矣內則記八珍八珍中饋之所宜詳也饋以法故用物詳制物精取物時一各因其則已焉周禮庖人職王之膳羞具記之爲子婦者以饗鬼神以洽賓客以輔衰老而致孝敬庸無取乎乃尊卑有等雖大夫膳脯不兼也非七十秩膳無設也庶人非耆老無食也旨甘柔滑惟孺子得餽非孺子無餽也羹

三禮釋卷一

五十五

藜飯糗風於天下矣登堂而跪正席敬也客跪撫席而辭讓也主賓之交敬之必讓之稱也重席致敬也徹之則敬無從著故固以辭待踐席乃坐敬之之盡也夫請事主道也未問先舉已亟矣故不問不舉踐履踏席肆也摠衣趨隅慎也唯諾一間耳而必慎不違則之盡也侍坐君必退席恭也不得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尊君黨也臣於君黨不敢干况君乎夫食之祭也敬食道也賜之食而君客之祭可矣然不

命不敢祭也先飯先品嘗食先飲而俟嫌尸客禮焉嘗羞有膳宰則非客之也彌降矣君命羞羞近者順近食也命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順君命也君未覆手不敢殮後飽也若爲君侑食然既食又飯殮則不敢不飽也爾既徹執飯齊以授從者不授相既嘗食嫌以汚君庖焉又承君惠必終也云爾君賜之爵飲之也不於席受於尊所再拜稽首而受臣節也已受登席祭飲之卒爵而俟不敢留君惠也然必君卒爵乃後

三禮釋卷一

五十六

受虛爵終不敢先君焉爾夫酒以洽恩亦易踰節遂其驪能無踰乎故三爵而言言油油節文終遂焉古無筭爵行而說屨其退也坐取屨於隱辟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嗚呼禮曲至壹至此夫信無不體矣君爲興辭曰人於此君無足爲興者臣不敢辭爲之降送之不敢顧遂出明不敢爲禮也爾大夫則辭比及門三辭慮勤君禮三命受車馬君既命乃乘服以朝而拜賜未命雖有爵弗敢卽乘服也大夫遣宰不

親也士親矣然大夫遣宰再拜送士至君門授小臣亦再拜送曰皆再拜稽首 君子於王比德而致樂以養心血氣志慮無不敦於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焉 古卜筮襲洪範具之矣曰不相襲謂先日卜已日乃筮示稟有所專也

曲禮記

子言之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嗟敬正直內君子之所以達天德也莊不以矜威不以厲信不以言得止也夫經曰毋不

三禮釋卷一

五十七

敬儼若思 禍生於忽惟敬慎不敗故慎以避禍誠則必形惟篤實光輝故篤以不揜長傲辱之招也惟恭遜得全故恭以遠耻也 昔程正公甚愛戴記中莊敬曰強安肆曰偷之語曰履禮與與也莊敬則神氣精明天德卓然故曰強安肆則神志昏惰棄其命矣故曰偷心無主則焚焚昏昏與事役以終日間於事如不能終日也人道盡矣君子成身何忍使其身一或至於此故毋不敬也 君子山立時行不妄動也何

失足之有焉君子不厲而威不妄說也何失色之有焉君子寡言成信不辭費也何失口之有焉故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子言之狎侮之爲禍烈矣死之招也而曾莫之畏蓋歎之也歎之感之也經曰君子不侵侮不好狎又曰不窺密不旁狎知畏也夫 子言之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是也好惡一天也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道而行寧至中半力不及前廢而已矣終不憚中廢

三禮釋卷一

五十八

而止不前也身老不知也年數不足而天不知也俛焉月將俛焉日就俛焉時省俛焉息養瞬存也斃而已矣好仁也夫且道何中廢之有無不足不得者也 仁之難成久矣恭不狎侮近禮寡過矣儉無侈費近仁易足矣信無欺誕近情可信矣如是而敬讓以行之卽有過鮮矣君子而欲勉仁也恭儉信其約矣約守而篤行之庶夫 一天德也君子服其服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實以君子之德

禮以節之信以結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一也小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仁有三安者一之利者二焉畏罪者矯焉將不有矯焉者不以情處仁乎哉故其功仁也而仁未可知也汗其身以成其君汗其行以成其親汗其迹以成其心是過也微性且安將憚而避焉孰同是過乎故求仁於過而其仁可知也此觀仁之道也然畏罪勉仁不曰非功三王尚功其已久矣蓋制法以民也夫言從而行之可言也不可行

三禮編卷一

五十九

是謂游言君子弗言也行從而言之可行也不可言是謂盜行君子弗行也言顧行行顧言其不危矣夫經曰脩身踐言謂之善行有車必有軾未有有車而無軾者有衣必有敝未有有衣而無敝者言必有聲行必有成猶是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夫言行不可爲飾也其有言將從而行之言爲僞如行何其有行將從而言之行不檢如言何故曰不可飾也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語世也君子存太上之德心

務三王之備禮故太和以爲表至心爲之內

子言之善稱人過稱己以事君事親事兄推之天下其寡過也夫故君子尊人而卑己先人而後己無己之盡也危人以自安敗人以自成毀人以自白將無禍乎詩曰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物必有格也言有物所質者實矣行有格所立者方矣物有格而立方不易故生不可奪志而死不可奪名多聞質而守之處其實也多志質而親之造其實也精

三禮編卷一

六十

知略而行之操其約也多聞多見而華實亡矣讓善大順也蓋雖天子必有尊也讓德於天不自德也出命於祖不自擅也斷志於易以尊天也推美於人以尊賢也是以不犯日月不違龜筮雖有明知之心凜不敢自用焉敬之至矣易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

三禮編卷之一終



三禮編釋卷之二

儀禮釋小序

予始讀儀禮古經蠅眉糾結聲義其難讀也曰韓子歎之矣其慎也非難也古宮室堂與冕弁裳衣食飲用器非今世嘗及見即進趨拜跪辟讓揖遜周旋之節亦異宜而莫之行宜其難也徐而讀之乃稍得其器與名已圖而釐之蓋盡數卷而後瞭然乃稍能先意而逆其且然而合也雖其世遠壹因情而爲之文然至其曲折變化通於神盡天理

三禮編釋卷之二

耿微之極則窮心思識知莫逮矣何奧微甚也非通性命一天人其孰能與於此嗟夫誠得及其時一拭目其間即爲之供頌禋事何厭焉

士冠禮 記言之天地之怪人爲貴人之所以貴者道也禮天體義天經人道之紀也體不備經不正則不成其爲人不成其爲人則不成其爲天亦無爲貴冠矣孔子曰敬身爲大又曰孝子成身冠者成身之始也身莫重於元首元首重而後百體從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可以成身以正容

體容體正暴慢遠矣以齊顏色齊心如結矣以脩辭令辭令順鄙倍遠矣是君子之所貴乎道也是成身也冠而後成身成身而後可以事人以正君臣斯成其爲人臣以親父子斯成其爲人子以和長幼斯成其爲人弟是人紀之所以立也是成身也可以事人而後可以使人能爲人子而後可以爲人父能爲人弟而後可以爲人兄能爲人臣而後可以爲人君能爲人君長而後成其爲天禮體天體義宣天經心志齊明絕幼志順于德崇

三禮編釋卷之二

二

效天矣動作應度進趨應軌卑法地矣盡性踐形以至于命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冠者成人之道也古聖王重之冠禮筮于廟門筮日也冠成人始事其作事於是日乎載故重之示有所命於天也前期三日筮賓如筮日冠重事也尊重事禮重人以冠醮祝而成之示有所受於人也日若賓必筮筮必於廟門其筮也朝服以嚴之進而命之既筮受眠反之從而旅占之吉而踐之不吉筮遠日而從之信其命於神也神天之所以爲命也主人

戒賓賓拜至主人答拜乃戒賓賓禮辭許主人拜得請賓答拜已出拜送古相見儀如此乎其嚴也無不敬也無不答也古之道也筮日矣夕爲期以嚴之戒賓矣親往宿以嚴之慎豫之至也爲期曰質明行事質明正明也日人所視以作息故依之夙設洗于東榮義曰洗主人之所以自潔也南址以堂深洗設阼下東南北至于序端以堂淺深深之統于堂降升得布武也水在洗東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陳服陳三加服也櫛實于簪冠具也蒲

三禮編釋卷二

三

筮冠筮也尊篚勺觶冠以醮也主人玄端爵韠立阼階下不升直東序西面待事也兄弟卑袵玄立洗東西面下主也北上統於主也擯者玄端負東塾下主黨也將冠者采衣紒未冠之飾也在房中南面亦待事又事主也賓如主人服贊如擯服以從立外門之外將事也擯者入告無出請賓以戒宿至無爲請也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爲賓至拜也揖贊者殺也先入導也每曲揖至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敬讓也者古君

子之所以相接也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正位也賓贊者盥于洗西由賓階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贊冠也主贊者筮于東序少北西面阼也夫阼也先祖之所陟降室神依焉子孫承焉其義曰以著代也將冠者出房贊冠者奠灋并櫛筮南端矣必賓揖之進乃進卽筮贊者乃坐櫛設纚也賓冠之所受命也賓降降盥也主人降賓辭主人對相下以讓也賓盥卒壹揖壹讓升讓三以成禮壹以將事也賓筮前坐正纚可冠矣與降西

三禮編釋卷二

四

階一等受執冠者升一等正東面授重冠也賓右執項左執前順也進容乃祝爲冠禱坐如初乃冠敬冠也賓復位贊者卒代終也冠者與賓揖之適房爲後事端始加冠者服玄端爵韠出房南賓揖之卽筮如初坐櫛設并如初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服何也服彌尊彌敬也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如初贊卒紒與賓揖之適房如初而再加禮成再加冠者服素積素韠容成人有儀也賓揖之卽筮降三等受爵弁服尊甚降之盡也加

之服纁裳韎韐稱也主替者徹皮弁冠櫛進入于房而三加禮成夫始加緇布冠冠始也義不忘古也再加尊英皮弁素積是君之所與視朔者也朔君之所甚重也重朔重始也三加彌尊矣爵弁纁裳君之所與與於祭者也祭報本交神明之禮也是彌尊也其彌尊何也喻志也人生而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喻其始也冠而三加加而彌尊喻其成也古之君子其身彌下其志彌尚其氣彌降其道彌進其年彌益其德彌邵始乎士中乎賢終乎

三禮編釋卷二

五

聖始乎成身中乎成物終乎盡性以至於命也夫有所喻之也主替者筵于戶西南面醮位也是客位也替者洗于房中特酌醴加柶覆之面葉替醮也賓揖冠者就筵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進筵前北面祝敬其事者重其始醮之也冠者筵西拜受醴賓答拜重成人而禮之也冠者祭脯醢祭醴敬禮也興啐於筵末饗禮也降筵坐奠解拜賓答拜成禮也冠備而服備服備而德成德成而福祿從之故拜受祭之定爾祥也孝友時格示乃保也承

天之慶祐無疆也冠必醮示成之於天也成之於天而後成人之道全其字敬各也各以命之字以勗之古之道也於是醴賓以一獻之禮酬以束帛儷皮贊冠者爲介而禮成見於母母成身之始也見兄弟賓客兄弟賓客交禮之交相與以有成也遂以替見于君君成身之終也見卿大夫鄉先生鄉大夫先生以成人之禮禮之嘉與有成也蓋生名冠字至死謚而後行可考而成終是成人之道也故聖王重冠冠嘉事之重者也不醴而兩無有

三禮編釋卷二

六

禁非古也設玄酒猶古也不然則已濫三加三醮若特殺載合升非古也以是爲加隆焉爾也豈用物豐儉視年上下爲之等與醮冠者筵西拜受醴賓還西序東面乃答拜冠者降筵奠解拜執解興賓乃答拜何也古拜也古無並拜其拜也退少辟卒乃答始答爲敬以盡人既尚施報自盡也見於母母拜之俠拜之何也古拜也嫡長子與祖爲正體故禮之而從子之義始此也然婦人吉事雖有君賜止肅拜無手拜其拜也簡矣拜母拜兄弟不

拜主人何也文不具也孔子曰父沒而冠已冠焉而祭於禴見諸伯叔父而後饗冠者而事生可從推也大夫無冠禮何也子言之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故世子齒於學冠於賓猶之士然所以自下也惟自下而後可以爲人上也然生委裘而卽尊生毀齒而卽尊能無異乎孤子得申古盛之矣故大載記公冠其文問冠宋賢所定儀可行乎曰何獨今朱子曰古冠儀自簡易行可也司馬公曰必父母無期以上喪乃行先期三日主人告于祠戒

三禮編經卷二

七

賓先一日宿賓然日不筮矣宿賓不親矣不筮筮之道失也宿不親今相見儀忽也緇布冠重矣禮不忘其本何可廢深衣納屨猶古也用可也再加三加今公服官服可乎古四民世事卿大夫嗣宗職故皮弁爵弁者終身之所有事也喻官其始也今何可盡踵也然喻志也何可廢大夫士之子若秀民之能爲士者行可也辨行之則濫也字以勗德朋友之職也取責善不取苛美或辭而命之以重冠可也冠乾賓卽次主人以冠者見于祠乃見

于尊長見于諸父兄弟見鄉先生善夫

士昏禮 昏禮天地之大義也易道陰陽昏鬼神

陰陽故三綱之首曰君臣君臣有正而後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安故君臣其首也三綱之本曰夫婦夫婦有別而後一本之恩隆一本之恩隆而後在三之義著故夫婦其始也故禮重昏也昏禮下達何也必下之而達之也下之而後能達之天下於地君下於臣其義一也下達有行媒矣乃將之以納采問名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是也下

三禮編經卷二

八

達矣女氏許之矣辭曰納采言聽其采擇云爾不敢必也下達之義也主人筵于戶西西面廟受命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敢不敬乎使者玄端至主人如賓服拜至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拜聽命敬之至也夫納采問名接事同日矣既致命女氏許之矣卽問名可也必降出必擯出請乃執鴈入而請何也敬之也古於事無躡節無迫心敬正之至也主人許入授雁如初辭曰請女爲誰氏下之也議若不敢必爲主人

之女然下之盡也擯復出請事不必再而已事必請禮也賓告事畢乃醴賓醴之禮之也醴以爲禮貴本始也古之君子勤之必禮之必揖讓迎必拂几授校必拜送醴其退也必拜送於門外敬之盡也納采納吉歸合好矣乃徵猶曰納終俟命不敢必也贊皆用鴈不用死鴈生而後德具也重德也乃納徵不以鴈何也鴈以贊束帛儷皮以聘重禮也重爲之別也皮帛必可製何也告信也禮幣交辭曰不腆賓見之明日必拜辱以爲恭也昏辭曰

三禮編釋卷二

九

先人之禮不曰不腆賓至不拜辱信也信事人信婦德生人之大德也陽倡陰和爲期日男主之而可矣期必請辭必固以請而後告明吉與在不敢專也下之之盡也期初昏陳三鼎皆饌何也人道尚熟也設洗設薦設黍稷敦有大羹湑食道也食質饗文家人內從質也又昏無樂用食禮食無樂也主人爵弁纁裳緇施以迎從者畢玄端乘墨車以迎攝盛也攝盛重昏也蓋君冕而親主人筵几于廟廟授之也玄端迎於門外再拜賓答拜重之

也主人孰謂謂女父也賓孰謂壻也不稱壻未昏也從婦家稱曰賓主人揖入賓執鴈從入至于廟揖讓入賓升北面奠鴈親受之其父母也再拜下也稽首下之盡也降出婦從降而從人之義始此也壻御婦車下也授綏下之盡也御輪三周御者代乃乘其車而先而帥先人之道始此也下而先之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布席于奧與尊也夫卽席婦尊西南面而夫婦剛柔之義始此也贊告具揖婦卽席筵明齊也皆坐皆祭祭薦黍

三禮編釋卷二

十

稷肺皆食舉敬禮也腊必鮮新也魚必鮒親也必殺全全也牢一牲而異載豕一匏而分醕判合之義著矣三醕不親獻酬贊爲之獻酬敬始不瀆介紹之義也媵御洗盥交沃說服交受卒食交餞其義一也壻筵東面對筵西面御衽于奧媵社良席東方章別之至也乃後主人入親說婦纓而禮成夫禮莫重於男女之別矣不敬不足以章別不下不足以章敬故敬章別也娶於異姓附遠者而親之也同姓近嫌瀆故附遠所以厚別也養廉敦恥

別嫌著微禮之大經也不別不交不交不和而天地之大義歟矣厥明婦見舅姑舅姑醴之婦饋食舅姑饗之何也成婦禮也見饋食斯成其爲婦醴而饗之以禮禮成之也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潔敬以俟見笄棗栗進拜奠于舅席降笄股脩進北面拜奠于姑席以其贊見也古無贊不見也舅坐撫之興答拜姑坐舉以興古無禮不答也贊醴婦禮之也見之必禮之禮之必醴之古無醴不禮也古之爲上者不虛取於下冠子見母母拜之昏

三禮編釋卷二

十一

婦見舅姑舅姑拜之其義一也舅姑入于室婦盥饋婦贊成祭卒食一醕而共養之道自此始也婦餽舅饌辭易醬嚴之也婦餽姑饌御贊祭卒食私之也子不私其父非子也婦不私其姑非婦也故私之爲通恩記曰明婦順也婦卒食姑醕之婦拜受姑拜送姑舅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而奠酬謂有獻有酢有酬而婦拜酬爵乃始奠不舉也婦順共養舅姑示慈惠上下交相順爲通恩家其和乎舅饗送者姑饗婦人送者皆酬以束錦若異邦加贈

重禮也尊重事以教順而後婦順於舅姑和於室人以當於夫故聖王重之壻氏不筵几於廟而行事乎舅帥女女從男將以爲宗廟社稷王爲先祖後如之何不几筵告事也楚公子於莊襄之廟告而取於鄭傳記之矣故女氏筵几於廟而聽命壻氏筵几於廟而致命君子之於廟也無不告也無不肅也況大昏乎不經見文不具也不然闕也昏五禮賓主皆玄端親迎從者畢玄端女從者畢袵玄思嗣親以幽陰思也交親醮子而命之迎曰先

三禮編釋卷二

十二

妣之嗣也子齊戒爵弁墨車而攝盛以迎敬先妣之嗣也鬼神陰陽不廟而行事乎故曰闕不具也記具之曰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夫大昏至矣而不賀何也思嗣親也思嗣親不敢不敬齊思敬齊則不樂思敬齊不樂淫佚其有萌乎樂至則哀敬別乃章止而說則貞說以動則荒大昏爲大其此之謂乎雜記曰婦見舅姑夫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見已重始至見經不具記之明旣拜而成見也釋者曰明旣見而無拜是夫

兄弟姊妹終無拜以相見也非禮意也見諸父
客見于其寢何也兄弟姊妹卑屬也從舅姑見
也而順諸父尊令並舅姑見先之則貳尊後之則
不嚴各有寢各見于其寢順也豈亦各以其服之
倫爲序與舅姑沒三月而奠菜何也曰是質明之
見也故老醴之房中則既見而醴也入三月而祭
何也曰是盥饋之饋也故擇日而祭於禰謂以特
豚饋也蓋各有當也釋者曰奠菜卽祭也是來婦
見以菜祭而終無饋食以共養也非禮意也今儀

三禮編釋卷二

十三

至壻家而壻婦交拜禮也爲始至拜也古儀闕也
昏三日以婦見於廟非禮也古道失也夫廟見必
致齊旣致齊乃見其所爲見者斯成其爲見同牢
合盞庸成其爲齊乎不成齊庸成其爲見乎故未
廟見而女死還葬於女氏未成其爲婦也令不以
神道事之以人道禮之卽質明廟見焉可矣何三
日之有乎故曰今儀失也婦廟見成婦也壻見于
外舅外舅禮之見于外姑外姑禮之成其爲外婚
姻也妻也者齊也壻引而親之故躬執子節曰非

它故不足以辱命奠摯而不敢授妻也者事人者
也父抑而退之故以賓禮接焉蓋出迎答拜反摯
而後見也禮三十而娶孔子曰禮言其極不是過
也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十五許嫁有適人
之道是其則也舜三十徵庸時則曰有鰥故男二
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時已周禮曰以冠昏
之禮親成男女蓋冠與昏俱字者子也將爲人父
故字以尊名中古之道也古辭無不腆今書六幅
有贊頌古幣多不過五兩今緡矣記不親迎三月

三禮編釋卷二

十四

而見女父母不親迎文衍也六禮莫重於親迎而
廢之詩以爲刺春秋以爲譏故君子重變古焉
士相見禮 禮相見重辭辭曰某也願見無由達
言慕嚮素也曰某子以命命某見以介紹先也敬
其始也今也遽故交而後擇有已怨焉主讓請就
見下也就見曰某將走見下之盡也先生異爵者
請見之辭不得命走見之禮也人道交相下乃益
也許見矣而辭贊禮見所尊必贊也主不曰不敢
當禮曰不足以習禮謙若無與爲禮然姑使之習

之也賓不曰不以贊曰不依於贊謙若人不足以見依於贊庶敢見然交相下之道也出拜迎於門揖讓入賓拜送贊遂出示成禮而退不敢瀆也今也瀆乃見或漫言支言不則深言浮之讓德亡矣賓出主不敢畱出已乃請見示畱否不敢必也賓反見無辭明見固所願且願幸得見也其退也再拜送敬終也主人復見之以其贊禮無不答也故入道貴交以朋友之倫所自始也交相下而將之以敬讓善夫

主禮編釋卷二

十五

鄉飲酒禮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何也重賓賢也古卿大夫士之賢而老者坐閭門教學焉曰先生以序民出入先後以屬民飲射讀法以察其德行道藝故匹夫脩於閭可得而舉也其愚於隱可得而謫也教道然也故就而謀焉得賢能賓焉其必謀其察舉豫也夫以鄉先生而屬之教尊莫尊焉親莫親焉知克知焉見灼見焉以察舉其無所失矣主人親戒賓已戒介如賓還陳席肆尊壺設篚設羹羹定而親逮之親之也夫賢

主禮編釋卷二

十六

也難得而易知易知而難進者也不親不嚴不嚴不懽不可得而致失之矣主人一相迎于庠門之外再拜拜迎也尊之斯拜以迎之拜介尊介也揖衆賓禮統於尊也主人揖先入導之也賓厭介介厭衆賓入推之也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主讓以賓升讓之也自卑而尊賢相先相推而衡加之以讓古君子之所以自下下賢也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拜辱也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爲拜至答也交敬其始也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著潔也賓降主人辭降主人適洗賓辭洗交讓也卒洗賓拜洗爲以洗故勸主人拜也主人坐奠爵遂拜爲主人職自潔以事賓勤賓拜拜也爵沃洗可矣復降盥爲實爵自潔清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卒盥賓西階上疑立不拜盥盥爲實爵起於實爵拜也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前西北面獻賓必於席尊席也於西北面席賓於西北也賓西階上再拜爲獻拜主人少退辟也賓進受爵復西階位不卽席讓也西北位尊嚴不敢當位也主人阼階上拜送

爵爲獻爵拜也賓少退亦辟也辟不敢當敬之盡也古獻酢無並拜交相嚴而和行禮道然也薦脯醢從爵也賓升席自西方設折俎重禮也主人阼階東疑立不當楣若爲屏而待事然禮之盡也賓坐祭脯醢祭肺膋之興坐挽手遂祭酒其必祭重主人之禮也祭當席祭有爲祭也其啐酒興於席末不敢當席也其齊嘗禮也啐成禮也降席坐奠爵拜告旨美主人之禮也其卒爵不於席末於西階上北面坐飲之讓之盡也興坐奠爵遂拜爲卒

三禮編釋卷二

十七

爵拜告饗也饗主人之禮也其義曰非專爲飲食此之謂也其酢何也酢之言報也降升洗盥實爵拜送諸皆如主人報之也無往不復無施不報天地之大德也往必復施必報交相敬讓而後能相與以有羣故獻必酢也主人受酢不啐不告旨則酒其酒也登席祭自席前適阼北面坐卒爵拜拜酢也坐奠爵于序端反阼北面再拜告崇酒崇酒爲酒惡相充實不足以厚養若爲引過然答告旨拜也禮無不答蓋至于賓拜告旨主拜崇酒而後

爲交相讓之盡也其有酬何也酬之言周也主獻賓酢報施盡矣必酬而後周主人降洗升賓酬賓於阼階上北面拜酬之也酬之欲其饗之也乃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而拜何也導之也夫飲也者養也愛之故讓之敬之故先之獻先賓愛敬之自後也酬引養也愛之欲其饗之敬之不敢必其饗之故酬而先導之愛敬之盡也傳曰忠信爲周賓飲一主飲二謂其自反者厚而愛人者周也古之道也主人實觶賓席前賓拜主人辟主拜送

三禮編釋卷二

十八

賓辟坐奠觶于薦東不舉也其不舉何也傳曰君子不盡人之歡遂其驩則無已也又使主得於介於衆賓乎成禮焉故不舉也蓋觀於獻於酢於酬而知人道之盡也獻以成禮酢以報敬而彌加之以忠信其無所失矣賓降立于西階西當序讓事也將有事于介焉何得于乎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拜至也坐取爵于東序端獻之也諸如禮賓何也賓介一體也一體一敬也乃升介不拜洗何也不敢襲賓下賓也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

面獻介介席西南以介賓也介西階上北面拜進受爵復位主人卽西階位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彌讓不敢當賓故主彌下不當介此爲降尊以就卑又以異賓也主人立西階東薦脯醢就之也設折俎介祭如賓禮重禮也然不齊肺不啐酒不告旨矣明敬有爲敬不敢自同於賓也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遂拜主人介右答拜介自異於賓主不敢異賓於介禮無不下也介降洗降於賓不盥升授主人爵于兩楹間不實爵明不敢必飲也不於

三禮編釋卷二

十九

席明不敢當主也主人盥親實爵受酢于西階上介右明不敢不飲也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拜崇酒一以賓禮禮之下之盡也其不酬降乎亦賓不舉義不得酬介忠信之道也乃衆賓主人西南面三拜旅之何也衆賓長當三人升明徧也衆賓皆答壹拜旅答也明主人拜各專其一也不三拜不敵主不升不再拜不敢自同於賓若介也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前以獻賓之也衆賓一體也一體一敬也乃衆賓不辭降不辭洗若不必

其爲已降已洗然其受爵也賓長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餘升受坐祭立飲卽受爵不拜也自降之盡也不敢當禮故不拜彌自挹故不敢爲禮也主下衆賓衆賓彌自下蓋其理也下此獻不拜矣然每獻一人則薦諸其席皆辯有脯醢則禮無不逮也蓋觀於獻賓獻介獻衆賓而知人道之盡也一天道之下下也致愛竭敬終無敢慢也賓釣則報降則讓而主人愛敬者有殺有等而終一視之也教之至也於是主人以爵降奠于篚而獻事終卽

三禮編釋卷二

二十

席矣主人之吏一人焉洗升舉觶爲行酬而賓猶不舉也工登歌三終笙入堂下北面三終笙歌闋合又三終乃立司正焉相儀法以行酬夫司正非異人也相也作相以迎輔之也作司正以燕監之也主人側降作之禮辭許諾拜之下之也禮之盡也司正洗觶升受命主命曰請安安之也不自請作司正爲請紹傳命尊之也安乎不敢必也司正以告賓禮辭讓也許安明酌所願也盡人也司正告主人主人於阼再拜拜得命也賓西階上答拜

拜受命也交讓之盡也賓安而司正有正矣賓解
升自西階當階間北面坐奠解退共少立自慎敕
以正也自正而後可以正人也乃坐取解不祭遂
飲明是解爲安賓正儀法而飲非爲已飲也乃洗
解復奠之其所退立于解南而旅行於是賓北面
坐取俎西之解就阼階北面酬主人答酬也始主
人奠酬解于薦東矣此不舉舉一人升所奠薦西
之解何也用其下也若爲不敢當主酬然當所使
者酬也讓取其下古之道也主人降立於賓東賓

三禮編釋卷二

二十一

坐奠解遂拜酬之也乃其飲不祭其卒解不洗隆
無不殺禮也實解矣主拜受賓拜送揖遂復席不
敢必其舉也主人舉以酬介介降席受司正升相
旅曰某子受酬嫌介於衆賓乎有擇也於是受酬
先者自介右衆受酬者自授者之左受拜與飲錯
以徧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其義曰知其能弟
長而無遺矣主人復使吏二人舉解于賓介若爲
復舉酬然無已之忠也而賓介不復舉司正自西
階受命于主人請諸乎主人以坐請賓辭以俎請

徹俎賓許於是司正命徹俎而無笑爵行夫說屢
揖讓升卽席坐羞無笑矣羞爵若樂無笑矣乃其
飲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奏陔陔之言戒也終
日飲酒罷以陔爲節而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
而不亂矣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賓介不顧則禮有
終也其有遵何也古之君子禮樂同履樂樂同樂
諸公大夫不有來從觀禮者乎其成人之美也倡
之而和形之而從德欲其成教欲其風同心出治
之道也蚤入乎則主人之志不得全於賓難乎其

三禮編釋卷二

二十二

爲賓於旣一人焉舉解而後入明不敢于獻酢酬
之正也夫是可以明進止之節矣別席于賓東於
衆賓不齒也於是與賓主介偶而四面之坐成禮
公如賓禮大夫如介貴貴尊賢於爲義鈞也明日
賓朝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則交敬其終
也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息之也者勞之也勞而必
息天之道也惠無不逮勞無不報王者之德也無
介不殺薦脯醢醢唯所有則隆無不殺焉爾夫徵
何常唯所欲與故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夫人之

有人禍也職爭心以爲階小爭以辨大爭以鬪上
鬪辯以暴下鬪辯以亂是人禍之始也主致尊敬
賓竭辭讓敬無不周讓無不上交敬則不慢交讓
則不爭於人禍其免乎故聖人制之以道夫鄉人
士君子焉其四面之坐何設也曰天地陰陽三光
四時五行其於人一體也賓主天地介僎日月三
賓三光四坐四時烹祖發陽洗祖左海蓋一舉而
天道於人事俯仰畢具四面之坐其著也主以德
下人樂天者也德厚者禮盛其接人以仁乎此天
地之盛德氣也仁氣也故坐於東南賓以道自守
法天者也進退肅端禮行教刑其接人以義乎此
天地之尊嚴氣也義氣也故坐於西北天地位而
陰陽佐其令不交不成不漸不交故坐介於西南
坐僎於東北輔主賓也賓主介僎合而造化成仁
義接貴賤明隆殺辨弟長而無遺和樂而不流安
燕而不亂而人道備矣通此之謂聖敬此之謂禮
得此之謂德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故
鄉飲酒之禮聖人制之鄉大夫帥先之以道夫鄉

人士君子焉人修士君子之行如家至而日見則
鄉和鄉和而國安彼國安而天下安矣古鄉三年
一飲賓賢能鄉大夫主之州一年再飲春秋以習
射讀法州長主之黨一年一飲十二月以息蜡黨
正主之而鄉大夫州長黨正時飲其國中之賢者
亦倣此爲之儀今著令郡縣歲月正望日若冬孟
吉日舉其儀主尊高年尚德興讓賓以鄉先生君
子夫非欲興民俗於禮讓以章教視化哉鄉三年
大比燕士歌鹿鳴爲賓興而俗乃下衰士習終不
古若者則非禮之譬也古以賓賢今以校藝古以
崇德今以隆勢古以齒讓今矜於能怵於財或賓
以富貴孔子觀王道之易易於鄉則是胡可以無
講也
鄉射禮 古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經大射
次燕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禮故經鄉
射次鄉大射射也鄉射亦射也故記天子諸侯大
夫士射同義夫鄉射治之本射主教之首務也治
自下其化乃上行故先王制飲射之禮以和鄉禮

致飭其躬樂致和其心禮交動乎內樂交暢乎外
仁以敦之義以節之審固以明之行一物而德行
著於教者鄉射之謂也鄉射飲始卒具如鄉飲儀
其稍異相變也不然則互滿也不即文變也飲有
介以賓賢射無介修禮也鄉射席賓南面東上衆
賓之席繼而西與鄉飲酒義同而位異者彼賓興
其始未純乎正位也此其正也工升歌瑟笙磬與
鄉飲酒同而合樂異者彼王燕王樂賓歌笙間皆
小雅已乃合此主修禮主節射塵合鄉樂已焉必
三禮編繹卷二

二十五

合樂和正心也先和正心而後可從事教之本也
始主人作相爲司正比卽射司正爲司馬以尸射
名也司射孰謂謂以射法主射儀教弟子射者也
經諸稱弟子其弟子也三耦者使弟子前戒之射
者有過則撻之是也初射司射請射不目主人明
射有司之所守不敢干也其請何也射乎不敢必
也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謙德行不素具
二三子具之爲之許之也讓善之盡也記使之射
不能辭以疾亦無所爲讓矣賓許諾適阼階告主

人告得請也乃降命弟子納射器器具而後可卽
事也鈞射器著弓矢矢所以射也比三耦于堂
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比
三耦不敢遽勤賓優賓也耦必比使能也其弟子
之有道藝者使之若以樂賓也司馬命張侯命獲
者倚旌于侯中旌侯射主也樂正命弟子贊工遷
樂樂射節也司射挾乘矢以命命耦手弓也三耦
各與其耦讓讓取弓也取弓矢拾將乘矢亦拾更
相遞發不敢相先讓道然也三耦袒決遂矣司弓
三禮編繹卷二

二十六

矢者授弓遂授矢矣司射非偶也比耦者也乃撝
三挾一以進何也誘射也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
東面正位也中鹿中射期中立中誘之也三耦
皆進由司射西進立于其西南從司射位也於是
司射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又揖循楹上當
左物揖及物亦又揖無所與揖讓而先之以揖讓
誘人者之道也物者何射人立位也物從畫之長
如箭上下物相去間容弓衡畫之距隨可布武也
是物則也亦天則也司射者左足履物矣不遽方

足方足者併足也必還視侯中正直鵠乃俯正足而俟物則立不過物也蓋君子無立而或過乎物也審慎故也不去旌異耦射也將乘矢誘發矢也矢釋矣左執弣右執弦以奉弓誘爲容也南面揖降揖如升儀布武有度登降有數履物發矢揖讓畢有則誘之道也古之君子責之必先之先之而後能使人之聽之也教道然也於是焉適堂西改作一个示有事也適階西取扑楯之示收威也乃反中西南之位立焉作上耦作之起之也上耦

三禮編釋卷二

二十七

揖進上射在左升少先諸揖讓升履物具如司射儀共也司馬適堂西執弓升鈎楹出上射後命獲者去侯偃旌前此命負侯執旌也司射進命上射曰無射獲謂射而期獲也無躡獲謂躡而速獲也期獲躡獲皆逸志非獲也倣之也上射揖聽命也乃射上射既發既挾弓揖二而挾一而後下射射讓也拾以將乘矢交讓之盡也不拾而發躡矣夫初射未釋獲無樂節固然獲者坐而獲猶獲也不獲非射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亦樂也不樂非

三禮編釋卷二

二十八

禮也儀有未備而義無不周教之至也既射者揖讓與升射者升降左而交于階必揖也禮無不敬也三耦卒射亦如之禮文同也蓋司射告卒射而初射禮成司馬升以弓揖命取矢命設楯受矢矢不備求而加于楯則盡慎之道也司射倚扑于階西請于賓如初其必請請復也嘉禮必再許乎何敢必也賓王人大夫務焉以釋已志而視俗章化能無與乎若皆與則遂告于賓告于主人賓耦主人稱也大夫雖衆嫌自尊別異必耦士順也司射西階上北面作衆射禮無不逮也比衆耦比衆賓耦也衆賓與於射者皆降繼三耦而左從耦也賓主人與大夫未降爲異乎非也三耦正耦也方比而拾取矢焉賓主人大夫未射未拾取矢故未之降也亦異之也司射作上耦取矢其上射東面下射西面卻覆其尚上下異取兼弣順羽折旋拾取卽一物而知儀曲之盡也已司射作射請釋獲于賓賓許而釋獲者設中蓋再射主釋獲也於是司射進堂下北面命曰不實不釋王賁也雖無逸

志不用其極猶非發有的之道也蓋聖賢則中也
釋獲者取中之八筭改實之筭必八人乘矢耦倍
之何必皆獲而射期於獲也有餘筭反委中西別
實筭必反委必別實射不美不獲也三耦卒射賓
大夫主人各由其階揖降各於其堂袒決遂拾取
矢以射主人爲下射下賓也大夫爲下射下士也
卒射揖讓以降而再射禮成於是司馬命取矢命
求矢而司射如釋獲者坐筭也筭先右先賓也二
筭爲純陰陽偶而全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異純

三禮編釋卷二

二十九

也十純委之每委異之尊得純多也餘純則橫於
委下一筭爲奇奇非純也又縮諸純下而右筭可
校數矣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筭實于左手異
級純也一純以委異委十也皆尊右實主之位陰
陽之義全半之等也釋獲者取賢獲升以告其右
勝曰右賢左曰左賢其鈞曰鈞必尚賢射以中爲
雋也夫釋獲上射於右賓黨也下射於左主黨也
賓主人大夫若衆賓爲耦也衆矣乃獲賢而告也
賓從賓黨焉主從主黨焉何也賢不同同於得筭

多也不賢不同同於得筭少也君子之賢也不自
予必以予人人不賢不委人必以自委也其觀人
賢不於其人於其類觀不賢不於其人於其所與
處也用此道也善則與天下共爲之過則與天下
共改之於釋獲見之矣且賢不賢何必在已亦以
優賓大夫也乃其飲也豐設于西楹之西不於序
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坐奠于豐上不親授勝者
先升堂少右不酬不勝者取觶立飲無薦不拜也
明是觶之行爲序賢爲序不侮非爲飲養也夫亦

三禮編釋卷二

三十

庸愈知厲矣司射作升飲乃勝耦不飲也而揖升
敬將事也勝不張也主於辭爵辭養也不勝者取
豐上之觶少退立乃卒觶不怨而反求也受過也
揖先降揖繼升者于階乃釋弓襲而俟負不弛也
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從耦乎否也執爵者
取觶降洗升賓之異不洗也授于席前異奠豐也
大夫飲耦不升耦飲執弛弓特升優尊也賓主人
大夫受觶則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如三耦厚自克
也大改過也勝不張負不弛厚自克而專之於敬

讓故曰君子之爭也古之道也再射矣司射復請何也禮成於三也請以樂樂賓三射主樂也命樂正矣適階間堂下北面命耦曰不鼓不釋嚴樂節也鼓而釋循聲而中孔子屢歎之曰何以聽何以射蓋視主正鵠聽主樂節手持足疑循聲以決敬內正心敬外直體審以肅視固以一志躁心邪氣舉無所投其間焉而後巧力規於中和巧力規於中和而後天者全也彼天全而德固矣曰其唯賢者乎言心目手凝於一以聽以射而鼓若釋較也

三禮編繹卷二

三十一

是射之終也射終升飲矣賓主人大夫而下皆袒皆決遂以拾取矢兼諸弦附授有司慎之也既勤而用之必全而歸之蓋君子無動而不敬其終也教之至也於是反司馬爲司正而舉旅行酬降說饌行無美爵具如鄉復二人舉觶異鄉者彼賓興其始此優賓大夫也賓出降及階而咳作未及階不作也未及階而作迫矣明日賓朝服拜賜主人不敢見嫌爲賜也遂從之拜辱于門外而節文終遂焉夫宣之於口不若體之於身體之於身不若

得之於心德者得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德行之謂也故古於旅也語未旅不語也示之以禮樂而已矣

燕禮 天高地下卑高陳而禮行然不交不親不親不和燕所以親上下之交而和朝廷也上下和親而後能以邦國寧古王朝行之小雅樂焉五等邦君倣焉故燕禮天地之大義也小臣戒與者小臣孰謂周禮僕臣相燕飲之法儀者也與者孰謂謂卿大夫蓋鄉飲射戒賓介焉曰戒與者不曰賓

三禮編繹卷二

三十二

賓未命也又與者亦賓賓亦與焉膳宰具官饌于寢東禮燕于寢饌所以養也樂人縣禮國君宮縣樂所以樂也設洗設膳篚設尊壺陳具也官備具備以燕也夫君臣之於賓主遠矣燕有賓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尊賓也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主位也於朝君臣於燕賓主上下之所以交也公升卽席正位也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入受命也公降立阼階之東南爾卿爾大夫邇之進之進之親之也射人請賓公曰某爲賓

賓孰謂謂大夫也不以孤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何也孤卿尊疑匹主遠之也夫君之遇孤卿也隆大夫殺矣賓大夫禮無不下又以明有恩也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讓不敢當命也反命又命之再拜稽首許諾拜命也夫執事者與羞膳者微矣必以請必命尊命也惠自君故命必之君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則體公卿焉爾也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阼階一等楹之禮之也降等下之也以其尊下人君道然也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

三禮編釋卷二

三十三

主人孰謂謂膳宰也膳宰之爲主何也臣不敢與君亢立獻主所以安其心也心安而後和必膳宰何也膳宰官饌獻其所有事也使卿則貳君使大夫則貳賓故使之也天尊位而陰陽爲之交君正位而宰夫爲之獻其義一也主拜至拜洗拜送設薦俎而賓祭啐噉餽拜告旨拜卒爵皆如飲射儀全乎其爲賓也公禮下而賓之獻主者承公志而將之者也竭敬盡慎而後能以君惠行賓酢主人不薦無俎不啐酒辟君也不崇酒尊君也則不全

乎其主也獻酢矣必酬而後周乃主人不遽酬也盥而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何也尊公也獻賓已而後之公尊賓也公命焉爾也惠自公獻有爲獻而後上下之交乃合也先人後已尚賢下已於以明公志焉獻可矣拜受爵降奠之更爵洗升受酢于階下何也靡德不報君之大德也不敢以已故沒君之大德承志之盡也乃公受爵拜卒爵拜酢答拜酢卒爵又答拜禮無不答則下之盡也主人盥洗升騰觚何也獻賓獻公上下交而

三禮編釋卷二

三十四

後始酬賓也勝之言送也勝從嫡勝觚從正爵酬賓也酌散下膳主導飲酌膳酬賓申上惠也酬不舉賓升席坐祭乃奠與之也君惠不敢虛也至哉乎主獻賓賓酢獻公公酢而酬賓盡愛敬也明君臣之節上下之交而著義於教也教之至也夫君尊矣而立之賓明有敬也無介無衆賓則莫敢敵又以明敬有專也如是卽君酬賓而可矣必勝爵乃舉酬何也禮自下起君德不可爲首也於是小臣請勝爵公命長不命不敢勝也小臣作下大夫

二人勝爵勝爵者阼階下再拜稽首拜命也必二大夫異鄉一人舉也勝爵者適洗序進盥洗解升自西階序進酌酌先散導飲也交于楹北降適阼皆奠觶再拜稽首坐卒觶酬公也主獻先賓爲公獻大夫酬先公爲公舉行酬也伐終之道也酬公爵之公而可矣必小臣請致者不命不敢致也命皆致乎命一人致乎唯所命而此發皆致例也序進奠角觶適阼階下再拜稽首拜並命也公答再拜洗象觶升賓之序進坐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

三禮編釋卷二

三十五

也降再拜稽首如初公答拜如初蓋禮行於勝爵者如此乎交親也是天地之大義也公坐取大夫所勝觶興酬賓而君親禮賓其交也有漸其漸交也有時天德然也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辭升成拜拜命也公卒觶賓下拜辭升成拜拜酬也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明不敢當君公有命不易不洗升酌膳則共君命承志也賓拜命拜酬拜酒皆答再拜蓋禮行於酬賓如此乎交親也是天地之大德也於是賓以君所酬觶旅於西階上而

行酬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必大夫卿未獻也必長明旅也旅之言序也必辨君惠以普徧爲德臣道以行君惠爲仁也若膳爵則降更觶洗升實散以旅又明微以教忠也禮自下起惠自上行愛敬周而下究於下古之王者愛敬始於一人其究及於四海用此道也於是主人洗升實散以獻卿禮卿也卿輔君君朝夕倚焉毗焉而後之何也敬專賓也公命焉爾也賓舉旅行酬而後禮卿禮無二敬燕無二賓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之道也司宮設

三禮編釋卷二

三十六

重席兼卷之何也君在不爲儀也設賓左卿尊也東上統於君也卿升拜受主拜送乃薦脯醢無俎不啐不酢辟賓也賓君所命不敢干也則亦辟君也辯獻卿射人乃升卿而卿就席蓋酬從賓先大夫而登席從爵終先卿也小臣又請勝爵者而二大夫勝爵如初請致者命長乎命皆致乎唯所命若命長此發例也其一人待于洗南其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拜特命也命特致實象觶升奠之可矣降與立洗南者皆拜稽首送何也致君命不得

干送同拜敬得自致也。饌致而公又舉以行。酬若賓乎？專賓若卿長乎？尊卿唯所酬而無不辨也。蓋禮行於酬卿如此乎？交親也。獻卿舉旅酬矣。主人洗觚升獻大夫。禮大夫也。大夫受獻禮。彌殺辟尊也。席繼賓以西降賓也。卒獻射人乃升大夫而大夫卽席。禮大夫也。大夫者君朝夕先後焉。疏附焉以扶君者也。禮大夫辨而樂可作矣。工登歌鹿鳴四牡皇華。主人獻工。公又舉饌以旅于西階上。如初。饌饌者前大夫所致饌。饌之者也。命致矣。雖

三禮編釋卷二

三十七

其奠之而終無不舉有其舉之而終無不徧也是君上之大德也。記曰：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而君無不知無不舉而報之以爵祿也。故臣下爭務竭力盡能以立功上舉大澤則惠必及下而夫人民者畢待於下流知惠之畢將至也。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於酬見之矣。酬賓介賓介有不舉大夫士以不盡人爲禮。酬君君無不舉者君上以盡下爲德也。三酬禮終工告樂備乃立司正焉。射人爲司正。徹俎說屢升就席而公以賓及卿

大夫皆坐而安也。交親之至也。卿大夫安主人乃洗升而獻士。辨獻士祝史小臣師與焉。旅食者逮焉。於是乎賓媵觚于公。答酬也。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所賜皆就席坐行。卒受者大夫乃興以酬士而士與於酬也。士旅酌卒而主人洗升獻庶子如獻士。左右正與焉。內小臣逮焉。士畢獻以酬而無筭。爵行於是士二人媵爵如大夫體士也。執膳爵者酌進公膳無易也。執散爵者酌之。公唯所賜賜無常也。受膳爵者酌反奠于公不舉矣。受賜爵者

三禮編釋卷二

三十八

卒爵興乃授執散爵者酌行酬一君二臣之道也。於是復旅酌以辨。蓋旅酌逮士士得與於燕而後爲和親之極也。天氣下降地道上行充被九土靡一物間而後能以萬物生於燕見之矣。如此而下天上施不其宜乎。命安安之也。命醉樂之也。命徹寡盡醉宵燭而後出鄉無是也。故其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上得兼下之義也。命安曰：敢不安命。醉曰：敢不醉。命徹寡則賓卿大夫皆降拜稽首升反坐。咳作而後出。終之以樂成之以禮愛敬交通。

拜坐互起既腴厥終復惟其始此古者君禮臣臣事君一體相待而成之道也蓋昔者周公制燕大射之儀令無事一行俾眾著於君臣之義故曰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若卿大夫有勤勞之事公錫之燕亦如之四方之賓至賓爲苟敬介爲賓蓋大饗戶賓也

大射禮 大射古諸侯射儀也古諸侯公卿大夫以逮于鄉皆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禮樂政之本也故天子以射擇士又因以擇侯諸侯務焉以

三禮編釋卷二

三十九

已暴亂蓋其養也大射燕儀射鄉射儀具矣其異者互備若盛禮也而一之乎正君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射人戒公卿大夫司士戒士前三日宰夫復戒宰若司馬宰佐君出命司馬政官卿大夫各以其職聽焉觀焉者也百官各戒其物射人宿視滌戒也心志戒乃正外體戒乃直將事戒乃克審以固天下未有不戒而能獲者也不戒則放心邪氣日自冒而不知故射數戒焉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尊卑之等也射人

告具小臣師納卿大夫詔公揖揖之爾之也賓升西階主人從先賓也賓升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獻公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賓興受酬告擯者請旅擯者告公許乃旅明旅必命也惠自上不敢以其私旅也教之至也皆燕儀不具此具之工入歌鹿鳴三終間新宮三終間合異燕則主射故也司射請射曰爲政請射爲政孰謂謂司馬司馬政官也鄉射司正爲司馬此備官工人士與梓人升度尺而午射正蒞之畫物也

三禮編釋卷二

四十

物射之則也太史侯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聽誓也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非其侯中之不獲君臣之義也卑者與尊者爲耦而不異侯則上干也比三耦射先三耦也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干次參進大侯再發誘尊上也初射三耦射再射賓御于公尚賓也公卿以耦告于上堂上也大夫降適次而後告而上下辨矣釋獲命之曰中離維綱揚觸柙復公則釋君道弘大政張弛自公小出入可也衆則不與臣以制

節爲其道而何可得過也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上得兼下也命衆耦貫乃釋不貫不釋而何可得兼也公將射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矢先待于物北退一筈東面不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從大射正執弓從小臣正替袒袒朱襦替設決決朱極遂授弓小臣師授矢諸具有儀備官而先有司也正立公後替射以矢行告下畱曰畱上揚曰揚左右剡曰方必省括于度以告也人情當物者迷旁觀斯審故天子諸侯有爭臣有輔有弼有疑丞以坊君也坊君者坊其下畱上揚左右剡而一之於正也不出正乎斯其善矣而何敢繩公也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賓既發替君而俟答君者嚮君也其俟侯拾也必拾君倡臣和和則復爲倡於拾見之矣公還而後賓降君先臣後之義也若飲公爵則拜夾爵夾爵者先自飲升酌膳致公復實散降自飲也過自予之義也君過臣之過也古之事君者各以其職效事先事則替之襄之善則張而相之敗則諱之一引之以自予故能以其君立無

過之地而一之於正於射見之矣三射以樂三耦卒射則賓待于物如初俟君也公樂作而後就物君道不爲先也朝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之其義一也稍屬不以樂志何謂也射以樂志不鼓不釋言必比于樂節也公何必然比樂乎斯其善矣又何敢繩公稍屬可也夫繩愆糾謬臣職也而諫從其諷不主羈翹事尚默移不美章過於射見之矣卒射而公又舉奠觶唯所賜命復射唯欲蓋終燕唯君也故曰燕射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古弓矢本五兵武事也後王飾之以禮樂爲文教自桑弧蓬矢射四方志之少而習焉長而安焉迨耄耄好禮脩身俟死者在位焉自天子諸侯卿大夫下逮庶人無不盡志於是務焉以射盡於禮樂可數爲以立德行焉故也文事武備合于一故聖王務之內不直不可以射有躁志故也外不正不可以射無重儀故也持弓矢不審不固不可以射不役志于禮樂故也此可以立德行矣夫鵠也射的也於人君人父人子人臣何當焉而以爲鵠者何也志也

志於君則見鵠於君志於臣則見鵠於臣志於人
子人弟則見鵠於子若弟也充之則賢見之爲賢
鵠聖見之爲聖鵠侯見之爲侯鵠物從志之謂也
故曰各射已之鵠也役於射卽命中如羿如由基
藝焉爾矣此可以語德行矣夫人道尊仁子曰仁
者如射仁見於射也人道下爭子曰君子無所爭
無爭見於射也勝者見之爲辭養爲辭爵不勝者
見之爲無怨爲反求故射之爲言繹也各繹已之
志也子曰志之所至詩禮樂畢至焉不其深乎

三禮編繹卷二

四十三

聘禮 聘禮先王之所以仁邦國也其仁之何也
親之也昔者先王建邦設都樹五等邦君焉匪直
藩衛已也譬之身百骸四體脈注絡會而成身地
五嶽四瀆條連紀帶而成土故比親也建國親侯
比小事大先王所以聯屬天下而成其親也夫圻
分壤析有守寓矣嚴關設堠有定民矣如是而不
聯之以好則痿厥之道也故支經別脉血氣有不
灌輸焉者病矣闕閼死矣故歲相問殷相聘世相
朝此天子所以仁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親之

道也諸侯和親家天下而人中國聘見之矣聘禮
君與卿圖事何也邦交邦之大事也仁親義正禮
董智節而後能以邦國寧故圖之遂命使使將事
也旣圖事必得人以將之故命之也再拜稽首辭
再命乃退讓也邦事重懼弗任故讓也戒上介亦
如之介輔命猶之重也宰命司馬戒衆介皆逆命
不辭奔走之職無辟焉可也夕使者朝服帥衆介
夕慎事也受命乎未也先期宰命宰夫官具具書
幣也書貴質百名而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

三禮編繹卷二

四十四

名以百率貴質之道也官陳幣皮幣必誠已美則
沒禮貴誠也夕宰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
史讀書展幣而後授使者使者受書官載幣舍于
朝書以名之幣以禮之是邦交之所有事故曰慎
事也夕之夙之也厥明使者朝服釋幣于禰釋于
行乃載旌帥衆介以朝蓋始受命也君朝服南鄉
使卿進使者而揖之命之也上介立于左接受命
副之也於是乎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緹不起
而授宰宰執圭屈緹自公左同面以授使使者執

圭垂纁以受命古之執圭者如此乎其嚴也
圭國瑞圭王命是邦國之所以執也既受命復述
之同面以授上介上介受圭肩纁退以授賈人於
是乎受享帛享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琮而遂行敬
之至也夕以夙書幣朝以命圭璋古諸侯君臣所
以嚴聘而仁邦國也過邦假道請帥君子於所過
不敢徑所以廣敬也入告出許餼之以其禮其帥
之沒竟君子於其所過不敢慢所以廣施且明有
仁也仁者人也家天下人中國之道也聘未入竟

三禮編釋卷二

四十五

而肄入竟而展之及郊展及館又展古之君子肄
之而後曰習之今日苟習矣古之君子展之而後
曰存之今日苟存矣蓋古盡慎也及竟張旛誓謁
關人關以告君使士請事遂以入至近郊使下大
夫請行卿朝服束帛勞夫人使下大夫棗栗栗擇
紹勞敬其始也卿致館宰夫設殮訝以其班舍于
館門外待事敬之至也厥明賓皮弁至于朝入次
陳幣公皮弁立擯親迎于大門之內擯紹而請事
賓三讓介紹而傳命君子於所尊不敢質交讓之

道也大夫納賓賓入門公再拜賓之也賓辟不答
拜禮敵則答不敵且使將命焉已也何敢答也揖
讓入至于廟公揖先入省事也敬大禮重大事廟
几筵而受命明受之于先祖勿敢褻也擯出請賓
襲充美也內斂精自存敬之至也記執圭入門皇
皇之言皇也皇皇顯若孚以爲觀充美之盡也擯
者入告出辭玉讓也圭國重寶讓不敢撫有之也
至階讓君行二臣行一讓之節也故志讓也賓致
命君左還止卿當楣拜拜命也賓三退負序辟也

三禮編釋卷二

四十六

猶之不答也公側襲受玉敬之至也記賓進授如
爭承趨也一不慎則履錯然故將授志趨志趨致
慎也故君子之將事也中必有玉焉志之謂也降
階發氣矣三舉足矣前此屏息促促以趨也已又
趨終以慎也朝而受命比聘國而委之辱也夫安
得不慎乎圭以成信此其義也擯者出請賓謁見
美也享以獻致志而將之以物儀必及物故發氣
焉盈容見美之義也禮玉特圭璋特達璧束帛藉
也故執圭之戰色也享之有容色也無藉者充美

而襲也有藉者見美而禡也其義一也聘夫人用璋璋半圭禮視執圭享夫人用琮琮下璧禮視享陰陽之義全半之等而禮之如初則君夫人齊也於是乎擯出請賓告事畢而請覲志成乎其臣也出辭請禮賓必成乎其賓也賓禮辭聽命不敢以已覲于君典又承公志也公迎賓揖讓入如初賓之也宰夫拂几以進公側受几拂几拜送几宰夫實觶以醴進公側受醴拜送醴敬之至也庭實設公束帛建柶北面奠薦東拜送幣賓辟降公竟成

三禮編釋卷二

四十七

拜成再拜敬之盡也全乎其爲賓也國有大賓賓有大禮先王之所以重宗廟也夫安敢不敬乎賓執圭入門左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全乎其賓也公醴賓賓訝受几拜以几辟設几再拜稽首於賓階不降受醴拜不降未全乎臣也乃其覲奉束錦總乘馬入門右矣奠幣再拜稽首北面矣全乎臣也擯請受公拜辱賓之也賓三退反負序振幣進北面矣送幣拜降階矣君降一等辭乃栗階升成拜不全乎賓也然而執圭如此乎敬覲怡怡何也聘

將王命臨之乎吾君也故敬覲用臣禮猶之乎他君然故怡怡也既始以敬卒成以和行一物而禮樂皆得聘之謂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仁也上介士介皆有幣幣以將禮也賓告事畢公降送及大門問君君一體也問大夫大夫一體也勞賓賓一體也勞上介衆介皆辯而後一體之仁洽也必於降乃問問猶之情也不以情故于大禮重禮之至也故聘之用圭也享之束帛加璧也以仁君兄弟之國聘夫人用璋享束帛加琮仁夫人也有

三禮編釋卷二

四十八

事於大夫卿若大夫嘗聘者仁卿大夫也諸侯交相敬讓以成其仁如此而不能以邦國康未之有也歸饗餼何也始至設殮禮未備故歸饗也卿韋弁束帛致饗餼重禮也五牢牢禮也飪一牢鼎當賓階飪以養賓尊飪也次腥腥二牢鼎二七當阼階王用其厚之義也堂上豆鉶簠簋具施于西夾及于東方充矣復餼于門餼二牢厚之盡也公一食再饗饗王飲致饗有酬幣食王食侑食有侑幣食長筵左右饌夾燕與羞俶獻無常數始致殮有

積致饗大委積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旬而稍又積蓋出入三積也乘禽曰五雙夫古之用財者約矣其不能皆如此決也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則重大禮也財盡之於禮而後能以國和寧禮廢而不能羣則爭小爭以言大爭以兵卽爲費何量唯然而後知先王之盡財於禮者終深也聘之日致饗明日問大夫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以束帛歸禮止籩豆醕醢清不敢貳君也夫歸禮約矣賓償使者束錦乘馬如受饗拜禮如受饗君

三禮編繹卷二

四十九

夫人齊君故也公留賓賓辭乃使卿皮弁襲還王還圭璋也圭璋國瑞以爲信非以爲賜故還之也還禮玉致束帛乘馬加賄夫多貨傷德幣美沒禮然而賄之如此其厚者則報用其厚也木瓜之爲好也薄來厚往之爲懷也其義一也於是公館賓成乎其爲賓賓辟公退從請命於朝成乎其爲臣明日賓三拜乘禽之賜於朝而遂行所以終賓主君臣之節也賓主以好合君臣以分從如此而國家不和親未之有也舍於郊公使卿贈大夫親贈

士送至于竟使者朝反命釋幣于行獻于禰舉爵行酬節文終遂焉故聘射之禮至大禮也朝廷邦國君臣賓客未有節文如此乎其盛者也故義比之曰先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道也此之謂也賓辭無常何也使受命不受辭夫辭何可常也故有常非辭也不孫不說非辭也多而史少而不達非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語曰辭達而已矣蓋聘重辭也辭非禮也敢辭乎辭以禮也對非禮也敢對乎對

三禮編繹卷二

五十

以禮也故辭重禮也使者聘而誤主君饗食不親也致饗食不曰有故也所以內愧之也愧之亦仁也內愧之而不表禮焉仁之盡也夫亦庸愈知厲矣諸侯君臣日內厲而相與盡志於禮然而國有流亡者未之有也

喪經傳通繹 士死于適室記疾遷適寢也君路宮路寢異燕寢小寢士適室正室異下室側室也疾必遷適室何也齊也士不齊處燕寢燕室齊則遷適寢適室以嚴祭而專神有疾疾者齊故處適

室也其齊何也鄭曰正情性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正性命而爲人命以坊欲性以理情然後恒與神明俱而人道全故齊訖其嗜慾防其動靜以專致其精明之德也其疾而齊者何疾聖人之所甚慎也古有疾必齊齊必遷坐訖嗜慾防動靜以致養疾已而復於寢卽不幸而大故得專致其精明之德以全生而全歸記君子曰終言人道畢於此也死漸滅無餘君子懼焉乃養者亦齊何也齊不齊以致齊也夫神靜則清汨則亂一則專雜則散

三禮編釋卷二

五十一

安有相危有扶故疾君大夫解縣士徹琴瑟齊者不樂坊其散也外內皆埽致潔清也徹故衣加新衣致莊肅也男女改服朝衣玄冠儼然若與神明俱此致齊之道也敬正潔清君子所以相攝而神明其德也故孔曳杖而子貢入曾易簣而童子侍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傳曰以正終也疾有禱何也盡愛敬之道也寢東首受生氣也居北牖下北生氣之始也禱道然也愛之欲其生之敬之欲其久之故記行禱于五祀金勝爲壇墀上禱于先王

革屬續何也爲氣微候之也不可以數問御者四人作特體體一人何也爲氣懣作之也不可以數勞復升自前東榮履危北面振上衣而號爲形神離危之也不可以不復故曰復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此愛敬之盡也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何也並時而作交不可以息復其致生之也迎精而反以存神也楔齒綴足未設飾而帷堂恐人之惡之也送形而性以厚終也迎精而反故始死餘閤奠於牖下斂一鼎奠於

三禮編釋卷二

五十二

戶內大斂三鼎奠於阼皆於東方旣殯燭入而奠於與奠更相辟也燕饋於下室是迎來之道也其哀離其體也故存之又存以寧神送形而往故冒襲於牖下絞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塗而殯於西階送往之道也愛之欲其固之敬之欲其正之正方完固然後能以其體魄寧孝之至也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此之謂也夫之死而致死之不忍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致生故迎精而來知死故送形而往仁以迎精知

以送往天行而地止神行而物化故天望而地藏也此愛敬之盡也禮義之周也故通性命達天人而後可以制禮樂也親始死筭而徒跣扱上衽交手哭哀喪其所天也今儀被髮覆面反首也古喪君之道哀之極也三日不食水漿不入於口擗無數以哀喪其天此孝子之心也聖人順而制之以節於是與來日而食與來日而成服死三日充充乎如有窮殷殷田田如壤如崩欲從死無絲也舉尸動柩反首擗足何有於生何有於人倫聖人順

三禮編釋卷二

五十三

而制之以節鋪絞紼踊鋪衾踊鋪衣踊俛尸于堂又甚踊斂衣斂衾絞亦又踊馮尸與必踊踊要節也其要節者節也始死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挾牀東面賓人則拜非賓人無拜也唯拜君命遂拜賓非君命無出拜也有大夫特拜非大夫無特拜也哀專乎其親也其拜者節也襲已無拜賓哀專乎其襲也親死之謂何而庸拜爲乎卒小斂出拜爲小斂拜也卒大斂賓出拜送兄弟出拜送無無拜者爲大斂拜也拜隱也稽顙隱之

至也三年之喪從其至者也其拜者節也始殯哀親在外親在土恨擗不死矣恨不食不死矣目瞿瞿梅梅心惘惘灰矣色如苴疑死也聖人順而制之以節倚木於東牆爲之廬湫隘偏側於居外同也苦寢塊枕寢經帶無說也在草土同也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於不食同也被之苴麻經絞帶同其色晝夜哭無時殯其哀授之竹苴杖輔其病而後孝子之心安也至焉者至之過不及焉者不得無至焉此先王之所以教民孝也其三日而殯何

三禮編釋卷二

五十四

也不三日不足以爲悅也棺内外至是而後易絞紼衾冒至是而後具復不反奠而號又不反孝子之心亦至是而後窮於是乎斂而殯以成信其棺之制何也六十歲制歲一漆而藏也不干君乎曰君卽位而製裨異也送死大事不可以無豫沐浴何也致明潔也爲殯而後殯管人汲而後潘漸米差盛而後潘其漚漚也實諸坎敬勿褻也沐巾不施於浴浴巾二不雜施也四人抗衾子出戶而後浴敬致潔也襲何也敬斂形也明衣裳明潔之義

也。鬻安髮也。掩充耳。幘目安耳。目首也。含用米。貝欲毋虛爲安也。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祿衣握手。繫屨。經帶。鞅。鞵具而後。冒安手足形也。其冒何也。襲三稱而適體。戢戢矣。首必正方。舒絹疊衣以籍。以夾而後。首正方也。足必正方。組紱繫踵。卷衣夾脰而後。足正方也。然不得冒則不戢。故質以冒。首殺以冒。足正方之道也。生而不正。不若死而正。斜而足。不若方而足。有味乎其言之也。商祝小斂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尊之也。美者在中。親之

三禮編繹卷二

五十五

也。大斂君綌不倒尊之也。美者在外。飾之也。其倒之何也。趨方也。倒而後能方。故倒之也。大哉乎盡智者。盡制倒之以爲方也。其絞何也。固也。絞衡三衡五而後。周於身者固也。絞縮一縮三而後。周首足者固也。大哉乎正之期於固也。君子所以包周身之防也。於斂見之矣。故棺不歲制。則如勿棺。襲不設冒。則如勿襲。斂不列絞。則如勿斂。襲之有冒也。斂之有絞也。襲斂之有棺也。其義一也。子思子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焉。此之謂也。殯三月而葬。何也不三月。不足以爲悅也。獻材。獻素。獻成。至是而畢。具筮宅。物土。筮曰。至是而畢。從奠朝夕。不反矣。哭無時。不反矣。天時則一變矣。時物則一更矣。孝子之心。至是愈益窮矣。賓客之在遠者。畢又至矣。故葬者。藏也。藏之欲其安也。安之欲其固也。安以固而後能。以體魄寧此葬之道也。冢人物土何也。物土相土也。辨土物而窆。諸古冢人之事。守也。夫土有水泉砂礫焉。有童有陷。有郤有蟲蟻穴焉。生焉。故物之物之也者。

三禮編繹卷二

五十六

敬之也。今是置器者。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骨肉之歸復于土。命也。無所逃之而安。可不盡誠慎也。故物土也。其筮何也。古大事必筮也。若送死可以當大事矣。故筮之又卜之。關重慎之至也。今儀祠后土。敬也有禱祠之心焉。周禮冢人祭於墓尸之矣。既殯旬而獻材。何也。夫骨肉未有不歸復于土者也。不可以無從也。備物焉。以將之。備之必獻之。獻之必拜之。獻素獻成。又拜之。故獻材若素之拜工也。正柩納車之拜匠也。復土之拜鄉人也。二

也古之君子無不敬無不愛如此德之至也牆帷
荒柳爲棺飾也載拔爲棺也而用茶有綬澤
焉爲棺藉且御水也有棺有抗木爲棺覆以
御土也如是而後安今儀有灰隔灰隔者三物也
疏砂堅以爲實埴土黏以爲膠石煨而灰之爲和
也蓋砂七灰埴土其七之三而合也如是而鋪石
充其中築之登登擗之甃甃久之而堅抵石足爲
固也既固且寧於古何避焉備物制用爲天下利
也明器何也神明之也蓋孔子以爲知喪道備物

主禮編釋卷二

五十七

而不可用也多陳而省用焉可也省陳而未用焉
可也非以爲安也始死袒括髮啓殯而復之何也
復見柩且遂窆也故啓殯視始死有代哭無出拜
賓而宵有燎也毀之甚也葬之朝也記言之順死
者之孝心也古之君子其將行必祖之既祖復遣
之順生者之孝心也哀親之離其室也故毀宗躡
行而遂行故啓殯之視始死也祖之視小斂遣之
視大斂也葬之視殯也一也夫斂掘殯見衽焉以
殯殯塗以土萬物生于土歸復于土天之道也故

三禮編釋卷二

五十八

葬復土曰復復之以爲安封之以爲固也愛之欲
其安敬之欲其固也不固不安其朽也必滋速矣
故古者墓而不墳封之崇四尺自天子始也欲其
安也防墓崩而法然悲一日三斬板而子夏歎爲
其弗固也封有若堂者矣有若坊者矣從若斧者
焉馬鬣封之謂也凡欲其安且固焉爾也安靜貞
固土德也既固以安而後能以其體魄寧復于土
之道也愛敬之盡也子思子曰三月而葬凡附於
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此之謂也且葬又何
可得悔也今儀前三月擇地之可葬者墓地遠則
虞於其館非古也古公墓有兆域焉邦墓有墓域
焉各定之域而圖之令國民族葬焉以定民志而
已爭葬天子諸侯大夫逮士庶各有其期數先時
則不懷後時則不共死者北首生者南鄉鄉必南
順天地之大性昭而從昭焉穆而從穆焉必昭穆
順生人之大倫骨肉各以其族屬無遠也丘封各
以其爵等無僭也已亂之道也今地必擇則墓地
必請必且爲人請其遠得虞於其館則死徙得出

鄉民生心焉必且犯而爭而陵弱暴寡之患如此矣此大亂之道也自唐之季世始也夫神生之本也形生之衛也神以天行故存之又存欲圓而行欲靜而深欲寧而一神清明而達天形以物化故物而無物欲方以止欲謹而節欲安而固順其往以法地此理性命之精天人之致一也今夫骨肉未有不歸復于土者也乃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精之明也神之著也升降得天地之性者也發而焄蒿發而悽愴此百物之精無不之也無不之也

三禮編釋卷二

五十九

故復而反之奠而安之虞而懷之爲之宗廟以鬼饗之然後死得所歸而以其精寧先王所以仁鬼神之與也故復中屋履危而呼求諸天陽也朝奠日出夕奠遠日陽以迎來也奠日中而虞不忍神之一日離也其義一也復者北面望反諸幽也既殯奠與朝夕奠奠與哭於殯不於與既虞卒哭靜深寧一之道也燭入而設奠奠而燭出尚幽之義也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夫骨肉未有不歸復于土者也始死而形神離能無懷

乎皇皇爲之歸殯始塗燭升自阼祝執巾席從奠設于奧始離而爲之歸也既寢益又離矣皇皇乎虞既封而祝宿虞尸既反哭而主人視虞牀是日虞柔日虞再剛日又再虞皇皇乎爲之歸也故疾之齊也殯之奠反室也虞之速反也其道一也先王所以仁鬼神之與也智以知之禮以飾之義以制之誠信以一之於喪見之矣疾君問之始死赴于君君使人弔使人襚既殯往哭爲之賜視斂焉葬賁焉及郊贈焉君臣一體也於大夫疾三問

三禮編釋卷二

六十

之在殯三往焉葬賁焉贈焉加隆焉爾也君大臣一體之至也始死毀矣君使人弔使人襚主人出迎於寢門外不哭先入不敢戚其私也使者致命然後拜稽顙成踊爲君賜踊也出拜送於門外敬君命也君視斂主人出迎於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袒爲君至變也君升自阼階主人中庭哭拜稽顙成踊爲君至變也君命反行事乃斂出君反主人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爲君撫踊也出君反主人入馮尸乃馮尸踊出君反主人入視

塗乃視塗出君友之奠乃奠奠而君爲之踊也一體之盡也君出門式主人貳車車乘主人哭拜送古之君臣交相與如此乎其篤也厚終之至也夫衣服曰襚爲斂具也車馬曰賻爲葬助也羊豕曰奠爲奠費也知生者賻賻以貨財爲生者費也知死者賻賻以珍善爲死者施也故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三年之喪不弔爲其虛也三年之喪往哭也爲其傷也親者襚不將命以卽陳從其質也朋友襚親以進致其親也兄弟賻賻朋友麻比虞祔乃

三禮編釋卷二

六十二

退所以篤兄弟之好重朋友之交也古朋友視兄弟交相與如此乎其篤也厚終之盡也故父子之親也君臣之義也夫婦之別兄弟之恩朋友之交也此人道之中庸莫之與易也於喪盡之矣故喪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焉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序而廣鷺不外聖人也於喪見之矣禮疾遷適寢爲居內也今宮室非古乃革而遷之堂非禮

也是外遷也古革不可以數勤問遺言非禮也有遺言從受之可也敬末命也古疾不可以數勤未絕命廢牀非禮也記失之也疾牀以安懼未也况未絕地寢乎故開元禮氣絕廢牀寢於地襲之無冒也大斂之無絞也是大闕也記曰自襲至於斂不設冒則形顧欲見乎顧忍見乎是委巷之情也於斂也已疏且襲莫善於冒襲有冒則尸已飾可次日又次日而小大斂乃具斂莫善於絞有絞而後衣衾衾冒附於身如結也夫安可闕也今儀

三禮編釋卷二

六十二

有主賓何也父兄命赴者類也有護喪何也相也始死充充然不得相則窮故虞祝哀子於顯相並稱曰顯相以爲明也叔孫無相以爲沽也立護喪立司書司貨亦猶相之道也靈座之設于堂非古也古於輿爲寧神欲闔以深今於堂亭而帷之帛而主之庶其可乎而禮終遠也極於堂西無殯非古也古殯於西階而塗其塗也爲卽土也爲火戒也且火安可無戒也累鑿而塗諸庶其似也朝奠何也古昧爽而朝夕奠何也古日入而夕也諸燕

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皆事如生也要節而歸致哀乎則何情也明器而刻木爲侍御僕從是偏也孔子之所惡也既曰明器而又實之曾子之所惡也已諸乎已之可乎下帳非古也宋賢疑之矣雖實土及半穿便房能無虛乎必用之從古經猶質也誌石非古也又瘞于墓外百步後卽有發者能有及乎卽用之實土半而瘞其上可也夫旌之有銘也史之讀贈也賻贈之釋箋也自周之文始也欲人知而榮也古之君子愛之榮其名敬之尊

三禮編繹卷二

六十三

其名故沒世而不稱疾之矣今誌石類也然誣而侈辱也從質焉可也倚喪門而歌助沐椁而歌不殯而火之不達化乎達而蕩潔淨而賊也猶道然也闕地而窆製石椁三年而不成不固安乎生無益於人死有害於人也築道然也周孔之所惡也夫祖以三鼎殷奠也遣用五鼎加等也虞特豕饋食有尸吉祭之始也今也畧古敬從禮多精詳今怠從康多省畧也古祔賻賻贈也質今奠也文情實而質華斯文也嗟夫敬怠之介善質之辨是古

今升降之所分也

喪服經傳繹 喪服本天天一氣而二體其生物也使之一本故喪之無二斬者無二天之道也斬衰父父者子之天父一而已親莫親焉故爲父致喪三年其喪之也疑於死恩服也隆恩以親親也是立隆爲極矣曰爲君不斬乎爲君斬不二斬乎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君者臣之天君一而已尊莫尊焉故爲君亦方喪三年疑於父義服也以尊尊也恩者仁也義者義也生物者仁成物者

三禮編繹卷二

六十四

義父生之君成之一氣二體之道也然則何以謂無二斬乎曰君取其敬母取其愛其所本者一也故爲父衰三升爲君衰三升有半明無二本也爾其爲母齊衰三年何也曰母至恩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故爲母申之則齊衰三年然衰不斬而齊矣父在厭而期矣義服嫡繼母如母矣天之尊地不得而亢焉父之尊母不得而並焉故曰無二斬也此喪服之本制生人之大義天地之性也故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其親親以三爲

五以五爲九何也天函三爲一也播一氣於五行
宣五氣爲九類也父子一體譬則首足然而何可
得解故人之生上父下子慈孝不可解於其心故
已爲父斬衰子爲已亦斬衰已爲嫡長子亦斬衰
三而一者也其夫婦一體何也譬左右胖之合焉
亦焉可得解夫者妻之天故爲夫斬衰子爲母杖
齊衰母爲子亦杖齊衰夫爲妻削杖痛矣斷而期
則無二斬也天地尊卑之義也昆弟一體何也譬
則手足然亦焉可得解然而支矣世父叔父於父

三禮編繹卷二

六十五

昆弟也則亦一體也然而旁尊矣服斬齊而下期
故世父叔父期昆弟期昆弟之子報亦期皆期而
不杖圖中有上有下有中皆函三爲一而一統於
中其所本者一也曰父子一體昆弟之子非子也
其期何也形日隔而疎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孰爲
手足一體之念乎又旁尊也不足以加尊故庶子
期兄弟之子猶子報亦期引而進之以聯恩其以
三爲五何也曰父子一體父之父曰祖子之子曰
孫析二氣而四時象也自仁率親等而上能無殺

乎而祖至尊也父之所尊尊莫重焉尊之故嚴之
嚴之故爲祖疏衰期以是爲正尊其不杖何也曰
父之所杖子不得而杖也何也不敢也無二斬之
義也父卒承正體之重則斬三年而祖爲嫡孫報
期重正體之義也生克嗣續之道蓋取諸五行以
五爲九何也自義率祖等而上一本而生不尊尊
乎祖之父則曾矣祖之祖則高矣皆正尊也皆正
尊致嚴焉故皆齊衰疏然而恩有等矣不得自適
於尊焉故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三月而上葬爲

三禮編繹卷二

六十六

期其承重亦斬傳曰不敢以小功之服而加之所
尊此立隆殺之極明尊親之至也孫之子曰曾孫
之孫曰玄孫而下故上殺下殺以五爲九而服屬
盡於此其旁殺何也曰同父昆弟期同祖昆弟大
功同曾祖昆弟小功同高祖昆弟總是由身而推
者也父昆弟無大功服不及三從矣祖昆弟亦無
大功服不及再從矣曾祖昆弟無大小功服不及
從矣何也旁尊也不足加於正孫若曾孫之旁殺
也亦然旁親也不足以加正故也世叔父期從祖

祖父從祖父報皆殺而小功無已遽乎曰世叔父從斬而殺昆弟之子猶子也加隆焉爾也不可格於從於其從而殺者正也族父總族祖父族曾祖父從祖昆弟之子從父昆弟之孫昆弟之曾孫亦皆總何也曾祖父齊衰然而三月矣庸得加乎曾孫總其旁從庸得加乎旁不得加正故降之也故曰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盡戚盡於上服殯於下而生人之道窮故通於五屬之服者其知自然之爲體乎其名服何也曰傳有之同姓從宗合族屬異

三禮編釋卷二

六十七

姓主名治際會也異姓乎於途之人幾矣娶於異姓以合體而成恩以合體而同尊卑名以命之禮之治也由身而上名之母夫皆父道也義同母而尊故世叔母曰母報期從祖祖母從祖母亦曰母報皆小功族祖母族母皆曰母報皆總尊隆從而隆也由身而下名之婦夫皆子道也恩同婦而親故諸子妻曰婦報大功羣從子妻亦曰婦羣從孫妻皆曰婦報止總世叔母報亦如之恩殺則從而殺也昆弟五服具而嫂弟婦終無服何也名治之

也身而旁曰昆弟昭穆同齒鴈行矣易相適而親有無混乎故謂兄之妻嫂嫂之言嬰也尊同母使不敢適焉謂弟之妻婦卑同婦使不得適焉名彰義立而後人道有別人道有別而教嚴故抑而無服推而遠之也微然者兄非有父道也弟非有子道也嫂婦之名此何以稱焉喪服傳大傳云謂弟謂之母乎乃發此疑使人深思得之名以治之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治際會之大者也是名服也服有出入何也曰恩義之權也女在室從父天其父爲父斬出嫁從夫

三禮編釋卷二

六十八

天其夫爲夫斬蓋天移而斬易矣傳曰有受我而厚之者是也適人矣今內屬而恩隆不二斬乎無以長亂乎故女子子在親爲親恩同子在夫爲夫降同昆弟之子降其昆弟同從父昆弟嫁而反在室同在室此以義而權恩者也無二斬之道也子爲父後爲父斬出爲人後爲所後者斬父天也爲所後者受重爲正體亦天也傳曰受重者以尊服服也後人矣今爲本生者恩重而服隆不二斬乎無以長亂乎故出爲所後者斬爲其父母報

不杖期爲其昆弟大功亦以義而權恩而爲本生
父母申心喪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惟
高曾祖父母不降爲昆弟爲父後者不降何也不
足以二斬焉故得以全恩其嫁而無主後者亦加
隆焉以全恩此權制者也其從服何也屬之而從
之也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
而服妻黨庸得已乎以有屬而成恩而妻屬夫其
重矣則自斬而推故也夫婦人無身以夫之身爲
身故婦人無親以夫之親爲親非無親也不敢恩

三禮編釋卷二

六十九

其私親也故爲夫斬三年夫父母從爲之斬若齊
亦三年爲長子亦齊三年夫祖父母而上上殺孫
而下下殺夫之世叔父母而上夫昆弟之子而下
旁殺雖其殺也從爲之服亦加隆焉爾也移天易
服移所殺爲其所從服者服是屬從之道也妻父
母總母父母小功母重於妻也母兄弟舅總母姊
妹從母小功舅若從母之子總重母之義也妻黨
自妻父母而止義不得復推何也母疏衰齊三年
妻疏衰杖期本服異故也其甥外孫報何也古無

施不報也已爾乃從服有六自屬從而下推恩義
降厭屈申以從文記具之又周置爵而尚文降其
上下殤有上下諸徒從服從輕重上下焉今制省
實矣故服有恩有義有節有權皆取之人情恩觀
仁義觀義權節觀禮知本諸天地順陰陽四時以
爲經夫安可得皆哉夫安可得皆哉

祭經傳通釋

禮五經重祭何也祭先王所以接

三才之與也天統元氣冲漠綱經莫象莫名乃象
乃名非氣乎皆氣皆天也地統元形水火土石飛

三禮編釋卷二

七十

走動植殺生莫極非形乎皆形皆地也人統元識
魂陽魄陰鬼屈伸思慮動作血氣心精非識乎
皆識皆天地之心也理性命之宅也三才之極也
聖人動三才於一體而著教於祭園丘上祀實柴
燔燎明天道也方澤致祭沉醢羣神地德也宗
廟致饗精凝其陰氣升其陽氣用血腥裸用氣臭
時用血氣之革也黍稷專陰陽之和樂以迎來哀
以送往敬欲其臨愛欲其饗著存勿忘以及交于
惚恍也所以立人之紀也故郊之祭也大報本反

始也窮本極始而天地之性可得也主曰日天之
主也天無明日爲之明日萬物所視以作息也天
有日猶心有知故主之也冬至祀天於圜丘圜
丘郊南之高丘也因高事高埽地而祭於其質也
天地之性已成而明函三爲一者若可覲也前期
十日大宰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卜之日王親立於
澤以聽晉戒澤下流也天有至教庸庸祇祇式欽
式承面稽天之道也郊非迎長之祭乎有期日而
作龜卜之何也容孟春祈穀孟冬祈年也至之日

三禮編釋卷二

七十一

尊微陽而郊有期日惟天祈年穀必卜吉無期日
亦惟天也戒百官百官天工也戒百姓于廟門內
百姓王族姓天胤也先十日容齋齊不齊致虛極
精誠極而王心唯天也太史與羣執事讀禮書而
協事嚴事也事協禮而後嚴乃習射於澤選與於
祭者嚴百執事也王致齋玉府共食玉玉陽精天
之性也聖人共相鬯給渚浴祀之前日太宰及執
事祗滌濯致潔清也潔清天德也大宗伯蒞王鬯
省牲饒詔大號與大禮禮號鬯玉禮之宗秩宗之

所守也太司樂既宿縣遂以其聲展之殷薦王樂
樂主以聲音詔號也祀之日雞人夜燗旦以詔百
官巾車鳴鈴以應之戒夙作也王皮弁以聽祭報
待事也小宗伯告時于王告備于王贊事也王服
大裘而祀大裘反始也戴冕藻十有二旒建太常
十有二旒繁纓十有二就則天數也龍章而設日
月則天象也專致其寅直清之德而王出乘玉路
卽事大司樂奏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
洗爲羽以迎神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禮神祀

三禮編釋卷二

七十二

至尊用盛樂也禮神之王以蒼璧牲及幣皆如玉
之色尚其色也牲用一犢犢在滌三月貴誠也誠
天德也太祝逆牲入司徒奉之大宰贊王牲事王
親牽而麗之碑而射之柴而燔之謂之禋祀禋之
言禋也報氣也小宗伯逆盥大宗伯奉之小臣沃
王盥而共之噐用陶匏席用蒲藁結貴其質也貴
天地之性也暢用黃目清明中通象天也司烜氏
以火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而祝執以
號明水火天地之性也秩芻合百縣鄉爲田燭鄉

汎埽反道土新之不命而民聽上則合萬物於天也夫天德至矣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稱其德者諸萬民致萬物禮反本樂復古誠竭愼盡而後天神可得而降也地塊然太虛神氣充焉地載以行爲風爲霆震動發生萌達勾伸故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之氣而神地之德也天子自立社曰王社王社在王宮之右尊王都於王宮右祀之地道尚右也對左宗廟言右陰也爲羣姓立社曰太社太社在郊則大地之報與萬姓共之也爲社事單出

三禮編釋卷二

七十三

里爲社田國人畢作社黍盛丘乘畢供也諸萬民致萬物禮隆樂備誠竭愼盡而地示可出也乃祭以追養繼孝何也人子於親生孝而養之祭追而繼之也設爲宗祧盡志而饗之追孝之道也祭以四時時物變感而怵惕焉感而悽愴焉故祠禴嘗烝比時也三年而祫自仁率親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於繼孝爲最周其禘又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太祖配則報本反始之盡也春獻羔開冰也夏嘗麥以雉也嘗黍以雛嘗麻

以犬也嘗稻具薦嘗魚而薦鮓也繼孝之盡也國大師大會同大裁必造焉出告反面之義也大宰掌廟祀誓戒具修如郊卜日遂戒如郊大史讀禮書協事如郊事親如天也郊歲時常間疏數具如廟事天如親也教之至也小宗伯毛六牲頒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齎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爓以待果將辨六尊以待酌獻辨物備物也醢人豆人醢人鹽人各以其職共其物備物也世婦帥六宮之人共齎盛烹人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隸僕

三禮編釋卷二

七十四

埽除糞灑以待事備内外之官也官具而備具也祭之日肆師表齎盛告潔展器陳告備而祭行王衮冕入卽位於阼奏王夏后副禋入立于西序奏齊夏王王后祭内外之主也太祝逆贊尸尸服衮冕入奏肆夏王及於室而不迎記言之必在廟而後全於臣全於子也灌用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而獻始此也樂奏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以迎神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樂神而聲音詔號於陽也既灌王袒而迎牲牲入奏昭夏

王親牽宰贊之司徒詔博碩肥腍告在滌敬以充也王親麗牲于碑祝以血詔于室告幽全敬以全也求諸陰也於是延尸室外戶西南面而朝踐禮行祝取脾脰燎之蕭合黍稷雜燔之使臭陽達於墻屋求之陽也求諸陰求諸陽以報氣報魄祭之精也王制祭貴肝肝臟之首也升牲首首體之元也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故朝踐陰陽之及交也踐而行事饗之而鄉之也於是羹定而熟薦矣饋而食之矣尸酢王酢后則孝慈之忠也合莫之

王禮編釋卷二

七十五

所交也蓋王主大烹以饗故薦血腥孰王后主豆邊故薦備水土之品與饗先飲食先饋食豈施各有當與毛血詔於室始事在室室在與尊與求之陰與羹定詔於堂中事在堂堂在戶西南面尚明也求之陽與納牲詔于庭外也殺而登首于室內也明日又繹而祭之祊卒事在廟門外或諸遠人與訪其求諸遠者與則神理然也天子諸侯禮闕有間而經唯特牲少牢之饋食墜存饋食何也食禮也饋食追養繼孝者所必先也故尸入而饋特

牲九飯少牢十一飯食道焉已也獻爵曰醕醕以酒演氣而安食也侑曰皇尸未賓欲其充也饌以搏黍詩懷而出也必嘗黍啻黍食之本也陰厭厭其始也陽厭厭其終也自饌饗至于闔牖尸孝無終始而一主於厭厭故曰是食道也禮饗禘有樂食嘗無樂故大夫士判縣特縣而饋食無樂則食道故也蓋饗禮亡也秋霜露既降以食禮接焉食養陰也春雨露既濡以饗禮接焉飲養陽也故饗禮有樂而食禮無聲乃其執特牲少牢皆無樂而

王禮編釋卷二

七十六

以爲大夫士之祭無樂也失之矣夫祭疏數有數比時也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宗人滌告具宰命爲酒備物也司馬封羊升羊司士封豕升豕雍人倫膚宗婦邊豆有踐備官也如是而後祭祝迎尸于廟門之外尸沃盥神明自靖之義也尸入而祝主人拜妥尸敬之而後安之安之而後饗之敬養之道也佐食舉肺脊遍敦主人羞所俎尸告飽祝侑又告飽主人不言拜侑養之忠也洞洞敬屬屬忠孝子之所以事其

親也主人洗爵而酌何也引飲也既食之又飲之
孝之繼也有酢酬何也有醕有酢有酬而後恍惚
乎其與神明交幽明感通可酢可酬而嘏可久可
大也主婦亞獻賓長三獻何也天子之祭也得四
海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故嘉與天下共之諸侯之
祭也得四竟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故嘉與竟內共
之大夫士之祭也得上下之歡心以事其親故樂
與嘉賓承之也於是乎有司徹而黻俎俎於堂既
飲食之又從而繹之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無已
三禮編釋卷二

七十七

之忠也故主人主婦之交致爵也三獻作止爵尸
卒爵酢賓致爵而主人獻賓行酬也加爵偏獻而
旅酬行也其義一也嘉與與祭者共之也特牲拜
饗之祝曰饗有以也是先祖之德也以教忠也嘉
與宗嗣世守之也拜醕之祝曰醕有與也先祖之
思也以教睦也嘉與同姓共有之也故宗廟之禮
死如生亡如存獻畢酢酬畢舉降上下儼乎幽
明之及交孝慈達而百順備也故教著乎十倫禮
重於五經蓋自古記之矣禮闕有間其義可繹思

而知知而可服存可放而行也然特牲少牢之饋
食非足盡大夫士之薦饗也其義可循而討其動
變不可搏而測也况推而侯祭乎又推而至祭王
殷祭乎旁掇懸度詎必盡獲乎曰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其猶視諸掌乎蓋難之也學而多識存而不
議可也曰郊王歲親再行諒乎曰唯唯否否王者
父天母地爲之子蓋歲九舉而郊爲尊正月之郊
以祈穀禮曰孟春之月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大德
嘉生萬物始萌盎勃充盈故元日而郊王祈穀穀
三禮編釋卷二

七十八

生人之大命也其元辰載耒耜以耕記曰啓蟄而
郊郊而始耕是也十一月之郊以報饗天德下復
鐘于產室玄淵宥密故迎長于郊象天地之性也
記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是也蓋周人之正
歲建子月也正月而郊郊而東作焉正歲而郊郊
而受朔焉蓋其重也秋歲物成於明堂合饗焉詩
昊天有成命序以爲合祭天地之樂是也合地從
天饗分各專饗也不合不親不專不尊天地之大
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冬至物之始升中于園

丘大反始而配以祖祖人之始也季秋物之成合饗于明堂大慶成而配以禘禘人之所自成也乃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立以迎氣帝何五也曰帝一氣而五運者也合之惟一分之則青赤白黑若黃靈而五統之則大神示也王者四時享先王故亦以四時祀五帝國大師大役大故大裁祈禱祠于廟亦各以其物類禋祀于郊事天如親之道也是大祀也其大社春祈穀夏大雩冬大蜡在焉其王社王出入必告反必奠四時必祭國有大裁

主禮編釋卷二

七十九

故則禱事已則祠古王者之於天地其嚴事如此其盡制也後世禮闕有間則以爲歲親再行乃或有三年始一郊見若世一見者何闊甚也然微獨郊也泰昭祭時也祖迓祭寒暑也天宗六宗也王宮日也夜明月也幽宗星也雩爲水旱禱也山林丘陵川谷凡能出雲雨見光怪者畢秩祭而冬夏至畢從祀于郊異壇壝別焉記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虔糾天刑中春晝迎春中秋夜迎寒他次小祀各倣

禋郊血社報陰報陽之禮以行用美其報而百神皆可禮也蜡之言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傳以爲蜡神八昆蟲與焉諒乎曰非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神農司嗇則其播種之官也祭百種以報嗇謂穀神也農先農之力穡者也徑畛涂道路以坊水曰坊遂溝洫澮川以道水曰水庸坊水庸爲旱潦備相嗇也於田之暇建郵樹表焉居田畯息耕曰郵表暇務嗇也禽獸謂貓若虎也迎之謂其食鼠若豕有功於嗇也

三禮編釋卷二

八十

故蜡之八也先嗇一司嗇二農三百種四郵表暇五坊六水庸七貓虎八也夫昆蟲母作草木歸澤神得職之效也滯文而以爲昆蟲與焉將草木獨遺乎故蜡之祭也合萬物爲一體聚而索饗之是仁至也饗各當其功能是義盡也古之聖王達性命於禮樂而合萬靈於中和其所本者一也祭見之矣記曰虞夏尚氣血腥爛熟氣也信乎曰未然也殷尚聲音之號詔天地之間而聞具達也虞用之矣升歌下管擊石拊石鳥蹯獸舞而鳳儀也

何非聲也鬱合也臭臭陰達於淵泉合祭也
陽達於牆屋而陰陽之氣靡不極也升魂降魄升
降得天地之性者鬱不格也何非氣也氣一也氣
之有聲也陽之所奮乎其有臭也冲氣之所和也
故尚臭亦氣也既報其氣又報其魄於是乎退而
合烹薦其所鼎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豆鉶
羹薦其燔炙蓋君夫人合薦嘉魂魄而合莫也則
祭之成也夫祭何重重齊乎齊也者所以竭幽玄
之思致精明之德以其恍惚而與神明交也是祭

三禮編釋卷二

八十二

之本也夫心神明舍焉洗之退藏則神者一神明
者一明之謂齊然不戒則邪物奏焉嗜慾萌焉神
明有無滑乎故君子不齊於物非無防也然時有
御焉於嗜慾非無節也然時有感焉應焉齊則防
乎其防訖之又訖俾耳目鼻口於物無接也心志
百體神明與守也七日而復三日而寢洞洞其虛
屬屬其誠勿勿其聞湛湛其明而後以愛則存以
慈則著若存者洋洋其盈也故曰饗者鄉也鄉之
而後能饗焉仁與天爲一孝與親爲一而後能

焉齊也者致一之道也仁孝之事也故曰祭之本
也是故王公之祭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
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宜若已美矣而仲
尼終不易親慈行數之爲敬何也慈善不違身而
後身與神明俱也思慮不違親而後心與神明俱
也耳目不違心如將見之如有聞焉而後恍乎其
與神明交濟濟衆盛之容是遠也非所以親親漆
漆專致之容是自反修飾亦非爲親也何神明之
及交乎豫稱殷薦觀盥而不薦蓋各有當也致用

三禮編釋卷二

八十二

忠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
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詩曰明發不
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
禮其於陳與蓋嘆之也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
繼之以燭子路與且明而始行事晏朝而禮成孔
子責之曰損文用忠也此夫子意也今祠廟古乎
非古也然何可無設也古諸侯祠也卽大夫士不
祠宗廟也矣故葬視死者祭視生者而安也今
公孤起庶士追隆貴法應立廟而致饗者時無幾

矣祖先歆其饗無幾矣迫身歿而失官失官而乏祀是終無廟也又隆貴得備物法終不得備官也是終無祭也故祠之言思也通乎上下何可無設也宗法非古乎古也然病其難行也大傳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大夫士之庶者宗其大夫士之適者是宗法唯公子有之以收族也今公孤起庶士其世嫡長恒貴且賢斯行矣卽不然已莫能爲宗人亦莫之宗而誰與行之且今世嫡之代祭也其歷世也必多必且爲曾爲玄其與祭者必

三禮編釋卷二

八十三

且其從曾祖父若從祖父也令其從曾祖父若從祖父也者不祭其祖若父也而祭其從曾玄者之祖若父也而誰與聽之故曰難行也祭主以尊者長者相以賢者皇皇乎收族重宗爲大務此宗法意也祠四世古乎曰古也僭乎非也禮曰庶人祭於寢庶人無廟未始無祭也其祭也蓋薦也禮春薦韭以卵夏薦麥以魚秋薦黍以豚冬薦稻以鴈其薦也蓋祭也又曰士祭其先非直祭禰也何謂僭也且禮至親以蕃斷而疏衰暮爲重喪祖父母

疏衰期也高曾祖父母疏衰三月也服加隆而祭無設非人情之順也又今制許之矣古嫡士三廟祭曾乎官師一廟祭祖乎曰何得祭也序禮序官陳器備物具特牲少牢薦焉之謂祭親愬行數因時效物具卵魚豚鴈祭焉之謂薦薦可自致而祭非所得干也適士薦高曾也於祖乎官師薦高曾祖於禰乎庶人於寢乎殆古之道也夫祭古用尸故暢今無尸故鬱古獻酬飲酢之禮隆敝也繁今儀質矣敝也忽繁故破倚而臨祭忽乃或歟喧尸

三禮編釋卷二

八十四

之嗚呼仁孝誠敬無古今一也

三禮編釋卷之二終

三禮編經卷之三

周禮六官原

易首乾象天禮首天官建冢宰法天易坤承乾地配天禮天官掌邦治象覆轡司徒掌邦教象持載蓋教以宣治而地官卿配天也君治師教天之道也天地設位而易行易乾元亨利貞禮宰統百官禮政刑事物有其官上法乎天行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憲天聰明法時順布分職聯事爲民極莫大乎六官曰天官卿於六官竝

三禮編卷三

列何也曰易乾坤於六子亦竝列也天地四時一不具卽覆載生成之德詎有偏乎其竝列象分異也其聯事象功同也譬則風雨露雷共而化工宣生長收藏合而歲功成經脈奇絡相傳輸而百體清和咸理也然何獨事聯也天官者以治教禮政刑事爲其治者也地官者以教治禮政刑事爲其教者也春官者以禮治教政刑事爲其禮者也夏官者以政治教禮刑事爲其政者也秋官冬官者以刑事治教禮政爲其刑爲其事者也譬言天而

五土四時統於天言地而五運四氣統於地春夏秋冬各以其時行而覆載生成之德各正具備也播五行於四時而木火土金水歲月日時干支子母迭而運也易先天圖天地定位而雷風山澤水火錯列以成體後天圖帝出震齊巽相見致役說戰勞坎始終乎變化成萬物也其道一也宗伯掌邦禮曰春官何也曰易乾元統天禮三千三百一天故禮者體仁長人之紀也記曰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掌邦政曰夏官何也曰政者正也司馬掌

三禮編卷三

二

政張皇六師赫赫濯濯而後能以萬國寧大正人之道也譬則夏之日乎伊可畏而助長物也抑雷霆乎時雨乎殫迅疾而震動優渥過化而不留也夏盛德在火故兵猶火火烈具舉而民勿之有犯也故兵藏於民大設不用而諸侯自爲正夏官卿之道也記曰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曰秋官司空曰冬官何也天地之氣收而肅肅漸以嚴而終之藏以固也秋犖斂司寇義刑義殺驅而納之善象之曰秋官冬固藏司空居四民時地利藏而固之

富而生之其象也大哉乎冬官之事典主富萬民而夏官之董兵曰政秋官之制刑曰禁也明兵設不用刑有禁欲無犯也達天德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後世極兵刑之用於水德而世嗣竟殄則逆天用焉故也曰書周官有三公而禮經無列何也曰三公無官也天以紫宮樞極統萬象而居其所不動不自顯其光所以爲神也帝以道揆法紀統六合而師保疑丞左右密勿不自勞於事所以爲聖也周官論道而不及以六政以尊道也九經

三禮編卷三

三

尊賢而不列之大臣惟貴德也故三公無官也天地者道之本也陰陽者道之運也三公者洞幽明之故握元化之統備淵浩之德神而明之默而成之不言而躬行之者也三孤者慎觀三師之德行而審諭之於道者也公調而變之孤寅而亮之公微言而篤行之孤審象而弼丞之然後能襄王於天道揆立焉是奧樞之任也孔子曰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曰前儒言之三公不備官也三公之有官皆六卿之上攝者也諒乎曰唯唯否否三公

道揆之所出六卿法紀之守也議道揆者本天質道主格王心焉握治樞於奧尸法紀者憲天弘道主宣王政焉敷道治於明是故六卿老外倦勤於政內深喻於道則使之釋政而任道奧樞其任矣奧者明之根明者奧之符不求端於奧而求以理明者末也既握樞於奧而兼以理明者諄也以師保之尊而復尸宰司之事卽胡以平政是明聖之所不處也任六卿之務而復議調變之道則何以疑道是明聖之所不能也且王者之於道也訃謨

三禮編卷三

四

密勿靡息而豫怠焉師保傳者時省微而輔危以一之於道者也蓋昔者武王克殷甫下車訪箕子受洪範焉踐阼三日就師尚父齋宿三日折行西面再拜受丹書焉而壹不備其官將王德無於此闕乎是明聖之所不爲也其謂官不必備者難其人卽不必具備可也而何可一無設也故三公不設而以爲參贊若加官也周季世之事非公本所爲建官意也曰周六服有羣辟而經不具何也曰六服有分土矣羣辟有君道矣教不易俗政各因

方王何敢知焉六卿分職列屬王朝王畿并井秩秩而九牧有倡也且建牧立監太宰主之正畿疆立社稷大司徒專之太史掌其典職方掌其籍大行人掌其禮蓋邦國六典咸受成於六官於王治豈有外哉記曰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倡九牧以御治此之謂也

天官傳

昔周公相成王定庶殷遷洛建王都焉曰成周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以基命定命也於是乎董正

三禮編卷三

五

治官創一代經制爲民極曰周禮周禮者公卜洛後興王治之書也以卜洛故經篇首皆以王建国設官語冠篇立冢宰曰天官何也太宰佐王奉天道統天爲天下治者也治而綏猷安擾之曰敎治而降典和諧之曰禮治而綱維敕正之曰政治而彰法糾齊之曰刑治而奠美富安之曰事治敎禮政刑事有典常自天曰與而畢典於天官故天官其猶天平合七曜行四時經五土羅萬象而成其天猶宰合六官三百六十屬四國萬民而成其爲

宰也地承天施時順天行故百官輻輳並進宰握樞曰統邦國基和環列宰平畫曰經萬民星共後治宰時又曰紀故六典者宰佐王奉天聽治之大典也統天道該王事周禮經之綱也八法八則八柄御百官八統九職九賦九式齊萬民九貢九兩經邦國其目也故先典也以八法治官府何也曰邦治官治也官主之所與共治者也天下大器也非衆力頌共舉之弗克舉也故官屬以舉治小宰疏之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是也備官矣必各

三禮編卷三

六

有分職而後官有守也故官職以辨治小宰疏六職語務也宰夫疏八職語人也官聯何也邦有大事祭祀賓客荒喪軍旅田役弛歛也則各有治道焉有敎道焉有禮政刑事之道焉六官不寅恭同協則不和六官不共務并力必不合矣故官有聯而後邦治可會也夫官有屬有職有聯矣微典常不治要之典而合則治得質之典不合則治失故官常聽治也於是乎官成以維之官瀾以正之官刑以糾之而後以官之六計考焉弊焉是治官之

紀也小宰疏八成六計司寇疏官刑上能糾職也
備矣官常官法不疏何也官常謂典與之言常也
宰握之爲常矣官法官各有法它官諸所稱式法
是也故不疏也先屬職若聯乃次常何也曰邦典
重宰職之乃論官必得人而行故屬職聯先常也
曰都鄙近在王畿王六官統之足矣列八則何也
曰治遠近異勢也畿而內六官治之畿而外都家
之大夫君治之聽其自爲治則散總其治自爲又
叢脞而不行有都家則有廟社事神所先也故祭

三禮編卷三

七

祀以馭其神有都家則有官有吏有士矣治人其
急也故馭以法則而官有攷也馭以廢置而吏有
課也馭以祿位而士有勸也賦貢以馭其用卽用
有經禮俗以馭其民卽民有紀刑賞以馭其威而
民知畏田役以馭其衆而衆其易使也蓋王畿千
里而操縱闡闢之微權握諸宰而終聽其自爲治
也六官之治略具上承王治而下之爲邦國式也
用人之盡也八柄何也曰八柄王御世之大權也
萬物受命於天羣制命於君故王制命者也爵命

德而賤可使貴祿詔功而貧可使富也祿予之而
幸奪之而可使貧也爵置之而行有勸廢之而罪
有懲也甚且生誅行焉生錫之福誅降之禍焉古通
過字蓋禍福無不自王馭之者譬則天平陽行而
雨之露之陰止而下霜凜凜之而後物生成藏固
也典法則具微八柄則不神故曰是御臣之大枋
也太宰詔其治內史主其令而王者之制祿爵生
殺予奪廢置一公之於天曰八統何統也曰人道
之統也親親敬故生民之大義進賢使能民生之

三禮編卷三

八

上務也尊貴達吏民待以有治保庸禮賓民賴以
無亂是人道之統也故天子務焉達於其義敦乎
其務興乎其治辟乎其亂而後能以民底于治故
民治先統也曰九職何也曰民生之本也民有生
此有職也人生而無職則豈祿而窮窮而能無爲
盜亂者鮮矣故任之首二農重農也首農生九穀
重穀也務農重穀王道生民之大本也次乃園圃
毓草木矣草木果蔬也亦民待以生又次則虞衡
數牧矣山澤之材於是乎出鳥獸孳養於是乎蕃

養生送死於是乎資任之也然待工而成待商而通故工商次之此任民之道也嬪婦女婦也化治絲枲女紅也通后夫人而下其賤者臣妾其疏材其聚斂之也任女婦之道也乃天民之孤困者授之田不任耕予之宅不任受是閑民也無職矣令轉移執事爲四民使夫亦庸愈自力矣大哉乎九職之任萬民也無一民不授之職無一職民不待以生也故無曠土無遊民無淫俗無妖化而其本在農田故任地重田賦畢起於田功九賦一曰邦

三禮編卷三

九

中之賦王國中場圃之所任也載師職之曰園廛二十而一是也二曰四郊之賦王畿百里之內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若牛賞牧田之所任也載師職之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是也其外二百里曰邦甸之賦三百里曰家削之賦四百里曰邦縣之賦又其外五百里曰邦都之賦載師職之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所謂甸稍縣都之賦皆無過十二者也皆田賦也皆二農之所生園

圃之所毓也其邦中之賦國中自賦之賦郊而外賦九一而助之賦也乃關市之賦取諸商賈山澤之賦取諸虞衡幣餘之賦會之公帑諸爲賦畢出於九功故九職使民因地而任力九賦使民則壤而成賦載師任土衡揭之言所賦之地閭師賦民縱紀之言所賦之民其實一也後世曠九職不脩而取非其職也王道盡矣以九式均財節國用何也曰財必均之用而後制用有節也先祭祀事神也次賓客禮賓也次喪國故次荒民命也次王羞

三禮編卷三

十

服又次國工事又次幣帛芻秣匪頒若好用也多不可過寡不可益惟其式均節之之道也唯然王侈心無所萌而儉德成其共故宰之制國用也非能節之難能均節之之難也大夫之職曰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芻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荒喪其關市末征公帑餘幣則王之羞服賜予於是乎取之此先王先人後已約已裕人財盡之於禮而不極之於欲至公之極也以其所取者待其所用者使之適足他無所復

之賦均之其始式節之其終至平之極也乃其制國用也必於歲之秒用地小大視年豐耗豐而用盈焉耗而用儉焉則又其不均而平不節而適至明之極也如是而以三十年之通衡計之量入以爲出蓋三登曰太平而國無捐瘠也則至治之極也九貢致邦國之用何也曰王者有四海之廣殷而畢賦諸民將上下交病矣分侯邦以守宇賦不及其民而君自效其共故曰貢詒德之致也侯服祀貢甸服嬪貢男服器貢采服服貢衛服材貢要

三禮編卷三

十一

服貨貢而幣帛旂旌則各以其土之產致之以庶邦惟正之共此先王不愛異物不寶遠物貢之所致唯式之所用而王無賴焉至廉節之極也故天官九職之先賦也明賦之所自出民職之外無賦也九式之先貢也明貢之所自入式用之外無貢也其式之次賦貢之次式也明國無侈用無靡費而賦貢盡之於式也宰制國用其必由此矣九兩繫民何也曰邦國之治也八統詔王倡之行九職任民世之事是王畿之治也九服之廣億兆之

欲以一人焉御之一法焉齊之雖堯舜不治故分五等之邦君以其地而民有牧也分其國之卿大夫以爵而民有長也立之師以賢道之儒以道而民心有一也國立之宗焉本支百世是以族得民者也爲城爲翰矣家立之主焉曰大夫君是民之依也采地爲利矣族有師閭有胥比有長都鄙里鄰有正是各吏於其土者也奉式法爲民治矣比閭族黨之相爲保受葬救也同井合耦之相友也是得民以其任者也夫敷澤王之寶也不頒封其

三禮編卷三

十二

君而均節於其民虞衡司之是得民以其富者也大哉乎九兩之爲邦國繫也使人尊其上親其長懷其類親親賢賢樂樂利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也古之聖王所以能使四方萬國之民不膠而固不聯而合不命而民相親無所取之取之人也後世舉天下以自予罷侯置守而曲防其得衆也於九兩之繫民者簡故民治缺如噫此古今之大較也曰邦治合典法則而爲言者也是各有象有成法率循之可矣正月之吉始和而布之邦國布之

都鄙縣之象魏使萬民頌觀之浹旬而斂之斯何也新治也天道不日新乎不尚和平故治象象之五官教象禮象政象刑象事象里象之時調劑而布焉觀天察人因世順俗撫幾從宜與維新之道也且治教禮政刑事之爲王治也天道之不可得變者也萬世一日矣乃治治世而革教隨化而遷禮以時而宜政因俗而宜刑輕重以世而時至事起也譬諸其日暄雨潤與其風霆流行品物阜生與斯何可得膠也歲布治之道也曰典法則和布

三禮編卷三

十三

之而可矣邦國之牧也監也參也官府之正也貳也攷也都鄙之長也兩也若其各有伍有殷有輔也必建之立之設之傳而陳置之何也新治人也治法立矣微治人不運故歲終正治受會令致其事而聽質已申敕而更置之若更新然飾治之道也曰詔王廢置其亦必有廢置矣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其亦必有誅賞矣故內諸侯祿也而有廢置外諸侯嗣也而有誅賞考績需九載而廢置誅賞靡歲時不舉也是治官之治也無定主

而責忠無定民而責化雖舜禹不任嗣宗職而不變亂邦國而可無誅也雖唐虞不能理也自周典之失始也嗚呼六典天典八則天則八法天法如衡然設以待事事至而揆之我無與焉邦與有無治乎曰八統九兩不列官成八法之一耳與禮賓之治竝列斯何也曰八統九兩握民命而民治於官成乎盡之也聽政役以比居則均聽師田以簡稽則練聽閭里以版圖則覈聽稱責以傳別則信聽祿位以禮命則從聽取予以書契則察聽買賣

三禮編卷三

十四

以質劑則辨聽出入以要會則核民治有聽乎其必由此矣故重官成也賓禮之重也宗伯掌之司寇嚴之天官卿尸之故著焉盡治官之凡它諸國大事畢贊王戒官命官小治得專聽而細務無所於親乃其道三王所同百世不與易王制記之矣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治王宮之政令糾禁而大宰無列何也王昭明言之宰治不通王宮乎先之則後陽治後之則慢王宮故無列此互備之也曰典則法掌其貳以逆治貢賦式掌其貳以制用

貳治官也於八柄八統九兩不貳何也曰八柄王
大柄宰得而詔之不得而干焉八統亦詔王其
事於九兩多司徒職事也間載師具之故不貳也
詳屬職聯成何也曰大宰略茲致詳焉貢賦式不
詳何也曰國財用廣矣非專官不治大府掌之司
會會焉詎必其詳蓋有代我而詳之者也首六叙
者何叙之言序也宰掌治綱無爲叙小宰正位進
治作事制食受會聽情以叙進正之也次六屬屬
之言屬也大事從其長明有屬小事專達焉不壹

三禮編卷三

十五

煩其長官置屬之道也詳六職明官各分職焉外
理邦國內調萬民中亮庶采職官之道也詳六聯
邦大事必聯乃合詳六計六計計事之總也善德
之本能德之用敬正善之則法辨能之施也乃其
介在廉善敬正非廉不能法辨非廉無取也善
哉乎 祖制於六官諸司並稱清吏也達計要矣
諸治官也已詳詳八成逆民治之道也邦七事共
用平施舍聽治訟皆役宰祭祀賓客荒喪諸所
贊所受皆下宰受要布象皆佐宰宰夫攷之天官

屬百官正何也重王宮也王躬治本嚴王宮正王
躬之本也王宮於天極爲微垣爲太一常居於天
象爲最尊故先之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何也
小宰治其政此作而行之也宮中之官府執謂謂
膳夫醫師司服之屬也地官之師保氏也春官之
太史諸史也是在六宮左右矣其內室酒正典婦
功若追師也列北宮之左右者也其司士諸子虎
賁太僕列南門之左者天府太府王府職金職幣
有職司于庫門之內者也而國庶子有八次焉八

三禮編卷三

十六

舍焉環衛于王宮蓋王宮次舍如此其設也不
戒曷嚴不令曷趨不糾禁曷守爲之嚴而譏之夕
擊柝而比之國有故令無去守而需令夕比之加
嚴焉嚴王宮之道也辨外內而時禁何也王宮外
內必辨深時嚴爲之防謹之至也官諸官各有職
有功緒矣稽功緒惟勤糾德行惟良幾出入惟謹
而均稍食食焉士庶子無職矣宮伯掌在版者之
政令俾有守行秩叙俾有倫作徒役俾惟太子使
歲衣裘頒焉重王宮之道也比什伍而教之道藝

何也比什伍易察教道藝有業易稽也稽功績而
怠糾德行而淫佚道藝軌物而作奇詭妄辟蕩上
志者則亟屏斥之使不得干焉歲終宮正會其行
事正歲小宰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宰夫書其良者
能者以告于上而誅賞行焉古之人於宮禁如此
其防乎防也慎之至也夫王左右綴衣虎賁之職
亦微耳周公陳立政槩其任於常伯常任準人三
有宅等而歎以爲知恤者鮮也以爲是王心敬肆
王德儉修王化隆汙之所必由也王出入與游王
三禮編卷三

七

起居與俱心志與漸氣體與移諸卽有咨諏詢訪
是其所必先也而何可無恤也故三公之尊論道
而不及政也士庶子之選教道藝而無職司也天
官屬之重宮正也於爲恤至遠於格王至急於王
治所關至大也格王於微之道也且夫天官者奉
天道以襄王於天者也王食飲衣裘執匪天則而
何可無敬也一不敬者褻矣怠棄之矣故膳夫之
屬天官也明玉食一天也敬之至也王之饋食也
飲也膳也羞也加之珍也醬也饗之有俎也諸

備物者天也以樂侑導天和也卒食以樂徹于造
食始終一天也王齊日三舉何也文誤也齊不樂
坊散志也齊變食坊滑神也何三舉之有焉蓋不
舉也大荒大札天裁地動王均爲之不舉與大喪
埒何也王以天地萬物爲其體也一凶變若恫瘝
于厥躬爲徹膳自貶損焉敬之至也皆襄王于天
之道也后及世子皆體王壹掌其膳羞庖人掌共
六畜六獸六禽之獻辨名而凡物也內饗掌割亨
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也辨百品味之物選以俟
三禮編卷三

六

饋也又辨其腥臊膾香之不可食也亨人職掌外
內饗之饗其亨煮辨膳羞之物也好其辨也君子
既得其養又好其辨所以慎天則也獸人掌時田
而罟獸辨名物也敝人掌時爲米以敝辨魚物爲
鱸羹也鼈人掌以時簪互物凡羶物也樂及時也
君子對時而育之及時而取之所以奉天則也冬
之獻狼也夏之獻麋也春之獻王鮪獻鰒也秋之
獻龜若魚也樂得時也春行羔豚膳膏腳夏行牂
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鱸羽膳膏膾其

有行也先歲氣也其有膳也保所廢也樂得時之盡也屬在天官膳夫主之醫有師何也保天民也民之生負陰而抱陽含血而戴氣不養不可以生飲食所以養也養不衛亦不可以生醫藥所以衛也故置之師以掌其政令聚毒藥而共之凡邦之有疾病者疔瘍者造焉使醫分科而治之疾醫治疾瘍醫治瘍業專攻而有精凡欲民順歲氣保所勝養有餘輔不足暢經脈之行從血氣之安以無夭昏凶札得盡其天年故曰保天民也歲終稽醫

三禮編卷三

九

事而制食何稽也稽全失也夫疾有疾而不治者矣必十全爲上也詎有全乎程子曰不皆愈皆中爲全也醫分疾而治之造疾者受藥焉各書所以而入于醫師歲終校焉而中失有稽也制食之道也夫亦庸愈精所業矣首食醫何也主保王也天官莫重於保王備物爲養日保其天和俾斂福于平康而苛疾無作也保王之道也經曰不治已病治未病食醫治未病之道也唯然隸內饗而足矣隸醫師何也慎防也食味耳而制之醫明未然之

防慎保之至也保之忠也食穀爲主齊眠春溫以養也羹以佐食齊眠夏熱以化也君子不以肉氣勝食氣蓋取諸此也醬致滋味之和眠秋取其平飲養引養也飲不可以過眠冬取其清也致和之道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何也從歲運也木曲直作酸酸養肝火炎上作苦苦養心金從革作辛辛養肺水潤下作鹹鹹養腎土四時之冲氣也作甘甘養脾而竅以滑爲利故滑甘調之也無傷歲氣以伐天和醫之上務也牛宜稌羊

三禮編卷三

十

宜黍禾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何也物性味有合也會其合則宜適不合不宜不適也故會之也處方劑之權銖錙蓋取諸此也于是知食醫之保王也上法天和中順歲氣下盡物宜取之者備而用之慎也以是爲衛生之周君子之食恒放焉非放其玉食也放制食之宜爾也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何也首運氣之順逆也春有疝有疾夏有痒疥疾秋有瘧寒疾冬有嗽上氣疾皆謂時疾順其時而慎之其不免於疾者鮮矣不

順不慎其免於疾者亦鮮矣故先歲氣毋伐天和
疾醫之所盡慎也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何也
養其羸攻其羸凡以致養也以五氣五聲五色眡
死生何也察盈虛休王勝復之數而劇易死生眡
諸掌也得因致養焉味穀藥皆五氣聲色亦五何
也五行之氣滋爲味播爲穀散爲藥其實一體也
充爲氣發爲聲形爲色其實亦一體也一體故投
其合而和取所勝爲攻用所相爲養也用其精也
瘍醫之攻養療節也其必由此矣夫人之疾未易

三禮編卷三

王

知也九竅外見有開閉察其變九藏內運有勝復
察其動以竅參藏衡加之以聆聲眡色察氣也靡
不合矣是疾醫之括也瘍醫之眡死生也其亦必
由此矣祝藥劑殺之齊何也瘍醫掌腫瘍潰瘍金
瘍折傷之瘍者也注以傅其外藥以淪其內劑以
決其潰殺以食其惡而瘍可已也故瘍始發其惡
而攻之既攻而養之而療之而節之亦瘍醫之括
也曰凡藥酸養骨辛養筋鹹養脈苦養氣甘養肉
滑養竅疾醫不著何也曰五味之養五藏也食

具之筋骨脈氣肉竅六者瘍之所必傷故謹之也
獸醫之療獸病若瘍也其亦必由此矣大哉乎醫
盡民物之性而全其命也佐王仁育俾無天札佐
王愛養俾無疵癘以範圍曲成也大哉乎有攻有
養有療有節而一主於養也或攻而攻之或養而
攻之或養而養之或攻而養之或先攻而後養或
先養而後攻之而療而節而一主於衛生善夫可
以語學矣膳夫飲用六清於酒官聯事不相次而
酒正次醫師何也曰後之也夫飲以養陽酒以養

三禮編卷三

王

老而輔病乃或以沈湎而病則酒之流生禍也故
後醫師焉戒茲酒之義也是故酒正掌酒之政令
以式法授酒材授爲公酒者材授以法也諸得爲
酒者約矣乃其用之也祭以法共五齊三酒實八
尊書曰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是酒所自始也而
酌有數器有量惟其式則茲酒始此矣六賓客之
禮酒共后致賓客之禮飲惟其禮而茲酒嚴矣惟
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無酌數主恩厚王燕飲酒
共其計有數矣他賜頒有法矣皆茲酒之義也酒

人爲酒漿人爲飲受式法而造之而共之而奉之
正入成受要歲終而會之以式法誅賞則蒞之至
也膳歲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酒歲會唯王
及后世子之酒飲不會何也禮不敢慮至尊之服
用鄭曰優尊也曰將無乃啓侈端矣乎王曰鼎俎
有數矣曰舉有制矣膳服之賦取諸闕市卽用之
有式矣雖無會猶會也凌人掌冰隸酒正何也冰
火出而畢賦朝祿位賓食喪祭靡不用也引飲之
道也又酒以爲熱冰以爲冽也且是於酒醢之用

三禮編卷三

五

亟故隸之也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何也正歲
周正也周十有一月爲其正也曰正歲十有二月
不改月之效也斬冰三其凌何也正歲十二月而
斬之月正而藏之必三之備冰釋也於幽風鑿冰
藏冰之詠殆合矣春始治鑑時而出之也夏頒畢
賦已秋刷爲後事端是變調之道也籩人掌四籩
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禮事也隸酒正何也獻主
酒邊豆以從獻也明酒以爲禮也豆不盡於醢曰
醢人不曰豆人重嘉薦也嘉薦賓祭之所頌重也

次冢人爲酒冢也屬在天官酒正主之宮人掌王
六寢之脩皆勞事末務屬天官何也重王寢也王
六寢卽薰除執燭沐浴鑪炭皆吉士共之所以弼
王也夫士也而褻事勞事焉界之無已褻乎曰褻
事王事也王事天事也儀不可選何勞褻之間焉
敬勿褻可也宮士敬而王敬褻而王褻掌六寢之
脩也而吉士欲王毋褻之道也掌舍設棹柅設車
宮爲壇壝宮爲帷宮非宮也幕人掌帷幕幄帟綬
之事掌次張之諸皆隸宮人何也明王居卽宮也

三禮編卷三

五

邦大事王從發命焉不宮曷居宮不門曷嚴宮不
帷幕幄帟綬曷張舍次有宮道故隸之蓋天官重
宮也宮正掌政弼其始宮人役事弼其終蓋于是
而知宰始終一襄王於天也設大府何也重府也
王府國財用出納之所府也冢宰制之庫門舍焉
不卽侈用佚費日流而不可極重之也天官職首
職次賦若貢可矣此先貢何也曰貢適貨賄於藏
入衆也九職不曰職曰功何也明貢賦所入皆民
功也惟然用得無重乎又明民功外無賦貢也惟

然有厚斂乎受藏之府孰謂謂王府也主受而藏諸受用之府孰謂謂內府外府也主受而用之也受而藏諸府也藏諸已乎曰王佩用共焉王大器大齊共焉王好賜時共焉世未有藏而不用者蓋藏待用也內府受其良待邦大用外府受其布凡邦之小用受焉受而用之也用之已乎太府之職曰以式法授外府之職曰凡有法者明用必法也藏待用無厚藏用視法無侈費天之道也乃或厚斂以多藏或侈用以靡費失之矣大宰陳九賦首

三禮編卷三

主

邦中此首關市何也曰先膳服也王至尊不欲以他用先膳服曰次賓客又次稍秣匪頒工事幣帛乃復而之祭祀何也曰不欲以祭祀次賓客又不欲以膳服先祭祀故以其地之遠近次之使祭祀喪紀得類從也變文著義而義至精也幣餘之賦孰謂曰職幣具之是掌官府都鄙凡用邦財者既事之餘幣也辨其物奠其錄揭之以書詔上之小用賜予焉待賜予之謂也又歲終則會邦財之振也不洩矣夫邦中之賦待賓客而稍秣匪頒幣帛

無慮於賓客乎用之乃邦國之貢僅以充弔用何也曰九經言之懷諸侯也厚往而薄來又邦國之入盡之於邦國之用則輕財重禮之義也如是而式貢有餘財也以共玩好明不以未用傷本賦焉豈靡濫哉此理財之道也司會何設也重會也大宰制國用而統百官者也歲終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廢置舉焉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誅賞行焉猶絲之有綜輕重長短之有權若度也微一一而釐之不理必一一而釐之殆其不勝也故設之司

三禮編卷三

主

會秩以中大夫總焉司會主會司書主書邦賦入賦出賦幣餘之官畢統焉而邦治可從理也夫治未有不積微而著者也宰夫以時舉其治積日而累之旬終則令羣吏正日成月終則令正月要歲終則令正歲會皆積日而致之天道然也夫治未有不綱舉而目振者也司會凡在書契版圖之貳以逆吏治始凡而比之徐察而理之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凡在之謂也王事然也于焉掌典法則之貳以會治掌賦貢式

之貳以會用會不舉以詔宰而廢置之而課吏治之略居可知也是宰之大治也乃其要在書契司書掌焉大哉乎書邦會之大總也百官以治而萬民以察也司繁牘者必謹諸此矣曰司書於九賦變文言正於九式言事何也見義也賦言正明萬民惟正之供式言事明言書以式法集事也不言貢貢出入非所司也司書掌邦中土地之版圖掌羣吏之計要掌稅斂之法貢出入何知焉太府職不云乎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言邦用取足於賦無

三禮編卷三

三

賴於貢况貢賦外有征乎故春秋之書求賻求金求車皆譏何譏爾譏周禮之失也曰民之財若械器田野之夫家六畜若山林川澤也胡取乎周知其數以考也曰課吏治也民財器贏之畜產登耗數澤彫阜具臚列於數而吏治可課也吏治主奠民阜物者也皆曰數重數也記問邦國之富數地對問庶人之富數畜對職內掌邦之賦入而執其總以逆用職歲掌邦之賦出而貳其數以待會職內之稅斂受法於司書事成入要貳焉職歲之出

財授法於羣吏及會以式法通焉蓋操式法者與司出入者不相親而專交相考而覈也是司會之道也曰司會於天官要重矣列諸曹後何也曰宮伯而下皆王宮王朝之官司會特官又諸官列而後官治可考也抑若其總焉故後之夫司會於地官聯至夥不屬也而屬之天官重國用也爾內宰者何輔王后也名宰者何舉太宰佐王者以佐后舉太宰治王朝者治王宮有相道曰宰也夫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

三禮編卷三

三

外治后聽內職蓋觀法於天地觀象於日月察變於謫見而蕩其不德以脩內外之治者也故閨門之治上達於三光禮之用莫是爲兢兢故天子有六寢后有六宮天子立冢宰后立內宰其義一也陽統陰陰從陽故內宰亦宰也秩下大夫上隸於天官曰內宰掌版圖治王內之政令均稍食分人民而居之何也曰謹大內之防也天子六寢不干內環之官府次舍而居之重門而嚴之宮正治之后六宮亦然諸女官之寢舍環之內宰治焉蓋六

宮六寢外內截其辨如此也故能正位乎內外淫
僻不作而叙御之法行微然利矣是內宰之首務
天地陰陽之大義也主其辨也以陰禮教六宮不
言后不斥言也雖天子必有師况王后乎故教之
教九嬪不言夫人世婦省文舉中也乃教何不統
也教六宮教九嬪必於禮必陰禮何也禮天體也
天有陰陽人道象之陽教陽禮女順陰禮陽禮外
治陰禮內治也以婦職之法教女御使有屬何也
曰婦德之失則無職無屬之謂也而奇袤以為階

三禮編卷三

无

六官有職焉有法焉各有屬焉婦有職此有法有
法此有屬而陰禮可從脩也二事孰謂謂女紅絲
也臬也典婦功以婦式法授事齋是也正服孰謂
后六服首服若服屨若內外命婦之服是也內外
備官官以作事而後服可正服正而後奇袤者不
得作而功緒可展也作二事絲辨其良焉臬辨其
苦焉以受功故典婦功與絲與臬隸焉六服有差
首服有章服屨有宜祭祀之服用有適也故內
司服追師屨人隸焉夫六官六服無正奇袤無

禁功緒無展也而逸淫汰侈之患必此矣禁而展
之欲貴能勤富能儉逸能勞以思而善心生陰禮
之所由不廢也是內教之則也大祭祀內宰贊后
裸獻贊致爵正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何也祭王
后之所甚重也王在阼王后在房王既裸出迎牲
后亞裸王薦腥薦熟皆有獻后皆亞獻蓋身致其
誠信而後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而及交於神
明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致后賓客之禮何也賓
客王后之所甚重也王慎微盡下后贊審官而求

三禮編卷三

三

賢王禮饗賓后致禮助焉記曰天子父道后母儀
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
義也蓋有以禮之也凡喪事佐后治正服位喪人
道之終慎之也慎祭慎喪禮之大紀也上春詔王
后帥六宮之人生種桂之種以獻為祭獻也象嘉
生之祥焉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以蠶為祭服也
蠶女事王后之上務故先之王后知衣食之原本
重民生之命以慎祭其不淫矣夫是天地之大德
也歲終大宰佐王正外治受歲會內宰佐王后會

內人之稍食稽歲功宰制國用內宰制宮用佐后逆財用而均會之防侈用也宮用易侈侈而汰天厭之矣正歲大宰施典法則于邦國都鄙官府內宰均稍食施功事焉宰憲治象內宰憲禁令于北宮糾其守焉故內宰有相道王昭明曰於天文爲天相爲軒轅附星非齒若德並尊若王懿親宜不可以居此矣曰禮莫辨於內外之辨內宰之佐王后也詎親教乎教不親詎益乎曰古宮教有師姆傅保之官其教治制之宰王后之禮服禮事禮命

三禮編卷三

三

九嬪內人之禮事內小臣掌之則奄上士也奄之習於禮者也王宮之禮禁闈人掌之其戒令寺人掌之其內外之通令內豎掌之彼其屬皆奄也出受式法於宰人而諭之而內宰之教聯於一四達於六宮匪其親之夫有所受之也曰六官之屬有繁簡必目其人數內官闈等亦如之內官女祝史亦如之乃九嬪世婦女御官無數何也曰明微也古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紀外治天子后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以脩內則蓋官百而足也周世變而文周官三百六十屬而象夫蓋其極哉陽全陰半六宮之備官不可以復益適如古而止故無爲目之也蓋其具也故內豎之有數也防濫也六宮之無數也坊淫也內宮內豎過其制而汰至以數千計也於淫恣無紀極王道何從而興乎其亦不講於周官之過也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何學也曰古無不學也學者覺也婦學女婦之學曰著察於承人之道者也學之爲婦德焉貞而一學之爲婦言焉順

三禮編卷三

三

以巽學之爲婦容焉莊而靜順而理學之爲婦工焉以絲以枲必良必苦必夙宵靡懈也夫學則何可已也三夫人不列何也夫人於后其三公於王乎日論其道九嬪於后猶六官於王乎日脩其教也故嬪之言賓也后賓禮之相與以典於學遜於德言功容之治者也世婦九御相與服習其道安其教日制節於陰禮以叙御於王敬承于祭祀賓客喪紀之職司者也女祝掌陰禮之祀事女史掌后禮職貳后內治以逆內事書內令詔后以治內

政者也其必有形史焉記后言動夫亦庸愈讀於治矣故周六宮之治雍雍穆穆師師濟濟燬相與詔過相與輔導警戒以目就于德日遜于儀日承襄於王也匪其性之學之益也屬在天官內宰主之夫生死之故幽明之說天道之終始自然之理也達天者一之故天官終而繫之以夏采夏采復于祖者也可以祖識天德矣

地官傳

大司徒職佐王安擾邦國曰地官何也曰安擾地

三禮編卷三

三十五

道也地道大生虞司徒主五典教百姓于親遜稷教稼穡虞若上下草木鳥獸周官創制合之於司徒盡五地十二土之物生阜成之合治教禮政刑事爲教典而播之以作人徒以阜百物以興民行事而安擾之具地載之道焉故命曰地官而卿配天也曰書周官司徒敷五典擾兆民於虞與合乃周禮何闕也曰書周官王四征歸宗周戒治官之書於時周禮未作也故六官治虞夏未始以天地四時名官命司徒曰地官主地自公創制始也

曰地官之職於九土地域廣輪之數周知之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何也主地也眡大地於指掌而周知之而辨之而後能制其物宜制畿疆而溝封之制地域也設社稷之壇壝而樹之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制地宜也社土神土爰稼穡稷神皆以祖地之德也以土會之法辨物生何也物土也五氣行乎地中發而生乎萬物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異而動植之嘉生者隨地宜畢異也民與有無然乎

三禮編卷三

三十四

故廣谷大川異制物生異齊民生其間異俗風氣異宜習以成性因之爲教故十二教之設脩其禮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也蓋觀土會而後知通觀會通而後典禮可行典禮行而後人物之性可盡也地之德方君子慎辨物居方而後物各得其所也民富方穀君子因土宜任土阜繁滋毓而後教可從施也不辨知民物之性而能盡人物之性否矣知民物之性而盡之教之上務也十二教首祀禮何也禮始於事神德聚於敬祀教敬教

報本反始教立敬而後人道以立也陽禮教讓何也陽禮門外之治讓入之美德爭其逆惡也故飲射教讓也陰禮教親何也陰禮門內之治冠昏之禮親成男女親親之本也親離則怨生怨生不祥莫大焉故冠昏教民尚親而已怨也樂教和何也禮不和不安房中之樂宵雅之笙歌用之黨序用之州鄉燕射而民親讓不乖也皆教鄉之道鄉大夫州長而下之所治也故教莫尚於禮儀者禮之辨以儀辨等民知貴貴尊尊而不越俗者土之安

三禮編卷三

三五

以俗教安民順其性美其俗相與也敦睦矣不遷於物而儉也有刑誓何也有血氣此有爭心有形體此有有我之心有爭有我而能無譏慢者鮮矣刑弼教俾自制于中而不譏誓教恤俾自斂其力而不怠故誓刑亦教也又教有誓刑而後教得輔以行度教節何也人欲何窮不知足即貪冒伎求靡不極矣教之度使少欲知足而不過示民以有節也以世事教能何也世其事而後能精其業事不世而能精其業者未也故教之世也賢制爵

者何鄉賓與上賢以崇德也庸制祿者何遂率吏興昨以明功也夫亦庸愈勸而慎德興事矣篇中諸教事綱於此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之名物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何也相土也相知其利害而後能闢其利除其害鳥獸草木蕃以毓而民可使阜也宅民之道也辨十有二壤之物知其種何也物土也辨知其物壤而後知種所宜樹知種所宜樹而後稼穡樹藝可教也教稼穡勤生民之大德也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作職貢何也均土也均

三禮編卷三

三五

土也者均政也擾民於安上奉公而教行又教所本始也蓋于是而知司徒之教一於禮而治刑政事畢具也又于是知教典務民於興事興行不顯於讀法申令導民以其言也又于是知務民於治政刑事一出於教道而非其徒法也古之教也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求地中何中也地各有中也日萬里同晷測諸日而地中可求也法長至之日立八尺之表於日中實土圭測焉日夏至而中天又日中必躔故測之地南鄉景於圭也短厥面南多

暑矣民易傷於暑而病暑地北鄉景於圭也長厥
面北多寒矣民易傷於寒而病寒地東鄉日中景
如夕而多風民易病於風地西鄉日中景如朝而
多陰民且病於陰景尺有五寸於圭也適合則地
中也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
也陰陽之所和也朝而朝焉夕而夕焉暑北戶而
清寒塞向而燠焉夫然故百物阜安嘉生蕃庶民
不疵癘以無天札是地中也蓋南者天地生育之
方先王建國正南面而立驗昏旦察氣候定八風

三禮編卷三

三

皆於是乎取之故死者北首生者南向從其中也
曰周公之建洛不曰洛天地之中乎四方之朝會
道里均也斯何也曰是卜洛之義也葉永康言之
陰陽之氣庸詎以一方而窮乎故建邦國制都鄙
皆土圭土其地而制域則各有中焉故也大哉乎
得其位而各有中也中焉往不在也辨景制中而
取正於日則天明也可以悟學矣曰土圭土地制
域也非司空事守乎屬地官何也曰司徒主地主
民徙也國大役太宰贊王命百官司徒主其治帥

以至司馬主政司空主事陳其辟鄉師從受而攷
焉司馬屬其植而受其要重旅亦如之則官有聯
故也乃制域制宅之法經不具蓋具於冬官今亡
矣大哉乎司徒之典盡九地而制其域也中王畿
千里外都鄙外邦國幅員廣輪秩有職有守也邦
國主疆理天下為地治都鄙主分地受職為民治
也蓋象地制法盡九地而效之法也地官卿之道
也可以施教矣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何也曰贊化
也制地而布之利民可使阜而凶荒代有則天地

三禮編卷三

三

之化不齊也化不齊則民生困民生困而不為之
立命則天地之心殫乎盡矣故荒政者承天心祖
地德而立民之命者也散財發公帑以振贍薄征
蠲征賦已責也鄉師司救疏之矣其財則遺人委
積之守倉人粟人之藏也均人之地職不收也市
之無征而作布也是首務也緩刑者出輕罪無繫
司寇邦辨之聯事弛力則均人無年公旬用一日
凶歲無力政是也舍禁山林川澤釋厲禁聽民之
所取之去幾關市無征也民難隄行寬政同其憂

也胥禮掌客之凶荒殺禮殺哀喪紀無致飾也蕃樂王不舉而弛縣多昏不責備禮用省費且令男女得完聚相保也損之時用上下交自損同憂也索鬼神秩無文爲禴祭專精於禱祠除盜賊凶年多暴除之絕亂本也夫荒政至寬博致慈憫於民矣而終不廢糾守之時用則陰摯斂輔陽以行也亦中古閔憂患之盡慮焉保息六以養萬民何也不養不可以教又保息卽養爲教也慈幼教慈養老教孝振窮恤貧寬疾教嫻教睦教任恤也夫榮

三禮編卷三

三十九

獨哀矣卽哥矣富人而安之盡萬民而保之息之也是王道也本俗六安萬民何也從所安成俗也禮於土皆安媿宮室教安土也族墳墓教重本欲無去土也聯兄弟教親遜成俗聯師儒朋友一道德同俗也同衣服從俗也故治定民安曰俗也夫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於阜民篤矣而荒政以彌其缺保息以敦其厚本俗以柔其心蓋盡九土之民而安之養之教擾之厚德之載也易曰地勢坤君子厚德載物教典象之矣保息本

俗於八統九兩其事同何也曰民生有道太宰執之爲民治司徒掌之爲民教也八統九兩恢恢其兼覆并包乎保息本俗則敦仁而率育之也共事通之爲官聯殊事建之爲官法聽治斷訟守之爲官常皆是物也歸之約萬民於人道焉爾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故二官同道也正月吉懸教象布法施教首比閭族黨州鄉何也教自下起也物生自下地德也王治篤近先家也家和而鄉治鄉和而國治國和而天下治始聯而比之旣協而和之

三禮編卷三

四

王治之大教也是故五家爲比比使相保保之也者親之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有惻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而和親保之道也五比爲閭閭使相受善爲受其慶惡爲受其患老受而終之幼受而長之窮無歸者受而養之也夫亦居忍而并包之民四閭爲族族使相葬器同其戚五族爲黨黨使相救凶同其災也五黨爲州州之言調也謂周不足五州爲鄉鄉之言鄉也鄉之斯飲射而賓之教合敬也王教莫大於能羣莫先於敬讓莫厚於

敦睦莫美於不爭大道之行天下時雍則不爭之極也故保受葬救周賓漸之仁摩之義導之於禮樂而要之化斯其路也惟然故頒十二職之教而興鋤合耦通財移用大同以爲俗也頒鄉三物之教而善相勸勉頒鄉八刑之教而惡相匡救大道以爲行也古之聖人所以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其意之用此道也後之爲治者欲政有紀而刑不亂乎其亦由此矣三物以教曰鄉何也重鄉也司徒統四民之教鄉大夫萃其民之秀

三禮編卷三

四十一

者而教之鄉也鄉有庠序者養也養民德之謂也王教莫先於鄉鄉首善其登之司徒齒之大樂正由此其選也教首德德者得也得其本心之謂也得本心是非之明曰知得本心惻怛之愛曰仁聖其通明之盡義其心之制也心无妄曰忠心不乖曰和是達德之德聖人之教民教之以其德也次六行何也德見之身爲行也行首孝父母者生之本孝教之本也次友友之言順也友兄弟順德之行也蓋敬讓始此親九族曰睦而敬讓此乎達也

以合異姓甥舅曰娣以體師儒朋友曰任以振閭里窮乏曰恤刑仁敦讓達道之行也聖人之教民務之以其行也六藝何也德措之事爲藝也禮德之序合敬樂德之和合愛射觀德五御六書九數德應務之則也先王因民性習而務之以其所能教之善物也其賓與何也教上賢崇德也教之德而立教之行而成教之藝而達是賢者也不即能者也故上之三年大比鄉大夫鄉老與其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是也其禮鄉飲酒之禮也設四面

三禮編卷三

四十二

之坐成獻酬飲酢著潔敬尊讓之節賓之也賓之也者興之也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拜之重之也登于天府明受之於天且薦之天也古王者於賓興壹如此其重也章教之至也八刑亦曰鄉何也曰鄉刑也鄉刑教刑也書曰扑作教刑教刑非刑也其附刑者歸之士矣其糾者何曰糾行也德不可見藝不可強悖行者糾之爲其悖人道而畔於教也糾造言爲惑衆也糾亂民爲敗俗也鄉俗之壞必自造言亂民者

始矣爲其講張爲幻苟自恣而易民視聽也坊教之盡也六藝有禮樂矣申五禮六樂何也重禮樂也禮防民僞則私僞不載於心復於禮而中樂防人情則七情不鑿其性發中節而和記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無所取之取諸禮樂也禮樂藝首事王教之大務故申之曰中和之爲德至矣民鮮能久矣以教萬民何也曰中和性情之達德非有加於中庸王教重棄民故教之蓋于是知司徒之教以盡性而成德也萬民之不服教

三禮編卷三

四十五

而有訟獄則聽主民教有地治亦聽主地治主地與民地官卿之道也大哉乎天官如天覆然主王宮王朝邦國都鄙以爲治治人者之治也地官地德主地治民治以爲教治於人者之治也天官之治兼六官而不詳六官之治如天懸象然地官之教則盡六鄉六遂門閭山澤畿疆而效之法也天官平衡運於上而教治所治則固如產氣下復萌生阜成咸自夫閭巷黨術州鄉間始也虞洪荒始辨故水土之治專司空周平成久故地官兼教養

承天而時行小司徒之職掌稽王國中四郊都鄙夫家九比之數何也曰貳民治也稽比數耳而曰教何也辨貴賤老幼廢疾之弛舍凡祀祭飲食喪紀之禁令教貴貴教老老教幼幼教敬教讓教哀喪於爲教至遠也法鄉大夫以歲時登其鄉夫家之衆寡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可任也者家登之其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大比而要之蓋辨其物稽其數執其要而後政教徵令可行也曰國

三禮編卷三

四十六

中之夫家於野昨異征也重國乎非也國中近追胥百役之徵發也繁野省矣繁故任之遲而免蚤省故任之蚤而免遲也調適而均節之也會萬民而卒伍之何也曰衆不伍不可用也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而卒旅師軍之制始此也有故用之軍旅用之田役用之追胥平居用之令貢賦也蓋稽其數而後卒伍可會卒伍會而後民可得而用也人數何稽稽諸田土均之事也均土均役之本也其上地不易之地也地肥美歲樹藝力不竭無爲

歲易種者也遂人職之曰夫一厘田百畝萊五十畝矣上地上農夫食七人可用也者家三人其率也次一易之地矣歲休地力而後可種藝矣夫一厘田百畝萊亦必百畝矣蓋家二百畝也是其入食六人而止矣可用也者二家五人其率也下地再易矣二歲休而後可種矣夫一厘田百畝萊必二百畝矣蓋家三百畝也是其入食五人而止矣可用也者家二人其率也而萬民卒伍起數於此也故田賦曰賦作卒乘師旅亦曰賦蓋取諸此也

三禮編卷三

四五

夫家七人而用其可用者三人若五用其二人也用者約矣至其起徒役也家毋過一人以其餘爲美則約之盡也唯爲社單出里唯田與追胥竭作非是無用也故國大事致民家致一人也大故致餘子致美也然皆用其可用者卒也力田者終勿之用也故王教之用民愛其力不竭其勤體順之至也乃其用之也閭掌其徵令凡其數族師主其聯鄉師前期出法簡其鼓鐸旌物兵器族師撰車徒比其卒伍而合之黨正治其帥而至司徒

以其旗致之而聽於司馬國大故致之王門大喪率而屬其引乃其正之有政焉教之有教焉齊之有戒焉禁焉卒伍之辭訟聽之誅賞行焉而用衆庶之道盡於此也民治者師其意不滯其法可以用民矣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何也地治也春秋傳曰井衍沃牧隰臯衍沃野可井而助隰臯不可井自賦者也法半步曰武二武曰步步方六尺而積筭始此也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而井牧始此也攷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

三禮編卷三

四六

之發廣尺深尺謂之畎畎長終畝一畝三畎百畝三百畎而播種于畎中其發爲壟壟高廣如畎種生苗秀隤壟傳畎壟盡畎平而穡事成此也田首有途廣二尺深二尺其發爲徑徑高廣如途可通人行途人治野夫間有途遂上有徑而溝涂之法始此也九夫爲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其發爲畛高廣如之可通牛馬其在牧曰十夫爲溝溝上有畛其在井曰九夫爲井井九百畝爲方一里而鄉遂經界之分畫此始也曰夫爲洫廣八尺

深八尺其發爲涂涂高廣如洫洫有輿梁可通車
輿爲方十里曰成千夫有洫廣二尋深二仞其發
爲道道高廣如洫容車二軌爲方百里曰同萬夫
有川廣四尋深四仞其發爲路路高廣如川容乘車
三軌爲方千里曰封封十而王畿算焉蓋天下之
勢兩山之間有水加疏導焉爲川以達於瀆大川
之上有涂加築治焉爲路以達于畿而疏導之法
漕輓之便蓄洩以禦歲封植以息爭設險以守國
胥此乎具也其制里室亦起數於九夫九夫爲井
三禮編卷三 四七

人之可用者而用之故起數於人五人爲伍而十
人其聯也亦聯以伍也其井邑丘甸縣都之起數
於四遂溝洫澮川之起數於十百又何也曰地之
德方丘甸縣都之賦畢起於田田分畫主方故起
數於四而開方之法始此也遂溝洫澮之達川也
主水泊水之勢衰當與居其間同貫利者共事之
故井起九夫牧起十夫各以其田首之遂爲分以
十百起數而溝防理孫之治始此也參伍以變錯
綜其數順天因地而地法之經畫盡此也其民訟
三禮編卷三 四八

與以地之比鄰正之所見者親也地訟與以邦之
版圖正之所質者實也而地治民治盡此矣司徒
主其教執要小司徒貳其治執詳它皆下司徒贊
之如小宰鄉師攷之司徒屬首鄉大夫何也曰王
教首鄉也畿六鄉鄉各一大夫焉治之秩視卿鄉
老則三公之既老者二鄉嚴事一人焉刑式之尊
道之所存也曰鄉大夫不設以六卿下兼也諒乎
曰非也小司徒之職曰正月之吉頒比法於六鄉
之大夫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于司徒退頒之其

鄉吏職有人焉故也誠令六卿者下攝之也是地官卿自頒而自受之也且六卿者統治六鄉者也奈何乎令統治者下行分治者之事也於體統不已紊乎沿春秋列國卿各將軍而臆之也彼末世重軍也鄉大夫何治曰教治也教治者教之使由於治也五家爲比比有長使各掌其比之治五比爲閭閭有胥使各掌其閭之治族之有師也黨之有正也州之有長也各掌其族其黨其州之教治徵令而教究於下而究也正月之吉州長屬其州

三禮編卷三

四九

之民而讀法諸六德六行六藝其頒之司徒者法也讀而肄之既讀而攷其德行焉察其道藝焉察其能有徵於書乎否焉而察舉始此也歲終攷事正歲而復之已攷法而憲之州長又屬而讀之春秋祭州社又讀之攷其有德行道藝出入不悖所聞者而勸之糾其悖所聞者而戒之而察舉以密也乃黨正之讀法於四孟之月吉於春秋祭崇亦各於其正歲族師各於其月吉閭胥讀無時比之斯讀之矣讀之斯糾戒之矣其有孝弟睦婣有學

者若其敬敏任恤者衆頌其舉之舉之斯書之矣蓋讀之肄之勸之糾之如此乎其密也比五家相受相和親則起善於微有臯奇裘則相及則察惡於隱也是故匹夫爲善於家可得而舉也其爲不善於家可得而刺也其舉非一人而舉之與衆公之其刺非一人而刺之亦與衆棄之也其舉非一日而舉之其善積之致其刺非一日而刺之亦積漸然也故舉無溢美亦無襲善刺無溢惡亦無冒災適爾而過無不可改也斯謂使民興賢使出而

三禮編卷三

五十

長之使民興賢能使人而治之故曰國人舉之也其徙國中及郊比長從授之其他徙爲旌節而行之其徙者善也其無授無節則園土納之罷民也夫是國人刺之也夫其且長而治之也舉其有不當乎其有臯奇裘且相及也刺其有不果乎故法讀而肄之斯習而安之民勸而糾之斯畏而化之王教能使民政之而正教之而效禁之而從令之而聽朝無否德里無罷民者以其教之有此具也曰六德六行六藝鈞道也乃藝曰道藝何也曰言德

行而道舉之矣藝非道則成而下藝必通於道而後察能者有列也其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王制記之矣曰鄉教重法法何重重禮乎祭祀喪紀冠昏飲射何非禮也乃行禮有器焉器曷具曰鄉具之也鄉師正歲稽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間共祭器族共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家不必有其器取諸鄉間受諸有司而禮器大備也故器備而禮行禮行而教成次封人何也掌封土爲土治地官之首事

三禮編卷三

五

也次鼓人舞人何也六鼓四金用之祭用之軍用之役四舞用之山川方若雩又教民從之首用也次牛人牛土屬牛大牲又順而任載地德也司徒饗帝饗先生奉牛牲牛人共之充人繫而芻之公牛之政令聽焉故隸之次載師何也主任地爲地治也地不任不治也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何也國中王宮朝市祖社百官府而外皆地也地曷任九經九緯區分之爲廛里居民焉而任地始此也其無征何也曰土有征也以有產也廛里職居民焉

又古惟四民各有職任地矣且以爲王宮衛實京邑填之而何征焉曰場圃任園地而外諸皆田何也重田也田土穀所產民生之大寶也故任地惟田功蓋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焉故國宅之民非田不粒土非田不養賈非田雖有貨賄無所食之官非田不祿賞非田不行公牛國馬非田無與秣也乃甸稍縣畺之地皆以田任之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宅也士也賈也官也賞也牛也牧也皆取諸田功如六鄉蓋自山林川澤外無不田而野無曠土也惟其漆林之征也二十而五謂其不出於田不賴於力而利末之入已泰也宅不毛不桑田不耕不農民無職事末作也俾出里布出屋粟出夫征謫之謂其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淫於商賈利末而不反之本也歸欲民卽田功盡地力無遺利而已矣次閭師何也主任民爲民治也民不任職不治也掌其數而後能人任之以職數不可得稽而任民浮蕩者必衆免而農卒殫弊也任農以耕貢九穀民本業斯在矣它諸草木器物貨賄禽獸

三禮編卷三

五

女紅若山澤之產令各以其職爲其貢蓋自農圃樹畜而外無不卽事效功而國無游民也祭不畜者無牲不耕者無盛器不樹者無柳也其不蠶不績者令衣不帛喪不衰以謫之謂其不嗣股肱之力於奉先治生而徒以浮惰詭祿爲也歸欲爲民治使力生而已矣蓋地盡利人盡力受之以縣師而後力征若職賦可從征也美哉乎遺人以委積待王施惠也自六卿厘里以達於門關郊野縣都之委靡不積也自民之艱阨老孤羈旅凶荒以至

三禮編卷三

五十三

於賓客之會同師旅靡不待也十里有廬三十里宿有路室五十里市有候館而具無不豫也蓋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惠於此畢洽而德無不施也是王道也美哉乎均人之均地政地守均地職若均其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也視地美惡視歲上下民可用也者家毋過一人人歲無過三日而凶札無征賦職弛不收也是王道也王澤欲普徧而政欲平以均也職在六卿鄉大夫主之曰師保氏主司王朝教國子司諫司救教國中萬民

可矣乃師氏詔王媿保氏諫王惡何謂也曰教大本在王也夫莫微於道心亦莫危於人心蓋上下智愚同之三公論道燮亮詔德義保身體天子旣北面之矣師氏居虎門之左國子躬之學成官宿衛者宮伯主之師保氏教焉氏之言族也類也司之言伺也司王朝謂伺朝中失之事得聞焉以詔語媿詔王微語失坊其危凡以格心也則亦師保之類也故以氏稱又以明王無常師靡不得諫且救焉曰保之言安也謂以道安人也故師嚴而保

三禮編卷三

五十四

親師主嚴而詔媿保主安而諫惡何也欲王尊其道不拂其輔美而尊之拂而安之是格心之要機也曰鄉大夫之教德六行亦六此三之何也約而精之也至德爲道本何也天德也六德之統也天命之中人得之爲中大本出焉達道行焉覆幬持載含容之大德歸焉故以爲道本記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重其本也敏德爲行本何也天行也六行之括也天乾行不息唯敏也一晝夜周天矣君子晝乾夕惕無

不敏而百行萬善從載焉不敏或幾乎息故敏德行本也孝德知逆惡何也孝順德也人心危即逆惡時有之和順積于中心不可解以事其親而逆惡必知之知逆惡而未嘗見諸行則順積之致而德行渾渾乎其天也教之至也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否也此之謂也鄉六行首孝三德至德也而終孝何也曰行莫先於孝而德成行尊亦孝焉盡之故六行首孝端其始三德終孝厚其終雖舜武周唯能達而大焉則孝無終始故

三禮編卷三

五五

也一貫之道也曰六行友睦婣任恤咸具此止友尊賢良順事師長何也曰鄉六行行於家此學成而官官而學以尊賢事師爲其行也親親尊賢九經之大端能事人而後能處人於使人裕如也唯然而國子漸於道順具天元德而後之詔嫩匡失者無窮也此天下之大教也王舉則從使其屬師夷隸守王門且蹕國宿衛爪牙之任而道義腹心之臣竟焉於防慮至豫而爲教至遠也曰保氏掌養國子於道而不廢六藝六儀之時教何也曰藝

者道之分儀者道之則游於藝習於儀而後能深於道也是故厚於道不薄其藝進於藝不離於道古之學者潔淨精微而不賊由此道也鄉大夫之教曰道藝欲藝進於道成其始保氏之教亦曰道藝欲藝深於道成其終古之教者合道與藝而言之故其教達天今之教者離道與藝而言之故卑者溺於技高之廢應務而蕩於虛也斯學之大辨也司諫司救何司也司萬民也莫危於人心莫微於道心司諫糾民德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司救糾

三禮編卷三

五六

其矣惡過失而誅讓之防禁之者也德不糾不迪行不正不適道藝不强不力也而過失衰惡萌此矣其過失若衰惡也成而誅讓之未成而禁防之使不得作焉則復於無過危哉乎人心之正反翩而速也諫而救之王教之大務也歸成民於道而已矣曰司諫以時書德行道藝考鄉治何也曰教行俗成鄉治之得莫加焉教廢失俗敗壞鄉治之失莫大焉而廢置此詔赦宥此行也爲王耳目之道也重教之至也次調人何也曰弭民患也子言

之講信脩睦人之利爭奪相殺人之患也夫過而殺傷人也若畜鳥獸而傷人也於天刑曰過誤過無大宥之矣乃其意非殺也其實殺也法可宥而孝子弟慈孫之心終不可得解其讎之必也則制辟讎之法焉辟之者得遠避自全又全王恩而爲人子爲人弟者之心得曲全無傷也調之至也許得辟而終弗之辟也是怙法謂法不底大罰而終莫之能難也則殺之者無罪王刑者不求之邦法之外而使慈孝者得甘心焉體順人情之至也

三禮編卷三

五十七

反殺交讎何也讎讎相報何窮已之有焉兩相辟也無相邇也庶有調也亦屏遠調俗也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者死何也殺人而義是義刑義殺也而讎之讎義也夫義何可讎也故讎則死斷之義止殺焉且夫鬪怒者讎殺之萌始也成之言平也俾各平其忿以相宥不可成者書以識先動者誅之弭大患於未形調之至也于調人而知夫王教之免人於患也曲而成之回而圖之教道然也故不歸之士隸之教惟然而好生之德洽民心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何也男女判合者也不曰合曰判重別也男女之別王教之始也自成名而上皆書年月日名焉比娶而嫁也亦具書惟具書而當年擇偶以行媒知名畢可得而司也而男女之獄絕於微矣曰中春月令民會男女於時奔者不禁將淫奔不禁乎是誨淫也曰非也禮不云奔者爲妾乎奔疾速之義也女子必六禮備而後行時過聽奔謂不備禮而昏焉可也易歸妹以須反歸以娣是也然亦聽爲妾而已不以干會男女之正又

三禮編卷三

五十八

明非中春猶禁也坊之至也凡會男女必時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無夫家者會之欲及時之至也凡娶嫁入幣無過五兩何也嫁娶侈將費未給也男女之失時必自此始矣故媒氏爲制幣制之教道也中春之訟聽之勝國之社何也國之亡必始於男女之無別故就而聽之惕之也又勝國之社屋之以是爲不可暴不可道且敗亡之本也教之至也司市者何市教也王前朝後市朝主行政主德義故師保氏掌司王朝市主市易王利

未設下大夫司之以是爲利之府義之辨不且爲姦僞之所宅爲禍源故謹之也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何也先地治也蓋內宰佐后立市設次置叙焉市陳列肆中思次司市泣焉旁介次胥師賈師泣焉分地而處之萬民之有期於市者輸法布入泉府者質度量者若刑戮者各有其地叙是經之也如是而市物可陳已故辨之肆長陳其貨賄賈師展其成定其賈乃聽市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欲毋相混焉爾也是平之也以政令禁

三禮編卷三

五九

物靡而均市何也市之不正也則物靡以爲階先之以政令禁之使毋犯焉而物靡不得作也此教意也如是而商賈以阜之度量以成之質劑以從之故貨行如流泉不召而自來民結於信而獄訟衰止也夫市主利而府害矣齊之於教而商賈者義之徒度量淳制者義之器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人主之而質劑者信之守也故惟王教能以義爲利而利皆義也坊利者至也乃市之飾僞行詐而價賤者民商工賈皆有之十各居其三三矣以

胥師察之而禁之而誅之夫市有利爭爭且有鬪踴有譴亂矣甚且有盜矣司譴憲其禁而搏之司稽巡其犯者執以徇且刑之糾僞與詐去譴與盜清市之道也曰古日中而市經日廼而市何也容朝夕則亦日中也朝市市中之市夕市市販之市皆市市惟日廼百族主之以致民而聚貨故市主日中也夫市之貨賄六畜若食珍也是養生送死民百用所必需也時而亡焉則民病必通之而使有使有者使人給於用而給也物有有之而利者

三禮編卷三

六

矣亦有有之而害者矣有有之靡補無之靡缺多有之爲費少有之時佐於用爲利也是物之靡也利者辟之而使有害者絕之而使亡靡者抑之而使微或多方而致之通壘節以來之起價以徵之使有使阜之道也有之阜之者阜民利也或禁市毋粥或禁門關毋入或抑其賈困之使亡使微之道也亡之微之者祛民病也惟然而有亡微阜之權歸於上矣有亡微阜之權歸於上而志淫好辟者不得作故市之關於教者大也國君夫人世子

而下於過市有罰何也曰市交於利君子遠之弗履也又觀游見物靡則侈心生故防之其刑人赦何也曰司寇言之矣士師協日刑殺君欲免之則親會其期而赦之言非是無過也夫人世子有故過其國之市命夫命婦有故過其都之市解幕布蓋帷若以弛利然坊於利之至也教嚴利也故市之嚴於教者深也國大事市不與惟軍旅會同以市從司市主之肅教焉曰國凶荒札罌市無征而作布饒之矣賈師禁貴儕何也曰同民患也夫物

之矣故禁之禁之者教儉勤敬慈厚民敦俗之道也夫一市耳而治教禮政刑之道畢具道靡間故也欲正人心匡失俗者其必謹諸此矣曰市食珍之滯者屨人斂之入膳府可矣其布之不售者貨之滯民用者臬府斂之何也曰阜商也商以通百物而時滯不售則爲商者病矣故以其賈斂之使貨不滯而通阜之也其不時而買者又從其本所斂之賈而舉以予之卽賒者又予之爲民利也國無利焉爾也國服爲之息何也王昭明言之民極貧而器祭不給於用也舉而遂與之難乎其爲繼貸而責之償難乎其爲償也故令服征役於國焉償之以保息之也惠利之至也異哉乎均輸之斂貨也惡商賈之牟大利而人主自牟利也青苗之取息也惡豪舉之取息病民而人主自取息也夫一市商若豪耳以賈物而取息猶能以病民人主張官置吏而賈物若取息也天下其孰能難之是大亂之道也且也成周之世道行教明而封井以守治也彼其視國中塵里之氓不啻於家人父

子然其視賒貸斂散也不異於家人有無之相也故泉府之法行後世迷離於其本舉先王之大經大法盡廢而獨欲遺一二使者操偏文隻辭以爲王政而行之無惑乎奪民利賈國怨爲利孔罪梯也漢相曰必以獄市爲寄謹無擾獄市可與靖民矣次門關何也門關於市聯事也又關聯市六鄉於此乎域焉故次之門掌管鍵關主譏主節傳隸地官爲地守卽大司馬不得擅焉以爲坊又以見大一統之地治無分土無分民門關設而不庸

三禮編卷三

六三

則教之至也曰自遂人而下至司稼凡三十六官自俞壽翁定以爲司空之逸簡也復之以遂人秩中大夫於小司徒將鄉師於遂師將遂大夫於鄉大夫將它諸皆職聯類比以是爲小司徒而下之逸簡也諸儒信之至以爲寶玉大弓之得郵謹龜陰之復不啻也諒乎曰唯唯否否周典亡有間矣蓋必有訛缺焉有逸出而入焉然考信難卽疑闕其何從質也且鄉遂皆王畿地地官卿主鄉而冬官卿主遂也不已支乎將六鄉也主其教不及之

以事六遂也役之事不被之以教乎虞官先稷周重穡而專冬官乎屬也不已後乎且其文於度地居民缺如也其官於工記無當也又何也蓋地官卿主地治主教稼穡爲教本其列官自六鄉達于門關郊遂山澤通王畿之形體地治秩然地載之象也蓋六鄉在國國多士故鄉大夫之屬主邦教經具言教治于教中兼農也六遂在野野多農故遂大夫之屬主野治經具言農教于農中寓教也昨可使之由不可使之知乃其秀民之爲士者升

三禮編卷三

六四

之鄉則鄉教之庠故也遂人掌邦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以時登夫家之衆寡馬牛之物辨其弛舍者與其可任者於鄉閭之師不異而國大役大喪則更相爲焉於主民徒均故也令分隸義何當焉惟遂大夫諸屬文多不屬且職業靡列也則其缺也爾遂人職諸地治民治之略具於鄉見表裏矣遂主農功其治野之法曰以下劑致昨愛其力以田里安昨厚其俗以樂昏擾昨洽其恩以土宜教昨稼穡阜其產以興鋤利昨遺其力以時器勸昨

趣其功以疆予任昨坊其脩則一民於后稷神農之教也三歲大比遂大夫帥六遂之吏而興昨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而孝弟力田之舉此始也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耕耨行秩叙國有盲風疾雨鄉師移用其民以救之教任恤親睦之道也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土之言吐也土主化物物五土之形色知其性所宜糞之使化生其下地稻人掌之則水以滋生也以豬蓄水使不洩以防止水使不淫以溝蕩水使不淤以遂均

三禮編卷三

六十五

水使不陂以列舍水使得職以灌溉爲利也而以放水害則澮焉瀉之夏夷草崇蘊之以水殄其芟春楊其芟作田也是稼政之上務神農后稷之遺地治之守也乃旅師之於縣師委人之於遺人土均之於均人則職同事比惟從六鄉六遂而職分焉又何得分隸也蓋王教重田功均視內外故遂人遂大夫掌地教掌民徒征役掌興昨一視鄉大夫畢屬於地官次土訓誦訓何也主邦國地教也土訓掌道地圖詔地事辨地物原其生以詔地求

也蓋道其教誦訓掌方志道方應詔辟忌以知地俗則詔其惡爾也王萬國之心也師保氏主格王格其心萬國王之體土訓誦訓主訓王俾王知地治於吾同體也其義一也王在內朝三公格其微危在外朝師保氏司其中失即時巡王中心無爲左右各以其職爲獻納廣主耳目而擴其心知俾眎四海於指掌通萬古一息也是地官卿之所守也次山虞林衡澤虞川衡何也主邦國地治也名山大澤不以封不以頒故王官主之迹人非人角

三禮編卷三

六十六

羽葛灰荼屨染草場囿之地治次焉茂對時育物也天時有生地利有宜人官有能而後物曲有利是王教之所極也乃險固在夏官刑獮在冬官茲無爲詳之矣重廩人重穀也廩人掌九穀待國之匪頒賜稍食焉而治以年之凶豐重歲也歲上下視民食重民食也歲有餘則倉人藏之待凶而頒之重民食之至也次司稼土爰稼穡地德也辨種稂之種知其名與所宜土爰爲法以教時巡野觀焉觀其於穡教令乎否也則倉廩所自入也以

年之上下出斂法食不足得賙急而平其興又倉廩出入之所權也乃舍人春人饔人女棠屬宮正以地治重農而務穀故隸之地官教意也夫

春官通

宗伯掌建邦之五禮曰春官何也曰春天地人之所和同也春於天爲德元於令爲人統於地爲廣生故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產萬物以成其爲春同天覆壽同地持載體萬物以成其爲仁故春於人爲仁人者仁也人天地之心萬物之所體而禮其

三禮編卷三

李七

體也故吉禮所以仁鬼神也凶禮所以仁死喪也賓禮所以仁邦國也軍禮仁師田封役大均也嘉禮仁邦國萬民而親之也通三靈協五經于愛敬而神明之及交記曰宗伯之官以成仁此之謂也經言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不可矣首曰掌建邦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何也曰異吉禮也吉禮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尊於五經天以神道變化曰神神之言伸也人反本復始曰鬼鬼之言歸也地載元氣流示發形曰示示之言示也

祭所以神天之道昭地之德竭鬼神之情而事之教之至也小宗伯之職首建國之神位肆師之職首立國祀之禮它四禮無列焉皆異之也夫國於天地與有立焉王上事天明下事地察中事其先無怨恫於鬼神而後能以邦國寧故建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也嗚呼不本於神道而能制禮樂者未矣不本於禮樂而能以和于神人安定其國家未之有也祀祭饗首禋祀血祭肆獻裸何也曰禮貴本始尚自然郊禋之尚氣也社之貴血也廟之先

三禮編卷三

李八

裸也一也祀尊者貴本祀卑者親用貴本之謂隆親用之謂殺尊得兼卑卑不得干尊隆可得殺殺不可得隆是禮之所秩也肆獻裸其饗禮主飲饋食其食道主食乎祠禴主獻裸嘗盂主饋食乎噎微通性命之精達陰陽之紀洞死生之說宜莫能秩吉禮矣凶禮哀邦國之憂何也曰體邦國也王者以天下爲其體邦國之有死亡凶札禍裁圍敗若寇亂也憐戚疾痛舉疾于王躬爰制凶禮焉哀之哀之也者仁之也皇皇乎成周豐饗泰矣終不

諱圖敗寇亂之爲慮明之極也以爲是世道之所必有也故禮無不體也以賓禮親邦國何也古王者賓臣賓之也者親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曰箋有之天子巡狩之明歲東方諸侯春見曰朝又明年南方諸侯夏見曰宗三年西諸侯秋見曰覲四年北諸侯冬見曰遇諒乎曰是虞夏之制也諸侯以其方歲見五載徧而王復巡狩也乃周禮大行人疏之矣曰春朝而圖天下之事圖事者於春春以發慮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比功者於

三禮編卷三

六十九

春秋成報功也夏宗陳天下之謨陳謨者於夏夏者大也冬遇而協諸侯之慮協慮者於冬冬者終也慮終者微矣乃其來朝見之歲其疏數各以九歲之遠近爲差侯服歲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見采服四歲見衛服五歲見要服六歲見蕃國世一見有等差而當朝之歲聽各以其時其事而至則體人情之大順也夫朝覲宗遇於述職同而朝猶日之朝焉遇比之不期焉則禮以夙共爲其敬也故朝車逆覲車不逆矣朝朝於廟饗於朝覲

獻饗皆於廟矣名稱不同禮亦異數苟謂諸侯各以其方歲至是東南無覲遇而西方北方侯氏終無圖事若陳謨也於隆殺何當焉故儀禮之具王覲也主其肅防微之義也乃若非時而見曰會會以發禁其殷祭各以其職來見曰同同以施政禁所獨政所同也禁萌自下政發自上也其非時遣卿大夫來聘曰問問以諭志王國有慝而侯國卿大夫畢以其故來煩也曰視視以除慝也問所獨視所同也問志自下視慝自上也或賓而賔之或

三禮編卷三

七十

客而賔之凡以親邦國也蓋十有二年而王乃復狩或曰殷見以十二歲王不巡狩六服盡朝而名爰發政以代狩夫狩安可得復簡也視虞夏已疏矣以軍禮同邦國何也合大衆聯之也衆聯而後親九伐有大師焉地守地政地職有大均焉城郭溝池以爲固宮室以爲安有大役焉講武而田頒國邑而封有大田大封焉舉皆以車人之什伍行之以五兩卒旅之法制之故曰軍軍仁之以禮而後衆可用也禮衆之紀也乃政令糾禁司徒司馬

司空三官者職之矣夫凶器人情之所大惡也達於庶人而曰親邦國嘉禮人道之所善慶也達於天子曰親萬民何也凶禮上達明不諱嘉禮下達示不遺也禮起於飲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而後天親敦是人道所自始也禮始於冠本於昏冠以成人昏合二姓之好而親之成其性也是人道之終始也於是乎以賓射之禮而和之蓋雖天子必有故也以教敦也必有友也以求輔也况於諸侯乎又况於士庶乎故鄉射教讓而後舊故朋

三禮編卷三

七十一

友和而親也於是乎制饗燕之禮親賓客以洽恩制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交福制賀慶之禮親甥舅之國以贊喜禮自下起教自上行嘉與天下和親而後能以萬國康故吉凶軍賓之有嘉也猶五采之有素五味之有甘也所以成人於人道之美而約之於和樂之極也故莫嚴於鬼神莫威於軍旅莫戚於死哭莫大於聘覲皆不易夫禮之爲用而播嘉禮焉以和之此先王所爲合天下以成其仁也夫五禮備矣九儀六瑞六贊六器皆禮器

而詳之何也禮莫重於儀儀以命異而天命有德者此章之也儀莫重於瑞瑞以爵異而天昨有土者此等之也五瑞等其君執爲信六贊等其臣若民執以見也六器禮天地四方各準其德象其象放其色執以獻也六瑞六禽人道之所交乎六器牲幣則神明之及交也故曰禮以和同天人之際也夫天地之化百物之產皆鬼神陰陽之德神之所爲也陰德地德也以天產報之而作矣故血告幽全牲告博碩肥膋皆天產以報陰也禮由陰制

三禮編卷三

七十二

過制則亂失中矣故以中禮防之而後禮止於中也陽德天德也以地產復之而作矣故裸用鬱鬯飲用清酒燎用柴粢皆地產以報陽也樂由陽作過作則淫失正矣故以和樂防之而後樂美於和也禮樂其具中和其官與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往來流通而無間以事鬼神而格以諧萬民而和以致百物率舞而畢至則致禮之用達於天地矣曰祭祀之大號大禮宗伯爲上相若擯可矣祭王不與而攝位也王后不與攝而薦豆籩若徹也國大

故得旅帝及聖也無乃已重乎曰易乾元統天禮
長子尸父事家宰掌邦治王宅憂總百官而攝治
宗伯掌邦禮王后不與祭治神人而攝禮一也何
謂其已重也微夙夜寅直以清其不能宅秩宗矣
小宗伯貳之肆師攷之鬱人掌禋器掌和鬱鬯而
實之而陳之濯裸玉而陳之贊詔其儀事易舉耳
又益以鬯人而命官何也曰攝也攝則何以命官
曰周尚臭裸用鬯臭臭陰達於淵泉禮莫重焉事
莫嚴焉故表之以職官明具官焉迨將事而命攝
三禮編卷三 七三

使之攝與射儀作司正爲司馬作使攝之道也春
官屬百天府重府也典瑞次之重瑞也其重天府
何也天府掌祖廟守器之藏國鎮玉國宗器在焉
百官天官官治天治鄉州都鄙之治中藏焉穀天
祿民天民穀與民國之天而賢能又其天之天也
季冬司寇祭司民獻民數司徒祭司祿獻穀數若
其獻賢能之書獻斷獄弊訟之中若邦大盟誓登
焉故府命之天其重瑞何也王摺大圭事上帝執
鎮圭朝日明受命於天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
躬圭子男穀璧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明受命於
王故重瑞也次典命重命也天命有德王代天制
九命命之命不過九九陽數之所窮也外諸侯君
道故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其節皆從陽窮於
九王三公六卿大夫尊矣終臣道儀節辟陽從其
陰以教敬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隸天官矣司
服掌王冕服弁服若凶服之名物用事隸之此何
也豈內司服從宮正隸王宮爲天官作服爲章禮
之大者故禮官職之與九禮學世婦掌祭祀

賓客喪紀之事與女御女祝女史屬天官矣世婦
宮卿與內外宗次典祀隸之此何也豈天官掌政
嬪婦主宮政春官掌禮賓祭事世婦內外宗聯事
主宮禮分隸之歟天官世婦秩大夫此視卿豈二
十七世婦中擇優於禮者比時而作之使攝與典
祀掌外祀兆守故用士守祧掌先王之廟祧用女
奄內外之辨與內宗王姑姊妹若王女及王宗女
以血屬故薦加豆籩徹則傳豆籩以爲親外宗卿
內子大夫命婦若士妻以職列故佐王后贊宗伯

三禮編卷三

七五

尊之與尊尊親親禮之大者也其稱宗視王宗人
以禮事隸宗伯而稱與次家人何也廟祧依神公
墓體魄之所藏也廟列昭穆昭穆同序爵辨深矣
公墓地族以其昭穆從而貴賤親疎之體禮秩然
墓大夫掌邦墓之地域國民亦各以其族聯墳墓
爲守於辨深一廟也葬以禮也職器掌凡有爵者
之器體羣臣哀器以喪禮泣之喪以禮也哀死亡
惟其禮禮無不體也曰虞秩宗典樂於九官竝命
禮大司樂於春官乎屬何也曰重禮也禮大序物

得序而後和天陰陽寒暑以時序而後和禮先樂
後故樂屬之禮也夫樂從陽來禮由陰作陰陽天
地之性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簡天地之德也
禮天地之判樂天地之交判合天地之情也合敬
同愛禮樂一體夫安可二之也然禮其體矣易天
澤爲履履而泰然後安雷出地而奮曰豫元春三
陽交四之日雷乃發聲天地之所以和同也故統
之春官周尚文亦先禮故重禮然虞命秩宗夷嘗
讓之夔斯其聯久矣近儒以司樂屬地官以爲教

三禮編卷三

七六

也然司徒職民教樂官職造士其聯事者眇矣乃
春官事天神人鬼地示必以樂軍有凱樂賓嘉燕
饗畢將之以樂凶厥樂何非聯也屬春官終遠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治建國之學政合國子焉何
法也曰成均五帝之學也成均言作成而均調之
也德立於禮微樂陶不化其法蓋依古而來直溫
寬栗依永和聲虞書記之矣古道德純備者本禮
以爲樂而播樂以安禮其備也夫故法之春入學
合舞秋頒樂合聲無非法者故學師古也曰鄉六

德後中和六行先孝友乃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祗庸孝友何也曰樂德六德之所終也中和履憲之大德鄉以教敦之矣學成而獻其賢者能者于王造之學祗威無怠庸常不易而後中和之德全故祗中和之守而庸其保也於是乎孝友順德無終始而安安則久久則天而化神大哉乎教以此始亦以此終合先後羣精而一之教之至也以樂語教國子興導諷誦言語何也曰詩教也詩風雅頌三經賦比興其緯也而太師之教六詩曰風曰賦

三禮編卷三

十七

曰比曰興乃受之以雅頌斯何也曰明風有賦有比有興雅頌依焉者也蓋詩主風也風見情於賦比類於比起志於興而後能行歌咏歎興觀諷諭而成其爲風雅頌之辭足論而不息視此者也而莫大於比興興也者風之遠而興導之大機也樂語學焉依物以起志托辭而導之諷誦以昌之咏歎之淫液之於以爲言則和平之致辭輯而擇也心危以動莫疾於言不學詩無以言以風諭興導而後昌故教樂語也夫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古帝

之樂也大夏大濩盛王之音也大武武也樂象功亦彰德帝王天地統體之全洋洋乎斯備也分以配祀故以祀天神而降以祭地示而出以禮人鬼而饗以賓邦國而和以諧萬民來遠人而說極之而羽羸鱗介靈動之物畢可得而致也故樂其大也乃建國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則以爲哀樂之分民風之應雅鄭之判存亡之致防之爲兢兢曰記有之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樂樂師其人也小樂正學于大胥佐之胥鼓南則大胥小胥其

三禮編卷三

十八

人也不啻足矣太師何司也大樂正樂師主其道太師合律同於陰陽之和聲典同主器磬鐘笙鐃而卜則各專其一音者也通其道者樂之官精其事者樂之守噫斯亡久矣其數業不可得詳乃其義記具之矣曰昔者聖王建天地神明之德貞之經兆筮之經卦以斷志成務可矣三要有經運何也曰龜具天地陰陽四方之體著具天地陰陽六子之象無心知寂然而無欲者也以能感通乎天下之故周來物而遂知天神天明人困諸心肅又

稽謀於何不全以有欲而昏夢也者無心知思爲而欲惡未有作者也以能神識寐寤與天地陰陽日星恍惚之及交于焉知天地之性神明之德開之爲三兆占之爲三易運之爲三夢無間而致一者也皆所以顯道神德定志斷疑歸於成天下之務而已矣是故以邦事作命贊占觀國家之吉凶而政可詔救也季冬聘王夢而吉夢可聘惡夢可贈也觀十輝妖祥辨吉凶可安宅而叙降之也卜筮夢卽人占天眡祲卽天占人也十禋主日日君

三禮編卷三

十九

象天之主也陰小得干之謫見於天眡之謹之也故大卜至矣開天道於人成人能於天和同天人之大者也噫斯亡久矣三兆三夢不可得復詳君子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次祝巫史何也事鬼神示非禮莫行禮鬼神示非巫祝史莫使也巫祝知鬼神之處位次主能祝而祈史通天人之典法能詔救王政者也史巫紛若易繇蓍之斯官聯久矣夫天人之際神明之交其理淵微而其致廣大非精其故者未之或知也王前巫後史卜筮宗祝皆

在左右而王中而後能心無爲守正以自復於禮也宜宗伯尸之矣曰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享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何也曰貞天人之大命福祥之主也福祥鬼神司之永貞事鬼神示者之所守也其所祈者本也然曰求永貞卽永貞命諸天終無有已矣故國祀戎大事年時風旱祈禳禴祭無不依巫祝者信諸天也噫亡久矣惑於淫厲苟於貨食以誣神人何明之見何法之行國語歎之矣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逆邦國官府都

三禮編卷三

二十

鄙之治於太宰聯事馮相掌辨敘事以會天位保章掌以天星志日月星辰之變動觀其遷屬天官可矣隸宗伯何也曰尊禮也典則法衷於禮而後邦治一天邦治一天而後能體天而格王也且徵獨史也天官以六典統六官六官屬皆其屬也乾元統天春官以禮樂合天地之化於天官聯尤親約劑禮之書正歲年告朔禮之守祭祀會同朝覲次位常協禮事一求徵於禮書喪葬從焉何非禮也屬禮官終遠也且太史之典法則內史之八枋

外史外令御史治令皆贊宰不屬宰屬宗伯於慮微不至遠乎典法則操枋議令一不衷於禮史得以其職守官而議之糾之宰不得擅焉和而不同密而不比於杜微漸不篤深乎屬禮官終深也馮相會天位叙其常保章志遷動觀妖祥尚其變又和同天人之大者故秩宗之所守也秩宗者宗天元德而辨叙之者也次巾車司常何也盡文也其後之後文也夫禮本乎稅終乎文物生始成象終效之法禮樂之精也幽事神達天明治人備物始

三禮編卷三

全

於飲食衣服而節終於車路旗章而明其義一也乃五路先王純陽精象天德九旗先太常繪日月星辰則天明其所因者本也故春官之禮樂至矣自建國之天神人鬼地示始猶其居辨其名物而報祀之於是乎播之樂建之學行之賓饗而達之都家都宗人治都惟宗禮家宗人治家惟宗禮于以爲邦國宗善夫微精爽不攜貳而齊肅中正光遠宜明宜莫能宅秩宗矣

夏官通

司馬掌邦政佐王曰夏官何也夏之言假也大也於易爲離爲豐離之言明豐明以動而大也其彖曰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故曰中必慧恢恢乎明威記司馬之官以成聖聖通明之盡也且離於象爲日爲火爲電豐爲雷電皆至兵其夏之曰與蘊隆焦灼而夏主於長物也抑猶火與宜戢而不耀於觀抑霆激電迅與疾威甚而不少宿也雜卦離之撰亦以爲爲甲冑爲戈兵故夏官卿主兵也夫極兵之用於天道非凜栗下霜

三禮編卷三

全

乎夏空土而已而萌於火正之暑故兵伏於無形制兵之道圖之於未形使不至於形令成形於毒天下也烈矣故冬官法水德取其藏以爲富夏官法火德取其明以爲政政者正也遏亂略於微止危機於萌伏至險於大順非洞天地之化幾者宜莫能與於此矣曰宰司徒宗伯稱掌建邦之六典三禮土地人民之版圖尚矣乃大司馬曰建邦國之九法何也曰典禮版圖王官治民治神人之治皆邦所與建九法主爲邦國治也分畫五等總齊

九域盛明威於中國俾大一統於正故九法曰邦政也首制畿封國何也中天下以爲王畿爲邦國極矣乃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區分之爲邦國爲甸爲男爲采爲衛爲蠻夷鎮蕃而萬邦九有夷蠻戎狄畢分畫如基布故封建者公天下之大端也昨土矣設九儀之命辨公侯伯子男之位以等之而邦國有倫正位矣司士登賢司勳庸勳俾勳賢有列而邦國畢明作以奮也州建之牧牧立之監而邦國綱維指臂之形成薄海內外如時

而苟以制軍詰戎爲邦政者未矣九伐曰法何也天討以正法也強之凌弱也衆之犯寡也則過制故也責其地俾強失其力衆失其勢而後安賢國之庇民邦之本也而賊之害之國與存者幾矣故聲其罪而伐伐之也者正之也兼斯壇之矣野荒民散爲無與守國也負固不服爲有國而怙用爲暴也無鍾鼓曰侵欲法必行而莫知所守也大者賊君親犯政令甚者外內亂禽獸行杜且滅之矣故九伐於官府萬民無所用用之爲邦國正也以

也故教振旅振之言收也夏陰所伏也故教菱舍舍之言止也兵於夏爲夜習夜軍示勿用也秋陰始作教治兵冬陰大肅教大閱終不以陰道干天地之盛德教之至也春辨鼓鐸鑼鏡之用遂以蒐鼓遂圍禁焚萊以火夏撰車徒遂以苗驅逆以車鼓陽聲火陽氣車主行春夏陽行也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遂以獮張禽以羅旗所以識軍之表羅所以罔陰之密也至冬而大閱矣大閱教戰也師不正戰而戰師之所必有也法前期羣吏戒衆庶

三禮編卷三

八五

而脩之萊田而表之司馬建旗于後表中標之極象天極居中而運四鄉也始至弊旗誅後至者而肅衆始此也陳車徒平列陳如戰陳陳戰之紀也陳平列而後部伍有分部伍有分而後奇正有法奇正有法而後應敵有紀故三軍之衆可使之偕進偕退偕行偕作偕出以勝而終不可使殫敗也陳不列以其卒予敵而已矣坐聽誓嚴誓也斬牲以徇左右陳曰不用命者視此嚴命也誓命師之所甚重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以立號鼓皆鼓振鐸

作旗而皆作教作也作畢作也鼓行鳴鑼而皆行教行也車按轡徒緩步習軍容而畢行及表而止行止齊也三鼓攬鐸旗弊而皆坐教坐也教坐息衆力也息之而後用之天之道也又鼓作而作鼓進矣鑼鳴而車驟徒趨教趨也示若將赴敵然及表而止趨止齊也坐作如初乃鼓馳車馳徒奔鼓戒矣旣三闕車三發徒三刺卽發刺止齊也不止不齊不止齊不可以用故必止以齊也其鼓退衆敵服也卻如進入如出教持勝整暇而大閱之始

三禮編卷三

八六

終備矣然不象其事則不可以動遂以狩教殺敵蓋田禽利執也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車徒各以叙出和左右而陳衆戰陳也旗居卒間以分地戰陣容陣隊客隊而地有分地有分而卒無積死也險野人爲主人依險爲車輔易野車爲主車得地爲人衛蓋車人相爲命也平列陳之道也乃設驅逆之車表貉而戮禽鼓三鼓皆作而遂行徒銜枚遂進鼓皆駭車徒皆譟而戰之疾力用命視此矣蓋鼓鐸鑼鏡畢動車旗徒御畢作擊刺射御畢發而

終不違夫禮之用也故大閱教戰也記有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雖平好戰必亡教戰不忘戰也不忘戰終不以無事而教戰以社以禘以享以方終不盡夫三時之用而終之以禮此天下之大教也國行禁令救無辜伐有罪舉而措之耳師功尸其賞樂道行焉師不功厭而奉主車以器禮處之而軍始終於禮也它諸皆聯事守法以共官小司馬貳之軍司馬攷之輿司馬主車行司馬主徒豈將事而作之故職掌不具與問者曰夫兵以形

三禮編卷三

七

勢爲其用者也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以輕疾制敵諸離合向背幾神變化大司馬尸之矣經不少槩見何也曰王道天德終不極夫兵之用也皇皇乎成周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刑且錯而不用故閱兵適寓諸庸而止而邦可與守也況其慮後世至豫防危亂至深而務折之其萌者至遠也治兵焚舍大閱振旅畢教也紀律嚴分數明而幾神變化可時而措也豈爲不豫哉且因形措勝又何可豫設也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司士掌朝儀之位射人

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何也正位也位王南鄉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蓋有佐有佑有背有鄉而王中宸極爲其正也王正而朝廷邦國外內遠近莫不一於正是邦政之統也王中奠極而四鄉從以運也於位見之矣大僕掌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迎小臣掌王之小命與三公及孤卿之復迎御僕掌羣吏庶民之復迎與其弔勞而以序守路鼓待達窮民與遽令焉蓋王

三禮編卷三

八

中外四關門明目而達聰也王穆穆靜正盛明威於邦國而天下幽隱無弗察也耳目廣達弭禍亂於無形是邦政之紀也於出納命見之矣量入掌建邦之法分國中爲九州九州者九區也象九土於一丘營國城郭宮后宮其中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九經九緯道巷門閭畢有守也而渠流其惡造都邑居民營壘舍宿軍平列陳教戰分井牧制田莫不由之蓋經天九野畫地九州制兵八陳而營國以九里也王中而四方九土正王面而內嚮是

邦政之大法也於營量見之具書而藏之蓋觀於
王朝王宮門闕城郭溝封以達邦國而洞然一體
也此形制之大勢也王出入大僕自左馭而前驅
燕出入則小臣前驅國大事出入則虎賁氏以卒
伍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旅賁氏以戈盾夾王
車而趨車止則持輪蓋五僕爲之御五右爲之右
司士作士從王于邁而六軍之士不戒而具也司
兵司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事及授兵
從司馬之法而頒之受兵輪亦如之司戈盾亦如

三禮編卷三

九

之司弓矢司六弓四弩八矢之法彙人齋工春獻
素秋獻成入功焉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入于繕
人以共王而射人以射法治射儀蓋備弓矢鍛戈
矛敕甲冑敵干礪刀罔或敢不具而豫也服不氏
主養猛獸而教擾之射鳥氏主射鳥以狎異類狙
恐怖而專之於射羅氏掌羅司燿行火蓋凡爲攻
爲守爲火射近射車戰野戰者又不戒而習也乃
校人掌主馬之政辨六馬之屬頒良馬而養乘之
趣馬齊其飲食掌其駕說辨四時之居治巫馬養

疾馬而乘治之牧師掌牧地之屬禁園師牧焉諸
焚牧通淫執駒攻特臧僕講馭夫之法大具而十
二閑六種之馬阜佚教習畢可物而頒也而馬質
司右爲特官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合車之卒伍而
比其乘屬其右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馬
質掌質馬而國中之馬畢量焉夫車馬弓矢甲冑
戎兵邦政具之矣咸具官而戒事則豫之至也乃
職方氏以中大夫掌天下之圖辨九州之國以周
知天下山澤川數戶口阨塞之數眡天下於指掌

三禮編卷三

九

以陟禹迹制方國爲詰戎兵之大本其屬土方合
方訓方形方氏若匡人擇人各以其職懷附觀省
而制正之察幾微於未萌乃掌固掌城郭溝池樹
渠以爲固司險阻山川澤之要害以爲險頒土
庶子及眾庶任其萬民用其材器以爲守卽有暴
客無所伺之則又其因天地之險盡人官之能因
用守國伏至險於大順兵設不用而諸侯自爲正
之道也國有故則藩塞阻路止行者以其屬守之
而虎賁守王門謹焉司士致士而頒其守諸子授

國子車甲合卒置有司帥而致于太子唯所用之蓋戈盾弓矢皆授而呼吸風雨不徵而集也王親征司右屬右戎右贊鼓傳王命于軍中戎僕掌馭校人物馬而頒之環人掌致師察軍慮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巡謀賊而搏之而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釜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其備豫至於此卽倉卒豈足憂哉師有功則司勳氏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功有功者銘書于太常祭于大烝蓋天生五材金用不廢徂征

三禮編卷三

九上

甘誓虞夏有之而制莫具於成周本道法天因地訓人任形勢以待事而歸其用於全國也制于未亂而足以禦亂保於未危而足以維危爲不可勝而幾神變化畢伏於無形足制勝也此夏官卿治軍之道也夫兵陰道戰凶德故不顯其用而藏諸盛德明政用期於無兵其諸夏日嚮烈卽陰者退藏於無形乎故火中陰陽爭死生分王靜事無刑深根寧極而俟其定也夏官卿之道也司勳功等有六戰功後焉首王功曰勳次國功曰功次民功

曰庸爲其功計安於無形也事功治功專於勞力眇矣而猶列戰功之上則不正戰也夫司馬治軍多矣乎戰功而等功後之何也王道天德不謂戰也功不列於王國庸不效於民事而勤民於戰非王道所右故後之也蓋天道後陰也夫職方者掌天下之地圖辨九州之國司險固爲守也宜殫精於險固之設矣乃其職在辨人民男女之所產山鎮澤數川浸之財用與夫九穀六畜之數要任人民府萬物阜財均節畜其用於殷庶蕃息使同貫

三禮編卷三

九上

利而已藏用於無形是王道也制其職以所能不强其不及制其貢以所有不强其所無一主於生民是王道也蓋天德大生也土方土地懷方來遠合方通道訓方誦傳形方正域山林川遶之師致物而後匡人觀慝使之無反側而聽王命也而擇人之職職宣王德道王志于下使萬民和說正王面而無事乎兵是王道也夏盛德在火火譬則兵乎蘊而民疾出不以時而民疾司燿施火令以其時出內之則變理之爲用也焉質之禁原蠶也方

相氏之索室毆疫也一也微審明於天地之幾用者宜不能及此矣羊人共羊何也王昭明曰夏畜也并服首服夏象六十屬萬物相見品彙咸亨之象是也乃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于王詔爵詔祿詔事食食司士掌其版王制記之矣

秋官通

司寇掌邦禁曰秋官何也曰秋陰中萬物之所成也天以陽生萬物春天地之盛德氣也陽氣也陽中而物以嘉生以陰成萬物秋天地之尊嚴氣也

三禮編卷三

九十三

肅氣也陰中而物以順成陽中仁也陰中義也王者法天建宗伯之官以成仁其掌曰邦禮禮乎禮固以制中矣乃其建司寇之官以成義其掌邦刑也刑者側也側者成也義刑義殺制百姓于刑之中所以成之也故慶賞刑威象天地之生殖擎斂若相反而相成一歸於用中天地之生也不止則過令聖人之制世也有賞而無刑也出禮而不入刑也即堯舜不能爲理矣故九官有士也司寇掌建邦之三典刑邦國何也曰刑輕重視其刑也

刑得平而中矣中典常典也司寇新國亂國時輕若重焉權制耳而名典何也曰時輕重所以制中也刑新國而用平典猶已重何以柔下刑亂國而用平典猶已輕何以詰奸維新用輕典亂用重典平用中典刑推移以其國而後爲能權也刑中權而中矣洪範三德歸於平康而不廢剛克柔克之時用以爲必剛柔交克而後能用又也司寇三典主於用中而不廢輕典重典之時施以爲必輕重時措而後能用中也天德莫美於和莫貴於中而三禮編卷三

九十四

終不廢震曜威戮之時行以暑寒時烈而後能成歲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其此之謂乎曰國典刑五墨劓剕宮若大辟是也司刑司之矣乃司寇以五刑糾萬民曰野曰軍曰鄉曰官曰國何也曰刑弼教視地也野主地治力作曰庸不上功乎而不力者糾軍主嚴上用命者克不上命乎而干命者誅夫鄉王化之所始也三物首德六行先孝故尚德糾孝而後能和鄉官王化之所自行也任官以能守官以職故尚能糾職而後人官可效也

國俗莫美於愿以惇龐淳固也而上之暴者愿之
反以敗俗糾之也五者異上以有主也五上異糾
以有宜也是五刑所視以時中也故秋官卿三典
之詰五刑之糾皆御世之大權而不顧之於法彼
司刑之所掌者法也非制法者也刑先圜土何也
先教也刑以弼教先教之而後刑可用也圜土獄
乎曰非也國有罷民焉惰於教不昏作勞如罷癯
然是淫酗之所生敖狠之所始民俗之所以日偷
而不可反也其害人也泰而固未麗於法也刑諸

三禮編卷三

九五

則已重不刑則敗俗而傷化故築圜土焉聚爲之
宅而教之視其能日夜施九職工事焉課督之書
所犯之科于方版著之背恥之蓋用其力以強其
能愧其心以冀其改而教道存焉爾其用刑也不
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何謂獄乎蓋環而教之也
其能改者復之然猶且三年不齒也其不能改而
逃圜土者殺則止惡於萌坊俗於忽而王教之爲
俗化慮至遠也以兩造禁民訟何也曰詩有之曰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言各持其是以相非而竟失

其是也惟兩造則是非相形而是是非非皆可質
也摘誣變亂者可覆而是非有正也庶其畏乎是
禁之也世未有以偏辭而可殺訟者故必兩造也
兩劑禁民獄何也曰易訟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
始約劑慎始之道也財訟地訟非可立判必於獄
而兩劑其質也兩劑合則訟者得矣兩劑迕則訟
者失矣庶有徵無辭乎亦禁之也世未有聽獄而
不以傳別書契質劑者故必兩劑也曰兩造兩劑
可矣必束矢必鈞金入而後聽無已爲民費乎無

三禮編卷三

九六

貧者恒屈而富者得獨伸乎曰否也上教毋自直
而歸曲於人其次曲直平上教毋自予而予人其
次取予辨訟以歸曲獄以有爭於王教遠矣入束
矢庶自直乎入鈞金庶自制剛乎非其弗獲已寧
其毋獄與訟也亦禁之也訟小獄大訟束矢而已
以爭大獄而入鈞金也豈有病哉抑又何富獨伸
之有將以聽訟詔使毋訟將以聽獄詔使毋獄故
邦刑曰禁欲民之毋犯也爾曰夫罷民者圜土焉
聚教之至矣又嘉石焉平之何也曰平之成之也

能民者情教而不昏作勞始也害人既且爲州里
害害滋博矣然未麗於法終不敢以五刑之用加
之以非所麗也桎梏而坐諸嘉石嘉石外朝之左
石也坐之恥之也視明刑爲已辱役諸司空以輕
重爲歲月之斷役之勞之也視職事爲已勤蓋發
其恥心勉其自力終州里任而有舍之也故刑聖
人之所其重也乃朝右有肺石焉遠近惇獨老幼
欲有復於上而弗得者得立之以自白辭直乎士
以告而臯其長不責罪於下先歸負於上毋虐箠

三禮編卷三

九七

獨而右高明達幽隱之道也天民之無告者聖王
之所甚隱也然必立三日乃以聽則使其平情者
爲已悉矣曰諸侯卿大夫庶民之獄訟壹以建邦
之典法則定之何也曰六典所以爲邦國宗也八
法所以爲官府守也八成所以爲萬民紀也於典
法成合乎直之於典法成違乎弗直也卽有獄訟
無廢典常譬輕重有權衡焉而直有繩墨焉焉可
爽也大司寇刑官也於聽刑之道略不具乃其職
非權衡乎刑則先後乎刑者也所務者大也大弼

教也曰小司寇聽官之貳也有專掌矣掌外朝之
政致萬民而詢此其事不恒有於職爲兼而先之
何也重民也堯清問下民鰥寡無益而後伯夷降
刑典折之斯其來久矣夫國危也遷也立君也事
莫大焉而詢之民何也用中於民也朕志先定謀
及卿士謀及羣臣羣吏而終不敢廢萬民之詢重
民也其位王南鄉對民州長致百姓帥而至次三
公北面答君也民合而聽之則天庶志有輔乎而
謀用以斷故屬之秋官金斷之義也又外朝衆庶

三禮編卷三

九八

咸在微刑官不肅故掌之曰唯然屬大司寇可矣
必小司寇何也大司寇之職先之則後邦禁後之
則後民聽故小司寇他職掌未及首舉之明重無
加焉爾五刑五聽聽獄訟何也曰著法也五刑衡
懸矣萬民以獄訟至者一以聽我無與焉其附于
刑者悉聰明致忠愛用吾情訊之而以辭也色也
氣也耳若目也參聽而求其情幾其得乎蓋以情
求情也夫情僞至微暖千狀矣然情與生俱亦何
能不宜諸辭徵諸色發諸氣形諸耳目動靜也用

吾情求之其亦何遠故五聽聽之也然必服念至
旬時乃弊則闕重慎之至焉爾爰書具讀之以用
法其無辭乎有辭乎得與衆共之欲卽刑殺者與
議刑殺者與我俱無憾而後刑殺之也萬世獄訟
者其必由之矣而大司寇之職不以列于是知獄
訟甚非聖王之所欲也夫五刑五聽審矣然猶之
法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親親敬故進賢使能
保庸尊貴達吏禮賓是八者天下之大教也麗於
刑而莫之議不已迫乎親者尊者功者勤者不與
三禮編卷三

九

衆庶同體乎故以八辟麗法焉議之得宥乎不得
宥乎得與衆平之厚之盡也故獄訟命夫命婦不
躬坐則貴貴也王同族有罪不卽市磔于甸人親
親也乃庶民之獄訟末矣然必與司刺者三刺而
求其中一訊之羣臣再訊之羣吏三訊之萬民卽
皇麗於罰矣衆所有雖上刑下服舉與衆宥之也
衆所刺卽下刑上服舉與衆刺之也不顧之於法
一用中於民故曰國人刑殺之也猶未也司刺者
又得以不識過失遺忘而宥之以幼弱老旄蠢愚

而赦之則所以求民情者爲已悉矣曰歲大比登
民數而獻之何也重民數也其重民數何也天立
王以君民君得丘民而王民王者之所天也設司
民焉司之自國中以達于都鄙郊野異其男女自
生齒而上登于版歲登下其死生於是乎鄉州黨
族閭比可從聯而人民之什伍可凡數也民可凡
數而後相安相受以比追胥而作以施刑罰慶賞
而合以弊訟斷獄而平故民數司民司之士師合
之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焉王拜受登之于
三禮編卷三

一百

天府明受之於天天地之性民爲貴主刑者民之
司命也用可無重乎司寇退舉以頒其鄉遂縣方
之士使各掌其所治民凡數而糾戒之故民數治
之統刑獄之大本也王者重之矣曰鄉遂縣方之
士各掌其所治之獄訟辨之矣其刑殺之罪則異
而要之何也重之也獄要成各以其旬時而職聽
於朝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朝士司之羣士司刑
皆在各麗于法以議之司刺刺之獄如是而後成
其要曰中明刑殺一中也士師受中迫日至各就

其地而刑殺之歲終登中于天府明當之於天於戲民數登天府嚴其始刑中登天府敬其終非通於天地之性者宜不能以宅秋官矣士師之職以五禁左右刑罰以五戒先後之母使罪麗於民何也曰禁未發而豫也禁禁之未事戒戒之將事禁戒豫而民麗于罪則麗罪者民非法也禁戒之不豫民未有知而罪或麗焉卽百姓何辜故官官國野軍五者必禁之又戒之或左或右或先或後而敬字保之無使罪或麗焉此天心也亦王心也故

三禮編卷三

一百一

邦刑曰禁正歲令羣吏布憲憲邦禁曰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司盟掌其盟載何也已禍亂於豫也神民國之主地功器贊國之典也而有訟則約劑不明之過也大者書宗彝小者書丹圖卽訟何自生其邦國有疑會同萬民有犯約又北面詔明神而盟之而詛之既盟又貳之則禍亂所從弭也約謹之未然盟申之將然如是而猶有訟大者六官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殺之故曰已亂之道也與禁戒同義他諸若雍氏掌溝池滄瀆之禁禁爲

苑爲沈萍氏掌國之水禁禁川游亦幾酒釀酒以禁酒司寤掌時夜視星歷次以分夜禁晨宵行若夜遊者脩閭氏禁徑踰者以兵革趨行若馳騁者銜枚氏禁詔呼歌哭於路者皆禁也皆禁之母使罪麗之也禁戒格其非心約盟坊其爭心皆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故天刑天德也乃其峻邦國之坊法時肅之令嚴斷刑有之矣一邦洵謂刺國幾事二邦賊謂爲國殘賊三邦謀謂爲國內間四犯邦令五擣邦令六爲邦盜謂無上行私也

三禮編卷三

一百二

七爲邦朋八爲邦誣謂罔上誣民皆大亂之所伏也在邦刑無赦故掌囚掌戮司隸諸官分職而司之士師掌其成而朝士之法凡盜賊軍鄉邑及家殺之者無罪於懲奸暴爲坊至峻深矣下至猛獸螫獸猛鳥天鳥若蠱若蠹若狸蟲水蟲也畢設官討除於刑暴亂同義歸主於成民職金於玉府內府受藏之府事聯矣不屬大府屬秋官何也秋盛德在金其爲德利而能斷又金衆之所利刑之所始也爲利府而罪梯獄金罰貨罰入焉聯刑官者

多也故隸之犬八掌犬牲大金畜也伊耆主齒杖
蜡氏除翫息一物安死也皆秋令均隸之秋官乃
墨爲門守劓爲關守宮爲內守刑爲圜守髡爲積
守與蠻閩夷貉之隸各以職而食於秋官曲成也
夫故殺之生之刑之成之秋官者王成民爲天下
利者也曰宗伯以賓禮親諸侯以九儀辨諸侯之
命而等其爵則大行人其官也而隸之秋官先儒
以爲簡逸也信乎曰理或然也然朝會司寇前王
小司寇前王而辟士師帥其屬蹕王宮鄉遂士各
三禮編卷三

三

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而蹕非以刑官尊國人所
憚避用嚴禮與又非以失禮者入刑俾將事者有
戒心嚴之與又天道正反用相反者相成與夫秋
天地之尊嚴氣也尊之也者尊之也敬賓客之道
也且六官於邦國賓客何弗聯而秋官者主賓而
尊之肅禁而先後之者也是其義也其以大行名
官何也主行也朝覲宗遇會同諸侯適天子之禮
也巡狩天子適諸侯之禮也存煩聘省問則國客
以其君之命而至行人則銜王命適四方而協禮

事者也皆行事也蓋上下已闡有行事而後親故
命之大行曰巡守述職可矣乃行人之職所以撫
邦國諸侯者何已詳也曰文中子曰舜一歲巡五
岳而民不病者儀衛省而徵求寡也世降而文十
有二歲而王乃狩矣於斯時也而存煩省諭有不
繼邦交其有聯乎故王狩後一歲而徧存後三歲
徧煩五歲徧省蓋間歲而行人輒時往也後七歲
則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則屬瞽史諭書名
聽聲音十有一歲則同度量數器成牢禮脩法則

三禮編卷三

二

諸考禮正刑一德之典畢具察而王乃復狩也其
賻賵槁問又各以其故而有行且也治禮政刑之
有逆順也萬民之有利害也諸悖亂逆猶犯令孽
作之自人也札喪凶荒厄貧殃降之自天也康樂
和親安平之爲吉祥善事也是邦國之所必有后
王之所宜周知也具爲書以復俾王眎天下於指
掌則又其周爰咨謀詢諏之道也乃其禮見宗伯
其事掌客掌訝野廬脩閭行夫掌交各以其職將
之諸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

戎之威胥掌交焉達之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其此
之謂乎冬官經逸記考工僅存冬之言終也萬物
成終畢歸其根匱空土而已故命曰司空務內慎
固握富有大業於藏用是天地之心也其義可存
其官不可得而殫知也矣

三禮編卷三

一百五

三禮編卷之三

終

三禮編卷之四

禮記編釋小序

禮記蓋古經師轉相與撰次所聞或錄舊禮或記
變禮或兼記體履之務翼經者也豈七十子之徒
若高堂生孟卿后蒼之倫所記與漢初湮滅有間
已漸出至元成間而備傳者至二百餘篇信都傳
德刪爲八十五篇曰大戴禮九江守聖刪四十九
篇曰小戴禮彌約近奧而於經不倫今取諸記儀
曲禮者各附本經後如編矣漢興文皇帝感上世

三禮編卷四

列爵分土建官任職之道略不概見也命博士諸
生頌論次所聞爲書曰王制制雜出夏殷與周禮
不盡合而義相出入以近經又自有記故首王制
列周禮六官後它二記中記古治天下國家之度
制器數錯出者爲王制下附焉孔子語爲邦曰行
夏之時說者曰夏小正之屬不必然也然而近之
矣呂覽十二月各有令時有秦令焉而古制以存
蓋秦令建亥而月令主夏時得孔子之意以其時
秦未創制天下自恣睢也不韋獨令諸儒生獵取

前聞成書亦猶古制哉故次夏小正月令學記王世子記國家建學作人之濶略具與周官司徒樂正相表裏記武王踐阼若經解古學造在焉又次之樂經亡久矣河間獻王所上古雅樂又廢獨劉子政所得記二十三篇中十有一篇具存今樂記是也記通論禮樂之事又禮先樂後又次之百工之事至微末而道存考工記非冬官而固冬官屬也則或冬官記也事理爛然精矣附焉它諸聖門與君大夫若門弟子縱言及於禮若統論三禮者

三禮編卷四

二

類深奧有微言間乃紕繆記之者失之也然亦眇矣故首哀公問仲尼燕居問居次之觀上之嘆本陰陽造化帝王因革之變彛鼎輪矣曰禮運禮器卽物有宜稱言之也運行而無迹器成而有方運其會之通乎器其典常也故禮運禮器次之大戴盛德篇他二記中語三禮錯出者類附焉夫禮得之者昌失之者亡於觀戒至遠也而莫亟於春秋檀弓諸記得禮之事失禮之禍與春秋互發又次之夫禮無不體也洋洋大哉乎聖門通論道德

仁孝政學之語何非禮也出二戴者博矣孝經經也孔曾之宗傳在焉記之冠冕原本也故首孝經大戴記王言入官小戴儒行次之表記緇衣中粹者入曲禮記餘與五儀小辨用兵疵類禪矣然古書今及見者甚眇何忍棄也與本命附焉家語故自爲編以其記孔門答問及弟子行事與禮記相出入又附焉子曾子傳大學古文最粹宋儒表章之而道尊其出檀弓曾子問者顧往往禪矣其粹者乃在大戴篇慤而深微而粹存之閭閻持之勿

三禮編卷四

三

勿進之慤慤靡有息也又一言一藥卽龐義聲辭要無傷其大都故受之曾子終焉嗚呼詩書禮經而下莫近於戴記類爲編而三禮書大具失倫者咸各歸其官俟世君子得考覲正焉

王制 王制非盡周禮也然於周禮經有輔焉周禮主六官爲民極而斗樞握衡王制主五等制祿爵而方國輻輳蓋義各有主也亦適互備矣王者濶天爵公侯伯子男皆分土有君道天微垣四鄉二十八舍各有主君也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上

士中士下士皆列職皆臣天文經星常宿各有屬臣也王尊無上灋斗極稱天子祿爵其所制也孟位列天子該矣而禮不儕於君古王畿必千里何也象極垣也天子灋天天上繫三光下蟠九地廣運矣而紫宮爲之舍王東漸西被暨朔南大一統無外矣而千里以爲畿其義一也詩曰京邑翼翼四方之極公侯百里者何傳曰象雷震百里雨潤同也雷聲鄉小卽震漸微故伯子男遞而降凡四海之內九州州二百一十國王縣內九十三國五

三禮編卷四

四

服奠焉何也灋地紀也九州山川條紀井井矣裨海環其周百里以爲聚千里以爲會中天下以爲都若有爲分畫者然一不可得纒是地紀也故方百里以爲國從五國以爲屬聯十國以爲連率三十國以爲卒會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建之伯而八伯各以其屬屬天子之老也太極儀象八卦自然之體要爛然無所取之取諸地紀也故封建先王灋天因地自然之勢也彼郡縣私天下自予矣乃疆域星羅棋布臂掉指使亦何可得爽蓋其勢

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若盼何也山澤天地之房也隸之王又祿以田制不以山澤賦故不以命也齊秦擅山海之饒而周微吳楚筦山銅煮海而漢亂故山澤王者之大禁也名山大澤精在下而氣通於天故列在侯藩王御焉祭焉虞衡置官師爲厲禁平守焉王時巡於方嶽會焉諸侯朝焉內諸侯祿何也不以天官私夫人也外諸侯嗣何也不以封寓私諸已也論民材何也天生材何擇地之有焉蓋率土有之以天下材公天下用而後任天

三禮編卷四

五

官守職者繩繩其朋天工所以不廢也朝聘狩何也親諸侯也有聘有朝有狩而後上下交王巡類上帝受命於天也宜社受紀於地也造祖禰受天命於祖禰也至於境柴告至壘名山大川祀焉問百年就見者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熟知民疾苦知政治失得故問之也陳詩觀風也納賈觀俗也觀風知化觀俗知政風俗王者之上務也考時月正日者何正天行也候時於氣證月於月考日於日齊時日月於星氣千里異候故時巡而協之律

度禮樂衣服人治之大者故同之也天人王治之紀也乃不敬不孝不從則地細爵流討加焉蓋外諸侯嗣紂削流討得加而後加地進律可措也慶賞刑威可信也此王治之統也天子朝諸侯曰無事相見何也明覲有期也覲疏數有數五六爲紀豈必有事必覲王受事焉而後天子尊諸侯不得苟以事爲解此天子一諸侯兵不用而諸侯受王正之具也其法天數爲疏數一不可得爽則自然之符也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以其智爲制而三禮編卷四

六

能用爲天下極者也夏殷制五官周建六官周天官冢宰重矣制冢宰何闕也曰宰正百官百官正則天工得而相道舉蓋六官其官也首制國用國用王重務也制用於歲秒程歲功也歲功天地之大用既用地小大必視歲登耗法天用也以三十年之通制用而後藏富以爲富藏富以爲富而後耕有餘食耕有餘食而後水旱凶荒天民無菜色也蓋重民也故量入以爲出制用之大紀也量出爲入不量入爲出必自小始矣曰用何可得簡

如此則費益奢費益奢則賦斂益重賦斂重則耕者無餘食而民貧民貧用迫必更名急政苛賦而幾以足之後有旱乾水溢盜賊兵戎曾未之虞也斯國若寄耳直需時而不憂此有國之大患也古天子食不舉不樂矣祭用數仞者何重祭也視他用十之一喪用三年之仞者何重喪也取諸三年之仞喪三年不祭也王有喪無貳事惟無敢廢天地社稷之事爲越紼而行事諸祭者簡矣三年不祭而三年之仞因可用也故國大器費奢用靡甚三禮編卷四

七

而國不爲費夫有所取之也喪祭由仞而降曰不足不足曰暴則悖亂而不可爲也故萃用大牲由仞而浮曰有餘有餘曰浩則已汰而不可爲也故損二簋可用享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非不奢不儉也視仞以爲節而喪用三年之仞爲節也蓋國用在制節也職在司會冢宰主之司空居民主度地者何曰民產於地也司空職在平成因用藏富因天寒暑燥濕因地廣谷大川因民生異俗性異齊居味服用異利而脩其教齊其政迪之於正德

利用厚生者也乃其俗若宜誰能違之是故古之立城郭均邑里伍廬井正溝塗處四民異鄉令食節事時安其居而終無游曠也則所因者本也地量其遠近廣袤以制邑邑度其高燥濕燥以居民俾夫地也邑也民居也參相合而無偏重詭厥也一自然之體也掌邦土之道也王與學司徒之教何設也曰君治師教之謂王司徒者掌邦教佐王敷典擾兆民作師者也天畀民恒性故物有其節禮不列則性無節故脩禮節性教不章民欲迪德

三禮編卷四

無繇也故明教興德情遷性欲妨德則淫慝生焉故齊政防淫由此之謂道得此之謂德才智者服習而不敖頽侗者帥循而不越喁喁聲有親遜而無戾違則同俗之教也賢者升之學不能者還之農能者材諸用而不肖者屏之郊之遂也是民生之大教也然孝慈其本矣故記養老同俗詳其文曰教司徒主之可矣大樂正之教何設也曰育賢才興治也鄉有教興俗而天之生才也實難誠才也舉而升之司徒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者紹天

明民舉古成均之教術造士於德行道藝俾材諸用者也王太子世天下者也王子羣后之太子世其國者也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世其家者也國之俊造將舉而出長入治者也令不學而居民上將播惡而迪淫教諸庸得已乎是故立之四教造之四術教以廣愛教以達敬教以經世教以範物俾明天道興民德理性情盡物則庸庸乎齒以讓歸於抑制自克而思以下人也故授之政而達措之用而得大哉乎詩書禮樂之教萬世由焉而卒莫

三禮編卷四

九

之能違也是造士之大教也曰鄉三年而比學九年而考何也曰教易由難知也鄉教使之由國學教使之知也鄉四不變而后屏學二不變而屏何也曰重絕人難官人也其必屏何也以詩書則誦習其文以禮樂則通習其數以億事則慧以博物則藝以濟惡有能也不屏則難爲退故屏之鄉而屏遠方矣學而屏棘寄矣蓋罷士無伍也王子羣后之世子不帥也如之何曰教周養慎而不帥即不屏違諸庸得已乎故帝弗罷訟春秋譏世卿大

夫廢其事而廢之者何曰論不以任官也才不任
官官不任事細諸庸得已乎故書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大哉乎司徒興教有屏遠而後成其教
治司馬論官有黜陟而後成其官材也天之道也
司寇正刑明辟聽獄訟者何曰弼教也刑天刑故
制刑卽天倫罰自取不自上故尤罰麗于事弼教
之道也其卽天倫者何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
而後輕重淺深可權也權以天也麗事者何過有
輕重情有淺深不意論慎測則事於罰忤不卽乎
三禮編卷四

十

人心意論慎測而後罰麗於事于人心乎有當也
悉聰明致忠愛盡已也疑獄沉與衆共盡人也內
盡之已外盡之人然後察小大之比而奉之於法
故刑當罪惟天也曰獄成史告正正聽之正以告
大司寇大司寇聽之聽之也者慎之也乃司寇告
王王不親聽也而命公三公以獄成告王王不親
聽也而命有何也曰王天德也惟好生期無刑何
親聽之有焉所以養仁使乎惡已怒而全乎天也
其四誅毋聽何也曰坊教也邪僞作則耳目眩而

衆心疑衆心疑則教亂故四誅毋聽而後正教嚴
正教嚴而後道德可一風俗可同也乃邦誣經秋
官嚴之矣曰太史執簡記諱惡以諫天子齊戒受
諫何諫也曰歲終王受百官質先自質也王左史
記言右史記動太史典禮王言動或其曠於禮乎
記之矣王受成先齊戒自考太史執終歲所睹記
諸可諱可惡之事咸不諱以諫而襄王於天王自
正之道也先自正而後能正人也必歲終何也歲
要之義也時移事往情銷氣平觀省明而是非著
三禮編卷四

十一

矣於是勸戒繩糾之言得入而繹思者深也故史
不諫王王不觀史曰史爲萬世設何闕也古之史
以諫也司會以歲成質之王而冢宰受質何也曰
司會質宰成也宰成司會質之何也宰體尊司會
掌計要歲終以歲會考歲成故質之也夫宰總百
官理大綜博矣司會曰記月考歲終會焉諸廢置
當否具在蓋司會質而後宰不得而諱也宰自正
之道也大樂正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
而三卿受質何也三官質三卿成也官有屬有聯

司會宰屬三官聯三卿故質之也樂正敎胄子司徒統邦敎司寇正刑明辟大刑用甲兵司馬主焉司空度地居民事聯市官者衆蓋三官質而後三卿不得諱也夫有所正之也百官質成不達王而達之三官何也不敢也官各有屬屬有長有聯而專達不已迫乎故質之三官三官平而質之三卿三卿平而質之王宰詔王廢置百官不得私亦不得諱焉故觀於受成而知夫王治之盛也天子穆穆肅雍受諫於其上以照臨百官宰執規矩繩衡

三禮編卷四

十二

明明翼翼先受質於下以倡庶尹卿大夫士各齊戒奉成濟濟蹕蹕受平報而惟上所廢置焉然後休老勞農視歲事而制國用冢宰王之故制叙五官宰爲之終始焉善夫

夏小正 月令 天以一氣播三統五行於四時消息發斂示聖者之度故時令於王事爲最重令順而協氣應令逆而戾氣塞譬之子共而親豫子違而親拂心慄寬肅怠而氣舒感嚴弛從之也故上德一天次奉天法天正下者悖天以亡天主曰

故令先日天經星以爲體故令詳昏旦中其王曰帝其司曰神其行則四時之更五行之氣也氣播爲五聲作爲五味化爲五臭徵爲五色人被御以有生而數其紀也故令詳色聲味臭而紀數天時至物變而候應故令詳物候王法天仁義禮智四者自王躬被服飲食居處器用以至于百官萬務有動無違之謂順故仁育其生也禮養其長也義利其制而智固其藏也一法天也夫四序各有始焉中焉極焉春始謹生服中謹萌芽生極而畢達

三禮編卷四

十三

無壅也長初氣達長中成形形成而器諸用則長之極也貴持成也氣收始肅肅中平成肅漸以嚴而嚴漸藏以固也一法天也天先陽後陰陽主陰輔陽居春夏司歲功而陰積之於不用故王助生相成持衰陽理陰功四立之日一主於德賞而終不敢極刑威之用也天也天重三微之月日長短至而令嚴日窮次月窮紀而令嚴季夏地統之衝也而令嚴乃三朝之旦歲功首焉古特重之矣蓋天德中有刑則王者慎德刑中有德則王者慎刑

也天大德曰生農生德天下之大命也故令莫大於務農而重穀於是乎田功與歲功相終始焉後儒之論曰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利也何謂春夏罰不終日欲人懼而不敢從於惡也何謂秋冬信斯言也是天可違時而人可違天也譬之是冬秋固固而可肉薄以耕也近譬之是晝寢而宵行也夫君子於祭於喪固時有晝夜於外於內者矣然焉可常也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其大較固晝作而晦入息也故兵志有三禮編卷四

十四

不踰時之賞矣王令終不以不踰時之賞而賞不春夏有不踰時之罰矣王令終不以不踰時之罰而刑不秋冬奈何其執兵志之賞罰而以于王治之正也董子有云精微眇以通其意存倫類以貫其理如是而主以欽抑行之於王統庶夫

學記 經解 王世子 學記古成均教學造士之法也曰大學篇深乎曰大學言其道記言其法法非道不尊道非法不行皮弁釋菜曰敬道何也明有師也道無徵不信曰前乎此有而人焉吾師

也不有徵乎道不尊不信曰前乎此有而人焉吾師也吾其弟子也不有尊乎有徵而尊是敬道也肄宵雅之什三何也鹿鳴示周行也四牡王事皇華五善也教以求志學以官材有飲焉有勸焉有最焉故肄之也鼓而發篋何也鼓之也夫詩書禮樂四教四術萬世爲經矣時教之爲正業鼓而趣之曰是而之業也孫志於此乎庶其益也蓋古之教者三年而通一經始教離經也其離經始離其句讀已乎曰非然也視人之性情使麗于經也其三禮編卷四

十五

爲人也教而達則麗之書矣其爲人也柔克而溫則麗之詩矣其爲人也恭而愿則麗之禮矣其爲人也博大而和平則麗之樂矣離之者使身比於此焉以成德而達材也故其爲人也溫柔敦厚長於風詩教然也疏通知遠長於政書教然也恭儉莊敬長於立禮教然也廣博易良長於化樂教之然也故時教正業未有能釋乎四教者如離其句讀已也鄉教之學學成而升之何謂離句讀已也曰有正業可矣乃退息有居學何也曰人情操業

急則勞勞則塞塞而勞則苦厭從生焉卽弗厭弗入也故弦也誦也詩書禮也藏而脩於此爲業也操縵之安弦也博依之安詩也雜服之安禮也使息焉游焉旁皇焉周浹焉四騁而縱望焉蓋如是而後安興藝何也人各有能有不能其能也得之性而成之習也稷之播種也夔之擊拊也仲由之兵冉求之藝也童而能之長好焉習焉不性生乎善教者興其藝以盡其材斯勸之也勸之斯樂之矣不興其藝卽不盡其材隱疾生焉能終業乎雖

三禮編卷四

十六

終其業其去也必速矣故教慎興藝也曰比年入學中年而校之何也曰歲大比興賢能而數之學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各以其始冠之年造焉不考不視或怠而玩將能成乎故中一而視之依始入學之年各視其所造爲之等其進之有序其求之不拂則曲成之道也視離經辨志何也曰古之教者開其知使明喻其能使誠經所執爲業而志其本也其始教也依性情而麗之經中年視之視其能身自麗於此乎否也

故啓知之始一誠也志何辨莫辨於誠僞之介矣是君子小人之所分也故始教發其志中年視其辨其於志也介然明乎毅然確乎惛惛乎焚焚乎而進退之辨志之端一明也離經矣視敬業者何離經以爲業或怠而弛之於業也何有朝焉夕焉益焉習焉日就月將焉不敢惰是敬業也夫道無方經著其方不博習或局方而不通又三年經通經通而諸經可循而窮也故博習也敬業博習然後知學之大方要學之詣極合語而論不離迷於

三禮編卷四

十七

本故視論學也前乎此蓋存而不論也有其心之至也志辨矣視樂羣者何曰樂羣而後能安學也人道莫大於能羣其不樂羣也必有辟也不然必有昵也故汎愛衆而後能羣能羣而後和德性潤焉志趣漸焉此視之也視親師者何師所嚴也嚴之過則尊而不親益遠實而蒙蔽無辟故能愛畏能愛故親師於師親而知其學之益也故視親師也夫朋友之於人也大矣蓋取之以輔仁孔子曰朋友以極之欲人之有壹也必學明而後能知言

知言而後能知人知人而後能取友學至於能取友幾矣故視取友也前乎此羣而無取汎愛衆而無親壹不敢自有其斷焉故學忌速成也比九年而視成何也天道九而究王治三考而黜陟也淵源之所漸師友之所涵其必且知慮通達見天地之純全知古人之大體而知乎其必且依仁秉德強立不反而仁且勇乎之謂大成大成者措之用而時施之政而達臨之大節而介乎其不與易也則司馬之所材也以充庶位此造士之大方也夫

三禮編卷四

六

學所以理性情淑其身心而歸諸道者也性其未發也是於物無涉矣時而調之時而攝之使無撓於物而自遠於本禁未發之豫也欲動情動如水如火即發者欲自禁而無由如是而禁之必杆格矣是不豫之過也夫時過後學如夏而播種秋而耘耔將能穫乎故學教國子及學士必時中一而校必時時過而後學猶無學也乃時有幾焉莫神於人心通如日晶發如決機斂如三緘塞如正牆面而立也時其通塞察其發斂告其憤悱信其融

釋如時雨之化然不先不後當其可之謂時時過而發之通之告之猶無告也使之信不能也故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是失人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是失言也則不時之過也夫學以至道有難焉易焉人之所至有淺深焉高下焉積分而授之業積分而視之成譬四時之八節然一不可得爽所謂節也不可陵也不陵節而施使孫意於此乎警雋者俯就之而熟營愿者誘掖之而至也何業之不治雜焉而施之一不倫於理則施者停也語未

三禮編卷四

十九

至之理輕自大而玩神語未能之事輕自高而惰行是壞亂之道也學重觀摩何也獨學僻也燕朋逆也燕辟逸也目端士而心瞿目良士而心易目達士而心曠時與有道者游居渢渢乎津津乎莫知其所從入也其長善也微其救過也於未形漸焉涵焉淬焉入焉是摩之也故觀摩之益微也夫存乎人者莫神於目矣是心神之宅也故教者時觀時觀者時而觀之也時而觀之外觀其形目攝其儀也內觀其心目攝其心也觀弗語而目攝之

使自存也存其心之道也目則弗明而訊使心馳於訊多其訊言而數使心馳於數訊此求者拂也夫君子之教牽之以爲道也然或以牽率而退馳驟束縛之而敗故也故弗牽而和抑之以爲強也然或以抑壹而沮頓感之故也故弗抑而易達之以爲開也然或以開達而散末之思又使之無復措思故散也弗達而思矣故鼓舞也非以爲押闔繩微也非以爲頓感竭兩端未嘗以三隅告也其善教也杜子曰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

三禮編卷四

二十

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使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可以語教矣故辭達善也費而達其達者見也約而達達以心善之善者也語臧善也顯而臧其臧者事也微而臧臧以心善之善者也譬而喻善也其喻者識也罕譬而喻喻以心善之善者也故曰可謂繼志語心也且人心之同莫同如面然而藏之不可測也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灼知之而後能救其失也或失則多寡之見苦矣或失則寡多之見病矣或失則止進之畏

之或失則易難之拂之矣語曰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頸雖長截之則憂其性然也此四者心之莫同也學者有六失教者必知之溫柔敦厚通乎詩矣以過厚也而愚詩之失也疏通知遠通乎書矣以奇變也而誣書之失也恭儉莊敬通乎禮矣以名數也而煩禮之失也廣博易良進於樂矣以志廣也而奢樂之失也屬辭比事進於春秋矣以輕斷也而亂春秋之失也夫易廣矣大矣幾矣微矣然學亦有失焉潔淨精微之致而棄物則爲虛蔑

三禮編卷四

二十一

倫敦爲大也不毀則乎是賊也此六者亦心之莫同也灼知其心而後能救其失也夫道孰精粗焉孰小大焉孰多寡得失焉是致一之道也然其至之也有難焉易焉精精而粗粗小小而大大焉如此乎其不同也况人之昏明強弱多寡易止有萬其不齊乎君子知至學之有難易且也知其人之美惡然後能博喻博喻者精而精之精而粗之粗而精之粗而粗之多而寡之寡而多之或因其多而多之或因其寡而寡之強者退之強而不抑也

進者止之進而不牽也昏者昭之或昏以爲昭明者昭之或明覆爲昏小者廓焉大矣或因其小而小之則得其爲小大者挹焉小矣或因其大而大之則成其爲大夫喻非一端而已也夫各有當也故知微者知心入微者格心此造士之微機也教者守造士之大法而默操其微機然後可以作人也且良冶非裘也子學而爲裘學其似也良弓非箕也子學而爲箕學其似也詩曰螟蛉有子果臝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謹其似也不觀之效駕

三禮編卷四

三

乎始駕馬者反之其反之何也車在馬前先之也帥先之而從不先何從是故君子慎所以先人者夫王世子貳君矣而教世子於學士齒何也師尊也王尊無上而詔於天子無北面欲有問焉天子齊宿西面折行而請事師尊也故師無當於六官而重於六官非苟爲尊已也德不官而德尊道不器而道尊信不約而信至時不齊而亨行時中也夫如此而後能博喻能博喻而後能無陂教無陂教而後能化民成俗也能化民成俗其君子乎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師者所以學爲君也

樂記 古樂經亡久矣虞書典樂理性情之奧深乎詩三百三經三緯渢渢乎脩身齊家合君臣和上下通天人之際何非樂也蓋樂未嘗亡也今記頗逸缺有斷簡弗屬亦間有紕辭而精義具存樂其生人心乎心神物其無不感以應也起物而動乎動無節則亂天性貞靜之靜其感無感應無應而節乎其物則之極乎故樂以動人情之所不

三禮編卷四

三

能免也制樂以節之使動無動而貞於靜則天性之不可易者也止於性反其情則樂得其道性諸天而化行故聖人著其教焉 樂盡於聲音而聲音非足謂樂也心之動形於噍殺暉緩發散猛厲而爲聲而非足以語音聲具夫宮商角徵羽五者協比之成文之謂音而非足以語樂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翟旌畢中乎廉直勁正順成和動寬裕莊誠之倫而無患則樂之謂也故樂也者和也中節也聲音之倫於理者也故聲生於氣氣生於心心

止於性之靜御平情之動而一之於愛敬樂教然也知樂而幾於禮矣禮樂皆得之謂備大備之謂盛德 愛敬非性也其性之端乎仁以播樂一之乎同愛故敦仁而能愛義以制禮協之乎合敬故比義而能敬愛敬者人道之正同人心之大端也人心同而治可出矣其究也刑仁講讓大道行而天下爲公曰大同政以正此刑以坊此其所本者一也 樂五音五行之動竭於五也盈天地間惟五行故君臣民事物貌言視聽思同氣異體流通

三禮編卷四

二五

往來而相應焉一本故也無二也 人心以好惡而危故極耳目口腹心知之欲以惑而忘道道心以平好惡而康故不極音有遺音而和不極味有遺味而和平者天地之命人道之正聖人之所以著教也 人生而靜曰天性天命之性也感於物性不能不動而爲欲人也何物非則何則非天知者心之神明也物沓而至知介然而知物無失其爲則乎則天全而性復矣好惡作於內內失其節知誘於外而莫知其反則欲窮夫物物屈於欲

神明蝕而天理亡樂也者不極其情反諸性而和正心者也樂主反躬故靜無靜貞於靜而中靜以節故動無動極於順而和中和致則陽不散而冲陰不密而暢合生氣之和也剛莊誠平康而不怒柔優游平中而不懼道五常之行也以愛敬四海之內懷生之類俾合愛同敬無怨而不爭友人道之正也故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也 樂主樂然本以節性故曰樂節禮樂又曰發而中節之謂和大哉節乎天地人之所以正性命也故君子

三禮編卷四

二五

樂其節也 天命之性渾然同體萬物一體之體也樂爲同而相親其一體之原乎而分殊其間焉故得禮以治天命之性粲然異用萬物各足之分也禮爲異而相敬其分殊之致乎而體立其中焉故得樂而安故天地非二物也其道可一言而盡爲物不二也而反觀之而身乎營魄其體乎所抱者一乎形有腠會骨理之別禮肅而形官氣惟充塞合同之神樂諸而氣和樂由中出存氣之神也存久則安而神之亦存存之者莫貴焉故大樂必

易禮自外制盡形之飾也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致飾而文則大禮之簡也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以體物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以達化也其究也易直子諒之心覆煦於四海而不怒則樂至無怨矣莊敬恭順之體廣敬於四海而不乖則禮至不爭矣天子不怒百姓無患與天地同和是敦樂之極也而何憂天子恭已六官效職五品式序與天地同節是備禮之盡也而何偏揖讓而治天下者大聖之謂也 論倫無患四字其文誤與上樂器樂

三禮編卷四

二六

文禮器禮文語文此樂情樂官禮質禮制語情禮以中正無邪為質樂可推矣 高下散殊天地之體也合同不息天地之用也春作夏長非盡天地之用而用顯諸仁神之行也秋斂冬藏非盡天地之體而體藏諸用鬼而歸也樂敦和率神而從天其播仁於樂乎禮別宜居鬼而從地其陳義於禮乎禮樂天地之大用也天地之化莫妙於用而樂禮之用也故用莫神焉天神降地祇出羽毛鱗倮靈象之應感用藏而顯也故曰一動一靜之間天

地人之至妙至妙也 血氣心知之性非天命之性也是無哀樂喜怒之常矣應感起物焉動矣本情之性稽度之數制之於禮義而反之乎其靜庶無失其常乎陽不散陰不密剛不怒柔不儻安其位而不相奪者常也廣則順正與天地同用動四氣之和狹則靜正與天地同體著萬物之理廣則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播樂廣教以為天下公狹則獨樂其志不厭其道斂和守一以寧天下極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廣樂之效也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三禮編卷四

二七

獨樂之致也皆無失其常者也哀不莊而辟於哀樂不安而流於樂廣則容容蕩於欲也如溺波而流狹則思欲專於欲也如顧影而感君子賤之矣賤之者賤其惑於欲也 窮人生而靜之本知應感起物之變使無離於本樂之情也著莊敬恭順之誠去繁文飾貌之偽使一之乎誠禮之經也以能侑天地之情與同其和序達神明之德與同其化育幽可格神祇也而降興之明可領父子君臣之節也而行象焉天地清寧萬物各正禮之道立

矣天地訢合萬物煦育而樂之道行焉彼以其文而已者未矣 聲生於氣聲感而氣應音生於心音感而心化樂象夫德樂成而德尊一體故也無二也故天地之道盡之於感應應則復爲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感之感乎雲行雨施品物咸亨其應復爲感乎嗚呼乃禮樂文胡可須臾離矣志以道寧性之命也平好惡則獨樂其志而反之正故反情以和志方以類聚命之性也萬物之理以類動得其類則和而安故比類以成行焉 以

三禮編卷四

二天

則優游乎中德之盛也敦和率神而易知外貌無斯須焉不莊不敬則山立時行德之暉也別宜居體而簡能易簡理得交暢發形恭敬溫文天地其合德夫 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也故禮主其減君子備舉其道不私其欲以廣樂也故樂主其盈禮主其減以爲報也不竭情而反之質也然減而不進則銷故以進爲文勉從其報焉樂主其盈以爲施也章和順而著之華也然盈而不反則放故以反爲文務審其施焉禮減而進則得其報

三禮編卷四

二天

道制欲非以爲樂也而樂之不厭以欲忘道以爲樂也顧惑而不樂故志以道寧康樂之極也樂極哀來窮情之致也噫可以審所鄉矣 心知大始其天之神乎樂由天作故致樂治心身作成物其天之體乎禮以地制故致禮治躬平康正直心之德也操之急則滑而不可持故致樂治心恭敬莊肅貌之體也怠勝敬則肆而不可檢故致禮治躬易直子諒之心以樂而生樂之原也莊敬嚴威之儀以禮而成禮之質也中心無斯須焉不和不樂

及見之諸論深典質厚矣 樂主反弦匏笙簧美矣而拊鼓爰守反諸質也始奏文復亂武陽施而陰報也報亦反也相治亂雅訊疾懼流而不反也故進旅退旅和正以廣而樂康溺聲溺矣濫音淫矣趣數促矣敖辟驕矣皆縱惑不反之過也 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君德也靜重之極也病不得衆恐不逮事而欲及時也其皆應揚之志乎亂而坐象施文德以治四國周召之治也賓牟賈之言是也然已褊夫子識其大者也 古歌以保德和

三禮編卷四

三千

平德之保也然皆因性情之宜爲聲詩故成德者率其得於性者而成之也

哀公問 哀公問仲尼燕居君閒居篇諸記者有淺深故語時有融滯焉而大都多微言可服存人道政爲大爲君言重政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正語正身也正身政也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而庶物從之語正家也正家亦政也蓋舉政而人道盡於政也卽一言而天下之道盡此也乃所以行之在愛敬愛敬人道之大端也仁者人也不愛

人則不仁故治政愛人爲大愛無禮不成其爲愛故治愛人禮爲大敬禮之主也故治禮敬爲大於大昏見之大昏至矣於冕而親迎見之夫夫婦判合者也親莫暱焉而敬難親迎之而冕則敬之盡也惟敬之乃能親之惟親之乃能使其人親之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故敬正政之本也公疑其已重而問褻之也閨門人所褻也易端見矣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先祖後爲宗社主君何謂已重也嚴之也嚴以教敬格心之道也三代

三禮編卷四

三千

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非苟而已也妻所褻也而實親之主也何敢褻也子所下也而實親之後也何敢下也無不敬而先於敬身身吾身也而實親之枝也能敬成親不敬忘親又何敢不敬也蓋君子無行而不見夫親也敬之至也夫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人知親矣而嚴之以敬故治愛以敬也敬其身推以敬人之身敬其子推以敬人之子敬其妻推以敬人之妻至于矜寡至于孤有幼終不敢侮終無有慢堯舜其猶病諸曰大王之道爲

胥太姜言之也乃敬身在言行敬言行在不過物
言有物不可過也過言而民作辭矣言不過辭不
過物也行有格不可過也過動而民作則矣動不
過則不過物也蓋有物此有則敬天則也故敬之
至矣敬以治愛然後能無所擇而愛人能愛人然
後能物物順化而安土能安土然後通物則之極
而樂天樂則天矣樂天則仁矣仁天德也純一不
已是天道也無間斷先後是天道也無爲而天下
歸之是天道也渾然見成而昭乎其明是天道也

三禮編卷四

三

成身成性之盡也而括之以一言曰不過乎物蓋
卽物卽天也何可過也不過物者卽物察則之謂
也行必著習必察言而履行而樂無物而不在禮
也不過物之謂也孝子子道人之始仁人人道之
盡人之終也約之皆不過夫物已焉徹上徹下之
道也故仁人事親如天事天如親何異形之得間
心天而道矣孝子成身毋不敬敬身也事天之道
也不過乎物志之心無須臾之間以事天庶夫大
學始教曰格物其終事曰絜矩卽格也孔子始

學曰志學其終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矩不
過物之盡也其善志也聖學始終條理之括也彼
一之於無物也壹比於已高

仲尼燕居 燕居篇言禮無不辨美矣大矣然微
觸處洞然不能及以知而信者難也非知而信其
知之意之也非親之也有物此有則故有其事必
有其治約言之不過乎物而已人性術好惡有萬
不同必禮以制中凡衆動加於身而錯於前有萬
不同必得禮而治下至目巧之室車席量鼎有萬

三禮編卷四

三

不同皆得禮而器故不過乎物焉盡矣 仁體物
不遺禮者禮此者也禮無不體則仁無不貫明郊
社之義則事天如親明禘嘗之義則事親如天仁
也禮有九大饗有四非始有辨說言談之文也
揖讓而入門揖讓而升堂大饗始此耳入門而縣
興升堂而樂闋雍乎其祖洽也孔子屢歎之下管
象武間歌也而夏籥序興薦俎乍陳而禮樂序焉
百官備焉一體之動皇如也如此而君子知仁焉
豈待言哉周旋之中規也折還之中矩也和鸞之

中采齊也客出雍而振羽徹何以行何以中天則蓋森如也君子無動而不在禮矣金作示情升歌示德管象示事示之至也豈必與言哉苟知此矣賦之中何物非則何動非天默而信之默而成之亦若是而已矣 古後言故未旅不語 方言 禮子張忽更端而問政有二志矣過物矣夫子歸之禮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禮與衆治於政乎何有昭然發矇知物有則也可盡志於格物矣

三禮編卷四

三西

孔子閒居 閒居篇多精言深言然非造體者不能及以非可執言象求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履之爲禮樂之爲樂悲之爲哀皆性情之德也志之所至五性具足詩禮樂哀靡餘靡缺無不至者此文思之精禮樂之原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審正視傾聽而不見不聞也則五至之志無體無聲至矣精神獨與天地流通往來而無間是塞乎天地也樂尚聲故無聲爲至樂禮有體故無體爲至禮器莫重於服中慘怛而哀生豈待服哉故

無服爲至哀三無不出於五至之外精言之耳言五言三者此中幾微變化非一端可名其志至必至者此體冲合渾淪非有間可間也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求故子夏求其類於詩詩也者興導諷謂有言外言者也 志之言至也心之精神所獨至也志所獨至詩禮樂哀渾其固焉無不足者無不至者此五殊一實一本之體易曰乾元亨利貞樂動內故三無以基命宥密爲近其五起由志氣不違迄于日聞四方而終之復起如環無窮知

三禮編卷四

三五

大始之道也禮脩外故三無以棣棣不選爲近其五起由威儀遲遲迄于翼翼和同終之就將博施作成物之道也哀者樂之根禮之終起於內恕孔悲達之純德孔明而終之畜萬邦施孫子也濬源徂流積微而著其道也深乎 樂太和至順故以不違既得既從爲順禮制中故以遲遲翼翼和同爲美志莫致於哀無服之喪其哀之獨至乎故以內恕孔悲純德孔明爲極周豐論古德亦以宗廟興敬墟墓興哀明之 天播五行於四時而風雨

霜露司其令其無私覆示人者昭如也地載神氣於域中神氣之動奮爲風霆風霆激流品物震生如鐘宣樂如鼓答桴其無私示人者躍如也聖人清明惟天志之所至五性具至所存何神也欲之所至開必先焉惟時惟幾匪思匪測如雨而雲興雲而雨降其時乎其時乎不謂奉天地之無私謂之何哉地物也天神也物統於神故以載神氣言之

禮運 禮運其盡於易乎易其盡於時乎故通大

三禮編卷四

三六

同小康大祥之世一禮也合陰陽剛柔仁義一易也觀運會而制禮察時幾而從道禮以義陳易以象告二經不同其極一也禮承天道以治人情而記有之曰禮時爲大禮一易也易明天道以前民用而傳有之曰觀會通以行典禮易一禮也禮大同小康者世也本仁陳義體信達順而一之於禮曰大祥曰大順制世者也是禮運之精也或曰失仁義而後禮岐矣禮原於太一太一者合天地四時陰陽日月五行萬物而渾其一體者也一大

之謂天天一而實大無外故道之道盡之天記曰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大道之行曰大同何也曰太上貴德天下爲公親讓慈愛舉與物同輯睦成信太和時雍蓋渾渾乎禮體其全而不與以已也一大焉天已非久而漓矣又久而睽矣有萬其情惟已是私親親子子愛臆藏私貨必藏諸已也力必其爲已也賢勇智尚功能務施報凡以崇已也於是乎詐謀用而佳兵聖人者承天道以治人情教人及本從朔以無遠於天紀者也親其親推以

三禮編卷四

三七

及人之親使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推以及人之子使人不獨子其子立法制以齊之均田里以公之合天下爲家運中國爲身老使有終幼使有長矜寡策獨廢疾者人使有養也男使有分女使有歸使其壯者得舉材諸用也徇公滅私以刑仁也親遜懷安以講讓也素樸淡質以尚儉也天地鬼神以爲奧冠昏燕射朝聘喪祭以爲體讓以爲實仁以爲本皆使人自克以復於禮也謀詐用而佳兵不至於爭奪相殺勢固不止則已之爲禮也故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曰大同大道既隱天下爲家
曰小康夏時有等坤乾有義六典有官五經重祭
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而夫婦有所也曰
大祥大哉洋洋乎天運而不已世隆窪升降忠質
文迺變而末能自止也聖人觀世知運觀運知通
與其回環往復者相周旋而行乎無窮是故觀大
道於皇虞觀夏道而之杞觀殷道而之宋觀周道
而曰吾舍魯何適也大哉觀乎聰明聖知達天德
之盡也夫道本於樸素而用著乎精美貴本而尊

三禮編卷四

三

親用而親故燔捋汙杯蕢桴而土鼓陋矣然忠之
屬也若猶可致其敬於鬼神復登屋而號野矣然
飯腥苴熟而天望者終不廢也重其本也故玄酒
在室而後醴醢醢醢澄酒可列也血毛幽全而後
以炮以燔以炙以合烹而可體也疏布越席而後
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可澣也觀夏道於義觀殷道
於等觀周道著教於祭也告慈孝以承祜嘉魂魄
而合莫於是乎天人合而大祥亦曰大成祥之言
善也言備善而動也夏時曰等殷道曰義義天之

宜等天之則是禮之所生也蓋無運而不在於禮
也故曰吾以是觀之夫禹湯文武周公未有不隆
禮由禮者也傷周道而宗魯魯秉周禮也宗魯而
病郊禘之非禮禮之失自魯郊禘始也周公其衰
矣無爲貴周禮爲矣故天子幽諸侯僭諸侯凌大
夫脅大夫亂臣僕倍故天子壞法亂紀則大柄失
而禮亡禮失而刑蔑以之矣是夫子之所痛也故
歎之歎之者傷禮之流末失也且夫情者性之動
也義者情之則也講信脩睦者義之和爭奪相殺

三禮編卷四

三

則欲惡以已而辟也六通四闢乎此曰知人天秉
陽乾其性情地秉陰坤其性情其天地之秉彝乎
日星發曜下垂山川發竅上通四時行焉和而月
生焉是陰陽之所交而萬物之所興也六通四闢
乎此曰知天人樹百骸以成人猶天地體萬物而
成天心居中虛以治五官人居中秀最靈以官萬
物五行統焉五常備焉五味五聲五色食焉別焉
被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會萬物之所體
也欲自異焉而不可得也此謂大同聖人者知天

人之盡者也存天地鬼神之德以爲心居而安也達天地鬼神之情以與物樂而順也合天地鬼神之體以爲體而四時五行日月山川無不本也無不敎也故制禮以達於下郊定天位而因天以事天社列地利而因地以事地祖廟本仁仁者人也盡人道以本仁也山川鬼神靡不懷寧而五祀以列事所以接三才之奧者無不極也故禮者體也渾然一體之體而百體具體也廟有宗祝以接神也朝有三公以論道也前後左右巫史卜筮瞽侑

三禮編卷四

四

皆通於神而播於樂也王何爲哉居一守正作天人之極而已矣於是乎脩禮以爲耜播義以爲種而治夫人情之田以天爲本以時爲大日星爲紀山澤爲度月以爲量講之以學盡精微之致而居之者仁於是乎漸摩淪洽深而通融而理上順天時下順地財中順人情百神受職六官得御萬物各得其理而咸寧一體之體充溢滿盈六合之內信至教順雍睦慈讓天下爲公其大順之極乎大順者本諸太一而不一建之天地而不悖協諸大

同而不謬者也禮義以持之尊仁以合之播樂以安之蓋三變而帝道可舉也持載覆幬綏來動和歷千載而不效諸用悲夫故皇哉遠乎仲尼之歎曰歎魯專所感言之也故禮運聖人之旨存焉旨微而辭演故達者信之滯人疑焉昔人之言曰言游之學得其精華蓋披華核實而後聖人之旨可見也嗟夫微言游安從知運哉

三禮編卷四

四

道也故忠信理義居天下之大端本太一而分之爲天地爲四時爲鬼神陰陽皆降於命而官於天非天運之不已乎禮之行也合天時設地財順鬼神皆合人心而理萬物非烝民之物則乎禮之立也器也者運之分體之所理也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其天下爲公爲家者時也運詳之矣禮也者體也大小顯微備而成體竭誠盡慎美而文各有體而設之各當者備也大備盛德也是體次之也乃其作事也必順天地之祭因天事天

因地事地因名山吉土而升中順也宗廟之事疊尊畫雲雷陽也而東犧尊刻犧牛陰也而西縣鼓倡而東應鼓和而西君象大明而在阼夫人象小明而在房其東西之別陰陽之位順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鸞尊其禮樂之交動應陰陽之所交亦順也故順次之也義也者禮之質稱也者宜之節反本復古不忘乎其初其禮之主乎敬忠仁義其本也故禮器而大備大備之謂盛德禮器一篇稱長短顯藏抽應有自然變化之妙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言體

三禮編卷四

聖三

禮之難也行而理之禮也誦讀云乎哉如誦讀而已有誦詩三百授之政不達使四方辱命者矣令深於詩倫於樂德明雅頌之致達明王之事通神明之德旅饗帝優如也況其細乎故詩非徒誦之謂也

坊記

經解一節附

禮物之則也物有則不可易曰方

隆言重由言行崇禮之謂也約言之不過物而已聖人無方通於方而道至矣士必有方以禮也者天之命聖人之教君子之所獨守也無方則民矣

民也者無恒心而各以其心為心者又何方之得存今不隆禮不由禮實不知其方而托神無方以自命則大亂之道也故坊也者坊其不足於方者也人心危猶水也禮防危猶坊止水也坊者失則水為橫流故大為之坊民猶踰之况坊失乎曰疑曰微者敬怠逆從之所自始服位者章之別之以為民坊者也慎微之道也

讀大戴記盛德篇曰知治本矣觀國有治亂失得不於政於德視民有獄訟暴逆不脩刑脩禮觀天

三禮編卷四

聖三

下有亂危不和不平不成也不於政於官故德者禮之本而德禮治本也乃其要在論官故周禮經官噫是周之盛德也

檀弓 夫禮有微情者仲子喪而檀弓免惠子喪而子游服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若慙其獨衷於禮焉爾庶人之見之也反求而得其情乎故禮所以安人已也檀弓子游之意蓋以諷或曰譏豈其情哉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者何曰立孫之禮人皆知之然意其或一道焉故曰亦猶行道意深

而婉矣夫。賸舍而衍立伯邑舍而武王立權也。唯二聖人無私之盡。唯能權權詎易言哉。故子游問而孔子曰立孫持其衷也夫。夷墓不仁不以哭於宮而傷其情亦猶仁哉。合葬非古不以奪於勢而請亦猶古哉。今夷墓者命哭乎墓為人夷者得請乎噫世下降久矣。出母死而不喪禮也其喪之也豈亦視其所以出者為之等與抑君子不奪人之親若情獨至即父不能得諸子與抑子厚而過也不欲亟其奪之與至期猶哭則父在子不能

三禮編卷四

四四

得之於母况出乎故嘻而甚之禮隆殺惟其道道隆殺惟其心惟聖者能之為夫也妻者是為子也母不為夫也妻者是不為子也母則禮以義斷焉爾。拜服也以禮賓稽顙隱之盡自致也三年之喪從其至為至痛飾也極自盡之道也齊衰而下拜稽顙順已。孔子孤也少不知父墓之為殯也以為葬久矣而其實殯也豈未嘗成葬耶聊曼父之母知之蓋始改殯合葬焉合葬而孔子先反禮速反而虞也不忍神之一日離也故禮墓魄輕而

廟神重門人後董封築也而墓崩不能為心之甚故不應者三已。然涕流焉乃言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墓崩必脩古不脩謂豫慎之至也爾顯言難為人不言難為心言微婉有深味焉斯為聖人之言乎。古實慎字通用師視父心喪者三年朋友視昆弟哀以期斷故有宿草勿哭焉。事失則悔為可改也送死大事不可得改何可得悔抵於悔無及矣之至也言勿至於有悔焉耳。君安驪姬言及姬即公心傷恐為傷公心乎即言之益以死耳恨莫

三禮編卷四

四五

大於傷心故曰甚哉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於子謂子能得之於父哉夫世子則安可言不可得言而亡亡無所之而死匪直也共蓋其安也故世子至孝矣身且死而君父為遺憂讀拜稽顙之詞不涕下者獨何心矣昔孔門反已嚴而論人甚恕揆所安而各遂其志也亦養夫忠厚之心焉異哉後儒之論曰嚴於核人以反觀也嘻乃責人終無已乎哉夫責人無已過也舍其過而尚論人之過於反身無已疏乎噫。李孫賜而曾子受何受也童

子呼而易易而速何速也曰賜而受過也適然之誤過不由心是過也呼而不易易不速則知過者改心過成矣夫心莫大於自欺改之得無速乎

伯高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將之以爲禮也然將無使人疑於禮爲不情也乎哉蓋貴情也 廟以妥先兄弟出於祖而內故哭於廟父之友聯於父而外故哭於廟門之外寢以安身師以成身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仁親視兄弟故哭於寢門之外所知有相趨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

三禮編卷四

四六

疏矣故哭諸野則各有當也伯高於夫子視所知則已疏視師友則已重乃其於賜也友也得哭諸寢門而夫子所因從見也故以爲主焉禮人有哭則弔又誨之曰爲爾哭也來爲爾弔者也斯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哀伯高者也勿拜可也君子詳弔哭之位非其儀之謂也稱情以立文故禮以致曲也 子夏喪明而曾子哭一體之愛也傷之矣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則冥於過而不自知夫學以自知也故深徹切之愛以德焉耳一體之盡也子

三禮編卷四

四七

夏老西河而文侯以爲師隆重矣而規切之言不聞故抵於罪故離索人之大患也聞罪而拜投其杖而拜引過以自歸善反也夫古宦學必嚴師而益大於交傲有以爾 古居恒當戶晝夜居內寢惟致齊爲然不則疾病以寧神亦齊也非是晝夜居內溺內矣如之何不問古喪廬中門之外傷親之在草土故也夜居外忘反矣如之何不弔故居處有禮也 先王通性命之情因物之精以制極皇皇乎虞仁之至也然孝篤而仁達矣如慕如且至而望也如疑如不必至而疑也則猶望之也人少慕父母之心也故再善之使反求而得其心哭子路而拜弔者一體之義也傷之矣既乃進使者而問故致詳焉顏饋祥肉彈琴而後食則猶哀之也節哀順變也情止乎禮也其動也中矣 生死之變大而曳杖逍搖以歌順變達化矣乃猶山頽木壞之感惻惻焉其知通晝夜而心切道濟也乎蒙莊達然蕩矣故聖人仁智之盡 夏殷周忠質文之尚也於殯見之矣殯猶在昨卽死矣曰室

吾親之室也吾殯吾親不已忠乎殷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尊之矣周人賓之矣質文之異變也如是孔子喪而門人疑服古師無服也夫子喪如失所天其何忍無服故疑之推淵路爲之服恩隆義至推類明矣古皆偕字通禮著心喪之文子貢曰無服語心喪也三子經致隆矣羣居經三子偕則經也謂築場時也羣居經明乎其爲師出而經得無嫌乎此權制者也主人以曾子串也而反宿故曾難於言子游論及宿當

三禮編卷四

四八

矣曾引以自歸曰多予出祖乃竟終不言與夫子幸有過之對同其深厚矣子游論及宿禭裘而曾子服求是之心也令指子游示人有是非非是心矣設其有是非非是之心能服義若斯哉記之者失也國奢示儉禮寧過質也檀弓免而弔子游服而臨禮寧過戚也卽爲非禮以諷也不有道乎易曰不宜上宜下過恭過儉過戚之謂也吉事之折折也主慎也有恭敬樽節之心焉其喪事縱縱則皇皇望望之心也春之日遲冬之日促與

君子賤鼎鼐騷騷而猶猶則帝則之必察也父死而出哭於巷不敢有其室也曾子反之次安之也館之者之道也而弔一體之誼也禮大夫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敬叔行之而不約諸禮故病之喪速貧死速朽庶幾哉毋以貨幾利毋以死傷生乎而不可格於後故曰夫子有爲其言之也死不欲速朽以教孝也喪不欲速貧以行忠也况仕道乎大夫交政矣有畏焉愛焉哭得已乎哉故禮之推移也以世古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始忠質

三禮編卷四

四九

之教乎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意終遠矣曰周不降上下乎噫周衰世之防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蓋嫁也子思爲之服柳若恐其過於禮也難顯言故諷之禮嫁母齊衰期以非父所絕也適子雖主祭猶服子思難顯言故應之何慎若不喻其意然禮也孔曰慎終曾曰自致言喪必致慎焉故知曰何慎有爲言之也問喪具曰稱家有亡以無財不可備禮也故啜菽飲水盡其歡之謂孝貧而足形旋葬無停之謂禮用財視有亡之謂義曰視義

可否匪直視有亡也行乎哉 賢哉成子高之言
葬也歿不忘乎仁儉不違乎禮楊王孫裸葬傷乎
儉宋司馬石椁傷禮矣 國子高議壤樹曰非藏
道也夫封而樹也以爲識也欲人之弗發也於爲
藏不已固乎昔夫子封防墓崇四尺從其封也
封若防若堂若覆夏屋若斧異制矣然封也未嘗
略一日三斬板而已封傷遽矣遽而封不略於送
死也乎哉故防墓崩而仲尼悲一日三斬板而子
夏歎 士唯公門脫齊衰不敢貳君也故蟻固以

三禮編卷四

五十

表微爲志庶幾哉夫子墮三都張公室之心 悼
公之喪季孫疑所食將爲瘠以欺也莽策金滕昭
枕君股而哭僞亂極矣將不使人疑夫以情居瘠
者乎哉故敬子食食亦爲非禮以諷焉耳情居瘠
至矣勉爲瘠而僞不若不勉爲瘠而情故敬子取
夫不勉而情者以諷夫僞而欺者嘻夫爲僞以欺
也曰三臣之不能居公室也天下莫不聞將吾誰
欺哉庶自反而得其情乎叔出季處曰吾三臣引
咎之至也意深至而言迫切故辭疑於悖敬子嘗

事夫子於曾子特親故情周其至焉 美哉曾子
之美晏子也爲禮以敬示奢以儉皆得其本心曾
以禮格人乎哉是孔門論人之衷也 有子感孺
子之慕達禮之情矣而刺禮以禮無庸於節爲也
故子游詳其節去哀樂之相生也陰陽之相成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人道節而七情平故品節斯
之謂禮乃情則何可專也故刺禮非禮之病也未
達夫禮意者也 夫差之伐陳也執必有辭曰稱
斯師也何名難其對也陳使舍其辭而責其實折
三禮編卷四

五十

其心矣夫差中感而意回又微勸以承之善辭哉
般請機封嘗巧也而工不程其初公肩假病焉
監工之號曰毋或作淫巧以蕩上心惡嘗巧久矣
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而反命工尹曰可矣孔
子賢之使之病任之重而君子弗謀士弗死敵也
公叔曰不可而死焉孔子賢之蓋於是而知聖人
與善者詳體人者周也曾以一途格哉詩云風雨
如晦雞鳴不已禹人有焉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黃注蹄有焉 工尹追吳

師棄疾曰手弓也而手弓不謂不手弓也曰射諸而射不謂不射也斃一人而報弓斃三人而反命止殺矣每斃而掩目止御則不忍焉故也君子謂工尹仁矣戰不期殺殺不濫天之道與天下無王則霸力之流禍烈也驅民於戰攻而快殺殆天之僇民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子臯可謂知政體矣爲邑長而買道以葬以爲惠也而小惠難繼也將不使人違道市私恩干譽也與哉夫夫也愿人也而權此其達節也矣虞夏民之敬信也非

三禮編卷四

五三

有施而從也必施而從狹矣是殷周之末造也墟墓宗廟豈必其施唯哀也哀之矣唯敬也敬之矣蓋無心之感也大哉乎無心之感也易引伸於寒暑日月其道大記醜類於墟墓宗廟其幾神故太上貴德也喪毀以致孝不慮居危身以無廟無後也亦歸於孝葬者藏也王深然不至於泉故以爲淺深之宜季子識性命之理矣知鬼神之情狀也而曰於禮也合故禮性命鬼神之奧也荷簣賢矣孔子曰果哉末難齊士介曾子曰微與

謝可食也謂已細也務苟難大廉謹獨士之行與張老之爲善頌何也曰樂生喪死長子孫世其家之道也以爲大夫頌故善全身全宗孝之大者故文子拜稽首禱焉其頌不諱哭則達死生之故於晝夜一視矣善之善者也聖人在上蠕動獲威若焉聖人在下狗馬被蓋帷焉使之必報之仁之周也傷哉乎使之痛而報用其薄也於仁厚謂何矣入廐脩容之爲盡飾何也曰一息而不忘敬焉其在廐也猶在廷也蓋無動而不盡之於禮

三禮編卷四

五三

矣二子弔而闢人爲辟卿大夫辟位公降等揖穆公之母卒問禮於曾申則洙泗之間緇林之上閭閻之風行之者遠矣陽門之介夫賤而子罕國相也於其死而哭哭而哀惻隱盡矣能以貴下賤得民矣上念勞哀喪下親上死長矣此王心也天下其孰能當之故國之興也上下同一其心國之亡也上下各以其心爲心興亡之致何遠哉壤蓋爲蒙莊之學者外形骸一生死而化哀樂也不可格於禮其夷埃也亦然嘻人道絕矣哲以周

身曰智愛以周人曰仁仁能博愛忍忘身乎智能謀身忍遺友乎渾渾乎公人已於天理中而金觀交體之也其隨武子乎知喜怒以類不易也不私身不潔名不欲多尚人而體君國也趙孟近之然已靡末足與匹也夫禮情之則也三日而食不以生忘死不以死傷生情之至也得理者得情適於禮合矣過禮者情過而莫能自知曰不得吾情蓋傷夫情之不中倫則也非謂矯矯則不情謂不得吾情哉暴虐虐暴並疏其亦愚也從市有罪

三禮編卷四

五

已之心焉以喪亡自處矣罪已深將格夫者微早其可禱乎古人深厚微婉無迫心有守氣故命辭見檀弓左氏者類如此後宿儒未易及也

記喪祭者以各類編次今錄獨循舊文易考觀

三禮編檀弓諸

讀大戴記王言曰可以佐王矣抑周禮之裔也讀子張入官曰可以治官矣一言一藥視五美四惡之記若尤詳至然雖時有誤文亦難多格言治本性情政先邇實本於躬行約之忠信謹左右而畏民達民生之性習教聰弁明求善宥罪以仁輔化

何啻守官王治之紀也讀儒行曰可以爲儒矣行規於義不毀以隨動依於禮不靡於利豈下子夏田子方之倫所記與蓋其守也概於五儀可謂士若君子矣記通天地人曰儒禮儒以道得民詎盡是哉然今之從政者讀之則膏肓之箴砭也問五儀曰通五儀之察可以自知可以知人可以勵志可以果行夫學始於擇術中於立德終於成身成性也性達天而聖矣然懼以終始故儆之以知懼庸人無儀惟無懼也爾矣讀小辨曰先聖見之

三禮編卷四

五

矣世之衰也必尚辨辨則辨然懼其亂德也夫君子約言小人多言君子尚行小人尚言尚言甚必辨辨必窮大索隱以相高苟務加人雕刻渾淪析玄解其煇耀如火旋轉如風委復不窮也如水押闔如兵雞窮三足卵析有翎規道動以相反愈析愈冥令聞者惑心失意若見其可樂也夫一基之變不可勝旣也況天下之言乎然而其樂也不下席無當於事實蓋弊極於戰國談天雕龍炙轂之倫而濫觴於春秋孔子曰社稷之主愛日懼學焉

而日不足學也何以辨先王學齊大道以通於政
天子學樂辨風諸侯學禮辨官大夫學德辨義士
學順辨志庶人聽長辨禁農鄉行力蓋辨於事實
也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辨言乎細已學禮樂而
力忠信習之聖人已今之君子孰為三復於斯言
記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故學齊大道
必忠信忠內實必知中忠體物必知恕忠行恕必
知德德博施必知政即政失得必知官即官任否
必知事知事知患其必能備矣天下其孰能患之
三禮編卷四 五十六

故知曰忠信不可以入患辨言者之言也

本命戴道一而已分於道之謂命數之行也一
無形形於一之謂性化之端也記合而言之曰天
命之謂性既形矣乘化於二氣五運之謂生徹的
生齒顛合精通班白黃耆之時異則時化而數變
也化窮數盡焉死矣故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
相為一體乘運而莫能自知者也有始必終矣於
是焉窮變知化而達曰樂天知命於是焉通變達
化而神曰盡性至命於是焉窮其理而理履其理

而安之謂禮樂故禮樂者性命之精也 報施者
感應之道也施者屈也報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
生施報相復而義和暢陰陽之道成仁義之德故
曰報者天下之利也以德報德詩曰無德不報是
也故民樂為德而有勸興人之利莫先焉以怨報
怨書曰報虐以威是也故民懼為怨而有懲辟人
之患莫大焉德報怨疑於過然厚道也故以為寬
身之仁怨報德甚矣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傳
曰受人之大德而不報其為人為子必不孝為臣

三禮編卷四

五十七

必不忠其刑戮所必加乎不則天刑之矣暑蘊寒
劇天道也曰語有之以直報怨未聞怨報怨也曰
語為為老氏言者豈言之也記備矣 樂母荒孝慈
而敬說安之教也禮而親威莊而安強教之說也
強教說安然後能兼父母尊親而有之兼天地水
火人鬼之道而一之微陰陽合德剛柔時措者宜
不能及此矣此謂至德民其生曰命其死曰鬼命
諸天不尊乎以近而褻之往而歸不親乎以遠而
畏之尊命事鬼忠之德也 記表 強弗友必剛自克

故孔子易子路以受繩受諫愛學而重問竹不操
自直用之而犀革可貫者性也括而羽之鏃而礪
之其入也已深脩性者也卽所明通之故學以脩
性也記曰脩道之謂教知天而不知人必且蔽於
人蔑脩學矣家語

三禮編卷四

五八

三禮編卷之四

終

春秋通卷之一

明徵士盱江鄧元錫著

門人同郡左宗郢編
後學 楚黃曹光德
金川聶心湯校

春秋王統也王道一天天以一元統萬象廣運而
不宰竝育大生而不私翕闔變化時行而不置故
四時者天之行十二月者天之量日星者天之紀
萬物其散殊也莫不正形性而命於天春秋以天
道綱紀王事故事繫日曰繫月月繫時時繫年而
春秋通卷一
一統之於天王之道其天乎配天地之德備神明
之容竝日月爲明同四時爲化竝覆兼愛而無頗
不怒也中和爲極典禮以度好生乃祥大順爲富
建公侯伯子男以經之序公卿大夫士以緯之設
禮樂教化以齊之其用歸於上若天行下奠地興
中植人紀俾君臣民事物靡不各得其極以無失
乎天地之性而已矣春秋以天道正王統故王御
侯侯帥伯子男王御卿卿率大夫士王圻御侯甸
侯甸脩男采衛而一之於王天有溫涼燠寒以經

二氣王有慶賞刑威以達二志好喜志也惡怒志也喜志陽也怒志陰也陽氣萌黃鍾之宮物始動於下不得春之和不能生生而長之假之斯極矣陰氣起長至之候養始美於上不得秋之和不能成成而擎之歛之斯極矣故生養者天地之大用中和者天地之至德也德莫大於和而道莫美於中講信脩睦人之利也王有朝聘會盟以達喜以濟於齊盟而亂爭奪相殺人之患也王有征伐會盟以飾怒以殘於戰攻而極則處其極之過也春

春秋通卷

二

秋以天道正人心與人之利辟人所患反忠以致中貴同以處和長善於微救惡於忽愛始公人惡反自復喜怒以類循物不逐而一統之於心故命之以春秋春秋者中和傳心之要典也蓋昔者大道之行三代之英面稽天若而大一統也典謨訓誥紀其政五典六官齊其教國風雅頌播其化於是乎天道洽人道得而王者貞一之統昌周東而王統絕矣呂刑明刑典誥亡矣二誓明兵誓命亡矣况五禮曠行六職失官又將如周公之典何哉

故天子幽諸侯僭諸侯陵大夫脅大夫微陪臣畔中國衰夷狄橫而莫甚於定哀子曰嗚呼哀哉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有易象春秋也是周之所以王若周公之德而道之所存也於是乎作春秋以續明王之統尊元后輯諸侯正大夫總夷夏屬辭以著教比事以見義其屬辭也意溢於言慮先於難卽會以觀通本經以運權微

春秋通卷一

三

言而旨逾顯也深言而測高厚彌遠無盡也不言如天然而時行物生示人者獨至也渾渾乎如天道然雨潤日暄震震霜折而彼蒼於穆之體自若也其比事也舉本稽末卽始要終本始有起末終有窮舉其故而事權有重者可推也啓其端而事變所極者有至也錯其事而義連類比得失是非者燦其可鏡也蓋昭昭乎如天用焉陰陽晝夜分而昏明燠清截如也山川草木形而天喬高下秩如也類聚群分異而吉凶善敗燦如也故辭屬而

教著事比而義章繹其辭可以深於教觸其事可以休於義有感有創有動有變而懼心可作非心可格良心從可復也故由其教格其志充其義盡其道則元首股肱指臂各得其官而不相亂也天文地理人事各奠其所而不相悖也夷狄禽獸草木各安其常而不相戾也俾六合之內懷生之類老終幼長男分女歸各順性命以正生死而不夭札疲癯也故詩書禮樂亡而受之以春秋斯義也觀上之歎發其感老安少懷朋友信著其端夏時

春秋通卷一

四

殷輅周冕韶舞大其用而其自言曰吾志在春秋文中子見之以爲王道之權衡也顧不諒哉曰春秋之始魯隱何也曰魯隱平王之所終也周之不競自平王東遷始矣蓋昔者周公建東都崇文德愆殷焉而周復都豐鎬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傷周之遂東也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冀周之復西也經書城成周不書城京師明京師之不於東也故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基於豐鎬而東遷維邑宗周之

重失矣唯然則始於平王之初年可也而遲之其終何也君子之於王統也閔閔乎如農夫之望歲也汲汲乎拭目以視傾耳以聽并心一氣跂而待也周雖東庸不冀其反於西乎此下泉之所以爲寤歎黍離之所爲靡靡搖搖也故遲之以歲時至平王之終曰無冀矣王統莫屬矣故託始於隱以天道正王統屬六文著教焉正次王次春而繫之元元大也一大之謂天謂一爲元明王道一天也春天時月王正天人之合也隱三月盟蔑事繫

春秋通卷一

五

之三月可矣首王正重正也王有正而後王統於天道乃合也曰此莫非王正則無一日而非王正莫非天行則無一息而非天君臣上下小大內外合其有出王游衍如臨如保之心焉是二百四十二年之統也曰仲尼有言行夏之時先儒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也諒乎曰唯唯否否不然也時夏時月夏正三代所共曰百王不能易也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商不易月也秦史稱元年冬十月則知秦亦不易月也夏以寅正商以丑正周以

子正三正迭用亦各以其時所上為歲首行朝饗
頒政教焉示不相沿已也乃時月日壹稟於天行
夫安可得易哉故周禮稱正歲亦稱正月其正歲
建子月也其正月建寅月也時月不易之大效也
春秋魯史也史舊文其必首十有一月從周正紀
事與春秋行夏時先王正月明夏時得天時惠而
展從舉無易於其舊而壹明百代之大法則聖人
之權也令周月非夏月也而夫子舉夏時焉冠之
豈直易月并時焉易之又何行夏時之有經終獲

春秋通卷一

六

麟何也麟天應麟王瑞也孔子志大道之公要大
順之極曰四靈為畜矣卷阿載鳴河圖啓聖蓋寤
寐志之是泰和之治王道之大成也乃星隕日食
天變動於上矣山崩地震地變出於下矣鷦飛石
隕螽蟴蜚蜾之狎至物孽作於中矣政失道亂于
天地之和鳳麟何自而格乎孔子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之也乃今而獲麟麟王瑞
也仲尼之道明王之道也天應之以嘉瑞乃非所
獲而獲故反袂拭面盡然傷之曰吾道窮矣蓋自

悲天瑞可格王道可興三才可會于極而身之既
老卒壅而莫之行也於麟見之故感而作春秋文
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感麟而
作因所感而止蓋於是而知春秋之始終一天也
董子曰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
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
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
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
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

春秋通卷一

七

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是故陽
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
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此言
天之端也又曰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
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
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
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而王道終矣春秋書邦家

之亂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王德之極也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靡不有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觀其溫辭可以知其已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分十二公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者也故十二公等而定哀最親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以此知其

春秋通卷一

八

者尊統也禮五等之君國人稱之曰公公至尊也有定主而後可以教忠有定民而後可以責化君不君有諱不書公者矣而稱公以定一尊者存統也天王崩曰崩公曰薨矣天子無出其出也曰出居公有出矣出曰出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一此居已焉公出曰孫言孫有不居也王無所與孫也無二尊之義也乃天王崩不地公薨必地天子葬舉謚公葬也舉謚而冠以我君天王尊而君親也列國之侯書爵尊爵也其薨也卒之矣葬

春秋通卷一

九

各繫其國謚矣列國疏而君親也此春秋尊周親魯之義也尊周故親魯親魯所以尊周也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尊無二上故禮繼世必卽位內繼世書卽位正始也列國不書不正其始也禮諸侯曰薨內書薨書葬書謚正終也列國書卒不正其終也葬從葬者之辭不正其謚也天子必命於天諸侯必受命於王諸侯不受命於王於始終豈有正哉不正其始終則不成其爲諸侯大一統之義也其屬辭著教有之矣莫宜於衛

晉書衛人立晉明晉非衛人所得立也莫宜於許叔許許叔入于許明許非叔所得入也蔡季入而蔡桓稱侯以葬與其知請謚之為正也吳楚赴而葬不得書惡淫名之上淹也正始終之道也春秋內命大夫得書爵外命大夫書字尊命大夫尊王也不命大夫則不書大夫不書大夫不正其為大夫何大夫之有焉乃其殺大夫也雖曹莒之微必以爵不正其尊殺也大一統之義也若曰諸侯不命於王是天下終無諸侯也大夫不受命於王是

春秋通卷一

十一

天下終無大夫也而王統或幾乎息矣故謹正其始終存王統之道也夫周衰王事之著於策書亦寡矣來聘也錫命也歸賑而聘之葬也其甚也來求蓋禮樂征伐其大者不自王而徒以彌文為也禮樂征伐不自之出而徃於彌文故無威無威則恩之不懷禮之逾褻也蓋魯如齊者十有一如晉者二十大夫聘列國者至五十有八而朝聘于天子者僅八也舉魯而天下之侯國可知也故周失之弱文弊之也舉齊文畢具書著王統失而事止

於彌文也文之弊也必革薄而從忠王下交雖彌文具書亦以存王迹焉從忠之道也夫朝王所非所矣而書朝正名也朝列國書如不與其朝也如京師亦曰如不曰朝不成其為朝也周公之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春秋天子之事也敬識其享者亦識其有不享者而不成其為朝正名實之義也夫王之有征伐也猶天之有凜凜下霜也故曰天討有罪曰天子討而不伐是天王之所守也繻葛之戰王有伐矣伐有戰矣又戰敗績而傷

春秋通卷一

十一

矣我猶可道也伐而戰戰敗績而王傷不可道也王者無敵非鄭之所敢抗也况可得敗乎又况可得傷乎故經不書戰不書敗不書以蔡人陳人衛人伐鄭書三國從王伐鄭已焉先三國不使天子主兵也不使天子主兵况親軍之乎又况敗而軍之乎書從王君行臣從猶之王統焉爾變不忍道亦不可道故不道其不可道者道其可道者而撥亂反正之權在焉又以存天下之防是聖人之權也曰繻葛不書敗以存防可矣敗績于莒戎而書

敗何也諸侯之於天子疑也疑而敗不可以爲訓
狄下矣下而不書敗不可以爲戒書敗績于茅戎
見王者失道雖戎狄得而敗之况諸侯乎然以王
師自敗爲文猶之存防焉耳嗚呼繻葛之戰王不
稱天明王非天討也茅戎之敗王必稱師明衆不
正勝也故王者於天命天討爲兢兢宣成而下則
王事不見於策書是春秋之終也其勢必之戰國
之翟秦而已矣魯十二公莫逆於桓春秋憂王統
之絕也亦莫甚於魯桓之世何也王迹旣熄霸業
春秋通卷一 十二
未興弑逆戰攻之患交驚於中國故也桓無王矣
乃元年書王二年復書冀猶有王也曰有王王法
儻其行乎故遲之以三年桓立三年而王法竟莫
之行也於是喟然而息曰王無冀矣不書王明無
王也無王是無天也四年渠伯糾來聘而秋冬不
具以爲是無天也天無秋冬不成其爲天王無政
典不成其爲王故經不具秋冬而春正月無冰則
不威之效也以此見聖人之於天一心也先天不
違也七年秋冬復不具何也曰天道七而變也易

稱七日來復孟稱小國七年曰以其時則可矣故
七年復不具也十則數盈矣十有八年而桓弑矣
皆復書王明王之終不可無也亦以見有天道焉
且夫天下之亂職人心之以也人心之危則欲惡
之爲也欲生好好生會會生盟盟生誓誓生惡惡
生愠愠生伐伐生戰不至於賊虐相攻糜爛生靈
不止焉比春秋極矣桓無王王不天華督弑而諸
侯成其亂衛朔入而諸侯抗王助其逆民彝盡矣
霸迹烏得而不作乎是故春秋大九合一匡之烈
春秋通卷一 十三
以匡世曰王統庶有復生民儻及救乎黜功利器
小之私以已難曰王降而遂伯天濤而遂人卽生
民豈有救乎故春秋之予五霸也非聖人意也勢
也其奪五霸也亦非聖人意也道也勢不勝道是
五霸功過之衡也且夫比杏之會是齊桓與宋陳
蔡邾之諸侯會者也齊侯稱侯宋陳蔡邾稱人卜
之於人也桓可予乎於人焉卜之人心者天之所
屬也城濮之戰晉文以齊宋秦之師與楚戰而勝
者也晉侯稱侯而三國稱師屬之以衆也衆必有

所屬而後王統可復也楚戰稱人不以夷狄等中國也敗稱師志衆也舉以其衆戰而敗則中國之慶也於是乎感其師而隕其大夫此春秋予齊晉之效也乃齊桓合宋魯陳衛鄭滑滕而盟幽書同盟志同欲也書明王統之有尊始上之以人終衆著於同穀梁子曰盟幽而授之以諸侯齊侯之得衆也三王之王也法天而樹同德焉二伯之霸也匡王而濟同欲焉傳曰以欲同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是同盟之義也故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

春秋通卷一

十四

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歟血之盟者其信厚也兵車之會十有三未嘗有大戰其愛民也蓋盟幽而衆著信於比杏之會也夫王世子天下之本也王以愛欲故而搖之天下危矣於是乎聯諸侯爲首止之會會必殊會曰王之貳也會何敢當焉盟止同盟曰王之貳也盟何敢干焉惟然而衆著於世子之爲王貳也王雖欲以私愛易之如天下何故首止之會書及以會首止之盟目諸侯以盟達桓志而成其共也蓋王

尊而君臣父子之倫定矣當是時魯之亂亟矣莊公薨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夫人國母也又齊所自出慶父公介弟也又內嬖而主兵使桓親睦之私行焉魯難成矣姑落盟而季子歸南陽之甲具而高子來夫人孫邾不齊入也慶父奔莒不齊奔也則桓之故也於是乎季子介然以親賢填乎內高子儼然以霸命蒞乎外而內外大懼蓋其定也牙卒而逆黨孤仲縊而禍本拔夫人薨而國定矣魯於是危而復安二子之力也二子之力桓公

春秋通卷一

十五

之德也則重魯之故也尊周而重魯春秋之義也且春秋之始夷狄橫而中國晉爲夷矣是天下之散也桓霸而征伐會盟陟禹迹之方伐戎戎也伐徐夷也伐山戎狄也一明王畛之有域而莫重於攘荆伐宋之歲荆入蔡矣救邢之歲楚伐鄭矣桓公不急也會櫟謀鄭也盟貫來江黃也會陽穀江黃服也於是乎犄角形成而震之以八國之師侵蔡蔡潰先聲振矣遂伐楚無留行矣然且鞠師旅脩文告不亟心於一戰爲完來而退師于召陵禮

焉以是爲節制之師楊子曰齊桓之時繼而春秋美召陵爲其攘強夷而寧中國也救邢之次聶北何也狄伐邢圍守之日久邢不支奔師而僅全也斯孔熾矣齊未嘗稱師此稱師則用大衆也用大衆不以衆之生死爭勝跌而卽次則大其不犯難行也以能全師而庇民以是爲節制之師或曰言次非救也是責師以予敵也師聖人之所甚重也救徐次匡何也善師者不戰善勝者不敗楚伐徐力耳非可以力競者也諸侯盟牡丘次匡爲聲以

春秋通卷一

十六

填之而諸侯之大夫帥師以敵愾此臂指喻也先爲不可勝示之以必勝以是爲節制之師或曰大夫帥師而諸侯次桓德之衰也是責諸侯以予敵也諸侯春秋之所甚重也且荆伐鄭而救鄭狄伐邢而救邢楚圍許立釋鄭而救許也何懷安之有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功之也乃其過有之殺糾稱子傷無恩也利有其國也滅譚滅遂降鄆遷陽志富也利有人之國也南畧震於召陵而陳轅濤塗執北畧極於山戎而獻俘自詡

也則自功之過也書殲于遂明利之爲害書獻戎捷明功之爲辱故桓功比於王以功利而霸則功利之病人心者烈也或曰桓文之未出也其權散桓文之旣出也其權聚較利害則權散而交鬪不若權之聚可紓禍而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不若其散而未有屬也是惡聚而喜散也惡聚而喜散有激者之心也非王心也夫齊桓之功莫大於存三亡國矣而衛杞其尤也乃春秋書城楚丘城緣陵畧美績而不序何也進之王也進之王

春秋通卷一

十七

者公之天也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亡與天下存之我無功焉故不著之齊人無德焉故不著之衛著之杞也故救邢大其師城衛大其績木瓜著其感功之矣而終進之於王一泯其怨德之報聖人之善救人也夫桓之自功與人之功之如彼其烈也將必有侈心之萌焉舉而公之於天曷其自功曷其居功又曷專封自予之有充斯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乃晉文之功莫大於城濮矣然伐衛以致楚分曹衛田以怒楚賂

齊秦以軼楚雖其克捷而召陵以義勝城濮終以智計勝也故子玉請戰晉師避舍若不汲汲然者經探其志而書及踐土載盟晉獻王所懷而陳俘王享醴命侑錫弓矢秬鬯命之伯也而經畧不書以爲是謫而不正也春秋之義大居正也踐土尊王之功不後於首止而義不得比於首止以爲是文具而寡忠也會河陽稱狩全天王也執衛侯稱歸京師尊京師也春秋之義致用忠也翟泉之會比美於召陵而義不得比於召陵以爲王霸之道

也曹宋之然舊矣始受盟而復圍之斯遵何義也乃會楚則乘車以示信戰泓則不鼓不成列不獲二毛以示仁威加於小國莫之懷也德徂於大國莫之畏也是宋襄之仁義也其設之不當也仁義之不由衷也仁不由衷故愛不著於惻隱義不由衷故威不斷於羞惡而徒以煦煦子子爲也霸而見執經以自執爲文故曰霸之反也秦穆霸之脩也誓嚴乎典誥詩列之國風重之矣乃畧不經見何也曰春秋爲中國王統而脩也秦穆無志乎中國者也置惠建文立晉君矣城濮之戰與攘楚矣而踐土河陽之會無列則無志焉故也無志乎合中國而專闢土以爲功盡岐雍之地而闢之極西戎以爲利是翟秦之所以并天下也故聖人沒其事於春秋而列其言於書詩曰湯湯乎風肅肅乎誓茲胡爲乎來哉沒其事者薄其迹列其言者著其微故春秋知微也知天知人知微之微者也乃楚莊經見何也楚莊有志乎中國者也莊有志乎諸侯而中國之霸統適中絕而莫振故謹志於春

秋及巴秦滅庸書曰是索中國之西南而靡之也非志庸巴已也滅舒蓼又書曰是索中國之東南而疆之也非志滑汭已也於是乎有陳鄭宋之師然滅陳而能復比於仁其滅也未滅而書入入鄭而退舍比於禮其入也未滅而書圍辰陵之盟陳鄭合矣歸父如宋齊魯往矣邲之戰晉失霸經書晉及傷中國失道屑屑於爭鄭而不知其本也其自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蓋歎之也至宋人及楚人平不盟不誓釋然而去之曰非君國

春秋通卷一

二十

之故而平也從宋人所同欲而平也非宋人所欲而平亦楚人所同欲而平也故經不書楚子不舉楚師一公之於人蓋君子大其平乎已也充斯義也蕩蕩乎欲惡與人同而已不與焉于是知春秋之與善者弘憂生民者大而尊王以天也故治春秋者治五霸而已矣治五霸治之以天道而已矣夫莊僖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自諸侯出王失統始降而霸也春秋治諸侯予其以天道尊王者奪其不以天道尊王者而後王統尊文宣而後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自大夫出王統之又失也春秋治大夫予其以天道而尊君者奪其不以天道而尊君者而後王統存桓莊以前列國之大夫雖管隰狐趙之勲不見於會盟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以大夫無繫乎天下之故也列國之大夫雖先卻纘膏之烈不見於侵伐惟魯大夫之特將則書之以大夫惟繫乎一國之故也大夫無繫於天下之故春秋天下之書也故得以天下之故而畧之大夫惟繫於一國之故春秋魯史也故得

春秋通卷一

二十一

以魯國之故而詳之大夫之名見于春秋夫子之所洞也其嘆之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大夫之主諸侯盟也自垂隴始也其主諸侯兵也自伐沈始也是晉襄之過也桓之霸也毋懷宴安下諸侯而親之文之霸也無卑諸侯襄繼文業墨興戎敗秦矣又敗狄于箕矣易而不知其難故亢而不能下怠而不知其制也於是乎委柄於大夫垂隴之盟士穀主之經列士穀于宋公陳侯鄭伯之下卑士穀也卑士穀者豈諸侯大夫之等也伐沈之

役書叔孫得臣以著卿列國稱人以退諸大夫人之也者微之也微大夫者峻諸侯大夫之防也至扈之盟棐林之役而會盟征伐一出於大夫經不列諸侯不目大夫特書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正名其爲諸侯而後天下之爲諸侯者定也正名其爲大夫而後天下之爲大夫者定也晉盟主也晉大夫終不得以主盟之故而先諸侯是不使大夫與諸侯埒也大夫埒諸侯且不可況得而主諸侯盟乎霸國之大夫埒它國之諸侯且不可況

春秋通卷一

三十三

得而干其君乎逮同盟于新城則諸侯列爵矣晉大夫著名矣諸侯列爵而後知前所謂諸侯者宋也魯也陳衛鄭許曹也所謂大夫晉趙盾也始不目言正其名已乃目言著其實蓋責實於名也夫同盟新城趙宣孟之謀楚競矣春秋終不以能競之故而先晉治大夫之道也棐林之役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盾而伐之也宋陳衛曹之君會盾而伐之是舉諸侯之兵而從盾也舉天下諸侯一晉大夫之從則天下無邦矣義不可以訓故經於救

陳書晉趙盾帥師其伐鄭不書特書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書會晉師重師也不書盾不以諸侯會大夫也不以大夫主諸侯之兵也若曰莫重於師諸侯之會棐林會晉師已焉救陳名之以紀實伐鄭沒之以正名蓋舉名正實也夫師莫善於救楚鄭侵陳侵宋而能救競矣春秋終不以能競之故而得書正大夫之道也且春秋之法非主兵者未有先晉者也伐許之役鄭伯非兵主矣經書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

春秋通卷一

三十三

許先鄭伯也先鄭伯者不以大夫先諸侯也猶扈棐林之志焉夫鄭之爲鄭弱小矣春秋終不以鄭弱小之故以大夫而先諸侯正大夫之道也曰扈之盟大夫主之諸侯不列序可矣又三年而盟扈晉侯主之宋陳衛蔡鄭許曹之君咸在矣乃經不書書諸侯盟于扈何也畧之也討齊而賂討宋而平責鄭貳而紂職大夫之故也君曷故焉傳曰無能爲畧之也畧之者以爲天下無諸侯也故梁之會書大夫而不復繫之諸侯曰晉悼雖澤之盟

諸侯在列既盟矣而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亦大夫專乎曰非也晉不使大夫盟諸侯也是悼之治大夫也陳之卽楚也久矣悼復霸而袁僑如會於是而抑不與盟則棄陳進與同盟則亢陳大夫故諸侯儼然在列而陳大夫不得干焉已乃使諸侯之大夫與之盟而上下之防峻於山川矣故杜丘會而書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盟而書諸侯之大夫盟袁僑一也繫諸侯者正也君令臣行君逸臣勞諸侯主而大夫聽命焉正也湏梁會而書

春秋通卷一

二十四

大夫盟不繫之諸侯非正也臣繫於君子繫於父妻繫於夫有不繫非正也其事同其志異春秋者別嫌明疑以正同異明是非者也曰宋之盟諸侯不在而復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又何也存諸侯也諸侯之大夫交正於中國又適合夷夏之從而

不書諸侯則遂無諸侯矣大夫而遂無諸侯則王統遂絕矣故復書諸侯明諸侯之未嘗無也書諸侯之大夫明大夫有屬也存諸侯之道也存諸侯存王統也爾是故春秋之始公及莒大夫盟

矣經不書大夫書及莒人傳曰疑君也可以言及莒人不可言及莒大夫至晉襄使處父盟公經諱不書公傷亂始也成公之世晉荀庚來聘也而盟矣衛孫良夫來聘也又盟矣夫聘以爲好也聘不信而使大夫者要主君以盟其爲好乎又諱不書公傷亂遂成也至宋向戌來聘成公崇向戌不於國出郊而與之盟於是乎以大夫而加於諸侯三家之分魯也六卿之分晉也田之擅齊宋三世之無大夫也斯積漸之勢然豈足異哉豈足異

春秋通卷一

二十五

哉乃陪臣益又微矣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不與它大夫雜居而齊齒者也况大夫君乎故春秋之法陪臣之名不經見以爲於王統最遠也而或執國命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是故陽虎之柄魯至改紀國祀而從重矣其欲殺季孫也戰于國都矢著于莊門入于公宮出舍于五父之衢入于謹陽關以叛亂甚矣經不書盜竊寶玉大弓曰是盜而已矣盜竊重器誰之爲也南蒯以費叛不書書叔弓帥師圍費侯犯以郕叛不書書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師師圍郕曰圍費圍郕而已矣是邑孰邑是圍孰圍內邑如國內臣如敵誰之爲也先其本而已矣皆治之以不治者也夫季氏之逆節甚矣昭孫不反矣定無正矣虎南刷犯弗擾未始不以張公室爲口實聖人奪之而不予微之而不著何也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賤治貴以賢治不肖不以不肖治賢令虎犯刷弗擾之倫得行其胷臆於逆用豈有極哉故曰是盜而已矣蓋至于墮費書費郕又書曰是叔孫氏之邑也叔孫墮之

春秋通卷一

二十六

矣是季氏之邑也季孫墮之矣蓋于是而知崇必毀成必壞而極之必反也是天道也始其城而崇之爲固也卒極乃毀之而墮又帥師而墮世未有逆天之道能終遂而不還者也抑又明過之可改焉故治陪臣治大夫而已矣治大夫治之以天道而已矣是故聖人以王統正霸失終不以霸有失節而沒其功以爲奪霸而他予不必愈於霸也不若回霸者之心反之正爲得也以王法討大夫終不以大夫有逆節而幸其亂以爲奪大夫而他予

不必愈於大夫也不若回大夫之心反之正爲得也于是知春秋之與人者忠治人者恕大人功而忘其過成人美而不成其惡也于是知春秋待人者弘格人者微有變化而無張章有公是非而無亟好惡也所造者天也是王統也夫夷狄古盛王聖之膺之矣楚之爲楚始敗蔡入蔡春秋外之舉號而稱荆舉號者君與臣同詞者也君與臣同詞賤之矣已稍進而稱人猶之人也又進之乃子無小不大無微不盛又以明變之有漸焉而四夷之

春秋通卷一

二十七

大不過子則猶微之也是故齊之盟楚不先陳蔡鹿上之盟楚不先齊宋會孟而宋公執楚僭矣經書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執宋公書先宋文若宋公之自執然不與楚執也其釋也經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文若公會諸侯而釋然不與楚釋也其敗於泓而傷也經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文若宋公之自敗然不與楚敗也不以夷狄加中國也迨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楚人暴驕伐齊取穀而圍

宋蓋儼然霸矣春秋懼之楚子主兵抑辭人而列陳蔡鄭許諸侯於其下不以夷狄加中國也介然夷夏之防也公會楚子盟于宋諱不書書會諸侯介然諸侯自爲會也蓋至于宣成之世霸統絕而楚莊者抗衡於中國夫中國有霸書同盟志同欲也志諸侯之合也然自齊桓盟幽兩書而止矣楚莊霸而清丘斷道蟲牢新城柯陵之盟盟書同何也傷中國之病於楚也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庶其同乎同心一統是春秋之志也

春秋通卷一

二十八

迨宋向戌者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於是乎合晉楚之交而盟宋是欲以夷狄而同中國也薰蕕之合雖十年猶臭言同之不可苟也今決夷夏之防而同之故楚人志僭况惡趙武不能難而托於信以自說楚盟駕晉經先晉晉中國也先中國存夷夏之防也又六年而復盟于號則楚再駕晉經先晉猶宋之志也又八年而楚靈求諸侯于晉晉無以難而天下之諸侯大放而從楚經列諸侯而不殊淮夷傷天下之晉爲夷也爾晉主夏盟不與諸

侯同心焉以治楚而欲與荆楚僭亢者同事治諸侯也是失統也曰向戌之罪也夫曰非也趙武聽之矣曰趙武罪乎曰武安得無聽也自晉文沒而諸大夫者以師武臣力爲競也宣孟力之矣樂武又力之矣於是乎不務德而日尋於兵乎國僊矣勢不得不趨於平請智營志乎矣歸鍾儀又志平矣於是時而人曰弭兵能無從乎斯失統久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是王統也蓋至于平丘之會諸侯咸貳楚難方構叔向請而王人下臨諸

春秋通卷一

二十九

侯咸會經復書同盟以爲是諸侯之合也儻有同乎而會先抑魯公不與盟霸畧彌退狄患彌進楚不競而吳昌吳已競而越昌而認認然欲構吳抗楚構越以軼吳也失統甚矣於是乎同盟不復志於春秋故鐘離之會始會吳也始會吳而列之諸侯之上不可以正名列諸侯之下不可以紀實經列諸侯而殊吳殊之者明同非所同也黃池之會魯卽吳矣而會晉經終先晉終殊吳書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夷夏之介如此其防乎防也謹之

至也乃其以天道治夷狄有之矣夷狄之暴中國
未有如楚靈之亟者也楚平立而矯前惡以說歸
蔡隱太子之子於蔡歸陳悼太子之子於陳予楚
乎是與夷狄之專制吾中國也不予楚是不與夷
狄之能復吾中國也經不予不奪而一公之於天
彼二侯者未嘗一日君國矣而書爵曰爵固其爵
也未嘗一日得國矣而書歸曰國固其國也蔡侯
也而歸蔡陳侯也而歸陳楚不得專亦不得有既
無所予亦無所奪恩怨無所忿憾不作充斯義也

春秋通卷一

三十

興滅繼絕推亡固存而我一無與焉夫莫僭於夷
莫慘於滅國莫悖於夷狄之專封中國也而春秋
一公之於天明否塞之極天未嘗無也治夷狄之
道一天也治夷狄以天而後爲蕩蕩平平之極是
王統也蓋昔者夫子論治先於正名矣其翼易曰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言正名
也其告君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言當
物也又曰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
辨君臣上下長幼之節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

弟之親也是故春秋之正名當物也衷於禮而已
矣父子之道天性也繼世而書即位所本者天也
繼故不書即位傷內無所承亦天也王世子世天
下者也世天下者必殊會雖宰三公之尊不得並
焉况卿大夫乎世天下者不下盟雖天子之老二
伯不得並焉况公侯伯子男乎世一國者其生也
舉以禮書子同生重其始也其沒也痛其禍子般
卒書子卒成其終也進藥而君死於藥則書弑明
子之於父不可過也易樹子而子死於讒則書殺

春秋通卷一

三十一

明父之於子不可過也推是而衆著於父子之倫
矣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而春秋書弟則
友于之義也念鞠子哀也段不弟不稱弟則以爲
路人也絕之矣克母弟則書奔母弟則書則以爲
路人也甚之矣忽出突入忽繫鄭而突不繫鄭突
弟而忽兄也桓歸糾入桓繫齊而糾不繫齊糾弟
而桓兄也推是而衆著於兄弟之倫矣春秋之亂
每起於夫婦之道缺而春秋之所治亦莫詳於正
夫婦之倫自王后夫人而下逮於娣媵靡不具也

自納幣逆女而變至於大歸靡不著也自烈女貞婦而禍窮於淫奔靡不極也而莫重於謹微桓之弑也欲遂於如齊以爲有淫心焉夫心可閑而不可縱也會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是縱也縱而不制彭生之變作焉莊嗣子之不立也幾萌於尸女以爲有亟心焉亟而求之侈而逆之必娶於母黨以爲說而不顧年也故春秋繁其辭以志其侈而禍卒生於侈重而莫反故慶父之逆成焉出姜之不允也端兆於賤逆以爲有忽心焉齊而卑之貴而賤之不敬主之故也故春秋縮其辭以志其忽而禍卒生於所忽輕而無威故襄仲之惡肆焉故禮之救患微也不可輕也不可重也其善志也言謹微也是故禮婦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是生人之大倫也內女未許嫁書字曰子叔姬曰季姬明外無所於繫從父焉已也既許嫁繫之夫之國矣猶之從父母而命曰吾姜氏曰吾紀季姜從父之義也教天下以子道也既嫁繫夫之國從夫之國爲國矣書

王后書夫人從夫之爵爲爵矣其嫁也內夫家而曰歸自王后王姬下逮於庶婦其辭一也則各有歸也從夫之義也教天下以婦道也歸寧曰來猶之內夫家也見出曰來歸失所歸而歸以爲無受我而爲之歸者也乃夫死從子矣紀伯姬之來求婦也是以母爲說者也而踰子子不可踰也成風莊公之妾也以子故而舉國儼然君夫人之經書僖公成風謂其以子爲說也而干嫡嫡何可干也教天下以母道也易咸爲夫婦之首其繇曰取女吉其傳曰男下女歸妹說以動其繇曰征凶无攸利其傳曰君子以未終知敝則慎始重正之道也故男女非行媒不知名况親求乎又况親許乎又况不求而遇遇而使之來以婚乎故季姬之與鄆子遇也鄆子之爲季姬使以來也來請婚而婚也書之而魯不正坊其女使自嬌以爲是無人道絕之也惟是而衆著於男女夫婦之道矣乃桓莊之際母子恩義之權是天下之至動也經屬五文成辭以權之曰夫人孫于齊夫人去氏何也絕屬也

婚姻之禮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爲先祖
後妻著姓以其夫屬也姜從淫主弑得罪於宗廟
先君是絕屬也父之所絕子不得而復屬是以義
斷者也而母子之屬天性也不可解諱奔曰孫厥
稱曰夫人以是爲通恩然恩不勝義故絕屬而大
歸爲得禮矣則知文姜孫不可以復入莊義斷不
可以復屬生以其私養可也復而正位官閭不可
也沒以其私葬可也薨而大葬廟祔不可也而載
驅猗嗟之辱絕於萌矣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是

春秋通卷一

三十四

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此春秋
之義也故莊之不能閑其母也以孫而復焉絕而
屬焉故也說者曰莊公哀痛以事父誠敬以事母
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不
絕之於父正名之爲母車馬僕從又何可得制也
其後哀姜之喪至自齊亦猶書夫人去氏也明絕
屬大歸爲得禮焉爾是聖者權也夫王有王統焉
侯有侯守焉虞夏之盛也脩六府和三事以叙歌
九功而帝道則天矣殷周之隆也陳六官治六典

以阜成九服也而王道若天矣春秋之世府事農
政闕寥而莫紀其所紀者非列國之會盟聘遇則
其侵伐攻取者也府事農政之道闕焉莫紀將如
天立君生民之意何哉國本不固民莫懷親約誓
不信而虔劉方始此戰國之所以并於秦嬴秦之
所以訖於漢也春秋見之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豈無賢辟豈無農政而畧不書者譬則冬之所存
乎時有暄燠時有敷華以爲無足紀也亦謂非其
志所存焉乃日食書星隕星孛書恒星不見書震

春秋通卷一

三十五

雷冰雪燠寒水旱之不時畢具書唯然而成象於
天者皆吾體也皆吾惠迪從逆之徵表也而王心
之欽若通於天矣山崩書石隕書下至多糜蜮蜚
鷁退飛鸛鵠來畢具書唯然而成形於地者皆吾
體也皆吾協氣戾志之嚮應也而王心之幽贊通
於物矣有年書大有年書無麥苗書大無麥禾書
饑三書螽蟴蜚畢具書嚴天災而重民命也城築
書蒐狩書柞稅畝書用田賦作丘甲畢具書重民
力謹民時而節阜其財也唯然而受中以生者本

吾體也吾疾痛疴癢之在躬也而王心之惻怛專於民矣故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謂其成位乎天地之中貫而參通之也王不綱王統焉侯不謹侯度焉而會盟征伐日交驚于中國去王務也遠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而其無義會盟可推也無義會盟而其無義朝聘可推也彼善於此有之而非所貴也朝聘會盟已數而無禮不至於侵伐戰攻勢固不止矣唐虞萬國周八百焉至春秋而大并小強吞弱殫乎耗矣夷狄之橫境盡

春秋通卷一

三六

四徼域中之國壤兼數圻故齊桓之滅譚遂鄆陽也晉文之啓溫原陽樊也居之不諱以爲不如是不霸又時王所不禁也此其勢不至於戰國翟秦不止矣春秋懼之故書戰伐甚謹而惡戰伐甚嚴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主者首兵伐而服者免也戰而及者主也詐戰而勝者罪也伐而次者善也我有辭而連兵來戰者殘也甚而報復不已者狄也皆治其志戰者也而善戰者服上刑國而曰取伐人師而覆之亦曰取惡善戰也國而曰

滅誘城邑而覆之亦曰滅惡善戰也夫城邑耳而滅且惡之况眞滅國者乎齊桓功首也滅譚滅遂而書况其他乎故春秋之法夷狄之稱莫貴於子滅國三術夷狄不曰滅潞稱潞子而曰是夷狄而中國之也晉稱師稱滅譏用大衆甚疾之之辭也斯何也晉怙郟之敗而莫能報也憚楚之強莫能亢也曰天方授楚而汲汲於狄楚圍宋不救也曰國君舍垢而汲汲於盡狄雖潞子之賢則不得免焉則幾無天矣故雖滅狄而一以滅中國之辭加

春秋通卷一

三七

之雖傷狄而一以傷中國之情傷之益于是知春秋之好生一天也兼覆而不私竝育而無頗雖戎狄一視安全之而已矣好生者祥好殺者殃不仁之禍其道上行充斯義也惠中國綏四方與滅繼絕公天下於天下而我無與焉董子曰春秋之法凶年不脩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殺民乎故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然戰伐之爲棘者春秋之所甚疾也難者曰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

復讎何以謂無義戰而盡惡之乎曰春秋之記災雖祕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天下之大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縷數而所善所榮者不二三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善於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復讎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謂之外引之夷狄謂之內比之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以適道矣此春秋之義也邾婁定公之言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濟其官而瀆焉是春秋之法乎曰唯唯董子言之矣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失國者不可勝數也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易曰差之毫釐失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

春秋通卷一

三十八

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名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難知此春秋之道也難者曰魯桓弟弑兄臣弑君逆莫逆於此矣隱公薨不地葬不志亦傷之矣而桓生稱公弑稱薨葬稱我君莊公之世猶閔然念厥讎之未復斯何也曰討賊之法天王之政方伯連帥之職公卿大臣之所守也非它人之所得專也桓不書王正傷王無政也曰政典安在諸侯與會盟則書來朝則書璧假許田則書曰伯討何從

春秋通卷一

三十九

而舉乎終桓之世惟翬稱公子見經無卒大夫則以爲無大夫也已爾乃匹夫庶士則社稷有奉生民有主何國故之敢知故春秋之法不以賤治貴不以亂易亂也此爲下不倍之道也陳桓弑齊君而孔子沐浴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是謀國之忠也人謂晏子曰君死死君乎曰獨吾君乎哉吾死也曰亡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苟爲已死而已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是居身之哲也故春秋

春秋通卷一

四十

之義國君不爲匹夫故與師匹夫不爲國故啓亂曰衛殺州吁稱人蔡殺陳佗稱人何也曰大臣制之與國治之與衆棄之是國人殺之也此治亂賊之道也王者以興滅繼絕爲大德國君以效死社稷爲正義國莫慘於被滅而以爲亡國之善辭者力也滅而奔不名力不競也以歸名辱也亡其自取執匹夫之也冬州公如曹僭儼然君春正月寔來匹夫之矣明存亡之易易於反掌也道善則君不善則獨夫示戒懼之不可以後也乃其以天道

處廢興之際有之矣國之存亡天實與立天祚建德有所底止時之弗逢德遭其凶民之無援大偏小攻則天實命之謂之何哉故一委命於天紀侯紀季紀叔姬其人也紀鄫非季有也以入于齊而書字貴其請後五廟而存姑姊妹也微子之義也諸侯失地名紀侯失地矣書大去其國曰大去明亡也異他國君之孫而去然又不忍其亡以大去書亦大其以爭國爲小而去之也太王之德也又不欲以暴齊而加紀焉至叔姬一亡國發滕耳紀

春秋通卷一

四二

亡從君迄終死不釋君沒矣魯爲姬宗國有來歸之義而不卽安也歸于鄫以奉其先之宗祀故紀亡書紀明志不貳於紀也歸鄫書歸明歸不失其正也全宗中仁大去中智遜出斯孫禮行比禮而叔姬峻志貞志舍命不渝也故亡國如紀侯三季之仁義存焉以見貴於春秋孟子曰國君死社稷一道也去之一道也擇而取之可也諮難隣國不免焉請王命求成不免焉遷鄫鄫部不免焉則大去可也或曰與其去不與其去而不存去而冀存

則如勿去且存亡國之所必有也何可冀也曰太
王遷而存何也曰是天所與立也方是時也岐不
毛狄不爭世未曠於兵故全也乃春秋戰國之際
邦如碁布星列各有主也世爭於戰攻不厭也卽
一成一旅窮所至感之豈有存哉宋閔廣是矣夫
國莫慘於滅亡而有道存焉則天之無不命也人
之無不天也卽廢與存亡異而處之一也故以爲
性命之書充斯義也樂天安土敦仁能愛而我無
與焉是故卿大夫之奔辟矣而貴子哀貴其不食

春秋通卷一

四十二

汚君之食而違禍者速也卿大夫之見執辱矣而
善叔孫舍善其不以貨濟身而衛國者忠也卿大
夫之見殺又辱矣而賢孔父仇牧荀息賢其不以
死生易志而成信者節也共姬之貞錄及於來媵
曹公子之節錄逮於嗣人此春秋之義也問程子
有言春秋百王不易之大法董子曰春秋立新王
之道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不異指乎曰無以異
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道者萬世無弊者也非百王
不易乎董子言之矣乃春秋之法豈能先天以開

人亦唯以時而奉天大哉時乎鼎鼎乎輪輪乎與
天道爲體終古恒運焉而莫之息也灼知厥微不
處其亢中權中慮與時偕行中規和隨不迎以將
經遠守貞不易其方是謂道之大常故易象者魯
春秋之宗也如有用我舉此以往故曰新王之道
也問春秋之義主尊王諒乎曰然文中子言之其
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明
天命之未改然所謂尊王者尊其道也非專其人
也奉天而法古是王道也重民而立政是王道也

春秋通卷一

四十三

安勸小大庶邦勅正卿大夫士刑家而體國是王
道也故王舉王綱焉侯貞侯守焉則治統出於一
而王道行王不王而陵焉侯不侯而僭焉則治統
出於二而王道替統出於一王道也亦天道也統
出於二狄道也獸食人之道也天命不干常有德
之謂彼苟以尊君卑臣爲尊王者秦政而已矣春
秋之義主賤霸諒乎曰然邵子曰觀冬其知春秋
之所存乎二帝三王之有桓文易書詩之有春秋
猶春夏秋三時之有冬也以二帝三王之道治桓

文故以爲孔子之刑書然春秋之亂亟矣五霸起而襄之不及於王不猶愈於狄乎邵子曰名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五霸者以正名而微實利者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重名也名存而實亡庸不愈於名實之俱亡乎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盡矣猶能維持四十二君王室如綫而夷狄不敢屠中原五霸借名之力也彼苟以賤霸盡春秋者秦法而已矣

春秋通卷一

四四

且夫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明經正之道辨人事之紀達時措之權以著世盛衰明人失得扶衰而振微彰善而殲惡者是故有通春秋而書以法者矣有卽一人一事而權之法者矣通春秋而書以法者義不繫之其人者也義不繫之其人其書也以紀世世者勢也勢輕重也勢極重而不反雖天子諸侯不得而亟焉屯膏小貞貞疾未亡是也况下焉者乎卽一人一事而權之法者義繫之其人者也義繫之其人其書也以明道以爲人者仁

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雖匹夫匹婦不得而奪焉獨立不懼致命遂志是也况上焉者乎是故春秋之無諸侯大夫也無義戰義盟也是以世論者也春秋無諸侯終不以無諸侯之故而并棄天下之諸侯以爲并棄天下之諸侯是裂之也且是非一諸侯之所能爲也春秋無大夫終不以無大夫之故而盡疾天下之大夫以爲盡疾天下之大夫是決之也且是非一大夫之所能爲也春秋無義戰義盟終不以無義戰義盟之

春秋通卷一

四十五

故盡比天下之會盟戰攻者而誅之以爲比天下會盟戰攻者而誅之是焚之也且是非一盟一會一戰一伐之所能爲也世之變也猶川放而河之決也於是而責一人焉畚土而塞之豈有救乎故通一世而書以法著世之變已焉是故察其所起窮其所止揅患於未患扶危於未危危而持之不使傾也患而藥之不使極也極而存之不使亡也時當需也則遵晦以養尊義當正也則引義以正典示王者重微慎勢毋使其極重而不可反也示

王者操重察勢必使其反重而趨平也舉大夫而屬之諸侯不決之於諸侯舉諸侯而聯之王不絕之王也其用歸於以道易世而已矣故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乃其卽一人一事而權之濫也則善善也甚長惡惡也甚短全人之恥達人之恭誅人之意資人之迹志正者予亟本直者論輕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鈞欺三軍或死或不死必使其死者與我俱無憾也鈞敗君國或誅或不誅必使其誅者於我俱無辭也以是爲王道

春秋通卷一

四十六

之權衡說者曰春秋誅亂賊之書也春秋之始專治諸侯之爲亂賊也春秋之中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春秋之末併治陪臣夷狄之爲亂賊也是以世之故比其人窮誅之而不知罪之所蔽也又曰春秋有貶而無褒是以世之故比舉世而窮誅之而不知其情辭之所差也有激者言之也有激非王心也且人道之有好惡也猶天之有陰陽也其有美刺也猶其有燠烈也今曰有貶而無褒猶有陰而無陽有稟粟而無溫燠也故以五霸爲亂賊

而誅之也不若以霸爲霸亂賊爲亂賊之爲質也求過於功而誅之也不若以功爲功以過爲過之爲質也物付物而我無與焉宣正之於天其斯爲曲直之繩墨也爾善乎崔文敏之言曰春秋立法謹嚴意實溫厚若天之於萬物任其生成不驟不滯故以爲性命之文後世之史幾乎曾其忿懣之用矣問孟軻氏有言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何懼也曰聖人感人心之效也蓋昔者孔子之視天下一體也邪暴亂賊肆行而莫之忌也痛之矣舉其

春秋通卷一

四十七

痛不可忍者而著之春秋故曰孔子懼作春秋天下之於聖人一心也觸而怵惕焉觸而慘怛焉又觸而悔痛悼恨焉雖實亂賊亦有人心然且感其心而知懼也況於人乎又况賢君良大夫乎是故以孔子之懼心感天下人之心使天人理欲之介誠僞之端華夷人獸之辨稟稟乎知所懼也如震洊雷而蟲蟄昭蘇如懸日月而魍象潛伏也如鍼石開通而甦死起痺氣血復流注也是正人心之大端也讀春秋者其必感讀此矣問三傳曰是得

春秋之一體者也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奉天道以從宜酌王道而發志則屬辭以著教屬辭者深言之者也紀世變之得失要事勢之從極則比事以見義比事者著言之者也屬辭則志隱於微故公穀闡其志比事則義章於顯故左氏備其文公穀非無事也以爲闡志核微而事已舉也然義隱於志故或精於義而志鑿左氏非無義也以爲比物連類而義已著也然事備於辭故或費於辭而志隱於是乎各指所之春秋散而是非或淆然何可廢也傳五經者莫近於春秋蓋三傳最古矣今之言曰經爲斷傳爲案謫言也左氏之所存皆春秋之所削欲一廢而不任則鄭伯克段孰知其爲弟紀侯大去孰知其爲亡又何義類可著之有曰春秋以名姓日月爵號爲誅賞諒乎曰不必然也然而有之矣春秋之褒貶也上法乎天行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愛志動於中則辭溫然而春春者蠢也書季子公弟之類是也樂志動於中則辭大焉而假夏大也書爵書公之類

是也嚴志動於中則辭肅然而厲秋者犖也戎舉號諸侯大夫在焉稱人之類是也哀志動於中則辭怛然而傷子般卒夫人歸之類是也今夫匹夫匹婦之有愛志也亟稱其爵必諱其名非然者斥之矣匹夫匹婦之有恪志也詳其記錄謹其日月非然者畧之矣故曰有之然於比事之文而銖銖寸寸之以求合則支辟之過也曰孔子言之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善求春秋者求之聖人之心善求聖人者求之愚夫愚婦之心其以爲有微辭興義者求之過者也諒乎曰有之矣然而不盡然也比事所書盟而屢盟焉伐而屢伐焉盟而背焉伐而利焉其大者篡弑滅執而必行焉亦求之愚夫愚婦之心而足矣然屬辭以明志辭著而志隱比事以彰教事顯而義微是故志微而幽則其辭志而晦義深而端則其辭奧而確仁善救人故辭婉而章禮以周已故辭恭而平盡而不汙其心天而道故辭渾渾焉神易無方復而不亂繹而不厭也其知周萬物而不過則平以事立而

情著矣言近而旨遠文約而義博雖游夏之徒莫能與焉槩之塗人之心豈有當哉故素臣如丘明亦惟傳舊史記往故發凡以明例微詞以扶隱而已簡而信文而深其時有論斷必歸之君子亦足徵其重信之至矣猶或執舊史之文而刺其豔富以誣也謂言易知乎哉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當也故例可廢乎則周公之典禮寔在例可執乎則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夫何常之有易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莊

春秋通卷一

五一

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噫是深於春秋者也

春秋通卷之一終

五經釋十五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鄧元錫撰元錫有三禮編釋已著錄是書凡易五卷書二卷詩三卷三禮四卷春秋一卷元錫先有三禮編釋二十卷別行故此編惟摘錄其中自作發明之語而刪其經文及註書詩春秋亦不載經文惟存篇目其所詮釋多屬空談易則雖載經文而頗更其次第如乾卦乾元亨利貞句下繼以大哉乾元至萬國咸寧五十七字又繼以元者善之長也至故曰乾元亨利貞六十四字又繼以乾元者至天下平也五十七字又繼以天行健十字乃繼以六爻及小象小象以後復繼以文言初九日以下之文皆元錫以意更定其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則全刪傳文而自撰天圖原等三卷以代之其憑臆杜撰亦畧與三禮編釋等也

